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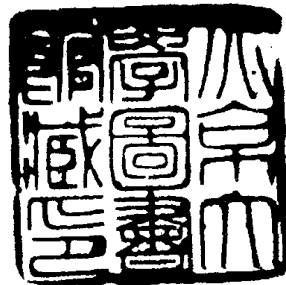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九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1398/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九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九五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義烏人物記二卷

〔明〕金江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一

濟美錄四卷

〔明〕鄭燭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四年家塾刻本

二七

逸民傳二卷

〔明〕皇甫湜撰 劉鳳補遺
涵芬樓影印明萬曆刻夷門廣牘本

五六

元祐黨籍碑考一卷慶元偽學黨籍一卷

〔明〕海瑞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八九

續吳先賢讚十五卷

〔明〕劉鳳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九八

碩輔寶鑑要覽四卷

〔明〕耿定向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二四八

守令懿範四卷

〔明〕蔡國熙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隆慶四年劉世昌刻本

三二七

古今廉鑑八卷

〔明〕喬懋敬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六年刻本

四五二

桐彝三卷續二卷

〔明〕方學漸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五五一

貧士傳二卷

〔明〕黃姬水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祕笈本

五八七

梅花草堂集皇明崑山人物傳十一卷

〔明〕張大復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清補修彙印梅花草堂集三種本

六一二

義烏人物記二卷

〔明〕金江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義烏人物

記二卷》提要

義烏人物記叙

正議大夫資治尹禮部右侍郎明黃宗明撰

天理之在人心無古今無智愚其善善惡惡公是公非如日月之昭晰不俟指數而見者救世道湮人多蔽於所私見有善焉恥已之不若也則從而忌嫉之又從而搜剔其幽隱攻訐其短長以爲掩護遮蓋之地必使彼之長不足以形

人物記叙

吾之短而始快是非其性獨異也於此亦足以驗人心之良而流弊至於此極者則前言往行不暴於斯世而尚友之意微也義烏金子孔敬治經之暇慨然有志千古博考賢達傳志及行狀碑銘圖譜一疑覈實分定義孝友政事文學上下卷萃爲義烏人物記一編持以告予曰事則無改於舊義則願爲加飾焉

予觀之磊落大節類多著列於國史信義烏之多賢也而君益爲之表章使讀者不覺欣慕愛樂真若佩芝蘭而說好色其於行汙節辱亦爲之指摘譏評不少貸使讀者毛寒骨竦憫然若將有寃焉之意今之世人人而用心若是焉則所以興起其善善惡惡之公而流淑斯世者又何如也予嘉金子之志不暇論

人物記

文之工拙而僭爲書之如此云

義烏人物記引

記者何紀實也紀實者何昭世則也世則昭而記義盡矣洪興劉嘗志郡縣以及人物矣曷爲著之病二子也二子不其紀實乎曷爲病之顧其晦弗彰消弗別善弗旌是以病之然而名爵史編固嘗顯矣奚俟於著特沉微者爲泯泯焉爾是故刪其所不必錄者參吾之所必

人物記

錄者矣考索而著定著定而記成記成而實紀於是晦焉用彰消焉用別善焉用旌故曰世則昭而記義盡矣

嘉靖十四年仲冬旣望綱東金江書

凡例

一楊琰傳取後漢書駱統傳取三國志賈王傳
取唐史宗澤徐僑傳取宋史黃潛傳取元史其
餘諸傳或采洪傳郡志或考劉同縣志或按朱
子宋名臣言行錄呂祖謙十七史吳師道數鄉
錄鄭柏金華賈達傳更參之行狀碑銘譜圖記
序諸書正文集以取其大槩而節為小傳不敢
妄改其舊傳或有詳畧不同則取其長而姑置
其短以備參考焉

一忠義孝友人之大節故以為先而政事次之文

學又次之

一郡縣有志即古列國史也皆所以紀事行遠例
當編名今傳史氏之例皆以名書唯子孫之於
祖考以字書之

一楊琰已入宋瀘浦陽人物記蓋浦陽未置縣時
地隸烏傷琰自高祖茂始遷琰其所居處實浦
陽地按洪遵以扶隸浦陽以扶之子喬琰隸烏
傷何耶然必有所據焉爾觀其封烏傷新陽鄉
侯又攷

大明一統志亦書義烏人故載於此不以浦陽人物

記而

郡縣志以畧者彙集由虞俞侃撰大年朱璣金
洵見宋潛溪文集及聚遠傳以自可據今皆增
入

傳中知所從來者則書曰自某郡來遷於某
不知者但書曰縣人至於居在何鄉年壽小
傳世遠近可攷者亦書

一舊有名而無字者因之不知其事之詳而姓名
不可闕者附傳中

一贊文之傳則於傳中所未備者藉是以發之豈

敢以管見效史氏內作評語耶

一本傳所載與墓誌行狀不同歷官次第行事後
先多紊亂難攷今擇其理優者載之

一責人欲想論人欲盡故是書去取不得不嚴今
擇諸史傳志行實摺著書傳可攷者既以類輯
之矣又畧畧示微意於贊中其有載於他志而
不入甚至無足稱者欲并不書恐貽後人脫畧
之疑故自為論之以俟傳聞高見者定
一入記者皆先賢達蓋棺論定故也

凡例畢

義鳥人物記標目

上卷

忠義

宗澤 王棉

孝文

顏烏 樓蘊 周祖仁 朱環

政事

楊璇 駱俊 駱統 朱幼

葉蒸 朱質 黃夢炎 康植

朱元龍 喻侃 虞復 樓大年

人物記標目

朱文 龔永吉

下卷

文學

婁幼瑜 駱賓王 楊忱中 喻良能

喻良弼 何格 陳炳 徐僑

傅正 王造 傅質 施都

葉山庚 喻良 劉應龜 傅野

陳允道 王炎澤 石一薰 黃澤

朱雲亭 金涓 朱蘆 樓璣

王紆 王徐 王汶

義鳥人物記卷之上

後學金江著

後學金沙校

忠義篇

天下有大閑豈萬世而不踰者忠義是也並揮
二耀競美兩間夫誰為之蓋萃天地勁正之氣
發為磊落偉偉之行蹈白刃赴水火歷萬死而
不改其操故龍逢於夏比干於商中廟於齊弘
演於衛紀信樂布於漢向惟梅紹於晉顏直卿
張巡許遠於唐誠烈士哉宋當靖康建炎之間

人物記卷

唐人長驅而南也宗澤知磁州獨憑城死守為
天下倡及留守京師以忠義鼓舞群盜嬰方銳無
前之鋒時河北已沒郡縣皆為國有江南李穎
以立國力請回鑾以圖恢復中原為邪計阻之
猜憤而卒我

國朝初雲南未奉正朔王棉奉

詔往諭遂不屈死蓋補之功業於澤雖小見然皆
知事君之大義守身之大節不以成敗利鈍而
少變其志天常其植人紀其統亂臣賊子之氣
裨補世教甚有力焉江生也晚間聞諸鄉薦紳

先生及致傳誌備知二公履歷而景慕其氣節
不常不爲之浩嘆作忠義篇以爲後世入臣之

宋宗澤傳

宗澤字汝霖潯人母憂雷震紅光下燭暗而生澤
自幼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調館陶尉歷龍
游水趙城令改知掖縣差通判登州忤道士得
倖用事者擬職羈置鎮江尋監鎮江酒稅靖康元
年用薦者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奏名不正改
計議使衆謂澤方剛難合而止除直秘閣知磁州

人物誌卷

二

從嚴卒十餘人單騎之官至則治城池修器械廣
儲蓄募敢勇爲必守計且條畫邊防及勤王策進
秘閣修撰河北義兵都總管康王再使金過磁澤
力止之王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加集其
殿修撰從王起兵入援澤自將兵與金人數十戰
皆有功王承制除徽猷閣待制方進兵臨濮而京
城不守矣金人逼二帝北行澤即引兵趨滑抵大
名將徑渡河據其歸路邀還之而勤王之兵無一
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即欲先行誅討乃還軍衛
南且上書高宗勸進建炎元年五月高宗即位南

京趨詣行在所入對涕泣涕騰陳興復大計踰千
言且曰願陛下下怒以安天下之民臣雖駕枯骨
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家志願足矣高宗
壯其言擢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方議割河東
北蒲解地上疏諫止改知青州尋知開封府宣布
恩威豪強斂縮盜賊屏竄河東王善最爲巨寇澤
單騎說降之王再興李貴楊進王大即等皆相繼
降即上疏乞車駕回京時欲幸維揚金陵澤復以
疏諫不聽遷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金
人自鄭州抵白沙距京纔數十里將部伍乘城澤

人物誌卷

三

命解甲歸休母事張皇時已遣將劉衍率兵在外
大敗虜衆又遣王宣敗虜滑州進資政殿學士既
至修官禁治城壁增武備結連諸路義兵燕趙豪
傑京城內外所屯兵實百八十萬方魁日大舉渡
河前後二十餘疏力請上還爲黃儲善任伯彥等
所沮憂憤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懇然起曰吾以
二帝蒙塵至此汝等能殲滅醜虜乎死何恨衆皆
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
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澤意是日風雨晝晦臨終無
一語及家事但連呼渡河者三時年七十贈觀文

殿學士通議大夫謚忠簡澤薨數日間將士散去者十五六都人憂之相與請于朝言澤子穎嘗居戎幕得將士心宜用以卒父功會士危已除留守乃以穎為秘閣留守判官充反澤所為穎屢爭之不從尋請持服歸自是豪傑義士悉皆散去而中原不守矣穎後為兵部郎中諸孫皆用廕補官惟從孫武繼登進士第

贊曰高宗南渡澤留守東京招徠群盜數百萬使一舉而取河北數郡當是時也施為整頓幾復中原而高宗已無北還意澤於是勸回汴京

人物志卷

四

前後凡二十四上疏每為汪黃所沮積憤而死可悲也夫嗚呼俾假之以年則神州之壁可完二帝北巡未必無還期惜澤死而志竟莫伸天乎

皇明王棉傳

王棉字子充其先太原之祁人五代時節度使彥超自會稽遷義烏之鳳林又自鳳林遷青巖棉幼秀敏酷嗜古學從黃潛學潛以斯文之繼任之早游燕京諸儒列薦其文行於朝不報遂南歸會太祖皇帝取渡漳為緣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再

韓起居注尋陞同知南康府事召還議即任禮復出為漳州通判又召修元史同為總裁官書成拜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修國史院編修官預教大本堂出使吐蕃未達境召還洪武五年正月奉

詔往諭雲南六月抵其境見梁王把都而諭之時梁王已有降意會元之遺孽自立於朔漠者遣臣脫脫斡羅納於梁王規知其與中國通迫其殺棉以自明梁王不得已出棉見之脫脫欲以威屈棉慷慨為曰天訖汝元命我

人物志卷

五

朝實代之汝如燭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吾將命遠來豈為汝屈棉惟有死而已寧以迫脇為懼耶脫脫怒其言棉遂被害時年五十有二正統間贈翰林院學士謚忠文所著有華川前後集二十五卷王堂雜著五卷詩五卷續大事記七十九卷第補字子勉以明經薦歷任登州招遠縣主簿從弟初字子升薦授為泉縣主簿所著有時習齋集長子綬字孟組工五言詩有愚軒集仲子紳孫徐南孫汝別有傳

贊曰棉以樵才受知

太祖故於出使雲南不屈而死可謂烈士矣其忠義之心雖本乎天性夫亦由學而成歟其後以文學鳴是知忠於國者必昌厥後云

孝友篇

父子之親天性也自世教漓人始以孝弟爲難能而旌別之至習俗之偷鮮有能覺者蘇政以子廢母胡亥以弟弑兄劉季分羹呂后不哀其德色借錫許語取藩賈誼之言信矣夫若顏烏者習俗不移天性獨靈親親之特躬負土石感

人物誌卷

七

烏嚙泥來助吻爲之傷負孝之痛神明可感異類是非難哉江聞議者以顯庸君子旌芳無窮忘世處士氓咸無聞每竊笑之是焉足以議論人物耶彼懸銀黃拖朱紫志遂當時身死未幾不能道其名若字者往往有之至若閭巷之家布衣之士修孝弟之道隆愛敬之誠傳志必謹以詔後世然則顯晦固不足較也有志之士寧不於是重有感哉江不敏聞鄉先正及舊誌若烏者未嘗不爲之欣慕故謹錄之繼烏者宋之樓蘊周祖仁元之朱環亦庶幾焉爾自秦迄

今一千七百餘年以孝友著者止三人焉亦觀矣附之以勵鄉人

秦顏烏傳

顏烏縣人事親孝父亡負土成塚群烏獅土助之烏吻皆傷因以名縣

贊曰烏當秦人倫廢壞之時孝行足以感異類彼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非數

宋樓蘊傳

樓蘊字季發縣之在城人母喪廢掃沐盥酪不入口結廬墓左繞塚哀號塚下耕者爲之墮淚負土

人物誌卷

七

築塚日自課三十有塚高數仞鄉人合辭請於郡邑刺史遣從事勞之且問狀固謝曰此人子之常不願賞鄰里強之不可歲時祭享不用釋老楮幣終其世巫祝不至門人稱曰孝子呂祖謙銘其墓龔應之請於朝從祀顏氏廟

宋周祖仁傳

周祖仁縣人親喪廬墓朝夕號慟甘露降於墓栢人稱曰周孝子

贊曰烏之貞孝無足議矣蘊與祖仁結廬墓左朝夕號慟愛日之誠未知何似泣血之哀有足

得焉故錄其行而著其名所以勵風化而敦彝倫焉爾

元朱環傳

朱環字君玉縣之赤岸人襁褓時無見曉聲仲父桂奇之養爲子桂後生璧父定周因外環環在孝謹九勞事皆服行不知有寒暑時境內多盜白晝出道上劫人財桂有金數百兩與璧謀匿密中壁夜發去反誣環所爲桂怒號環襦袴立之大雪中一日夜不使去環恂恂謝過無一言辨其寃桂猶日責環五六年間癯死者數四恒順受之不怒桂

人物記卷

死遇璧益厚璧子慶多暴或嫁以殺人罪環憂不能食竭私財救之慶獲免環善讀書實祐聞譽舉進士年八十六終於家子元

元字子初至元末有盜數千起縉雲過永康寢者峽源山抵元家甚邇盜將劫元父環及環兄遇魁爲謀帥元聞遽告二翁速避寇不聽復涕泣諫翁罵曰豎子不解事江南內附久誰敢叛耶設有寇不過鼠竊狗偷何足病元自度賊若縛去則

一或止之曰賊勢張甚汝不畏作菹醢耶元曰吾知有親爾若得白親以無罪雖萬死不恨會賊偵騎至竟斫殺二人梟首市中以血手入示翁負之北逃賊平翁竟無罪

贊曰宋濂云昔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爲後母譖而見逐獲霜中野作履霜操其辭多悲傷夫伯奇不必爾也父母惡之勞而不怨何假於辭哉今環之無罪與伯奇同環羸身立大雪中則又非若履霜比也乃能順受之而無怨元爲親故拔劍斫賊而不知有身蓋有得於家教然也郡

人物記卷

九

縣志乃失載焉用爲表之

政事篇

孔門設教有政事之科若由求之徒皆能施於有國以著威驗者也是故有天下之才有一郡一邑之才大小雖有不同其以福天下均也吾邑之士有忠信廉勇禮樂文章其憂公忘私瞻國充民足以慈潤天下生留餘惠沒留餘法者載在政事其無從考質而所可見者不過叙其科第品秩之盛而已吾邑第進士自王固始固字天貺宰官恩陽令從孫永年繼登進士知福

州贈正議大夫永年之子鑄通判嘉興贈金紫
光祿大夫永年之孫寧提舉廣東常平實歷知
宜連藤柳峽饒江七州永年之曾孫謙知隆州
自南渡後第進士以樓圖南爲首知吉州贈中
奉大夫從孫晏子固俱世科若龔應之官右史
許復道子堪並登文武兩科宣教郎陳昭郡丞
黃耕秘書丞王世傑醴陵簿周太亨台州司理
樓斗南侯官簿傳光龍知縣何傳長沙同知朱
肇他如朱叔麒與諸兄憂卹復得文魁夢周宗
周炎皆登第於宋季入仕於元歷官郡邑王龍

人物志上卷

十一

澤登宋進士第一拜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宋
亡仕元爲監察御史故自楊琰至龍永吉九十
有四人敢錄之以爲將來者勸其餘位望雖隆
政蹟無聞出處去就終未光明者不敢妄爲紀
載以俟博聞高見者

漢楊琰傳

楊琰字機平高祖父茂本河東人從光武征伐爲
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封三
世有罪國除因而家焉父扶字聖儀爲武源令遷
交趾刺史有理能名兄喬爲尚書客儀備麗數上

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
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琰初舉孝廉靈帝時爲寧
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潯陽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
而琰力弱吏人憂恐琰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
震感石及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鼓
弓弩赴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
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
亂發鉦鼓鳴震郡盜波散破散遂逐傷斬無數梟
其渠帥郡境以清荆州刺史檣觀誣奏琰爲非身
破賊而妄有其功琰與相章奏疏有實勸遂擢車

人物志上卷

十一

微琰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空臂出與書衣爲章
具陳破賊形勢又言亂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關通
之詔書原琰拜議郎戴友受誣人之罪按之遷爲
渤海太守所在有異琰以事免後尚書令張溫特
表薦之徵拜尚書僕射以病乞骸骨卒于家

贊曰琰用計破賊以爲定功琰雖藉有祖父
風然是風之貴未嘗有之矣言及卒致自明
真誣異報固足爲公道之快亦以微琰之能也

漢駱俊傳

駱俊字孝遠縣人察孝廉請尚書郎擢拜陳留相

值表術借號盜起後保羅境賊不敢犯潛養百姓
歲獲豐稔時鄰郡饑荒人乏仰給使仰哺賑全
活甚衆育子者厚致米肉所生子多以駱爲名後
術衆饑求糧後拒絕術怒使殺之

吳駱統傳

駱統字公緒父俊爲表術所害統八歲與親客歸
會稽幼聰慧有顯名孫權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
試爲烏程相民戶過萬咸嗟其惠理權嘉之召爲
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統嘗勸權以尊賢
接士勤求損益出爲建忠郎將時徵伐繁數民戶

人物誌上卷

卷一

抗耗統上疏曰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強富制威福
爲尊貴權勢義爲榮顯宋世亂於豐祚然財項民
主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
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權威統言深加意
焉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遜偏將軍曹仁攻濡須
使別將襲中州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爲濡須
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權納用焉
年三十六卒

南齊朱幼傳

朱幼字長明其先魯人漢朱雲之後避亂過江曹

祖沈字孝梓晉永興中任臨海太守秩滿來徙義
烏蒲墟村寢成大族後名蒲墟曰赤岸幼歷高平
平昌淮陽三郡太守遷揚州刺史兼度支治揚有
功人歌曰朱幼渡江東人安盜賊空

贊曰俊能濟養百姓惠及鄰郡統乃盡忠於吳

建功立業幼之治揚有功人安盜空是皆政績
彰著有助於世者也君子稱之固亦宜矣然統

仕孫權昧知正統觀者取節焉爾

宋葉業傳

葉業字實之縣人父維休伯父維色連擢進士第

人物誌上卷

卷一

業以世科累遷太常寺主簿輪對言中書政本宜
清心正己以求賢爲務時宰不然改軍器監丞差
知荆門會京西帥幕建議築城東蒙兩山之巔業
以山無水泉且非敵路條其不便者六置制使趙
方生先入之說不從業歎曰敵民誤國寧有去耳
遂解印綬去有旨除鄭州路轉運判官俄復予祠
結廬東山扁曰抗雲祠滿差知武岡軍未上而卒
弟夢亦進士子由成別有傳

宋朱質傳

朱質字仲文縣之溪西人受學呂祖謙而卒業於

唐仲友紹熙親策多士質次之後陳春秋義以復
雖爲說孝宗聞之大喜質自兩使職官任回用故
事改秩歷武學諭博士召試館職自正字三遷至
著作郎兼侍左郎官開禧初金使入見倨慢上書
乞斬之時韓侂胄用事雖不行其言然遂下詔北
伐擢質右正言左司諫兼侍講奏疏論邊事甚
悉及師出無功侂胄乃欲議和質猶以爲和不可
恃侂胄怒即日移太常少卿兼權吏部侍郎嘉定
再和遂以謫去用累赦復官予祠差知道州未及
上而致仕積階朝散大夫有易說舉要奏議詩文

人物誌上卷

十四

雜稟

宋黃夢炎傳

黃夢炎字子賜其先由浦江徙義烏曾祖中輔以
風節聞夢炎博學善文淳祐末登進士第關陞入
京湖制幕以掌故准備差遣平反盜公庫銀寬獄
得釋者數十百人入淮東制幕主管機宜文字建
議蠲放屯租邊民賴以安業出判平江府獲節澤
蠹以代民輸租白免淮西總領累歲所索無名錢
民力以甦咸傳初除司農寺丞輪對力陳時弊請
減浮費乞戒宴私度宗嘉納除樞密院編修官累

遷戶部左曹郎官仍兼編修與時宰不合引年以
朝請大夫致仕扁所居曰桂隱室曰澹齋有詩文
十卷

贊曰依世則道廢違俗則身危此古人於爵位
所以難也兼輪對言政有干時宰朝廷不從解
印去職質陳春秋大義以復雖爲說而以和議
爲不可見黜侂胄夢炎力陳時弊請減浮費與
宰執不合引年致仕孔子謂以道事君三子近
之矣

宋康植傳

人物誌上卷

十五

康植字子厚上世家金華父仲頴字祖之擢第後
試中教官始末遷義烏仕至尚書吏部郎中居官
以清白稱植登世科自奉化縣主簿三遷爲武安
軍節度掌書記以需次之暇執經於徐僑之門者
三年端平更化侍僑赴京喬行簡欲覈以職事植
亟赴書記任制置使史嵩之團結漁舟防江植持
不可嵩之怒對移江陵酒官請奉祠徑歸未幾除
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正改通直郎輪對言事
抗直忤時宰意差通判廣德軍救荒有法陞知本
軍以治最聞召知大宗正丞遷兵部郎官出爲浙

西提點刑獄公事劾奏平江守臣史宅之治郡無狀高之宅之兄也時爲丞相并連及之其言以謂宅之不思檢前人之後專務聚斂以事貢獻是以小忠而成其大不忠也高之不知而使之不知知而使之不仁其上罔陛下又不忠之大者也群臣明知其罪而不言皆逆撫陛下之意而不敢嬰其鋒是逢君之惡亦不忠之徒也疏入理宗震怒欲重罪之杜本相範時在樞府爲之諫諍謂臣言事既不中又加之罪如天下公議何理宗尋悟乃徙宅之隆興而范提刑福建改知寧國府兼權江

人物誌上卷

宋

南東路提舉茶鹽表奏免和糴行經界法除都官郎中出知吉州改福建路轉運判官兼攝建寧府振水苗插墾弊政惠大宰赴闕奏事卒于建寧驛積階朝奉郎

宋朱元龍傳

朱元龍字景雲縣人從徐僑學於嘉定十六年進士第歷平陽青陽尉調饒州司理參軍德興令誣其民董氏五兄弟溺死縣卒具獄上力辨其非辜其兄弟得不死後皆爲名進士他所平反者甚衆嘉熙元年以虜州緡雲縣令治最權幹辨行在諸

司糧料院輪對論三邊形勢理宗嘉納語近臣曰朱元龍好憂謀官除宗正寺主簿陞宗正丞兼權左司郎官京局官或挾權貴勢求舉牘輒斥之曰舉牘可以勢取耶中官有求封節者力持不可宰臣傳上旨令改擬對曰吾職可罷擬筆不可改也宗室有圩田之訟舉朝無敢可否元龍毅然決之歲旱宰執勸上幸明慶寺禮佛元龍曰稽首號泥佛蘇且不可爲可以天子而爲之乎特方括兩淮浮鹽致書執政以謂朝廷行商賈之事廟堂踵諸閭之規使史氏書曰括浮鹽自今始不可又辨督

人物誌上卷

書

府殺富民王倫之寃而詰其子兩上封事言自宮禁朝廷以及百官富民皆可痛哭流涕於是史高之入相疾其直言遂以斥去差知衢吉二州皆旋予祠改知台州以憂不上既而鄭清之再入相素惡其剛直遂以朝奉大夫致仕家居十年乃卒有遺藁十卷及讀騷集子幼學用蔭入仕終臨安府觀察雖官繼子杰繼取進士治郡有能聲卒官將作少監

贊曰徐僑承朱子之緒傳聖賢之學倡道烏傷及門之士多著賢行若康植朱元龍者而發於

政事之間尤光明俊偉王栢銘植墓稱其操尚
之堅風力之勁有得於僑之遺則曷備而巳
哉

宋喻侃傳

喻侃字伯經縣之香山人蚤從從祖良弼學繼受
經於陳亮由太學生登慶元己未進士第調宣城
尉有境外盜狙入尉界內侃登執之歸于府府帥
臣丘憲異之開禧內資金入犯准府故令尉二人
餉軍由歷陽達鍾離鍾離乃敵衝要法當以重兵
護糧護不滿千人令其縮不敢前侃奮不顧難遂

人物志卷七

七

行卒致饋于漳糧有羨遷慶元府觀察推官外艱
不赴調隆興府觀察推官真德秀來為帥素知侃
能文特薦之德秀去侃為宜春丞宜春地接贛吉
吏珥筆成風民善訟侃怗怗諒直聽必以情民退
無後言凡訴臺部者必曰得宜春丞一聽死無憾
政奉議郎簽書鎮南軍節度判官聽公事改章服
陞朝奉郎遂請祠歸築室夫人峰下曰蘆隱所著
有蘆隱類稿五十卷隨類錄二百卷從弟南強
南強字伯強從陳亮游亮為當路排罪且不測門
人畏其威焰噤不敢出聲南強義形辭色見葉適

及諸臺官備陳冤狀卒直之慶元間連貢于鄉入
太學侂奉南強對授邊功部臨安府富陽縣尉轉
修職郎南強創射樓補闕卒額以有以廩死女誣
人者南強辨其狀立抵以罪境內多盜販禁捕之
雖貽權勢然弗懼禮部侍郎真德秀以言事去廟
堂風京尹其所至欲并以為罪德秀舟過富春
江南強亟見賦詩為餞人皆壯之轉承直郎慶州
縉雲丞未上卒所著有梅隱筆談十四卷

人物志卷七

七

刺文綉為工黠乎其有尤其感時念故推物類
情抑揚離合必窮其源以揚其波其不合於律
者鮮矣不亦誠然乎哉

宋虞復傳

虞復字從道縣之華溪人師事倪千里傳永嘉春
秋之學由大學登進士第以楊村酒官上緝熙殿
四十八規理宗大喜擢主管戶部架閣文字累遷
轉田令歷武學諭宗正寺主簿注文府教授太常
博士大宗正丞出知信州時史嵩之開督府以御
批畫收列郡利權因上表進憂養根本之說大忤

其意有旨。官郎官御史金淵承風旨奏寢新
命遂奉祠而歸。淵差知興化軍不赴。高之雖去
而鄭清之稱。淵亦其所忌。退居東巖十有五年
清之罷臺丞相。力薦之。朝廷次桂陽軍。除金
部郎官。兼御史院編修官。寶錄院檢討官。入見。改
尚右郎官。輪對舉大學正心誠意爲綱。領分好樂
怠惰爲節目。援漢文帝造露臺以爲好樂之勸
上嘉納焉。外差知寧國府。改知瑞州。命未下。以疾
革請納。得旨。轉朝議大夫致仕。所著有成已集
告蒙告忠遠齋集。合八十餘卷。

人物志上卷

二十

贊曰。震復屢上封事。言論剴切。度乎忠感格君
心。可謂務引以當道矣。卒卒時卒。遂致落職。然
守正不阿。窮達不變。故以古人之迹見繩。無以
加焉。觀其見推於喬行簡。見舉於董槐。傳云同
明相照。同類相求。其斯之謂歟。

宋樓大年傳

樓大年字元齡。縣之竹山里人。父伯寬由太學入
官。授江陰縣尉。轉知無爲軍。襄安鎮。以終大年從
徐僑游。登嘉定癸未進士第。調青陽縣尉。監嘉興
府表部鹽場。尋知嘉興青龍鎮。擢遂安縣令。差兩

浙西路提刑司幹辦公事。兩易監行。在會子庫。同
列以侵欺被劾。唯大年獨免。改知南昌縣。爲治先
教化。建利去病。若皆欲然。縣民夜行爲難。家毆死
事覺。賂其甥來就辟。甥自陳殺民狀。甚悉。大年疑
之。亟命丞往驗。丞受賂使焚屍。以滅迹。大年怒。聞
于府。屬錄事覆實。錄事復受賂。如丞。六年正月。抗
辨錄事爲引去上之。臺臺令觀察推定重讞。事始
白。民敬之。生爲立祠。遷通判吉州。提點刑獄。李迪
以大年薦。慎命錄一道。滯囚大年。隨重輕而疏。裁
之。抱成案就迪。言咸聽。未幾。攝郡事。江東大姓查

人物志上卷

二十一

氏以父遺書。據幼弟資產。幾六十萬。弟長訴之。縣
州歷二十年不解。迪曰。非清白吏。如大年者。不足
以究此。以其事下大年。舉張詠決于。婿爭財故事。
爲例。命歸其弟。人以爲允。換承議郎。提領戶部。攝
賞所主。管文字。尋陞朝奉郎。卒于官。

替曰。宋廩補大年洞。察民隱。如晴窗皎月。一塵
不染。及解印綬。去。攀轅卧轡者。綿亘十餘里。或
者以爲無愧。古循吏云。

皇明朱文傳

朱文字。字悅道。縣之赤岸人。從正緒時。學博才。瞻觀

方少可許人洪武六年舉明經授知星子縣廉介
自持興學勸農奏其縣山高風冷春意來遲艱於
茶

上可其奏遂罷茶貢人惠之後陞贛州府同知盡心
撫綏秩滿民庶擁留至今贛民立祠祀之

贊曰宋濂跋其文論議必本諸經而翼以濂洛
關閩之說既履康衢矣長安雖遠惡有不至哉
他日道明德立而文益昌予當在知言之列粵
考文章政事蔚有可觀誠無愧於潛溪所稱者
為

人物志卷

七

皇明龔永士傳

龔永吉字天民縣之在城人父泰字叔安卒官戶
科都給事永吉舉鄉薦授職方司主事陞武選郎
中以事謫戍平涼時北虜犯邊用兵部尚書王驥
薦為佐軍從討之尋

詔驃南討麓川緬甸等處及征勦苗蠻養王等處永
吉俱從出師皆有勲績累擢至大理寺卿決獄多
平反成化改元上疏乞骸歸七年卒于家子全名
用蔭知贛縣

贊曰史補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

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冤彼無冤民者君子猶以
為不及而况推情研實不能無說焉者嗚呼大
理古廷尉職天下之平也唯公正明恕有守者
宜居之求吉在大理至今有板鄉之號可謂執
法者矣

人物志卷

七

義烏人物記卷之上

義烏人物記卷之下

文學篇

後學金江著
後學金沙校

文者天地之精鬼神之奧所以演貞元之妙蘊發聖賢之心法者也先王之王文如布帛菽粟日用之不可無者也後世教弛以文爲藝小技揚而大道湮始專意以爲文夫文以載道也是故陰陽變化繫於易治亂興廢徵定於書成孝厚倫則於詩尊王賤霸登於春秋辨叙名物悅和人

人物記下卷

神則見於禮樂蓋有是道則有是文探於道而得於言者也亦有以二帝三王爲根本以六經四教爲宗師撰述著作雄辭逸氣足以發舒志意衛翼聖教遂於文者則其尊於道者也吾邑文士自南齊至于今其間鉅儒碩士鍾靈產秀或風興瀟灑或議論雄確或折理毫芒羽翼經傳是皆所以洩元化之英華貫六經之體要者也若徒以雕刻爲工而於道無所裨益適以滋弊耳亦奚尚之哉

南齊廢王妻幼瑜傳

妻幼瑜字季玉縣人聚徒教授不應徵辟著禮記拾三十卷禮記疏遺一卷文集六十六卷

贊曰宋撫序華川文派自隋至唐宋名士輩出若幼瑜則其尤者也惜乎其著述之富皆散逸無存然吾邑儒宗推妻季云爾

唐駱賓王傳

駱賓王縣人七歲能賦詩與王勃楊炯盧照隣以文章齊名號爲四傑賓王初爲道王府屬歷武功長安主簿遷臨海丞執鞅不得志棄官去武后時徐敬業起兵署爲府屬敬業僞授天下兵武后罪

人物記下卷

后讀至一杯之士未乾六尺之孤何在晏然曰誰爲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不知所之中宗時詔求其文得詩數百篇贊曰新室義興劉崇帥百餘人攻宛不入而賜綱目書起安書死之予倡義也至於英公亦書起兵而著其怨望蓋錄心之法特寫其事耳賓王是時就辟爲府屬其所著文斥武后罪至今痛快人心誠亦知順逆之理者然使得志於尊后之朝則又不敢決其必在五王之黨否也然則與宋樊若水又何異焉觀其文藝之美

則以王楊屬駱並稱鳴呼先器識而後文藝裴公固已識之矣

宋楊忱中傳

楊忱中字德夫縣之赤羊人祖昂字漢卿登進士第終通直郎知分水縣忱中擢國子監丞累遷朝請大夫知蘄州著易原三卷其言欲觀八卦生而為六十四卦請玩先天圖欲觀八卦重而為六十四卦則繫辭說卦之所言康節之極數知來其妙在於加一陪法孫焯累官中奉大夫知南雄州贈通議大夫顯赫煥炳仕不大顯與焯俱以文名於

人物志卷

三

時焯子埴所學尤傳自號芥軒以陰補官累遷奉直大夫知聲慶府爵金華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贊曰楊氏之學家傳有自昂以進士起家繼登科第見於先達題名者十有三入雖仕不大顯其文學之盛為時論所歸若忱中優於經學又所謂傑出諸楊者矣

宋喻良能傳

喻良能字叔奇其先居富陽宋初始遷義烏之香山父葆先娶黃氏睦盜起青溪楊翁以白金千五百兩屬葆先窖藏之盜平婦翁亦死三子俱幼莫

人物志卷

四

知金所寓在光舉而歸之三子請奉數百兩為謝葆光雖貧力辭弗受人稱其長者黃氏脫替瑱買書延師教其五子皆有成立後以良能貴累贈其父太中大夫黃氏令人良能與兄良倚同入太學又同年登進士第初補廣德尉三獲強盜應賞格辭不受調鄱陽丞遷國子監主簿進忠義傳起戰國王燭止五代孫晟通一百九十人乞頒之武學授之將帥帝嘉歎顧侍臣曰喻良能質實平正御書其名于屏間丁內艱服除以國子博士召兼工部郎官除太常丞兼舊職請外知處州尋奉祠而歸以朝議大夫義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致仕鄉人慕其名立石表其地曰郎官里所著有諸經講義五卷香山集三十四卷家範編十五卷忠義傳二十卷從子不伐倂演國衡皆進士不伐甲科

良倚字伯壽卒官臨海丞有唐論四卷詩文十卷策斷二卷文選

良弼字季直太學生特科補新喻尉有杉堂集十卷樂府五卷

宋何恪傳

何恪字茂恭縣之官塘人父集多才略睦寇竊發詣軍門獻策主帥楊維忠用其言以取勝奏補承信郎監恩州酒營卒謀為變密白郡守而往誅其元惡釋其誣誤上功轉承節郎神武後軍統制劉光世辟主管本府機宜文字未踰月徑歸每謂人曰使吾二子文行有成勝吾權使節既侯封也恪與兄恢皆感勵而力學及同上春官恪中選恢欣然曰是足以報吾父矣遂謝場屋恪性好古藏書至萬卷博覽而工於文初主末新簿再調徽州錄事參軍未赴詣闕上萬言書遂恢復二十策與朝

人無親疎貴賤皆與之盡其文蔚茂馳騁蓋新

也羅衆體而一字不苟讀之憂憂而無厭何恪目空四海獨能降意於一世豪傑而士亦樂親之其文奇壯精緻反舊而卒能自闡其意陳炳舉一世不足以當其意而人亦不願從之雖然其文清勁麗要不可少云

朱徐儒傳

徐儒字學甫其先諸暨人有祖官吳越為常侍始遷於義烏之應隆從學於呂祖謙門人葉邦登傳熙十四年進士第調上饒主簿始受葉朱意之門

人無親疎貴賤皆與之盡其文蔚茂馳騁蓋新

論不合歸治園蔡某事母為孝繼先母死所著有南湖集二十卷後錄器器取進士終於廣昌丞善為古詩墨亦工詩有曲汀集

宋陳炳傳

陳炳字德先縣之在城人好古文務為奇語登進士第為太平縣主簿有易解五卷進卷五卷巖堂雜彙二十卷

贊曰龍川陳亮謂邑士之稱雄者四人喻良能於人煦煦有恩意能使人別去三日念之不釋其為文精深簡雅讀之愈久而意若新良寓通

熹稱其明白而直命以教名齋歷紹興與南康司法皆以憂去嘉定七年由嚴州推官考滿差主官刑工部架閣文字除國子錄事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請外知和州從知慶元府十一年除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事上言極言朝廷時政請詔大臣以正已之遠正人而國之憂憂國庶幾致安於已元遂治於濟南丞相史彌遠怒令言者劾罷之理宗即位禮部侍郎其意益甚意直敢言如徐儒者類實之言此時史彌遠猶在相位不報篇快喬行簡代為請祠遂不受祿遂引年告老紹

興六年朝廷更其牧用老成落致仕除直寶謨閣
江東排刑羣臣執書少監改太常少卿歷辭逾年
始入觀于殿數千言皆感憤切上為竦聽顧見
其衣垢履弊慨然謂曰卿何貧其對曰臣不貧
陛下乃貧耳上曰朕何謂貧對曰陛下國本未建
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上雖相仍盜賊並
起經用無藝帑藏虛空虛民困於戡斂軍怨於拊卹
群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岌危而陛下不悟臣
不貧陛下乃貧耳又言女謁閹宦表裏用事帝為
之感動改容咨嗟太息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

人倫聖孝

七

狀者申儆群臣以勸黨為之戒命有司裁節中外
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除兼侍講尋
兼權國子祭酒勸講之際開陳友悌大義遂復皇
子竑爵且建言子思宜配享孔子二程子宜列從
祀王安石宜廢勿祀趙汝愚宜配享寧宗帝皆如
其請論王楫使事僑以既無國書則非正使宜館
之於外如晉叔向辭鄭故事與時論不合力陳
去帝諭留甚勤遷工部侍郎求去益堅歷集賢殿
修撰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學士領祠部讀乃體貌
重臣之禮力辭不敢當遂以學士領祠部

卒年七十八謚文清所著有讀易記三卷讀詩記
詠一卷雜說一卷文集若干卷子錄鈞鐫皆傳其
家學以世賞入官

贊曰朱子之學大行於蔡由徐僑與何基始基
承再傳之緒於黃幹而僑則親承指授於朱子
者也故制行純篤風節高邁其立朝剛直感格
君心實能行所學矣授以高位而展其志則天
下當被其澤屢請奉祠不獲天行惜哉

宋傳立傳

傳立字升可世家縣之雲黃山下宋初有名雄者

人倫聖孝

八

始遷廬山至六經俱通尤精於史學從游之士戶
履常滿登淳熙五年進士第僅得之台仙居尉未
上而卒有講義及南園詩文雜藁二十卷再從弟
珩字季珩好學能文有松岡類案從曾孫藻字伯
長受業黃潛以才行見稱由本邑校官擢監察御
史遷武昌太守後起拜河南應使以終

宋王邁傳

王邁字正叔縣之鳳林人通論經尤長於詩登第
後需次戈陽討諸生為結黨於龍門山奉而學焉
淳祐四年郡守趙汝騰以其經明行修與何基並

薦于朝素累被召除崇政殿諫書不授而邁以有官不召亦未到官而卒

宋傅寅傳

傅寅字同叔縣之杏溪人母禱於石姥山而生幼嗜學經史百家悉能成誦比長益求異書而讀之閒從唐仲友質疑問難皆有援據可反覆仲友喜曰吾益友也及聞其升陟分陝之說語門人曰職方輿地盡在同叔腹中矣寅於天文地理明堂封建井田律曆兵制之類世儒置而不講者靡不窮究根柢訂其謬誤號曰群書百攷呂大愚閱其出

本義學下卷

九

貢圖攷曰可謂集諸家之大成矣黃文叔欲與同列秦楠以官知爲不可屈乃止學者因其居稱之曰杏溪先生卒年六十八猶子定從朱子將仲子大原皆世其家學

宋施郁傳

施郁字景文縣人由太學內舍登高第擢國子博士從子南一字與之咸淳龍飛第六人官太學博士與石一鰲黃潛同時並以文學教授從游者以百數名人科士多出其間兩施所著有石氏易五言總論春秋經傳記要

贊曰淳熙咸淳間縣之能文章者唯傅王三邁爲盛而兩施次之邁於研幾優於博覽則寅一人而已寅之著述意其必有大異人者觀唐已所推輿有足徵焉今皆亡之惜哉

宋葉由庚傳

葉由庚字成父生而口吃嗜讀書春秋爲舉子業試有司不中遂絕意進取時徐僑倡明朱熹之學由庚執經從之僑授以中誠仁命性心六字之說由庚蚤夜磨礪探賈經旨驗之於躬行期疑合而無間僑謂人曰成父從僑最久潛思無他好講

人壽學下卷

十

學意趣殊傑吾道爲有所托矣遂以通名其齋居且戒之曰心體之流行即天運之流行也無乎不通而塞之人其物矣由庚佩之終身金華何基王柏皆宗於熹學次第相傳遂有紹興諸翁由庚造詣真切相與書講析至無虛月基柏皆深服其言嘗謂古人知行並進固一善言見一善行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若繼蔽於文字間待其知至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日也人以爲名言平生不務著書惟研濂洛諸儒之說以教人僅有論語纂遺若干卷詩文若干卷瘡更自誌一卷藏于家

禁曰由庚之學得於徐僑徐僑之學得於考亭
其淵源蓋有自矣又與何工二子往來甚密貽
書新詩然則衍吾邑之道脉者非由庚而誰

宋陳克傳

陳克字子容縣人志趣高邁不喜自銜靖康初游
太學京城陷束書東歸結茅爲屋於鷄鳴山之陽
采蔬拾薪以奉其母而母亦歡然忘其憂自號靜
翁有詩稿五卷

元劉應龜傳

劉應龜字元益縣之青巖人應龜少恢疎常落落

元劉應龜傳

多大志宋咸淳間游太學馬丞相高其材將妻以
女應龜不可由是名彌籍甚久之當以優陞解褐
值德祐失國退隱南山之南人稱爲山南先生會
使者行部知應龜賢強起主教鄉邑始幡然出山
即席更調月泉山長改正抗學尋以疾卒應龜學
本經濟而以簡易爲宗讀書務識義趣未嘗牽引
破碎以給浮說至其爲文雄肆俊拔馳水飛一
出於已無少忌以追世好世亦未有能好之者所
著有夢莊集詩雨留卷共二十卷

元傅野傳

傅野字景文縣人博學工文辭與劉應龜相繼以
詩鳴於時黃潛嘗謂其所作精切整暇如清江漫
漉一碧千里而魚龍百怪隱見不常云

元陳克道傳

陳克道字景傳縣人父希聲以文學爲後進師克
道好學不羈浮游物表以能詩聲黃潛稱其詩偏
肆彬蔚如奇葩珍木洪纖高下雜植於名園終日
翫之而不厭第尋道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博已
而厚物縉紳稱之謂可比古之獨行君子云

元王炎澤傳

元王炎澤傳

王炎澤字廣仲縣之鳳林人父濟景定二年國子
允解進士炎澤少嗜書稍長治學子業有聲鄉邦
當宋運去物改之後而殫屋事廢因得專意探索
聖賢之微旨家藏所愛既得其素又從徐僑門人
傅者學之學風聲氣習之所有感發尤多而操行
愈堅窮居約處隱居授徒絕口不言仕進者久之
部使者起爲東陽常山兩縣教諭遷石峽書院山
長所至以善教稱已而棄官歸隱於家學者尊爲
南樓先生炎澤行入一本於誠言論雅俗無所隱
蔽莫不敬服爲諸生講解雖明本義不事支離

家學爲文簡質而主於理辭極渾厚而間出奇語
不屑以雕刻求工所著有南樓類稿二十卷二子
良玉常山教誨良規義爲訓導

元石一菴傳

石一菴字平卿縣之松山人宋景定甲子鄉貢進
士少從五世條得徐僑之端緒學茂而聲遠帝典
教邑庫從學數百人多取高第故名愈振晚年覃
思於易著互旨終論十卷予子定善事繼母以孝
稱

贊曰當宋之季神州沉璧斯時臣民宜不共戴

人物志下卷

十一

天以絕國難不從焉而野服遯跡山林其殆廢
幾矣乎陳傳野先道其宋之逃民也歟
應龜步澤一菴清時弗耀乃傳之與爲却使者
強主教鄉邑何耶

元質潛傳

黃潛字晉卿縣之在城人好夢大星煜煜然壁于
懷乃有煥歷二十四月初生幼俊異善文嘗著吊
諸葛武侯辭劉玄德見而歎曰吾鄉以文鳴者前
叔事兄弟耳此子稍加工其不與之抗衡乎因留
受業登延祐二年進士第授台州寧海丞陞諸暨

判官用薦者召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

史編修官轉國子博士改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上
納書傳觀之讀以秘書少監致仕未幾召除翰林
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尋兼經筵官陞侍講學
士仍兼前職階中奉大夫上章求歸田里不俟報
而行帝聞之遣使者追還京師復爲前官久之得
謝而歸七年卒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
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謚文獻所著有文
集三十卷筆龍子梓字仲恭餘姚同知

贊曰危素稱清論著壁之登湖不波一碧萬頃

人物志下卷

十二

非深知其文者能若是乎

元朱震亨傳

朱震亨字彥修縣之赤岸人稟資爽朗讀書即了
大義爲聲律之賦刻燭而成豪邁俠負聞許謙承
考亭之學即振衣至門而師事之謙爲開明聖賢
大旨震亨心領神悟抑其疎豪歸于粹美不以一
毫苟且自恕而欲見之於履嘗應試赴闕不利喟
然歎曰修齊政治皆一理耳苟能推一家之政以
達鄉閭寧非仕乎乃建祠奉祭講行朱子家禮屏
釋老之教罷瀆神之祀持公平以服衆心排紛難

以安間里人多德之俄母病延醫因自悟曰人子而不知醫或委之庸人寧無失乎於是研究醫學傳求名師得羅知梯之傳治症多獲奇效蓋其理明識精所學必過乎人嘗著宋論格致餘論局方發揮傷寒論辨外科精要發揮本草衍義補遺風水問答等書因其所居稱為丹溪先生

贊曰周宗智修郡志書震澤方技是焉知震者乎觀其師事許謙一聞其言超然領悟棄任俠之習趨聖賢之途不亦豪傑之士哉

皇明金消傳

人物志卷

十五

金消字德原縣之在城人自幼警敏日記數千言比長遂大肆力於經傳聞許謙承考亭之緒講道八華山中乃執經從之謙曰學者必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辯義利爲慶事之制德原朝夕惕勵研究奧旨體驗踐履務期脗合時同門者百數十人獨稱爲入室高第又嘗受業黃潛清見其文辭簡古奇之宋濂稱德原氣雄而言壯發爲文章尤雅健有奇氣不但長於詩而已與吳萊宋濂王補朱應龍爲友講索其精但考治聞遠覽貫經史暨

諸子百家之言靡不及其蘊奧至於古今治亂之源政治得失之機偉人傑士閎謀異議行兵用師之機命勝之要歷歷布在胸臆善於指陳而縱橫之說定而非非使聽者心目爲之廓然及其乘家牖與援筆爲詩文頃刻千百言不自休率新麗雄勝可喜可愕時胡元入主中國德原薄其時嘆曰世道如此雖欲有爲其可得乎遂杜門謝客以松澹於心者後諸後進遠邇爭趨之雖虞集柳貫上章交薦卒不出迨及

國朝有司聞其名屢加薦辟德原固辭不起曰儀擢

人物志卷

十六

黃非木所願孤豚之好游戲汚瀆且吾髮已種種焉能馳驅簪組之間哉於是厭所居逼市去縣南蜀山之下青村隱居以著述自娛焉學者因稱之曰青村先生性撫養灌花翫雲弄月朋舊扣門輒焚香淪茗抵掌劇談俟席對榻連日夜不盡歡不止客去即復閉關不妄出宋濂撰青村隱居記稱爲安貞肥遯之士所著有文集湖西藥青村藁總凡四十卷散逸無存行於世僅存遺藁二卷子存字思存從宋濂遊洪武中以明經薦授北平布政司參議尋同寅誣特謫戍而卒有文集十六卷

孫仲宇去高以太學生知四川富順縣以肅能名有詩集十卷

贊曰出處之際不亦難哉是故孔子可以往佛
肝之召于路尚不免於衛而閑子則善辭焉
山之從蔡京薦也人以為未可與權彼皆以聖
賢之徒猶有所議而况後世功名之士乎哉又
况富貴之士乎哉是故不問從人清修吉士德
原之不授焉辟宋潛溪曰為已功深可以觀所
養矣

皇明朱廉傳

不傳

十七

朱廉字伯清縣之赤岸人曾祖杓從徐僑游精究
理學著太極演說經世補遺祖叔麒承家傳之懿
見之為政歷官同知黃巖浮梁二州事以朝刻大
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號避山父同善字性
與幼承家學復從許謙講授研究與旨嘗應辟為
兩淮屯府幕為未數月解職歸隱以所居曰松軒
遂以為號廉自少涵濡過庭之訓刻苦勵志滋貫
經傳悉領要義既而學文於黃潛溪以文章知名
及藝歸

國朝之初知府王宗顯器其材辟為郡學師及浙東

行省右丞李重公文忠開鎮嚴州充加禮敬遂移
長鈞臺書院未幾丁外艱洪武三年詔修元史
聖朝日曆起為纂修官史成拜翰林編修八年
乘輿巡幸中都命廉扈

駕至滁州

上問卿有紀勝之作比至中都進紀行十首
上覽而大喜曰佳詩朕為汝和有頃召廉賜示和六
詩當時以為榮既而授經

楚府學陸長史久之兩耳病聾遂致仕而歸窮經
講讀探研聖學嘗取朱熹語類摘其精義名曰理

人語記

朱子

學纂言其為文謹嚴精密有文集一十七卷子棟
字子建強記過人亦以文名未幾初薦授國子助
教以疾卒于官孫瞻字文華領鄉薦任無錫縣學
訓導

贊曰江觀宋濂序理學纂言稱廉能繼朱子之
志而為孝子為考師友淵源家傳有自德學充
粹信足徵焉

皇明樓璉傳

樓璉字士連縣之竹山里人和有成字王汝習六
藝而文著學童識字吳萊稱精緻可傳就徵任無

爲父光亨字景一從其學宋濂其後
客詩書爲法及之詩書承庭訓復從宋濂游
經學文章峻潔爲同門所推洪武中由儒士
授官主簿歷仁壽大冶陞藍田知縣廣東
道監察御史以事謫戍雲南洱海有居夷集五卷
用爲名儒林侍讀尋卒于官

贊曰有成光亨爲世通儒而璉對有祖父風奕
世哉美可謂克構者矣

皇明王紳傳

王紳字仲縉幼孤鞠於其兄綬聰敏好學承家傳

不學而能

太

之懿從學於宋濂濂教爲文章即能馳騁化議
論獎譽出入人表濂器之曰吾友王待制其有後
乎紳事母盡孝及卒哀毀踰禮未幾綬亦歿然
單居然其文辭亦聲稱於時

蜀王聞其名聘至藩府以賓禮紳念父節持節
死雲南遠在萬里外乃於

王乞往求遺蹟

主憫而贊其行既至訪求不獲遂於死所立木主
號慟奠祭問者罕有滇南慟哭記以表志旣還

王禮遇之益隆未幾以文行薦於

朝召爲國子博士宏經講解六館命然俄得疾卒於
官年四十有一所著有繼志齋文集三十卷行於
世

皇明王紳傳

王紳字叔豐自幼潛心勉學博覽群書侍父入蜀
游學

京師父歿扶柩歸葬終喪復登名儒之門以卒所業
文詞稱於士林未幾中書預修郡邑志以病曠不
仕號曠樵所著有曠樵集

皇明王紳傳

人物志下卷

十九

王紋字允達少孤繼家學讀書極勤若素貧能
守道自樂贊成化戊戌進士第嘗上疏乞就郡教
授奉憲文公祀不遂乃授中書舍人守正不阿甫
三載見有進不以道者耻與爲伍遂謝病歸築精
舍齊山下取累世所積書讀之若將終身焉弘治
改元兵部主事憂性都御史虞瑤交薦於

朝遂與翰林檢討陳獻章同被召紋猶力辭侍講學
士謝鐸祭酒章懋勉之行逾年始就道至淮病偪
坤廟未抵

京師五十里卒因所居齋以學者稱之曰齊山先生

所著有齊山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子俯字彦高太學生

贊曰君子謂

國朝文獻金華爲戚王氏於金華爲尤盛蓋儒之文章節操關天下休明之治而繼志闡善如紳之文豐詩雅贍非適爲鄉里之望若徐之孝義清白不失世守所著文和雅冲淡粹然不戾乎正而政亦世濟其美豈獨一家之範而已哉婦愈曰莫爲於前雖美勿彰莫爲於後雖盛不傳王氏有焉

義烏人物記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金江撰江字孔殷義烏人是書成於嘉靖乙未取史傳地志及諸家文集中所載義烏名人各爲之傳贊所載凡四十七人分忠義孝友政事文學四類蓋全做宋濂浦陽人物記例而敘述過於簡畧不及濂書博瞻也

濟美錄四卷

〔明〕鄭燭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四年家塾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濟美錄四

卷》提要

濟美錄序

嗚呼美莫難于世矣鄭村鄭之先有曰安者當宋亡之明年以一言解元人屠城之師卒令于歛歛之人廟之號曰令君乃有子曰千齡卒于休寧令有廉節部使者以貞白名其里乃有孫曰玉以道德文章名天下學者稱師山先生卒以忠義傳元史從祀朱子祠里有師山書院特祀焉祖孫父子賢賢相承備茲錄矣故世濟其美云梓成視訓訓讀者再仰惟令君以功貞白以德美哉洋洋乎不朽於世矣乃若先生又以言焉而德固懋而功亦懋後生乃有疑于死元元固也非先生之君乎元以待制徵也雖固辭之若酒與幣則受之矣表謝于元一則曰陛下二則曰陛下可謂非

先生之君乎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可以其君之也而廢之乎可以其君之也而廢之則亦可以其君之桀也而廢之可以其君之紂也而廢之爲夷齊之道者何義于太公仁于孔子乎疑者於是焉過矣側聞先民有言先生之死蓋守微之將見之不以其禮也見之以禮先生可以無死吁可以無死

金華集序

十一

無可以臣前乎先生有箕子焉爲箕子之道者訪洪範則可仕則不可後乎先生有環谷焉爲環谷之道者聘修史則可仕則不可環谷嘗貢于元矣猶先生微于元者也夫既無可以臣乃不訪不聘至辱焉使仕先生可以無死哉可以死則死者義也致命遂志於是焉成仁矣開國寧河之祭所謂太公者非耶爲

孔子之徒者惡能已於言哉先生以道德文章名天下無間然矣卒以忠義傳元史是泰山一死大有功於名教也不朽于世備矣茲錄也蓋有世爲天下道者存焉豈惟世鄭之美而已訓惡能已於言謹序

嘉靖十四年乙未九月望兵部郎官前進士鄉後學黃訓拜書

金華集序

三



濟美錄目錄

卷之一

郡誌聞見紀

洪杏庭

郡誌鄭安傳

朱禮侍

授鄭安尹歙縣牒

再授鄭安尹歙縣牒

追封鄭安牒

歙令鄭君墓道之碑

鄭令君廟碑

建立鄭令君廟榜

濟美錄目錄

徽州路祭文

徽州路萬戶府祭文

時祭祝文

卷之二

郡誌鄭千齡傳

朱禮侍

郡誌宦業傳

汪靜軒

初門縣宦蹟類

文獻志貞白先生鄭公行狀

程敏政

改善福里爲貞白里帖

許敬

貞白里門碑

揭傒斯

又

徽州府學檢舉鄉賢追崇祀典申文

程黥南

應東白

卷之三

元史忠義傳

宋濂

師山先生鄭公行狀

王克寬

宣命

先兄翰林仲十四師山鄭先生壙誌

璉

生旦祭文

孟崐

濟美錄目錄

重建師山書院祭文

淑

卷之四

郡誌紀

授鄭璉婺源縣太白渡巡檢劄付

行樞密院保鄭希貢尹歙咨呈淞江行中書狀

樞密院陞行軍鎮撫鄭璉尹歙照會

元故歙尹希貢鄭先生墓誌銘

潘從善

濟美錄目錄終

濟美錄卷之一

郡誌聞見紀

洪杏

歙為附郭縣當鼎革之際李銓納歙尋入覲已而行
 省差總管忽都歹至郡調其裨將李世達所部兵往
 戍瓜洲於是世達為叛省遣萬戶李術魯敬提重兵
 壓境世達以千戶潘興逆戰敗而走時城中無人惟
 立龍友與鄭安相繼出迎極言於敬謂亂由兵非百
 姓罪乞免屠戮因權署龍友充本路同知署鄭安知
 歙縣事招諭百姓復業未始妄殺一人龍友字舜臣
 貌甚偉美鬚髯性豪爽能文長於駢儷終廣德路同
 知安字子寧幼孤事祖母孝周遊江湖遇知淮閭秦
 琳置幕下授忠翊郎宿州符離縣尉不赴改辟置幕
 以祖母老辭歸侍養道濠梁間寇掠其資官為獲寇
 獄成將置之法群寇叩頭涕泣求哀安為告讞獄者
 悉疏宥之羅拜而去居鄉值歉歲傾廩濟貸無靳四
 妹未行罄已資遣之嫁同族之孤女三人二昆欲析
 居安懇諭弗從乃推已分悉歸之知歙縣有獄抵極
 刑者白其枉而釋之改授從仕郎年近七十可休致
 子十齡孫玉皆能世其家

郡誌鄭安傳

朱禮侍

鄭安歙縣人早孤事母以孝聞二兄欲分財異居不
 能止悉讓之寸田尺宅無所取宋亡之明年李世達
 叛李術魯敬駐兵昱嶺以徽反覆將屠城民亦自相
 焚殺安曰不可乃杖策謁軍門而言曰將軍承天子
 命攻城畧地欲弔其民亂者世達一人耳既而敗走
 民爭具牛酒以俟將軍民亦何罪而欲屠之且將軍
 殺人以立威孰若不殺人以得衆敬乃許之兵不血
 刃民皆安堵時立龍友攝郡事以安為歙縣令就職
 未幾年而邑治將代民詣府請留上其事始更賜銅
 章真為從仕郎尹歙既沒鄉人思其惠請立祠祀於

其里

授鄭安尹歙縣牒

皇帝聖旨裏行中書省今擬鄭安充徽州路歙縣知

縣勾當所有劄付湏議出給者

右劄付鄭安准此

至元十三年八月

日

押

押

再授鄭安尹歙縣牒

皇帝聖旨裏中書省

牒鄭安

牒奉

勅可授從仕郎歙縣尹

牒至准

勅故牒

至元十八年正月

日

牒

資德大夫中書左丞耿

押

資德大夫中書左丞郝

押

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張

押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

押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

押

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

押

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

押

中書令

追封鄭安牒

（資德大夫）

上

相補

皇帝聖旨裏中書省牒從仕郎泉州錄事鄭千齡父

從仕郎徽州歙縣尹鄭安牒奉

勅可追封徵仕郎職如故母洪氏追封恭人牒至准

勅故牒

日

正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耿

押

正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帖木兒

押

歙令鄭君墓道之碑

奎章閣授經郎從仕郎揭傒斯撰

奉直大夫秘書監著作郎程大本書

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直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虞集篆

徽歙令鄭君諱安字子寧宋末奇士也其先自諱球者居歙雙橋里號雙橋鄭家曾大父諱仁遠大父諱孝全父諱文政世以貲雄鄉里然一用為義好恤匱賙飢貧不能昏嫁喪葬者輒相之至歙令行之益篤令早孤事祖母陳極孝謹二兄欲分財異居弗能止悉以讓之寸田尺宅無所受貧而無怨內兄黃嬰死淮間徒步往歸其喪故世稱鄭氏為德門令幼篤學獨耻事進士業放浪淮漢間以材勇為淮帥秦琳客琳用其謀計輒有功奏授忠翊郎宿州符離尉不拜又辟兩淮制置從事棄而歸宋亡之明年春二月寧國萬戶張杲帥師入徽都統李銓以城降盡易置吏守之五月行中書省遣總管忽都解調副將李世達兵戍瓜洲道殺忽都解還據城守盡殺所置吏王浚以下境內壯士皆起兵以應六月唐鄧均三州招討使李木魯敬帥眾來攻李世達以潘興兵拒戰境上世達與敗走敬駐兵昱嶺關三日以觀逆順否且屠城鄭君召所知曰吾昔不仕者非薄祿仕也食人之祿則當死人之事知時不可為而死之是不智也今

城民危急如此我等坐視而不顧是不仁也吾其行乎廼纓冠杖策伏軍門謁謁入長揖而言曰將軍承天子之命攻城畧地非徒欲得其土地也欲得其民也今爲亂者李世達一人耳李世達既敗走民爭具金帛牛酒以俟將軍聞將軍且欲屠城固降而屠此安所不識也曰蠢爾衆反覆僭亂不殺何待曰將軍殺人以立威孰若不殺以得衆人聞將軍殺降誰肯服將軍者且以帝王之師而求釋憾於一邑何以示衆甚爲將軍不取也廼許之按兵而入兵不血刃郡士丘龍友得郡印綬以獻遂以龍友攝郡事而以鄭

齊集錄卷一

五

相補

安治歛歛鄉邑又承喪亂之後一以靜理之未嘗修睚眦之怨居三年邑大治民爭詣府請留府上其事始更賜銅章拜真命爲從仕郎仍歛縣令尋以老自免去遂不復仕至元二十九年七月廿又六日以疾卒年七十二夫人洪氏賢明淑慎德爲九族師晚好釋氏斷滋味二十年大德十年三月五日無疾而歿年七十五合葬里之葉子男五人昌齡斗齡先卒千齡今從仕郎泉州錄事椿齡郡文學掾岳齡累仕當改秩而卒昌齡實兄子立以爲後者孫男十有五

人千齡之子玉以父命至京師請銘玉力學善爲古

文矯然有高世之志人謂似其祖云揭傒斯曰吾聞縣歛之間高者槩雲日深者鏡毛髮士生其間多磊落而奇傑方至元之世孰不欲乘風雲依日月而令君確乎其進退如冬夏之不可易也豈非山川之英士林之特哉若世之聾聲盲盲采色常瀕死於覆車之轍者何啻相視於秦越嗟夫

鄭令君廟碑

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同郡程文撰

宣文閣授經郎文林郎兼經筵譯文官危素

書

齊集錄卷一

六

相補

奉政大夫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余闕篆

鄭令君廟者歛人祀其故令鄭君子廟也鄭君名安歛西鄉人以一言解屠城之師令歛三年民大治其沒也思之數十年不能忘至有祀之者父老且死戒其子孫鄉人曰微鄭君吾屬無噍類矣且鄭君正直後必爲神盍相與祀之廟母祠于家於是共立香火于城西之憩棠庵尊之曰鄭令君父之以爲未稱崇禮之意即庵旁立廟會郡太守不悅於民斥其請民大譴事上行中書行中書按令君功德應祭法且下

縣令聽民立廟以時致祭如請民大悅則又以庵旁廟臨大道煩囂非神所居卜遷之吉乃踰溪二里營高敞地近令君之墓更作新廟云歛人之祀令君也不敢慢恒以歲仲春中旬卜日刑牲醢酒大會廟下陳簋簠籩豆張樂歌舞拜薦以娛神禮畢醉飽神賜闔戶而退仲秋之日亦如之正月十五夜則奉衣冠出遊燈燭簫鼓香花滿野稚耄歡呼爭持紙金銀錢迎道望拜親之畏之儼如令君之復生也飲食必祭出入必告懷私負曲者不敢禱於令君之廟廟成之歲風雨協和疾厲不作盜賊屏息五穀大熟連三歲

濟美錄卷一

一七

民咸曰令君福我哉具石請于新安程文書其事刻廟中以傳永久文惟東南之山川奇秀絕特者莫如歛其鎮之最大而遠者為黃山山之峯三十有六而其最高者為天都世傳黃帝嘗臨是山故名環城若問政紫陽披雲金紫靈山諸峯林立如畫川流奔悍數百里蕩為淞江故其間風氣所蓄洩在人則賢在神則靈而人之生往往歿而為神上古遠不可知近代大而負出世之資開繼聖之學享國家千萬年之祀於天下小而烈夫孝女仙翁釋子之見祠于其鄉及其徒與在外縣者不論論自漢以來有功德於茲

而血食不絕者東漢贈尚書令方懸侯廟在白羊山村後三百餘年有陳儀同程忠壯公廟在黃墩又百餘年有唐越國汪公廟在烏聊山最顯又四百餘年有宋錢氏兄弟廟在汝溪又百五十餘年有鄭令君馬是皆所謂生也有自來逝也有所為而不為偶然者嗚呼盛哉漢之盛為縣令若卓茂之於密魯恭之於中牟朱邑之於桐鄉得祀者蓋不少而皆非其鄉土及其季世以諸葛忠武侯之歿蜀人屢求立廟不聽至祭於道陌之上賴習隆向克抗章上言久而得立廟沔陽嗚呼又何其難哉我國家之崇明祀順民

濟美錄卷一

一八

心歛人之報功德厚風俗皆足以昭往古耀來今而令君之威靈赫然流行於兩間以為國家生民無窮之庇休有不可掩者矣廟起於後至元某年月日遷於至正某年月日屠城事載郡誌及翰林學士揭公所撰墓碑茲特紀立廟始末而系以迎享送神之詞其詞曰

靈山兮青青沙水兮冷冷中有原隰兮衍以平樹木總總兮花冥冥庭戶敞深兮虛牖櫺几席儼布兮崇豆登懸鐘鼓兮兩楹待令君兮不來佇屏息兮肅以聽脩奔雲兮擁霧令君翩兮其

來下駕鶴翼衛兮使雙鳬先路馬闐闐兮珮珊珊從之兮祖父酒注鐸兮肉載俎恭獻進兮拜偃俯繁音發兮紛屢舞欲欲兮坎坎撞鐘兮擊鼓神欣欣兮顧喜口若言兮目若視予上下帝所兮司福祉錫豐年兮驅厲鬼無遠四方兮矧茲邑里飄風颯兮神以還我民報祀兮于永年建立鄭令君廟榜

皇帝聖旨裏徽州路歙縣承奉 總管府司吏彭文忠承行旨揮該承奉 江制等處中書省掾史王宗文承行劄付該來申至元十三年收附賊人李世達

太濟美錄卷

九

還據州城李術魯敬招討領軍議將徽州城池屠戮歙縣鄭安挺身詣軍告而不殺一人遂以鄭安知歙縣尹視民如子三年大治自以年老不仕有功於國有德於民如蒙准許立祠聽從民間歲時致祭實副輿情申乞施行得此照得牧民之官在任德政理宜去思省府合下仰照依上施行奉此至元五年十月初二日據歙縣狀申二十三都住民汪道崇等連名狀申切見本都鄉先生故歙縣尹鄭公諱安方國家收附江南之初至元十三年二月寧國萬戶張景領軍前去收附徽州都統李銓隨即投降拜設官吏了

當五月行中書省差總管忽都解前來調遣李銓副將李世達軍前去把守瓜洲行至績溪殺死忽都解總管還據州城盡殺本路官王同知等六月李術魯敬招討領軍前來收捕李世達與千戶潘興拒戰境上敗逃走城空無人李術魯敬招討駐兵昱嶺關議將徽州城池屠戮鄭公爲見危急旦夕必死挺身不顧直詣軍前言爲亂者李世達既敗走百姓無罪乞免屠戮言辭慷慨招討感動按兵而不殺一人遂以鄭公知縣事招諭百姓復業撫字有方視民如子三年大治祇受

太濟美錄卷

十

勅牒從仕郎仍歙縣尹自以年老不肯復仕委是有功於國有德於民至元三年耆老王文宣等告蒙本路許令建立祠堂聽從民間歲時致祭實愜輿情亦可爲忠國愛民之勸告乞施行得此照得至元三年四月初五日據二十三都王文宣等狀告謹按祭禮有功於民則祀之能禦捍大菑則祀之又古者鄉先生沒而祭於社故有功於民者死必尸而祀之社而稷之示以不忘也竊見鄉先生故歙縣尹鄭公諱安方國家平定江南之初至元十三年宋亡當年二月寧國萬戶張公帥師入徽都統李銓以城降盡

易置吏守之五月行中書省遣忽都將總管調李銓副將李世達往戍爪洲道經績溪殺忽都將總管還據城守盡殺所置吏王同知等六月唐鄧招討使李木魯公帥衆來攻李世達以千戶潘興兵拒戰境上世達敗而走招討駐兵昱嶺關以觀逆順且將屠城令以城民危急纓冠杖策伏謁軍門力言爲亂者李世達既敗走民爭具金帛牛酒以迎將軍殺之不祥招討許之按兵而入民由是得免於死遂署令知歙縣事招諭百姓復業歙邑又承喪亂之後一以靜理之居三年邑大治民爭詣府請留府上其事抵受勅

本朝集錄卷一
十一

從民間歲時祭祀實副輿情告乞施行得此縣司省詳方至元間李世達兵亂之時玉石不分別鄭令君以頰舌折衝干戈之間遂使一郡之民免於鋒鏑之禍此官民之所共知昔之所傳頌政所謂有功於民者也如隹父老等所請建祠致祭允愜公論庶懽輿情爲此申奉總管府指揮該相度鄭令君當大兵屠城之際片言折衝止戈戢暴一郡生靈俱獲安全然捍大患有功於民蔑以加此稽之祭法擬合立祠歲時致祭報功崇德以愜人心實爲允當仰依上立祠祠成委官致祭施行奉此行據二十三都里正黃榮卿申祠堂已行落成得此移牒主簿韓進蒙依上致祭施行得此先據歙縣亦爲前事已下本縣依上立祠祠成委官致祭施行去訖今據先申鄭令君當李世達叛亂之餘大軍屠城之際奮不顧身爲民請命言辭慷慨義動三軍德澤汪洋全活一郡及爲縣令號爲賢宰遺風善政至今未泯邑人立祠致祭以示不忘自古賢宰沒而爲民所祀往往有之允從所請豈惟激勸忠賢誠足以淳風俗申覆省府看詳照驗去後今奉前因總府今將榜文一道隨此發去而照驗收管張掛出榜依上施行奉此出榜曉諭依上

本朝集錄卷一
十一

施行所有榜文湏至出給者

右榜諭

衆通知

至元六年正月十五日

總府

押押

徽州路祭文

惟山川淑氣篤生偉人能爲民禦菑捍患是宜享有
明祀方至元之初郡將叛遁王師壓境誓將屠城非
公奮仁義之勇掉三寸之舌使三軍之衆易暴爲仁
一郡生靈何以有今日功德懋矣某等來守是邦訪
求遺事敬仰英風會有司以立祠事上祭法惟允公
其妥靈于茲尚與山川之神相時雨暘作爲豐年使
郡無水火盜賊癘疫之虞以陰祐我郡邑承平之治
神亦享世世無疆之休厥惟嘉哉尚享

徽州路萬戶府祭文

猗于令君生仕于鄉歿食其土功德既茂祀報寔宜
佳兵不祥以殺爲事轅門一語三軍偃戈公誠以言
將仁而聽兵不血刃斯爲王師烈烈英風凜凜義槩
忠真之至貫于幽明山高水深日月遠矣父老懷感
如臨目前余襲弓旌保此城邑追慕往哲亦惟令君
兵以仁強不以殺暴公神如在余言不誣額額新祠

儀像孔肖刺牲醴酒以告徽衷神其鑒之尚饗

時祭祝文

維宣德七年歲次壬子二月乙巳朔越十有五日已
未裔孫行簡等敢昭告于十世祖從仕郎歙縣令十
九府君之神惟神鍾山川英爲士林特宋亡明年保
全城邑褒功登庸錫歛尹秩澤被斯民政聲洋溢歿
世不忘慕功戴德請祠祀里永享血食行簡等叨居
末裔沾澤深茲循歲規祀於仲春謹以潔牲剛鬣
粢盛醴齊敬修祀事式陳明薦以十一世祖承事郎
休寧縣尹貞白先生萬八府君十二世祖翰林待制

奉議大夫師山先生仲十四府君配食尚饗

濟美錄卷之二

郡誌鄭千齡傳

朱禮侍

鄭千齡字耆卿歙縣人授延陵巡檢轉祁門縣尉淳安縣尉休寧縣尹以疾卒千齡操守廉介學者私謚曰貞白先生鄉人因以名其里

郡誌宦業傳

汪靜軒

鄭千齡字耆卿歙雙橋人授延陵巡檢轉祁門尉改淳安縣遷休寧縣尹操守廉介所至有惠政祁門民尤德之學者私謚曰貞白先生有司復爲作里門易其所居善福里爲貞白里子玉

祁門縣宦蹟類

鄭千齡字耆卿歙縣人泰定間爲祁門縣尉剛介廉明歷任五載凡有不給日用則取之於家鄰郡有以偽緡移文勾擾鄉民爲取賂計灼知其弊竟匿其文而不署其害遂弭凡有偽鈔盜賊事覺不容妄指平民邑西某村有強勾聚黨嘗劫人財物頗年爲患躬捕其首繩之以律散其黨而爲農行旅無懼修葺公廨創置兩廡門屋一瓦一材必經於心此爲政之良者也

文獻志貞白先生鄭公行狀

程黥南

公諱千齡字耆卿姓鄭氏徽之歙縣人故歙令鄭君安之子也其先有諱球者始居歙之雙橋里以賢雄有里號雙橋鄭家自曾大父孝全大父文政尚德樂義好施予至鄭君行之益篤嘗徒步千里歸內兄黃嬰喪盡推其家財與二兄寸田尺宅無入己者淮帥秦琳聞其賢辟符離尉不起至元中唐鄧鈞三州招討使李術魯敬帥師臨徵討叛將李世達世達敗走進兵昱嶺關城且屠鄭君奮起杖策詣軍門揖白招討亂由世達非百姓罪招討固奇鄭君聽之不屠城因署鄭君令歙三年有功德于民民祠之號鄭令君

濟美錄卷之二

相補

公幼卓越七歲聞人講呂東萊春秋退即能衍其說從令君行沙上仰視飛鳶即問曰是何所憑依邪稍長師上鄉先生魯齋鮑公一以躬行爲學及壯從令君入京師出入諸公貴人一時翕然稱許禮部尚書謝公敬德吏部尚書劉公伯宣侍郎夾谷公之奇交薦之於朝署公秩八品宋降臣留夢炎新用事吏部以白身南人例黜公待調行省丁外艱大德元年始板授寧國路太平縣弦歌鄉巡檢時徐道者以妖術惑衆弦歌之民皆徙市登山妄言禍福公擒其魁得誣罔狀衆盡駭散設布方畧察姦防盜民安其業始

買地爲官舍旁爲屋榜曰弦歌書院日無事討論典籍後進視以爲師六年遷鎮江路丹陽縣延陵鎮巡檢首謁吳季子廟召父老謂曰昔季子薄千里之吳而不王百世之下遺風猶在其民矧肯爲盜乎公等幸爲我戶致此意勿陷刑辟即月且十五日率吏卒謁拜祠下遠近化服水決練湖郡檄公督治公負畚插以身先士卒連晝夜風雨不倦水以不害丁內艱至大二年調處州縉雲縣美化鄉巡檢劇賊金卒二嘯聚無賴往來溫台處婺間白晝鈔畧吏莫敢誰何公潛遣聚石道旁山上匿壯士草莽中伺賊過飛石

金溪錄卷三

三

相補

擊之賊驚走草中壯士大譟從之賊窮蹙圍之盡俘其黨皇慶二年調建康路江寧鎮巡檢流民數千過丹陽市持弓矢刀鋸殘害居民民不堪起而敵之衆數萬人擊鼓圍之使不得去公聞疾馳至解其圍單馳入流民隊中呼其長數之曰汝等皆天民不幸流移本欲逃生乃更速死殘害吾民何也叱其爲亂者數人縛之拘其械器驅其徒衆送之渡江適野見婦人哭而哀公使問其故婦人抱嬰兒前拜曰妾孀也家貧唯一子尔有田若干與勢家連勢家僞契奪有之母子無以爲食是以哀也公曰盍言官乎曰勢家

不可言也有死而已他日公召勢家語之且開以禍福勢家感悟謝過遂歸孀婦之田有負簾幕授主人宿者主人方蚤設榻堂下戒之曰東壁敗缺宜謹視篋中藏東隣之老見焉是夕亡其篋意東隣之老吏執而訊之其子自外來面毀衣裂若穿穴隙之爲者吏喜得盜獄成公曰其跡是其情非也緩之無何他郡獲盜乃嘗盜篋者也衆乃歎服去之日百姓遮道不得行公舉手謝之咸拜泣而去延祐六年始命于朝爲建德路淳安縣尉淳安界萬山中多長林深谷盜賊之所出沒守禦者竝緣爲姦利公至盜賊稍稍引去而千戶汪元珪貪酷病民公曰盜在是矣即條上其罪府若省元珪坐罷境內晏然尉署傾圮公撤而新之取孔子答季康子語扁其泣事之堂曰不欲署之東舊有梅隱軒西有拄笏軒皆廢公皆起之立朱子之祠表錢公之墓修淳安誌書舉邑士吳君瞰洪君震老夏君溥充試有司後皆知名泰定元年調徽州路祁門縣尉祁門亦鄉邑難治公集長老好諭之曰爲我約束鄉閭勤固門戶謹守望慎毋犯法人亦素服公威望人人自重縣曹失文書一櫃無所蹤跡檄公詰盜公曰是非盜也必愚民有獄不解計出

金溪錄卷三

四

相補

無聊故爲是以滅跡爾即問吏有獄事在官最重者誰乎吏曰其鄉某公即馳至其家搜無有也唯一棺焉發之文書果具在縣民馮華甫以孫壻爲後俗謂之補代馮沒二十年矣其族人訟之十年矣官不能決公攝縣事舉春秋莒郛之義立馮氏子有僧言其徒育於已十八年其叔欲奪而歸之以爲後者公曰民無後後其兄弟之子禮也法間民爲僧故有覆實之文謂非爲人後者今叔無子後其兄之子所以廣占籍明人倫僧柰何欲絕之命叔償其衣食之資歸其姪以爲後或訴康氏兄死不爲立後而有其資者

本齊美錄卷一

五 堯

公召問狀且云有母公曰天下之愛其子者莫母若也子死無後忍之乎召母問故母謂子死時七歲公曰殤子不當立後其訟遂息大修縣學建明倫堂門廡齋舍皆高壯宏麗尉署爲風雨所壞公發已帑新之其屬爭先趨事公曰必完必固無憂後人祁門與石埭青陽浮梁太平諸縣接界奸民數以偽鈔事誣連吾邑公燭其奸折以文移至十往返卒不逮一民一日旦起從數卒東馳不十里奄入山中民家聚莫測所爲至則縛其人搜其家得偽鈔及器具以還旬有五日後入山羈其孥秋毫無擾所過民相率拜道

上及代歸老稚扶携送郭門外者十餘里不絕至順元年陞從仕郎泉州錄事是時廷臣有言泉州竝海多諸番寶貨宜擇廉能吏爲守令者故起公馳驛就職公歎曰吾老矣母以貪介取辱即手署致仕章上之明年夏四月感疾卧杭州傳舍三日子玉侍側從容語曰吾思平生心身無可愧者可以見先人九原矣瞑然而逝身無遺衣物布被破靴而已其友宜興王仁源爲貸於所親得錢具棺衾以歛玉持喪歸舟過淳安人皆哭迎送曰我公不復得見矣五月壬午王奉柩歸于家之正寢且卜葬嚴陵吳縣尹瞰涿郡

本齊美錄卷二

六 堯

張副使士弘太原王教授瑄與其徒合辭言曰明公德行明潔正直不回請私謚曰貞白先生明年里中父老白于有司請改善福里爲貞白建里門立石刻辭以表著公德又明年朝廷以公前致仕章贈承事郎徽州路休寧縣尹妻汪氏贈宜人命始下公矍然長身顏目清古性恬澹無所嗜好衣布衣如錦綉啗糲食如梁肉鄉鄰有貧病患難救之如不及與人語休休孝義忠愛不飲酒對賓客有餘歡入郡縣不騎馬蒼顏白髮行市井間唯一童自隨初欲與兄弟義居嫁娶喪祭各有儀式及志不得施則悵然取田之

硃瘠器之弊陋者退處於偏而讓其正居於昆弟居鄉如處女當官臨事則剛毅奮發而有爲不阿長官不承風旨僚吏莫不敬憚之部使者行縣皆曰鄭尉長者必加禮貌公前後爲捕盜官四十年未嘗任親民一攝祁門令旬日間人稱其神明之政所至禮儒先興學校舉廢墜功績反出縣令丞上既去有去思惠愛之碑職專勢微德不及大施材不獲盡展也公生於宋景定六年十月甲午歿於皇元至順二年四月癸亥享年六十有七娶同里汪氏即宜人先公十四年卒子男二人長曰玉次曰璉女一曰柔貞嫁同郡吳虎孫玉柔貞宜人出也孫男一人女一人以元統二年甲戌歲十一月壬寅葬於里東方村之原宜人汪氏同墓文郡諸生也始拜公于京師之旅邸即辱知愛數與公之子玉游及爲黃竹寨吏當祁門道上聞祁門人言益信公平生德政又得公之客胡默先生所記遺事頗詳謹序次如右玉將求諸立言君子乞銘以圖不朽焉婺源程文狀

濟美錄卷二

相補

改善福里爲貞白里帖

皇帝聖旨裏徽州路歙縣承奉 總管府司吏許敬承行旨揮該據儒學狀申准本學教授 關該竊見本郡鄉先生故從仕郎泉州錄事西疇鄭公少以篤學著聞及長卓然樹立凜不可犯故當官行事有特達之見發擿奸伏有超逸之才歷任無一毫之私處已無四知之愧且甘粗糲雖酸醃麥飯以爲常自守貧窮雖敗絮布衿安其分行止隨其所遇得失皆委之天身歿之日家無餘財卑職乃會諸生及先生所往還與其徒聚曰謚以易名其來尚矣古之賢者必有謚其或困於貧賤厄於下僚法不得請于太常則其徒自相與謚以旌其德以飭其風庶使爲善者知勸願學者有師其友南陽府鎮平縣尹吳從事江南淞西道肅政廉訪副使張奉直與卑職議得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內外復貞曰白謚曰貞白先生率衆領諸儒及寄居學官人等祭享焚白了當今來照得貞白先生所居歙縣二十三都袁繡鄉善福里如將善福里易名貞白里庶使前輩尊崇後生激勸亦明時風化之一助關請施行准此申乞照詳施行得此照得各官所議誠爲相應仰照驗依上謚改施行奉

濟美錄卷二

八

相補

此照得先准儒學關亦爲此事行據本都吳鵬舉升彪等狀申隨即會集本縣都鄉老汪友石鄭文旺王文先社長鄭昌壽從實照上思得故泉州錄事貞白先生鄭公存心誠實處事公平居官著冰蘗之聲在鄉得山斗之譽以廉致貧衆所推服如將善福里易名貞白里使後之學者懷慕道德想望風采聞而興起其於教化實有所補誠爲便益申乞施行間今奉前因除外今將榜文一道隨此發去仰照驗收管張掛依上謚施行須至帖者

至順三年四月 日

濟美錄卷二

九

相補

貞白里門碑

翰林待制揭傒斯撰

國子祭酒歐陽玄書

監察御史趙期順篆

至順三年春二月之望歙郡文武官屬勸農于郊郡西衮繡鄉善福里諸耆耄咸盛衣冠扶杖輯屨來言曰僕不佞竊慕君侯之義久矣夫政有關於教化繫風俗足爲民望者亦君侯事也僕之里有鄭先生千齡者其父安在國初時嘗爲邑宰我等獲保首領長子孫養生送死於此土者皆其力也今先生又能推

濟美錄卷二

十一

先世之德擴君子之教使我服禮義涵教化垂髮戴白不失爲良民皆其力也先生嘗爲淳安祁門尉其政亦如其父幸邑時不幸以從仕郎泉州錄事卒荆江肅政廉訪副使涿郡張君士弘南陽鎮平縣尹嚴陵吳君曦郡教授太原王君瑄等言先生於家爲孝子於國爲良臣於鄉爲賢父兄是宜有謚於私旣相與謚曰貞白先生若夫宅里之表著於三代惟君侯圖之皆曰然乃擇日作里門易善福里爲貞白里表諸四達之衢里四隣諸耆耄又盛衣冠扶杖輯屨詣府而言曰僕不佞竊聞君侯特表鄭先生里我等涵

濡先生父子之化深矣而不獲竊餘光以庇子孫歟且不瞑願以地附先生里惟君侯圖之又皆曰公等景行懷德不移死生風教之幸也敢不敬從於是東西行者出入是門莫不仰先生之風慕長吏之義油然而興起不能自已乃謀刻石以告來者其辭曰

惟古致治褒德顯庸厥有典常謚以易名表以著行式昭四方茫茫歎郊乃有鄭公德音孔良民懷其惠士服其教既歿不忘或議其謚或表其里靡不用道愚夫愚婦抃手頓足懿德是好莫濬匪黜莫高匪黃是爲與區在昔有言惟歎西里神秀所都民習禮讓

不齊集錄卷三

十一

女秉貞潔士耻佞諛聯公累卿政事文學竹帛所書於鏤鄭公孕冲毓和與世作模巍巍高門貞白是旌過者式趨

又

程縣南

徽故歙郡郡之西鄉曰衮繡里曰善福地夷曠綿亘數十里山迴水舒風氣蓄密甲於一郡鄉先生鄭公世居之先生卒至順中士大夫私謚曰貞白有令德善教鄉人思之不忘白于有司請以善福里爲貞白里以昭往哲垂來世里之四隣咸請附焉有司從之乃立木爲門表諸道途大書其上曰貞白里維時郡

邑之賢學校之英官府之良山谷之氓咸歡欣鼓舞環觀聚嘆交口稱善請伐石載辭以紀成績謹按先生諱千齡字耆卿故歙令尹諱安之子以文學起家歷淳安祁門尉轉官從仕郎泉州錄事進承仕郎休寧縣尹致仕以躬行之學仁厚之政居一鄉化行一鄉仕一邑化行一邑爵祿不足以累其心故位不加顯而安聲色貨利不足以奪其操故家愈貧而樂卒之日身無餘衣物然生也人慕之卒也人思之古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非先生之謂歟里之有門三代之制也門左右塾父師少師朝夕坐焉以教

不齊集錄卷三

十二

其里中子弟之出入者故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今不講矣里門之設猶有存者漢萬石君家子弟入里門必下車趨至家鄭司農爲當時儒宗孔融曰鄭君里門四方所由觀禮名其門曰通德之門蓋一門之設置雖微而其有關於世教爲甚大况徽爲朱文公父母之邦其山川之勝風俗之厚世家之舊民之懿德官之善政皆不可以不書使來者有所觀感而興起亦三代之遺意也繫以里人之歌其辭曰

桓桓歙邦貞白之里其里伊何維先生所止貞白之里有里有門其門伊何維先生是尊猗歎先生若昔

子產遺愛在人，不泯益遠。出事長上人事，父兄詩書，滿家惠我後生。貞則不磨，白則不滓。豈惟名稱，惟德之似母。曰：官小亦政，與仁雖有桐鄉，不如里人里名。易矣里門，關矣先生之德。庶無數矣里門，我哉有山。有河居民孔多，來遊來歌。里門雅雅，照耀原野於千百年過者下馬。

徽州府學檢舉鄉賢追崇祀典申文

應東白

元貞白先生鄭公千齡學有的傳政多奇蹟

先朝有表里之帖，流輩多闡幽之文。仕不盡才，見稱

濟美錄卷三

十三

於程禮部書不盡美，追惜於揭翰林全活一郡承厥考。今君有光羽翼六經，啓厥子師山爲烈郡誌足徵公論可覈實。

先朝之逸民後代之遺矩也

濟美錄卷之三

元史忠義傳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

官臣王椿等奉

勅修

鄭玉字子美，徽州歙縣人。幼敏悟，嗜學既長，覃思六經，尤邃春秋絕意仕進，而勤於教授。門人受業者衆，所居至不能容。學者相與即其地，構師山書院以處焉。玉文章不事雕刻，煅煉流傳。京師揭傒斯、歐陽玄

濟美錄卷三

一

咸加稱賞。至正十四年，朝廷除玉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遣使者賜以御酒名幣，浮海徵之。玉辭疾不起，而爲表以進曰：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臣不敢辭也。名與器祖宗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之賢者共之。陛下不得私以與人，待制之職臣非其材，不敢受也。玉既不仕，則家居日以著書爲事，所著有周易纂註十七年。

大明兵入徽州，守將將要致之。玉曰：吾豈事二姓者耶？因被拘囚。久之，親戚朋友携具餉之，則從容爲之。盡歡且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

其相從地下矣玉使語之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具衣冠北面再拜自縊而死

師山先生鄭公行狀

先生諱玉字子美世居徽州之歙縣衮繡鄉貞白里十二世祖諱球以賞雄其鄉號雙橋鄭氏曾大父文政大父安至元初聞大兵討李世達將屠城即杖策詣軍門言動主帥全活郡民遂授徵事郎歙縣尹沒而民思其德言於有司請立祠省府嘉歙民之志下其事如請俾列之典祀號鄭令君廟父千齡累官承事郎休寧縣尹以操行著稱學者集士友私謚曰貞

不齊集卷三

白先生有司表所居爲貞白里大德二年戊戌貞白公調官太平縣之弦歌鎮七月一日母夫人汪氏生先生於弦歌火光照室隣里驚駭貞白公心異之嘗指語汪夫人曰吾爲吏治獄不任苛刻人蒙吾力脫罪罟者不勘天或報施是兒其大吾門乎先生自髫齔不與凡子伍稍長穎敏不治細務唯嗜讀書禁無以家政關我才十歲聞人誦朱子之言則喜其契於吾心也聞人論朱子之道則喜其切於吾身也於是日誦四書玩味朱子之說而紬繹之沉潛反覆久而融會貫通得其旨趣數從鄉先生學意不適輒易師

既而載書入黃山祥符寺又遷紫陽南山觀處已以澹薄自持立心以誠敬爲本攻苦殖學靡替寒暑嘗因同郡進士王君儀過之欲烹鷄供具僮隸逐鷄飛鳴踴躍遂不忍烹王君拊其背曰子美長養此心因是於惻隱之發體認涵養造詣益深矣再應進士舉不利即棄舉子業求聖人之道於六經研精覃思優游涵泳漸必至古人之域至順初侍貞白公游京師閣老諸公覽其所爲古文將交章薦之先生竟奉親南歸不屑也貞白公卒于杭先生扶柩數百里歸殯於家哀毀踰禮及葬門人士友相執紼者數百人見

不齊集卷三

先生祖載遺奠躡踊相侑一循古典大敬悅之除喪或勸先生筮仕咲而不答築室里之師山將著述以見意學者從先生問學紳佩浸盛門人鮑元康等因其地剏師山書院殿堂門廡庖湢咸具講肄有齋登眺有亭先生日與諸生論說春秋而通其大用間被短策游釣岑山之陽鄉之人目岑山曰鄭公釣磯元統初有司以先生德行文學純備才識達於治體滋欲試之以政上薦章于浙省若江南行御史臺先生謝絕不就至正十二年春先生聞斬黃紅巾兵陷江州郡守李公黼死之西鄉慟哭三月聞饒州繼陷語

門人曰主上未有失德茲不過為合之衆然承平日久將驕幸情莫克禦之耳四月斬兵繇婺源破徽城據之先生避地南石耳山五月斬黃主帥搜求先生先生欲死之門人鮑元康語從子深曰家可再有今先生世不可得深與先生弟璉冒刃入城內賄以免九月大軍克復時州里豪俠多禽脅從者以獻為名爵計先生嘆曰殺人以干祿仁者不為也是冬斬黃兵再陷郡先生竄靈山山中其徒百計訪先生將至先生所先生亟避之攀磴墮地折臂氣絕復甦明年

金溪縣志

四

知先生名德欲舉而用之先生以手病辭十四年遠近寧謚門人以師山精舍歸然默存迎先生講學其中刪定所註春秋或往來岑山手不釋卷六月天子以大臣薦遣使者謝嘉卿齋內府酒帛以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召先生于家使者浮海而達九月至郡監郡按教海牙公率僚屬至山中先生卧病不起監郡強起之乃拜受酒帛固辭宣命請以布衣入覲是冬偕使者至澗省而番陽餘孽復陷郡城丞相塔失鐵木兒公見先生驢甚劇論時事便宜至莫弗勸明日將燕先生先生語丞相曰敝邑為江澗屏翰生民茹

醢丞相不亟拯救而寵然燕禮默何心歟言既泣數行下丞相為之改容即調建德路元帥劉公某會合徽泰翼官軍征討先生復請給饌饋十六年三月進兵克之輓漕無乏監運婺源判官曹子學謂軍士曰此鄭待制之淚所致也若屬知之不乎四月先生行至海上疾作草謝表授使者而歸六月舟過建德之淳安邑之梓桐源士族徐氏王氏迎先生登覽河山之勝徐氏將建書堂留先生講道其中是秋門人鮑深自澗來會遂與俱歸隱于郡南孤山之麓時澗東元帥八爾思不花公監郡澗都省兒公太守鄭公傳

金溪縣志

五

翼歛縣尹潘君從善旬朔省起居咨問安民禦寇方畧孤山之傍富登渡鉅石屹立溪澗先生疇昔釣游其所淮南省平章余公闕大書鄭公釣臺先生自為文記之里人吳虎臣刻諸石十七年還師山纂註周易是時先生竹冠野服一僮抱琴一僮持綸相羊山水間忽憶黃山舊遊偕諸生尋訪故館浴于丹砂泉磨崖紀歲月而還秋七月

天兵遽至郡城失守先生率昆弟子姪復往梓桐源仍館徐氏十八年淳安建德相繼亦破先生間道歸隱休寧山中七月朔旦初度晨起熏沐東向再拜不

自勝語弟璉曰夜來達旦不寐何也明日聞郡中大
小人言於主帥欲羅致之先生曰吾知死期至矣二
雉飛入吾室此其兆也弟璉懼傷先生奮身往主帥
拘之不得還令以書招先生亟出先生曰吾荷國厚
恩偷生苟容何面目立於天地間耶欲亟死而吏卒
猝至急如星火逼迫至郡主帥引見命左右拽之跪
拜先生不為禮問爾何不出先生曰昔元朝授以隆
賜命之顯秩尚辭不出今何出耶又問爾隱山中曷
不為用先生曰我前日不仕今復仕耶抗辭愈厲主
帥命左右拽之出羈留郡城先生閉戶高卧不食七

金溪縣志卷三

六

日猶賦詩為文從容若平時手為書諭諸生曰人言
食人之食則死其事未食其食奚死然揆之吾心未
獲所安先哲論殷三仁胥獲本心士臨事惡可不盡
其本心哉吾初欲慨殺身以敦風化既不獲遂志
今將從容就死以全節義耳復為書戒弟璉屈志以
存宗祀戒子逢辰與從子拱辰義居以續孝友之風
夫人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八月
一日沐浴更衣北鄉再拜入寓館自經而死聞者見
者賢與不肖咸喟喟嘆息曰男子哉男子哉弟璉奉
柩歸殯于家明年己亥十有二月庚午葬休寧縣廟

嶺上尊治命也先生娶程氏有賢行克相厥德子男
二人長祖澤早卒次逢辰女二人黃庭堅吳宗其婿
也惟先生質類清古襟度坦夷卓行特立應機能斷
天性孝友自貞白公既歿終身一聞其諱或其遺事
輒泣下露襟每過貞白里門泫然流涕莫能仰視母
夫人汪氏病癰若石榴然以沒終身不食榴實弟璉
蚤失怙恃先生盡意訓育底于成人從兄國英實祖
母洪氏之兄子子也眎如同氣既卒撫其遺孤尤極
勤篤每過先塋必下車伏謁自十世祖而下悉立石
大書深刻以表其墓復為族譜圖列始祖以下十五

金溪縣志卷三

七

相續

世群從子姪名字刻諸微事公墓碑之陰敦孝友也
為人質直耿介重然諾於人少許可一介不妄取與
故遠近學士大夫以孝廉目之每與名公大夫論及
為政必以樹綱常厚風俗為急先務其為學大槩本
朱子嘗謂學者曰斯道之懿不在言語文字之間而
具於性分之内不在高虛廣遠之際而行乎日用常
行之中以此窮理以此淑身以此治民以此覺後廢
乎無愧於古之人矣晚年以師道自任誘掖後進無
厭怠意門人有過面折之不少貸有善則獎借而汲
引之成材者居多其於經則曰易於諸經為首出而

獨爲完書天地萬物之理古今萬事之變易無不具而吾身心四體出處進退易無不在是故不可一日而不講者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辭以爲經列夫子十翼之辭以爲傳其或十翼辭義簡奧則附以註說命曰周易大傳附註既又折衷程朱二夫子之說合爲一書命曰程朱易契謂春秋損益四代之制爲百王不刊之典所以著聖人之大用體天地之道而無遺具帝王之法而有徵其功足以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明之者帝王之治可復有易詩書而無春秋殆皆空言而已惜夫傳之者不知經之大用言人

不

人殊紛如聚訟程傳得經本旨恨無全書朱子間有論著未及作傳於是稽諸經以證傳之謬因朱子通鑑綱目凡例以經爲綱以傳爲目凡諸說之合於理者則取之其或經有脫誤無從質證則寧闕之以俟知者命曰春秋傳闕疑於禮經則屢欲與友人汪某參互考訂因朱子師友儀禮通解釐析經傳因衛氏集義刪定註說以成一家之言值干戈騷屑而志弗克遂其爲文以正大剛直之氣發爲雄渾警拔之辭感慨頓挫驚濤絕岸紀事撲實不爲雕鏤鍛鍊跌宕恠怵神之作出入焉遷延固而根之以六經之至理

大抵主於明正道扶世教語子以孝語臣以忠初入京師或傳數篇至奎章閣下侍書學士虞公集授經郎揭公侯斯藝文少監歐陽公玄驚以相詠曰是蓋工於古文嚴而直法晚與平章余公闕吏部侍郎公素南臺監察御史程君文最相知而公之文名大振於朝野間矣先生雅好登臨酷嗜山川泉石佳處搜奇選勝極峻窮幽南游澗左右北上燕薊跨魯之墟瞻岱宗鳥礪碣石居庸之秀如石門金華西山南山佳處嘗一登焉馬登天目山宿獅子寺盤桓立亭上睹雲海奇觀郡南覆船山遠深險異爲郡之甲先生甚愛之每夏携書避暑山中門人洪爲備招隱草堂于眠雲石下嘗偕程君文湖南金憲鄭君潛前進士胡君南華同游賦詩以詠歌之尤爲察山水之情佳者熟識其理雖未讀郭氏葬書而議論玄妙與臨川吳先生所著如合符契嘗喜休寧顧嶺溪山環拱扶輿清淑之氣凝粹於是屬弟璉曰吾沒則葬於是焉蓋道師山學者尊之曰師山先生縉紳稱謂率以言行所著詩文若干卷自題曰餘力藁藏于家嘗論先生平生梗槩大抵學有本原而忠義大節處之有素觀其遺藁高帝素羨論章孝女雙

廟碑及獻書乞立故宋文丞相祠以旌節義則先生涵養志趣已瞭然於胸中矣故能辭翰林之聘而不受拘囚之辱勁氣耿耿充塞兩間易於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身可危而志不可奪也緊先生之謂矣克寬蚤歲與先生相知惟深比年往來師山劇談要道不翅異姓兄弟世故搶攘遽成契闊謹以所聞於先生門人弟子者摭其大槩如此庶備朝廷大史氏之採擇云戊戌歲八月望日祁門汪克寬謹狀

宣命

皇帝聖旨裏中書省至正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燕古兒怯薛第二日水晶殿裏酉時分速古赤兒道童三都不花等有來省官嚙量了蜜子右丞相實理門叅政伯顏帖木兒叅議野先普花都事直省舍人善財奴等徽州路鄭玉有名的秀才晦跡隱居有為不仕今將他委付做翰林國史院待制教徵聘將來呵怎生麼道皇太子根底上位根底奏聖旨識也者麼道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除依外今差本役賁宣命一道御酒二壺段子二表裏馳驛前來

彙誌

先兄翰林仲十四師山鄭先生彙誌

先生諱玉字子美行第仲十四歙縣萊綉鄉貞白里人曾祖諱文政祖諱安官徵仕郎歙縣尹考諱千齡官承事郎休寧縣尹先生生於太平縣弦歌鎮生而火先蒲室考君心竊奇之八歲就學記誦如流長不治細務讀書黃山後遷城陽南阜兩赴鄉貢不利乃習古文究聖賢心法以養親為樂一介不妄取與人以孝廉目之嘗游

京師奎章閣授經郎揭公奚斯藝文少監歐陽公玄

清美錄卷五

十一

觀其古文嘆賞不已侍書學士虞公集揚于座曰鄭子之文異日必負大名於天下因交章薦之先生翩然南歸耕於師山註書立言從游者衆諸生為構師山書院久之

天子知名出內府酒帛遣使就隱所拜翰林待制不受以布衣從使者入

親至海上疾還復隱師山有司請設官於

朝命下而郡城失守先生避於淳安梓桐源明年徙休寧山中秋七月有中以飛語者先生慨然曰吾即死報

國足矣言未已捕者奄至談笑就捕至庭抗論不屈
主者怒遂胥靡之閉門自餓七日不死乃起賦詩為
文越二日沐浴正冠望北再拜自經以死時戊戌八
月初一日也嗚呼先生學問見諸所註春秋闕疑才
識見之文章惜其才未盡試卒罹禍亂可勝痛哉先
生遺言謂殺身成仁盡其本心其忠肝義膽俯仰無
愧如此實祖宗之光璉也不才抱憾無極先生生大
德戊戌七月初一日享年六十有一晚嗜登臨精地
理學得地於休寧廟嶺之上謹以己亥十二月庚子
奉先生神柩歸葬遵治命也先生娶休寧率口程斌

大清集錄卷三

十一

六府君之女克相厥德子男逢辰女二人弟璉璉哀
忍痛謹叙先生行誼大槩納諸壙中恐異時五患之
不能避也知其為忠義師山先生之墓幸相與掩之
元至正十九年己亥十二月癸前五日丙寅弟璉泣
血再拜謹誌

承事郎池州路同知會昌州事鮑同仁填諱

生旦祭文

維嘉靖十年歲次辛卯七月壬子朔旦裔孫孟崐等
敢昭告于

十二世祖師山先生文貞公惟 公海嶽儲秀純粹
高明涵泳聖經討論理學躬行實踐上法程朱受業
從游生徒雲集值前元俶擾之季力辭聘徵當
王師下城之初義不屈辱名昭史冊道尊儒林百世
之下鄉邦後學莫不聞風起敬而況近宗末裔者乎
孟秋之吉適屆生辰爰具牲醪敬修明薦英靈如在
降監有嚴佑啟後人文風日振尚饗

清集錄卷三

主

相續

重建師山書院祭文

裔孫淑

惟公道傳洙泗學繼紫陽一時高第雲集百年書院
重光沉潛乎仁有一介不取之節從容乎義有百鍊
不磨之光先世之墳墓賴公立石而不泯本宗之支
派藉公筆削而表彰公之英靈更歷世而猶在公之
名節愈久遠而彌芳推其生也不受二姓之爵祿今
其死也肯享異姓之蒸嘗功存後世德澤難忘此所
謂沒而鄉人當祭之於社况吾宗而可不奉祀之悠
長也耶尚饗

濟美錄卷之四

郡誌紀

鄭璉字希貢雙橋人師山玉親弟父椿爲郡學正至正十二年紅巾斬賊竊據徽城璉年三十七與兄璿傾貲召募義兵協助大軍克復城池用心守禦十三年隨福建道都元帥帖古迭兒克復婺源州以功擢太白渡巡檢十六年正月賊復據徽州璉又與兄璿募義兵三百五十名同官軍克復進攻黟縣漁亭謁岡賊寨又進復祁門縣治守禦黟縣屢次殺賊三十餘人生擒僞百戶牛子俊僞千戶巴子成數人元帥

濟美錄卷四

李誠以其功咨呈樞密院陞充行軍都鎮撫璿字國英性孝友居鄉每仗義濟人人多德之

授鄭璉婺源縣太白渡巡檢劄付

皇帝聖旨裏福建道宣慰使司同知都元帥據徽州路歙縣住民鄭璉隨軍克復婺源四月十八日周坑臨陣擒獲賊人洪德五謝壽一謝壽七朱奇翁汪禮五名除名正典刑驗定功賞例合一官保充婺源縣太白渡巡檢具呈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統兵官平章政事榮祿照詳施行外所有執照須議出給者

右劄付巡檢鄭璉准此

至正十三年 月 日

行樞密院保鄭希貢尹欽咨呈浙江行中書狀皇帝聖旨裏江浙等處行樞密院所委總制官荆東道宣慰使司同知副都元帥八爾思溥化准本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李誠咨呈嘗謂定亂安邦當奮揚於威武理官輔治在慎擇乎忠良切見鄭璉年三十七歲本貫徽州路歙縣儒籍係已故本縣尹鄭徵仕郎之孫休寧縣尹鄭承仕郎之子即今朝廷徵聘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鄭子美親弟斯人才

濟美錄卷四

謀出類文武兼能衛兵懷應變之機臨事有高明之識慈祥愷悌智勇端方昨因至正十二年紅巾賊人竊據徽城本人召募義兵協助大軍征進于當年九月內完復城池用心守禦至正十三年跟隨福建道帖古迭兒克復婺源州治驗功擢充太白渡巡檢繼蒙江東廉訪司體勘相同移牒本路檄申省府移咨中書省定奪去訖至正十六年正月二十四日賊人復據徽城鄭璉自備已財召募義兵三百五十名跟同官軍於四月二十一日克復城池當月二十八日早職以浙東道都事自太

平旌德縣前來會合克復州縣城池鄭璉管領所部義兵隨同卑職征進五月初五日進兵攻擊縣縣漁亭諸岡賊寨鄭璉就陣射死賊二人割到耳記生擒賊人二名許壽張深解赴軍前典刑至初九日又與萬戶也宣海牙統領千戶百戶答刺罕軍士義兵一同追襲餘黨克復和門縣治本人不願支管管領本部義兵守禦縣無虞在後卑職陞充僉都元帥爲見鄭璉前後宣力效忠不避艱險驗功陞充征行都鎮撫出給執照勾當十月內卑職因病罷政所部獲功人員理宜舉擢優加陞

卷之二

三

用准此照得先爲徽州路歙縣尹王質彬病故去任之後省府將縣丞潘從善陞充縣尹責令撫字今本官取充行樞密院掾吏缺人撫字將鄭璉保充歙縣尹具呈省府照詳去訖今准前因着詳鄭璉抱忠義之志挾英邁之才自備已資召募義兵爲

國効力參隨征進奮不顧身冒犯矢石前後所獲功績名著昭彰兼以處事不苟操履廉能似此良才堪居守令又兼至元十三年歸附之初徽州李世達叛亂伊故祖鄭徵仕首先獻納城壁全活一郡

驗功差充歙縣尹功德在民至今民懷其惠若將鄭璉陞充歙縣尹責以撫字委實官民相孚允協輿情爲此給具呈

江制等處行中書省伏乞驗詳施行須至呈者

樞密院陞行軍鎮撫鄭璉尹歙照會

皇帝聖旨裏江浙等處行樞密院所委總制官制東道宣慰使司同知副都元帥八爾思溥化准本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李誠咨呈嘗謂定亂安邦當奮揚於威武理官輔治在慎擇乎忠良切見鄭璉年三十七歲本貫徽州路歙縣儒籍係已故本縣

卷之二

四

相補

尹鄭徵仕郎之孫休寧縣尹鄭承仕郎之子即今朝廷徵聘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鄭子美親弟斯人才謀出類文武兼能衛兵懷應變之機臨事有高明之識慈祥愷悌智勇端方昨因至正十二年紅巾賊人竊據徽城本人召募義兵協助大軍征進於當年九月內克復城池用心守禦至正十三年跟隨福建道都元帥克復婺源州治驗功擢充太白渡巡檢江東廉訪司體覆相同移牒本路檄申去訖至正十六年正月二十四日賊人復據徽城鄭璉自備已財召募義兵三百五十名跟隨當職到

於建德路淳安縣威平鎮屯駐征進勦捕三月初三日賊人透入淳安縣五六都等處殺掠人民初七日進兵攻破賊寨鄭璉陣殺死賊三四名四月初七日攻破歙縣白石嶺賊寨本人殺賊一名生擒偽百戶一名牛子俊從賊一名吳復解赴軍前典刑了當進至深渡賊眾隔溪列陣拒敵鄭璉爭先過溪迎敵殺賊一名趕至五渡橋生擒偽賊千戶巴子成奪到旗鼓解赴軍前典刑十八日進攻大佛等寨鄭璉殺賊二名生擒從賊二名軍前典刑二十一日進攻徽州城下鄭璉殺賊二名當

大清集錄卷中

五

補

日克復城池二十八日本道都事李誠領兵自太平旌德縣前來會捕克復州縣城池繼調管領所部義兵隨同征進五月初五日進兵攻擊縣縣漁亭謁岡賊寨鄭璉就陣射死賊人二名割到耳記生擒賊人二名許壽張深解赴軍前典刑至初九日又與萬戶也宣海牙統領千戶百戶答刺罕軍士義兵一同追襲餘黨克復初門縣治本人不領支賞管領本部義兵守禦縣縣無虞在後都事李誠陞充僉都元帥爲見鄭璉前後宣力效忠不避艱險驗功陞充行軍都鎮撫出給執照勾當十一

月內元帥李誠因病罷政所部獲功人員理宜擢看詳鄭璉抱忠義之志挾英邁之才自備已賞召募義兵爲

國効力參隨征進奮不顧身冒犯矢石前後所獲功績明著昭彰兼以處事不苟操履廉能似此良才堪居牧守爲此切照徽州路歙縣自縣尹王質彬病故去任之後省府將縣丞潘從善陞充縣尹責令撫字今本官取充行樞密院掾史即日缺人其鄭璉故祖鄭徵仕至元十三年歸附之初李世達叛亂鄭徵仕首先獻納城壁全活一郡驗功差充歙縣尹功德在民至今民懷其惠若將鄭璉陞充歙縣尹責以撫字委實官民相孚允協輿情除已脩呈

大清集錄卷中

六

省院鈞詳定奪劄付徽州路比及明降以來先行照會本縣即便禮請之任具到任月日申來使職合行出給執照依上領職勾當施行須議出給執照者

右執照付徽州路鄭璉准此

至正十七年二月 日 押

元故歙尹希貢鄭先生墓誌

公諱璉字希貢姓鄭氏世居歙之雙橋曾祖諱文政祖諱安當元初以全城功廟食於里父諱千齡歷官至休寧尹操守廉介歿諡貞白先生因名其里母汪氏生母鮑氏年未髫髻而休寧尹卒謹事孝廉先生儼若嚴君為人不羈世故倜儻有器量雖生儒家不減將門子弟驍勇威猛臨陣善機變與休寧吳克敏結為死友以身許之元至正十二年斬賊據郡城公年三十有七與兄璿傾貲募兵協助大軍克復城池十三年以復婺源州功受太白渡巡司十六年郡城復為賊據公又與兄璿傾已貲募義兵同官軍夾攻

太清美錄卷四

七

賊潰乘勝追擊賊寨克復黟祁二縣元帥李誠以其功呈樞密院陞充行軍都鎮撫十六年予轉漕任邑乏撫字官元帥八爾思公薦公為歙縣尹冰清玉潔政聲卓然署事九月兄師山命辭之十七年城再陷主將鄧愈聞其兄師山名欲要致之師山從容就死囑公屈志以存宗祀公歸其喪於家遵治命葬於休寧廟嶺虞祭卒哭咸中禮度執紼千人莫不悅先是嘗謂從善曰吾生代汝政吾死汝辭誌墓乎蓋志士不忘在溝壑也明年或以公計聞時同縣尹葉公郡博士孫公送葬西王村山陽公嘗愛是山形如落地

梅花遺言夫婦合葬於此契家生鮑深以山與勢家相鄰遺孤未滿八歲世值干戈鄉曲尚力滅絕理法苟不豫畚雖誌無補即集鄉老明立界限南橫六丈北增其二東西倍之四焉穿壙于中面丁背癸生以元延祐四年丁巳四月初一日卒以至正二十年庚子九月初十日享年四十有四歲娶王干洪氏蚤卒繼程氏子一人拱辰女一人鈞姑配潭濱黃志公生平好直言勇為義偽漢遙拜為萬古不受自兄卒忠義沉黙恬退口不談兵殫力撫訓孤姪禮二嫂時人稱曰兄死報

太清美錄卷四

八

國弟生保家公卒雖死九原猶有生氣從善忝以舊尹未及告之以政敢不檠書其行鐫於墓側以為陵谷變遷之備云

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十月

江潮樞密院掾史邑人潘從善謹誌

里人汪仲彰填諱

濟美錄後序

濟美錄者集吾先世之美而錄之也始於三府君者三府君其顯顯者也繼此未錄非敢畧也蓋有待也先令君以行誼顯卒以一言解元人屠城之師郡人義而廟之歲時尸祝貞白先生持廉介歷官多惠政有司表厥宅里文貞公明道垂訓而死節從容史官傳以忠義有餘耀焉祖孫父子

不濟美錄後序

相濟以成其家也猶五味相濟以成味也五色相濟以成章也大哉美乎足以訓矣乃若修身隱於家利澤洽於鄉宦業著於國永樂成化弘治間蓋彬彬然高池府君肇其基文貞祖父洪其源而諸先輩承其流謂之濟美者非耶愚嘗讀史傳高陽氏有才子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君子

曰濟美濟美云先君子未能媲美於元愷然其以德以功亦足傳焉宗老子西翁恐其散逸也遂哀焉駕部黃潭先生叙之矣父兄謂獨直言於後燭不肖其何以有言乎無已乃言曰書曰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厥父罔厥子乃弗播先世有美而弗錄非仁孝也有美而弗濟尚得爲仁孝乎美也者天之命也人之遺也善事天者事其親而已善事親者濟其美而已濟美以立德立德以度事度事以獻功是之謂仁人是之謂孝子反是則爲濟惡爲不才可弗慎乎茲錄也足以揚先焉足以昭後焉有仁孝之道焉有勸懲之典焉可以訓矣爰刻之家塾與宗黨奉以周旋

嘉靖乙未年冬十月望後一日裔孫燭百拜謹書

濟美錄四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明鄭燭編燭欵縣人是編成於嘉靖乙未蒐錄其祖元欵縣令鄭安休寧令鄭千齡徵授翰林待制鄭玉欵縣令鄭璉國史郡誌諸傳及制誥公牒誌狀之屬人爲一卷千齡安之子玉璉皆千齡之子也前有黃訓序稱玉之死節由守徽之將見之不以其禮使見之以禮可以無死前乎先生有箕子焉云云其說至謬民生於三事之如一臣不二心天之經也豈敵國謬爲恭敬遂可叛君父而從之乎如訓所云是玉非爭名節而死乃爭禮貌而死也蓋自講學風熾儒者類以傳道爲重但能註太極圖解近思錄卽爲有功於世教而綱常大義視若末務焉訓之此說其亦浸淫於習俗而不自覺歟

逸民傳二卷

〔明〕皇甫湜撰 劉鳳補遺

涵芬樓影印明萬曆刻夷門廣牘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逸民傳二

卷》提要

逸民傳目錄

卷之一

晉

孫登 夏統 朱沖

瞿刪先生 董京 陶淡

董養 董景道 郭文

石坦 翟湯 譙秀

索襲 郭翻 邴郁

玄晏先生 戴逵 龔玄之

逸民傳

目錄

廿四卷一

孟陋 虞喜 汜毓

劉麟之 魯褒 許邁

公孫永 范宣 劉兆

徐苗 孫畧 伍朝

韓績 龔壯 范喬

張忠

宋

漁父 翟法賜 郢野老

宗炳 關康之 孔淳之

| | | | | | | |
|-----|--|-----|-----|-----|-----|-----|
| 卷之二 | | 龔祈 | 沈道虔 | 朱百年 | 劉凝之 | 樓惠明 |
| 齊 | | 宗測 | 辛普明 | 郭希林 | | |
| 趙僧巖 | | 孔祐 | | | | |
| 杜京產 | | 戴榮緒 | | | | |
| 庾易 | | 明僧紹 | | | | |
| 梁 | | 阮孝緒 | 鄧郁 | 范元琰 | | |
| 沈覲 | | 庾詵 | | 何顥 | | |
| 劉訐 | | 庾承先 | | 諸葛璩 | | |
| 魏 | | 鄭脩 | 眭卒 | 李謚 | | |
| 隋 | | 徐則 | 張文詡 | | | |
| 唐 | | | | | | |

| | | | |
|--------|--|------|------|
| 朱桃稚 | | 仲長子先 | 李元愷 |
| 終南山隱者 | | 孫思邈 | |
| 秦系 | | 衛大涇 | 司馬承禎 |
| 崔觀 | | 盧鴻 | 田遊巖 |
| 王希夷 | | 陸羽 | |
| 五代 | | 騎牛者 | 張荐明 |
| 宋 | | 松江漁翁 | 杜生 |
| 蘇雲卿 | | 順昌山人 | 郭曩氏 |
| 篋叟 | | 魏野 | 李漬 |
| 戚同文 | | 章登 | 楊璞 |
| 林逋 | | | |
| 逸民傳目錄終 | | | |

逸民傳卷之一

少玄山人皇

羅陽山人劉鳳

金陵荆山書林梓行

晉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居郡北山土窟中夏則編草爲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及出大哭時

逸民傳

卷之一

廿四卷五

往來人間或設衣食卽弗受辭玄嘗有人見之宜陽山不似常人因與語不應文帝聞而異之使阮籍見之與語亦不應籍曰故是向人耳尋求之不知所在後乃知其姓名稽康從之游三年問所圖終不答康每欲息將別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天以子之才性烈而識寡其

能免乎後康遭非命作幽憤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後不知所終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幼孤貧養親以孝聞事兄弟每采相求食皇行夜歸或至海濱拘躒以資養雅善論談宗族勸之仕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柰何甘辛苦于山林畢性命于海濱也統勃然作色曰諸君待我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愷評

逸民傳

卷之一

廿四卷五

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汙共泥若汗隆之間自當耕耦沮溺豈有辱身曲意于郡邑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布顏如渥丹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辟塞也言者大慚統自此不與宗族相見也後其母病篤乃詣洛市藥大尉顧賈先見之恠而問之統初不應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因爲水戲乃操施正櫓折旋中

流初作鯢鰓躍後作鮪鯨引飛鵠首撮獸尾奮
長稍而船直逝者三風波振駭雲霧杳冥儀而
白魚跳入船者八九觀者悚懼充心尤異之乃
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卽俯首而不
答統又爲歌土曲大禹慕歌曹嫁河女之章伍
員小海唱以足叩船引聲喉嚨清激慷慨大風
應至舍水漱天雲雨響集叱咤譴呼雷電晝冥
集氣長嘯沙塵烟起王公以下皆恐止之乃已
克耀以文武鹵簿覬其來觀幢幡鼓樂妓女錦
繡花翠照耀耳目繞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
所聞充欲曰此吳兒是木人心也統歸不知所
終

逸民傳

卷之二

苕秦

朱冲

朱冲字巨容南安人少有至行閒靜寡欲好學
而貧常以畊藝爲事鄰人先犢誤以冲犢歸後
得犢大漸以犢還冲冲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
冲屢持芻飼牛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爲暴咸
寧四年詔補博士尋又詔爲右庶子皆稱疾不

庭冲每聞徵書至卽逃入深山時人以爲梁管
之流冲居近夷俗羗戎奉之若君冲以禮讓爲
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村無凶人毒虫益獸皆
不爲害以壽於

瞿劭先生

瞿劭先生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
末常居宣城郡界文春山中山有瞿劭因以爲
名桓溫嘗造之先生被鹿裘坐于石室神無忤
色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酒爲之

逸民傳

卷之一

苕秦

銘贊竟卒于山中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在洛陽隱居白社時
被髮行吟于市乞殘絮敗繒結以自覆號百結
衣或與好帛輒不受或排辱不與亦無怒色時
孫楚數就社中載與俱歸又貽書勸其仕進京
荅之以詩曰周道數兮頌聲沒夏政衰于五常
汨便便君子願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
豈不樂天地之化也哀哉乎時之不可與對之

以獨處無娛我以為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食何
為棲棲自使疲單魚懸獸檻鄙夫知之古之至
人藏器于靈縕袍不今能暖軒冕不能令榮動
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渟鸚鵡能言泗濱浮磬衆
人所翫豈合物情玄鳥紆幕而不被害鴈集遠
巢咸以欲死盼彼梁魚逡巡倒尾吟沈不決忽
焉先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悞以我觀之
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闕我
輦顧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為貴動以九州為狹
逸民傳 卷之一 廿四卷九

陶淡

陶淡字處靜廬江人侃之孫也幼好導養之術
十五六便服食絕穀不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

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於長
沙臨相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
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
聞遂逃羅縣山中終身不返

董養

董養字重道陳留浚儀人泰始初到洛不干祿
求榮時楊后廢養因遊太學升堂欲曰建斯堂
也將何為乎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
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欲曰

逸民傳

卷之一 廿四卷九

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二鵝蒼者胡
家白者國家象也其可盡言乎願謂謝鯤阮
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
荷擔入蜀不知所終

董景道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博學精究經旨永平中
知天下將亂隱于商洛山采木葉食柑果彈琴
歌嘯以自娛毒虫猛獸皆繞其旁是以劉氏屢
徵皆礙而不達至劉曜時出山廬于渭汭曜因

徵爲太子少傅散騎常侍並固辭以壽終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年十三每游山林彌旬
志返父母終服不娶辭家遍游名山洛陽陷乃
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
木于樹苦霞其上居之時猛獸爲暴文獨宿十
餘年卒無害常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
菽麥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亦
卽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

逸民傳

卷之一

廿四卷

賈人有致遺取其麤者示不逆而已嘗有猛獸
張口而文視知橫骨所若以手探去之明旦
獸致一鹿于其室前獵者時往寄宿文夜爲擔
水無倦色願颺葛洪共造之贈以常衣文不納
颺密置衣室中後至毀爛竟不服用王導遣人
迎之文不就船車荷擔徒行旣至導居文西園
朝士咸往觀文頽然箕踞傍若無人溫嶠嘗門
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而來何樂文曰
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

問曰飢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

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

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爲鳥獸所食願不

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

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先生獨不畏耶文曰

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

寧身不德安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

草之人安能佐世道衆賓共集綵竹並奏試使

呼之文睜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居導園

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後區歸

逸民傳

卷之一

廿四卷

臨安廬于山中臨安令萬寵迎置縣中蘇峻反
破辟杭而臨安獨全人以爲神自後不復語但
舉手指麾以宣其意以疾終

石坦

石坦字弘孫自云如海刺人居無定所不娶妻
妾不營產業食不求美衣必麤叔或有遺以衣
服受而施人人不喪莖輒杖策弔之路無遠近
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之又

能暗中取物如畫姚萇之亂莫知所終

翟湯

子莊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仁讓廉潔不屑世事耕而後食人有饋贈雖金庾一無所受末嘉末寇害相繼問湯名德皆不敢犯鄉人賴之司徒王導辟不就隱于縣界南山成帝康帝皆常徵之湯固辭不起年七十三卒于家子莊字祖休篤守父操不交人物惟弋以釣爲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皆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至

逸民傳

卷之一

葛肇

一何哉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釣豈我哉時人以爲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華門歡菽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並不就年五十六卒莊子矯矯子法賜皆樂遜遁世有隱行

譙秀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周之孫也少而靜默不交于世知天下將亂豫絕人事雖內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李氏據蜀略

有巴西慕秀名具束帛安車徵之不庭常冠皮弁服弊衣躬耕山藪桓溫滅蜀薦于朝以秀年老道遠故不徵勅所在四時存問後避難宕渠鄉里宗族依秀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欲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筆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冢諸君也年九十餘卒

索襲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虛靜好學不應州郡之辟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精于陰陽著天文

逸民傳

卷之一

葛肇

地理十餘篇多所啓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長欲涕泣或請問不言陰澹爲敦煌太守奇而造焉經日忘返出而欲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真可以諮大義卒時年七十九澹素孤會葬曰世人之所有餘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悅者五味音也先生棄家人之所收收家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于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妙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蔑以過焉

乃謚玄居先生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舉賢良家于臨川漁獵自娛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乃暫業之稻將熟有認之者坐推與之縣今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嘗以車獵去家百里道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欲貴焉與翟湯俱爲庾

連氏傳

卷之一

並奉五

亮所荐公車博士徵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墓庾翼躬造翻欲强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强逼翼又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嘗墜刀于水路人有爲取者因與之路人不敢固辭翻曰爾尚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沈刀於水路人復沈沒取之翻重逾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

邢郁

邢郁字弘文城陽人魏徵士原之曾孫少有原風勅身謹潔口不妄說耳不妄聽端拱恂恂舉動有禮與高密劉鮪及韓績並有高名鮪字長魚幼不慕俗長而希古篤學厲行化流邦邑咸康中成帝博求異行之士三人及翟湯等例於博士徵郁辭以疾鮪隨使者到京師自陳年老不拜皆以壽終

玄晏先生

連氏傳

卷之一

並奉五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年二十餘始從鄉人席坦受書帶經而農勤力不怠博綜典籍百家之言嘗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與之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時人謂之書淫沈靜寡欲有高尚之志自號玄晏先生或勸謐脩名廣交謐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勢利事官鞅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荅之景元初相國晉王辟謐等三十人七及泰始登禪同命之士畢至

皆拜騎都尉或賜爵關內侯進奉朝請禮如侍臣獨謚以疾辭不及國寵其後鄉親責之謚遂著釋勸論以通志其略曰進者身之榮也退者欲之實也設余不疾執高箕山尚當容之況余實篤又曰天玄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類旁薄羣生寄身聖世記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元元柔混蒸衆品仰化誕制殊微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

逸民傳

卷之一

苒春七

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又曰若乃聖制之創化也參德乎三皇齊風乎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恨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闇能而肉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幾者以動成好遯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槩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真

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召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遁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跡于西隣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娛道于至貧榮期以三感樂尼父黔婁定謚于布衾于木偃息以存魏荊菜志邁于江岑君平因著以道著四皓潛德于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廻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于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于羣賓故能棄外

逸民傳

卷之一

苒春七

親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城陽太守梁柳謚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謚餞之謚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非吾心所安也前後徵辟敦勸九十餘次皆辭以疾竟不仕子方回亦克遵父志卒時年六十九在太

康三年嘗爲篤終之說俞其子曰人之死也精竭形散魂無不之故柔屬于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衾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又曰今之爲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柔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衾以遽蔭暴尸麻約二頭置尸床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

逸民傳

卷之一

世宗

五尺廣六尺坑訖舉床就坑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齋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遽蔭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迹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好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魄爽與元氣合靈真篤愛之至也其著論如此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鼓

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雞卵汁澆白瓦屑所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術士范宣于豫章宣異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後徙居會稽剡縣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爲非著論譏之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辟父疾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于吳吳國內史王琣

逸民傳

世宗

有別館在虎丘山逵潛詣之與琣游處積旬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遠遯不反上疏曰逵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絕跡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順常抱羸疾或時失適轉至委篤今王命未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旣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其召命帝許之逵復還剡後琣復請徵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復不至以病卒子勃有父風義熙初徵命不起

龔玄之

龔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好學潛默安于陋巷州舉秀才公府辟不就孝武帝下詔曰譙國戴逵武陵龔玄之並高尚其操依仁游藝潔已貞鮮學弘儒業朕虛懷久矣二三君子豈其戢賢于懷抱哉可並以爲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尋常以稽側席之望郡縣敦逼苦辭疾篤不行尋卒時年五十八

孟陋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嘉之弟也少而貞立清操

逸民傳

卷之一

苕春

絕倫布衣疏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嘗交遊時或弋釣孤興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毀瘠殆于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簡文帝輔政命爲叅軍稱疾不起或謂桓溫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命非敢爲高也陋博學長于三禮註論語行于世以壽終

虞喜

虞喜字仲寧餘姚人諸葛恢臨郡屈爲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上疏薦喜懷帝卽位公車徵拜博士不就賀循雖先達貴顯每詣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測也太寧中與臨海任旭俱以博士徵不就及咸和永和間又京徵薦竟不仕年七十六卒

汜毓

汜毓字稚春濟北人武帝召補南陽王文學秘

逸民傳

卷之一

苕春

書郎太傅叅軍並不就時青土隱逸之士劉召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畜門人清靜自守年七十一卒

劉麟之

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脩儀表人莫之知嘗采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澗水南有二石困一開一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者問徑得還或說困中皆仙靈方藥麟之至更索之不復知處也車騎將軍桓

冲聞其名請爲長史固辭不受其家在官道之側麟之餉給賓旅一無所惜鄉人死無所歸輒身爲營棺殯後以壽終

曾褒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好學不仕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著錢神論以刺之莫知所終

許邁

許邁字叔玄句容人家世仕族而邁少恬靜不

連民傳

苗養一

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爲之筮遇泰上六爻發璞謂曰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之知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以親故未忍遐逝擇餘杭懸雷山去茅山爲近于是結廬居焉而往來茅領間放絕世務以尋仙館惟朔望一歸定省而已及親終遂棄家徧遊名山茹芝斷穀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公孫永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隱于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咏巖間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暉徵至業及見暉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歲餘陽暉枉送之平郭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年十歲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客人問痛耶荅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

連民傳

養一

子累三

致毀傷不可處耳少尚隱遯加以好學遂博綜經籍郗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于豫章一時顯者欲爲改築居室或遺以厚饌皆固辭之宣雖閑居屢空常以講誦爲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辨有若齊魯

劉兆

劉兆字延世濟南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

年竟不仕

徐苗

徐苗字叔胃高密淳于人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義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帝輒訪其安否永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博露車載尸輦蓆瓦器而已

孫畧

孫畧字文度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

逸民傳

卷之

三

雖侯家豐厚而畧常布衣蔬食躬親龍畝吟咏不廢欣然自得時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畧見而避之既而自刈送之鄉人感愧不敢復犯司空何充司徒蔡謨辟之及公車特徵咸不就

伍朝

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少有雅操閒居樂道不脩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尚書郎胡濟奏曰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

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虧白衣爲郡前漢有舊宜聽光顯以獎風尚朝竟不就卒于家

韓績

韓績字興齊廣陵人少好文學以潛退爲操布衣疏食不交當世由是東士並宗敬焉王導辟以爲掾不就咸康末召拜博士稱老病不起卒于家

龔壯

龔壯字子璋巴西人潔已自守與鄉人譙秀齊

逸民傳

卷之

五

名父叔爲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讐及李壽戍漢中與特孫期有隙壯因說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于晉人必樂從壽遂率衆討期果克之壽猶襲僞號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遺一無所受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假壽殺期私仇以雪數說壽使歸朝以明臣節壽不從壯遂稱龔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研攷經典彈思文章而已

范喬

范喬字伯孫陳留外黃人弱冠受業于樂安蔣國明濟陰劉公榮見之深相器重劉彥秋嘗謂人曰范伯孫體應純和理思精密吾每欲錯其一事而不能喬安貧樂道行身不穢其父絜因齊王芳廢遷素服拜送哀慟左右後遂陽狂不言喬與二弟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至絜沒足不出邑里元康中詔求寒素時多荐喬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皆不就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逸民傳

卷之一

茹素共

不聞邑人愧而歸之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為卒時年七十八

張忠

張忠字臣和中山人永嘉之亂隱于泰山冬則緇袍夏則帶索食用瓦器鑿石為釜端拱若尸不事琴史脩導養之法以至道虛無為宗鑿地為窟以居弟子皆效之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符堅徵至長安賜以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

請以野服入覲一見而還行達華山欲曰我東嶽道士沒于西嶽命也奈何及關遂卒

宋

漁父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尋陽太守孫緬一日出遊江渚見一輕舟凌波隱顯俄面漁父至神韻清灑垂綸長嘯緬心異之因為取魚漁父笑而答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耶緬蓋恠焉遂寒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

逸民傳

卷之一

吉卷七

朝鼓柅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壁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何不贊緝熙之美而自晦若是也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湖水悠悠相忘為樂貪餌吞鈞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歌竟悠然鼓棹而去

翟法賜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曾祖湯祖莊父矯並高尚不仕法賜少守家業立屋廬山喪親不後復還

家不食五穀以獸皮及結草爲衣後家人至石室求之因復遠徒逃避徵聘遁跡幽深卒于巖石間

郢野老

郢野老不知何許人宋衡陽王義季嘗大蒐于郢有野老苦而耕左右斥之老人對曰昔楚子盤遊見譏于令尹今陽和播種之始非勸農之意也義季止馬曰此賢人也賜之食老人曰不奪農時則一時皆受王賜也飯不敢當問其名逸民傳

卷之一

古卷八

氏不告而玄

宗炳

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宋武帝辟爲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少文妙善琴書圖畫精于言理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守南平逼與俱還乃于江陵江湖立宅閒居無事武帝又累召之處以顯職後受禪及元嘉中皆頻徵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少文協趣後西陟荆巫南登衡嶽因

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欲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睹惟澄懷觀道卧以游之凡所遊履皆圖之于室爲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其孫測從弟或之皆隱遯終身

關康之

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特進顏延之及一時諸名士嘗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巾帔席松葉枕白石而卧了不相眴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後徵辟一無所就棄絕人事守志閒居

逸民傳

卷之一

古卷八

惟精深經學點定左氏傳及所撰禮記高帝甚愛重之臨崩遺詔以入玄宮也

肥音帽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後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與徵士戴顓王弘之及王教弘等共爲人外之游教弘以女適其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恠之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會

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辨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居惟床上有書數帙元嘉初復徵之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弟默之爲廣州刺史出都與別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卽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元嘉七年卒

朱百年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少有高情親之服關携妻

逸民傳

卷之二

朱百年

孔氏入會稽南山伐樵採藥爲業以樵藥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旦復如此人稍恠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湏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之而去或遇寒雪不可售無以自資卽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繪采三五尺與同縣孔覲友善性嗜酒相對輒酣飲盡歡百年室家素貧母以冬月卒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寒時就覲宿衣悉袂衣飲酒醉眠覲以卧具霞之百年不覺也旣覺引卧

具玄體謂覲曰綿定奇温因流涕悲慟覲亦傷感除太子舍人不就顏竣爲東陽州發教餉以穀五百斛不受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爲衣冠所重峻餉吟米二百斛吟亦辭之百年卒于山中會稽守蔡興宗餉其妻米百斛其妻遣婢詣郡門固辭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劉凝之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慕老萊子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于野

逸民傳

卷之二

劉凝之

外非其力不食辟召一無所就娶郭氏梁州刺史銓女也遣送豐麗悉散之屬親共安儉苦夫婦嘗共乘蒲笨車出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爲村里所誣一年三輪公調求輒與之又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已敗今家中覓新者償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不首復取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荅書頓首稱僕不爲百姓禮人或譏焉曰荅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

臣堯舜時戴顓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荊州年饑義季慮其餒餒餉錢十萬疑之大喜將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一旦携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跡爲小屋居之採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卒年五十九

樓惠明

樓惠明字智遠東陽人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山禽獸毒螫皆避之藏名匿人跡莫之知宋

逸民傳

廿卷

明帝齊高帝皆召不赴文惠太子苦延方至仍又辭歸俄自金華輕棹西下徑達臨安衆不知所以旬日之間唐寓之妖賊破郡惟臨安獨全

沈道虔

沈道虔武康人隱居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所得贈遺悉以供其衣食宋文帝聞之遣使存門賜錢三萬米三百斛及以給其嫁娶之資道虔京世事佛兼好老易嘗有人竊其園菜及還見之乃自逃匿待竊者去乃出以拮

拾自資同拮者或爭稊道虔悉以所得與之郡州府凡十三命及徵員外散騎侍郎皆不就子慧鋒亦修父業

辛普明

辛普明字文達河南人少就關康之受業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士子高其行悉以金賻之後至者不復受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友之意今實已足豈可利亡者餘贈耶齊豫章王嶷爲揚州徵爲議曹從事不就賻音付

逸民傳

卷之一

廿卷

郭希林

郭希林武昌人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徵召一無所就卒子蒙亦隱居不仕

龔祈

龔祈字蓋道武陵漢壽人從祖玄之父黎人並不應徵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欲曰此荆楚之仙人也自少及長徵辟一無所就時或賦詩而言不及世事卒年四十

逸民傳卷之一終

逸民傳卷之二

少玄山人皇甫湜撰

羅陽山人劉鳳補遺

金陵荆山書林梓行

齊

宗測

宗測字敬微宋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少靜退不樂人間州舉秀才主簿不就齊驃騎豫章王嶷徵爲參軍測荅府召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

逸民傳

卷之二

宗測

山木復嶷復請之測荅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枉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永明建武中又累徵不起測欲游名山乃寫其祖所畫尚子平圖于壁上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一無所受齋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舊宅魚復侯子響爲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枉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

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見後不告而來奄至所往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後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末業寺絕賓友惟與同志庾易劉蚪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而已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于行障上坐卧對之頗好音律善易老續玄晏先生高士傳三卷尚之自敬文亦好山澤與劉蚪俱以驃騎記室不仕宋末及武帝和帝時並徵不就壽終

蚪音仇

逸民傳

卷之二

蔡謫仙

蔡謫仙

永明間鍾山有隱者姓蔡養馴鼠千頭解其意旨言語狂易時人呼爲謫仙後不知所終

徐伯珍

徐伯珍字父楚東陽太末人少孤貧學書無紙常以竹箭箬葉甘蔗及地上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隣皆奔走獨伯珍累床而坐誦讀不輒太守王曇首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而退如此者凡十二焉蚤喪妻不復更娶自比曾參宅

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檀栢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巖後伯珍移居之階戶之間水生皆連理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挹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儀爾而滅白雀一雙栖其石牖論者以爲隱德之感刺史豫章王又辟議曹從事不就兄弟四人向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

趙僧巖

趙僧巖北海人寥廓無常人不能測與劉善明

遼民傳

卷之三

藝文

友善明爲青州欲舉爲秀才大驚拂衣而去後忽爲沙門栖遲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至夜而亡

孔祐

孔祐山陰人至行通神隱于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錢數百斛視如瓦石采樵者競取入手卽成沙礫太守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爲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道德也子道徽少高厲行能世其家風隱居南山終

身不窺都邑齊豫章王辟爲西曹書佐不至道徽兄子摠亦有操行

磔音歷

沈麟士

沈麟士字雲禎武康人居貧織簾誦書不輟鄉里號爲織簾先生嘗爲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涕而還或恠而問之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元嘉末文帝令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不得已至都尚之嘗謂其子曰山藪故多奇士若雲禎黃叔度之流

遼民傳

藝文

也豈可澄清滄濁邪少時稱疾歸鄉不與人物通或勸之士荅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器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後隱居餘不吳差山時爲之語曰差山中
有賢士開門教授所居成市征如張永爲吳興請麟士入郡欲以爲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歸混沌以蛾眉冠越客于文冕走雖不敏清附高

節有蹈東海死耳不忍受此黥劓永乃止昇明末太守王象永明中中書沈約並表荐徵之梁天監元年又與何點同徵皆不就麟士家世孤貧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挾琴採薪行歌不輒再日而食守操終老年八十五卒於家

杜京產

杜京產字景齊錢塘人少恬靜不樂榮宦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不就永明十年名臣多表荐京產徵為奉朝請不至于會稽日門山聚徒教

逸民傳

卷之二

苕溪先生

授建武初又徵員外散騎侍郎曰莊生持釣豈為白璧所回遂以疾辭

臧榮緒

臧榮緒東莞呂人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後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徵為主簿不就榮緒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齊降位李釋教試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嘗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永明六年卒年七十四初榮緒與

關康之俱隱京口世號為二隱

褚伯玉

褚伯玉字元璵錢塘人少有隱操寡嗜欲父為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為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玠孫興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減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矣自非折節下賢何以

逸民傳

卷之三

苕溪先生

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于茲而三焉夫却粒之士食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榮之日暫紆清塵亦願助為譬說僧達荅曰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此子索然惟朋松石分于孤峰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薜蘿若已窺烟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齊高帝卽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固

辭不欲違其志勅于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

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

庾易

庾易字幼簡志性恬隱不交外物建元初豫章王辟爲驃騎參軍不就臨川王上表荐之餉交百斛易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其解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于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永明建武中又徵竟不就

明僧紹

逸民傳

葉卷中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由宋元嘉以迄昇明中累徵辟不就弟慶符嘗爲青州僧紹以乏食隨之鬱州住弁榆山栖雲精舍欣翫水石竟不一入州城齊建元元年詔徵正員外郎又以疾辭太祖謂慶符曰卿兄高尚亦堯之外臣朕雖不接有時通夢遺僧紹竹根如意筍籜冠後僧紹嘗侯釋僧遠定林寺太祖欲就見之僧遠問之曰天子若來柰何對曰山藪之人正當鑿坏以遁苦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耳永明初

又再召竟不肯見

高僧傳

梁

阮孝緒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性沉靜雖與兒童游戲恒以穿池築山爲樂旣冠其父誠之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荅曰願迹松子于瀛海追許由于窮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外兄王晏貴顯屢至

逸民傳

葉卷一

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問其筌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會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及晏誅孝緒竟獲免所居以一鹿床爲精舍以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欲造不敢望而欲曰其室雖迹其人甚遠一時名公屢表薦之後與吳郡范元琰同徵俱不起陳郡袁峻嘗詰之荅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已何關人世鄱陽忠烈王妃孝緒姊也王嘗令駕欲就之游孝

緒鑿垣而遁卒不肯見嘗著高隱傳上自炎皇
終于天監未列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
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桂冠人世栖
心塵表爲下篇年五十八卒謚曰文貞處士

鄧郁

鄧郁荊州建平人少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
嶺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年惟以澗水服雲母
屑日夜誦大洞經梁武帝敬信殊篤一日魏夫
人忽乘雲而至從少姬三十並著絳紫羅繡桂

苑民傳

卷之三

葉聖三

襖色艷桃李質勝瓊瑤謂郁曰君有仙分故來
尋當相候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如鶴大
鼓翼鳴舞移晷方去郁謂弟子曰求之甚勞得
之甚逸青鳥旣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
內惟聞香氣

往屬音

范元琰

音演

范元琰字伯珪錢塘人隱居不仕嘗有人涉溝
盜其筍者元琰伐木爲橋以度之盜者大慚鄉
人化之居常不出城市獨坐如對嚴賓見之者

莫不改容正色齊建武及梁天監中皆被辟召
不赴年七十卒于家

沈觀

沈觀字處默吳興武康人幼清淨有至行幕黃
叔度徐孺子之爲人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
從叔勃貴顯每還吳興觀不至其門勃就見觀
送迎不越于閭勃欲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儀
徵爲南郡王左常侍不就永明建武永元中又
三徵俱不赴觀素不治家產值齊末兵荒與家
人并日而食或有饋以梁肉者閉門不受惟以
樵採自資梁天監四年卒

苑民傳

葉聖三

庾詵

庾詵字詹寶新野人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
之宅山池居半疏食弊衣不修產業嘗乘舟從
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及
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我百五十詵嘿然不言
恣其所足梁武帝少與詵善及起兵署爲平西
府記室參軍不出普通中詔以爲黃門侍郎又

稱疾辭晚年尤精釋教年七十八卒謚貞節處士

何點

何點字子哲廬江灊人容貲方雅傳通羣書善談論家本甲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而遨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躋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號爲通隱宋太始末徵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郎太子中庶子並不就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逃

逸民傳

卷之四

玄竟陵王子良問之曰豫章王尚不屈非吾所議遺以稽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鐺以通意點常自得遇酒便醉交游宴樂不隔也梁高祖與點有舊及踐祚詔起之點以巾褐入見竟不受職年六十八卒

灊音尋

劉訐

劉訐字詹度平原人其兄嘗爲之娶妻訐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爲主簿不就主者敦召訐乃挂檄于樹而逃

庾承先

庾承先字子通潁州鄆陵人少沈靜有志操是非不涉于言喜愠不形于色人莫能窺也嘗辟功曹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游衡岳又居五臺山鄆陽忠烈王欽其風尚要與游處承先爲講老子深發玄義得所未聞卒于山中

諸葛璩

諸葛璩字幼玟瑯琊陽都人幼師事關康之及臧榮緒博涉經史齊辟從事梁舉秀才並不就

逸民傳

卷之二

苻纂

卒于家

魏

鄭脩

鄭脩北海人隱于岐南几谷中依巖結宇不交世俗耕食水飲皮冠草服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脩不得已暫出一見尋還山舍後不知所終

駐牟

駐音爲

駐牟趙郡高邑人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少與崔

浩友善浩爲司徒奏徵爲其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延留數日惟飲酒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後浩以詔書投于李懷李曰桃簡已爲司徒何足以勞國士也吾便于此將別桃簡浩小名也李竟逃歸或謂李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任子何獨在棄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

李謐

李謐字永和涿郡人嘗徵著作郎佐及州再舉

連民傳

當卷七

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惟以琴書爲業有絕世之心年三十二卒博士孔璿奏謐貞靜處士

隋

徐則

徐則東海剡人嘗欲曰名者實之賓也吾其爲賓乎遂懷栖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中後學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建時應召來憇于至真觀期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穀養性五十餘年所資惟松栢水而

已年八十二卒

荆音澆

張文詡

音計

張文詡河東人嘗遊太學一時名士莫不宗仰蘇威聞其名而召之與語大悅勸其從官文詡意不在仕固辭焉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灌園爲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化人鄉黨頗移風俗州縣以其貧素將加振恤輒辭不受每間居無事從容長欲曰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凡皆有處

連民傳

當卷七

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年四十卒于家

唐

朱桃稚

朱桃稚成都人澹泊絕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爲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麕靴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更結廬山中夏則羸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無所受嘗織十芒屨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屨也爲鬻米茗易之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高士廉爲長史備禮以請降階

與之語不吝澄視而出士庶拜曰祭酒其使我
以無事治蜀邪乃簡條目薄賦歛州大治屢遣
人存問輒走林草自匿

澄音根

仲長子光

仲長子光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
非其力不食王績嘗從之游子光瘖未嘗交語
惟與對酌甚歡而已後不知所終

李元愷

李元愷邢州人博學善天步律曆性恭慎未嘗

逸民傳

卷之二

苻纂

敢語人宋璟嘗師之既當國厚遺以束帛將薦
之朝拒不荅沼州刺史元行冲邀致之問經義
畢贈衣服辭曰吾驅不可服新麗懼不稱以速
咎也年八十餘卒

璟音景
沼音名

終南山隱者

終南山隱者不知何許人也長慶間有巖士則
者性好真道一日採藥終南誤迷于巖嶂之間
所資糗糧既盡四遠復無居人忽見茅屋數間
遙出松林之下烟蘿四合纔通小徑士則連叩

其門竟無出者窺其籬隙內有一人于石榻偃
臥因推戶直造其前隱者方攝衣而起士則拜
罷自陳行止因遣坐于盤石之上亦問京華近
事曰天子嗣位幾年吾自安史犯關居此也遂
于梁棟間啓紙囊其中有百餘顆如薏豆狀取
鐺拾薪汲泉煮之良久盛有香氣視之已如掌
大曰可以食矣渴則取鐺中餘水飲之士則方
啗其半已極豐飫乃告以歸路言士則位壽履
歷後皆驗云

逸民傳

苻纂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隱居太白山隋文帝以國
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
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
瞻帝欲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
拜練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思邈于
陰陽推步醫藥靡不精善慮照隣師事之皆語
之曰心爲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爲之將以果決爲務故

欲大詩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疾方之謂也知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照隣又問養性之道要蒼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慎以畏爲本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已者不制於彼慎于小者不懼于大戒於近者不侮于遠知此則人事畢矣

逸民傳

卷之三

廿四卷五十一

年百餘歲卒

秦系

秦系字公緒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北都留守薛兼訓奏爲右衛率府倉曹參軍不就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研注老子彌年不出剡史薛播數往見之歲時致羊酒而系未嘗至城門其後東度秣陵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爲立亭號其山爲高士峯

衛大涇

衛大涇蒲州解人卓然高行口無二言武后時召之固辭疾開元初畢構爲刺史使縣令就謁辭不見大涇遂于易人謂之易聖豫筮死日鑿墓自爲志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事潘師正傳辟穀道引術無不通後辭去遍遊名山廬天台不出武后嘗召之未幾去睿宗復命其兄承禕就起

逸民傳

廿四卷五十一

之既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荅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況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于淡合氣于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味曰廣成之言也開元中再被召至都玄宗詔于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年八十九卒謚貞一先生

崔觀

崔觀梁州城固人以儒自業身耕耨取給老無

子乃以田宅資財貲分給奴婢各爲業而身與妻隱南山約奴婢過其舍則給酒食夫婦嘯味相視爲娛節度使鄭餘慶辟爲參謀敦趣就職不曉吏事餘慶稱長者後文宗以左補闕王直方荐以起居郎召辭疾不至

盧鴻

盧鴻字顯然其先幽州范陽人從洛陽博學善書籀廬嵩山玄宗開元初備禮徵不至五年下詔敦諭鴻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

逸民傳

卷之三

古卷三

問狀荅曰禮者忠信所薄敢以忠信見帝召叔內殿置酒拜諫議大夫固辭復下制許還山將行賜隱居服官營草堂恩禮殊渥後卒于其中

田遊巖

田遊巖京兆三原人永徽時補太學生罷歸入太白山其母及妻皆有方外志與共棲遲山水間自蜀歷荆楚愛夷陵青溪止廬其側長史李安期表其才召赴京師行及汝辭入疾箕山居許由祠傍自號曰田東隣頻召不出高宗幸嵩

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賜藥物絮帛帝親至其間游岩野服出拜儀止謹撲帝令左右扶止謂田先生比佳否荅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帝勅游岩赴都欲處顯職裴炎死坐素厚善放還山蠶桑耕食不交當世

王希夷

王希夷徐州滕人隱于嵩山師黃頤學養生四十年願卒更居兗州徂徠善讀周易老子餌松栢葉雜華年七十餘筋力業強刺史盧齊卿就

逸民傳

卷之三

子墨畫

謁問政荅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此言足矣玄宗東巡詔州縣敦勸見行在時年九十餘今張說訪以政事宦官扶入宮中與語甚悅拜國子博士聽還山

陸羽

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水諸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氏名而字之上元初隱居苕溪自稱葉芴翁

閨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故時謂今接輿也詔拜太子文學徙太常寺太祝不就職羽嗜茶嘗著茶經三篇貞元未卒

五代

騎牛者

騎牛者在婺州山中古貌巾褐手執鞭光樂日色扣角而歌曰靜居青嶂裏高嘯紫烟中塵世連仙界瓊田前路通時有僧入仙見之揖之不

逸民傳

卷之三

千三百五

應馳步趨之不及望赤松而去

張荅明

張荅明燕人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安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又曰一者萬事之本也能守一可以治天下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宋

松江漁翁

松江漁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游長橋往來波上扣舷飲酒酣歌自得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過吳江遇而異焉起揖之曰予視先生氣貌固非漁釣之流願丐緒言以發蒙陋翁瞪視曰君不凡若誠有意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過之翁曰吾歎喧煩處閒曠遯跡于此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之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惟飽食以嬉尚何所事裕曰先生澡

逸民傳

卷之三

千三百五

身浴德如此今聖明在上曷出而仕乎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栖隱岩穴追園綺之縱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之裕曰裕也不才幸聞先生之高義敢問舍所在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况居舍耶飲畢長揖使裕反其所鼓枻而去

杜生

杜生者潁昌陽翟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爲杜五郎所居縣去三十餘里有屋二間與其子並居前有空地丈餘卽爲籬門生不出籬門者三十餘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其人頗灑落自陳村人無所能官人何爲見顧軫問所以不出門之由哭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何爲不出但無用于時無求于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所以爲生曰昔居縣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所

逸民傳

卷之二

杜五

耕不足瞻乃盡以與兄而携妻子至此偶有鄉人借此屋邊居之惟與人擇日賣藥以具飯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使之耕尚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業者多念已食阮足不當更兼他利由是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又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曾有人遺一書冊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矣時盛寒布袍草履室

然中枵然一榻而生氣韻閒曠言辭精簡問其子之爲人曰村童也然性純質未嘗妄言嬉游唯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也軫嗟欲留連久之乃去

南安翁

南安翁者漳州人陳元忠客居南海日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莫投宿野人家茆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人雖麻衣草履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文籍散亂視之皆經子也陳叩

逸民傳

卷之二

廿四

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爲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耳因雜以他語旣而二子歸捨鋤揖客人物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遲明別去後其子以鬻果先稅爲關吏所拘郡守釋之翌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

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待隣曲有恩禮無良賤老稚皆敬愛之稱曰蘇

翁身長七尺美鬚髯寡言哭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未嘗疾病善于藝植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疏滋鬱暢茂四時之品無闕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二價欲者先期輪直夜則織屨堅韌過于革舄人爭買之以故薪米不乏有美則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償一不經意溉園之隙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跡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

逸民傳

卷之二

葉卷五十八

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游士入其園翁運鋤不願進而揖之翁乃延入室土銍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爲蘇雲卿也旣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洽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

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恐未便了得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置几上雲卿欲息若自咎者二客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旦遣使迎伺則扃戶閒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知其所往帥漕復命浚撫几欲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于傅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余罪

逸民傳

卷之二

葉卷五十九

昌鎮

順昌山人

順昌山人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靖康末有避亂于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卽之語士君子也恠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妻孥能至是邪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邪衆爭爲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爲仁宗朝人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復出以我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有幾何年矣

郭曩氏

郭曩氏者史稱其爲蜀之隱君子也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遂于象數涪陵人樵定字天授嘗從之學易後亦棲遁于青城蜀人指其地曰樵巖

篋叟

篋叟者不知其姓名史稱其爲蜀之隱君子也初程願之父守廣漢願與兄顯皆隨侍游成都見治篋簞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

逸民傳

卷之三

廿一卷

諸而篋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舉指末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漫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袁茲入洛問易于願願曰易學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訪之乂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于郾邸間與語大有所得不知得何從也

魏野

魏野字仲宣先陝州陝人世爲農母嘗夢引袂於月中承兔得之因有娠遂生野及長嗜吟咏

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

對雲山景趣幽絕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肴從之游嘯咏終日前後郡守雖武臣舊相皆所禮遇或親造謁趙昌言性尤倨傲特署賓次戒關吏野至卽報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紗巾白衣以見出則跨白驢過客名士往來留題會話累宿而去祀汾陰歲與李漬並被荐遣陝令王希招之野自陳本性不願登仕年六十卒

逸民傳

卷之三

廿一卷

李漬

李漬字長源河中人淳澹好古博覽經史杜門不仕往來中條山中不親產業所居木石幽勝談唐室以來衣冠人物歷歷可聽罕著文前後州將皆厚遇之王旦李宗諤與之世舊每勸其仕漬皆不荅所乘馬嘗爲宗人借憇于廛間人有見者以語漬漬卽齎之其惡罵如此真宗祀汾陰直史館孫冕言其隱操請加扶采陳堯夫後荐之命使召見辭足疾不起因自陳世本儒

墨習靜避世之意素嗜酒人或勉之荅曰扶羸養疾舍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年六十三卒

戚同文

戚同文字同文宋之楚丘人晉末喪亂絕意祿仕且思見混一遂以同文爲名字幼從邑人楊慈授禮記讀書累年不解帶慈嘗勉之仕對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仕性好施予未嘗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行義爲貴焉用此爲鄉里

逸民傳

卷之三

七

有不循孝弟者同文必論以善道遠近推服之年七十三卒揚徽之云陶隱君號堅白先生今同文純粹質直以道義自富遂與其門人追號堅素先生

章登

章登字隱之成都雙流人博通經學尤長易太玄著發隱三篇明用著索道之法知以數寓道之用三摹九據始終之變蜀守多以逸民荐之及一賜粟帛再命州助教不就嘉祐中賜號冲

退處士後益以道自裕尊生養氣憂喜是非一不以撓其心形嘗訪里人范百祿謂曰子辟穀二十餘年今強力尚足子亦嘗知以氣治疾之說乎百祿因從扣太玄晉爲解述大旨再復攤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強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太玄之道幾矣此子雲仁義之心予之於太玄也述斯而已若若其思艱其言迂溺其所以爲數而忘其仁義之大是惡足以語夫道哉年七十六卒

逸民傳

卷之三

十

楊璞

楊璞字契玄鄭州新鄭人善歌詩士大夫多傳誦與畢士安尤相善每乘牛往來郭店自稱東里遺民嘗杖策入嵩山窮絕處構思爲歌詩後與宛丘萬適歷城田誥俱以翰林學士韓偓之荐召至闕下璞自陳不願仕進遂放還作歸耕賦以見志年七十八卒

林逋

林逋字君復錢塘人恬淡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弗以爲念客遊江淮久之歸杭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嘗畜兩鶴逋或汎小艇出遊有客至逋所則童子開籠縱鶴逋隨放棹而歸逋高逸倨傲多所學惟不能茶嘗謂人曰逋世間事皆能之惟不能擔糞與着碁耳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後卒于仁宗朝賜謚和靖先生逋善爲詩既就橐輒棄之或謂何不存之以示後世曰吾晦迹林

逸民傳

王岳六

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況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今所傳尚三百餘篇

周履靖

周履靖字逸之浙江嘉興人少羸去經生業專力爲古文詩詞廢箸于金匱古今典籍編弗引流雜植梅竹讀書其中自號梅癡道人又號螺冠子所著書百卷手書篆隸章草晉魏行楷文休承王元美茅順甫劉子威尤爲莫逆龔曹劉車四郡侯皆願其門曰高士云 卷之下終

逸民傳二卷

浙江巡撫
採建本

舊本題明少元山人皇甫湜撰考明史藝文志載皇甫湜逸民傳二卷江南通志亦同則舊本傳寫誤也湜字子約一字道隆長洲人嘉靖甲辰進士除工部主事謫河南布政司理問遷興化同知明史文苑傳附見其兄淳傳中是編採歷代逸民事迹人各爲傳起晉孫登訖宋林逋凡百人其去取義例不甚可解如鄧郁傳純述白日冲舉之事則葛洪神仙傳以下何可勝收其他表表在耳目者乃或不載殆偶然寄意不求詳備如皇甫謐高士傳例歟卽其託始於晉亦似續謚書也中庾易明僧紹二人有錄無書其爲傳寫者佚之爲當時失於檢校則均不可知矣

元祐黨籍碑考一卷慶元僞
學黨籍一卷

〔明〕海瑞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

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元祐黨人
碑考一卷》提要

元祐黨碑宋立於文德殿之東壁蔡京書之也僞學逆
籍作惡於韓侂胄頒行於天下者也然皆一時賢人君
子遭厄被誣豈知實所顯揚諸君子之名於千萬世矣
哉惜史未能全收人未盡知今考參道命錄陶朱新錄
等書分門共錄載之於左使後學之士一覽可知庶不
至善善惡惡之顛倒也然元祐之黨劉元城謂止七十
八人慶元之黨黃勉齋謂非黨者甚多此又不知何據
而云熟史者證之海瑞識

學海類編

二

元祐黨籍碑考序

行詒

元祐黨籍碑考附慶元僞學黨籍

明 瓊山海 瑞汝賢編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罰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善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爲萬世臣子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遵制揚功彰善殫惡以昭先列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繼述之志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學海類編 元祐黨籍碑考

一行詣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 文彥博

呂公著 呂大防

劉摯 韓忠彥

曾布 梁燾

王巖叟 蘇轍

王存 范純仁

鄭雍 傅堯俞

趙瞻 韓維

張固 范百祿

胡宗愈 李清臣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

已上竝元祐人

黃履 張商英

蔣之奇

已上竝元符人

曾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

學海類編 元祐黨籍碑考

二 行詣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廷

姚勔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孔文仲 吳安持

錢勰 李之純

孫覺 鮮于侁

趙彥若 趙禹

王欽臣 孫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周 | 王汾 | 韓川 | 顧臨 | 賈易 | 呂希純 | 曾肇 | 王觀 | 范純粹 | 呂陶 | 王古 | 豐稷 | 張舜民 | 張問 | 楊畏 | 鄒浩 | 陳次升 | 謝文瓘 | 學海類編 | 元祐黨籍碑考 | 已上並元祐人 | 周鼎 | 路昌衡 | 上官均 | 郭知章 | 龔原 | 葉祖洽 | 朱絃 | 朱師服 | 已上並元符人 |
| | | | | | | | | | | | | | | | | | | 三八 | 三 | 行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秦觀 | 黃庭堅 | 晁補之 | 張耒 | 吳安詩 | 歐陽棐 | 劉唐老 | 王鞏 | 呂希哲 | 杜純 | 張保源 | 孔平仲 | 湯敵 | 司馬康 | 宋保國 | 黃隱 | 學海類編 | 元祐黨籍碑考 | 畢仲游 | 常安民 | 汪衍 | 余爽 | 鄭俠 | 常立 | 程頤 | 唐義問 | 余卞 | 李格非 | 陳瓘 | 任伯雨 | 張庭堅 | 馬涓 | 孫諤 | 陳郭 | 朱光裔 | 蘇嘉 |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 |
| | | | | | | | | | | | | | | | | 三八 | 四 | 行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范柔中 | 周誼 | 袁公適 | 李新 | 洪羽 | 劉謂 | 蘇昞 | 楊琳 | 李之儀 | 李海類編 | 李社 | 陳祐 | 李積中 | 李茂直 | 尹材 | 歐陽中立 | 呂希績 | 龔夫 |
| 鄧考甫 | 孫暉 | 洪伯樂 | 衡鈞 | 趙天祐 | 柴袞 | 葛茂宗 | 曹蓋 | 范正平 | 元祐黨籍碑考 | 李深 | 虞防 | 商倚 | 吳處厚 | 葉伸 | 已上並元祐人 | 吳儔 | 王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种師極 | 高士育 | 江公望 | 王箴 | 檀固 | 王古 | 吳朋 | 王貫 | 鮮于綽 | 學海類編 | 高漸 | 吳安遜 | 張集 | 高公應 | 石芳 | 趙令時 | 李傑 | 封覺民 | 王察 |
| 韓治 | 鄧忠臣 | 曾紆 | 庶敏求 | 何大受 | 蘇迴 | 梁安國 | 朱紘 | 呂諒卿 | 元祐黨籍碑考 | 張夙 | 周永微 | 黃策 | 安信之 | 金極 | 郭執中 | 李賁 | 胡端修 | 趙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交 | 宋壽岳 | 林膚 | 侯顯道 | 黃才 | 逢純熙 | 張居 | 梅甘俞 | 楊肱 | 學海類編 | 萬俟正 | 于肇 | 黃安期 | 劉勃 | 曹興宗 | 梁寬 | 何大正 | 錢景祥 | 都貺 |
| 張溥 | 王公彥 | 葛輝 | 周遵道 | 曹盪 | 高遵恪 | 李修 | 寇宗顏 | 胡良 | 元祐黨籍碑考 | 許堯輔 | 黃遷 | 陳師錫 | 王拯 | 羅鼎臣 | 沈千 | 呂彥祖 | 周綽 | 秦希甫 |
| | | | | | | | | | 行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廖正一 | 高茂華 | 陳察 | 李昭玘 | 方适 | 滕友 | 蕭剗 | 洪芻 | 張恕 | 學海類編 | 劉經國 | 謝潛 | 陸表民 | 王陽 | 鄧允中 | 蔣津 | 楊懷寶 | 胡潛 | 許安修 |
| 李夷行 | 楊彥璋 | 鍾正甫 | 向紉 | 許端卿 | 江洵 | 趙鉞 | 周諤 | 陳井 | 元祐黨籍碑考 | 扈充 | 陳唐 | 葉世英 | 張裕 | 梁俊民 | 王守 | 倪直儒 | 董祥 | 劉吉甫 |
| | | | | | | | | | 八 | | | | | | | | | |

彭醇

梁士能

已上並元符人

武臣二十五人

張巽

李備

王獻可

胡田

馬諗

王履

趙希夷

任濬

郭子旂

錢盛

趙希德

王長民

學海類編

八

元祐黨籍碑考

九

行詣

李冰

王庭臣

吉師雄

李愚

吳休復

崔昌符

潘滋

高士權

李嘉亮

李琬

劉延肇

姚雄

李基

內臣二十九人

梁惟簡

陳衍

張士良

梁知新

李俤

譚辰

竇鉞

趙約

黃卿從

馮說

曾燾

蘇舜民

楊侮

梁弼

陳恂

張茂則

張琳

裴彥臣

李併

嚴守勲

學海類編

八

元祐黨籍碑考

十

行詣

王紱

李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邵世昌

鄭居簡

張祐

王化臣

並元符人

爲臣不忠曾任宰臣二人

王珪

章惇

士大夫處亂世未有獲免者也個儻如子瞻或觸時

忌而長厚如君實猶且賈罪他可知已然予有疑焉
韓琦富弼歐陽修范鎮趙抃程顥皆以議新法罷去
李師中謂安石眼白似王敦呂誨唐介馮京亦忤安
石而不列黨籍呂公著韓維初時爲安石延譽者也
曾布章惇阿權廕仕李清臣首倡紹述之說以開國
慶黃履訐垂簾之事擊呂大防劉摯而去之安燾依
違蔡確章惇無所匡正葉祖洽對策言祖宗多因循
苟且之政陛下革而新之遂擢第一而皆得與黨人
之林是非何矛盾歟以今揣之置韓富歐范于度外
學海類編 元祐黨籍碑考 士 行誼

者蔡京之公評也不貸章惇羣小者蔡京之私怨也
則夫漢有恥不與黨之徒未必皆賢而超然評論之
未必皆不肖矣元祐黨議云亘億萬年矛盾互馳此
脈終不可亂欲勢力變置之有是哉然則予所疑者
卽蔡京亦自知其矛盾矣石工安民當鐫碑泣曰願
免鑑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嗚呼豈以蔡京
而不及一石工耶

僞學逆黨籍

宰執四人

趙汝愚右相

留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王蘭潭州帥

周必大少傅觀文殿大學士

待制以上十三人

朱熹煥章閣待制

徐誼知臨安府

彭龜年吏部侍郎

陳傅良中書舍人

薛叔似戶部侍郎

章穎兵部侍郎

鄭浞刑部侍郎

樓鑰吏部侍郎

學海類編 元祐黨籍碑考

士 行誼

林大中吏部侍郎

黃由禮部尚書

黃輔兵部侍郎

何異禮部侍郎

孫逢吉吏部侍郎

餘官三十一人

劉光祖起居郎

吳祖儉太府寺丞

葉適太府卿

楊方祕書郎

項安世校書郎

李璫校書郎

沈有開起居郎

曾三聘知潁州

游仲鴻軍器監簿

吳獵監察御史

李 祥祭酒

楊 簡國子博士

趙汝讜監左藏庫

趙汝談淮西府幹

陳 峴校書郎

范仲輔著作郎

汪 逵司業

係元卿國子博士

袁 燮太學博士

陳 武國子正

田 澹宗正丞

黃 度右正言

張體仁太府卿

蔡幼學福建提舉

黃 灝浙西提舉

周 南池州教授

吳柔勝嘉興教授

王厚之江東提刑

學海類編

元祐黨籍碑考

三 行誦

孟 浩知湖州

趙 鞏知揚州

白炎震成都通判

武臣三人

皇甫斌池州都統

范仲壬知金州

張致遠江西兵馬鈐轄

士人八人

楊宏中

周朝端

張道林

仲 麟

蔣 仲

徐 範並太學生

蔡元定

呂祖泰

學海類編

元祐黨籍碑考

古 行誦

古

行誦

元祐黨人碑考一卷

編修程晉
芳家藏本

明海瑞撰瑞字汝賢號剛峯瓊山人由舉人官至
南京右都御史諡忠介事迹具明史本傳按元祐
黨人碑載於李心傳道命錄馬純陶朱新錄者互
有異同茲則專以道命錄爲主其闕者則以他書
補之故所錄人數較他書爲多如曾任執政之黃
履張商英蔣之奇曾任待制之張畏岑象求周鼎
以下十餘人皆他本所未載者搜羅可謂博矣至
所附慶元僞學黨籍與他書無所同異然不及永
樂大典所載慶元黨禁之詳備也

續吳先賢讚十五卷

〔明〕劉鳳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續吳先賢

贊十五卷》提要

續吳先賢讚序

古賢人之修於鄉是其貴德乎若出而定國家功伐在天下則太史氏存焉無不書者其鄉之行則惟閭里族黨詳之豈無遺者是以在周游宗黨正各使為書有以也夫吳在昔為與區賢人產焉者衆泰伯潛焉子游澹臺各標其間然不附青雲之士則湮滅無聞者可勝數哉昔有婁地記諸書及吳先賢贊多不傳余重慨夫賢哲立身修行莫不始於家是故古者正月朝於鄉而復事遂定其論及有所選也亦自其鄉登之則雖出之四方有功烈著於內外何不記於鄉哉顧今之為書者多繆妄竊操弄顛倒之其所褒進非陰有所附離則顧望

且自為地所刺非不於其媚嫉則以
無所於藉忽遺之是胡所徵信與往
志作於文定公諸賢又有別載者則
楊循吉閻秀卿徐禎卿祝允明其著
也余私其緒有所述明若其義則竊
取之矣且不能遠及古始者何夫前
之作者既藐世與人易不能有所奪
予故斷自今則論其行事跡其始終
之槩若功施於民蒸蒸遂遂者以勞
定國赫有顯名者翔序卿列藹藹濟
濟者歷踐機要善保無咎者積資賴
寵默淳膚遜者躬勤砥淬宣翊庶猷
者董正彈壓望實克副者艱棘危慄
塞塞弼直者闡造土疆桓桓師武者
智畧輻輳鎮安宗祏者伏節引義矯
矯烈烈者介厲嚴公侃侃謫謫者廉

清潔貞操行絕俗者高邈不污違世
獨立者好博研思開雅知物者敏贍
辭致蔚有藻章者淹談藝事綜毫翰
與繪素者精理微解善為方論砭石
者雕文刺鏤巧擅僊爾者誕恠屏隱
游意變幻者至於婦人之節抑或有
女教焉然無得而紀者以貞一自其
恒範自非有姜嫄太任之德慶流無
窮則雖梁高魯寡亦所不列自節義
以上不為題目者所以效於用亦各
因時或未可以槩之也彼君子者其
虛其徐威儀王國是我吳之盛也出
處異道庸無得而譏焉
萬曆大淵獻之歲陽月沛國劉鳳子
威撰

續吳先賢譜卷之一

沛國劉鳳子成



高啓

高啓者長洲人少時以詩爲饒介所稱介在
僞吳間喜文學垂意啓良厚廼去之隱青丘
洪武初以史事召預執簡已乃命教胄子
上忽令與謝徽同對時已暮而授侍郎戶部以
不經爲吏且金穀重孤遠驟當寄任力辭得
罷仍

續吳先賢譜卷之一

二

吳先賢譜

賜金遣歸屬魏觀爲守故與相優尤禮遇之魏
得罪遂并坐年三十有九所著書曰缶鳴鳧
藻學者多有之

贊曰國家肇基威武出三代上其始開以文
則季迪有力焉爲詩沈淡以橋舉精理間發
加藻采焉弘於前之勸矣觀亦宗臣安集吳
助攘時以飛語中良惜人謂賈生以絳灌斥
外若啓遂文致之悲夫

盧熊 熙

盧熊字公武本武寧人家崑山父觀好讀書
熊在元爲掌故洪武初起守兗州時兵革後
未安集重以大役熊所爲畫善分別不待令
趨事後竟坐法人傷之初游於楊維禎覃思
義喜博絕偉異之觀而尤工小辨多所正之
爲書甚衆子彭祖被薦爲禮官亦善著文孫
瑛以進士起能世其家

續吳先賢譜卷之一

三

史 95—100

弟熙以薦起同知睢州明年行州事使者逮
民而伍之取必盈無問所從留令者以不如
詔論熙不爲動上更戍者數人使者雖怒不能
奪後卒官貧不能殯吏民爲歸其喪送者塞
途遇大雨無一人避去者熙旣雅慈仁又涉
學與兄名相亞子克賴以善書召孫儒亦有
文守中書

贊曰熊爲吏廉公其惠足以使人殆以儒徒
守文耳法理乃非所長耶然坐之亦不顯其
過公暨愈愈而能脫士籍千愛結於人矣其
子孫咸簡簡有興者稱不墮其風茂矣夫

楊基

楊基者本蜀人自其王父官於吳基生焉幼則警敏日誦千言已有論著欲自試不果乃隱吳赤山偽吳辟致之卽辭去又客饒介皆未及有所見

王師平吳籍置臨濠又遷之豫後起令榮陽復從坐徙用薦爲從史又以罪斥也再起奉使還授負外出按察山西竟以讒逮役鍾官卒其往來數數是時法初行少有過則從吏議

續吳先賢傳卷一

三

且以自士誠所雖見寬猶不能善也欲以庸庸免又不可得基工於詩與季迪張羽徐賁同著名四傑初楊維禎來吳一見驚焉謂已不逮今其詩實傳也

贊曰漢定功以從起豐沛爲上有以哉其次雖自歸者猶時見疑而況以收籍得免幸矣孟載特以儒亮得復用然旣無他才能斥乃其分好進矜名竟於作所歿與公幹役上方異矣若吳之詩盛於今基並有力哉

姚廣孝

姚廣孝蘇之相城人初爲浮屠學通占筮兼綜兵家書王止仲知其有當世才雖自匿欲有所用之會有以道高薦者令侍

文皇於燕一見以爲天授卽深相納數以奇謀進起兵時多其畫也迄成功所籌皆閎密人不得聞或以爲通於數跡甚幻蓋天造

皇始特神之耳堅不受封且不置家上親愛之呼少師而不名竟徒步歸出入里中不改初

續吳先賢傳卷一

四

服遠卒

上又親幸其第問所言終不對乃官其養子焉贊曰時運方邁則異才出焉固不一途哉當

高皇時固疑

文皇之受命也幾道衍以仁慈佐之而首定大計開萬世洪業及成功謝不居則又加於人一等矣子房學黃老謂有託此其遊於方之外自性然豈爲富貴哉所著書多不傳若其深詆宋儒必有見焉張洪何者輒焚滅之惜

矣

滕德茂 王遜

滕德茂者仕元爲江浙行省官從討方國珍
浮海風大作船多欲崩衆無人色德懋喻以
無恐賴之濟留撫台人甚德之

國家初起徵爲丞相掾已乃令與王溥同守建
昌溥多自恣德懋持之力自湖廣行省召拜
夏官尙書以事見法其才長於綴集又工爲
奏論事奏激故見拔擢子枋與從弟權皆有
續疑案卷一 五

識用

王遜字謙伯崑山人以進士選自御史丞上
高尋以功復召性剛廉峭刻所治以鷹擊毛
鷙爲能人或規之君不虞後患耶曰虞患思
避隱忠不竭其又得全哉竟坐法子復亦以
進士任御史然直氣少折矣復子敏能不墜
其業

贊曰司馬以故元臣進用其初豈有所不得
已者彼其操尺寸思欲用所未盡既遭值不

世由郡邑附風雲遂秉統樞機適不當意以
嫌逮非以不從始起疑易構耶遜疆直少難
然守職不回慮使撓而從之焉稱死官下哉
時以刑亂國用典無所貸要之終見察其子
孫皆顯用豈不至明矣哉

郁新 余煥

郁新者家本吳人其父避之臨淮以賈致饒
新仇爽結少年負奇氣洪武間徵主度支事
賜今名已而更定

續疑案卷一 五
制爲郎中進侍郎數對稱

旨問天下戶口錢穀轉輸占對無遺大被眷拜
尚書卒永樂中

余煥字茂本崑山人家故鏹工少儻慧喜學
問爲儒有意當世洪武初選造於

廷無何遂拜尚書吏部掌銓稱平迄無悔咎煥
爲人長者未嘗譴毀人其以事見疑者每進
微喻有所寬釋居家尤恭謹望里門輒下見
故時所往來必自名若未嘗貴者

贊曰郁新方締造時上大計非其才長於應變善心計無所漏失烏能免哉及壬午之際委任無改信乎其工爲自謀也熾雖踴躍然畏慎不被嫌猜其事乃不能詳旣總百官備宰阿蓋亦有足稱矣

衛浩

衛浩字季洪常熟人永樂時任御史未嘗深文詆人罪見酷急吏輒論罷之

仁宗爲太子留守殊被知遇訊獄多乞付衛御

續吳先賢讀

卷一

七

史奏上輒報可嘗有大將收其偏裨上之請論死浩議今以功贖後遷按察江西歸年至九十餘

贊曰浩誠寬仁未嘗足已自負所守官不察察任威似質謹無異能然其治多得全卒以此蒙福雖忤時見原將在外始不敢專殺歸之

上自治乃獲釋自此疾力戰者寡矣

錢芹 俞貞木

錢芹者吳縣人幼自修立厲志介廉初不覬覬欲以奇節見嘗從大將軍辟絕塞宿留旣罷府居貧漠無所營意良苦守姚善愛士貺米俞貞木誤致之芹所芹以守賢也不逆他日貞木見守乃知之因欲見焉不可期於庠序展禮賓之繼忠出一書遺守遽退善乃薦之朝從征虜將軍諮議令請事司馬門未至卒遺奏言邊事

上善之賜歸葬

續吳先賢讀

卷一

八

俞貞木者琰之孫琰有名前代貞木頗好學問善著書洪武初薦爲樂昌令又爲都昌以親故累罷免太守善方向文學尊禮有道以風民俗極重之數延致於庠行乞言禮多薦達貧士因以進者往往而是然糠覈不繼空匱愈甚不以干意靖難時勸守舉兵因逮赴司空論

贊曰繼忠雖高行然本負氣欲有所出之兩在行間其奇謀秘計亦將有所效之乎貞木

敦行尤以節著其居平潔清重一介取予雖
嘗仕或以逸疑之豈遯世不顧者哉方其爲
守決策要與俱死志義皎如日有夷之清稱
貞隱何也

王英

王英者崑山人也始約時諸父老會里中嘗
爲傳食無不贍卽他時傳食者多不以時咸
曰無傷也王孺子性謹厚廉仁時爲博士弟
子者多避不肯就獨慨然應之數歲升於國

續吳先賢譜卷二

九

學選授御史以能舉其職聞命攝都御史事
上手翰寵之又以爲刑曹出爲邑永樂初召還
繼遷按察陝西得代歸卒泗州英始終以憲
法賦於政剛果善斷臨事毅不可奪有所論
說人問之不對及已行下猶未知爲英所上
也常曰旣已出身奉職當死官下寧復顧哉
然其中純質居鄉時時過所善者弊衣冠行
道上人不謂嘗貴也喟然思往傳食時曰吾
素事諸長者未嘗少失意異時吾且得相從

游豈非幸哉王公驥性嚴峻嘗與公爲寮深
念之數問遺其妻子所以卹之良至時亦謂
其厚重不泄類周仁張歐也

贊曰俊伯未有赫赫可紀然在朝不能久居
其位良由伉直少所容貸不假顏色於人故
恒不堪之然爲吏寧當游意於法之外市恩
哉得不黜辱幸矣迄善罷能保其終則又可
謂不誦曲之效乎

金問

續吳先賢譜卷二

十一

金問吳縣人其父道玄爲元將陳養子陳戰
而敗道玄自投海中義不爲賊得若有濟之
者流不知晝夜忽在石上竟得免人薦之僞
吳逃焉以終問旣貧家無書寓讀於人學於
俞貞木永樂初薦起官正字授

太子經會有忤與黃淮楊溥繫請室三人深相
得也各以經義誦誦不輒洪熙間待

詔時引對有所匡益累進貳秩宗卒

英宗時更歷四世皆在肘掖恭預時政每有譏

述未嘗不在其學長於訓詁勒成一代典藏之太府與誦習之博士弟子者皆有力焉尤工書解星曆凡聲亦嗜學問事之甚恭嘗病禁寒時欲得羸蚌卽解衣覓進之其友愛如此

贊曰兢兢公素修聞爲婢厲行自家平我王路悴惟誘匡印恤躓悟魑魍陷危居之若裕恒預帷幄通塞異趣優游著作匪寵能就貞行之以豈徒藝翰乎允茲執心庶哉忠貫平

續先賢贊卷一

士一

楊翥

楊翥字仲舉系本宋高宗將沂中後家於吳翥少與兄戊武昌爲人講說時文貞公士奇亦寓焉見卽歎相得文貞方困乃令諸弟子從之受業而自之他所日往返餘十里與文貞期會未嘗失也由是德之甚當

仁宗時薦之召主註記從史氏撰

朝事遷傳

邨王謝罷及景泰間

朝焉竟不仕歸二年又以虜保塞赴

上賀所以寵之良厚公因疏乞時朝

太上皇帝進位秩宗俾食其祿年幾老乃卒素

敦行以德重稱其處人所不能堪無幾微介

於意純心爲質君子哉可以厲世表俗也

贊曰常伯壘壘篇哉有裴方其困時兩賢同

厄言議甚偉卒建忠策序功

當展曷恭之敦而靖以無侮曷仁讓以恢而黎

黎其庸愈幾而能舍不弘於進以取悔五謙

續先賢贊卷一

三

恭是則三命而偃壽俊如何實里我土公之

相去余

甚近

王璉 王璉

王璉者其先蜀遂寧人也自其祖父仕元宋時家吳璉有異資幼則善屬文名籍甚因得備侍從與王洪孟揚達善並以才聞璉等旣後進文獨工諸在位者雅不能善又自相矜許遂被以輕薄名

仁廟在東宮試神龜賦極稱善語解縉縉頓首

謝不能及後語黃淮因譖之遂與孟僖先
後論死

璉璉弟也先在謫遣中以明經舉爲掌故以
著作召與楊澤等入直

內庭璉稍醇謹文亦不逮璉故得優游免兄璉
少有遜才先被遇命從宋濂學以早卒名乃
出二弟下璉爲文能立就雖數篇並作受命
卽奏不淹刻咸以爲神而性又無所推讓故
不免於忌然其書未久遽無傳者

續吳先賢叢書

卷一

三

贊曰吳稱文學自言游始後乃感海內然初
之能紹者汝玉兄弟寔先之雖不善終亦由
傳會能以其文進用被眷良厚有名稱於時
顧不爲資適逢世得當哉逮其及也一由於
文文適庸乎竟以名敗故亦安貴名也

吳訥

吳訥常熟人幼有成人度能通誦五經父爲
沅陵簿被逮訥請代未得而歿喪之哀時稱
有禮乃用善醫起

仁宗素賢之授以御史其所莅必興立教化獎
進貞義黜姦邪除暴戾之意表閭里修忠臣
墓時稍敦實法無抵嚴歷官都御史皆以仁
厚稱致仕歸卒年八十六諡文恪所著書多
行於世

贊曰訥豈不誠賢哉躬行孝悌務在沈至感
切於人與彼華而不敦異矣至晚節益恂恂
恭謹雖履貴盛謙已有逾未嘗作重劾按人
亦時初解網密用忠實爲化數賢者風厲以

續吳先賢叢書

卷一

三

節槩敦儉用追隆於古自今談者罔不嘉其
遇若其老而劬勞勤於著作故亦頗著文焉
陳祚

陳御史祚者吳縣人字永錫自庶吉士叅議
河南以言事黜均州力田宣德初召爲御史
復疏言帝王之要載在典者具以質言儒者
所爲明興壞之端在薄嗜慾謹游幸審忠邪
之辨若此之不慎徒文法爲何以制義憲爲
之建利去害錯世於安而不傾

上疑其言游幸倭邪有所褒毀刺非抑損當世之意遂逮治請室且籍其家禁五年乃得釋復其官則親已前死獄中乞行服不聽又乞歸葬乃聽後按閩擊去方岳而下甚衆代還視河渠重劾將漕者雖蒙宥今惶恐謝又按楚言

遼王事

上怒械治論死尋赦出之侍郎吳雲者薦其屬吳悅悅坐之而文法吏因文致其罪雲以釋憾悅自剄。作上言爲理者用法不平以私上下其手。亂舊章應死。

上是之因著爲令遷按察僉事福建得謝歸卒年七十五性刻廉有所爲奮不圖難操裁太過不無逆戾人情然能苦體蹈危險若井之人亦矜其壯氣尤怨亦復少損焉其後世官亦有顯者乃多智計用和謹貴矣

贊曰古仇暴爲懼者暴公子之屬史猶稱之豈非以扑擊凌挫良難矣哉至引是非爭事

之曲直剗切人以所不能在下尤患之而況以事上乎祚數跌不悔伏興伏廢至陷其親於囹圄以死不爲服雖成直臣名然以此易彼吾聞之中大夫美中云是豈有不得已者且其所激憤果天下大體奚不可者當是時故無失德徒以口語屢至讒忌惜夫

尤安禮 虞祥

尤安禮字文度父從道前元時辟從事後避去至洪武初以才薦官楚當草昧際務晦慎

自全安禮生而淳謹無傷也寓楚時與楊文貞及尚書翥相善屢方挈規行不遜人笑爲迂有欲試媒汚之變色走匿其同門生當遠徙妻子稚弱安禮謂之曰第行我在何患已而女長爲子娶之子故所後弟之子也弟以女疾難之曰吾已心許吾友可食言仕爲掌故進司馬屬同列面罵之安禮不爲動既病免幾不能給朝夕況守鍾入

朝文貞公問焉不能對歸而得之隘巷居甚卑

陋請更之不可其介有足稱者

虞祥者崑山人也以掌故擢給事禮科顧能謹默不妄詆見人有過務覆匿之雖容容隨世然賴以全者多歷官侍郎巡畿內爲政大率以清靜不事紛更有所論

上終夕不能寐報可乃已其慎如此子震以力學聞孫臣爲司馬屬叅議益部所至清謹歸不持蜀貨人問其橐裝曰吾以市德於民重不任載也蓋亦祥善爲貽謀矣

續纂賢讀卷一

七十一

贊曰余觀謹愿者事未嘗不爲動容也曰羔羊之詩見之矣伯有佚奢而子產嘻晏不敢盈禮焉匡齊道缺樹德務茲豈厚封之謂邪仲禎用誠長者處官雖畏慎庸不乃愈教子孫不失秩可謂能遵業哉子禮不欺其友貧約沒齒無憾豈有所要固自其志絕人矣夫

施顯 張洪

施顯者以進士第一人官都督斷事已復行按察事北平坐謫久之乞自劾授御史有所

諫諍皆大事疏未上而卒與張洪爲同邑人相善也洪被譴顯適在廷欲言洪目止之得薄謫既洪以明經起永樂初授行人使日本覬贐一無所受又以茶易馬於蕃冬而往逮夏歸裘爲不更人稱其介緬人入孟養地又命諭責之還所侵方阻兵不服六返乃聽洪所著書多於顯年亦高其爲經解皆遍不專名一經也

續纂賢讀卷一

六十一

贊曰張洪之夷狄開說今服從無所爲屈其誠仁有以勸之雖商佼且懾息國家威命四暢非播宣者有人曷以哉顯雖欲效而忠不能遂固亦有未易者當是時法峻獨無可瑕疵謫而旋復足謂善保終始矣

何源 張勗

何源者吳江人也洪武間以博士弟子試爲吏德州山東蝗大起獨不入州境歲饑極於病能緩靖之以功遷守梧州梧蠻夷地且患戕相仍議上所以賑之曰俟得報民不其餒

而吾寧以擅發罪耳遂開倉廩多設方畧拯之已而坐事謫英公張輔辟教士入州後復召爲宰士歷岳牧源在事久屢斥起仁厚溫籍故能免年八十六時謂寬身之效也

張勗永樂中以掌故爲御史侃侃有直臣風出按山西封上有所言譖者以幾事不當露泄必欲文致之不能得遷叅政以卒勗氣厲急少所容然於守官亦實有文武焉

贊曰源用寬濟斥雖屢竟躋通顯以考終觀

續吳先賢譜卷十

上

其所設施無異能碌碌不與物忤故自行間起得晉用非有所附麗然哉勗之剛急可謂能稱其職雖以早世不竟其用蓋亦無復之矣

曾燿 平思忠

曾燿者其先錢塘人由其父徙吳江燿少學春秋於魯道源洪武間遷於鄉今黃陂召侍讀

禁中修典令使交南還陳黎氏所以當討贊師

有功既平之復使往卒於富良江子堅亦以春秋起官蜀藩

平思忠吳江人以功曹進永樂中官主客時方國來同忠竭力能節承時叙無失秩官尚書呂震才之以事被逮值虜使至震爲言立出之後任楊弘關中以思忠參其事復被譴會市馬西域以思忠能貨令隨宦者使吐蕃還卒初太守況鍾嘗同推擇故禮之厚且使其二子事焉曰此吾故人爾無寧驕失長者意忠亦視之自若也

續吳先賢譜卷十

上

贊曰語稱使於四方宣其辭命招携貳綏服之豈易能乎燿再使交人其勤足紀思忠懷遠人致饗餼其逆也以班有加等益虔使小大莫不得其所再絀終以復用自非其才不可弃耶方是時綜核詳上下不敢苟若忠之進退亦文法所不得而裁之矣豈徒無害哉

劉璉

劉璉自永樂間仕御史歷侍郎守邊幾三十

年當

英宗時虜數入璉能持重少失亡其以首功上者必審喻之云有如不中率令爾對簿書爾果陣而獲於何所遇敵疾力戰勝耶故終不敢冒賞嗣後未久輒累功微求過當矣璉之不矜豈非人所難哉致仕歸卒於通州貧無以返葬逮葉公盛疏上其功狀請加恩乃得追恤旋先人塚崑山

贊曰士談說就功何易也使乘一障能令虜

續纂要卷一

主

無入乎璉在已已與郭登守宣府為城下盟計欲詭奪虜雖不克然使知有備不敢犯又數偵虜虛實竟使款塞和未必不能逆策其然也功皆抑不聞至歿而不能返其丘墓身久為將故猶寢甚何論請美田宅多從賓客車乘哉且戒妄殺不敢微功畏謹矣或責之死封疆之義不能出驍銳鏖土木下濟師事誠有之則所傳聞異辭未可蔽其罰一人也

李黃

李黃者長洲人以進士任司馬屬尚書方賓

器遇之進佐太僕從靖遠伯征麓川父卒不聽歸以墨衰從迨驥以功疏爵而黃亦遷貳司空乃乞持服後以司馬鄭塾薦令佐已先已已之變卒黃事無所見雅善為兵其從征也由其計畫得全故以文臣封者惟麓川之役在兵間久知邊郡地圖阨險遠近塾深以此倚之為人長者居鄉甚著行義時有劉繼初者嘗官與司馬實為黃談邊事且囑之無

續纂要卷一

主

喜功云

贊曰聞之長老云當

英宗時朝野方以虜為事塾實謀之黃黃為具言所以戒慎而中官振務傲一時調納偏說不參稽且席中國累葉盛強氣奮決策於內茂實言不用亦前死故得不被書云無侮老成人則計之生孰於得失可知矣

施槃

施槃者吳縣人少落拓寬博衣冠游里中人

多謂之狂生從博士弟子誦學而亦好爲詩
故時詩近俚猶有圍門袒席意繫旣雅自負
選造對策於

廷第一年纔二十餘皆以洛陽年少遇之公卿
爭前席亡何遽卒

贊曰天道不全患在美好故盈而若冲用乃
不窮繫少年有顯名方幾進用遽摧折憫傷
豈有所奪之耶且也何足多而似靳者雖適
然遭之而繫也已盈溢不夭札亦將安之乎

續吳先賢讚

卷一

三

續吳先賢讚卷之一

續吳先賢讚卷之二

沛國劉鳳子威



劉鉉

劉公諱鉉余從祖永樂中以善書徵預修史
進侍講

英皇帝深所眷知

天語褒之云鉉開說簡質大有裨益已而

景皇帝稱攝諸司勸進獨不預名及易儲事起

時爲祭酒又不肯表賀屹然中立在

續吳先賢讚

卷二

長洲縣志

廷倚以爲重楊肅薦公及呂原可相而公竟不
肯一見貴倖遂累考始進詹事歸方在翰林
時王汝玉輩爲文若宿成公必淹時乃就然
沈至深切於經國匡導納於善爲多不與輕
薄體同也所著蓋多藏之不出久乃散佚惟
詩二卷傳尤工於書楷法溫媚極爲時所重
不肯爲人題故益少存者與人雖造次未嘗
不厚念若同官者子弟見焉拜起必令如禮
而恤所乏及問遺其孤無不至不好立名稱

而咸謂長者敬之性廉厲不治產家故狹小耳卒贈少宗伯謚文恭子瀚官副使尤嚴毅能仇其法於宗蔚有禮教孫榮以公任爲郎至太常階一品實異數也

贊曰昔汲黯在九卿中謂能立懷非徒言論無所避也卽聞其風憚之所操裁異矣若吾公在當時以文學侍從無所主守何以見謂剛特當其有所發使人不寒而栗至舉動雖小必慎行已皆有尺寸寧遲毋速利害藐不能易不可謂誠直臣哉以所後死靖難時故終其身不得追恤而劉氏自是遂以忠義世其家雖稍陵遲子孫咸依以爲重實有所始之矣

仰瞻

仰瞻者長洲人爲大理丞以持法稱當宦者振擅命人爭附之朝夕走其門惟瞻與薛瑄及少卿顧惟敬不肖往振嘗怒瑄不謁因卒沈榮事遂坐瞻謫乘障已而尙書俞士悅等

續集先賢讀卷二

續集先賢讀卷二

三

言瞻抗直且據法不敢阿不宜斥弃者廼使復爲理其操裁益峻竟以不能詘曲失當路意謝歸卒瞻少嘗師夏時及貴事之尤謹經其里必式過門則下而趨敦行自其性然顧惟敬者吳縣人與瞻同爲理瞻事起并及瑄獨不逮敬敬自請繁乃出之吏蜀未久罷敬尤畏慎居平不妄出一語得年八十餘贊曰李離爲吏以死守法張釋之當犯驛以金不敢動搖彼其爲法吏寧當有所阿哉若其不謁貴勢無所陵折可謂剛矣時者喜趨和承意不敢引當否至疑瞻卞急惟敬素長者乃能與之進退亦賢矣乎然皆由於瑄有所式化語云義不虛出而譽不獨生瞻等之謂耶

謂耶

陳鑑

陳鑑字戒永樂間任御史進御史中丞撫陝以西被邊郡善於綏柔故虜亦不敢犯尤得人心薦達人才惟恐後嘗舉王鉞自代及召

入行御史大夫事諸御史咸重之不專屬威嚴而自惕若飲服不暇王鉞繼亦得入欲排鎰出之會陝旱甚吏民請公車上章乞鎰乃復今往撫至則禱而雨西人大悅又大爲興發賑恤之躬行田野察幽隱理沈滯導疏川澤豐殖藪壤佐寬民力其精勤不舍晝夜蓋安集陝者十餘年

上所以加惠錫賚寧鎰者亦歲至雖召公之在西土無過也民人私相與尸祝之至有疾痛

續吳先賢議卷上

四

號於鎰若響應者遂神明之纔六十餘乞歸卒謚僖敏而其弟子僕仕御史能析疑獄覆脫從輕典理鹽筴除其姦亂以不貽聞僉事蜀值寇作率衆二千直抵其地賊方數萬據險待我乃請濟師及督將貴至僕遂前驅入破其寨四十餘不解甲兩月又爲畫所以靖之策上幕府明年賊再發夾江之花溪又檄僕討平之雖以書生冒矢石出行間介胃上所難使者方上其功當趨貴州溺於叙之

江中

贊曰國家初興其定功基造者皆佐命二三臣至綏固和之不克保又非老謀長慮忠篤之老則曷以哉若鎰之分陝陳常布藝樹之經法而民知有恃至竊竊然俎豆之不能使人無保已惠之入人深矣夫若僕以死勤事其功乃不顯人臣之義惟其所在庸有猜乎

俞士悅

俞士悅者長洲人幼敏慧能誦學永樂間授

續吳先賢議卷上

五

御史以肅敬任職稱遷按察楚是時法尙峻上下皆不敢苟而悅所莅更稱寬惟吏坐姦利事者與重劾屬所部裁荐及署吏皆走匿悅爲具器備巡屏攝行火所及衣冠禮於嚮風爲返滅火焉進參政浙浙多名禍吏悅佯若不問者已而盡得其姦狀窮治之政爲清倭人入寇自悅設詐激二戍至今賴之召入爲大理當已已虜在城下以悅爲都御史與衛穎帥師門焉晝夜不釋甲迄平進尙書刑

部天順初六卿皆例謫成化時赦還復官卒八十餘悅與鑑同時無赫赫譽然能薦達士其被譴怒者多爲開解不避雖無犯顏爭辯柔而能立有足稱矣

贊曰人臣衛社稷死生以之春秋之義不有居者其誰與守叔武之復衛國蓋權之有焉功雖能定所以忠上者則無方與悅值劬攘因時傳會致位公卿其忠計式有所效之矣至同之一時用事者謂不能廷爭庸庸隨世

續吳先賢叢書卷二

大

實亦有之若彼持構則有人矣哉悅無預也

徐有貞

徐有貞初名瑤其先以豪右徙有貞生而短小精悍目光映人爛爛慷慨有當世志始從吳公訥游訥奇其材祭酒胡儼有人倫鑒訥進之儼所適儼病卧見之今爲詩不覺躍起繞床曰此鼎鉉器也何意得之以進士讀書中秘時楊文貞諸公在內每都郎得其試文輒嘆息有貞以士所以謀議濟萬世業乃獨

以文焉爾乎肆其力於學無不究通資故絕人非有從授若星曆運度緯候數象禁方既所該綜而智計權畧意算又非書所盡也當正統間仕侍講時方以虜爲事乃上言戎謀便計及討伐利害若言不當出擊者

上爲嘉納至事變作中外皆嚴以有貞素善言兵令之河南起兵以爲聲援行御史事守便宜不待報使恣所爲貞直馳至鄴民已匿山谷不出應爲諭以無恐命善吏能得民者四

續吳先賢叢書卷二

七

出招之遠大集因申約束教之司馬法修器甲什伍之特不置尺籍謂事寧當任所之故士爭願效行間皆太行驍勇可用惟得當爲快會虜退召還以舊學侍帷幄先是河決張秋治者徒築塞之乃益潰不能絕資費無算漕渠梗饟卒弊不勝事下司空集群議求善治水道者貞自請行時欲以興發大徵役貞言不當先自擾俟馳詣彼相度遂乘遽發始渠涸冬月漸爲陵陸行者道絕貞至之夕水

忽驟發威驚以爲神。因召所司語以工非朝夕計。設徒億益患苦之耳。吾當別爲方。姑悉遣歸。又量遠近爲部伍。先後發。衆得無窘聚躬履行。循水所出。踰濟汶。道泗沂。泝衛涉沁。沿河下濮。范極水勢所底。圖地形高下。前所遣度已集。適上言水之澹遠。雖天時地利有適然者。而人事緯經。乃由作治。昔禹之治水。豈有他術。能逆水之性哉。今臣驗河流自雍之豫。出險阨。就沉斥。固已汨蕩。又自豫之充土。蓋踈惡。其衝河曲爲大澤。奪濟汶入海之道而去。衆流從之。徙而北。則北溢。南則南墊。而漕渠淤。潦則穿溢潰防。旱則舄鹵千里。又不可耕而食。今治者欲塞之。毋潰而潰愈。不可止者。可謂失策矣。臣請疏導水所趨平之。乃治其決。決已治。乃濬其淤。因爲溉濯宣節。俾安流。當可。詔從之。惟所辟置興立。無得從旁撓者。貞乃作捲埽法。至今遵之。緯竹大爲篇。薄實之土。石視其潰數。十人推而湮之。旣

使不旁溢。又深爲渠引水入之。度勢踈近。置牐隱以金。是張秋之首。亘大渚之野。越范暨濮。又上接澶淵。以達衛沁。用殺其怒。流隨平。命渠曰廣濟。渠則異流同委。牐乃上下櫛比。以次閉啓。流之濫溢不順者。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萬丈。於是水不得東。益薄濟北。出利漕。治旣底績。又大作堰其上。槌以水門。綴之。是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又十分其長以爲之厚。門之廣視堰之崇而厚二十之。是厚視門。崇視堰。而長百之。其疏鑿視水之性。而渠牐乃少引之。北復作牐。龍灣魏灣。積水過丈。則泄之。由直沽以入於海。又以蛟螭潰寔。置金鉄焉。且與水相顧。凡沉之數萬斤。蓋作治三年。始若議大興役。貞請蠲河濱牧馬庸。專事河。省費不啻十之。有以役久聚沮議者。上下之貞貞守便宜。言河薄洛之水爲趙魏患者。自古記之矣。臣非敢必有功。願奉上所指。措不敢不力。

上悟數勞問倚之專故迄就者由信任也歸擢
貞副御史大夫至景皇帝彌留際衆方危慄
不知爲計戚屬張輓張軌侯石亨寺人曹吉
祥謀之學士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顧彬老無
能爲在今惟貞經濟才往圖焉其可亨雅知
貞遂以二月己卯夜就貞言之貞曰

太上皇非以佃游出天命未改歸而揖讓入尤
屬心今奉以復辟天人同符因爲陳計亨等
去二日辛巳夜復造貞貞乃升屋步覽天象

續纂要讀卷二

十一

亟下謂亨事在今夕不可失密爲畫所以發
狀亨輓小語云今虜薄城事危且奈家族何
貞請因聲言納兵備非常誰當疑者遂倉黃
起貞與家訣曰事若成宗社福餘無復顧矣
獨馳去與亨輓及大鴻臚楊善收諸門鑰夜
中納外兵衛士愕不知所爲禁無得出聲旣
已盡入取鑰匿寶中鼓進之嚮振遠近夜色
猶晦衆惑所向貞日時至矣不可後亟叩南
宮門鋼不可啓撞之俄聞開闔聲隱隱內中

無燭亨等入

太上獨出問誰耶衆皆俯對請登極揮士以輦
進貞翼

上升遂及 皇后同行天忽開朗日月皦然
上顧問貞誰對以都御史徐有貞

上又曰此事出卿耶朕失遇卿矣蓋貞嘗侍
上講旣登殿始辨色鍾鼓鳴群臣入猶惶惶已
乃知

太上復立喜甚中外謐寧事俄頃定

續纂要讀卷二

十二

景皇帝聞鍾聲知爲

上曰兄兄好癸未進貞司馬又論定策功封武
功伯賜之誥以升華宥密謨猷盡善爵三世
又錫章服一日三接顧遇甚隆使命相繼

上不時召對或已出復入萬務庶幾皆與疇咨
虛已倚任貞亦以不世遇慨然思所以致治
爲萬世利極慮安危有所創裁釐擇時進密
議人不得聞始漸側目不便諸貴近矣且語
曹石等遇邁會成功當思抑損以示人臣義

無顧私。豈其一有所出。敢微

上寵哉。遂愈。嗾貞。每有陳請。或不得。則懟謂貞所誑。恚不已。會

上有所賜。玉帶先以許欽已。又與貞益恨之。御史楊瑄論。言吉祥侵奪民事。

上又善之。謂敢言。乃同譖。想貞。嗾御史將圖害之者。

上爲解慰。不能釋陰使人俟貞對承。

上語以機要。不當泄者。以質之。

續通志卷二

十一

上廼驚謂此密與貞言。汝安從得之。以貞所宣

示告。遂疑之。眷漸衰。益進讒誣毀之。造危惡

語。誹時政。託給事李秉彝。名上之時。秉彝以

服去久。逮下。請室論不勝。楚毒死曹石。又言

此貞客馬權。以貞意爲此。李死。滅口。貞宜知

之者。

上雖怒。猶念其功。姑貶斥之。又上急變。激以異

謀。乃復追貞理之。適風雷作。貞已入亨等。遂

將死之。

上見遽令出就外聽。乃得全。掠治權尤慘。令承

狀終無驗。權請至廷。當有所言。乃獲對大呼。

貞冤聽者。愕不敢詰。遽引退。適門復裁焉。

上頗感悟。宥出貞。猶用前語。有續禹功。語爲不

臣者。謫徙之。絕微貞。自以負於時。獨思咎戾。

無幾微介。時有守臣。詰罪或迎。奄意辭連逮

貞。

上釋不問。後數思之。欲召輒爲相。賢沮止。居久

之。

續通志卷二

十一

上益念不置。特

詔使歸田里。貞既得返。屏居一室。謝絕知友賓

客。自以於易有所詣。愈益玩之。其有會亦不

以語人。既精占候。一旦觀天文。云曹石當敗。

其被乃不但若所中我者。已果相繼。卽其罪。

至。

憲皇帝初賜之章服。晚始縱尋山壑。隨所之。流

連不舍。俛仰慷慨。時游於酒人。乎酣歌狼籍。

酒數行。已往起舞。相屬雖寓之宵。冥恍惚而

忠國蓋主之念惓惓不忘若所賦詠迭宕無所之而奇致可想書散在人間得者輒藏之貴甚亦習黃老言有神仙想惜未能升陵喜夜與客語或遂徹晷興至孤往興有遇之又或謂其有異術能變幻者至其雄沉有深槩卓犖精識善謀能斷爲一代宗臣豈虛乎哉贊曰士當無事時雍容濟盛治然猶稱焉及制變圖難定傾扶危決策無滯忍之意存亡以之此其諒烈顧不丈夫哉且其身嘗貴爲

續吳先賢譜卷二

古

徹侯受辱獄吏不恥謂不能裁耶人臣義不當貳一旦被污惡言不以死明責誰當知者若有貞事無可疑何至今論未定也或以于司馬死罪之夫子誠有功於守若城下之役與

乘輿南旋信預有力焉至南城易儲二者謙既股肱大臣且獨親信何無一言爭而謂其猶有翊戴之意者將誰欺哉不有所廢其何以興謙與貞本無怨而勢適然尙何云貞之

卒廢由南陽之媚功乃謂迎衛之舉無事者又何其重誣也傳有之使好我者勸惡我者懼乃易之矣惜夫若士權忍死以明有貞雖任安田叔之義又何以加焉

葉盛

葉盛者崑山人官給事中當已巳師潰盛

廷劾將帥失律虧損

國威請致之法然後飭師徒勵神武爲必報之意時咸壯之命守主兵興事中外方嚴疏六

續吳先賢譜卷二

十五

七上皆幾重最者既事漸寧封賞未行又疏上死事通政謝澤等宜蒙錫賚以勸封疆之臣其失守分地不赴難者久未正軍法則何以懲不恪宜論之如律時有議留重兵屯衛疏言守當在四封今日之事阨關要遠偵候而已向使獨石諸管不奔則土木何以中寇紫荆白羊能守虜豈得闖入哉若聚兵內地示之以弱如遠近之望何迄虜旣懼威輿駕且旋有龔遂榮書上公車言迎奉當如禮

用事者意難之不敢以

聞盛謂此群情所向豈不可因以動

上哉遽白之有

詔令進雖未施用而盛所持論一時爲傾遷參政山西都御史李秉言其知兵便有意謀俾乘障獨石時新中虜城皆多廢所以綏緝安之繕治壘壁使急則入保亭障相望爲基置連絡勢又以邊人不知禮義設學教之辟致有儒行者數人爲之師遂與於文學與中士

續吳先賢讀

卷上

埒初鵬鶚靈州諸屬城相去遠並沙汭無休舍行旅患之旣爲之置郵又十里輒亭焉具芻藁餼糧烽燧相接以備非常商賈遂集漸充實矣地多斥堠且爲豪右據田牧之軍興役無所籍不浚削之下則移大農請而調度直患不給乃悉汰出之并教以墾土樹藝法使無所出再歲始薄入之爲調而自將率以下占地有差由是土益闢治公私皆贍以持服歸天順初二廣以各置率不相統軍役無

時興期又不如所尅輒無功乃以威節制始開府梧州與征蠻將軍同鎮之及駐兵據要害設戍守又以鹽筴賦於商置關焉權之鹽實夷蠻所急私賈不能禁爲薄其征而聽之出貿易故公有美利而筴亦流通不壅法至今賴之然竟以被譖召還改守宣府以堡壁隳毀至則力興復聚徒作治邊人縱逸久始役頗患之乃堅持之不爲恤數月計築七百壘自是畜牧被野無寇抄成化間進貳秩宗復進少宰受命視虜河上疏言窮討非計宜益斥地築壘募士僑土相雜教之使服習爲便卒於位

續吳先賢讀

卷上

詔追恤甚隆隆文承風雖官於外以善著文名時南陽李相實忌前惡盛者累譖之不行乃云盛嘗非薄其文者始銜之故其罷嶺外也勅諭代感者有無若盛殺降之語然卒不能退爲公論紬若他時使者在外一言忤禍且不測矣故時謂李無休休度然未爲甚也盛所

著書惟水東記存

贊曰盛爲諫官屢廷爭引是非指用事者數忤不顧其誠直哉然才實能經變圖慮緩急可仗當夷虜並興折衝之任恒交揆之作鎮方陞遂乘勝千里邊候不堞其所規置鳩繕用恢崇我王略迄於是賴可謂重臣矣哉嘗有所保任吳禎以事敗遂終其身無所薦初以人倫鑒士歸向之卒乃謂以虛辭借故譎議及之若其恬於榮利每進皆以危殆委之忘身殉節官下豈易能乎

徐備 蔡蒙 蔣廷貴 劉竑

徐備者長州人始選於鄉爲文學掌故擢給事侃侃激直言論無所假出僉事楚其効治乃嘗依仁厚與爲文惡者異矣介廉甚行不資裴嘗蔬食布衣或以既有祿秩何用爲爾備故自其性無所改

蔡蒙者其先在宋直煥章閣世洪始隨而南徙因家具區山中蒙甫年十一縣道舉充弟

子守况公鍾壯其氣貌撫之曰此子他日當

如我者諷業春秋時臨川聶大年教晉陵從之游果試誦通升於國學尙書馬公昂才之以劇曹章疏俾之主守無不當意數月遂授以官都尉處州括爲浙重地都尉佐守爲理乃推行義惠吏民戴之山出銀聚滑徧少年騷動郡邑命宦者來視賊將斷道邀之夜半候者以告蒙遽馳援出之然勢已張方欲發兵討蒙請無煩當計取之遂以一騎入衆愕

不敢動不戮一人止取其倡亂者俄頃定以功遷守南寧尤在蠻夷中蒙疆力能行其政下皆畏之田岑氏與其族爭爲理之岑氏德焉故其歸送之數千里外

蔣廷貴者宋侍郎堂之後也堂守蘇卒遂家焉廷貴少時業博士有敏思以進士知樂亭惠愛行焉歲侵役繁爲之請寬其賦六七建州役興守以貴才委之督諸縣調輕重得其衷事無不舉者縣故僻前令多苟而可貴能

以身勞焉。惸之不恤。卒以死官下。其少時入都。嘗爲諸姬擁之。遑遽絕袂去。故見謂介。

劉竑者。其先自汴徙家常熟。知浙之縉雲民。素効詭譎。難治。尤勇於私鬪。至殺傷遂逸。不肖就吏竑。故緩之。使出輕重。論無脫者。有婦戕其夫。不承爲默念之。若有告者。一訊而得。驚謂神焉。版所載田上下。胥舞文亂之。竑奮爲稽致。正其籍。衆稱敷。無不服。賦因以定。穴產銀。爭所由興。而吏因以墨。又爲請罷其課。而禁鑿者。使者行境內。皆以賢書上考。移知定州。俗勁悍。能柔之以文教。武吏恣橫。奪之治。竑取其卒繩之法。緝不敢動。

贊曰。良吏之於民。若苗之植。而善耨之。又從而壅之。日益而不知其徒文法。教導爲乎。故有身親隱之。謗端之不恤。而其要歸使卒就功。爲利無窮。若備之長者。論議常依正直。用法能流其惠。蒙雖其廉不如。然當滌惡民倡亂。不煩兵服之。所全活者衆矣。廷貴勤其官。

而瘁死。竑之治劇縣。皆有蹟可紀。亦賢乎哉。

陳鑑

陳鑑字緝熙。正統間任史官。以法從講誦。禁中奉使朝鮮。不辱命。爲祭酒。國子時有以喪食弟子。資錢爲不快。於前祭酒。邢讓者。因及鑑。鑑以身爲師。儒寧當對刀筆吏。辨遂默。不語用事者。怒皆罷之。未久。卒鑑操行無所污。特好古。嗜書多蓄之。或爲累。且爲居室修之。未及獻焉。而予者在門。迄不能定也。至今

續吳先賢讚卷之二

三

甌皆流入他室。八又言其父謫戍遼碣。母更適人。鑑少則依黃冠。旣貴。因奉使求得之。與父喪同歸。亦爲孝矣。

贊曰。陳鑑之始。本由貧賤。嘗依父友野夫黃冠。而卒觀會有以自見。奮其智能。才多所善。出入周衛。時亦被眷。逮其結軼東馳。箕子之國。奉使稱旨。不失秩官。國之壺士。豈爲素餐。雖產一錢。苟以優之。胡爲生患。

胡

續吳先賢讚卷之二

續吳先賢讚卷之三

沛國劉鳳子威



韓雍

韓雍者長洲人甫弱冠爲御史果敢善擊斷氣直陵諸御史出其上數疏發姦利事在廷股慄出按郊甸有掌故爲其下所持急雍一訊遂縛得之即其罪又按豫章閩賊大作檄徵兵雍誓於衆爲將赴者會復得檄以賊降謂雖聽且變夫生而即解何害而使之

續吳先賢讚卷之三

者已承檄罷散賊果未下則委其罪按閩者抵死人咸稱雍善策事知兵矣已乃遷副使嶺南相陳循才之擢都御史復撫豫章乃廉得俗多囂盡知其豪姦之家捕治之吏民重足一跡天順初有所改革仍副使山西逮繫之無所坐授少卿大理尋復爲都御史獻獄多所平反學士倪謙爲仇詆以重効力爭釋之石亨敗株逮者衆爲上下其罪得無濫方擬以黨雍謂此前代事可鑒今奈何立此名

也出撫被邊郡國雲中簡汰師徒有所黜進益固完險塞正尺籍逐逋逃者實其伍虜嘗一入獨石擊走之召爲少司馬又以事出叅政浙適二廣寇屢不靖役無功太宰王竑奏非雍不能定者即以都御史召今往撫且重委之得專征伐自偏俾以下行軍法不必請者別令督將趙輔和勇乘遠至境上議兵所從入時諜者云全州之興安有苗出劫傷敗王旅斷道路又新會陽江有徭橫潰殺掠而大藤荔浦修仁爲宿寇逋焉者衆請先以兵援廣以東且斷其歸雍謂全興安爲廣之東北喉襟新會等爲廣之西南藩籬荔浦修仁羽翼峽賊而峽則其根蒂窟穴也不剪其羽翼則且左右掎我而本根未除爲我腹心害乃先遣鄒宏廉忠等將而前合新會兵討賊之直東方者親率大軍至興安分出西延融江敗賊灌峒斬獲甚夥追之入崖菁懸峻匿又兵已壓南韶清遠及楚桂陽勢大振遂乘

勝席卷千里。賊皆奪氣竄。乃移攻荔浦。修仁分五道入。以和勇、高、端將左孫、麒將右。彭倫、葛宗蔭將前。雍自與永瑄、趙輔按中道。歐信將後。而侍郎遠主饋餉。及監軍御史霖等同進賊陵高阻。隘發石下礮。人傳毒矢拒我。發驍縱磨之戰。每令賊輒奔。益深入崖壑。不可仰攻。虛鼓之。屢誘其投。乘夜開道攀緣上。賊猶以死捍。既不支。乃弃兵潰。酋獲斬級無算。破峒寨五百餘。取其畜聚及械器。而險阨樓

時能無變乎。今聲勢大振。吾豈留此窮寇。使復蔓哉。遂誓師於原。申令以視吾旗鼓所向。敢後者斬。命歐信、高、端等五軍取山北道。古眉雙髻以進。自率趙輔和勇等八軍徑上直搗山南巢。又令孫震、程文昌等二軍及潘鉞出各要害。別攻且濟師。賊窮已。令其帑避之窮險。桂州橫石寺塘諸崖。而留精銳堅壁待。置械守甚嚴。士殊死奮。殺傷雖衆不敢却。其爲機以發石者先已遣死士入其中。盡發之。而又募百金。士潛道登其顛。舉燧炳焉。夷方鬪。驚顧寨已燔。遂亂。乃四向攀緣上。呼聲動天地。大破之。一日間。砍關奪壁。空其穴。自山南大信屋。屢紫荊沙田諸峻阻窮絕所。無不蕩夷。暮止其壘。詰明復跡賊急躡之。顛墜及中矢刃者且盡。進至橫石九樓諸崖下。則巖隙萬重。陡入霄漢。峭極益又倍前。賊既獸挺櫻險。以死敵我。繼發振谷壑。餘勢猶激。而中人不可近。復詭進誤之。竭。又潛於賊所不備。

登焉。且百道上。前後不絕。疾力鑒之。歐信梁泰彭顯英等又各攻林峒。四面合賊。不得左右。顧路窮絕。乃盡潰。計所取巢隘三百餘。往所憑恃。官軍必不能入者。皆覆之。發遂破。心願服從。無有貳。因為疆理其地。相簾峽險固。廣衍恐賊復滋。以田之上隆州遷焉。岑鐸先以事繫赦出之。今往莅柳之東鄉。為峽後戶。貴之龍山峽之右掖。而峽上下周冲。獻俘有廢壘中。曰碧灘有郵傳及戍者。皆修復之。為

續吳先賢讚

卷三

五

築治。置有秩吏。擇能為衆服者佐之守。使峽為通道。無敢睥睨其間。簾縣之五屯峽之左掖。往所置屯亦廢修復之。今李慶臨焉而益以兵賊逆逸在外。及他所未至者。今鄒宏范信廉忠陶魯等復分道出鬱林博白北流洛容慶遠之銅鼓十二磯諸山隘窮追及高涼之海淤皆命張適等以樓船卒往攻。既已盡敵。乃返居無何。餘孽侯鄭昂等復反。側又平之。自是二廣皆定。迄數十年無大患者。雍之

續吳先賢讚

卷三

六

力也。人謂宋以來。蠻所據險。未有能造者。一旦殄滅之。無不震動。稱快而會有忌者。賞不行。遭父喪。免後議者。終謂梧當襟喉。必重臣鎮之。無踰雍者。起復莅焉。辭不得命。至則為經畧尤悉。又與奄尹不協。還謝歸卒。雍謫達大度慨然有安天下意。若其沉勇篤密敏智機斷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出入矢刃。意氣自若有。王佐才。今觀其成功。固易亦由上奉成命。亶固和之。構會逢世。得暨其材。用稱一時。得人之盛。光於前古。豈不善始善終哉。

贊曰。予少則浮湘桂道五嶺。問詢之父老。皆戴韓之功。不敢名呼。而戶戶祝事之。其威烈入人深如此。然言其所殺傷。猶為毛慄。傳有之曰。有如愛之。則如弗傷。信夫。若司馬法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亦少褒矣。將家者以致果殺敵為教。與儒者守文異乎哉。而其後遂微豈亦殺戮過耶。

練綱

練綱者長洲人大父墳洪武中爲春坊司直侍

太子官抗言用事者不奉法有所阿

上嘉之賜繡袷綺衣改御史爲文惡擊治不少
避衆忌之出諸外竟中毒卒綱始以春秋對
當已巳時上八策言安攘兵便及虜在郊遂
衆汹動綱復上言小虜豕突是將恣其狂
勢易我今以

續纂要覽讀卷三

七

國家威靈是何足言特任事臣求昔李綱輩猶
若少者且所倚惟于謙石亨二三臣宜策勵
之以全取虜耳中外臣有意謀晚兵勢者當
廣擇焉及召大將楊洪羅通等以兵內向屯
要害遮虜歸分命重將門焉備其衝夫機貴
速決若與道謀遷延不斷此宋人所以見笑
於前也至有欲與和及遷避者此正姦人當
亟斬以殉疏奏

上異之遂拜御史其蠆鷲敢往有祖之風尋

廷授之治鹽筴淮南綱頓首謝云有如宗藩戚

屬干憲今容臣劾治臣敢不盡死不然終不
敢依違損傷中正負委任者

上曰悉從爾命易敕付之時爲姦利蠹敗牢盆
者衆聞綱來皆匿不敢出駙馬都尉石璟縱
其下有所授按其罪言之

上爲褫冠服尚書何文淵項文曜等推擇吏不
如今爲有所私者率同列請黜之且舉王翱
年富薛瑄

續纂要覽讀卷三

八

上爲命王代而薛等遂皆進用始者以警募卒
已而多逋逸失伍或請罪之且正尺籍綱言
此曹子本義奮勞之不圖又因以籍焉後何
以使人者乃立爲罷遣出按閩隸適盜起雖
平之未折其首株連逮綱皆釋之而出兵根
捕又追論沉命吏遂大忤於衆始綱劾何項
時廉察楊珏在黨中珏嘆之深因是各列上
而項猶在吏部得肆憾與楊偕謫旋又移之
甘州符方下綱以服免迄不復起以卒綱性

訐急喜攻發人陰罪慘礪無恩同時有歐廉者文尤深故網特以有口稱耳

贊曰今御史持法稍與古異古謂官邪失德不奉六條陰察部內者得以糾之猶時一乘傳稱使者今既歲遣而政之小大無不綜焉其重不以甚乎漢以前命御史監郡其行事畧無所紀若練綱斷擊有足稱者然爲文刻深郡國畏之威命幾如

上矣其治雖小有益殆非綏靖和不擾之謂

續先賢議

卷三

九

乎

吳惠

吳惠者其父徭籍里中不勝惠年十七代往役令楊隆奇之使從博士弟子學遂以進士論上爲行人使占城風於海幾溺危甚舟虞懼不知所出惠喻以無恐力爲備且禱焉而風稍定迄以無敗還自衛見制地者或頗夫征不獲時歛輒寓其稅土著而流者漸衆則征亦愈困不郤爲上言蠲之西戎底貢悉由

陝服來者益衆皆賈人竊私其利外國且餽饗不繼又以起憂而匱吾邊邑請令其酋入

朝而止其餘境上待遠省供億無算遷守桂林義寧蠻爲不靖荐亂我邊鄙部使者議發兵殪之惠謂裔土之人未有知實蠢動無亦惟是訓定之而何遽以兵爲既撫納之矣武岡有訐者復聲言義寧相與首尾楊文伯等遂自列言所以蒙宥恩甚深胡敢通叛人勢遂解在象郡凡十年所威愛並洽遷守叅政廣

續先賢議

卷三

十

右柳慶夷寇我間薄城兵適盡出惟率門焉者夜砍其壘獲首虜百遂驚遁先氏女已字人聞其暴不欲行乃詭言造妖惡語主者爲重劾惠得其情立釋之亡何致其仕歸雅好書有所論著子鳴翰亦名能文

贊曰光祿嘗語余海之利害也不謂經涂遠邇即王者無外鎮撫四夷豈有所拒不臣哉然銜命而使良不易惠履險如夷即其膽決不可量乃非使旨有所陳守便宜不肯讓事

焉所爲選婦者。迨守封疆提桴鼓戰陳能勇。顧豈儒生坐談者哉。或言其縱恣任數無慾。愿意在官少潔廉之稱。豈具區故善貨耶。誠有之。亦烏害其爲濟治才也。

盛景

盛景者長洲人。一曰宋盛度之後。

景皇帝時任御史出按山東。匡乘馬數。時穀比不大登。馬爲耗。景曰。昔管氏笑守高下。歲三分。使民不失本事。而餒殍中之若干。開壤守

續吳先賢叢書卷三

十一

之若干。輕重與天下相准。今豈不能哉。故自景之視牧也。馬爲繁滋。又按嶺外值黃蕭養亂後。在所凋敝。爲披荆榛立制度。所下令寬簡不專以惡用。而人畏之甚。瀧水賊又起。即策馬至其所。諭以德意。語頗厲。賊齟舌不敢動。遂降之。使還言。撫臣揭稽事頗過。失用事者意。會

內苑以翠被飾舳舻。張水嬉。景率諫官爭之。其

語盡

上赫怒。召之入。將皆與杖。景伏。陸呼云。

陛下聞古有殺諫臣者。未獨有杖殺臣可耳。無

與諸人

上益怒。久之。竟叱出。明日盡逐遣之。景爲古田。史天順初。稍遷知龍江。早蘊隆禱而雨。曰。縣素無污池。不爲備。天時可恃。恃哉。教民潔治。若干所。遂饗其利無窮。盜趙鐸等弄兵標掠。歷郡邑。景佐擊賊。戰甚力。迄平之。進守敘州。戎夷荐作。敘在山藪。開屢不靖。景戰數勝。又與督將期共攻之。前已遇而敗。景在後突之。申孫之矢著於兩耳。益奮擊不肯退。賊忽驚。衆亂。復進乘之。遂大克。使者方列上功狀。景以創甚。遽謝歸。後

續吳先賢叢書卷三

十一

書勞。景金綺即家拜命。

贊曰。景爲吏近苛。然持法不貸。能舉操彈至犯顏色。蒙梓晉摧辱。猶抗言矯矯。其氣不少衰。已乎。乃縣道佐宣。猶爲盡其力。崎嶇谷壑。山澤之間。與士伍同勞。佚親介冑。面夷不避。

奉職可謂無負。若其馮氣而驕。荷已重而行上不休。見笑於後溺。可謂苦矣而不自知其失。見畏於貪得而權竭於多取。居復獲譏於時。庸亦才之過也乎。

劉昌

劉昌者。生有異資。讀書數行。下一過不遺成。童時與諸老先生試。通諸老先生人人目之。即奏上都試者。謂爲諸老先生言已而知爲昌大驚。由是名遂傾。以進士論上。與告還益。

續吳先賢譜卷三

三

事學誦博通諸家書。景泰初。授主事。虞衡與張節之同被選。以史事復有沮者。改都水遷按察河南。視掌故文學。即諸掌故復薦昌。宜侍帷幄。蒙親近。必能有所啓沃。不當與外者不報進。參政廣東。歸卒。昌矜抗自意。無所推與。徵爲寡恩。弘農氏即其甥。遇之不甚異。所著文深厚。猶未離其質。在豫索遺逸金石作中州文表。名其書爲臺者五。又爲雜說敘論所見聞。爲郡志并做蕭儼載明以來文未成。

贊曰。吳爲文者。代變昌乃授之季迪。而弘農復授之昌。皆好學不倦。至廢其仕。專攻之意。良苦。而非以爲名。隨所肆。各極其力。質未開。渾厚有餘。雖尚沿近代。不至乎盛。亦斐然可觀。邇乃至以謁請事王公大人。初未視門閥而已。志在名高。若爲樹赤熾焉。皆欺世而罔之。取虛譽矣。可勝罪哉。余爲校飾厥文。亦頗有傳者。故昌之業不墜。

劉珏

續吳先賢譜卷三

四

劉珏者。長洲人。況守時辟爲掾。辭願就博士弟子學。況嘉焉。俾誦業。遂得仕。守主刑曹事。丞董坐重劾。謝之。潛以貨入。珏曰。吾嫌欲辨之。今比自實矣。即論當遷。按察山西。晉壤興無蓄聚教之。墾田人稍知務力。稽矣。亡何乞歸。他縣受賕見法。以珏與使者習。請焉。珏曰。爲長吏不以民爲事。至以賄聞。尚可使汚吾耳。亟去。家故狹小耳。姊嫠而有嬰孺。迎養之。并爲置田宅。母癯親吮之。孝友孚於閭族。其

持已潔嚴與人也。惠而不可干。以私好學不倦。工爲詩書。跡繪素皆善。故時者俗猶質樸。無游揚爲聲譽者。士亦無出疆謁請。若今縱橫於衢。而爲文學者。反借以輕重。故若珏抗以清貞。遇意所至。相羊自放。林壑當途者。敬焉。過門常十餘車。有所咨詢。輒不敢對。蓋其篤慎云。

贊曰。珏以才著而行已尤無愧。其尙德也哉。藝誠有絕人者。然所以重。夫豈徒與。珏旣仕

續吳先賢譜卷三

十五

不竟所爲。家居者久之。學士大夫聞其名。若不得見焉。設令藉曹丘輩爲唇舌。不爲辱。此寧能令至今慕其流風也。

吳凱

吳凱者崑山人。幼失父。養母以孝。聞嘗以役徵。邑有賢令蒞。凱自陳欲學。令立免之。遣從博士游。始仕主事刑部。易上盜二。一已斃。一病所連。六人凱恐并死。無從質謹療。之後乃得真盜。釋所妄指者。未幾以母老乞歸。凱

續吳先賢譜卷三

十六

公方介立有行義。鄉閭化之。御史大夫李東薦之。謂凱不宜弃置不用者。葉盛尤重其人。可作式。後進家居者四十年。履操既敦。遠近所望。卒私諡爲貞孝子。愈亦矜廉。強毅繼爲士。曹刑名比詳善於爰書。具獄上視其文辭。無不驚。司寇遂倚書獄。且薦其才行。廼出守。叙叙在蠻夷中。不知有漢官威儀。愈聲實甚。疎得民夷心。蠻鰲以馬湖叛。方徵發討之。愈遣卒偵其動靜。用計取之。卒不煩兵而服。後復以撫之失道致亂。再命愈往喻之。卽自歸。遷叅政卒。

贊曰。凱父子爲吏皆善理人。雖至二千石而家不益富。由凱垂風。蚤自引退。不以仕爲急。遠矣夫。與彼蒲心戚醮求益者異矣。

孫瓊

張和

孫瓊者。本長洲陸氏子。後崑山孫氏遂從其姓。仕刑曹時。尉門達方倖。縱其下株逮人。以飛耳目。幾察非常。事下瓊者。多得平反。奄牛

王養子坐姦利事。瓊持之不少貸。或勸之數與權貴忤。不虞爲患耶。瓊謝曰。知且憾深。然欲盡節。官下寧顧哉。已而竟以事有連。謫謫成化初復起。還謝歸。家故貧。無所營。恬然而已。居甚隘。絕其苦體。約養婦以立名。方罷時。年尚強。利榮在前。能自遠。所著書十卷。子裕亦舉進士。

張和者崑山人。幼以能淹誦名。亦善著文。舉進士。遂予告。辟都試。豫章爲曹郎。復以著記

續吳先賢錄卷三

七

召出按察浙。以卒節之抗直。有操立不汲汲於進權倖。門跡未嘗及才。見推一時。無所交納。第穆與同被推擇。至叅政。

贊曰。仕者善依和承迎。非必自其意見榮爵利勢。恐失之故於人。雖已內心不欲。必陽浮慕之。不敢幾微見於色。而况敢顯然忤權貴乎。卽瓊治獄所爭。必大體不游意法之外。有所寬假。向背和內行修恬。於欲豈有所感。而興耶。大抵執已立於獨無所阿。彼巧宦不能

甄志動懼異矣夫

祝顥

祝顥者長洲人。正統初舉進士時。

詔奄尹察舉四人備法從召入試。不肯就而出。乃選授給事。刑科素通達國體。朝章多所糾正。而未嘗索細碎事務苛察。

上嘗令按行所立寺。稍毀除之。奄或庇浮屠以請。顥卽先令撤去。不爲奪土木之役。適居憂。景皇帝以都御史召。不奉。

續吳先賢錄卷三

十一

詔除服還。叅議山西晉壤瘠。加以兵後。益空竭。徙遷者衆。而征輸故繁。顥鳩繕安集。綏緝固和。阜財求厚。給贍爲法。詳公私賴之。濟久之。不他授。進秩叅政。又以被邊郡。少文民。不知義。爲博延儒生教導。臨汾陽曲。故有更老象。猶左衽立爲更之。臯陶里於洪洞。爲表其墓。且飾其里名士師。又祠裴晉公趙忠簡。聞喜。程先生願澤州。擇子弟教之。隨其才習法律。詩書。不强所不能。曰。異時者可措之用。遂各

有所成才大小佚興矣人德顯善誘咸父母師保之顯既明習法令多作輕劾遇有冤輒爲平反汾州人竊爲妖僭稱號乃檄縣道察之而自馳賊所擒十六人餘以脅從弗問其所繫引且千餘人部使者議弗以逆聞是爲沉命聞則獲止數人其所當名捕者衆奈何乎顯力請作奏但言此十六人者應坐彼雖連染未動何以入之竟報當如所上崞縣囚七人御史訊已服二人嘆息顯鞠得實以語御史御史不聽因謝顯襄陵人子贅婿既復生子而死婿育之長而爭分訟累年不決顯按之曰婿字孤義也而專財久雖善賈益饒而業由婦翁於法不當捨若何婿乃伏罪孤亦泣謂所爲爭者不平彼旣已引咎復何較哉遂相與推讓顯慰遣之皆感泣去絳之俠睚眦有獨死者廉而詆之罪每駐車勞問民夾道擁觀不能行又七年謝歸任之久亦他時未有也與徐武功劉珏杜瓊日相與游而

並後卒孫允明別見曾孫續仕給事官至布政所至有聲性仁厚卽之溫溫而操尙存焉贊曰士生以時其成也亦異若

英皇帝時羣才出焉皆渾厚不佻以誠長者處官非獨政俗尙淳質貴實效自其性習所見無非敦已植行忠恕爲務若顯者予聞之長老言其養孤嫂繼絕存亡撫接教誘義恩之有焉在方岳則有功德於民平居好學不厭退與二三君子遊又皆弘道厚倫成禮化一時之盛遠乎哉

陸景 顧昌

陸景者太倉人天順間爲郎刑部以繫者旣桎梏之鼠醫焉爲置狸後乃蒙其利尤善造請不間寒暑客相過無問所從與飲食結歡而去其個儻類陳孟公家故無餘貲而問遺交際不缺送往迎來旣不暇而曹事亦無廢遷叅政以讒替

顧昌正統間以掌故爲

淮王長史已而遷都尉思恩昌性剛峻務在修潔與人造次無所通久益不見其解有所過雖遠必徒返未嘗就人食時有論著亦要歸於節介

贊曰昔趙禹謝絕知交而鄭當時請諸公皆徧其行意不同而皆以名孟昭在劇曹而所游乃無擇日酣飲然不至通輕俠昌猶介於取予無所苟可謂孤立卽二者則昌爲寡失爲孟昭者有人矣哉而蹈輕薄事游媚誰階之也

續吳先賢譜卷三

主

徐瑄

徐瑄者嘉定人正統間爲御史出按蜀不以風厲殺人又按嶺外遷都御史守邊延綏治兵畢日不戮一人而衆無敢譁平居遠斥候廣間謀虜謀動悉皆知嘗入寇李羅池溝迎戰克之又入金鷄峪雙海子諸屯預設伏要遮擊敗之捷上

簡書加勞亡何乞歸子嘒少則謹約不敢有所

藉成化間主事刑部卽善書獄如老吏務盡隱幽然不以深文詆人罪司寇太原周公特深許之除叅議楚主餽餉爲正事典稽慎新舊出納自其手實不重煩而不可爲僞嘗述職曹令吏對簿遂自免歸居平友悌日與賓客飲無所治家生

贊曰瑄舉憲不倚法而削在邊有威惠未竟其用嘒善負荷克承先業著績於外仍父子俱退優游以終斯亦海濠壤裔能自奮者矣

續吳先賢譜卷三

主

顧睢 夏璣

顧睢字敬顧於吳爲著姓父吳永樂中進士以疾不就吏睢正統間爲庶吉士久之授行人滿一考乃用薦爲御史治鹽筴山東已又復使值歲饑爲亭其法有所施舍而人亦不敢犯議獄緩死以佐荒政時太保王文爲御史大夫數稱之滿當代民乞留從之遷按察閩免又爲守贛洞穴氓獷時出剽郡多匿不以聞睢以爲是不一懲而云撫愈驕之荐蠶

食我何計之有。乃倡言用兵事迄平之

詔賜以金綺帷才長於爲理人不能欺子餘慶
既亦以進士起家故蚤自謝免居久之卒自
入官凡六十年從容進退有可稱矣時又有
崇明顧謚者仕刑曹郎亦以不說衆蚤自免
夏璣者崑山人爲應城令有治劇名調大吏
入爲御史按軍實浙其所籍爲士必簡無濫
亡何謝歸以孝養稱於世少善飲母戒之卽
止絕及喪之尤如禮四十年不造公府謁兄
弟三人友愛甚至勤身薄奉已絕甘分少有
無是同終其世不異居也。

贊曰書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信哉君子
之節慎於出處也若璣盤桓久之不調與夫
出入三肅銳於進取者多乎哉而璣尤蚤謝
謂無患謀便計補民益主何徒干祿爲也
士於利榮稍能自抑非內量已殆亦時哉其
用晦乎

陸容

陸容字文量少治掌故業而誦學諸經兼通
之人謂何多學爲取青紫顧在此耶容笑謂
吾自求通經非有他慕與張亨父汪鼎儀善
葉與中尤器之成化間爲主事驗封又歷職
方武庫當虜急我封事日三四上籌畫方畧
累數千言皆其手出而動中事宜西域貢異
獸至嘉峪乞遣使以兵迎之容言獸非其土
性不畜且

上方罷獻而何以迎爲庸不取遠夷侮也交人
迪屢未靖議聲兵討之容言不當窮遠畧且
久臣服未敢顯叛我而遽加之兵險遠豈謀
於萬全者哉時以爲然錦衣今之肘掖韋瑱
者凶狡方倖用言者不得已罷之又謀以告
反者復幾幸容言於尙書疏上竟論死而被
誣汚者皆得釋往告變者賞重故妄詆以妖
惡言輒坐容請分別之無滋濫自後告者乃
哀有倚中貴人求將者執不下乃言之

上召面諭旨容對以西南夷重地將非其人啓

業生患怨結於夷異時者臣不敢任其咎事
竟止容以小臣抗言在廷爲聳已而復有所
欲用二人都督者容益持不與言都督今之
大將必有功後授彼何者遽敢請亂法擅命
以私市此而不懲何以杜倖門正威罰

上從之遂著爲令他所論國馬與穀籍輕重設
版法致民田牧又陳事四及選衛卒益實之
皆經國大者遷叅政浙部其所發姦如神又
列便宜十餘事上之悉見從以計入論漕渠

續吳先賢叢書卷之三

十五

利害語侵時貴益取忤遂罷免容素有當世
志其所守官無不竭盡有可益國便計卽未
能行必疏記之事親孝疾則累月不解衣夜
嘗醉歸母不樂遂終身節之持服不離所廬
跣步居凝然無喜愠色若不可親而與人則
深相恤嘗書多所博綜亦時有所著若式齊
菽園州志兵錄諸書有傳者

贊曰文量侃侃謀國竭忠其論將也必才武
而功多者乃授寄請依附痛裁之法除道穴

左右一以正格之

上亦數聽明矣哉適時之威乃能以小官數盡
言容下守法豈易得也雖未竟其用然所論
議錯施有可觀哉若今姦姦小謹視當時激
直如彼愧夫

續吳先賢叢書卷之三

續吳先賢叢書卷之三

二

續吳先賢讚卷之四

沛國劉鳳子威



吳寬

吳寬字原博長洲人未弱冠從博士游雖名一經喜博涉兼通之日覽記諸家書數千言時著文雄辭獨高之屢試誦通輒不在異等久之乃升國學時張弼卞華皆負氣一見不覺折下徐有貞重其器量曰必當起佐王爲誠臣顧以數上不就欲謝罷使者陳賢敦勸

續吳先賢讚卷四

乃往遂舉進士第一授修撰侍

孝皇帝東宮其所匡益日新輔翼

聖德實有賴以修

憲宗書成進學士至少宰掌綸誥仍侍

武皇帝幼學以會典成進位宗伯既再居審喻

德行之任以禮樂交修內外弼成

元良當世榮之遇講學少間疏上曰

東朝於學自風雨之不時寒暑休暇歲不過一

二月日又不過數刻况又有間之者古八歲

始就外傳欲其近師保朝夕習業衆庶且然而况奉神靈之統者乎借令誦習於內何若御講席延見儒臣訪咨弘益也

太皇太后方議升祔禮未有定爲引闕官詩姜嫄祭於別廟春秋考仲子之宮明惠公不得私其母未嘗祔也宋雖有並祔者作而不經豈足法哉從之又議元吳澄祀於學云禮所謂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者以有功於經者稱師焉故別言先聖謂不責其全也若楊

續吳先賢讚卷四

雄馬融皆於經有功得祀焉則澄何可廢也

寬之學無不考而能折衷以意於經制損益辨而加之敏性恬於榮進人或謂之淹而每拜命深執謙讓自其心非矯爲名衆望寬爲政久而竟未及用雖在表署暇治園日游焉賓客過命之賦詠益厭厭洽也年甫及數引疾乞罷

上不許亡何卒重爲憫傷所以飾終禮有加等寬爲德也崇天下重其人至今思之然莫錄

其行起居狀略嘗詢故老言其於平生交真能死生之賀恩與同鄉賦止所寓卒遂喪之何耕者嘗與游第坐逋稅耕罷樂會令歸使者牟俸方爲虐卽捕箠楚之寬傾橐裝且貸請爲之償下士不同賢不肖及幼少皆爲折節若沈周章與仲布衣交士因寬得名者衆人以志銘請未嘗却故因獲附以傳所著書皆行於時

贊曰吳公當熙洽時以醇德居輔佐贊翊朝

續吳先賢譜卷四

三

夕謨明弼直功顯百世其度固有異哉方其困厄時人爲公戚何以彼其才而今又悒悒乃不以約有所詘及侍累

朝次當遷人或先之公不以爲濡滯也當進對每辭避此其誠讓有師師風古之人乎不可得而見之矣若其學尤遠於經術議必奉以從無所阿曲故其格正爲多而一時禮樂制度亦彬彬質有文武焉可謂盛極固多君子哉咸以純質敦厚濟穆穆之治休哉

國家文明之會也

孔鏞

孔鏞者長洲人家本闕里父友諒永樂間庶吉士爲令雙流人陋不知學諒教之詩書選秀雋親爲講授自是始有籍於朝仕至通顯者鄰有寇逸境上自行掩之悉得計上對簿功最

上復策之對又善今入侍未久卒鏞以景泰間進士初爲連山令故越在榛莽寓治他所爲

續吳先賢譜卷四

四

剪荆棘立邑屋招懷綏集使治耕稼務以靖之境因漸闢道路無壅遷守高州高亦數中夷寇鏞至卽發其子弟率厲之躬自行奮擊摧鋒所向輒奔斬捕首虜五百餘并得所掠民四百五十人降其衆萬餘劇賊鄧公長復合衆據茅城距高不十里所猝無兵度已亟乃單騎往喻賊駭挺刃夾道欲恐脅之鏞故徐行抵其所下馬據中坐極言利害令解散卽爲良民何阻兵勞苦爲公長尙恣睢未有

隋意鏞循歷其壘曉以無爲惑誤不得安田里從容歸夜漏已深城中疑已沒賊望見公來大驚及晨自歸者萬公長知衆散乃亦請命餘寇在雷游魚博白相繼破降之使者上其功遷按察廣東仍守其地以憂歸州人祠之復以御史大夫撫貴州貴尤在鬼方有曰溪刺者刺勇而溪善爲兵爲訐甚且以賄交諸禍惡吏時調我動靜爲持其構鏞欲詢諸將知不可乃之清平擇所部可用者王通優

續通鑑纂要

卷四

五

假之且問以所急通以他語對乃屏人詰以與溪通狀通猝愕引伏謝曰死罪有之然言之恐不能濟則齟齬首事者墳墓矣雖公庸不傷威重哉鏞曰何至是遂悉言所以且曰若通無能爲必得曾瑞乃可此兩人者溪所信可劫之伏鏞秘之他日者曰吾欲使行微誰可者乃以命曾曾入謝謂之曰爾何得通賊曾懼不敢對曰無恐第爲我謀曾引瑞瑞對亦略言溪刺不易制者鏞曰徒爲我使其

出吾自取之瑞乃往見溪溪迎問以新將若何審計策瑞曰易與耳不足患今者來見道旁捷穹然巨試以牛往闚溪喜欲得之瑞卽邀與行又言憂恐非祥使卜卜又不吉頗懼瑞詭言夢惡得吉且刺以勇聞今不行豈怯耶刺乃奮勸行遇曾以衆警道上瑞言曾新被命宜謁之且請去佩刀爲禮溪刺見曾曾佯曰而素謹事我今我行部爾何不親掃除具供張而敢易視者溪刺以狎不虞有他曾

續通鑑纂要

卷四

六

遽麾兵擒之猶手格傷數人以獻磔之境上蠻惕息不敢動召爲少司空卒富陽鏞重厚少文其功在西南夷爲多忠誠體國知無不爲而未嘗自列行事具在所報牘每載以從卽所爲爰書皆吏議稱平者亦以足無傳焉贊曰韶文質謹以忠信明察之長稱至所建立迺赫赫有武烈焉故時者更必盡其職不敢飾情妄有希慕卽鏞始終於外從事蠻貊忠誠不欺其志而有謀策倚神靈奉威命故

能制其死使輯寧無患可謂封疆之臣公篤之慮然不置之內者亦因所長用之不者庸今久爲軍有司掌詰禁達險易死行間耶

程宗

程宗者常熟人成化間仕主事至御史大夫時相安賄於益密欲使劉職方往辭宗方有服遂舉之視師雲南喻以意宗至咨之撫監使者吳誠宗言其不可狀宗怒曰內嫌此久正謂若不能任尙敢爾誠宗憂憤卒宗遂招

續吳先賢讀卷四

七

罕弄弄輕之顧邀宗來撫不得已而往弄益傲睨辭不遜隨啗之貨故時夷謁使者至廷伏不敢起兵左右夾之至是宗乃延之坐遂爲請畫分地世其官相安喜擢宗至司空猛密故屬木邦叛之自立西南夷不平以兵相攻久不靖

敬皇帝時斥宗

贊曰宗以庸庸致位顯榮無足言者特已命使出疆得專斷不俟報而西南事乃從中制

貪者兆累數年所殘傷不勝計且使輕中國恣其桀傲決夷夏防慎哉後所以馭荒服其無以浚利之臣也

徐恪

徐恪字公肅成化時以葉盛薦爲給事所上言簡質可循而行出叅議楚歲荒行流民荆襄舉刺郡邑吏二千石勞來有意九年始移河南

徽王自辟署恪謂不應令阻之

續吳先賢讀卷四

八

王怒上言恪

上更直之

詔謂恪守文吏何害王其免自愛者河徙汴有議徙封社城許事下恪恪言不可者五乃止就拜都御史撫豫司農以民所負輸不入遣使督之急恪言湮浸後尚未蘇請俟其息許之漢上與鄖蜀之變皆相去遠故盜作屢不能治請別爲省下諸使者議恪獨持不可遂罷而特命使者作監於鄖恪在豫每以義格

正不爲用事者所善有求又不應諧之

上知恪忠復使莅楚河南爲之罷市有司以帑金餘幾所治行恪愧謂吾植行未耶何不能使人無薄已者楚聞恪當至權若更生適始建藩封使旁午於道壞鹽筴私其利恪捕其下致之法貴倖愈不便恪共沮毀之

上益知其誠直進少司空不由外論上衆驚焉恪遂力辭云初未嘗敢以調要

上又謝絕知交孤立任一意欲有擢正拂違何

續先賢錄

卷四

九

自而蒙拔擢似有阿附者

上爲喻所以用之意乃受命其任共工慎惜財費諸所繕治勾計詳密百工飭力比材不使失秩裁抑不急權勢有所干峻拒之茲不悅恪累以年及請不得滿六載考上疾作賜安車歸言有猶數言恪敦重守正可屬大事欲起之會卒自以受

上非常眷不有靡躬竭節何以稱塞已負無可言戒其家慎勿以追賄請者生平慕魏公驥

簡素渾厚無幾微間故功名畧與相比其介廉自性植善爲奏每疏白事皆曲而致纖細具如相對語在外度力所及無不爲遇裁異必力陳所以消弭指切時弊未嘗有所畏不盡

贊曰恪儀觀甚美偉丈夫哉其所守乃不可奪不以文學議論長而遇事是非蚤起以一言立斷推誠體國公諒之有焉雖數忤特遇明主知讒不行得以肆所爲固亦以見

續先賢錄

卷四

十

憲 孝間得人盛無不侃侃間謀議可否

中外相應越有成蹟豈偶然哉

李應禎

李應禎者長洲人一名牲又名維熊與弟應祥學生少好學尤警絕多通景泰間選於鄉中貴人牛玉欲使教諸閣要祭酒必致之避不往已而授中書中書故待

詔殿廷有所供方牘或非其人雅不樂乞爲掌故不許適命爲浮屠書疏言爲天下有九經

未有以浮屠者大忤幸

上明仁薄其責乞省母歸竟罷中書遷南曹郎
未上久之始拜職方遷尚璽蒲一考進大僕
亡何遽謝免當其爲中書時郊祀禮成宴群
臣奏以中書載筆有所紀舊班給事御史前
宜復雖不能從衆諱之襄楚流民所在蒲議
方逐之又言民有居久長子孫者因爲土斷
立郡邑撫之耳此前代事不遵不慮將復爲
羅尚耶卒如其畫使至湘中念吳雲尚書死

續吳先賢譜卷四

十一

殉節葬江夏爲訪其後述揚顯之禎體貌嚴
峻衣冠甚偉而煦煦仁愛推轂後進成就之
惟恐不至嘗與交雖甚疎必恤其匱危陷始
終之季第早卒養其孤又厚分與親戚貧者
家故狹小卒之日殆無以葬其書學柳公權
人多購之所著有范菴集

贊曰應禎嗃嗃矜嚴有威人望而敬之賢乎
哉其爲中書也與諸待詔者雜處諸待詔卽
然不敢出氣獨能有所獻替爭事體格正之

義後得藉以爲口實謂官無以卑旣備肘掖
而忘所事徒請大官粟爲其出在外與居里
中遠近慕之行義猶有足稱者矣

章恪 陸鉞

章恪字韶鳳章珪子也恪爲郎刑部諸以訟
自言者推至誠待之人無敢匿其情稱善爲
獄遷按察嶺南行海徼有琉球使人易他
國風於境上海有司執焉欲以爲戮上其功
恪不可疏言夷素服從不能恤其患而因可

續吳先賢譜卷四

十二

助天爲雷卒資遣之再領雲南符緬夷反覆
緩之誠信遂皆歸心已乃入爲光祿南京又
移大理無何乞歸恪陟颺中外更五十年再
至九卿其功名亞於吳訥而長者似之

陸鉞者崑山人以進士第二人官編修預史
事侍

孝皇帝東宮以經義日陳之善開導其所啓沃
功多論說皆見聽納甚懽相得及

嗣位進太常日侍帷幄益親忽被疾乞歸遂卒

所以追卹良厚。武性沉嚴寡言笑嗜學亦工爲文自矜高人無能當其意故或目之隘。所著書長於春秋當時有傳者。

贊曰章恪之始由治獄史遭時執已不失法理用以寬平得稱其爲士。越在微外將我王度夷裔往來軫其行李。後乃益崇久於官寺。惟是忠誠迄無咎耻。武興自儒竊微以名。抗已甚驕謂人不能輔養弼匡方藉經術未及有所發明得謝爲倖獲福已盈。

續吳先賢講卷四

十三

姜昂

姜昂字恒類。倉人。成化間爲棗強令清淨不優庭中常寂無譁。崔俯而窺人稱爲仁令。召爲御史論方士李孜省被杖已而遷守河南。一月縣令自解去者三四人。吏民傳相敕厲無敢犯鞭笞懸而不用暇則喜讀書終日宴然。俄乞近地就養得移寧波人素聞其風不勞而治秩滿不遷遂不上考徑歸卧久之進參政福建辭不赴疏請養數年卒。昂廉厲

於去就尤慎平居惟蔬食糲梁之飯。家人不堪。至子弟學書削方不得用縣官物賓客過從未嘗爲設。雖算器餽亦不輕也。其有請寄一切無所假。故時稱介焉。子龍舉進士倣儻宏諒濟以寬衍官按察所至流連山澤誘接後進亦好讀書稱博稽楊慎嘗與交有文學名。

贊曰倭縱之愚其弊所害傷於何不及約厲之過徑而寡失若昂者足已自恃矜奮絕俗

續吳先賢講卷四

十四

無侵然諾雖不能合於時取尊顯然祿藉位勢招致喜游子弟張陳黨援而卒被輕。婿名亦旋踵敗昂不外交務謝絕專一意後乃蒙其福遠哉可謂貞一矣。

楊昇 朱杅

楊昇字起同吳縣人弘治間以進士爲庶吉士除給事慨以論議弼違爲任會

上方詔海內直言無隱昇隨事有所規益奉使遼碣素羸以勞悴得疾值奔母喪卒婦孕且

未產已而得子伊志能績父業累官御史大夫志初爲刑部郎視獄閩流矜慈恩閩隸多所全及爲方岳煦煦稱慈仁嘗爲予言仕無失長者家兒意爲難即使介廉才用白黑竟何辨又云嘗授之君謙語云爲恬退誰相推引者此可觀世也

朱棣者崑山人成化間令蕭山其賦於民也平人人自謂得其所使者遂下其法以爲縣道式尋召拜御史所上章疏皆救匡闕達敦重持大體不爲峭刻然風裁特著於時亡何卒

贊曰語云事以蚤知功以夙敗所出實爲名高而未暇爲他計一不得逞則惴惴無復之而悲愁以死其遂得志肆所爲而又以內熱攻之不久而死等死耳而二者之得失何以辨乎若昇稱奉職死官下可耳未爲遽而後乃食其報棣亦奮不顧身欲有所效之而未竟其業要之皆自喜不媿媿欲速好進雖趣

奚憾爲

枚倫 吳絃

枚倫字彥常正統間主事刑部天順季年乞歸養久爲郎官雍容而已無躁競心時賢之故疏上其名薦達之屢不已至成化中始復起南刑曹持以寬仁多所全捨俄拜叅議湖廣主守祠祠事故簡益務清淨數引方士治道術者與修習導引辟穀長年方遂無意仕進投版歸

吳絃者成化間爲郎刑部靜嘿無外交書獄辭務在寬全之未嘗作重劾按人且畏慎言不出口爲法吏十八年始遷叅議貴州貴又絕遠未嘗以爲淹也弘治中入

賀至燕卒旅次

贊曰仕者之希慕貴榮急進取自非其情亦勢不得不然其有度不任則讓能而處其下耳至無所謂而優游卒歲久之不調此非恬然有康靖無求之操烏能爾耶若倫者寬和

有恒奉已約清於通塞之間無所繫吝稱可與立豈虛乎哉琳之靜退不矜舍垢爲量兩人行已有相類者而卒之落落於時固亦其效與雖質謹無文與彼倭令者異矣

瞿俊

陳琦

瞿俊者常熟人今崇仁廉愛不受請寄召入爲御史出按嶺外及滇持法不貸錯直清而閔以惠不辜滇與交夷壤接數不靖以柱後惠文彈壓之遂皆率以聽又奉

續吳先賢譜卷四

七

詔慮囚所寬宥甚衆持服歸復起堂讞獄尤以敬慎稱

上又勅令視徼上按軍實蒐乘簡士大稱

旨遷按察嶺南故珍貨所出抗以介嚴一無染見有漬汚者面誚讓之人益不堪當上計遂徑歸使者數薦於

朝促上道不行性方而毅寡所合卒之日至無以葬亦有所著書

陳琦字粹之本以醫古籍成化間爲士師屬

續吳先賢譜卷四

十一

更衆值當上計大弊群吏與考銅水者適在位迺罷琦歸而蕭然一室無以朝夕部使者知其貧月廩於公三石南州人過者猶望其間拜焉

贊曰士盡節所守豈暇自爲謀哉故苦體清身厲志不侵汚而後能莅官行法人不得干以私俊與琦皆起諸生爲法吏至方岳而家故益貧豈非自其衷有執不以富貴易其趣乎近乃仕未久而富遂傾閭里專以惡治

所謂更以贓敗。後思其功。當復起。無以不任
哉耶。然所取舍抑又不逮是矣。何足論爲

劉纓

劉纓者本清江人。宋學士敞之後。隸籍吳成
化間。爲武陵令。其按事卽如老吏。有以賦籍
於里而亡粟者。罪抵死。爲書其牘。守視不謹
非侵也。傳輕劾使者。深以爲無害。起復爲滕
縣。益明習法。今婦以嬰至瓜所者。有挑之不
得。誣以盜。今以嬰與瓜俾告者。負負一瓜。輒

續皇朝實錄

卷四

十九

墮乃伏罪。召爲御史。出按閩。訊獄所平反者
甚衆。民有刳股於母所嫁者。父有司上其孝
書。下出母恩已殺而况爲所嫁者。傷遺體得
不罪幸矣。關市挾輕重以私洩其利。外國以
爲虧國體。禁楚之尉有陰養士恣橫。畜他計
者。掩以從戮。得無變其發姦如此。往奄孺多
取閭閻。乃市良家子累數百。爲馳往閱遣之
人尤感其惠。任御史蒲三考。值權貴方擅命
有所侵傷在

廷無敢出氣。獨持論。依於正。時出於從容。規諷
以逆折其萌。讞獄以寃侵成之者。卽爲覆出
之。亦不至大忤也已。而擢太僕。進都御史。撫
蜀。蜀故險遠。外與夷壤相錯。驟易構。往未嘗
徧至也。卽叱馭驅之在所爲宣

上恩逮之。當奉職貢。無從逸也。俄與告歸。又以
薦者言其治蜀狀不宜久使閒者。遂再往莅
諸蕃方。潰橫出爲盜。雲境上乃親懾以兵威
服之。爲方畧。捕首虜千餘。且安緝其逋逃。捷

續皇朝實錄

卷四

二十

聞有

詔旌功焉。橫梁道蒲江廢關。皆要害。爲設監守。
邊鄙始安。會逆瑾召諸撫監。以例罷。至秋復
奉

命臨楚。又以在蜀開夔。抵荆道。避峽險。不先白
也。怒瑾逮使置對。一時爭爲之言得釋

荆王有所誣。守臣遣法吏卽訊。又爲辨得輕論
進。南京大理卿召爲侍郎。兵部民有應募爲
兵者。欲廩食之。議謂廩則籍於公。不得釋彼

以義奮一時而遂謫戍之耶乃罷給進司寇
及一考遂力請歸所以加

恩良厚居久之年已耄少年爲尹者侮之甚人
頗憤不以介也故尤以度稱亡何卒孫璵進
士第二人爲編修

贊曰士能弘功業濟時變權不可繫卒成遂
之所匡益政俗底寧邦域爲利無窮豈與夫
坐談者高議三代而不親事徒以空文見乎
纓當正德間諸貴用事貞不絕俗和而能立
久於其位踐常伯尊用於朝陰行善使從之
不覺爲惠利多矣其後能無被之哉

劉杲

劉杲字世熙文恭公再從孫以進士爲郎刑
部其詳讞能稽慎之故事諸曹所決獄必過
廷尉又聽之乃制刑其所書辭以所上多寡
爲考任久之書下者不十一故得遷大理丞
中法調外歷按察典藩方其在豫章也選士
得廣信夏言迄爲相力請休

續先賢譜卷四

十一

詔進都御史賜歸實異數也歸而抗其法宗人

故合族以食極於盛公爲郎時嘗病亟自以
爲未也後且當受其福故卒自愈所取夏相
亦數致問子烱舉進士至太守汀州而烱子
璧亦進士仲子琛之子倬舉進士今爲御史
贊曰自昔保姓受氏守其宗祊數十世無失
墜其先必乘神靈有功烈篤不忘故能受寵
祿屢有發聞富貴福澤燕及孫子豈虛乎哉
御史大夫公立於朝風節矯矯雖其事不繫
見即其後乃熾昌非能迪爲世祿之家率先
惠綏之然乎故曰禍福無常歸於有德者也
夫

陸完

陸完者長洲人自爲博士弟子以群擊爲妖
惑者方士撫監使者王公恕奇之力爲奏得
免歷官至司馬時寇起山東諸郡遂糜潰不
可遏稍至畿甸縱橫殆徧遣將在外者遇之
輒劔乃命完討焉建大將旗鼓從中下秣馬

續先賢譜卷四

十一

蓐食晝夜馳至臨清調集守邊吏士跡射飲
飛騎四出掩之屢戰皆捷在河南則都御史
彭澤在淮則張縉或掎之或角之賊既敗竄
復散逸楚晉之郊無不警雖斬捕幾盡已復
集俟間則突至破城邑殘掠自如幾我變乃
廣間諜遠斥候跡所向以兵隨之勢始大威
奔而南有

詔完追之至楊賊於江乘艦上下諸屯皆自衛
無敢出及兵大合掠無所得窮乃之通狼山

續先賢叢書卷四

三

謀遁入海值大風作顛覆者半遂圍之賊故
不便水而狼山又四面絕卒滅之計是役大
戰十二小戰數十斬首虜萬五千有奇完乃
旋師加賞甚厚進位家宰及逆濠事起追論
完在司馬有所陳請衛兵下其議不能力言
不當與雖從中復還之而完持兩端無大臣
節逮下司空論減殊死謫戍故猶以功贖也
竟卒泉州初完嘗夢至山曰大武乃其死所
也頗溺於玩好有黼篭議亦緣其子受賕不

能訓也後籍於官

贊曰以儒生爲將驅之前耳遂削平亂階吳
亦代有人焉已哉有貞定難於內雍盛之討
夷皆不世功完固磊落有縱橫略當賊起時
跨數州地師亦屢北張皇甚而一旦承委寄
決籌策指蹤諸將非其謀慮有絕人者則以
能任職素知郡國道理要害山川險夷將之
材武可用與否故一出而所向如拉朽枯其
功名亦足多矣若其倣儻不羈公忠之節唐
乃病諸不然

續先賢叢書卷四

二十四

恩威之命夫豈易乎

都穆

都穆字元敬本西濠里人善爲文嘗有所著
撫使者於貴人所見之問爲誰誤因以薦俾
隨計試在高等授主事禮部以奉使至秦中
識其川嶽靈勝古建國形勢故宮遺壤爲西
使記遷少卿太僕亡何乞歸性好游常遍及
在所名山川所著書甚富然多說家者流其

與游皆一時才俊楊君謙祝允明及浙王守仁皆與善故一時稱籍甚

贊曰文學多儻葢不自約勒故士奚貴文哉元敬和今有美望在朝閭閻多長者遊王新建以道爲任獨時時稱道之四方賢豪爭願交而元敬故未嘗藉爲遊揚樹聲譽也所著書又具在論乃不甚高之豈非以人重耶亦時者體未道沿其故不適於變雖博敏閱瞻猶未涉其涯如文何哉及徐禎卿爲偶儷流之弊衰遂至於今爲名者極矣然豈數君子咎哉

楊循吉

楊循吉者元敬同里人少選於鄉肆於少胥與郡人趙寬名皆擅多士已而寬先論上循吉次起家主事禮部游諸王公間益有名然尙氣好競性執而汚漸不借於時乃乞歸既少年無復之惟玩弄文史自娛自云讀書不善記又不能遠自引日怔怔然行已頗近怪

續東坡志林卷四

圭

事皆類可笑所撰著亦時雜闢諸獨購書甚富既性所嗜聞某所有異本卽夙夜求之亦是時有故家傳藏之者今悉散佚閱其篇目索之多不得矣所著遼金小史最善曰金山曰廬陽二志嘗手授余而惟手鏡一書極爲博綜自昔類者不過繁則略未有若是要者文學韓愈氏似之而時有恹調若所善則有明以來莫之先矣聞鄭司農言其嘗使子上書請復建文年不報由

續東坡志林卷四

圭

孝廟明聖也

贊曰吳以文命者自汝玉後至君謙盛矣夫沈雄以渾厚未至於流越也其學蓋肆於不仕嗜之自其性乃亦不以爲名務攻之不已故其遷微宏邁博通多載稱達學命世視今之佻易者何如哉今惟急於名且無所庸其力而遽謂能甚至以市也屬士大夫不說學而好吠聲故使曹子得顛倒其間又何怪與趙寬

趙寬字栗夫成化間禮部上所論士第一官

主事刑曹雖以文法佐吏爲治而意常嚮學是時同爲理者華亭陳一夔同郡秦廷贊天台王存敬皆能詩與相和甚懽相得也吳公寬王公鑒及君謙時相與賦每有屬下筆不可了衆驚謂敏其所書獄辭多緣飾以經義諸名爲文法者咸服稍遷按察浙察博士弟子歲輒試第其行能差次之待推擇上卽又名能知人明習故事計厚善寃宣禮化已

續吳先賢譜卷之四

乃遷廉察嶺外卒

贊曰吳公寬在位時喜薦進文學故一時士爭自濯磨其出於蘇者尤盛他所若寬與君謙皆以才爲所愛而卒不私庇之栗夫在事無不若人而循次除未嘗有所越卒未及登用而君謙亦以拓弛遽引退雖欲自試無由自餘未嘗進一人也吳公於持法亦少弘哉蓋亦僅僅奉已而已不及人也

續吳先賢譜卷之四

續吳先賢譜卷之五

王鑒

沛國劉鳳子威撰

王鑒者吳縣人父朝用令光化始少也父挾遊大胥輒下筆不休人驚傳之傾一時葉公與中卽擬之王忠肅卿吳元啓受業最久深自挹折下之歸試誦通遂盡屈鄉之上計上咸第一故時者籍奏則士所業主者必更之至是無能易一辭及對

續吳先賢譜卷之五

授編修以經義侍

孝廟嘗幸後苑因譚周書文王不敢盤於游田上爲悚然退召奄廣戒之曰儒臣進說似嫌若等耳慎之屬大司馬請擇人諭德行

東宮者咸謂鑒允遂授之旣又以少宰薦復命佐銓以清簡稱虜方入陳所以禦之者八語徵指權倖相遷以災異乞免薦之自代武皇帝初立惑嬖臣司徒韓文率諸大臣伏閣請黜遠佞邪消譴戾維新厥服

等議言我曹自當簡汰惟外廷所裁二相持之力而奄榮又言

上於疏無不納獨八人者未忍遽逐文對稍失次榮入而事變相徙與文等俱罷而整以次入閣冢宰焦素附麗瑾得進瑾方以威震士大夫且嗾韓深欲中之法并及徙等整爭得免又劉司馬大夏以舊怨及相一清以前按邊事皆將甘心焉相東洋數請告焦懦不任

續吳先賢叢書卷五

二

獨力持之故得無他異日者楊竟以計畫除瑾亦其善樹人也尙璽璿等三人忤瑾拳之正色言古者刑不上大夫奈何折辱至此乃得釋至議廢后禮尤稱允內既難瑾又耻與焦列也感然見於色瑾曰王先生何削甚因力丐歸瑾愈疑使幾俟惟以謝客贊無所通告始聽謝整本嚴方當其時未可顯有所出故外不示同異而內有執陰折其萌奪之爲多焦等憚之勢不竝立也旣以廉節爲名絕

請謝居惟嗜書尤不好玩弄初請爲治第戒以務約及歸見之大非其意時游放山澤遯之具區士大夫過者欲謁不得留久之去性長論著而重於奪予時且多才凡所題目即可徵信賴以傳者衆來乞言者亦未嘗不爲削牘也嘉靖初遣使存焉疏請講學勤政契上旨將就家拜未幾卒其書若春秋詞命等多有載者季子延陵以任爲中書繢藉能嗣其父文人謂流風不墮

續吳先賢叢書卷五

又二

贊曰今海內業博士弟子者皆誦法王先言亦淺矣知王先生也吳自有明以來傳者數家言吳文定公於經術頗究明旨向濟之尤邃深於學能斷大事文不離始之質典而裁莊以有體往者靡未振乃微加蹈厲尙左氏遷史沈雄之氣自是一開蓋漸趨於變矣詩亦溫麗善發郤以才勝王新建乃獨取其論性書謂於道有得者蓋弘德間文學饒興學士大夫燁燁流風聲獨依以爲重尤善知人

其推轂後進如將不及故一時向風士爭奮者咸自其力哉功業雖未竟能輕富貴蚤自退不以寵榮矜雖在華要泊如也輔當世之治垂顯名吳亦世有人焉至望實皆茂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豈其庶幾乎

毛澄

毛澄字憲清太倉人少舉於鄉值父喪未上既乃以進士第一人官修撰預試郡國所上士著作內庭侍帷幄與告歸適大父滿百歲

續吳先賢讀卷五

三

里中賀羊酒謂不恒有仍進諭德侍

東宮諫為稱於

上曰毛先生善開導

孝廟喜時方宴遂徹以賜後以書成進春坊庶子已已瑾奄以加秩不由已悉奪庚午選造畿內得人為威家大人預焉尋遷學士為講官教庶吉士又命都試禮部進侍郎吏部嘗署選事稱精覈已而為大宗伯戊寅

武皇帝南幸累疏力爭要之必從大司馬彭澤

以御史中丞行邊有所按忤嬖臣寧主者以深文坐之澄復倡言澤忠臣無他不當罪會給事熿等亦言上遂得附輕而熿等皆斥寧憾澄欲中之俟無所得初叛藩請朝其封內澄舉守府之憲力折之乃又列上其孝行請旌焉為引孝經諸侯之孝與所上不符者又得寢逆黨益憾已卯賜衣及玉束帶既倖叛藩

武皇帝駐蹕通州將召集群臣於外議澄正色

續吳先賢讀卷五

四

言戎醜當獻之

廟社以為大戮不宜委之草莽在列為吐舌理官竟依澄得申其論諸倖臣既竊柄且以擁兵重人自危而澄議不少屈及奉諱迎

世宗入克使往比至人有言始見禮當致隆澄謂禮遽盈焉者則將行勸進辭讓之節復何施敬

世宗聞而善之大加寵賚扈蹕至踐祚誠效懇款

上每加慰勞大禮議興澄首引漢成帝立定陶
共王子事謂義不得顧私親當爲

興獻立後主祀事

上專奉大統又議

尊稱皆未允

上心而幾進者潛有所窺以及與繼三代禮不
同而不極所奉於親何以稱孝者

上意益嚮之而廷臣力諍且以宋濮議及魏明
帝詔進者雖暫格於澄等議而終未能釋是

續吳先賢譜卷五

五

秋擬用爲冢宰力辭

山陵畢乞歸不得

大婚禮成遂移疾不視事

命使勞問賜醫藥相繼於道而求退益力

上留之甚懇若曰卿老臣方所倚毗共爲理何

遽忘社稷圖澄遂稱疾篤始獲從道卒與濟

上聞而憫之深謚文簡澄少時夜誦書母夫人

遣婢饋不肯啓門兄洪自往乃出居平雖甚

暑不褻露

上所賜金幣悉散之宗黨故室無腴字獨喜爲
詩時時諷詠成輒弃之曰聊爲適庸足留者
薦賢若不及而不以爲恩弘德間士競進恬
然不以遷叙經意掌禮樂久
諸王有所請據典法不可奪

上素知之又以迎奉功未及用而已謝罷故獨
有餘思焉

贊曰宗伯以禮佐王建保邦國典司神人重
哉澄以道輔匡凝然有大臣度當議禮不少

續吳先賢譜卷五

六

阿人主意執已自遂庸不知逢時就功名而
固守其言無變哉且方其立於諸作寵間論
救爲多不顯其跡而默有以奪之非德義素
能感人不至此惜時方嚮其有所爲而未竟
後諸大臣爭者致恩禮不終顧又不爲幸耶

吳一鵬

吳一鵬長洲人弘治間官編修司徒周經被
讒去疏請留之人咸稱其忠槩再主郡國試
及司徒所選士進侍講時瑾奄貴用事見者

皆膝席獨長揖而已。瑾怒改南刑曹郎。即又明習吏事。書獄詞如老吏。再遷祠祭郎。及瑾敗。復故官。又以策郡國所上士語侵時貴。出爲祭酒。南都進太常其所莅官。未嘗不盡節。知無不爲。嘗因舊異。上言天人相應。理甚體切。

肅皇帝立。入賀。又上陳天命。下及民之悴。急宜崇德業。以答厚望。進少宗伯。

命詣楚題

續吳先賢譜卷五

七

獻皇帝主且迎之。即疏上預約束奄尹無擾者。上嘉之。賜金綺給事。陳洸欲假大禮希進。論罷之。已乃命入東閣。進宗伯亡何。請告歸。以途所見水旱民艱。食請減其賦。貸之粟。漕渠湮。請疏之。或開他道。便轉輸。瘡民疾困。上皆嘉納。又以災變乞罷者。再慰留良厚。

上意浸嚮之。遂爲爭進者嫉。且出之部。

宗人以過削奪。求復奉藩。而前議禮者。以考上援新幸者。夢爲乞力持。不可重忤之。則又比

而謀出之南矣。以尙書蒲二考堅。丐歸。次子子孝明。經射策甲科。爲吉士。時新貴用事。既有所嫌。又不能下之。遂補外。淹郡曹久之。乃遷宰士。得請養焉。所以娛慰。甚至稱能。卒後起復。承光祿。故主大官給饗。與中貴人共事。雅不樂之。退朝。讀書齋閣。不造。請復見忤。用事者出之。參議楚主岳祠。乃愈得優游。嗜書不厭。而相嵩子猶銜之。不置。竟免歸。初南夫繼憲清。爲禮官。建議時能少徇貴寵矣。卒不

續吳先賢譜卷五

八

爲動官。乃再徙實疎之。知奉節未嘗快。快純叔尤爽激。明經術。善方畧。自以世受恩。分明善惡。少所容。故數躓。工爲詩。有傳者。

贊曰。皇始作制。禮由是興。折衷群儒。顯定義經。將非秩宗。是賴飾色。闡弘者乎。中興之始。業由茲抗。而諸臣折折音提咸未允所稱。終斷自

睿明。以克承

神靈。執已者澄。後先惟鵬。豈張桂作議。不能依

和傳會藉以寵榮。而顧拂違矯正有所自矜。哉。適有所合持不敢變。雖折而從之。曾莫之懲。進退必由其道。以無虧股肱。大臣之義。其斯以爲有恒乎。純叔克紹前猷。光烈蓋益繩繩矣。

朱希周

朱希周崑山人。父文以御史按山東。遷副使。其治效以長厚廉恕名。希周年二十五舉進士第一。爲史官。修撰在禁近。小心翼異。人無

續吳先賢叢書卷五

九

敢以少年視之。敦重不妄言笑。動止皆有恒度。儼有容觀。數侍講席。屢承顧問。所對必傳以經義。規獻爲益不可勝。庚午選造南國所舉士。稱得人當。

世宗時大禮議作。雖不敢顯有所出。然不能與新貴調。遂不得進用。雍容禮曹。不爲同異。後爲尚書吏部南都。五年大弊。羣吏辨論官材有所簡黜。旌其行上下之。覈以精鑒。無敢私予奪。顧又爲當權者欲因逐臺臣。嘗論已者。

大作之得謝歸。以重德表式州閭。所居吳趨里中庭隘不容車。室無爽塏。堦無重城。躬履貞素。執謙敦慎。自始之操。未之有易。接遇人諄諄。不以造次廢禮。雖耄及之。其介愈厲。人望而敬焉。卒謚恭靖。子景固任爲參軍。亦誠謹有父風。

贊曰。古大夫旣得謝。教於鄉。必可以爲措。若太宰其人乎。其度休休焉。舍履無不徧。慈仁逮物。恭惠之有焉。至取舍進退。義形於色。自

續吳先賢叢書卷五

七

昔之論調。使居官任職。無以踰人。臨利害有所執。不可奪。繫安危爲時輕重。則舍若人將安歸哉。故總五經之眇論。辨文質同異。論禮於多寡之際。廷爭而折。誠不能如然言不出口。而衆雍焉以之。端委恭已。而在邦家無間。然有大臣體雖不盡用。適國稱老焉。亦弘於時矣。

盛洪

盛洪字思禹。崑山人。主刑部事。明習文法。三

被

旨按獄其所當無問貴勢適有連諸閹竊請命不能得居久之遷按察嶺南故與夷貿易買關出物私其利外國因以爲市洪嚴禁遏絕之乃潛以黃金百斤饋拒不納又上章論夷嗜利今監以所欲啗之而又浚刻之深召釁啓侮非便蒙嘉納既罷後以其功復召按察山東道卒洪介廉自其性爲理甚平若無所縱舍而論事常依仁恕

續吳先賢讀

卷五

十一

贊曰法吏多懦不舉其職又或好繁碎不知大體苛以取名其所刻輒至深切二者皆失而苛爲甚若洪治若盧獄不少貸乃其爲按察又不尚嚴督遠利違害去猶思其功居室豁然無所營經術文雅身兼數器不謂賢乎哉

王倬

王倬者家本崑山割隸太倉州爲今山陰又今蘭溪其在山陰有所廢置皆稱便民訟田

久不決親行視指樹渠爲界遂定發隱伏如神獄爲虛賴盜殺信豐令符下計之賊櫻險夜縱群羊鼓之磬賊矢石乃殪之畧盡蘭溪多通賊繫治蒲獄爲誰差立釋之以

詔今寬其罪遂致盜賊伏匿居者戶不閉使者屢上最召爲御史首劾選曹貢欽罷之又劾罷尙書五人及方岳甚衆奄怙寵筆辱人於朝勢張甚又論斥之時名剛直遷按察貴州承夷方潰靡所止爲治城壘撫定之夷偉尤

續吳先賢讀

卷五

十一

黠不受令竟羈致焉移莅瓊在海中黎素爲梗以兵往擊多所俘令還繫擄者而縱之又討崖寇故緩之使不戒猝入大破之因析置其衆勞遂分不敢爲非又輒自匿功狀不以上再遷至方伯討滅臨賀賊撫其餘寇逼成都衆議燔焉以斷賊倬謂何先示之弱也陣於前開門待賊懼而退時列郡饋運苦抄掠疾疫且作乃皆罷之獨以錢幣雜隨遠近給之無乏軍興而民不疲使者令具馬三萬無

後期乃使有馬在郊者皆入保無爲賊得送如期備又俾令運四千石明日至軍則命市膏夫先至者與考上乃未午足矣使者大奇其才進都御史撫畿內值大饑議請賑恐待報緩以軍興預發遂皆獲全虜邀射我裨將死出師討焉曰虜偵我西且東入設伏待之果大獲監軍御史劾退者當斬乃以爲未受令得不加罪其賞罰悉以司馬法不可撓故能有功既進少司馬乞歸卒子忬嘉靖間以

續吳先賢議卷五

十三

行人拜御史卽疏

皇太子出就外傳當抗以古教世子者三事又論不得任奄宋與以幾察使自擅者皆蒙開納其所上皆先大體既按楚還又按畿內值虜犯我急入保通州當其衝使東鄙得繕完上嘉之進都御史委以東畧時議蒐乘補其闕獨上言請益汰之以其食可募選士數萬又請爲外郭置鎮四爲犄角示天下以形勢已而拜鸞爲大將使忬主餉鸞所要芻粟無不

具欲危中之無由屬召還出撫山東以東夷擾浙急也復命之視浙請得專誅賞守便宜行從之時寇已逼以夜縱兵襲擊之海上鹵獲衆又邀之洋中皆克賊顯犯淞江來告急遣別將擊之得其首潰入浙者徼殺無餘賊梁倚利徒兵是役實跳驅殲之因行部視寇所道皆命所由城焉慈溪謝不能及後竟中之始悔不蚤奉令海於故主逋逃爲賊謂悉籍之自是無導者寢用衰止則又以虜急我

續吳先賢議卷五

十四

大同也

上親以命忬遂乘兩傳馳而北比至以歲之不易請大農金錢十萬賑之虜入合他將兵徼其劇得首虜百他所鹵稱是捷聞進少司馬明年薊督博入爲司馬

上又諭度用忬旣則鹵台吉等數萬騎犯古北諸隘拒走之上八事報可卽勒諸將以馬步十餘萬分戍而間以奇兵往來與督宣大者約視險所在相爲守九月虜悉衆數道入乃

各起而縱擊却之捷上進右都御史秦裁請郡踐更者馬曰守利步一馬費可供二戰士矣虜先後入遼碣敗之得首虜數百招徠者千五百上欲召爲司馬不果時大討倭又發五千人以往九月虜犯喜峯諸緣邊地擊却之明年闌入濠河頗有失亡復疾力戰拒之詔切責奪一官既而虜把都等各以十餘萬分道窺我諸鄙偵我有備不敢入乃復所奪官明年虜再至再奔歲三捷始議練士時兵漸

續吳先賢錄

卷五

十五

強可減調發六七及省縣官軍興費又以屯戍多虛糜而募士亦未簡諸將不足任乃疏十三事請期以三歲舉之明年虜又來犯遣楊照破之斬首虜至八百獲資畜無算故事半是卽以大捷上而相嵩故抑之功不錄旣乃以減戍省興發虜窺間入請濟師不報遂犯我鄙有所掠忤以輕騎躡之殺傷畧相當上始信請非繆薄錄諸將無意罪忤而相嵩故受風旨鄢懋卿構陷之中以法

穆皇帝詔雪之復其官二子皆負當世重名贊曰倬始爲吏卽在行間兵便機勢旣所習之而能自戢不務殺戮以爲功名其所全完者多故垂期養食其報逮忤尤仁心爲質余嘗獲事焉其方畧智計縱橫無窮在軍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憂勞爲國忠誠竭矣而卒不免豈道家所忌處其太盛而世爲將以功名終亦自古難之矣

咸應期

續吳先賢錄

卷五

十六

咸應期本宋文肅公度之後弘治中對策甲科爲郎都水治河渠濟上令行者艱相銜進無得爭先吳公寬以少宰召猶爲宿留終不以權貴有所撓吳甚賢之中貴人往來者挾貴賄輒攝入之時奄尹廣興輩信川群愬之因已怒會其家人私市鹽數十艘聞其無所

始惡見法悉投之水乃益忿共譖於

孝皇帝曰是輕姘吏宜與治

上不應諭以河漕不易若等知之乎旣不獲逞

因薦時物者誣以闕

宗廟禮大不敬

上猶不肯諸大閹環泣懇不已乃遽置秘獄今對吏侵之急終不易辭

上仁明知無他謫主郵驛湏三歲所使者薦之數十上皆報罷已竟還湏之祿豐今祿豐故夷陋爲設科條約束之數盜匿且不可捕示以威化遂革心自縛獻邑爲清又遷蜀郡曹主賦民則又以能賦稱又移郡都尉楚主尺籍則尺籍爲清攝守卽作奏言鑿礦召隙爲國不以利孫司徒交得其奏嘆息久之奄裕鎮其地肆貪害釀至八百石請之使者張璠禁遏張慨然從之遷副使未上而裕已誣奏連張晁復繫治秘獄張竟杖死群臣共請宥會災肆肆得釋遷按察河南奄尹清侵吏奪之治面數其失清喝不得對遂察其屬名禍者榜治清忿將肆害使者伯溫好諭之云盛君賢者忍之不愧於心乎得止進領藩山東

續吳先賢集卷五

七

其所釐革無弗當人心爲公帑惜不妄一毫

費也大閹鸞倚瑾勢張甚第等怙恃作威至

方岳爭謁之初不爲意特發其姦作重劾廖

怒以供織罽檄取直嘗之乃計其侵已數萬

明日詰之方作色徐出其數問所費如此計

罽皆安在願以聞

上廖粹不覺屈膝請乃罷趙林復以

中旨有所發數十萬力拒之卒不獲逞去

武皇帝將蹕榆林衆恐闕供議別爲調持不可

續吳先賢集卷五

六

爲差次有所出具儲峙待比至供億空涸取

辦俄頃晏然民不知勞扈從諸嬖倖焰薰灸

撫監重臣無敢吐氣獨暇整不爲懾請求皆

我以法時司徒李在行歎曰承勛自謂男子

乃今知不逮矣雖

上亦亟稱良吏才逮還老穉夾道擁之呼使君

活我恩至矣進都御史撫蜀初上伍符

上度次用之方六師討豫章在所多括克奉權

倖既獨不持一錢又痛繩絕縣道賂遺者平

叛夷安反側獨遂以寧

肅皇帝初起撫江西當創殘後界內盜賊縱橫
爲設道微晝夜邏察在汙澤則以川虞守焉
爲賊調者籍之使相監司督捕一時解散盡
應賦以粟者平其價暫折入之免漕費及罷
諸調擇長厚吏恤其乏賴全完甚衆旣連稔
遂充溢漕繼上留都方匱得以濟而儲之備
不時者數又盈百萬大司農以能裨國計奏
上特賜羊酒勞之且以激示諸方岳進少司馬

續長先賢錄卷五

九

移莅嶺外則以政久弛廢方未遑嚴督諸俾
校閱軍實蒐乘大有簡汰勒陣以待蠻始畏
服遂進平劇賊李斬獲千五百餘思安夷酋
召據險梁倚攻之召被創死獲首虜千而撫
其餘衆旧州酋猛尤淫害四出焚掠往者慮
難制姑息之事聞

詔下爲方畧與使者謝汝儀等議謂猛怙終不
悛非勦絕之不可具以用兵便計條上而已
被命移易州矣遂力丐罷初奄尹與督將多

所私索部內籍籍之無所容又令諸縣道非
奉符不得輒調發積不得逞故共爲危語中
之及河決徐沛間壞漕渠起往疏治進右都
御史勅不得辭時太司空議於昭陽以東接
沙河別開渠而黃綰霍韜各陳便宜俱下治
河隄者乃與所司履行其地相度所開延袤
百四十里圖上形勢又與監撫使者及諸長
吏謀旣協乃疏言河之爲患與江所以異者
由地夷衍無所匯故弘治前分爲三其二由

續長先賢錄卷五

十

汴之南會泗水經淮入海一則由汴以北東
至兗又分而二一出沛之飛雲一入徐浮橋
以入漕渠會淮入海正德以來乃并入北一
支河全入徐沛汴得以無墊而徐獨受之近
又徙而北自曹單城武等諸口奔溢趨沛橫
流爲害今之計有四曰疏者決上游殺之也
濬者順其故道也築者築障之也改則別爲
道而不與之爭也奏下司空復謂爲便乃
詔興役時方率郎中柯維熊等先後治舊河俾

通漕而築隄障河之衝又濬趙皮等折其勢
然後爲開鑿計分地賦任程事發功甫四月
計成可入九而說間大作柯維熊者尤狡譎
動欲自恣抑不得逞東昌守某以拮克得罪
共構飛語用事者遂與柯俱罷二三大臣力
爭不能得鄒文威胡世寧皆當世誠直臣論
尤激慨應期雖得謝言者累上其才幾復用
而卒河可數世利功垂就而廢或爲惜之

贊曰應期矯矯亢烈奮難不顧身可謂貞孤

續吳先賢叢書

卷五

五十一

絕俗剛慎有執稱社稷臣矣且其才沉密切
至長於應變所辨護無不篤繕淹敏可推行
少長於里中家大人與其學董先生嘉謨所
董先生數推重其弟子人竊笑之已而竟立
功當世今雖漸久聞其風想見其人尙有生
氣而彼奄然取寵榮隴溢沒身無患者於志
節何有奚益國家哉同時有伍先生餘福及
金先生懋皆與家大人友而伍至守郡金少
後余師焉盛公亦少所誦法也

陳察

陳察者常熟人第宸以對策甲科官太史察
始爲郡刑曹召拜御史時

武皇帝初逆瑾擅命引妖惑僧則主事子庸論
之乞爲養子者御史克論之皆謫譴去察又
率同列繼論之乃繫治罰以粟二百石始釋
既乃請告幾十年以薦起卽陳五事一言位
號所以繫天下望何妄有貶損名不正則分
何以定一言慎起居王者高拱清穆動止何

續吳先賢叢書

卷五

五十一

可輕者又以

皇輅方蹕西北且議南狩言當深居九重以安
宗社寧可驅馳道路犯霧露耶出按滇聞將
親討叛藩又馳疏切諫滇故冶銀已罷復鑿
穴取礦奪乘勢苛之甚及金騰鎮護者貪虐
人弗堪因言地氣貴無擾礦議宜止奄玉與
將崧宜斥皆從之遂以

皇嗣未廣乞於

宗室中簡自

聖心有所預教育時輔弼大臣不敢言而察以小官首發大議人尤異之

肅皇帝立即又首陳端大化本在篤聖志崇聖德遇事輒有所規武臣勛浸貴倖重糾其貪謫不報按蜀以功進秩復力辭既以次遷少卿太僕復舉賢自代謫潮州文學博士凡二年所繼有薦者稍牽復歷方岳至都御史治賴平逆賊俄頃定未一考即乞歸其所莅皆清身苦體糲梁之甘食未嘗兼味每持一錢

續吳先賢議卷五

十三

市少蔬多則還之跡類迂又嘗請簡儒臣一二盡校天下書非掌故業者無得蓄時尤怪之幸其言不用不然腐儒何知古賢所爲苦心其術不同忍使

明代有燔書議耶蓋有陋其所爲文者故欲釋憾書胡罪哉其他亦多瑣屑無大體特以時訐發人私乃取名過實亦多用智計文惡少縑藉惟儉足師云

贊曰察煦煦爲惠而剛峻險度廉公有威直

聲動天下雖謝免猶孜孜治道知無不言自以嘗備位九卿不當循默若劉季陵僅同寒蟬其意乃未嘗不在事而實非有私也故能使縣道憚之謂之請寄得乎固亦志行嚴方雖有偏庸不謂難也

方鳳

方鳳者崑山人兄鵬官吏氏至庶子鳳以正德間拜御史時寧藩反形未具即疏言胡世寧逮其惑誤者欲以安

續吳先賢議卷五

十四

宗室請無罪之王守仁在今日可任用皆豫爲逆藩計出按畿內當

乘輿南狩有所需抗言不能奉

明詔者七事尤愷激聞者齮舌一謂索婦女納之

行宮一謂使服嬖倖服稟有直氣又劾尚書燧大奄敬等且極言災眚宜急修德祇崇天戒危言數進未嘗有所觀望隱不盡至

肅宗時大禮議興即率同列言繼統追孝不得

顧私親大忤

旨兄鵬時亦頗是乎敬等議移書諭之持之愈力累三疏皆言廷臣始議不可奪不報又論司農計所以紓民力者數事用事者以其論議漸廣遂補外未上會卒

贊曰御史執白簡柱後患無可言與言而不繫大體乃方鳳當其時正伏節引義力爭之日也而能決奮屢有觸忤亦乃諒其忠實舍貸雖不盡從然所格正多矣終以直見替藉

續東坡志林卷五

王五

第令貴用亦無復之矣若庸庸隨世自免不重失其故哉抑

肅宗時禮議所執不同遂以大闕余聞之蓋以孝皇帝恩澤深群臣思慕故惟恐不得竭所奉者遂各奮起而爭其固結於人心也如此哉

周詔

周詔者長洲人少隨父令樂會父卒有欲留娶之者曰父死之謂何而又因以爲夷乎匍匐歸其喪萬里長益勅已厲矜被推擇從

肅宗之國遂以維新受命始建邦規佐之無不用典速

肅宗登格寄以後命伏地嗚咽輔翊世宗朝夕納誨尤見親信及迎入嗣曆擢詹事侍讀

大禮議興諸臣不能將順屢有論諍

上赫怒將加之罪召詔入密計對以

陛下制禮尊親群臣未達然不敢阿固其忠諫

今亟罪之則若彼懷二三者何因頓首請老

續東坡志林卷五

王五

上爲之動已乃進太常少宗伯卒

贊曰詔以王國臣遭時摯隆寵在日月際用

舊學方顯貴謀謨密勿能以正對迴

主上意奮罷威怒出於從容雖一時不盡從然

所寬全閑矣其勤勞既久又屬更始當有佑

緝益光前烈而不竟至賞延累世尙亦崇德

懋功也夫

顧鼎臣

當

世宗時任猶謂者曰顧謂臣崑山人始自弘治乙丑對策第一領著作久之嘗一都士畿內

弊臣寧有所屬不爲動至

肅皇帝初繼統以講學被知遇前後

恩賚甚渥上所著五箴皆緣其進說有契且令以洪範日

交修焉幾若甘盤矣進詹事賜金綺又

特諭所以異於群臣釋菜文華殿俾預行禮已

又

續興先賢講卷五

王

召令與輔臣同見坐講周書無逸篇賜宴而退

凡

上所隆改制度正祀典行耕藉禮下議甚詳一

時舉禮樂極曠世之隆君臣之際可謂殊絕

荐進侍郎禮部歷少宰兩命教庶吉士

上幸山陵賜服物

召見行在所燕語從容因極言典於學及育材

之方且及宋一代史文繁當刪裁者

上意益向之屢

命攝祀定

九廟禘祫樂修

累朝典甲奉

三后主遷於陵寵秩既益進思所以報無已上

疏言東南賦所出蠹敗民者四事

上皆爲下所司值歲大水燕地有流殍而他所

若承天尤甚又疏言所以格享玄化加德意

以惠元元辭甚悉

上尤嘉納十七年

續興先賢講卷五

王

命都郡國所上士至秋遂爰立作輔日孜孜治

道值冬至

駕詣

園丘復行

廟享大禮召對討論經史同異因請修漢宣帝

白虎觀故事大集群儒講論五經稱制臨決

者

上爲竦聽南巡命以居守

詔諭至再委寄之切及錫予繁庶亦前後所無

也軍國萬幾咸取裁兩月餘

駕始旋自承天迎謁

上慰勞良深

上於巡幸所著詩皆以示庶幾虞廷賡歌之盛
既親禮益加歲時宴賜非諸臣敢望迨疾作
遣醫慰問相繼竟卒於位方未歿時猶疏五
事一爲鹽筴二爲水地其三皆爲邊計蓋死
不忘國家也諸從曰夢圭者累官執憲亦有
文

續吳先賢集卷五

五十九

贊曰君臣之遇合誠難矣苟誠遇豈爲微一
時榮寵哉當

世宗中興慨然欲舉三代禮樂虛已疇咨審則
法令動以經義從親禮儒臣晝日三接信任
無加焉鼎臣晚乃獲遇其所對揚僅僅若此
非有所畏不盡則其術固疎與獨始終一節
不爲飾臣高自錯而無當於名實猶賢矣乎
人言其父儻有魯男子者事則其昌有由
哉

查應兆

查應兆者其先嫠人南唐時文徵齊也年十
四試誦通郡守少之見其業驚焉既成進士
爲共工屬命閔守藏者尚書霍公韜時在兵
曹與同事諸宦者爲懾已又視權筦浙奄尹
爲監者方倂侮諸使者無敢出一言適與二
御史同報謁奄將據上座笑引却之曰公真
耄耶何忘主客禮乃倉卒無以答卒讓席時
奄橫甚林司寇俊及陳嘉言皆以忤逐因極

續吳先賢集卷五

五十九

言宦者奸狀請戮之而召還俊等時嘉其敢
言調駕部郎冢宰有所屬使宰士喻意因面
陳所以不可爲之愧謝旣而裁緹騎濫者衆
環訴之冢宰叱曰豈有徇私查駕部哉大司
馬李以論事數相忤曰人臣奉尺一寧當舍
法有所侵亂之李公爲之屈永嘉相以賢也
重之置酒會第中稱述

主上明聖應曰可謂有君如此乃大忤適復忤
他貴人遂出之參議山東轉粟遼左其所准

輪法甚便又以餘益修守械將校多贊首功
朕削其下爲舉憲繩之且施寬惠以撫邊氓
迨後邊戍有據城爲變者遣使撫之曰還我
查公耳其按察徐士發斬若神獄有久寃者
一訊得其情立釋之在豫數引大體不爲苛
惡吏深文有所刻害嘗力爭之使者值

上南幸楚至衛

行宮不戒於火吏多被逮大司馬王廷相獨薦
公才俾專辦護往返不乏而民不知勞

續吳先賢談卷五

三十一

上悅有所加賜歲飢

上命尚書杲以內帑賑之杲檄下監其事所全
完甚衆時以課不入欲移之他乃疏言天災
流行宜同恤者得不被橫征有以左道倖者
故嘗爲吏嘆其恩將言之

上聞之驚曰吾豈以是盡失其平生哉遽謝歸
卒

贊曰吏道之失若販鬻然有由來矣應兆守
職奉上持畫一當利害際不少動搖難矣哉

觀其烈烈引分責讓權貴杯酒間彼脂韋者
視之寧不有覲面目雖盤桓兩署不獲登三
事由峻謝宵人蚤自遠庸不謂幾乎

杜庠 瞿俊

杜庠者長洲人少游於張和人咸忽之和獨
許其爽爽不群已而論於鄉爲攸令未久謝
去益耽於游自以才氣見抑一寓於酒以發
舒其意任所之輒流連忘返時爲詩以其憤
憤者三致焉嘻笑不平甚於怒罵要之不得
意於時無以見所感忿故與屠酤牧販者相
爾汝人咸疑所爲不恤也

續吳先賢談卷五

三十二

瞿俊者常熟人舉進士尹崇仁有廉潔稱除
御史當官任職不避難而性率直無所修飾
人見謂愿然其所執操亦峻甚或以此忤於
時遷按察副使卒

贊曰公序之放謂有所激則誠過然無所與
何乃混跡市人欲以明其不屑抑又何至是
也若所著詩既與俗諧而猶謂能肆志此近

之爲名者則然何取於爾世用善宦雖不甚顯亦可謂守已不失者矣

趙承謙

趙承謙者常熟人宋氏之裔也少業經生數射策不中至五十乃試通爲理曹贛贛之俗鬪訟仰機利而食間持吏民短長令賕謝破敗之通查用文法詆嚴而有所分別使無復者理用爲清嘗爲商征繁輕重著爲令已守今贛縣新視事尉爲盜得從兩隸往立出之

續吳先賢譜卷五

三十三

諭散其黨又守令寧都方賑施御史行部畢賑而往謝御史曰吾行謝君君胡謝也後召入有不便之者沮焉爲南銓屬以考入分宜相子曰吾能留公笑曰吾乃行賄耶久之出參議嶺南其治效視爲理時尤得專矣和平盜起主吏請計報之曰五嶺夷俗寇盜自其性然非有他利效攘耳且盜耳目我不舍而我寄腹心焉幾不爲所紐而吾猶狎之謂可微旦夕功者豈不悖哉卒合筴平之然

不能放折傳人語不得則色莊必申其意乃解竟以此憚使者曰是嶽嶽將折人角耶論罷之性既潔廉絕請謝而好爲義居故儉崇老氏嗇夫之旨卒八十餘子用賢官太史亮烈視其父

贊曰士必強毅勁直始雖不易合終必信愛親之參議五十服官政其慮事至精然不脂韋取容余識之吏部時迄老猶故而見謂長者固誠一之所致邪當其時取顯名厚實者

續吳先賢譜卷五

三十四

其所得淺深可知矣

朱鴻漸

朱鴻漸者奉符按察畿內治河間獄竟之窮其根株無所避已而妄言公車并逮赴若盧理果直得無坐人壯其敢決歷藩方久之皆有聲蹟爲方伯閩尤疆執能行其意諸使者至皆歛手無敢問職事屬吏稍不如令輒令對簿故自投劾去者相踵一時稱能督無及之者余入閩則已罷去吏言其操裁猶齟舌

也

贊曰古所謂文法吏未有不稱酷烈者若趙廣漢韓延壽之屬其治狀何如哉皆以嚴刻武健疆力行之故其治劇理亂鋤姦窮椎埋鉤致連逮纖微必得非其才有足擅不至於此吳有統及鴻漸皆以精核能任職後來者莫之逮余親見其行事奮不顧難慷慨專已不偷官而外交不弃事而簡其業庸不謂賢乎哉

沛國劉鳳子威



朱統

朱統字子仁父昂文學掌故罷歸婦所生子為逆娣施始孕統生國中逆者子已竄父他所又欲取統戕之且將圖施賴施以死全之父亦竟以鄉先生陳琦列其冤狀免統舉進士守開州為軌賦平其徭時利賴焉為郎職方南都奄橫有所侵撓裁之法請著為令遷

叅議江西初東鄉置縣奸民避徭上公車訴連歲不決立訊得其情移按察威茂番素驕時出掠官軍一矢不敢發賂遺之乃去至則勒兵待番尚狙馬驟與之戰大獲首功驚請輸平又為畫所以給餉戍者境遂安無患遷叅政山東時以魏滑兵及東人共戍鄆之涉縣統當在行同相度形勢以東兵守甘土嶺畿內兵守毛嶺鄆兵守故關而又令東人自給饋因下議主客遠近東既煩遣率費又千

里飛輓非便且守涉者爲隘在南設虜出不
意入我不守境則何及東人且在敵後矣議
遂奪卒罷屯進都御史撫賴以閩浙被海郡
數與夷市以私其利外國勢家積與之通至
豪奪殺掠姦不勝乃命移莅督捕統廉得其
狀由姦軌召寇爲之偵俟急則縱飛語力能
動搖國是且一二用事者皆素庇之度不可
問然義不避難卽力疏請先治其內乃敢任
賴

續吳先賢讀卷六

二

肅皇帝神明聽之遂理根排治作重効糾之旁
側目者百方沮未得卒能督以兵平閩同安
寇忽跡人來言貢者在浙意叵測卽又馳至
納之館以待

命持構者方導之爲變造危語鎮以靜使不敢
發益督閩將鏜由海中趨雙嶼等隘合浙兵
進與賊遇疾力戰縱火漲天斬二酋擒五十
三人奪其艘一械器甚夥又連戰敗之追賊
入嶼挑之不出乘夜突圍逸夷其巢燔烈之

并燔艘二十七又一巨艘來駐沙中縱追鋒
舸益前蹙之摧破焉獲者溺者斬首者愈眾
兵勢遂接洞山青島南荒等島穴賊皆望風
遁統又親躡其蹤海中至雙嶼議留屯衆難
其險絕稍爲築塞而還閩人嫉其且將爲已
不利有所論時則漳失囚逸於海透入於江
諸方釋騷又奉

續吳先賢讀卷六

三

詔改巡視益督諸將追賊下溫盤諸出沒所大
克又虞賊侵衢亦平之浙以無患而素與賊
連者愈憾百端壞敗其功下亦且偃蹇不受
命統誓以死圖效自辨析蹇蹇不已明年春
命督將鏜按察柯喬於閩偕出洋中跡賊至
詔安之靈官澳合諸軍設覆山上下千舸具
進賊徒兵伏敗之趨船者疾力鏖之覆溺殺
者甚衆擒夷王三人白番十有六黑番四十
六皆悍惡異狀可駭賊首貴等一百十二人
婦二十九斬級三十餘他資械等稱是皆五
澳宿賊驍黠者并殲焉及夷之貴王妻妾等

漳人大恐有盡室浮海者日走往聚觀諸俘偶語籍籍踰時乃定捷聞則與連者無所釋憾反疏言其擅殺作威統罷而諸出死力殺賊者皆召令對簿譴責之矣按使者楊九澤亦以奏上得罪與并謫統竟死於家

贊曰甚哉大功之不可成將亦難乎免也雍威忤皆罹讒而新建亦遭嫉幾殆况統則尤處其難持權者從中制之為構者毀譖日至雖不昂自恤然誰謂為盡力哉而統竟以計

續吳先賢讚卷六

四

畫求必逞能左右之用素不服習之士強驅之前遇輒摧破此其疇略膽智權譎誠有足稱矣然大要激以忠憤可不謂善將哉余嘗履行陳臨矢刃士皆變色而不心動者然每至決策以千百人投之必死地遇鹵獲即聯戮則需忍不能發何者氣奮不顧一身易而以衆存亡死生之則剛而無勇者有所不忍也統誠為國無所愛故狗難不避昔司馬安以文惡郤都守鴈門匈奴為引兵去非嚴斷

彊伎烏能勝其任愉快無所恨哉統敗而東南之患遂不可遏累十餘年將亦數以無功被收迄於定之而能督者若宗憲亦竟不免故為兵者道家所忌惟坐談者無害耶

周廣

周廣者崑山人令吉水召為御史纔兩月即抗言假子寧撓亂王度虧傷國論罪死有餘得遠竄寧使人遮道害之間行免復令建昌逆濠方肆力折遏之寧憾猶不置再竄逐

續吳先賢讚卷六

五

南荒資講授以給訖寧誅乃復召補御史屢遷按察使奄在閩者橫甚頗以文法裁之使戢歛以都御史撫豫章免又起為侍郎刑部以卒始諸嬖倖驕恣於內而濠復圖變廷臣無敢言廣首發其奸人服其氣後乃有周大禮者守葺其政平所當無不服雖似纖細而仁愛常浮久而人益思葺故多士族稍蠶食窮下戶而賦法嚴使大小咸得人尤以為難贊曰寧彬皆以佞倖貴周廣用一小臣而氣

奮斥逐之譴以幸全近倭之親在日月分。然逆亂之萌乃相應。往來皆蹇極於病。卒之悔禍始迄於定。矯矯執法無所阿。初辱後寵其獲則多。配賢哉。禮之精彊實能負荷。平聲持裁得衷。衆庶以和。配賢哉。

陸燦

陸燦字浚明一字子餘。完族子也。警悟故絕以春秋對策爲庶吉士。試輒居上忤新貴者。補給事中。三日屬羽書傳卽疏言兵要及所

續文獻通考

卷六

六

當乘障要遮計已。又疏言壅塞之患深。由上下隔也。乞時延見羣臣。盡所懷。講臣旣得接少。又間以寒煥罷。何以能從容啓沃。究切事情。且才可用者非出一途。宜廣采納。而遠地不慎。簡輕付之。不乃視之度外乎。令考牧畿內。卽又劾閣洪所以耗敗之因。

上未卽罪。條數事進。皆見用。及論乘馬鹽筴皆國之大政。而任人輕彼。且以輕自視。焉有能舉其職者。適衛候微者所發獄。付理官當其

子大逆。而微故當他殿者不符。

上罷都御史浹。而且連逮書獄詞者。卽又疏言衛微以幾俟脅恐人。所侵冤無敢爲平反。都御史大臣。由之罷。虧損實多。

上愈怒。并杖之。會黃河清。且千里。凡六日。廷臣議稱。

賀而司徒許公讚云。恐新進有立異者。不果。張桂方貴。倖廷論之。謂字敬以議禮蒙恩。寵極矣。而剛狠自用。竊威命。市私無奉。公意當退。

續文獻通考

卷六

七

而夢則不飾。竊盜以賄聞。尤侈汰。進其私入。濁亂時政。不殛責之。無以警官邪。語皆峻切。納立罷字敬。而褫夢職。以燦等不蚤發也。下之吏。旣而詹事韜自以有所薦。同之夢。

馬

回留字敬。謫燦主郵驛。而行人岳倫及王準等相繼言者。皆貶。方燦夜草奏。鬼爲之泣。謝曰。旣以出身爲國。不能顧矣。逮譴所如。平時以經義教授已。而遷令奉新。有異政。惠足

言亦慨激

及人俗善詆譎。獄爲亂。乃咸取伏法人尤快之久之。念其母乞歸。惟以養爲事。罷不爲書。謝所嘗游貴人而諸貴人重之道。出吳必過焉。爲停累日。所居以娛親。周飾之頗壅。斷事寡姊撫遺甥。施及宗黨尤稱有恩。禮喪其親哀不勝疾。遂革凡使者薦其賢三十餘牘。竟不復用也。燦外王父叅議胡琮以剛直名。及副使姜龍有文學。極推重燦。皆不得其行事。故無述焉。後燦論乎敬者有給事昆山秦鰲。

王庭

王庭者吳縣人。少則言經義。里中養其父博士。君家甚貧。故賴諸弟子食。既當與計偕。念其親老。不至而復。博士君果亡何卒。時咸謂能孝。後第進士。守許州。可二歲。乞爲大樂正。屬得以爲母養者。不許尋爲郎。刑曹遷察按。既閩。既故在。山海間多珍貨。廉殺無所侵。盜恒作。都尉逐之。爲所戕。謂得其首惡。今自取以獻。而赦其餘。境遂以安。其在僻幽素患苦。

縣道者聲威皆被之。爭出就吏已而進叅議豫章。示之禮化。尤爲下所戴。遽謝歸。街衢處四方走集。大賈擁高貴。邀嬉馳逐而泊然閉門。無所通。往弦誦時時不輒。或與弟子習禮容揖讓。俎豆奠以感動之。故閭里爲之傾。誘善家子修行立名。譽無令放縱。慕傲爲持。議上下之。旦夕異。雖滌惡民能改厲。卽與爲。害。故能楷模一卿。人有過惟恐聞。有仲弓風。使者按部必加禮。數造其廬有所請。或政與。

俗易一言立爲之更。子敬臣恂恂孝謹尤以道高見推於世

贊曰直夫言不出口而化於鄉翕然歸之躬行君子哉世以學道者多僞則放替任情無所檢反爲賢耶近者一二少年喜爲名惟以造請貴勢橫里中雖名文學而行垂義問故制行嚴方潔已自措與談說之士又可少哉王守

王守者其先吳江人自其父爲後於王以明

續先賢集卷六

十一

經爲郡理鄞召拜給事性畏謹容貌敦重動止皆有幅尺委蛇可觀當永嘉相時臺臣爭有所言故相與爲水火甚而獨能得其意衆亦不以爲嫌也從容省閤時謂中庸久之遷卿寺往來兩都間進都御史撫郕又莅濟上及在臺事皆無可見而寬簡有令望其治務以清靜致之未嘗喜事有所變更好潔修論議無所假故時者客游諸公所猶未若今威且待之峻諸以好來者必察其人慎於接對

不沾沾爲名藉人辭色使爲游揚故亦以穀直稱

贊曰風之淪也非士能以計才辨智惑亂之也亦在位者不能自持故無所磨厲而使漸靡日以潰壞將誰咎哉今其流渙渙踵相接於道假以詩請寄者不可勝也昔聞守之言云但謹謝客孤立直行已意保無過咎何以多游從在所嘗滿問遺過存之使賓客縱橫亂天下國家爲

續先賢集卷六

十一

袁袞 袞

袁袞及袞從兄弟也袞先以明經對策甲科爲郎以寺燔馬謫斥之久乃用薦起按察廣西視文學諸弟子所誦通多寡亡何乞歸好讀書多所論著其言時可推行者曰世緯袞後袞仕爲令廬陵廬陵俗善樹多所詆欺而能恤其情不任刑特譬曉之使無復者人爲之格心故廩在卑下所貯積恒耗敗之時已被召當試補爲宿留請更之及作縣賦法不

使若前得清者皆爲邑永利有父老送之者
曰使君何論遷秩多寡卽爲邑可以不朽矣
袞爲動容謝已乃遷爲禮曹郎未久遽乞歸
與袞先後卒前有盧雍及弟襄皆以明經高
等雍爲御史遷按察膠序副使襄爲郎更三
曹司兵刑禮樂皆預主守嘗以幾事有所爭
下都船對詞益直乃卽出之又命試郡國士
豫章貴要有所請拒不應出叅議陝以服歸
兄弟皆有文學而蚤卒不竟其業

續吳先賢贊卷六

七

贊曰二袁少以雋爽名傾一時與浚明履約
俱起諸生而卒乃異袞於書多所通袞之理
人有遺思惠在數世卽配齒之叟能知之矣
若兩盧名行足相比其居官爲長皆有功名
足自表見特以世之不延故業未融與時之
持祿養交竊富貴者不侔矣

張袞

張袞者崑山人世爲吏父甫明經高第守祁
遽自免歸袞亦以明經三爲州有治劇才所

守輒以政最聞剽寇橫河朔名捕弗得爲募
少年入其黨計取之使者前後累上其狀召
爲郎拜納言以災異策免遂湛於游以冬艫
自載極五湖之間恣所往未嘗問交亦不擇
人凡以好至者卽相與流連故爲任達人多
賢之在所逢迎嘗滿寬然樂也初不以家人
作業爲意尤善誘接後來雖無可取必曲爲
稱譽疑若有不得已者然亦爲不撓累於俗
矣

續吳先賢贊卷六

七

贊曰納言偉矣魁岸爽爽和而不流周旋山
澤將必使杖屨跡交焉蓋衽席江海而旦暮
行路矣猶賢乎造請問遺通輕俠爲名者哉
嘗見其誦謝益自恭謹則又與彼倣睨縱
誕者遠乎哉

顧存仁

顧存仁者太倉州人令餘姚能舉其職召拜
給事當

肅皇帝初疏上言事多愷切且直指

上身請典學修政者謂不當言逢赫怒徙邊者久之赦歸

穆皇帝召起累遷至太僕自以管蒙譴無以藉又遇拔擢寵貴不有奇謀便計利國家終何以報

上哉乃思止足力請歸遂卒

贊曰太僕淳厚穆如其風卽之使人親愛無已時然不脂韋取容言議英慨誨人以德義遇有阨難服施無所惜方抗言於

續吳先賢集卷六

士車

廷顧自致節竭誠豈虞其復用尊寵哉內自惟知無可效不能與少年逐逐風勵以恬讓雖優游無爲其所弘益多矣

陸師道

陸師道初以明經對策時相愛其書欲寘之第一不果爲尚禮郎令入侍以筆札從內雅不欲因人進亡何請告歸遂臥不起時高其志操有賢譽其處也尤敦行義曲躬卑謝溫然長者又不治生業介廉無所苟故能跡晦

而名在士大夫前至

穆皇帝時召拜尚

書時已被病強起及奉使還

朝儀不肅又應對誤落賴

上寬仁憐其病與告歸卒同時有章煥官宰士

至御史中丞撫淮徐數上言事有所興功業

益赫烈矣當權者疑其論建漸廣將不利已

諧之謫死

贊曰師道宴宴無大過人者其爲潔廉亦自

續吳先賢集卷六

五

其性非欲爲名高自意而稱之者多失其實本和令持慎初恐濡跡倖門有所悔吝故引疾亦未敢顯有所出也論者非所長而以得名崇飲不節顧以壯盛時不爲利祿勸則安得若人哉晚之顛踣道路遂盡失其守煥誠使更好作事功論說無統愆而不厭宜其及也夫

皇甫濂

皇甫濂字子約父錄守重慶子冲泮泮濂錄

初爲郎禮部明習國家故事若功令勳臣世家前代制度損益守府之憲無所不載故一時典禮措施中外文詞相應頗爲雍容及所折中恩澤請求亦良有意秩宗倚爲重其守夔方鄢藍寇起蔓延蜀郡皆坐甲不敢出與招之獨躬率吏士具饑糧疾力窮討既平使者方上其功屬已報罷其處也和良不爲忤而尤善著書若列藩所奉令甲及所傳聞與所見當世行事皆存之冲尤嗜學老猶不厭

續先賢贊卷六

宋

故其所誦獨多舉明經罷不對策爲詩輒立就多作元嘉以來語高自措不妄與人狎文亦幾類齊梁間兄弟自相師友與二黃爲中表又皆應明經其論議與相上下仲淳對策高弟爲郎尤爲昆季所推貴溪相任宗伯時所上章奏皆草之或有故使他郎代卽無以當其意改

太子司直坐法謫又移按察浙卒其在粵詩曰東覽最威濂亦以對策主都水事監所用

薪而司空隸者入之少欲巧益不從譏焉適出使郢代歸未至而補外稍遷郎都尉興化行守事與人故纖尙而法令亦稀潤視簿書期會恒多暇余時爲理與共相羊山澤間意頗得俄以奉計上數要之不復肯來濂旣玩心神明習吐納延化術與神仙可學而復游思典墳多所撰述閒居散齋輒不通謁又豈喜睦謹謝客不令前余每欲從之學不肯云非師所授外皆已潤色之故亦不可傳也當

續先賢贊卷六

七

謂能却老返少廼一用之房中又不得交接益遽以之卒兄按察訪名方貴於時重慶公四子皆才盛矣而冲於文豐綺近麗淳以五言名文甚少濂視二仲益清綺皆有集傳贊曰皇甫氏父子五公皆名能文動海內然前則李何後乃王李與並時而作抑或少不逮之學士大夫向背亦時有不同而皆能傾視聽爭耳目之則非其才有足擅者烏能爾哉淳與周生書深相勵以學誦貴淹業就必

無虛者。惜未踐其言。今觀冲雅好書。獨意稍下之。乃不適然。長於諸弟矣。夫未暇潛思而務於名。至與實易此。固今之疾在膏肓耶。且以濂之秀美。濤之通解。要之無爽。厥聲使能夙夜不已。沉浸之古所載。書則安知其所至哉。

瞿景淳

瞿景淳者。少則淹警。所誦多試博士弟子。即能屈諸博士弟子。故亦以詩時時講說學者。

續吳先賢叢書卷六

太一

多往聽。已使者衡水楊先生差治習業者。獨異之。遂與計上主者籍奏第一。對策復高第。授編修。至侍讀。取急還。謁相嚴嚴曰。南中夷且平。何勞之不圖。口語籍籍。將乃不足來者所何也。遽應曰。誠有之。若所聞者。夫將不夙夜厲士以死。而玩使蔓焉。人日以瘁。不能朝夕而安。得不望之切也。嚴色矜。乃佯謝云。夷且未式。侵敗王略。若之何。旁為齟舌。貴臣有嬖其最後妻。請恩澤。當為詰辭。持不下。夜餽

馬。揮之不顧。已自學士遷祭酒。南辟雍。居久之。即進南少宰。適大弊。羣吏有所黜罷。迺佐以寬明。要歸之。長厚其都試。且數所得士。為多。若淮南相李其所進也。當

穆宗時。尊寵用事。與書勸重惜人才。於賢不肖。進退無寧。過於慎。稽之。勿輕用。嫌似微過。涉於黨。并棄之。且縣官方急。可無備。緩急者。李公深納其言。引疾歸。以少宗伯召上。疾復作。力請罷。淳少時。道巢湖。夜中。若有千炬遮前。

續吳先賢叢書卷六

七

後。淳叱之。遽隱。又嘗湖中觀虞山影水中。沉沉。緊蔚異。他時見者。故頗自負。言貌不踰中人。而氣蓋一。時與人雖汎愛。而有過。輒不相為容。伉矜時發之。和惠中其所執。固不可奪也。

贊曰。始景淳自諸生時。語余。今士喜矜且人亦未易量。胡必能而自沾沾足也。余謂淳固誠謹哉。其不崇已。好侈大也。及遇時。浸浸貴。又三見之。虞之山論議益寬。然長者其度勝。

耶然已被病語及

上所欲用之猶氣奮思竭焉者不敢恤躬之瘁
未乃眷眷居室謂無可復者非其意哉

章美中

章美中字道華舉進士評事大理評佗不污
遷按察豫章時袁州相貴權赫赫獨無所折
下守文專已謁請不得通相親戚故人無敢
縱橫邑中者浸不說之移叅議蒼梧故多瘴
毒欲重困之又適交州役興親出行微夷擁

續吳先賢讀卷六

主

戈戟若林按轡徐驅之不爲動曉以禍福遂
帖然服在嶺嶠積久罹毒淫幾殆又移按察
松蟠病未能往屬已免家居久之有薦上者
且欲召用亡何卒所爲七言有體裁時見感
憤欲用所長既不能廼鬱鬱不忘猶與得一
當俯仰慷慨故其辭激越致壯使人摧傷
贊曰美中矜厲似峭直不容然實和謹遇人
無所失余每與游哀其壯志且時稱古賢有
所激憤而爲禮恭送往迎來皆極有意此其

中豈一日忘哉至矯爲名行詐者深嫉之雖
卒不用以死其才氣略可見矣

續吳先賢讀卷六

主

續吳先賢讀卷之六

續吳先賢譜卷之七

沛國劉鳳子威

節義

劉政

劉公諱政字仲理其先沛人父以禮則余從高祖也生有至性好學問其行義尤厲一介不爲輕論於鄉第一方孝孺先生都試見其文目之猶孤鳳在鳥中當爲虛左旣感其知思奮欲有所出之日久矣會靖難師起慨憤

不食死無嗣

黃鉞

黃鉞者常熟人洪武初以奉常弟子爲尉已而舉進士給事中嘗言燕事遣將誤宜速代之計當以時決需之生肘掖憂後以持服歸兵入投琴川橋死時俞貞木亦勸姚守舉勤王兵爲衛尉執送死之

贊曰士守經義儒衣冠道先王語其雍容醞藉可也及事變起能奮難不忘死亦良難哉

仲理未食其食徒以受國士知於孝孺遂以身殉叔揚有隕無二爲臣之節是其庶乎方國家始建威德遂感海內忠義之臣接踵而死湮滅無所復志者多矣故其事皆不得而詳焉至匿山澤易姓名隱約以終身此其人豈有所要於後哉名不名無預也而明教化以著統風勵來者是以貴君子表微乎死事

王永和字用節崑山人永樂中爲文學博士

適饒之孔子廟庭壞請修之守不時應和責之以太守行風俗不知重教化何以率先吏民興禮樂哉入爲給事中劾候尉馬順怙寵而驕妄屬私威使持節冊

韓世子又劾中官偃蹇無人臣禮尋遷侍郎工部撫監淮右治水徐州鑿呂梁疏河流正統己巳從征沒於土木之師贈恤良厚進尙書并官其子賢評事仲子敬以明經舉季霖進士復爲給事伉直不墮其父風

張益

張益者吳縣人少長於燕舉進士選為庶吉士預修史遷修撰進學士召入閣典機政正統間北征益與曹鼎並從營勸

上持重及師潰與孫俱死益慷慨有志略師出深愛之竟為中官振覆馬振亦死於師而人未知蓋非天敗振振實自敗也益為文立就軍中書符皆其草初與夏景嗣初並端同善

續吳先賢讀

卷七

稱絕益亦絕不為也已已之事誠猝不謀然兵久不用漸驕令少不能戢矣征伐未為非計而將帥之臣不無罪焉逮正統間有許銘者思溫孫也初為司馬屬後以都御史按邊馭兵以嚴將有被罪者因嗾其下亂作死焉

錢泮

錢泮者常熟人以叅政家居嘉靖乙卯夏五月倭夷入侵我郊保殘焉泮父棺泮忿之尹王鈇者工騎射以功名自喜常手射二酋

斃之遂有輕敵心值寇自漕湖將與在福山者合偵有船十餘可六七百人耳謂其弱易與欲微取之泮亦奮欲報其私率其子弟前馬鈇繼發至三丈鋪寇伏不動以二百人誘我泮大呼進為所乘四起猝突眾遂亂泮不能整卒殲焉鈇亦為眾所擁矢不得發旋入淳止焉解劍命隸者謝其毋隸猶翼之走鈇叱令去寇執之不屈死

續吳先賢讀

卷七

四

贊曰大吳之風與燕齊異輕心易於去就守死不變奉其職無論利害是難能矣哉永和封疆之役親執鼙鼓提馬而介於陣雖覆師徒亦足償焉者益帷幄親臣不能盡計令全遭狂陸擅命進退不可周旋不能言者謂使固壘無動豈有患哉然益之沒或欲援之出不從志可尚也泮誠內激於忿夫寇入而士大夫無固心不以死悍其若死緩之義何故鈇亦可謂慷慨矣夫

孝友

金道玄

金道玄者吳縣人陳萬戶養子也方國珍起行省朶顏叅政督師討之期會戰驅之補門國珍偽降陳信之懈不爲備道玄諫不聽已而果揚颶直上師燭焉陳溺道玄求不得從之泚曰父有知不使爲賊俘也若有馮焉者流至溫之沙瀨上竟得免歸或薦之士誠所道玄聞復遁去子問以功名顯

瞿嗣興

續吳先賢譜卷七

五

瞿嗣興者常熟人母當暑病甚興燂湯跪請洗親撫摩癰穢夜驅蚊不休又患積氣食不下輿割股作羹母啗之愈又忽非時思芰解衣行求水濱得之人咸謂異子莊以薦得官至叅政福建

錢迪 徐植

錢迪父駐洪武間當伏法迪年十八詣曹請代父刑上其事

詔從之時又有徐植者父達以稅事當刑植亦

未弱冠請代既伏鎖猶從容賦詩無懼色二子俱常熟人

顏琇

顏琇字季栗洪武初父戍鳳翔以母韓行琇獨留久之聞母歿卽奔赴負母骨歸行數千里未嘗釋於地寢則皮置之宿其下涉則戴之泳焉父旣放免奉事尤謹旦夕自洗厠脮親勞苦之云幸不乏養又何以爾爲人趨代亦竟不肯意將視父洩安否也逮卒日夜號

續吳先賢譜卷七

六

水漿不入口者五日不勝喪死子昌亦有孝行

贊曰爲人子者無以有已若他隨所事則致命焉故育之之恩與所生等孝能無間然者尤未之見也道玄事陳驅馳兵間有隕無貳不自意全也迨僞吳求之逃焉以免豈始於事父以致之君者耶迪之與植少遇變而以死殉傷哉是天性然耳非可強相慕爲之琇之養極其心而卒以喪死雖云過者俯而就

然賢者之行寧可非與

枚應發

枚應發市人也事母孝母疾弗療發割股進而愈他日又疾作發露禱於庭灼肌以代母痛願以已之年與母夕方晦忽開見斗六星惟一星尚隱頃則雲復合入視母母已擁余坐云有六人來以水灑之霍然蘇

戴君用

戴君用者吳縣人洪武中父福以主守失火

續吳先賢讀

卷七

七

當坐君用代之刑於市妻吳以節行旌

王洵王淳

王洵王淳者父鑄辟為都督府掾屬洪武初坐之當伏法洵淳號泣無日夜爭請代走御史言父以洵故懷祿洵不能有所以事之免於過應戮淳復進云由淳故不當坐父兄者御史訊其執志皆堅定無二聞於

特免焉

莫轅

莫轅字異仲幼慧悟從張適學適甚異之洪

武初父繫治當刑轅年十一詣李請代李試

笞掠問誰教使轅無恐言死父豈人相導為

遂上言之如其請父乃更為轅陳非辜竟死

繫轅已釋季父侍郎禮方寵貴用事時持法

嚴轅預恐及繆指一人成問左者為其屬後

禮見法轅竟以前被伍符免兄遺胤幾殄取

而育之又間行求得其父骨歸轅屢觸網卒

全已而遇赦宥既痛其家禍深自刻責常茹

續吳先賢讀

卷七

八

糲飯蔬鄰失火勢迫躍入火抱其母出毛髮

為焦若其陰行善惠利人多矣里有賊禍少

年葛嘗痕傷轅眾執焉且陳其殺人狀於郡

轅曰葛所殺三人者死溺耳欲逸之不得深

為悅姻沈生坐之有遺孤女字劉劉又他適

轅乃長而歸之鄰有舉室死疫者遺子人無

敢視恐厲延又收養之素與鄉先生張子宜

易九成遊故亦長於學問

都文信

都文信父賢與徐右善賢且死妻唐娠信泣不已右日使人存之且約若生子當女之已而信生唐遂行右養信長而歸之女洪武初右坐之抵死信請代右義不可曰而父以息托我柰何令不祀事亦良解後復以他見逮信曰今幸已有子可以報矣右復不許信潛冒其名往死獄右感之竟亦不予

沈伯剛

沈伯剛者本孟氏爲母之姊沈勝五所養沈

續吳先賢叢書卷七

九

且老坐法請代固不許剛彊謂吏願見刑吏怪其少上之得宥時又有朱昱父被左符攝老不堪兄亦先事逸昱請行所司少之加楚掠謂隱壯者昱終無言俱長洲人

吳淳

吳淳字伯善少與兄學兄中遭疾廢不良於行者二十年元豐作人不自保淳負兄趨避之遇強暴刺以刃淳以身翼蔽中三十餘創昏仆於地兄竟死淳復蘇得入餘杭山蜚遁

以終

朱良吉 俞敬

朱良吉者常熟人母錢病嘗劇吉自潔齋禱剔膏出心割以啗母母良愈吉創甚不能與邑人俞往視見其臂開五寸所氣涌出爲納其心縫合之頃乃蘇又有俞敬者太倉人亦嘗刳腹剗其肝愈母疾永樂間旌其孝官之尙軍朱顯廬父墓每攀隴樹號樹皆爲枯有烏馴狎不復畏人與參政盧雍皆以孝蒙旌

續吳先賢叢書卷七

十

吳

陸安

陸安父德甫好客竟以客坐法時以用重典刑亂無貸安急卽與兄訣晝夜走至都伏闕請代許之驅詣市中顏色無變時年三十一

妻鍾亦以節聞

梁昱

梁昱字文輝少從諸父學爲游娶三日遭父喪廬於墓者三年蔬食水飲如一日免喪隨

計上冢宰蕭山魏驥重其孝親候之爲咨嗟而去部使者孫鼎表其孝將列上不果仕爲平定州有惠政民懷之

支琮

支琮少爲博士弟子貧甚遇寒母衾單不能寐盡解衣覆之已危坐至旦客候之良久不出呼敬將何在乃短衣見云方以所服覆母睡恐覺之故遲耳客嘆息憫之周公忱撫吳恤之僅獲濟後仕爲從事

續吳先賢贊

卷七

十一

贊曰孝友之根於性豈有異哉而悖傲者乃時有焉非教之衰則俗之易人湛溺之不復覺也吳禮義之國其君子闇闇焉溫溫焉可略觀矣其小人竭股肱之力誠所奉抑乃其常及至臨利害驅之白刃而天性之發甘之無苦又皆穉幼問巷之人非有保傅之教詩書之澤也固習之善漸靡者深至德之風尙有遺乎至非所自出而恩無與二又加於人一等矣

續吳先賢讚卷之七

續吳先賢讚

卷七

十一

續吳先賢讚卷之八

沛國劉鳳子威撰

儒林

陳繼

陳繼嗣初祖微本淦城人從婦父江承相來吳父惟允僞吳時客潘元明所矜伉專已王行輩皆望塵走事之良謹騎而呼止仲隨吾來何自喜也後允死家破母吳操節育長之遺書尚出萬卷遂從止仲學又遊於俞貞木

續吳先賢讚卷之八

一

時經術頗廢乃獨稱說先王有所論說不敢立異而於箋疏畧皆通究釋其滯人稱陳五經他書亦多淹誦爲文有思致楊文貞見而善之薦於仁廟召見授博士適開弘文閣詳延文學訪咨治道俾學士溥侍講璉及繼領焉宣德初預撰

兩朝史進官力辭又踰年乃得歸乞言者多詰之既老已厭苦後王學士淮來與登城望因見其二子請焉雖疆應之思不屬甚病之遂

戒不爲故所交復從之乞謝不能念曰彼學士貴耶當爲之何窮交之與有迺不得已操觚病遂不支蓋其文潔嚴固當需緩然蹇躓由才不逮耶其天性篤淳履道簡方蔚有儒行聞之故老云初有司上其節孝事使御史廉之則方隨母抱甕行灌偃僕甚恭色若爲樹藝娛親者頃母入以壺漿來繼趨而前奉以進母嚼之乃拜而飲御史亟以聞

上尤嗟異以爲有禮所著集曰怡菴子五人寬

續吳先賢讚卷之八

二

完皆有文

徐達左

徐達左良夫元季時家故饒財好讀書鄱陽邵弘道善爲易從受之又受書於董仲仁喜與諸儒論難益求其說時兵革方息學者尙寡達左教授於鄉多所開誘洪武初守臣得辟署東園守仁辟爲文學博士凡六年卒嘗著顏孟四子書同時有林大同亦力學博通經傳時尚未專用朱熹氏學故疏義存者家

有之被薦爲博士大梁以病予告永樂間再徵不就所著有易義與

錢更生

錢更生者常熟人少難治經術篤信之洪武

中應辟至中書見宰相不拜問之對以未見

天子故不敢先禮焉守事久之不得召會有

詔祭元幼主各爲之辭進更生所撰大契

上旨卽召對欲官之謝病免歸卒初名沂以事

見法子迪代故易焉其所爲經亦不專宋儒

續先賢譜卷八

三一

也至魯孫昕官布政楚有廉名

呂昭

呂昭克明崑山人以經明薦授掌故徐長於

學問敦行不苟慨然有當世意嘗上書言事

稱

肯改尉浦城故山谿間少耕植昭躬勸課遂以

豐穰遷守沁州不能治裝有老父持金贖者

峻却之然行未半道資費竭盡質衣猶不能

貨舟車路出徐故所受經弟子憐其寒共進

一裘買驢載之官子旦旣從進士遺書厲之

廉乃亦有父性按河南以不合去後起爲郡

理迄罷無所侵居嘗環堵不蔽不以貧爲念

歿不能喪魏公驥賙之始克殮

殷奎

殷奎孝章其先自華亭徙崑授春秋義楊維

禎所洪武初以秀才異等開太常籍奏試通

一藝遂請諸能稱者官文學掌故因乞近地

見忤調咸陽卽盡節所守教諸弟子文義甚

續先賢譜卷八

四一

美獨念其母不置竟鬱鬱死諸弟子私謚文

懿先生奎爲文爾雅深厚不爲浮誇學亦頗

究通天人分際所著書甚衆若咸陽志關中

名勝集陝西圖經支離藁等二第壁孝連箕

孝揚俱經明薦奎卒壁徒步千里以其喪歸

箕舉秀才試守僉事

秦約

秦約文仲本淮安人宋直龍圖閣觀之後再

徙之崑父玉學爲儒有高行約至正間官博

士洪武初召對拜侍郎禮部以母老辭歸後復以東帛徵上封事乞重儒術廣教化之意又令守相考上各爲書上之省以訪咨治民術授文學溧陽吳沉薦約舊儒宜置之側得盡啓沃在溧陽久之乞歸卒約爲文原本經義貢師泰極重之所著樵海集及他書有傳者

周南老

周南老正道在元季以薦爲文學掌故當塗

續吳先賢譜卷八

五

又檄爲吳縣功曹按獄能得其隱詣闕上書

陳六事進省掾

國初徵赴太常議禮放還嘗集易傳說禮舉要

子敏亦以明經薦

顧巽

顧巽順中長洲人永樂間以易教授於鄉自巽始時方統一經傳崇道德成就教化除去異議輒以非聖罪之靡然嚮風其弟子賀廉孔友諒顧詢以易在文學高等而巽子瞻瞻

子餘慶皆能傳其學起家爲郎

陳頤

陳頤永之長洲人言春秋於景泰間受業者甚衆薦授武陽文學掌故適故人守豫與一馬乘以出入已乃還之欲使遂受固不可未幾謝歸頤雖以經教授文亦清綺不作老生語在當時甚見推與性介特不肯苟容儼然終日矜嚴見於色故尤以操履焉不徒文也所持論長於刺非而卒歸之正要以經義從有適楚及游梁錄又有紀所傳聞書學者多有焉

陶振

陶振者授學楊維禎所洪武初以三經義舉言詩則意書則沉春秋則安國故諸生樂其近皆名聞生學爲掌故吳江久之坐法傳詣鍾官奏賦三篇多俚語俳調得釋復爲掌故安化振才易辭近卑俚爲時格本無足稱而爲經生者本之

虛應坊

虛應坊者裏子也少失父事母以孝聞力學甚苦以易簡於鄉與國之俊士習業其所爲未嘗不由禮言恂恂不出口退讓如將不勝而操諒履貞見不善義形於色鄉人子矯妄爲名造作語言而行汚市人嘗深嫉之所著書皆以勸喻德義不爲諛言

贊曰儒之爲益於世豈空言無施之謂耶自昔王者無不詳延相與博議於勵攘未集之

續吳先賢讀卷八

七

日首風示天下知所遵尚故太史公所稱功令務以教化成俗蓋謂王者之首務三代以下未之有易焉者然詩書禮樂之澤荐更壞亂及整齊於散佚之餘師異教人異說益遠益疎故分裂爲諸家人自爲疏固訓微箋解道爲天下喪也久矣宋人者豈能不藉前聞獨追古始出漢以來儒者外耶且昔儒其所爲說皆拾之掌故弟子口相授受及抗燔之後所記憶十纔一二而已若孔甲矯疵申培

公轅固生韓太傅高堂生田生胡毋生複中

翁之屬皆傳自商瞿子夏子張氏之儒而湮微燼滅存焉者蓋寡亦各守其師所授尚亦存孔氏之舊乎而宋人必盡以爲駁而不純簡斥竄削屏絕之甚於坑燔之列然竊竊取其義勦說入之而遂皆謂自己出是何忍焉矣哉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則雖先古所傳師氏所守稍不愜已拊擊不暇顧是猶有可言者卽朱氏爲易義皆顯竊王弼之

續吳先賢讀卷八

八

餘而云王何罪深桀紂則盜儒者不乃無罪耶使古之遺幾乎熄矣其曰經解而倍經者往往著於篇僻陋汚滯何以服往賢之心且使後來者杜口不敢談則其恨復自用不肯虛受千載爲恨可勝言也晦蝕至於元不復以經藝爲事惟許衡氏吳澄氏稍潛心大義有所考質借其論說亦多守所聞不敢顯有同異若吳氏之於禮及他儒於詩書易各有傳焉亦未嘗盡廢古也特未自名其說信從

者鮮故大吳雖以文學稱而經術未得其傳
明興風示海內以專經業儒始有所統一然未
嘗令之必盡以宋儒爲至永樂間諸臣籍奏
乃有所專而學者皆嗜於數學且不敦而徒
標取近義陳括傳註口耳末學聲音佔俾猶
之未暇而況能淹該徹解心通誦貫徧識多
聞於服鄭馬戴稍窺門戶一染指於鼎知
其旨哉甚非

上所以重經術明教化之意也然頗載前數君
續集先賢讀卷八

九

子者亦其志行篤謹持已公亮仕不希寵隱
不違俗皆近儒行與彼溺於文辭輕薄無檢
者異科故特列之云

文學

王彞

王彞常宗先蜀人父教授崑山遂家焉彞羈
而貧好讀書入天台山師事孟長文長文故
事元儒金履祥既博瞻廣肆於古無不窺其
所爲文雄沉以暇嚴加有典則時楊維禎自

名能文而多怪迂且不道彞心獨輕之數詆
訾其失

國初徵撰元書後母老乞歸與高啓同坐魏觀
事

謝徽

謝徽元懿長洲人在元以言詩被選洪武初
召上預修元史授編修兼今教習子遷郎中
吏部辭歸已而再徵爲大胥屬徽學長於訓
詁而淹誦多於他學者以博聞稱文辭頗暢

續集先賢讀卷八

十一

朗與高季迪齊名弟恭亦能詩皆有集傳

王行

王行止仲家本徽父爲人行貨於都市以仲
操挈從時藥或詳貴仲能別其上下品輕重
之主姬欲聞諸小史稗官仲輒誦數家時時
爲陳說主異焉與書一秩冷日已誦得遂俾
之學迺無不通其家所藏書且多盡發篋陳
之旣已習卽辭去游諸生間爲言濟南生詩
伏生書孔安國禮灑灑不窮皆大異之然視

其居徒壁立故未嘗有書也問其所授則從藥肆翁爲文宕逸而譎氣陵一時在張上誠所以止仲故賤下客畜之不甚奇也洪武初辟本郡文學諸生心易之雜叩以經義應如嚮且各有意更進與論難皆自以非所及始大服守魏觀王觀前後薦上不報將入都或止之仲自負奇材欲有所見不顧往客藍玉玉武人不喜儒仲以巾幘謁立談大愛之引與謀議未久玉以事忤誅與其客皆死焉王

續吳先賢議卷八

十一

生有縱橫才當群雄間慨欲立功名既無所就卒乃死黨人幾若蒯通雖其言不外聞然王之威強震主性又暴戾豈足與者無生平舊而一旦遂爲石交生既無以勸之抑損而又甚之坐取夷滅非不幸也

申屠衡

申屠衡者長洲人言春秋於楊粵間與楊維禎游推其博瞻嘗客潘元明所客賦詩衡每困及命筆爲文則臺臺有思致洪武初徵使

草檄喻蜀大稱

旨授修撰亡何病免疑不肯仕謫徙濠又有陶琛彥珩攻文有志行篆籀久徵絕琛考質精稱得古法與傳著皆以游上徊翔兵間雖不暇納亦禮重之洪武初並召爲文學掌故琛子伯承以書學世其家

錢達

錢達伯行自其父良佐以文學名書跡亦遺勁傳於今元文宗時召對命爲農桑書又命

續吳先賢議卷八

十二

書古賢大夫事放歸復有薦者授吳縣文學掾蒲一考罷去達攻文甚苦方其命思循壁行且哦時觸而踣或默坐沉想客入不起年四十餘猶無意出也屬至正間分行省於蘇始就辟尋又遷淮南修法令舉文書能無失秩洪武初徵詣太常議時方制作禮樂爲百世憲諸文學多膠所聞議不合者皆放歸後復以事被逮坐之達雖以儒吏然終嫌前元官其學長於稽古而於六書尤所擅人謂過

其父若子山伯璣等雅推重之有所爲書曰
櫓巢

金文徵

金文徵德孺洪武初爲文學掌故已乃舉進士同知鄆州時用法嚴微所守與蜀連蜀尙未通稱被邊地坐法免又起爲國子與從兄致皆以文辭相命詩雖不多亦清綺

顧仲英

顧仲英者崑山人少爲輕俠通賓客豪於郡

續吳先賢叢書卷八

十三

邑三十始折節讀書家故饒財益購古圖籍藝器旣吳人嗜好多以贗往英自謂能辨瑜瑕風起然不能不寄耳目談者鑒益精則益工爲僞習遂堅不可破流至今英築館苒涇西日夜與客取酒其所交若張翥楊維禎柯九思李孝先張雨于彥成琦璞咸擅一時名囿沼臺觀藻以丹綠供張華侈聲樂盡妙選長袂利屣招搖若狂詩歌間作才藝相若人皆慕之嘗辟召不就張士誠欲舉吏輒避去

旣而用子思爲尉爵錢唐縣男晚喪母甚哀毀慕佛遂髡焉蓋見時變恐不免故將易服而逃然洪武初誅鋤豪傑英旣不蚤識去就加有輕薄名與倪元鎮皆以大家爲張氏客故竟見法

續吳先賢叢書卷八

十四

贊曰吳稱古奧區才所產不乏然至於元之末造方事戎馬於時以力舉梁倚者爲賢黠滑成姦利至饒贏者爲貴又烏事文學哉而諸君崎嶇奔走傲睨群雄間艱難其身而儻莠其志相與歌笑如平時若無足顧者而彼亦謂無心焉非有能爲蜚蠊者遂示優容故皆得全及天下旣一方網羅逸遺悉致於用而猶敢偃蹇次且雖起就徵遽自引退旣疑構隙開嫌間猜怒相因而發其將免乎哉若常宗仲權旣束帛及門禮命方爾而自負天施罪何所逭止仲反又慮不可知伯英昔仕終卒以罹德儒循循而見謂不攜若仲英則由承籍之厚虛名薄技非敢弄法犯姦成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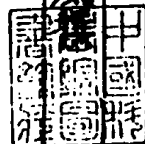
也又非敢立然諾睚眦若觸時橫州里也而竟坐之惜矣

續吳先賢讚卷之八

續吳先賢讚卷之九

文學

沛國劉鳳子威



郭翼

郭翼羲仲崑山人少嘗學問與衛培游亦通經義言王氏易摛辭必範之古有奇氣楊廉夫極重之謂可幾太史左氏詩亦質有骨體與顧瑛孝彥伯礪等相和皆服其氣調見群雄方逐鹿東南欲一有所用之嘗獻策張氏

續吳先賢讚卷九

云明公仗馬箠下婁地及越數十城望風請服者人皆苦元政守吏貪殘自恣不恤其下非能極慮安危者也故民離散而莫與之守今誠能反其政休勞之率以乘時進取則霸業可成若遽自宴安湛於逸樂不惟精銳坐消且四方豪傑並起相攻壤進地益雖欲閉境自守勢將日蹙且吳又所必爭也其能保乎哉言頗切忤士誠幾欲殺之其妻勸之云郭生策未爲非縱不能用當善接之使無望

我翼遂得逸去洪武間徵授掌故自以遭時不能建立功業快快卒獨所爲書有傳者時又有馬譽元亂僻居海濱營田穀自晦死園雜畜衆禽爲娛樂州郡豪傑多造之常引避不見時尤重之

表華

袁華子英少好讀書與諸生學誦卽他授皆能誦諸生乃不能憶時時叩之尤工爲詩楊廉夫爲樂府有所風刺前代別爲格惟引華

續吳先賢譜卷九

三

與同顧英家多名畫及法書日與共閱題目之賞好風流一時爲靡旣元政益衰朝不逮夕而華輩誇浮猶宴然如燕雀不知堂皇燔烈際

國家平亂辟郡文學又以子爲吏被罪株連逮而顧英客若易恒亦以游談能誦古文重後與俱徵詣鍾官

偶桓

偶桓武孟太倉人初以年少俠游客諸公所

倪瓚愛之勸令學遂日誦數千言試令爲詩語警絕若素工聲律者因爲延譽嘗所往來名一日起洪武中大搜故爲游者至則命爲吏武恐及輒盡力所守主自從事閩之崇安更桂林又徙荆衡所著有江雨軒諸集又有鄒奕者美姿容善談笑元官也洪武初徵起復命守潁州坐法傳詣刺姦徙置安肅二十年蹇義言其才用徵還奕所爲文與武相若

張適

續吳先賢譜卷九

三

張適父仕於元適少悟絕爲詩立成母賤其嫡妬之名曰狗子爲諸公嬖愛憐其慧比相如也值亂流離道路洪武初以秀才舉爲郎工部病免復以明經被選擇爲吏桂林周旋涓池上佔僧鰕鮑稅金錢二十之一衣食其間或不給竟抱案死爲詩若文與高啓楊基齊名而卒楚寒薄困阨之意溢於辭嘗論滇所創開云自楚莊驕畧定之遂留自王也至漢建元間王恢唐蒙司馬相如王然于等所

招徠降下之者種以十數置益州郡而云自
靡莫之屬滇爲大今之縣爲昆明者也北至
檮榆古曰檮州及所謂檮棟者今之大理也
臨安者本句町王地所謂印人焚人也漢爲
牂牁郡而蒙化者漢之永昌曲靖者舊爲東
西爨者也自檮以東北則徙音爲漢嘉而笮
在雅州則皆蜀之徼也且漢初畧夜郎置犍
爲郡卽今之戎州乃發卒治道自犍道指牂
柯此又漢疆理之次也又云自滇以西求身

續通志卷九

四

毒國往往閉昆明則嵩之南昆縣也此又自
滇畧通徼外之跡也且滇在禹貢爲梁州界
井鬼所屬分則固非九州之外窮荒矣地又
沃穰千里名爲富饒水土之美生物之盛十
伯他所雖絕遠其爲要劇可知矣今道所從
入貴州古之鬼方也道隘且惡假令一夫昌
狂則懸車束馬之塗不知所出矣且以今兵
威因秦時頌畧通五尺道黔中者大索之諸
夷聞廣爲岐涂何不可哉夫制禦者先之形

便則威無不迄久安者據其要領則無偏廢
不舉之患所謂據吭撫背建幹之勢在戎則
雖有邪謀變計何能爲乎且與其緣險塞徑
懸度臨不測道一孔之所出孰與交衢四注
分裂其支郡而關梁出入動悉由我有事若
從天而下豈足道哉又按漢所謂關沐若梁
孫水者若水出蜀旄牛徼外南道越犍邛都
以至犍爲朱提入於江所謂朱提銀者也是
水之所出自其界也而犍爲故役屬西南夷

續通志卷九

五

又豈假他道哉此其言之可推行者故刪取
其要歸之正而載之他所著有江館湖濱昆
明諸集有傳者孫柎起家進士爲尉士上言
幾事被斥已而遷守保定

張仲簡

張仲簡在元師事張伯雨爲黃冠張氏之亂
反服養母頗閑詩賦書法亦婉媚饒介爲游
聞公子嘗延諸客授簡使賦季迪孟載方締
思簡已就篇衆推第一介贈黃金一餅王偉

嘗序其詩

葉顥

葉顥者洞庭人自其父從游說之士多交海內豪傑然嚮文學故時者方幸無事相與恬筆和墨坐而吟顥知亂且起慨然有安時意論議事形盡得其槩掌故博士李祈宇文公諒之屬皆父客器重顥知其志相謂當不碌碌至元間遷於鄉署吏不樂罷去北之燕中欲以策干用事者值勢已傾流落濠毫間久之無所歸及耿長興炳文聞其名召之欲薦

續吳先賢錄卷九

六

上自謂方事之殷不能有所佐助今已定何復爲吾且放意自娛耳寧能爲吏守文法取殘辱耶竟死長興所同時有許燁亦以處士名能文

國初應

詔至陳詩三章請緩刑寬賦蒙

賜以布衣遣歸故山中有許處士亭存焉

周砥

續吳先賢錄卷九

七

周砥履道少齷齪自好博學工文詞薄游無所詣故與義興馬治善治曰周生久宦游無成而來過我於是砥往舍金谿山中孝常日往見之周生多謝病不見諸富人以孝常貴之也相謂曰馬君有重客時獨造焉具召之并召孝常孝常既至候周生日過中不往孝常自往迎迓爲疆往諸客盡傾飲酒半孝常起爲壽客皆避席周生持酒不肯飲曰吾無德及諸君而虛飲食我我不及鮑生明矣然使何以復者我明日辭矣竟夜半去歸吳復與季迪仲載相和歌書跡尤工亦善圖畫已而又去之會稽歿於兵其所貽孝常書余見之魏先生所云砥之謂有好之士未可謂一節者也夫時之方潰士盡欲效其尺寸思有所建故伏軾結鞶西馳者咸欲輔旣危之勢於將顛墜者也伏軾結鞶東馳者皆睥睨群雄間欲以口舌說而中之以所欲者也砥遑遑無所之游嘗困而歸矣生以爲其中豈有

所不得已者然哉昔孔子大聖猶七十餘說而不用況砥之驚鉅謀策無所可采論議不能出於成功故以爲無關於成敗得失簡而弃之尙安所望乎哉且今庸庸隨世回面污行以諂曲取容乎固非砥之所能也出於萬分之一苟得當以效其所庶幾者豈患無尺寸哉則又非可異於行所抵也委而去之自絕於清水隅曲幽宵稿枯窮餓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乎則又未嘗有繫拘重捐所不能釋

續吳先賢集卷九

八

而忍之斯亦未足爲負氣矜高者勸也嗟乎馬生視砥何者而可夫以砥不肖之身既不能致之名實功利之際又不出於介清僻奇貞厲之士調游談無實窮年謁請守事羈困而已矣嗟乎馬生事未可以一二言也古之人豈獨賢智可仗哉蔡澤繫吟奪南於途季子困於易水之上而自信其畫必可顯於當世亦繆焉而已此其自喻如此然大抵拓弛無能爲也

朱應辰

朱應辰少爲陳氏禮業舉子當元季數與計對復弃去爲古文辭亦與楊維禎遊洪武初辟爲郡掌故應辰爲文繁而不猥詩亦工爲長句篆籀頗類古洪武初嘗命書符印有集傳

贊曰方士振甲冑爭旦夕之命豈不思投戈講藝興於文學得休息哉彼其出入訓定勞於役亦因休暇時有訪延故諸君當劇亂迄

續吳先賢集卷九

九

我造邦以樽俎談宴從容雅游故復貴耶及事已定乃猶以異時者輕重論惟庸庸者得免非以論議爲尤則才氣有足忌者耶然既竭其力彈精綜述有所垂於後與久而不衰庸詎知湮微殫盡與化消滅若是速歟觀於羲仲以下諸君咸有所著聲傾一時今求之其鄉發故篋鮮有存者則士所以窮年卒歲研探繹思細列者易益哉豈嚮時侈盈之以而能者蓋寡亦既以漸削平則運與之易今

而作者益衆故無復稱焉文質損益何若後之視今乎及觀張適周砥所論議裁而著之篇亦非一時所敢望矣

續吳先賢讚卷之九

續吳先賢讚卷九

十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

沛國劉鳳子威撰

文學

虞堪

虞堪者宋宰相允文後也徙家長洲家富其所藏書多雅公遺又行重購校讐日夜不休自稱僻焉爲詩頗清潤兼好吮朱設色圖畫樹石盤礴睥睨故爲賞好所移盡費其產從祖伯生嘗愛重之其書廼亦賴之傳

續吳先賢讚卷十

吳文恭

吳文恭者貧而湛於詩嘗從事幕府文書無所省與丁敏游無日夕吟不休二人者嘗閉戶共爲詩人見其終日突無烟往視之則方瞠目相對亦忘其飢也語皆厲苦若孟郊益僻蹇矣文恭洪武間同知涿州坐累謫徙雲中而敏流落江淮間有憐而館之然故狂生不能久悒悒遂謝去卒飢寒道路以死

蕭規

蕭規者其先自楚來徙學通二經尤長於訓詁然不求仕販鬻自晦爲文亦辭茂有體裁人或從索之多謝不能二子曰渾湖皆能世其家以文學渾舉進士湖以茂才選永樂中

鄒亮

鄒亮克明者長洲人少喜名善爲文援毫無停思然輕俠無行嘗薄游爲人所擊侍郎周公忱見其文愛之誨之學遂刻厲稱博絕况守鍾薦之授從事吏部已而遷御史既酷嗜

續吳先賢議卷十

書時雖散佚然頗有存者所得故宋時本皆完全與湯胤績諸人共集湯氣豪見亮不覺自折下之詩與劉溥相若亦相服也有漱芳諸集二十餘卷他所撰未成者衆第順仕至辰州守亦有能詩名

張辰

張辰與第粹中並有雅才文辭清綺而辰善六體書又有阮維則林大同俱爲詩沿元季習雖靡亦稱工矣大同尤學問言禮爲容者

宗焉又言詩及書皆有源委洪武中辟爲掌故開封病免永樂初再召不起又嘗著易義及他文皆傳

滕用亨

滕用亨者德懋從子也少從懋游既又之四方交其英俊與晝夜講誦弟子從之者頗衆於時以經義名者不過宋儒亨學通傳疏不專一家言文詞亦辨博工篆籀永樂初以善書徵則已老

續吳先賢議卷十

上見其容止衰憐之又獻詩三篇大稱

旨令待詔翰林預修甲典時同被召者長樂陳登登所書婉弱而亨用筆遒勁近古至其精識妙解尤絕人嘗被

旨鑒別圖畫用思眇微見卽知誰作故尤以是

蒙賞

趙友同

趙友同彥如宋氏之裔也自其父工醫同亦誦黃帝書遂博通諸家言爲文溫麗宋濂與

游數稱趙生得吾意洪武間辟掌故華亭後姚廣孝以善醫薦遂得召對又有言其知水者令從夏原吉灑水道利漕渠工畢乃以文學參侍從撰定功令及箋疏經義勒成爲制學其第恭子季敷至孫皆爲掾史人謂墜其家風

梁時

梁時者吳縣人學爲文最苦其父初以博得婦生時逾歲又博而負人携之去時少則隨

續先賢錄卷十

四

母長乃走會稽山中讀書洪武中以善書選

隸

王府亦預撰列有集名噫餘時有樓澄者自鄞來徙與時同授書沙中翁又授易魯人霸客都尉胡歡所夏原吉與論水道澄具言吳三江入海所由及所當疏導者原吉欲薦之辭不就有林臯諸集傳子日宏至孫皆以馬醫

名

錢紳

錢紳者自泰州徙父少以鼓琴爲人所愛紳生其家去從陳嗣初游乃得與士人齒學甚厲苦故其文亦頗贍時有錢腹者與同姓爲昆弟交亦有文而紳毋更適人生第錢纓仕同知靖安

鄭文康

鄭文康時又性能文雖以舉子義進卓犖有奇志親歿遂投檄曰吾所爲竊升斗爲養耳且擬擬爲寧能行吾道有所建當世耶發篋

續先賢錄卷十

五

中書晝夜讀問序列行事可爲時益者十餘

卷傳

沈愚

沈愚通理世以秦越人方顯少有綺思與鄒亮等十人稱才子詩格類之而愚長於用多劉溥長於用少有質籟吳歛二集第魯才亦宏麗與其季皆有名於時魯所著權畧五篇長於論事

其曰吳當元氏以來文下衰矣明興則李迪

諸人倡之而未能大異於前逮宣泰以後鄒亮文康通理奮爲詩又一變然亦無甚相遠也夫始之造制天下懸之日月疇能以情易者故譴過必聞悔辱易構亦難乎免矣人誰不重違其難而輕自炫哉異時者政稍寬則學士大夫酒靡然嚮風爭自磨厲文漸以盛矣然氣之渾龐尙涵而未發時所產才亦厚醇以醇故未離於始之質雖放極其思猶且縹緲逸足未絕騁千里自超踰也謂時變損益必隆以漸非邪

張淮

張淮者吳縣人受學博士弟子輒弃去更名他師然涉獵書傳不能爲醇儒家徒四壁立拓弛無行而才性捷疾爲詩隨口出雖研思不能加也衣弊履決人皆易之淮人徐誌負書游無所推讓見淮毫翰若飛淹警出人意遂驚而適富人有請賦者餉穀三十石悉付酒家無所問竟以醉死

陳體方

陳體方者故酒徒也然沉深好書家貧落鬼其所游但爲酒醉之置筆札其旁惟所命數篇並奏或口授人疾書不給嘗自謂酈生非狂必我也者乃真狂耳每賦必酒酣以往才始縱發蓋得之天授非緣學也嘗於酒所好一姬請詩百篇當就之爲賦至六十餘人笑爲所欺將死游行田間並歌並進醉而卒人謂達生子大和亦有父性才敏利下筆不休

續吳先賢譜卷十

七

語妙一時而嗜酒甚日與所嘗游飲醉則相和歌旁若無人者晚益貧并家居無之寓浮屠舍又不恒東西惟所之輒醉卧

沈貞吉 恒吉

沈貞吉與弟恒吉者徵士孟淵子也孟淵當永樂間以才徵不就吏而學二子於陳嗣初故一時士無不傾游於其父子者皆有名當世相與推重而貞吉兄弟詩亦相若自相和篇什甚衆下至其家人子亦能之幾若鄭玄

家婢又皆善繪素貌人畜工絕毋圖構輒踰時乃就亦不肯爲人作故少存者至恒吉子周始大著然二君立行簡貴所居几闔蕭逸樹石環之激水映軒檻陳古彝器坐卧其中或舟泳焉歷諸浮屠流連賞好有烈士風故能成其藝也

陳孟賢

陳孟賢者嗣初子也其鑄詞深苦命篇甚遲而工有姬辨慧知書孟賢所爲皆能誦之時

吳先賢談卷十

上

謂女書記又有孫繼康王孟南者皆能詩

周原已

周原已名庚初學詩於舅氏閭丘賓用尤好爲古文辭乃以善爲方待詔非其意其詩溫厚和平有餘思焉與徐用禮交而禮詩好綺艷情多燕昵以詩故不事事遂貧蚤卒

陳紹先

陳紹先爲文簡質仕內史有所諫諍不納謝歸書跡亦清潤人購之多不與故尤以難得

貴年至九十餘時沈貞吉兄弟俱壽與紹先優游山澤間稱遺老焉

奚昌

奚昌元啓好爲詩其所賦臺壘不竭由鄉校升於司徒屢試輒下其所受業弟子皆得當補吏去而昌久乃被選

贊曰余聞之鄭司寇云國初言經義皆主古註疏而兼用程朱氏耳未始盡廢之也何後乃益不說學徒以宋儒爲平豫源落拓而才

續吳先賢談卷十

九

故超絕雖格未就捷疾不假思力則枚生何以加之然誦多不主一家言猶以不諳太常受業故耶若陳順奚昌沉潛蓋久而馳驚於辭故不待試高第名也孟賢造體殆艱辭而不流庸不謂蹇二沈和令紹先平瞻無傷於氣原已之質並君謙所推遠矣夫

張習

張習企翔吳縣人爲郎禮部出按察嶺外喜學問文章爾雅多取往聞佚遺者校而傳之

故古之餘多賴以存

陳震

陳震少則以警敏聞升於司徒被選授文學掌故濟陽頗言學時東人之學者蓋繇自震爲學官弟子遂盛他邑亦靡然嚮風矣

顧珣

顧珣文之雖以經義試高第恒不足其所業謂士當多誦不專一家言者故不任耽學益不懈性介嚴居未嘗請謁人以此重

續梁先賢譜卷十

十一

桑悅

桑悅者狂生也其學無所不闕善屬書離辭用剽剝往賢從博士弟子上謁部使者高其名欲使者折下之使者驚謂何物廼誕若是因進之使誦業無不通遂禮責之士所爲貴學者慎行其身使華而不敦雖文奚以爲生有美好之資而滅裂弃之是之謂何特以傲長者又非所以論德行基厚命不佻也悅竟以升於鄉司徒論士見其怪迂黜之丘公濬

聞而召與語大奇之令爲文每奏稱善被選

爲文學掌故濬語使者善視之悅復拓弛不

肯束帶廷謁長吏以下皆遭侮銜之切諧於

使者所使者以濬故虛已待之且薦其才遷

掾長沙又調柳卒不能任耽悅爲賦俚甚文

亦卑耳特濬等才不相遠而以學誦服之且

異時者習相沿靡弱未有能振焉者而悅實

有異資溺不自覺惜夫

贊曰文之開以漸由元氏來豐麗之氣鬱鬱

續梁先賢譜卷十

十一

未宣故我

明肇造至

憲宗時始再變然諸人亦不勝其質桑悅緣舊

習有所發憤旣已詆前之失何已之綜述乃

不逮其言遠哉才者不易得亦藉於學及所

爲砥悅豈不知效法左氏太史非薄李唐以

降作者哉謂有所擇則其趣何廣崇而流弊

未還謂能辨之蚤不耶將力有所屈是以雖

指謫往賢不少假而不能凌厲加之亦時者

滯拘望之迪造難乎哉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一

沛國劉鳳子威

文學

祝允明

祝允明顯之孫也允明生五歲能書過目卽誦爲詩時有壯語長益貫通百家縱橫群籍有所撰筆不停思致佚發如涌泉故其名籍甚桑悅無所推讓獨心儀允明書法得魏晉人髓性儻易不備畧容觀褒衣博袖與衆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一

居甚樂易至默而深思慨然有慕意不測也
多兒女子情時亦惑焉不問家人生產人或
饋遺之隨復散去仕郡功曹而子續由給事
至方岳陸燦稱其精覃綺辭振發橫厲文由
此彬彬盛矣而俯仰浮湛混於俗類東方生
云

徐禎卿

徐禎卿者吳縣人始業博士弟子試輒不當
家甚貧蓬索而行故未嘗有書也而無不通

皆從他所觀其才雋上清腴初與唐寅文壁游則其詩逸麗時有焉迨舉進士見李何制作遂變而益道研極詩之變邇其初由卿雲以來至西京之盛沿魏晉而下其所攻論甚嚴談藝之作出鐘鼎矣吳之文自昌穀始變而爲六代子伯虬亦名能詩

閻秀卿

閻秀卿者長洲人有睿資沉深好書泊如也文清綺雖未離當時體而婉麗以則逸情

續吳先賢叢書卷十一

二

翩若其人在目尤喜推轂後進人倫之鑒寔稱允焉其行事乃盡佚去之未遠而一無可徵

贊曰希哲佻佻而閻肆虛曠與循吉並時其志趣各異楊則奇偏自好獨道寡與祝乃發舒流易狂恣昌蕩雖傾一時而所著瑕瑜可觀故譽損於前昌穀奮起變詩之衰元美稱其雲流泉瀉輕雪映月仙人下遊逸塵絕軌則其靡豔飄舉蕩冶雄逸故爲絕倫而又云

渾灝之氣少謝何李其未然乎夫徐誠恨短而李之詩粗厲之有焉其何以尚之若何則比肩而遊又可誣哉

黃省曾

黃省曾生少後於昌穀尤長於學於書無不覽而考研鉤審精思微辨於經傳義疏古今事變典彝章物幽邈猥雜損益變化無不究通故其詳聞奧學近古無比文亦多爲俳儷引援緝綴廣喻肆陳獵前之華而追琢加之

續吳先賢叢書卷十一

三

故鎔冶衡範操裁具嚴而所自放恣滔滌混涵包洞亦可奮千載於時喜名之士咸出其下詩賦雖云我則未暇然昌穀外無論也蓋有意見之行事故不徒虛文爲子姬水亦有儔才雖讀書不逮父而其所著五七言尤深愜作者或謂勝之然逐時趣取流易僅唐以來不能出六代上尤工書學若嗜古賞識雍容其都謂流風未謝

凡魯曾先省曾成名其意好惟書修人事請謝

賓客乃非所長落落於時與皇甫兄弟中外
親特相善每相和爲詩才亦近似嘗采吳士
有聞者著爲書廣逸遺存舊故論多稱覈子
河水詩極有意力採摭唐人語散遺者哀爲
秩與父友徐縉游縉與省曾同學相長晚益
工於詩耆耄爲後進宗
贊曰氣之散越也吳得其華而生才也恒鍾
之故我

明百餘年來士乃佚興省曾語闊深則兼數子
續吳先賢譜卷十

四

語豐麗則擅當時而兄弟群從皆綜藝文自
昌穀作而吳於詩盛海內勉之長於六代時
亦出崔蔡間然尙服膺獻吉開後來者遂益
變而古矣君子貴始之者今之秩宣故誰力
取得之番番好獎借成就之故得其一言爭
自勵有不善惟恐聞亦可謂能勗矣姬水好
賈疑其市人之心用以爲損

唐寅

唐寅吳趨里人少輕俠有逸才詩艷冶長於

諷刺爲博士弟子時文林薦之守新蔡曹公
鳳大奇之名始籍籍先馬梁公儲論士東南
第一歸而言之程詹事敏政云所與來唐生
今無比也卽太常籍奏未足盡生萬分一敏
政亦雅聞寅從儲請其文寅立奏幾萬言遂
大被賞寅懷梁深會其當行亦請敏政文適
敏政被命都諸奏上者都穆嫉寅潛譖之謂
有寄請給事論罷之且斥寅爲掾寅由此廢
而人亦尤穆猜狠甚矣寅故緼藉游於酒人
詩多凄怨方其少年好爲飢窮語初欲發其
憤傷於世有所慨惋旣乃卒蹈之嘗爲書與
徵明自悼其窮云孔墨皆因所遭垂之空文
逮史遷下蚕室賈生放流厥有叙述身雖罹
戮辱視吾舌存否也又嘗作昭恤賦以自哀
繪事尤稱擅古今

蔡羽

蔡羽者西洞庭人嗜讀書文詞敏給其自負
頗甚譏彈往賢無全者詩詆李杜未工及其

自爲則尤可議元美稱之汀花水鳥殆溢美乎而欲非薄昔人過矣過矣文亦無取性復鄙躬自約致厚藏家本習賈羽旣籍時資陳祿其間故尤致譏云

戴冠

戴冠者長洲人博通多識刻意爲古文詞負氣矜伉無所推與二千石察可者亦無如生第每歲輒試不當晚乃授文學掌故三原王公恕撫吳時重之其在銓也列上十事皆劇

續吳先賢譜卷十一

十一

切語爲之改容降嘆長沙相李亦愛其文欲薦之不及瀕死歎曰天夢夢耶世汨汨耶此惟擁櫂姬奢斥矯虔肆駕夷由踣耶已乎已乎豪傑廢死乎其志悲憤所著書陸燦序之太史公云倣儻非常之人意有所鬱結則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戴先生幾是耶士有以信千載雖溝壑無恨矣

王寵

王寵者守之弟吳書學自宋克元明逮寵皆

名得魏晉法然寵之資雅馴不以誦多矜游於蔡羽所而一時名皆歸之胡守績宗尤相愛重人有請寵者千金欲得其一言適又當償進無以藉寵竟不顧麾之父尤焉跽謝曰人所爲重寵者能修耳使自污傷不乃見輕而又因利之耶尙書顧璘極推服而寵竟悒悒不得進用恣於酒以卒所爲詩與徵明相若而格少尙之

張靈

續吳先賢譜卷十一

十一

張靈本婁人子力作自給而靈生乃有爽氣選爲博士弟子與諸俊少並游唐寅尤善之靈所爲詩能速成雖使遲之亦無復加也嗜酒貧無從得寅嘗晨詣之卧未起呼之靈作色曰而公正酣遽醒之若豈能醉我者寅與之適他所見群賈有被酒吟者謂靈曰爲若舞彼來奚若靈乃佯爲丐和其詩賈驚飲食之已而跡知二生乃大笑人以此污之使者方誌來惡爲古文詞者斥焉生亦善圖畫能

不逮寅

贊曰自子畏遭讒亦坐所與富人子行已不自慎卒困於遊顧專患才耶才者衆所側目已又甚之其何以免冠頌頌老博士耳以言忤時貴其氣之死靡折使得恣所欲爲不快耶今其書存乃多慨憤矣夢晉無行黜乃其宜然以彼其才而使摧折至死生棟覆宇健憤破車獨不可少俟之乎蔡掾雖老無奇其言有存者亦幸不幸耶履古實有儒生風可續吳先賢遺卷上

謂方正博聞有道術者雖詳延之

詔屢下而竟不能以高第爲郎將由吏淺聞不能寃宜也

趙同魯

趙同魯與哲少仇奏不群於書靡不涉獵意存當世喜論事能深盡不隨俗是非嘗上書三原王公恕請寬賦及與使者書論問左籍言皆踴直無訛徹與所爲詩名仙華集陸燦序而傳之時有賀美之都維明樓仲彝諸君

子皆有文行其事蓋逸

錢同愛

錢同愛孔周性狂率無所屈下氣尤激昂思致青雲旣不當於時乃潛志學問誦通諸家言究明其旨向無以徒訓詁爲然頗有所著或稱其養長華實郁郁乎沉漬熟哉以其放蕩不獲鄉曲譽

贊曰與哲其先宗系甚華旣所憑厚矣而氣亦激直無詭隨謂儻正沈慎善持論者非耶

續吳先賢遺卷上

九

孔周誕迄矜已過甚曾何足云而沾沾自喜特以附昌穀載之

邢參

邢參麗文湛默好書立士行講授里中以醇和稱昌穀諸君皆與遊其文亦質而不華貧無以朝夕空如也竟未嘗娶恒獨居遇雪累日囊無粟兀坐如朽株諸君念之試叩門見其無慘藥色方苦吟共相慰勞亦不言他第前所得句自喜又嘗連日雨復往視參則屋

之三角塾方怡然執書坐其一角不謬亦累
夕矣昌穀論其有四懿居約而恬愉操槩履
方吳士喜任俠若參者有道君子也

史明古

史明古者吳江人狀甚偉鬚髯磔張性善交
請謝賓客不吝算器家故饒四方士歸焉雖
在閭左名出公卿間郡縣吏皆下之有所論
議聲不窮頗亦陞激聽者爲傾有縱橫才
若盡地利植經業賈市治生產故其習氣無

續吳先賢叢書卷上

十一

論好書多所通解爲五言亦爲數君子所稱
池館宮室占水地勝供張甚盛古圖籍雜器
陳之西序詭衣冠與客談笑有四方志未遂
少謁於徐公有貞而吳文定公與爲友王三
原素好士亦以吳雅稱之故禮焉然論者猶
謂其善市名或以爲文定累云

贊曰士以固窮貴而窮亦良難矣參之潔亮
不污獨高其節豈徒文焉爾乎明古居泰不
以溺喪而壺士不爲已恩昔白圭遭戰國以

其銜行之時而明古僅因以名亦由使者賢
不替千旄之風

憲孝間一時推感雖在野亦有人矣哉

史經

史經引之和謹有令譽卽之溫溫而中實介
嚴以意氣重動能率禮不妄言笑獨好爲詩
與二三君子雍容終日雖倉猝無遽色

朱存理

朱存理性父少嗜學亦工篆籀不爲章句而

續吳先賢叢書卷上

十一

於書無不通故時者多長者遊而性父持風
素以雅道貴士亦不若今以遊揚寄請任誕
放恣爲故所著書或佚遺雖片言存者重於
尺璧以共人也

朱凱 王涑 李詢

朱凱堯民善和良承意能爲弟子都養與諸
生遊甚款五七言亦有可觀時又有王涑濟
之李詢好問皆好學尙友寬今敏慧可稱彬
彬矣而涑尤有儁資早卒未極所往

吳燿

吳燿次明情寄恬淡穆有清舉間爲文流悅
可玩雖未道亦稱於篆刻仕爲從事請謝賓
客日夜不怠

劉弁

劉弁封叔慕長者遊質亦高挺少不嬰俗沉
志藝文與諸子皆允明所雅好也

贊曰士所以得顯其名者故亦惟所遭值耶
太史公所謂不附青雲之士烏能垂於後世

續吳先賢錄卷上

十一

信夫堯民等雖知所向慕然才不踰中人特
以與二三君子時開北房從容燕澤縱薰服
之樂或置五升之飯惟恐先生不得飽是以
名存至今故不謂幸耶

文壁

文壁一名徵明生少後於允明而與徐禎卿
唐寅齊名友善已又與蔡羽王寵同傾一時
諸人皆先卒惟徵明在名亦益起後來者依
以爲重事之甚謹徵明亦善接引隨所長稱

之譽因以立不者以爲非其類雖才無所成

名相誘爲俗喜事少年爭奔走之賈人子與
得其題目忘失版鬻長者家兒欲與士人齒
旦夕候焉四方來者軫相接也懸衡一時輕
重在口如此者數十年然徵明資實沉厚學
誦亦博淹諸經義及子傳太史左氏皆覽涉
不若後生務空名文亦當時習氣流易以婉
懌詩在唐元積溫李間工書善圖畫藝皆絕
人求其跡者不惜重購尤稱善鑒古宗彝酸

續吳先賢錄卷上

十二

竿二代器及縑素品不一吳善以屬售得其
一言輒價翔故以文史玩弄聲重於王公間
亦一時治熙得優游馳騁於彼或患其流使
人若狂顛蹶造請徒好名爲非其意也初以
薦得待詔闕下亡何遽乞歸人尤以爲賢聞
之黃生云倭人嘗贊謁徵明服緋坐受其拜
於庭示以尊中國體竟不受餽又不與書二
子彭嘉彭書類父能肆於學其人尤長者仕
爲又學掌故攜李而士大夫過必謁之彭乃

遣人持刺城門投之云掌故報謂今之前則對云實未來也人以其負當世名笑而已遷大胥屬卒而嘉亦博物君子有父風書學不墜或謂過之繪素尤擅至子及孫皆蔚有其文

贊曰微明天篤其衷諄諄其慤澄之不清撓之不濁雖耄及之而意韻愈遒放道而行猶之爲朴俯心循俗卽之藐藐故云聲者無翼而飛情者無根而固使雕卯而後淪雕櫟而

續梁先生集

卷十一

又三

後煥則日之不足何以無所因而傳乃造作名譽疆有所慕黨之日崇外轍以爲懼

魏先生曰余少則聞文先生端亮純直惠和以訓其風穆矣時之方潰則狡焉以馳騫於利行俠劫人而有名彰徹故遂以名爲病夫名曷故哉且往者適厚醇多長者遊而交相恤所無能死生之故三數君子有聞自昔豈徒文藝焉若微明與人無不容而終其身未嘗褻近婦女此雖細行可以觀其槩矣

彭昉

彭昉寅之初有盛名選擇爲吏南粵粵人故易動而令乃簡易無威儀舉止多輕躁遂不能其官使者猶以昉文章爾雅未聞吏事優容之調他所後竟以罷歸子年少游於微明而潛思大業彌歲從事洛誦遂皆究通之微明大稱焉名日以著所爲文若詩一時靡焉向風爭相慕凡爲名者出途者聞彭君無不願交雖傾蓋而語皆謂已得彭君爲喜部使

續梁先生集

卷十一

四

者衡水楊先生宜請焉不得已而起楊先生命原食之且令預計以其意良厚亦疆應之已而竟不行時方以經義策士年雅無富貴心陋宋儒章句不習佔俚家素貧又嗜酒不問生產獨置甕床頭朝夕飲耳書跡適勁貴於時

贊曰寅之俊少斥於外用不振亦由自憑負作不順民叛其上乃卽鹿往吝孔嘉稱善筆札而行簡易貧約以終而無悔卒自其志爲

名非有所覲。覆出遂用爲利。

周詩

周詩者常熟人少讀靈蘭書解內經深有意以醫行非其初也時獨玩心神明綜述藝文與子安兄弟遊子安規之書云觀以言雜文多超朗不墮前人風而不自貴寥落無所成且生有其才矣又得所友而徒爾使後之人安所徵或徵之矣而僅若此如才與友何盍蚤自刻年時迫勿妄委之予嘗與子循登其

續吳先賢譜卷十一

十五

隴惘然而止

贊曰詩之稱於時由子安然其人曠以疎行已有耻特誕迂類可笑至不肯見人或聞其名造之多避去與彼自銜者異矣士之貴名豈其爲利今乃以無行爲放達寄請爲通俠嚮之所羞居之不疑悲夫

姜玄

姜玄者黃生嘗爲予言其人少則嗜酒學雖誦多未嘗就博士弟子試與邢麗文游且慕

好之不以貧窶爲戚足未嘗輕詣人或使其子弟學焉亦時謝罷之朝起每視盎中粟稍可炊卽閉戶吟笑居湖濱有幽遁趣歲中所過相善者率不出百里其詩時有作者黃生誦其數十句皆可傳異時

贊曰古稱慕賢之行亦由篤信好古守道不易玄之事甚微當由邢參有所感發耶吳江爲邑尙通無以貞遯名者若玄豈染於俗哉其詩得黃生傳之固亦難矣

續吳先賢譜卷十一

十六

徐鱗

徐鱗先生者少黃省曾一歲與同學相親愛而省曾嘗名之蔡羽先生其丈人行亦受其學於時名籍甚者三數君嘗參預之聞之初名陵字少卿蓋慕李陵之爲人已乃改今名其從兄縉方貴也數射策不中以不中故業乃益肆所爲詩輒警絕有奇致然時從少年戲耽暱子女流連日夕惑於倡蕩致廢其產不恤也每游建業壯其形勝左擁優愛右抱

孺子命酒劇飲興酣以往引聲出蕭寥間誦其所賞書若所爲詩自豪甚欲輕世肆志焉顧無爲藉何以效其尺寸者時已往不留遭摧折者屢人見謂狂生而氣猶不能詘下益憤憤悲世之莫能知而道之窮也命之不可如何也前與游者其人咸逝久獨遑遑無所之余時與遇於酒所雖藉其老尚馮氣未冝深相服已而相與言洋洋纒纒精說靡辨才甚遂傾心焉先生讀余書亦以爲世未有也

續先賢讀

卷七

十七

每奏輒稱善故其交特異從之側目者衆矣屬縣道有所徵爲記上有不應事實者疑先生孰何之乃以危語諷余笑謂今何時原涉輩敢爾邪先生亦恢然處虛若無聞竟歸山中再踰歲始來在其諸從所人亦復就之然爲名者云今所急爲游談廣肆譽之四方賢豪長者與勢之名卿引援附離耳若徐叟雖惣微說約多言繁稱誰則聞之故詳爲浮慕而意乃猜焉時時過人宿留非不歡若平生

續先賢讀

卷七

十八

巾褐繁案栝間雅譚迭奏至漏下半不倦也而蕭然羈旅寄浮屠舍所謂獨出獨入從莊生言而惠施者乃操短長說先生蓋宴不欲以干意又無若彼何也有子中歲天惟老女亦寡無子故歲中所過雖欲留不能久輒返其所閨幽寥間寂默念所嘗往還悉寓之詩其旨辛楚傷瘁而風猶勁厲愈益道上不謂在耄期自歲旅於鶉首之次先生年八十八中間去來具區之數者不一嘗憇余共陵嶠廡卽威靈丈人之居訪禹所探書幾欲乘泛泝窮汪浹未果最後從革之紀先生來余適爲吳賢書諮之授所記憶至纖悉有所揚擢令余識之無避爲然益憐其篤老躡躑雖自疆每謝良苦迨明年冬歸期復游數相問云非徒甘粥猶善啗臍炙不衰也視聽未謝昔間曳杖耳戒擻者數竟止遽聞問則已卽長世師終苟而可亦古者志介之士固窮雖歿不忘哉素所爲書皆散佚或爲人乞去獨在

筭集幸及先生時傳之夫今之縫掖殆負斯
者之心其始欲有以自見不能遂或妄自名
高士多其算泰廣其謝請是安得不涸長上
不憫有秩若先生以爲人知之則願也人不
知吾苟自知也吾將終身守此勿勿故他時
雖見賓禮猶不釋然所至未有一人能造之
昔楊雄謂時無知者然人乞其書稱叩頭死
罪則今之君子何不自喜而惠先生爲聞其
稱省曾之言云北地書某所已有之尚不行
胡待哉彼其自視若何而不憚下之若此也
士之能傾視聽則固以相應和者有所以動
之亦勢然乎哉

贊曰古有以少而教者亦有少不如人而老
始厲者唐睢年九十而存危國何不及其壯
而用之乎豈固有未可也紹卿先生始所與
遊者不甚嚮之既芒然來辱業乃益進使非
假之年則幾不中道而止與然非數君子者
淬砥彈摩之則鈐刃且不廉劌而成風之技

亦舍鄙人安所效也故知所與處其可不重
乎若始之自好奪於外而遷心日以馳溶若
甚醉懈怠而不勸安得不簡其業而功愈廢
者固無論也

續吳先賢卷之十一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二

沛國劉鳳子威

辟命

劉德讓

劉公諱德讓余五世祖也先自汴來徙大父順之在元主領權茶公生而有偉度擴如也儀觀甚美於書無不讀遇時變晦遜不以才能見及洪武初使者訪延且以經明薦不得已而起授文學掌故沛縣學徒方輟學不講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二

卷之十二

乃大相開誘使勸於業又舉張倫同事教人以經義爲制文於是沛漸有以誦通次補爲吏者矣歸而沛人祀之於師氏子五人曰孟功諱敏以經術教授里中里中兒皆敬事之無敢失其意弟子益盛去而仕有名當世者甚衆公事親謹視服膳纖細必躬必親仲第嬰患憂之廢寢食厯治療積年而愈四方士聞其賢爭來歸乃以孝廉辟令德清爲政有經獎善黜惡務以教導蒲一考徵入中書

士大夫無不傾者朝夕奉簡以從而推詩書之意有所著論數萬言孫海漢陽夫曹有廉稱季諱敷則予高祖也學通諸經各爲之疏人稱經師永樂初以兄政前死累辟召避不應

贊曰余聞之杜瓊先生云劉氏自鍾山先生金陵徙吳幾百五十年其先則又自汴徙在宋之中葉也代有人遭亂譜牒散佚遂失其世次僅自掌故君著焉方戎馬間釋介胄談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二

卷之十二

詩書大興文學雖

明詔求賢自上詳延而首應辟命爲之叙宣其功顧不偉歟自是胤嗣日繁其以功伐忠烈勲名貞行顯於代者不勝記矣

魏先生曰劉氏之先蓋有大功德於民宋之南也廣州公提一旅以從奕世以忠義奮其死封疆者數人書畧可見然中間佚忘不能著代由主領公而後乃以詩書之澤傳於今夫貴榮富溢華觀顯稱吳之巨室多矣若孝

友操行忠廉誠節則孰有及者聞郡司法分
世鼎諄諄長者仁能遠物平居未嘗妄言笑
友讓刑於家施於政無間然稱篤道君子若
其在閩折獄無避權貴請對使者辭直得調
凜有操裁嶺外時身至夷所置隘諭使投兵
羅拜此其義聲烈烈又豈徒務循謹者哉

盛逮

盛逮景華者吳江人自其父時以閩右徙郡

中洪武初

續吳先賢詩卷十一

王

詔求賢才得對稱

旨賜冠服使預論議與陳寧以事爭乞歸及寧
來爲蘇銜逮未釋欲甘心焉乃令衡籍於里
中俾以穀入雖他所通必登之以滿其隼逮
爲竭其力遂畢輸無有負其友唐當入金二
百不能償急走逮逮又爲輸故穀之軌程既
及寧無以加罪而第坐鹽筴方見錄父憐其
少逮逸之而身出就吏論徙夏州初逮游秦
晉間遇異人授方爲之有效年九十餘子寅

以賢顯

顧禮

顧禮者崑山人洪武初以材徵授官刑曹久
之

上自拔擢爲侍郎已乃以其家坐之例免十一
年再徵侍郎戶部會計出入人以爲能進尙
書又改刑部方用重典刑亂司寇尤爲重任
禮守職謹其所當法未嘗濫卒於官

莫禮

續吳先賢詩卷十一

四

莫禮士敬洪武中以里籍選禮無過徵爲司
徒屬與同曹沈玠王讓李鼎等十人俱疏陳
辭祿入許之一考進侍郎勾較簿書精解版
法時新爲政輕重未有準禮所守功歸於府
者衡籍十三四嘗云今所爲異後請寬焉不
果俄以黨人事起薄錄之

范從文

范從文者仲淹之十三世孫六世祖柔食邑
於崑父爲吏潮州卒從文幼則奔走求其喪

哀感道路且失所在遇雨隕焉乃露遂啓之
歸人以爲孝致之洪武中以孝廉徵奉使不
辱命擢御史改綜戶曹事奏貸株送徒餘百
人其僚族之中以法將伏鑕呼曰幸以議賢
得百世宥

上問而知爲淹後乃免之謫徙莊浪頃復追戍
金齒永樂初復以薦召爲掌故金華歷金鄉
三爲師氏歸年八十餘乃卒所論著甚衆

馬達

續吳先賢錄卷十一

五

馬達者吳江人以賢良徵令合水又爲昌邑
達所賦政平民有訟者敦諭之使聽解度不
可已乃受理又重自刻厲蔬食水飲妻弗能
堪請去達怒曰今法密而欲相隨赴西市耶
竟聽之去

陳則

陳則以秀才舉治中應天俄進侍郎戶部以
閱實戶口調同知復遷爲守則與高啓等齊
名詩亦豐縟俱以召命行後議選士法頗可

采

沈芳

沈芳以茂才徵奉使按察遷布政北平又有
沈應乾洪武中

詔求賢四方得召入文華說經令參議豫章又

改山東應輒爲詩視陳則稍質有集曰東淵

趙宗文

趙宗文者長洲人洪武中

詔舉賢才徵入以母老辭歸永樂初復以梁時

續吳先賢錄卷十一

六

薦召上令鄱陽權倖有所請不從又嫉惡甚
中法謫徙後宥歸文性剛嚴終日儼然遇有
所發無緼籍故亦以好盡爲累

袁政

袁政文理少學於俞貞木所永樂中召起爲
湘陰令民故窳惰不能力作每征調則多逋
逸而令乃當坐政爲教以墾田力耆治生業
遂因以饒復以夏原吉薦遷守遂寧未至間
於亭夢小兒被血者盈望問知郡人貧產

女不舉乃嚴爲之禁又示之禮送女無過奢俗因以革政蹟聞於時

沈澄

沈澄者長洲人洪武中以徵命入將授以官見其舉止迂緩曰腐儒罷之周公忱撫吳時重焉數訪以時政澄長於詩又善交際士之爲詩者多就之澄爲飲食臥客未辨終不嘗食異時者顧瑛好客爲儀簡澄加之敬恭金問方都繫司空橐籥之饋凡十年所無怠問

續吳先賢叢書卷十一

十一

後得釋曰微孟淵餓死矣年幾九十子曰貞吉恒吉以詩世其家而履操峻高善圖象學神仙方不就皆年至九十

吳簡

吳簡者吳江人在元季自謂儒吏役之板築簡儒衣冠操纂人笑之洪武初徵詣曹試以富民論簡所奏願疏渠通漑溉課粟多者第賞勸之授主簿崑山以疾罷所爲書皆舉子業

季篬

季篬者常熟人永樂初以經明行修薦召授文學掌故崑山遷集縣篬所授業弟子多擢第仕通顯而篬未嘗一入其庭抗以師禮來見者不敢有其貴嘗爲吳書不就辭近俚人多笑之

章珪

章珪孟端宣德中

詔求賢郡邑以珪應之授以掾史嶺南已而召

續吳先賢叢書卷十一

十一

入爲御史當獄預爲分別輕重奏之辟所當無不符其平反者甚衆畿甸蝗爲奏蠲賦六十餘萬居亡何又廷論大臣數事班列爲震以數忤謝歸子儀表格律皆登朝而格有名於時

伊恒

伊恒宗有其先自沐陽來徙則宋之建炎也父又以間左徙金陵恒少則從博士弟子遊書跡甚善召侍

東宮洪熙初與修撰金問同被命待詔

闕前進符璽少卿時有宣嗣宗者永樂中亦以善書徵授中書舍人進司封員外嗣宗素謹人間以

禁庭事終不對故爲

宣宗所眷既卒恤禮良厚任子爲縣丞稱殊遇焉

衛靖

衛靖者崑山人洪熙初

續文獻公集卷十二

九

詔選書博士得召入備法從執簡文淵閣進主事禮部及修

宣宗朝史預書牘焉賜賚甚厚靖兼亦能詩

陳述

陳述者嘉定人素稱廉直容貌甚莊以賢良方正徵爲小官已而遷御史遇事能極言訊獄多所平反陟叅政蜀撫使者雅重述薦上幾召用述力丐歸時有周綱者數以誦多試不當御史成規程富並薦其才乃授融縣丞

融故夷中不能習教化綱力爲喻曉之身自

行阡陌勸耕見忿爭者委曲解令相睦有操

舟者十八人疑爲盜柳守令訊之並得釋後

其人持金謝卽厲色叱之去滿三載當代王

忠肅公朝撫粵薦其治狀請卽用爲令益得

專行惠苗嘗亂綱出禦之民自爲戰功居多

輒以讓南荒學者鮮又爲作之禮義俾民子

弟皆誦學時課之遂大變其俗士多舉於鄉

者兼公盛繼撫粵欲薦爲守適卒後其子奎

續文獻公集卷十二

十

從韓公雍征柳人猶目之曰此故融令之子

爭爲之效死遂特奏爲融丞

贊曰古之舉士也或咨於朝或上所自察至

於公卿皆得辟士故漢三府與州郡各任人

爲吏版授檄署惟所假置若

國家初建一言悟意卽加拔擢又采之衆所謂

賢與觀其行能皆待以不次求之如恐不及

於時鄉舉里選之法未用也而所任人功業

章章顯於世類非後所及至法已備進用之

涂益慎而所得士視前之效節致忠勤事以死者何如哉且士懷能不見初未有所覲然上之求之也能無亟乎故時有周夏三原王公等在外撫循民俗察孝與廉有所薦上其德業聞望乎於內外故能不疑而士乃得因以用不由選造而徃往

璽書及門徵拜官者自後雖有佐王匡國平治戡難之才亦屠釣藪澤終焉耳曷能自致青雲奮於用哉

續吳先賢議卷十一

十一

隱逸

王賓

王賓仲光獨高其道性峭嚴遠於俗學無不通毀形容異衣服箕踞道旁人不測也越人戴原已以醫著賓叩之原已秘不肯傳欲使賓痛折節賓不可因瞰其亡直徃取書去故益善爲方所治無不全與韓奕俱厲風軌守姚公善折節下士聞而造之賓避去他日守乃屏人直入其室始肯見之受謁納贄爲第

子禮所告皆大事繫於時守欲薦之朝終不敢發言其奉母篤孝病革母呼之絕而復蘇已又聞其聲若在左右猶稱兒不忍舍母者良久乃滅其所著書有吳名賢記古跡詩等姚公素孝既貴歸見之掩面走姚守死勤王實賓爲決策云

韓奕

韓奕者宋忠獻魏王琦之後其先自安陽徙幼而矜莊有威動止不妄鄉里皆嚴彈之乃

續吳先賢議卷十一

十一

舍去游行山水間並歌並進若狂焉遇野廬踞坐累日不言笑人叩之終無所對或興至爲詩下筆不復覺工洪武間乃與賓俱以醫浮沉於俗姚守聞而造焉不得前又欲因賓致之亦竟不能一日與賓至其所奕走廬中守嘆調古稱名可聞而身不可見者韓先生之謂耶

贊曰易稱龍德而隱者爲潛夫潛者謂時然非其人又何謂真隱耶王先生行詭異人皆

以爲近怪然潔其身不違其親志所之不迄於威豈忘世絕俗離群者哉特既無任於時可以免焉耳若俞貞木遂以死殉姚守而計畫舉事實發焉守之以死固實意耶雖未食其祿而爲守所禮謀及大事以正對違爲利害恤韓奕雖其隱而趣不同且求之若此而逃焉謂已必不能有益於時可爾徒以爲名而苟遂其志非也

張介福

續舉先賢議

卷十一

十一

張介福子祺自覃懷來徙家少從許衡游衡所爲學以道德自命福遂操軌迪踐制行有幅無或斥越自以不及養不仕以祿食家故貧寒不能具夾襦或以紵絮遺之不受雖纖介必以禮之死不移張士誠亂兵入其家危坐不爲起令導之他所發其藏不應以刀斫其面傷仆地醒復取冠戴之坐自若兵怪以爲甚乃見物驚走去又恐或發其墓往廬焉士誠聞而欲致之不可使其弟往問語以無

樂亂無貪天禍無忘國家者饋之方辭焉病且死猶爽然謂其友曰吾志慕古未能萬一惟毋汚於時庶幾哉

替曰士有貞行或類於愚及臨利害不易其操非自其性然誰可勉者介福固儒者時未可仕託以三釜不違其親寧有爲耶惟兵革不之避顧亦無所往爾義動小人不取加害誠有道之士哉

杜瓊

續舉先賢議

卷十一

十四

杜瓊先生生而孤育於母俾從陳繼先生遊遂深綜經傳博稽古墳其行已醇和無矜倣色所謂栢木必待槩括蒸矯而後直者以非其性也若其操觚削牘簪有沉思圖畫妙盡物理不徒區區規擬形似况守鍾兩薦之朝皆力辭不上以生未識父嘗寤寐見之且徵其狀於母遂肖貌之母泣謂得其生平有司又欲以孝聞瓊請置之而旌母節遂爲表其間以貞義所居卽故朱長文囿喆笑其中容

非故人不得通婦老事之甚敬母疾刲股療之愈宜泰間屢下求賢

詔所司儀得用嘉應之知不可益禮重焉余大父故與先生遊先生所題素甚相推與今猶藏之先生詩則王文恪序稱其沉深有隱士風卒年七十有九門人私謚孝淵子啓舉進士御史

贊曰國家故事守令皆得自言事故往者若姚守善况守鍾其德入人深固無論而于旌

續吳先賢譜卷十二

五

之風至今詠之所薦達者亦甚衆若今雖未嘗禁之而不敢言上者以畏部使者欲白又恐却遂顧望用爲俗杜先生雖賢遇其時故以布衣守令候其門爭欲得先生至不敢發言古之人有云衣與繆與不女聊故處士得申其節名不沒亦可觀其世

龔詡

龔詡大章父登洪武間給事中謫死詡少與母通播久之肆探群籍辨於天時以知百物

周公悅數就之語必移刻所爲發地利治粟帛多其計畫兩薦之爲掌故松江太倉皆力辭雖不仕而明習國家典故吏所書牘若軌里籍無不載有田三十畝衣食其中未嘗娶晚與一老婢居種豆植麻所適無遠近必步卒八十餘

邢量

邢量用理亦不娶獨居痺痺甚以卜自隱若季主先生每作一二卦卽閉肆不復與人接

續吳先賢譜卷十二

六

敗屋風雨不蔽苦生座隅破絮自擁突嘗不烟其庭可以搏鼠而猶歌自若也於學無不通壁下盡列圖史枕籍其間客每就談不爲具脫粟菁菹飢則往他所食復來與共徵逸事雖疏者已窮而猶列所未盡時有沈誠者亦稱博極深隱自高人莫能識有欲見者必避去然誠質無文故無得而稱

王錡

王錡元禹家荻鄉其從父廷禮有隱德存孤

嫁故人女客有賁僞券貸者爲償之終不言
錢素富躬自約樸梁之食葱蒜不時設也學
讀書於其婦父劉溥尤刻厲故所通多而於
史所記事無不載與客語必自衷不爲飾辭
曰非禮也敢雖數忤不肯唯唯故人多不善
也惟所知二三君子時就之其居水濱爲室
甚朗雜樹嘉木環之別爲臺成介吳文定公
踊焉吳顧謂雖楚茹溪何以過足使人樂而
忘死殆不虛然不爲在錢吳亦不能若是歡
也其所記事曰寓圖志傳焉他書皆爲人持
去

徐震

徐震其先自婺來徙父雖賈慕儒人數與四
方士游學其子以經義令不主宋人所居具
區又吳地奇勝處故善爲詩稱綺繡時蜀晏
鐸海昌蘇平輩負才名震與之狎相和爲詩
甚多劉文恭公實序之邑屋皆敬焉達於郡
行鄉飲酒禮屢欲賓之堅不肯美田宅售者

必過其直已而恐其無爲活時復還之王公
鑒初與相鄰矜其軌操每過輒盡日而震不
以王貴屈也

魏昌

魏昌在宋時自蜀來徙世有聞昌木訥人也
草服屏履貌朴野無威儀居近市而堂涂甚
修潔疏池置石焉埕隆然有幽趣意故徐公
右貞祝公灝劉公珏皆好焉恒與遊昌既率
易不知有貴人諸君子亦樂其簡也數相和

爲詩沈啓南圖之一時傳爲盛事而吳公寬
爲之記李公栢伯書於壁人尤艷焉繼又有
朱宗遠者行義亦卓爲時所重其處親姻內
外皆有禮焉人以爲惜四方來歸者頗食之
三弋五卯不爲客有所輕重故舍嘗蒲人疑
其有俠行然不詭於流俗侃然正議余少則
聞之先大夫云

問丘賓用 徐訥

問丘賓用隱於吳市耕以養其親尤力學好

吟詠嘗跨牛行且爲詩人遇之不測也雖曰
野悠悠有廉直不污之操時又有徐訥者以
布衣抗其行無所屈王公大人居家禮範肅
恭。斷斷如也。每晨朝其家人。誨諭之。皆諾而
退。又集古賢行爲書。可施鄉閭與嚴志道計
蒙正者俱相勵以敦義儉節。吳公訥極推重
之。其季子卽御史中丞恪。

贊曰。往間里優游時有敦厚不欺其志以德
隱於窮巷。市人而八卿大夫皆高其行。惟恐

續先賢讚卷之十

九

不得友焉。或不肯爲。人知而郡邑吏乃爲鞠
躬屏氣候焉。至不得前。况敢凌之。非禮哉。時
之盛如彼。自後男子未傳輒算。而愿慤者繇
之必辨。其道風餘澤。又安得有存者乎。必也
好佼而多私請。乃橫於里。猶盜處士名。故雖
有好賢尊禮遺逸之舉。忠信之長。文雅從容。
博求之野。異復見往時。而風之淪日以甚。若
異日豫章南與使君有所賓禮。而誦言猶謂
交謫。其負虛道而竊厚受。媚謂之隱良。僭謂

之蔽公。固自古有之矣。尙何怪於今。故周况
之稱甚烈。亦時者有以成之。寧非有天幸耶。

續先賢讚卷之十

續先賢讚卷之十

九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三

藝事

沛國劉鳳子威



宋克

宋克仲溫長洲南宮里人少英慨以武力自
慕擊劒跡射學為兵將北走中原從豪桀馳
逐會士誠據吳度其無成乃以俠立忤於俗
面折人論議無所假已而謝客杜門取薄贖
臨魏晉書窮晝夜不廢遂精其藝真行草草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三

二

皆有意稱妙盡古法今所傳七姬志等類鍾
元常允明論書謂如初筵忽見三代鹵彛蓋
亦天授非人工能逮時又有宋昌裔者工力
不減克時稱精媚

夏景

夏景仲昭者崑山人以經義舉博士弟子為

庶吉士

文皇帝課書學仲昭書獨被賞改中書舍人命
書

官殿榜眷養甚至

賜第與告且

賜名從日在上已而遷考功郎出守瑞州入為
少卿太常其所守官皆無失名譽居常好縱
適遊放無不之子鉞事之亦至日為具待所
善客與之相羊畫竹石名擅一時遠夷來者
皆購其跡重賈而畫乃善於書兄昂亦工於
用筆景既遇知

文皇問其所學書以昂對遂驛召入試善之授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三

二

中書舍人

贊曰書於六藝居一焉自史頡創體至於秦
漢代有改作而古今之變可觀矣夫禮樂制
度無不由質而文而書乃獨自繁而簡古之
篆籀其難習甚自隋以前隸特行唐以後始
以楷用矣雖鍾張二王兼善諸體而便於操
牘無踰行草法故日趨簡易耶我

明肇開二宋書寔擅代及盧熊仲昭皆善題染
若余宗文恭公精極楷法筆意閒麗然以名

德掩焉及徐武功吳文定李太僕其所源淵
歲有自哉而祝允明王寵遂度前代比於中
古可謂擅絕論者猶謂克實始之允明備焉
徵明以下其流益繁而吳書嘗冠天下無不
善學者莫能圖何哉

黃子父

黃子父者本陸氏受重於黃資故絕人負書
而遊見學士大夫伐其技能多所凌忽遂以
罪錮之後逃去為黃冠往來吳越間好狡僞
教授弟子無問所業談儒墨黃老以口辨屈
人其畫長於山水初學董源已乃稍變之有
畫訣傳於今

趙原

趙原者亦師董巨然善為山林窅深窮遠意
國初徵善畫者集中書令圖往賢著功名者原
應對失

吉見法

張觀

張觀者嘉定人少而游四方見山川形勢輒
志之遂工圖象師事夏圭馬遠及與盛昭吳
仲圭輩交故盡得其法格力加迥又善鑒古
其所辨三代器如探鼎嘗從華高洪武中還
吳卒周莊

史公謹

史公謹洪武間以伍符發赴滇已而用薦為
理士應天又調丞湘陰節槩甚高善為詩而
尤工繪事家大父與遊所染素多為人請去
今存者踰百年設色若新

沈周

沈周者相城里人即恒古子世隱德不曜而
重於州里周有經世資專工於圖畫至他技
亦時學之書誦之辯而特好說家故所著多
本裨官雜說論所聞民間事瑣屑咸載之頗
言神怪不經間為詩亦如與兒女子語耕稼
織衽事雖俚甚而頗切於人情其請謝賓客
無論寒暑自其里入城多寓浮屠舍人請之

輒爲操觚。無厓異。事親孝。母夫人歿。周已八十而猶孺子慕至。毀與弟相友。愛撫妹孤。歿有恩。汪守許欲以孝廉薦。力辭。王端毅撫吳時。重之。數延問得失。周終無所應。然有問焉。必爲之動色。其畫得之天性。綿窳疎縱。摹臨自運。備盡古今之變。妙絕當時。至以繪售者。皆假其名以行。至於今尚然。

贊曰。世本稱史皇作圖書。新載山龍華蟲夏之鼎象及科斗書雲鳥形。是圖畫之始也。吳

續漢書卷之六十五

五

故多才藝而畫尤稱最。馬子父趙原。名載。自前而史。謹杜瓊及周代。作豈惟擅東南。存典刑哉。誠一代之美。無復加矣。至周之跡。獨多由其善體物。隨所染。無不愜。而亦以質者竝行。故耶若其重。則以延陵太原諸公卿爲之折節。雖欲無重得乎。故技雖所自致。而有籍焉。余聞之。故老延陵。以少宰歸。周疾已革。不下車排藜藿。入窮閭。執手與訣。則非古之人乎。何以及此哉。

王履

王履安道者。崑山人。學黃帝書於朱彥修。遂盡得其術。謂漢張仲景之論寒疾。備矣而未言其變。所謂上下無常。合而竝至。偏害陰陽。推本岐素爲立法考。又謂諸病。陽明與傳少陽所病。病及太陰厥陰。所薄爲忌。篇有脫簡。於三百九十七法。有所簡汰。益入之。極論內外所中及暑與風。無以自繆也。名曰滌洞論。及他所著上參天文。下極地理。人事諸家所治。法爲書甚衆。履思既精。手敏而視遠。加之博綜。方論道術。善爲詩。若文。圖畫學。夏圭使腕有餘力。故秀勁。行筆意在。前故麗密。嘗遊華山爲圖四十餘系。以詩時稱合作。若醫其所究。通後來皆不逮。

盛寅

盛寅啓東者。吳江人。少學於王仲光。察脉所甚精。永樂間有奄人以蠱斥居外。父之上望見驚曰。而固在耶。對以寅實生之得。召見

拜官尚醫時有黑白猿者上愛之其一忽病使寅治寅視脉謂不可爲

上怒與猿琅當之使偕死寅日夜泣已而猿果死竟赦之

太子妃孕而疾動寅謂當與利藥諸醫咸駭阻之妃聞令言利藥者進治立愈大被賞宣德中使應制賦詩又嘗與從官齊禁中

上適至見之令畢戲且令賦亦詩

上親和以賜寅雖以醫進操立固殊宵夢以椒

續東坡志林

卷十三

七

寄者私啓之寤乃深自刻責家故隸尺籍請除之弟宏亦精藥論傳子至孫皆能爲方時又有劉敏李思勉者俱傳寅術

韓凝

韓凝復陽者魏公琦之後也能論病士誠據吳時方許延士凝隱不出子奕有高能次子夷少凝令奕子之永樂初從兄夷言於朝拜官奕卒夷得請歸葬永樂中扈從時巡疾

上命中使視之卜史命龜歿而悼恤之深夷凝

弟之子亦被遇有秩祿及其世

沈以潛

沈以潛先自汴從宋南徙世以軒黃術相授大父新父日章皆著在前代潛少孤尤精於經方藥論所治十全八九宣德初徵上人未知會蔣用文病

上遣人問堪代者以潛對召見稱

旨拜官潛質重恭謹亦能爲詩其孫宗常尤善別經脉營氣以知人死生按法逆順和齊湯

續東坡志林

卷十三

八

液有患衄出血無已醫以爲熱宗常投以參附或驚阻之曰脉小而少衰非補之不可遂以愈孔侍郎當晨體如燔絕飲食醫益以爲熱獨謂熱寧可瀉以暑藥佐之溫以益脾愈黎守溺不下或竄以藥益闕曰此結絡不解淡成僻法當吐果吐而洩如故臨繙人自謂無病忽覺神思有異晚歌笑不節曰此陰火乘肝晚而動直以柔齊少加利之良已吳丞妻孕而驚遂病悸醫以爲疾在中神越焉無

可爲。宗常以爲膽傷耳。脾服抱膽丸愈。廬陵人脹而喘三日。食不下咽矣。視脉無他。問何食飲。對以近食羊脂。曰得之矣。脂冷則凝。溫熨之所及也。溫之得利而愈。所爲治以意度之。察五色診病。決嫌疑。定可治。不藥論變化。皆所自得。晚無子。其族乃多仕顯矣。

劉觀

劉觀者長洲人。父毅以醫給事。

燕邸坐法籍入之。永樂初。念舊臣。召觀還爲尚

續男先賢讀卷十三

九

醫。賜第以居。貴人有所苦。皆令觀治之。扈從北巡歸。卒子溥有儒資。工數術。以古經方散佚。論病之淺深。不能中博求之。諸家書遂及陰陽形法五行星曆靡不究。該以醫薦爲掾史。已已之役。知溥者又薦之。朝而徐武功素善之。數引與謀。溥見徐銳欲白去。曹石而視徐面有異。曰公旦夕且有不測。果被逮。時有義丈夫泰州馬士權以爲徐所使爲疏者。收

下

詔獄。掠訊楚酷。瀕死終不撓。曰徐有貞忠於國。猶有天地鬼神可誣污也。徐賴以免。溥雖與厚能滑稽取容。故不及。且善爲詩。時有晏鐸湯胤績等皆豪縱。好大言。然皆不檢。湯所爲示溥。溥輒訾之。溥所著曰草窓集。

錢瑛

錢瑛者世爲小兒醫。宣德間召拜尚醫。時有嬰兒生九月。悸且啼。而汗衆。醫不知所爲。瑛見之。令坐之地。且以水弄之。驚啼頓止。或問

續男先賢讀卷十三

十一

馬曰。兒在懷抱。春氣作。衣帷擁之。無以泄宣其鬱熱。乃甚。得水則解。近土以平其藏。故不煩。樂子三人皆傳父業。孔周孔貞皆其孫也。時又有陳公尚賢者。自宋爲兒醫。曰良炳者著於元。曰道者。贊於孟景暘氏。孟故精於玉版九宮八風論。道兼通其說。傳彥斌仲和。以達公尚。少而孤。母陸撫之。即自刻誦其家書。治療多全。抱携至門者。嘗滿焉。以薦召。念其母遽乞歸。孝愛自天性。其論病多隱惻。雖危

假必欲全育之不問所從寒暑晝夜未嘗怠其仲子曰希承尤善其業徐氏子痘而泄衆以爲不治希承視之則加數已乃稍止居頃之又作衆以爲必不可療希承曰急矣非附子不可一投少間再投而愈人謂錢氏專主寒藥而陳工用熱然希承實能變通故無敗至今吳業療孺子者皆本二家也

王時勉

王時勉仲光之孫也仲光蜚遐不欲以醫名

續吳先賢譜

卷十三

十一

敏少孤游於先友韓伯承父子間又從盛寅受方遂爲人治有驗精良婦有患月事不下醫謂壘者敏曰是當娠與之五分之齊果得男有佐酒女子無苦也視其色頰而青曰此火亢金也不可以夏果嘔血死千夫長年近二十忽瞋眩熱且咳醫謂寒敏曰疹也以火齊湯發之而瘡出愈撫使者鄒公病診得其僻驚謂何以知曰肝脈深下知有孔洩汚然察之有死青之茲勸之旋臺計五日當發至

期而歿其人長者不獨以藝容止甚偉而贖資固聖儒得書之要事盡其方意獨能解論不可傳人從學之未嘗效曰吾方不爲愛公所顧天解者鮮耳子穀祥遂以進士舉於朝同時有劉子紹亦與敏名相若其所論應天道四時而治之以意所全十得八九不能盡識傳其子至孫皆精於數爲時所重

張養正

張養正者中歲以疾廢而負氣峭岸其治以

續吳先賢譜

卷十三

十一

固護元氣爲主往往有奇效或未病即知其死如所克人望而畏之又有奚五者亦善論病其治效淺深能測知人所以受之故爲時所傾家大人嘗賴之濟年八十餘猶誰差人病不失毫釐

贊曰醫於數深矣論所謂如迎浮雲不可得而窮也非聖人而能之乎黃帝生而神靈若岐伯天老等豈可望耶秦越人之傳自長桑君固非常人遂能解肌結筋揲荒爪暮浣腸

冒後世能若是耶吳之醫自王仲光王安道
韓公達公茂盛啓東劉原溥宗序至沈以潛
張致和錢伯常張養正劉永嘉數君子者或
以德爲逸民名高當世而隱不見或以學術
貴以詩若文自負不冝以所授禁方妄傳人
或祇祇惕惕以惠愛爲心故藝爲國工其稱
君子而深論方術百世爲之精也豈徒然哉
豈徒然哉後之爲醫心不精脈所目不能視
色而况能見五臟察臉輪知淺深之度乎且

其意在得精望望然志於獲又何論也

沈景暘

沈景暘善以易卜小事多驗宣德初交南役
興英國公重師入其阻久無耗驛召暘卜之
得有夫出征獲其雄狐之兆克以明日午捷
當至已而使果乘遽至虜其王訖定之

贊曰古稱卜筮之用莫大於蓍龜其來尚矣
然三代之占不同而後出者乃益不可知著
雖存無復古之遺其兆辭往往載之他書何

後乃遂不可復睹耶至龜策短長亦無復論
自漢以來人自名家惟焦氏著若李尋京房
翼奉不知其所用占何術郭氏洞林稍稱密
然今用者多似鄭玄所主五行十二辰貞晦
相乘之數而鄭法與書不傳猶傳其意歟夫
蓍策之用誠神矣惟所爲尚苟能專意致精
叩之無不應者而況天之所開善敗必先知
之亦有不藉焉者特神而存之豈易言乎

沈遇

沈遇者吳縣人其先有名宋咸淳間能寫照
遇善設色亦工用墨其圖貌雪備盡生韻永
樂中嘗召見

謝晉

謝晉孔昭尤善山水得其宵渺層深意而構
體落勢態各不同營一障或踰丈亦頃刻就
又善詩

蘇復性

蘇復性初以鄉所論士守綿州師盛懋畫不

爲人作或一幅終歲不就若晉之速性初之遲各極其致又有范暹陳復皆宣泰間陳暹成化中書皆有意

陳季昭 周臣

陳季昭者善設色山水人物畫周臣學於季昭而益工於古所謂六法殆庶幾之其圖象大小綿密蕭散皆有意態時能者多以縱筆無所拘長於寂淡若織穠麗治惟臣與寅其弟子仇英

續吳先賢讚卷十三

陳淳

十五

陳淳者御史大夫璠之子善畫花鳥樹石生動有韻名甚著又善書子恬爲圖亦得其父用筆意又有陸治文伯仁而治所圖閒遠伯仁稍茂密

贊曰吳之善圖開於四方然前數君皆以名行重特游於藝以自適故足貴耶陳以下雖業焉抑又因以爲利非無善賈莫能逮昔何哉夫今之視古豈獨一藝而畫者尤易見上

焉則不及元宋間下者益以卑又況不能自運徒摹臨耳烏足言乎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三

續吳先賢讚卷十三

十六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四

沛國劉鳳子威撰

道術

時蔚

時蔚樂清人姓金氏學其道者稱祖焉傳法於長千巖來吳玄墓聚橡栗藜藿而食之或累日不進開立宗教建寺設壇授受其徒甚盛名萬峰師洪武辛酉召之蔚已預知跌坐而逝使至已無及數日肢體猶溫如生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四

隆菩薩

隆菩薩出家尹山寺洪武壬申疑四方避役竄爲僧者衆集之金陵悉使隸尺籍時亢旱隆請自焚禱雨以代戍者許之積薪雨花臺下劍戟擁隆登焉口自吐火旣炎取香書四字焰中伸手授使者肉燼而體植立節節不墮雨隨而降

上喜曰此真永隆雨製落魄僧詩美之

薄洽

薄洽南郡陸氏子也洪武間住北禪寺

詔領其徒及少師姚廣孝以翼戴功不受賞讓之而洽以建文時用事又預知其出也坐繫船官獄久之姚將卒

乘輿臨視問以所言獨請宥洽立命釋之拜姚床下髮已鬢髮長所著有金剛經註及詩集萬金

萬金者吳寶積寺僧也洪武中今住天界

詔與宗泐等疏楞伽金剛心經其精理甚深而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四

辭義能暢非有神解不至是也

大祐

大祐姓吳氏幼開敏有契聞經聲惕然悟一誦卽得十二出家寄心菴旣又爲澤天泉司識已之武林叅及公禪洪武間召預蔣山法會歸住北禪永樂初召修釋藏最殷若義六百卷及素所著淨上指歸等解彌陀金剛二經天台授受二門圖諸書有傳者

趙頭陀

趙頭陀自云終南山來不知其所證成化中
游吳幾十年所丐食往來啖肉能頓盡十數
斤鉢至斗許飲水亦一二斗或四五日不食
問之無所答夜宿北寺門按使者王濬臨視
之坐不起捫其帶笑焉死時遍謝嘗施者乞
水一二石洗腸胃乃化

道岳

道岳陽山寺僧也闇誦法華七軸如注水焉
不遺一字每旦入城持諷數周他經若圓覺

續吳先賢譜 卷十四

五十一

金光明地藏慈識等皆能口述惟華嚴少復
檢梵筌人請爲懺悔輒謝不往

慈舟

慈舟本大弘寺僧後官中毀撤舟去之浮游
聞北都僧講玄覺析幽眇義徒步四千里從
學之歸止定慧庵與門人論禪旨戒典宗法
弘闡爲多當永豐聶公爲守日行廢浮屠令
黃省曾爲博士弟子以書諫言釋之傳自古
初以來我

國家列聖具作賢輔名公卿在若其可廢豈待
今哉或者陰寓教化之意柔獷戾難馴之性
使無畔渙恣睢神道設教其殆然乎今苟欲
毀除獨可私祠淫昏之屬耳且非制擅有改
革義固未允而諸所毀勢家者必請之奪彼
與此惠則有偏而啓攘爭之端彊驅迫之彼
失所藉如逸鹿挺而走險恣其傲梁於何不
至往事可鑒也可無念諸聶公覽而變色卽
收令反之舟嘗造經二藏賞之天目山送徒
在道所供足給及其歿罄然無一物遺其友
楚英共依止而異所爲不趺坐不談義

法華

續吳先賢譜 卷十四

四十一

法華者自云河南人游涉甚遠來止蘇開元
寺狀曷鼻巨肩魁然丈夫也修苦行禪立五
年不卧且坐亦不語已而人間所見境云魔
嬖有四怪險威皆易駢其以美見者惑人甚
非卽斷遣將溺喪之時有所依衆則雲集或
擅施稍廣卽捨去當歲儉時衆餒有願施者

幾得華一過或勸之行中道止曰是足動吾
一念耶黃魯曾云華雖精進亦未證真諦故
法不能盡通且寂觀久宜有悟而徒見魔境
其慧定皆未耶時有雪僧者飲酒食肉而頗
能爲詩率流浪語無足采至非詆王新建云
其所論學誤則未可知其蘊而與華異行皆
爲黃氏所稱

贊曰嗟乎吾讀莊氏書謂無不任無不廢何
遽遲速於其間哉且焉知吾未始生未始不

續吳先賢讀卷十四

五

生也者以爲至矣及觀釋家言又未始不憊
然自失也夫萬物出於幾入於幾其往來猶
旦暮也而儒者勞身苦體以天下爲焦然肌
色肝黥昏然五情爽惑其勤至矣而不過以
爲名實道以清淨爲貴未始櫻情萬物可謂
游於方之外而未可謂能離有無也若釋氏
言極之恍惚窈冥茫然不得其際天地猶之
有窮而劫運終始如恒沙往來相代而吾真
如湛然未嘗有所變易豈與夫局趣俄頃間

者可同日而語哉然其教盛於梁隋逮唐宋
間至元而微今則幾乎熄矣象服徒存彼所
謂禁制屏絕遺外之訓皆不能遵而況其杳
微圓精三乘無漏嗣五宗十七世者出其間
哉故非無勵行精進神變應世佐命之徒然
非復嚮時之士矣因卽所睹記列之如彼

周玄真

周玄真幼從紫虛道士李大無遊太無師杜
道堅有異術真至正間來居葑之報恩院能

續吳先賢讀卷十四

六

召崔立至其事母尤孝已而受靈寶法於曹
谷神又因顧浩授五雷秘文於步宗浩洪武
甲申旱李太師善長迎致之祈而雨

上問以鬼神事稱旨又問以雷所以神對以二
氣運行語同儒者

上尤善之至三月不雨又禱而應乙卯又旱冬
無雪命祈之皆立致遂益神之真好利物畚
築扛梁道路得

上所賜皆以施未嘗畜也其同受法宗浩所楊

宗立者亦能行其術若有異物之神見於前
郡邑重焉

黃道淵

黃道淵一名孤山嘗授郢人衛淡丘修真術
及藥論方伎又南游事金華道士潘雷鑑已
而憇吳有嚴德昭者疾久不愈獨齋禱於北
帝道淵適見之與藥遂愈故一時爭神之留
主壇宇其徒遂衆且傳其方至今亦秘之外
人無從知

續吳先賢叢書卷十四

七

李德睿

李德睿者嘉定人始爲道士寧真宮習方論
能精脉所又遇淮人李隱授以寶太師九鍼
法甚奇効洪武初召入辭歸賣藥市中獨携
一瓢道士張羽及王行高啓皆與善爲之賦
人疑其仙時又有郭守源者初從張簡學詩
慕方外事周玄初盡得其秘洪武初召領祠
事頗寵異之

金善信

金善信少好黃老術嘗畜婦有子時有道士
能以符役鬼物治病從學之及聞莫洞一行
雷法劇飲市中叱吒怒罵雷隨之應遂傾身
事焉盡得其秘益研覈旨要其道以神所遊
泊然虛也陰盡則陽存陽無盡而與氣化始
終則長生之說也故以清淨爲宗諸有爲累
席應珎

續吳先賢叢書卷十四

八

席應珎

席應珎者常熟人少爲老氏學異衣冠走山
澤間有所訪求盡通符籙經法亦涉獵史傳
其事母孝至哭泣之衰有踰常度人謂太上
以忘情貴何爾爲者云仙道有孝行明王豈
悖而可言道始主普福宮已而遷白鶴觀卒
洪武中

張皮雀

張皮雀一名道修體貌瓌異舉動無常人莫
測也父欲爲娶不肯去事顛道士爲師傳其
術甚神宣德中旱常之巨室田盡曠焉重邀
設爲壇而祈初未知崇事也霆折大樹遂藝

其廩燼焉。晝晦。曉龍見而雨大注。人咸股慄。崑復旱。今請之。恭期以三日雨。果沾澍。人有疾者。爲噓氣治之。卽厲瘡。覺有以火逐之者。應時愈。馬氏婦或祟焉。聞其將至。卽昏仆。已而遂醒。適過神祠。衆方鼓舞祠之。敬甚。見則嘻笑向之。裸溺而去。神爲所侮。下教言其道成。故不敢校也。嘗壁而披紵絮服裝奇詭。而姿爽然。映徹數人。不覺起敬。其所捕鬼物。携之行。聲如兒所戲。雀故以名。無疾而逝。後復

續吳先賢議卷上

九

有見者云。其解化所謂顛道士者。名胡道安。吳江人。始隸玄妙觀。晚有所遇。授以青城太乙真文。及斬勘術。召呼風雷。俄頃間。景泰中旱。守請之。祈時已醉。登壇四顧。揮斥詬詈。簡所擊雲。隨之合雨。大作時。時伴狂。惟所之。故以顛稱。又有曰。張宗茂者。傳李雷谷法。奉其教謹。請祈多應。而不好爲人禱。自勉其終良。驗若所謂解化者。

曹大初

曹大初者。不知何許人。嘗寓止諸觀中。亦不知其何所。師授侈口。威頤深目。狀胡大髭髯。苴布而嗜酤酒。日就市中。啗膾胾。嚼滌不輟。口而時時瞋目語。有所召呼。或若有所對。接靈圉。振於怪物者。人或謂顛。又或閉門卧累日。其徒呼起之。或儼然坐。不食亦不傾。踣人固疑其異。弟子事之久者。居終不見其所爲。若以間叩焉。則叱之適早。祈者開陽。閉陰。襪磔百方。士或水之。克以日。又不應。乃笑謂之。

續吳先賢議卷上

十

曰。待我乎。衆因謁焉。則與之期。旦當來詣。竟令去。迨明雨遂大澍。連日夜不止。人往窺之。則方大鼾。及醒而笑曰。雨足乎。故始謂其通於陰陽。變化甚神之。由是祈者遂衆。能陰知其誠之至。與不至。告之曰。吾無能爲。當爲發書。易可耳。故多託之筮以言。而拯危殆。解紛亂。急人之急。或有物祟焉。則至其所。默坐叱咤。嘗之若有所考核者。夫旣獲利賴。愈益嚮之。乃語弟子曰。吾不敢私其力爲人者。然以

此幾落吾事。吾奉召命不可以俟矣。爾輩久此。吾豈不憐爾誠向。語爾大道者。顧爾未能契。且懼彰泄爲累耳。吾少讀內景經有悟。自爾遇仙師授以至真要道。惟默存修之。道成後乃有戡司。所守主既鬼神事。不可語。遇有請祈精誠。法不得秘。而膠膠擾擾。吾恐馳焉。今乃得從所願。吾欲授爾。爾姑精一其心。齋潔奉所禁戒。無敢犯。若素所營修。盡誠爲之不懈。上真鑒爾。自當有所簡命。吾於爾豈能忘情哉。能從吾教。吾爲助爾請。深妙奧微。當盡以指悟。不然無益也。余得之道士曹守真。其言如此。蓋自元丹陽長春之後。其道或顯或隱。不可得而知。或謂皆有授受。所自其世次存焉。特余所接見。或言能變化倏忽。作黃金服食者。多未驗云。

贊曰。夫道書所稱其旨博哉。皆推本黃帝而源於老子。然其言欲以無爲治國。烏有所謂愛怪恍惚。役鬼神之事乎。且莊生非十二子。

已亦自列爲一家。未嘗附柱下也。况可最諸神仙方伎。槩以黃老目之哉。至陰符楊墨鄧析兵家者。流俱附之道書。一何猥雜不經之甚也。然能傳其術者。莫盛宣正以前。皆自元入。今又何寥寥哉。豈元氏固自爲胡而異端者。因以顯其爲方術。爲變幻。爲考召。爲羽化。登仙服食黃金。皆有所授之耶。不然是亦人頭畜鳴。若秦時倉海君。黃石公者。固皆近於荒時一見其跡耳。乃若是著又何爲哉。若今之爲術疎也。寧獨道家者言。學者率窺怠苟。而可至不能名其說。而望有究通者。出其間耶。

尹蓬頭

尹蓬頭者。不知其所自來。負杖而游。翩然有塵外姿。其毛髮稿而容更若處子。舉止甚輕壯者。不逮人見之。無不慕焉。爭願請終。無所言。或飲食之。亦多不顧。或爲少嚼之。則深自喜。其去來不恒。不知其所休舍。特性往行途。

中則人輒隨之有問其年者云紹興至是三百十有餘歲矣林守世遠聞而召之問其所從師授第云吾宋人也無所學偶自游行於此耳無預人已而竟去人又有見之天台山中者時有吳甘泉者好數能知物撫使者俞公諫以跡人來言寇且至今策之曰寇雖必至然未及接而覆其中秋日乎已而如所克凡策人卽知其生平無爽或令爲尹布算則茫然不能測也究思累日始愕眙曰是先天虛一之數也不能死不能生非仙乎何以有此然吳生數人亦不知何以得之術者皆不解

裴慶

裴道人者吳市人也忽有所遇一旦遣其妻去舉其篋宮所爲養者悉委之衢乃浮游無所之後坐廢時累月不起亦不見其飲食人始異之叩焉輒不應旣而之信之山中卽爲張氏道者宮止焉間有言事良驗人愈益神

之來者幾得其一言卒秘不肯酬也亡何化去

贊曰聞古有不死方人爭慕而求之者多矣然或成或不成其求者嘗傾海內力從事彌年索之窮上下而不得其得者又不藉餘力往往著之耳目所覩記是誠何哉尹事傳之故老甚覈裴則近事耳人多識之言其初無甚異也而忽若有悟此誠有不可知者不然一市人而能稅化坐忘知未然謂其無以致之則不可昔太史公所稱燕齊迂怪之士爭言有禁方中當世欲今幸時不好之故得優游山澤間無物色之者然可爲沉溺者勸也

吳先賢讀卷之十五

沛國劉鳳子威



寄寓

周伯琦

周伯琦者鄱陽人以任子主簿南海遷修撰翰林後以近臣出廉察嶺南陟颺中外久之復假江東叅政招諭張士誠遂沒士誠所羈旅無聊時與諸文士遊亦客潘元明雖倥傯時飲酒賦詩與張羽盧熊等流連日夜或前

續吳先賢讀卷十五

而爲變徵之歌皆垂淚涕泣已又爲羽聲慷慨士盡變色投袂元以太常召士誠留之乃改行省丞在吳十餘年士誠敗竟得歸伯琦儀貌都雅而非戡難才虛談無實雍容自免而已博學能文章尤以善詩名

饒介

饒介者臨川人仕元亦通顯累陟方岳以叅政莅吳介長於學問時元政弛吏亦無能蹇蹇險危其身捍患者倫旦夕集諸客觴焉賦

滛詞樽俎間相命爲樂諸方旣潰勢且及吳而介晏然未嘗爲計至張士誠自海濟師襲齊門介無復措已入據城內紛擾乃堅閉門士誠知其無能爲也亦不逼之已而造其所請焉遂爲所縻仍俾領省事而實無所預束手而已介惟勸士誠猶假元號令四方歲輸粟大都及

國家兵討滅之并俘介死京師

陳基

續吳先賢讀卷十五

陳基者臨海人在元從黃潛學召侍講幄御史以時政咨於基基謂後宮干政嬖寵滋多因爲草疏上大忤欲罪之遂引避於吳爲人講授屬亂作開府復引爲從事已又轉而之浙張士誠受元太尉又以基叅府事及其謀自王也乃獨諫止之謂當且需時者遂命以內史領學士院凡軍旅文符書檄悉委之士誠無大畧不知攻取勢遽晏安徒好文爲故時有命篇諸人與相和歌亦曾無巢幕及燼

之慮從容宴笑恣其湛荒不欲聞疆場事及與同覆基既俘乃蒙宥俾預著作修元史成放還吳卒

姜漸

姜漸者諸暨人當元時來吳張氏起羅致之官以行省從事然未嘗有所干預獨時在坐席杯酒從容未幾遽以疾辭杜門不交賓客及

國家初平吳禮其賢才用之徵爲太常博士卒

續吳先賢譜卷十五

三

漸喜讀書文亦質而近理

張羽

張羽本潯陽人刺史戡後也元政已失亂方作羽避徙湖州薦授官再徙吳洪武初以儒徵對不稱

旨放還又徵起爲太常丞坐不涓潔當刑而免移之嶺南未半道復召懼自沉於江羽頗好著述文亦典雅其紀載行事詳而有體工詩善畫今其書有存者與高楊齊名時復有一

張羽爲道士亦能詩書法甚長客潘左丞亦潯陽人字伯雨名尤顯

徐賁

徐賁幼文本蜀剡人來在常州元時徙居吳齊門日事吟不暇而名遂彰徹稱張徐亦善圖染有山澤間意張氏辟爲從事卽謝去洪武中徵起使晉興還橐惟所賦詩乃命給事殿中進退有恒不失尺寸改御史按粵又改刑曹陟叅政廣西有政績進布政河南以征洮岷乏軍興爲左將軍論死獄所著曰北郭

續吳先賢譜卷十五

四

集存

贊曰士所遇制命於時無可言者若其觀萌漸擇所處鑒於幾先自遜於藪荒不見其芒穎以自異人安得以象求之哉徐賁張羽在張氏上爲所羈然居卑不與謀議卒免焉而亦蒙時猜雖欲竭忠致節輔當世之治而人謂如二三其行何漸也幸保首領亦其名尙微陳基在元能正諫雖污張氏嘗勸其母專

竊懷故以文儒獲全若介有守土之責而竟爲張氏用雖云迫脅志在苟免其若封疆之義何伯琦尤爲元近臣受方任失地不能死亡之又不自貶損而日與從容宴樂不思食其食之謂何而且以文史玩弄給人之娛是烏得無罪也哉得歸死首丘又何幸矣至二三君子之才皆一時選其書多有傳者故備論之

李幹

續吳先賢譜卷十五

五

李幹家本睢州元時佐守許累從征役後乃與其將擴廓同抗我師兵敗被執置京口已而選所俘才足任者用之方改制度議典文舉禮樂幹皆得預焉及列六曹以爲郎吏部復兼相

秦王謀議軍事召還議不合黜居夏州又召入直晨趨禁內不敢挾扶已篤老匍匐行

憐之遂得謝來吳依故人戚逮居卒年八十六無子逮爲葬之幹明習故事值國家初建

有所創設皆綜論焉不爲無助

吳福

吳福者鄞人也以給事使琉球浮海風蕩焉傾摧在俄頃衆惟恐懼不知所謂福詭辭慰止之云當必無患者但謹備之使回領典著作出按察豫章復入守禮曹修諸經疏義出叅政陝歷三考遷布政閩旣得謝來居吳子憲完憲以孝著且以所居讓諸弟柱用嘉賢之謂其可比薛包

續吳先賢譜卷十五

六

周伯器

周伯器者黟顏威嗣長上短下始來寓吳以授經自給正統間閩寇作尙書金問往征厥討乃拱立道旁自呼有嘉興儒人周生願效力行間尙書顧而偉之曰生旣欲從可仍儒服耶遽曰諾敬易之短衣楚製介幘趨乃納之與籌軍事大見信用號令文符皆主之當以功上會金與他使者不協故抑不叙伯器好書年八十猶手隸校兩漢正其訛

贊曰李幹元臣預謀國軍敗不能死以節義
獲復用遂委心焉出入盡瘁能老焉者烏則
擇木其亦得所從耶福奉使絕域出萬死其
陟屬於外久才亦有足稱者予復著廉讓節
其慕大吳之風而興者哉伯器比壤來止效
行間賞不酬勤然其志慷慨矣

夏迪

夏迪吉安人當前元寇作以萬夫長守崑山

國家既定天下託以隱焉結屋海濱時詠詩自

適然有所寄

七

郭彝

郭彝

郭彝宗常本蜀人父教授崑遂止焉彝善爲
文密致而嚴常客張士誠所王行輩皆折下
之氣兀爽敢直言後亦被徵竟坐之時有盧
昭者閩人亦來婁地其父鈞華能亢其教於
子里人皆化之昭博究經傳涉誦諸家工詩
洪武中徵爲博士掌故楊州又有林鐘者自
葦亭來寓其學長於訓詁因授掌故崑山遷

尹楚慈利僻在夷中數相爭鐘身入其峒喻
解之遂皆出率化擢考功吏部叅政山東坐
事卒

孫太初

孫太初者秦人也有逸才嘗有所避縱遊江
漢躡屨數千里走齊楚踰汶泗嶽麓數壤咸
躋焉於是來吳太初客觀甚偉膚體瑩澤人
望而親之喜談神仙事又善爲詩吳爲詩者
省曾諸君皆仰焉喜名者爭造門進飲食服

玩食酒能多而不亂終日酣暢登高望遠有

八

遺世去人間想時遇貴遊或談朝市則又款
款施於名實善爲經務故時貴復好之嘗病
屬人以殮事旣而愈悔其衰志人亦知太初
非忘情者喻之婚宦乃益憤憤詩多悲激有
不平氣時倚柱而歌其音哀切少年和之皆
泣下沾襟復自放袒裼號呼俛仰千載思古
豪傑不得一當持此安所稅駕已而人導之
娶施侃妻之妹建業劉麟龍霓亦來在吳越

間相與往來而獻吉輩亦遙與相應卒年三十七耳劉公嘗稱之云與太初對令人坐忘其爲人題目之如此

方太古

方太古者蘭溪人也少則有美名能致客四方來者日益盛會葬其親諸顯者冠蓋道相接士人里中父老無不畢集族之人嫉之乃謂其所視兆吉將昌大遂夜發其藏訟焉不得直其宗人或行賄顧坐之逸之吳楊君謙

續吳先賢譜卷五

九

見而重焉與談竟日夜不窮故遂傾一時其性迂緩好潔高自措尤負氣慷慨嘗與省曾諸君遇於途誦近所爲詩值雨且至咸匆遽欲疾歸愈益徐徐誦不輟已而雨大濡浥明日乃謂客曰昨興洽吾乃徐步然諸君前亦遇雨也奚擇姬水以父友事之謹嘗與徐紹卿先生偕造止之宿薦以新褥席衾潔之香氣乃自令解所携白褶藉之寢迨明視之褚故不爲動鮮若初置之無痕襞積者此其輕

體善寢殆何以致之子循言其詩多有足觀嘗詢其家則已散佚無存者惜夫

宗伯昭

宗伯昭者宣城人父爲方伯園嘗携之見於鄉先生林見素時年十七許以王佐才性輕財好推分恤人之匱緩急向之無不竭焉者遂以俠聞然非其意能讀書卽所解出域外又不封已自多寃尋義若不及有所避來吳見徵明諸君遂傾焉日與游履吉兄弟皆爲

續吳先賢譜卷五

十

石交時有和歌才亦相埒聞之紹卿先生言其豪且善罵嘗與省曾有所居間其父或詬語卽罵坐起云乃公與若子交寧爲若耶且不者我寧識里人與圖議也予嘗於他所遇之時已老亦卑之無甚異特頗能誦太史班氏書且言往所交游時申一慨有丈夫意贊曰吳爲古名都士之以才名者必之焉則易以聞著謂赤之邇於朱然耶又或譬之弓冶焉則角幹之重醪莫體斲目與上下其齊

陶旋之功。其所賴故多耳。太初故與海內士
交。然萃止吳久。人尙能言之。雖不能輕舉稅
化。猶疑若御風去者。此其人固游於埃壘之
上。不可度思矣。夫方生奇峭傲岸。軒然自爲
名高。亦以二三君子皆一時重翼。卵之。遂得
與相軋。或以爲善譎。不可測。則不知其內挾
何術。伯昭侈盈之。以故不容於鄉。以彼其才
而遑遑道路。猶且肆已焉。所遇無問貴賤。卽
凌出其上。人亦不覺下之。或惜其善家子。一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五

十一

旦墮輕點哀之故耶。所謂王佐者烏在。至其
所著書牒。未有足觀。而行事相類者。習氣然
乎哉。則魯昭公之學楚言是也。其能無出乎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五

續吳先賢讚後序

吳魏學禮撰

余以端蒙大淵獻之歲。旅食
王都。獲交當世君子。昔所願無弗從
焉者。且得觀於

上所建立。軌極創製造法。順承天地
神祇。辨物類之官。豈不信哉。豈不信
哉。盛德大業至矣。極矣。茂以加矣。若

續吳先賢讚後序

十一

吳魏學禮撰

神道設教

睿明所薦。制作之微。雖不能窺而聲
容禮樂。備在斯乎。余小子竊欲識焉。
而未之敢。或責以既覩其盛。無所發
明。叙正之義者。夫斯事體大固。非寡
學淺聞所敢議。若賢士大夫言論及
見之行事者。亦私欲存之。請俟他日
乃有來自南者。以子威先生所爲。吳

賢人有聞自昔著功烈行義於時者
書示余詳哉其言之也夫傳不云乎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吳自泰伯以讓
德肇造逮延陵季子闔閭子胥以來
號為多士而言游以文學稱於七十
二子間則吳雖僻小必效情覈其華
道者明矣夫言之章章以昭識考中
訓定庶孚故官是以能效其職百工
是以能成其嘉材民是以能有信鬼
神是以能有明德使不有所載之幾
何不瀆亂失次淆而無別已哉故善
與不善才與不才之異夫既以刑賞
予奪榮辱於一時而又隨以是非得
失褒毀刺譏於後世故君子不畏於
行所值患害而為凜於衆所視不能
以情易者疊疊怵惕戒恐保任如不

續吳先賢譜後序

二

遑焉豈非以書之存乎哉傳謂有求
名而不得有欲蓋而名章或微其文
於此而義見於彼或指事正名考見
成敗無所遁於千百世者是以崇議
博觀脩論其始卒所由雖紀列斯在
而義歸揚擢有以也夫且時殊變成
功異人私其議執所是各自賢其行
而不同務要以度衷明分奉禮成義
質信於君子謹其端緒表見之最之
立功立事古稱有五者故有以德建
國家安宗廟社稷曰勲者則有若金
問徐有貞姚恭靖其人乎以言垂範
曰訓者則有若文定文恪文恭其人
乎用力用勞曰功者則有若襄毅文
莊其人乎明著其列曰伐積之以時
曰閔者則自仲舉以下不可更僕數

續吳先賢譜後序

三

也是多爵服重列疇官厚庸出入有
詔於國名謚可徵於往至夫樹貞信
操一行雖未受任不違其難若造士
仲理公敬所事不有躬若季栗矯阿
辟之心孤特厲方若仲光輩及寸擅
故藝皆幽擯數邀僻陋無黨易以湮
微無為抽引暴之於後者乃咸載之
策雖其文頗有不盡然本末著其明

續吳先賢讀不後序

四

疑者闕之雖闕之故賴以見以而推
之賢人君子所以行權合變審形錯
宜屈伸進退亦當世得失之林也援
近者之跡用以裁輕重之準何必舊
聞即揆量和齊後除其過以昭明之
無有解遷散佚墜失之患紹前之隆
明系胄志古之道正所傳之緒意在
茲乎意在茲乎余往則與子威先生

共差次吳人士謂吳壤隘偏惟以弊
賦從上之後嘗重天下至才之所生
何散侈為飲聞務盈焉者若其篤道
遵德履信祇惕朝夕猶有先王之遺
教餘俗故其君子秉心宣叙砥其業
小人勤慤膂力焦勞覃瘁雖名街居
衢處之國四方所走集嘗綰數財貨
之口而處脂膏者不自潤其風儉儉

續吳先賢讀不後序

五

而習纖細猶之飢匱困竭獨選懦不
敢為非若其玩巧而事末技往往絕
擅仰機利而食者衆亦隨時而遷非
必其故至邇者奸游亂法數扞文網
乃時有之聞之亦一二輕儻滑禍作
為虛譽內挾詐力而外以交結郡國
豪傑行其私俗之淪濡其何日之有
且其氣炎有以鑠之而動色高議格

正其間得無望於綱紀人經教誨督
厲之君子乎若整齊其傳以俟後得
以覽觀固有在矣

續吳先賢讚後序

江夏黃河水著

河水游自燕冀歸見於子威先生請
業焉得奉所為書則家大人咸預繩
焉者水悚然拜曰是將以信諸後謂
盛德不可忘故記之雖記之故存之
者也自伯叔甥舅一二兄弟實寵嘉
之水也散不再拜先生遂遁避席曰
是非吾所為託也子之家有其書矣
若其志則余也敢且若古所謂記於
功宗及識之表旂分物督不忘善哉
其為訓於世乎况我州黨稱禮義之
國絃誦之聲四徹於郊是賢士大夫
之所廬也夫盛德必世嗣太史公所
次宗臣世家必先之者謂有功列在
王室者也若其藪荒抗之專行獨節

不顧世是非君子比度其衷上下儀之著之話言以象類表微志晦闇幽明有憲也幾何不大泯其跡而湮替踣絕無傳哉然吾聞之君子於其鄉也有善學焉有能讓焉雖無有循焉者不敢以其賢智加之况敢顯有所論議予則予舍則舍不自退託譙讓顯然見於篇乎故非先生所自為載之也亦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吳之為記則有數君子者備之矣故述詳其辭而節裁其義不有所刪黜其複則有所釐改刊剋其間藻潤之豐蔚之美琢追之溫厚之則精瑩之可嚙况之旨弘垂之有斐之文故書而不其者其語迂作而不比於順者其語犯指事而有所詆傷者其語誣深而

刻轢招人之過者其語盡直而無涵蓄者其辭皦寬而蔓焉以亂者其辭枝是以詢咨之於往聞而揆驗之以圖籍謀稽之先所列參觀之親所與接耳而目之與人之謳然後侃然正色奮於筆無所避可謂善誦善誨烏有迂而諂側犯而險陂誣而傷善盡而訐皦而不近情枝而無統紀也乎哉故君子觀於是謂貞慎恕思有質要也孚格慤愿可明徵也辯精博淵可永鑒也夫貞則不媚慎則不戾恕則能公思則能覈故若網若綱可循而理者華瞻有體也孚故能信格故不惑慤故不妄愿故不私辯故不滑精故無隱博故淹備淵故能紀之遠支繁理貫聯會涵涌者漸洽詳嚴

也微文以示而淑慝不與則所以俟
百世也彼孤陋寡聞不該學則以是
為慝曰奚使夫人不得肆焉且何預
執簡而擅有所記雖載前之文不無
專以善許人乎故又疑其沃焉者則
吳自張勃顧夷山謙之陸廣微以下
皆有所著錄雖頗有缺佚然代有作
者彼皆非耶且無亦廢墜是為懼

吳先賢贊
後序

之數君子者或於身焉則從而絳
之故先生亦有所藉手以成一家言
水不敏竊私其義敬受簡於先生請
卒業焉後之採方牒求逸書徵郡國
故事者安知不以是往也

續吳先賢贊十五卷

浙江吳玉
樞家藏本

明劉鳳撰鳳字子威長洲人嘉靖甲辰進士官至
河南按察僉事鳳所撰述刻意奧僻或至於餽飢
堆積晦昧詰屈不可句讀是編論贊亦復如是所
錄皆明人自六卷以前不分門目七卷以下分節
義死事孝友儒林文學辟命隱逸藝事道術寄寓
十門自序謂自節義以上不為題目者所以效於
用亦各因時或未可以槩之也然開卷即為高啓
槩以文學有何不可總之好怪而已矣

碩輔寶鑑要覽四卷

〔明〕耿定向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碩輔寶鑑

要覽四卷》提要

碩輔寶鑑序

同

同

儒者稱大人之學豈虛語哉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既曰脩我則天地民物通於人心有痛痒焉其大者固然也而君相者所以行其大之具其制與文其行大之跡也是故得其痛痒之固然者以立大之本而制與文則可以裁成輔相以左右斯民此之 大人之學繇載籍以來若古泉蓋之徒大者著矣而尤詳於伊尹之事尹始一耒夫耳非其道義雖千駟一介不以自滑如其道義雖五就桀湯不以自嫌弗自滑故忘利不自嫌故忘名利與名既交忘矣則尹何心哉心乎堯舜君民而已矣夫尹心乎堯舜君民故君不堯舜若撻之市民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溝之尹之負痛痒甚矣尹能一日已乎故尹之道所以

能佐時保衡格於皇天年售其志蓋其大有本也是故尹者古今之相準也山甫以後斯義無聞孔氏之後闡發太學歸於知本可謂至矣而未嘗一試由秦運宋閱歲二千閱君凡百閱相凡幾百然皆不知所學之大豈天未欲續堯舜三代之治者歟抑後之儒者暗於反本徒以其制與文者當之世君時寧望其藩垣悻而却焉故也

南齊書卷之六

宋書

三

而斯民一何罹於涸轍之久豈不悲哉余友耿在倫氏持御史符督南畿學日以大學迪士間撫古今碩輔事要凡若干人編白頌輔實鑑附以讚述意勤而旨遠絨書數千里外屬為序題直何足以與此然俯仰數千年間未嘗不撫卷恒回蓋繇山甫而上其道行繇山甫而下其事近耿子之意以為事近於道者當時君民尚食其福

向使此諸君子皆志於大學而反其本其福斯世距止是哉乃若時際道明之朝身事

聖脩之主漬平章而翊協和成揆自鰥躬敷錫皇極俾天下士有不知反本而甘為葉言者則樵夫恥之蠶伊尹之裹蹠泉益之軌債孔子孟軻之所未酬斯則萬世一時也宇宙一機也斌斌文武皇皇禮樂寧不重

南齊書卷之六

宋書

三

延頸於

今日時

嘉靖四十五年歲在丙寅午月之望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提學副使廬陵胡直謹

撰

自序

天臺生日與二三弟子負考德之暇博及載籍論討理本爰溯隆古以來相天下者而尚論其世有私嘆焉弟子曰何嘆也曰嗟夫天下之生久矣為民立命者君乎而君所與共理非相耶由余所覽記上下幾千年間乃相業之炳然著者僅僅可幾手指數如此而猶未盡純者也又用之有竟有不竟矣撫今思往能不懷乎弟子有前者曰桃李盈門行冲

何陋實錄要覽

四

下

偷藥新豐遇慈曲江奏記司馬復相子瞻抗言文靖秉鈞狂生敍訕方今小往大來距脫茅拔思治者如渴奮庸者如飴子獨碌碌庸愚所校逢時自失而嘆往為惑也生曰唯唯

此

昌辰亟求其志稽古尚往以俟所需已矣即欲效頻抒懷度何有焉言非其質先民耻矣弟子曰有是言也不曰覽鏡可以察形考古可以知今乎臆時

二三元老吳食靡遑誠不能效書生抱鉛槧數行墨為矣即所覽記乃不可陳其大都以效萬分一耶生曰是則余志也已於是上述虞夏下運唐宋得碩輔九若干人原始察終

何陋實錄要覽

五

者正焉夫考圖經按職方與目親其地者固當異日談也昔人往矣省其勤德猶令人所忻嚮往歷執鞭之想焉况遊門牆承望下風

帝寶臨之收後不能道辭耳若曰井底測天堂下剖訟實狂且瞽則何罪之辭

嘉靖乙丑孟冬既望楚黃耿定向謹識于廬陽公署

輔實鑑要覽凡例

一歷代碩輔始虞夏商周迄漢唐宋餘不錄尊正統也間有足取者附見爾

一我

國朝碩輔載在金匱石室彬彬暉映矣顧孤陋無從考覽不敢據述

一舜禹萬代輔臣之極已載在帝紀故不敢采列惟斷自皋陶始

一史云黃帝六相又曰堯十六相其事邈矣且相

碩輔實鑑要覽 凡例

任恐不若是之分裂也先儒真西山氏李文簡氏論之詳矣故亦不述

一佐命元臣周有若尚父漢有若張鄧雖職非宰相而功高師輔故特錄之

一碩輔行論載在詩書中者茲不摭摭全文第約其大指論次焉

一碩輔行實凡載在史傳者茲省其文止掇其綱要或為儒生所習聞者亦省之中多采其軼事科官小說不采也

一碩輔言論行實關學術者錄關立身大節者錄

用入行政矢謀據猷為國樹長畫肝大難者錄

諸如細行機智文藝伎倆不錄重本也其有能

整齊家教貽謀有則者亦錄蓋齊治之道通矣

一論次妄摭一得發往所未發者耳即儒先已有

定評確論不復勦襲間或稱引互相發明爾

一碩輔有同事而共功者并論次之其子若孫能

世其業者亦即附之後以彰盛美俾世祿者得

考鏡焉先世有著者及之昭世德厚之道也

碩輔實鑑要覽 凡例

一碩輔或爵或謚或字或名無所抑揚本據經史

之舊文也

陸忠宣公贊

杜宣獻公黃裳

裴太傅坦

李貞公絳

裴文忠公度

崔司空群

韋靈昌公廉厚

李衛公德裕

卷之四

宋

趙忠獻王普

呂文穆公蒙正

張文定公齊賢

呂正惠公端

向文簡公敏中

李文靖公迪

寇忠愍公準

畢文簡公士安

王文正公旦

王文正公曾

呂許公夷簡

杜文獻公衍

文忠烈公彥博

范文正公仲淹

韓忠獻公琦

富文忠公弼

歐陽文忠公修

趙清獻公鼎

司馬文正公光

呂正獻公公著

碩輔寶鑑要覽卷之一

唐

耿生曰聞人恒言曰相體曰相器曰相才諸云

云者其猶堂闢之論乎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

道事君相固有道也難言我難言我愚觀虞夏

商周之際大都由此選矣漢唐之開祿此理者

蓋渺云中或翊開造之運或襄保定之業或撥

絲糾之難亦爛然烈矣綜其行論注措固亦可

節取焉

虞夏

皋陶一名庭堅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

薦誠天下謂之八愷而庭堅其一焉佐舜為士師

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民協於中不犯於有司舜曰

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既禹代舜立

乃復陳知人安民博典庸禮命德討罪之謨其詳

具虞書

耿生曰吾聞之陸象山氏曰唐虞之際道在皋

陶嘗讀虞書而詳味乎其謨也學者類云知人

安民要矣孔子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則知人

固猶有原本我謨始曰慎厥身脩思永終言禮命討皆推原諸天其於道也深夫

稷名棄為兒時屹如巨人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蔴蔴蔴為成人遂好耕農克舉為農師有功舜立為申命之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而穀後稷乃粒萬邦作乂詩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治戎來牟帝命率有無爾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蓋萬世養道所自始云其詳具虞書及雅頌

耿生曰先正恒言仁者通天下為一身豈虛語

頑補遺錄卷之

卷之

我孟子云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其亟於便人也如此蓋有相之道在我其心自不容已也於戲仁哉斯其為天下烈也已

契一名禹克初命佐禹治水有功乃使為司徒教民人倫命之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及舜嗣立復申命之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為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蓋始唐終禹之世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詩曰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世頌之如

此蓋萬世教道所自始云其詳具虞書及商頌

耿生曰在昔洪范首單化教惟茲五品豈不易簡哉學人士遠離近實談說要眇謬矣乃不著不察質實焉終身由而不知抑又罔也夫放言言勞來匡直而必歸之自得有以矣

變自堯時亦已舉用然未有分職至舜嗣立乃分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傲蓋言教之當如此卒之聲后讓德庶尹允諧鳳來儀而數率舞云其詳具虞書

頑補遺錄卷之

卷之

三

耿生曰余聞東廊先生云古人從氣質偏處變化今人從氣質偏處充拓夫溫以療直栗以療寬無虐以療剛無傲以療簡其對治醫案蓋如此唐虞之際師師成風有以也三代以降魁桀不羣士世多有之顧德性用事者何少乎書云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此之謂耶

仙益名大費舜初嗣位即言堯之文武聖神以為勸勉而又重之曰傲或無虞其言罔者五勿者三終者二皆傲戒之目也○及禹總師時苗民逆八

黃於禹以滿損謙益為言而帝曰數教文德七旬有苗格焉詳見大禹謨

耿生曰滿損謙益之訓自益始發之即所陳于舜暨黃于禹率是意也其曰時乃天道蓋觀其深矣從古至聖上賢競競凡几焉無若虛豈作而致其情哉達天者其德自如此爾世君子顧盛持滿其尚三復於茲歟

論余初述虞夏碩輔皋益而止據所陳于謨者言論獨詳也胡正甫氏自蜀寓書于余曰稷禹教

碩輔皋益見

中

養所自始是惡可遺余乃撫詩書所舉見者綴補之曰及夔云臯考諸臣所職曰農曰教曰刑曰樂曰虞各有專司非若後世相任然碩輔其彌倫參贊之功鉅矣寔皆有相之道也均列之碩輔不虛爾又中多始終竟舜大禹之際論其世未可分也故總次之虞夏云夫是五臣者故皆聖哲之儔天所啟也且皆終其身唯備一職彈一能爾近世人士即號稱才雋能濟聖者罕觀矣乃跡所數歷顧古聖哲之所不能兼一者而

碩輔皋益見

中

一身所為備豈不難哉昔陽明先生嘗著拔本塞源論善哉其言之也曰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兄弟子之親莫不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各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竟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為教而學者惟以此為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啟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與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何

者無所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目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為輕重勞

逸為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為賤當是之時熙熙皞皞渚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皋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脩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承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已之

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耻于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耻其無聰而耳之所涉自必營焉不耻其無觀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脉條暢是以癢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

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伯術倡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伯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做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詠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獵取聲利之術若此

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以名數既其久也聞爭
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
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
王之典章法制而捃拾備補於煨燼之餘蓋其
為心良亦欲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
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
講明備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足以增霸
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親於是手
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

之以為博有辭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驟若是者
紛紛藉藉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
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誰
說跳跟騁奇闢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
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瞶精神恍惚日夜
遊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
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
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聞者
覺其空疎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

以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極亦不過為富強功利
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
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轉惑於佛老而佛老
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見雖又嘗折
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
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於人之心髓
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氣以勢
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
也理錢穀者則欲并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

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
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
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
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
邪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是以卑夔稷契
而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
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
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則
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

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
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為贅疣柄鑿則以其
良知為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為無所用亦其勢
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
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
以為學者不亦勞苦而煩難乎不亦拘滯而險
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
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故
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感然而痛憤然而

論學書

十

一

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
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右陽明先
生是論語在荅顧中丞書中是秦越人滿腸襟
藏之劑也余并采著于篇俟世君子志萬物一
體之學者嘗覽觀焉

商

伊尹名摯初成湯得伊尹稱為元聖既踐天子位尹
為阿衡以左右之太甲立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
以訓之作伊訓太甲不遵湯法不惠於阿衡尹乃

放之桐宮作太甲三篇太甲悔過尹遂復政厥辟
乃陳戒於王作成有一德其詳具載商書○子陟
復相大戊勸帝脩德弭災世稱象賢云

耿生曰孟子曰伊尹聖之任者也至言哉蓋厥
后不堯舜則愧恥若撻於市一夫不獲則曰時
予之辜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一體故也而
其機原於一介取與之不苟何也人心無欲則
明有欲則昏惟一介不苟而後能無欲無欲而
後能以萬物為一體吁志伊尹之所志者其辨

論學書

十一

一

諸此夫

仲也即萊朱為湯左相湯放桀有慙德焉也乃作誥
推天為民立君之意與湯之所以彰信兆民者釋
湯之慙而因勸勉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
事以禮制心能自得師好問則裕慎終惟始欽崇
天道云云詳見商書

耿生曰吾聞陸敬輿曰成湯聖君也仲也聖輔
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有
味哉有味哉聖人之可學也於此益信矣

傳說

高宗即位興殷而未得其佐夜夢得聖

人名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時說以貧不自給為胥靡築於傳巖高宗形求得之遂立以為相置諸左右命之朝夕納諫作說命三篇其詳具載商書高宗嘉靖殷邦商道復興皆說輔相之功云

耿生曰天下之本在君心高宗命相首即以啓沃為言知本哉吾觀說命三篇中言立政之要終則諄諄言學云近世談學者以政事為粗迹

而銳志建事者則又詆講學為空言即與之款語與以耳食無異胥謬也已

祖已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祖已曰惟先格王

正厥事乃訓于王詳見商書其後有祖伊者亦為殷賢相焉

耿生曰按書祀豐於祖其過若淺鮮耳雉雉之異或亦偶然耶祖已即因格王正厥事自古君臣克謹天戒不忽於細小也若此

周

公名旦成王幼公乃攝行政抗世手法於伯禽爰述大王王季文王之德以告焉又作無逸陳幽風以諷詳在商書毛詩篇中○伯禽就封於魯公誠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天子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上公行政七年布衣之士所贊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宮朝者萬人○子君陳有令德惟孝

友於兄弟成王乃命分正東郊成周云或云君陳非周公子

耿生曰元公功德詩書所載詳矣儒生學士能言之茲獨據其軼事見公之所為吐沫攪者誠不虛云文中子曰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安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旨哉言也以身徇社稷者其亦深味乎此哉愚每讀此重致意矣然則所謂致身者此又何也道家者有言外其身而身存是故無我者固所以存我而忘家者固所以安家耶

太公望呂姓名尚字牙武王伐紂立為師號尚父後
武王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惠有箴之約
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恒者乎諸大夫對曰未
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
存乎意亦恐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
聞之則齋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
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
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
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

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
滅廢敬者萬世箴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恒者
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
於席之四端銘焉機鑑以至子牙各為銘詳見太
戴禮

耿生曰太公嚴澠間一老耳處則土木出則雷
雨士貴遇哉吾觀大戴禮所載丹書之訓則孟
子列尚父於見知者誠不虛也常疑其事若亦
有類于後世符讖家者乃其道則弘矣語云聖

人神道設教豈引君當道者亦宜委蛇如此耶
召公名奭武王時西旅貢獒公乃作旅獒用訓於王
○成王幼將宅洛邑公作誥進焉其大要欲聖疾
敬德祈天永命又有公劉卷阿詩詳具尚書毛詩
篇中○成王既親政公欲告老云周公作君奭留
之後受顧命率諸侯相康王○共和間其孫虎與
後周公同心輔政擁立宣王為中興名臣云

耿生曰吾讀召公誥中語丁寧反覆言教者凡
七八焉成王享百年之壽而周家卜世過祚夏

商有以也及讀君奭篇周公殷殷一體之義至
余猶可想見世儒生疑召公所不悅於周公者
陋矣按史共和之際時事亦孔艱矣二公之衛
猶能同心翼蔽元儲鎮定王室况當時哉

畢公名高文王子武王克商公佐之周公薨代為太
師成王將崩公與召公受顧命相康王康王立作
冊命公保釐東土云唯公懋德克勤小物獬虎四
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於先王語具周
書畢命篇中

耿生曰愚按公立康王時為非常之禮迎之南門衛之干戈奉之書冊被之冕服而又率諸侯北面朝之使天下曉然知所定而無疑有所鑒矣其意遠也老成持重乃君此則所謂克勤小物者豈瑣瑣者哉

仲山甫字仲樊相宣王詩言其德曰柔嘉維則曰小心翼翼曰既明且哲曰夙夜匪懈詳見蒸民篇○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欲立戲山甫諫為不可○又王欲料民太原山甫諫止之○宣王欲得國

子之能訓導諸侯者薦魯侯孝謂其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云

耿生曰吾誦蒸民諸什鏗鉤炳耀盪人耳目山甫之賢如親面然其能補衮職之闕有以也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之心其此之類歟

西漢

蕭文終侯何者始佐漢興者也○收秦圖籍勸帝養民致賢進韓信楚圍滎陽相守三年侯鎮撫關中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為楚漢廷論功誠莫得比焉○侯素不與曹參相能後在孝惠朝顧獨薦參自代○侯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為勢家所奪云

耿生曰鄧侯不銜舊卻薦參代已體國忘私當如是也其亦可謂無以有己者耶乃貽後數語識則遠矣彼穴金陵王為無窮計而不知囊竭藏他自毒害其子孫若此者亦大駭也哉

曹懿侯參者代何相漢者也○始相齊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後聞膠西有益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益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侯於是避正堂舍益公焉其治一用黃老術齊以

安集○侯既代何相一遵何約東擇郡國吏木
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
欲務聲名者輒去之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府
中無事○時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省法令
妨吏民者○除挾書令民領一馬

耿生曰吾觀懿侯摧鋒陷陣蓋起武勇人也
而施之治民乃能盡歛芒角以清淨為道其人
亦寬裕有識矣史稱用黃老言即諸吾儒術者
值此際不當如是耶若除挾書令等三事此則

何所未及者蓋亦脉脉思潤色矣豈誠不事事
者哉

張留侯良者韓人也以韓故卒歸漢漢王用其計定
天下封留侯輒導引不出因呂后初畫計乃招四
皓羽翼太子及帝自將討黥布復起侯以少傅輔
太子守關中後乃從赤松子遊

耿生曰子房豈獨可以智計名哉漢廷故多儒
唯子房為具眼者譬則傀儡場提撥線索者與
其視啗啗一切榮利誠不啻若腐鼠矣從容運

計動中節會有以也愚嘗臆曰出世而後能經
世蓋觀諸子房益信先正曰子房能用高帝玄
矣愚意挾書老人或又能用于房者玄之又玄
哉即此類推之則邵子所云不我物而後能物
物者可神識耶

王安國侯陵 陳戶牖侯平 周絳侯勃子條侯
高祖臨崩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誰可代蕭相者
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慙陳平可以助
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安劉氏

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以故後俱相○惠帝崩高
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
言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
太后不悅問平及勃等皆曰無所不可太后喜罷
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喋血而盟諸君不在邪
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
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今面折廷爭
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平蓋聽
張辟疆計安呂后得執將相之柄以伺其間也○

後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平患之嘗燕居深
念陸賈往往直入坐陳平方念不見賈賈曰念何深
也曰生揣我何念賈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
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
主耳陳平曰然為之柰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
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
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
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計乃兩人深相結率合謀
誅諸呂立文帝焉○後平欲讓勳位延謝病文帝

漢書卷九十五

十一

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勳功不如臣及誅
諸呂臣功亦不如勳願以相讓於是乃以太尉為
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第二○上益明
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勳曰天下一歲決獄幾
何勳謝不知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勳又謝不
知評出洽背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
有主者上曰主者為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
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
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驚下使侍

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
物之宜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
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勳出讓平曰君獨不素教
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
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強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
能不如平遠矣○勳子亞夫景帝時亦為相帝欲
廢太子封后兄侯徐盧亞夫俱力爭之其謀國用
人蓋有古名相之風焉而非獨以將畧顯也

耿生曰當呂后欲王諸呂時王陵之爭雖卒不

漢書卷九十五

十一

遂而義正辭嚴呂氏之氣已隱隱懾矣即論功
不在平勳後然非平念之深為謀之周又不知
竟何如也即後事濟其機實得於將相之交驩
而安劉必勳乃高帝即豫灼之謂其重厚少文
耳然則任天下大事者安用多文為耶陳平讓
功一節猶有古風焉至論相職數語誠達位分
之體也乃勳即虛心款服更不聞以相形懷忌
度亦過人遠矣

蕭曹之為治也猶良醫用藥然蓋何時如重病

方更參時如初起節宣次第當如是耳諸呂之際諸公注措如用兵王陵其堂堂之陣也平勃其按伏出奇者乎事異而功同也曰留侯何如曰此當別論無留侯無漢矣其善用醫而善將將者歟無染而識超故也夫諸人俱非儒生學士者流觀留侯披書老人懿侯館賓蓋公而戶牖之門多長者似亦各有師承耶若鄧侯之所以能全名令終若此者實多鮑生召平與客之計即戶牖多箕而交結絳侯又自陸賈啓之信

夫用人則裕而足已自用者拙哉

申屠故安侯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始從高帝征討有功累官都尉至文帝朝代張蒼為相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侯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侯因奏言朝廷之禮不可不肅罷朝坐府中檄召至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解上持節召通而謝丞相始乃釋之

耿生曰嘉蹶張武卒耳非有夙望著名也而坐

抑鄧通之事凜然有大臣風節本其為人廉直不受私謁故所立如此否則取近習人亦難哉若孔光元稹輩遇嘉當自愧死矣

魏憲侯相字弱翁時霍氏驕甚有陰謀侯言宜有以稍奪其權○侯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詔從之以故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帝欲發兵擊匈奴右地侯上疏諫且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

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芥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吏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其言而止○侯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量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又數表乘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焉○趙充國上屯田奏力勸上納之

耿生曰文中子曰魏相識兵略達時令遠乎哉而胡明仲猶深取其不隱風俗薄惡直以告君謂賢者猶難識然其條陳漢故事及賢臣奏

疏此亦相職之鉅者耶

丙定侯吉字初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時
宣帝生數月在繫侯所以保護者甚至及帝即位
侯絕口不道前恩後主自知之大稱其不伐初昌
邑既廢光謙無所定得侯言始迎帝侯終亦不言
○侯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
位尚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賊不稱職輒予長休
告終無所案驗客曰君為相姦吏成其姦無所懲
艾侯曰夫以三公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

因以為故事公府不案吏自侯始○侯馭吏嗜酒
數通蕩後侯出醉毆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
之侯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
曹地忍之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遂不去後因邊
塞事更得此馭力更焉○嘗出逢橫道死人問
逢牛喘吐舌問之或以譏侯侯曰民聞相殺死傷
長安令京兆尹職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踳
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熱故喘此時
氣失節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

侯病篤上自臨問問誰可自代者侯辭謝固問
之以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對上以侯言皆是而
許焉後用之稱職以侯為知人

耿生曰夫漢相不甚當人意然往往知相職即
陳平猶知理陰陽順四時為相務也豈其去古
未遠猶有所聞哉觀吉之問牛喘可知已雖然
穀祿平刑罰中盜賊衰息則固理陰陽順四時
之本務也主者固有人矣而主者抑又奚責
哉

東漢

鄧元侯禹字仲華光武安集河北侯杖策追及於鄴
因留宿侯遂說曰更始雖都關中而今赤眉群盜
萬數蜂起未有所挫諸將皆庸人非有遠圖欲尊
主安民者也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
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
也光武大悅○上披輿地圖指示侯曰天下郡國
如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侯曰
方今海內叛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

與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主悅○侯舉吳漢取
州魁恂守河內上任使諸將皆訪於侯每有所舉
者皆當其才○侯內行淳儉有子十三人各守一
藝脩整閭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
邑不脩產利

耿注曰夫之立君以為民也湯武革命謂之順
天以識此耳後世干戈相尋效智謀者率無此
意即子房輩圖策多奇而與念及民者不少驥
見何也豈黃老家流此念自是冷歟仲華杖策

數語拳拳以安民為念漢之血脉續於此矣至
其遠名勢不脩產利與蕭張事若符契然自古

豪傑士所見之同若此

伏湛字惠公濟南伏生之後也代禹相光武初更始
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公獨晏然教授不廢謂
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微膳今民皆饑奈何獨
飽乃共食麤糲悉分俸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
家門下有欲謀起兵者即收斬之於是吏人信向
平原以安○光武知公名儒欲令幹任內職車駕

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群司○時彭寵反上
親征公亟諫止○賊徐異卿萬餘人據富平連年
不下帝遣公招降之公至平原異卿即日歸降○
公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為禮樂政化之首
顛沛猶不可違是歲奏行鄉飲酒禮○後策免杜
詩上書救之有曰伏湛經為人師行為表儀髣髴
厲志白首不衰其為時論盛稱如此

宋弘字子京光武建武二年為相嘗薦桓譚才學於
帝帝召拜譚郎給事中帝每譙輒令鼓琴好其繁

聲公聞不悅伺譚內出朝服坐府上遣吏召譚至
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
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
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
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公失其常度在
而問之公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
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
容謝使反服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嘗譙見御
坐新屏風圖畫列女上數顧視公正容言曰未

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撤之笑謂公曰聞義則取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公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雅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繼為公卿者

耿生曰惠公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房入朝先奏寬大之令范氏云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固然矣宋弘止繁聲戒淫色其有闕雅之風乎世稱弘者獨舉不厭糟糠一節未深考歟第五倫字伯魚肅宗時擢為司空公雖峭直然常疾

俗吏苛刻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言京師諸王貴戚驕奢踰制不可示遠其刺史太守以下宜皆得召見因博問四方庶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不宜過違以明在寬○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又馬防當征西羌公兩上疏諫之後諸馬得

罪歸國寶氏始貴公復上疏切諫

耿生曰倫故峭直士省其奏議諄諄歸諸寬厚其懲苛切之弊然耶前論馬氏後論寶氏言俱劉切帝不能用卒至堅冰惜夫倫之事業雖他無可考而其秉心忠誠行已潔白亦一時賢相也史方之貢禹非倫矣

袁安字邵公任隗字仲和章帝時同為相初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臧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慕牧守錮人于聖世尹所不忍為也理楚獄得出者四百餘家○隗為人清淨寡欲所得奉秩常以賑卹宗族與安同心畢力持重處正鯁言直議無所回隱○和帝即位寶憲專恣要功匈奴安隗與太尉宋由及九卿議諫止書連上輒寢宋由懼不敢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與隗守正不移至免冠固爭者十上衆皆危懼安隗正色自若○後憲與弟景日益橫安與隗舉奏諸二千石又它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寶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

邵公後累世三公大顯於時而仲和亦以榮終
云

耿生曰魏相廉正故霍氏不能誣安隄行高故
竇氏不能害為大臣者其本先正已哉使皆碌
碌如宋由輩人主何賴焉且時竇氏之勢如烈
火矣而宋由傳會祈免卒坐是以死乃安隄迄
以功名終貞勝之常不虛耶

楊太尉震字伯起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
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

伯起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故舊長者或

勸開產業公不肯曰使後世為清白吏子孫以此
遺之不亦厚乎○守東萊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
茂才王密為邑令懷金十斤遺公公曰故人知君
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公曰天知神知
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公拜司徒時內寵驕橫安
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功緣恩放恣子女伯榮出
入宮掖傳通姦賂因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
理以去穢為務是以書戒牝雞牡鳴詩刺哲婦喪

國言婦人不得與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
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疏奏
不省○延光二年公為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
中常侍李閔兄子公公不從皇后兄執金吾閭顯
亦薦所親厚于公公又不從由是見怨○地震公
上疏勸上奮乾剛之德禁驕奢之臣以掩妖言之
口奉承天戒無令威福下移○河間男子趙騰詣
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收考詔獄公上疏救之
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于朝殷周哲王

小人怨詈則皇自敬德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采

負薪盡極下情也乞全騰之命以誘謗美與人之
言帝不省○子秉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
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始應司空辟累仕亦至
太尉居官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
萬遺之閉門不受○朝廷每有大政得失輒盡忠
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
娶所在以淳白稱嘗自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
也○孫期篤志博聞常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答

州郡禮命後以司空高第遷侍中校尉建寧初靈
帝當受學以三公舉侍講于華光殿中熹平五年
為司徒時朝廷受爵多不以次賜上疏切諫帝欲
造畢圭璽珪苑賜復上疏諫止○曾孫彪初舉孝
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不應熹平中以博習舊聞
公車徵拜議郎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
甫使問生于郡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彪發其
姦言之司隸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愜服○自震
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為東京名族云

耿生曰吾觀漢相明經者即匡衡猶以賊敗伯
起獨純潔若此始可與言書也已矣乃其累舉
載德繼踵大尉清白吏所遺者不誠多乎彼厚
自封殖為後人千百歲計者安在哉安在哉
黃忠侯瓊字世英太守香之子也桓帝時為相以薦
辟起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侯侯
就徵時固以書逆之畧曰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
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不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
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

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頃徵聘之士功業皆無
所採是故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顧先生弘此遠謨
今衆人嘆服一雪此言耳○侯昔隨父在臺閭習
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
○時連有災異侯數上疏言事上頗採用之○又
薦樊英薛苞諸賢○勸行籍田禮○因左雄所上
孝廉之選取士有遺乃奏增孝弟及能後政者為
四科○帝初欲褒封梁冀侯獨抗議抑之○冀既
誅侯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

餘人辟范滂等澄清天下海內翕然稱之○後孫
琬亦以名臣徵用為相其節操亦甚厲云

耿生曰予讀李固遺瓊書所督望於瓊者意至
篤矣率考瓊所表建蓋亦不相負云古昔賢豪
相勉期朏懇蓋若此愚於近世志學者衷亦耿
耿如是矣

總論耿生曰吾考東漢諸相多以經義孝廉辟舉進
及考時所表建君不甚赫赫章著者豈其才智
顧劣於販繒織薄者哉權力不侔之以故是光

武矯王之遇也乃其劉論崇謙純心潔行視

漢有是多焉

諸葛武侯亮字孔明相昭烈侯少與徐庶孟公威石
廣元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侯獨觀其大略每
晨夜從容輒抱膝長嘯○既見先主即陳大計後
一一如其言○侯治蜀懲劉璋暗弱之弊政尚嚴
肅蜀人亦安之○有賢士用之如不及健為太守
李嚴辟楊洪為功曹嚴未去健為而洪已為蜀郡
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

蜀書卷之六

六

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侯能盡時人之器用
焉○侯嘗發教群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
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闕損矣然人心若不能
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
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
宰之慇懃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又曰昔初
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動見啟諫前參事於
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
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

其不疑於直言也○侯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
時降圖天水叛冀城虜姜維驅掠士女數千人還
蜀人皆賀侯愀然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
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
罪以此相賀能不為愧於是蜀人咸知侯有吞魏
之志非惟拓境而已○嘗自言曰吾心如秤不能
為人作輕重云

耿生曰裴中立云秉事君之節有開國之才得
立身之道優治人之術唯武侯能兼之信矣哉

蜀書卷之六

六

吾觀戒子書侯故究心問學所得非淺淺者其
它論建世多能言之故不述述其軼事蓋所謂
開誠心布公道者是相國者之要執也朱子謂
其志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
重者寡欲養心之助為多焉則其娶醜女奉身
調度為人所不堪者豈為細廉曲謹哉

附謝大傳安字安石晉武帝時為相時朝廷多故公
每鎮以和靜而德政既行威懷外著與王彪之共
掌朝政每日朝廷大事眾所不能決以咨于公

不立決○是時宮室毀壞公欲繕之彫之等以外
冠為諫公不從宮室用成皆仰機玄象合體宸極
而後無勞怨○時符秦將入寇詔求文武良將可
鎮禦北方者公以兄子玄應詔起聞之嘆曰安
之明乃能遠衆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已而
果有淮淝之捷嘗疑劉牢之不可獨任王味之不
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
者服其知人

耿生曰典午式微之運其相都無足載然吾獨

多安石開雅就其學似亦有所本者吾是以附
之漢末馬儒生家類誦其圍棋賭墅若不事
忘國戚者又多即折屐事證其矯情云是迂腐
之談也方堅之重兵壓境也江左時惟倚安為
重耳安如忼忼惶惑則衆心搖衆心搖則天下
事去矣愚嘗謂安石此一局即決勝千里妙算
也後國家了此大事乃歎不喜非情哉

附昔管生向余曰安石非先師致忠者迥極淵
思源史云余時不應夫云蓋若誦安石之
亦青以也非生之所知也
然余心亦脉脉壯生矣

碩輔寶鑑要覽卷之三

唐

房文昭公玄齡名喬以字行隋室方亂公慨然有憂
天下志尋歸太宗從征伐衆人競求玳玩公獨收
人物至幕府○太宗即位公代長孫無忌為相時
既任總百司度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
聞人有善若已有之明達吏事飾以文學審定法
令意在寬平不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隨能
收叙無隔卑賤論者稱為良相焉○十五年公自

以權寵隆盛累表辭位詔不聽○時再舉伐遼公
已病猶上疏極諫止○上嘗授李緯為民部尚書
問人曰玄齡聞之如何其人對曰但云李好畫
無他語上即改用之其為當時準的如此○公治
家有法度嘗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聖
賢家誡書為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
保躬矣漢袁氏累葉忠儉吾心所尚爾宜師之

耿生曰余讀王仲淹中說內載玄齡玄城時時
有質問語蓋皆其高第弟子云先儒謂二公得

志時絕口不道所師授故疑中說稱引為後人所假託者耳吾觀唐時唯兩人所建白規畫多根道義準古不庸俗大都與王道等篇意畧相侔謂其弟子也或不虛

杜成公如晦字克明少聰悟好談文史隋侍郎高孝基深器重之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為棟梁之用○後為秦王府僚玄齡薦之曰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才也奏留幕府參謀帷幄○太宗即位與玄齡共亮朝政至於臺閣規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

蓋房善建杜則善斷相須而成故唐稱賢相推房杜云

耿生曰吾觀房杜在太宗時其謨議施為若無甚赫赫事乃論唐相功者卒莫先焉何哉嘗考當時所與共事者則長孫無忌岑文本而諫諍用兵與夫振綱持憲長民守土者如王魏衛戴劉李諸人又皆盡一世之才則棟梁所謂持衆美效之君是矣是矣夫輔贊彌縫使斯人由而不知是明哲者之善藏用也彼揚已取名瞭然

戶曉者斯相之細邪

魏文貞公徵字玄城公少孤貧落拓有大志不事生業好讀書多所通涉○太宗即位數引入卧内訪以得失公雅有經國之才性又抗直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無不言○左右有毀公黨親戚者帝詔彥博讓其不能著形迹公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為一體若置至公事形迹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帝翼然曰吾已悔之公再拜曰臣幸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云○帝

又問君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公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因舉秦二世及梁隋事實之○皇后欲建請鄭仁基息女為克華典冊具或言許聘矣公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適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鄭已約昏陛下取之豈為人父母意帝痛自咎即詔停冊○帝嘗嘆大亂之後難治公因勸帝行仁義曰五帝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爾帝納之是以有貞觀之治云○帝嘗曰徵每諫我不從

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公曰恐遂行之帝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公曰昔舜戒群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爾此乃後言非稷卨所以事堯舜也帝謂其斌媚○上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公曰陛下當監隋兢懼戒約柰何令人悔為不奢若以為足今不啻足矣以為不足萬足寧有足耶因上疏極言亡隋之弊曰思所以危則安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在節嗜欲省游畋息靡麗罷不及慎偏聽近忠厚遠便佞而已

風焉

○公慮上漸不克終因上疏言十思繼又陳十漸言皆切直焉○後五世孫懿文宗朝為相諫納李孝本女入掖庭與欲觀起居注言亦謹直綽有徵

耿生曰史稱玄城貌不逾中人而素有志膽每犯顏進諫雖逢上怒甚神色不徙唐仲友氏稱其氣最勝吾則取其志云叔玠謂其恥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為已任即未能如所評若此想其志亦銳矣或駁其分別忠良之論余謂此又從

言說分別者是世儒之見解也余獨辨其心世以諫諍為已任者逼真不頗有忠臣之名而後可與於諍臣之林矣

王懿公珪宰叔玠幼孤性雅澹少嗜慾志量沈深能安於貧賤交不苟合○太宗時自雋州召為諫議大夫嘗對太宗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故古者聖主必有諍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陛下開聖慮納芻蕘臣處不諱之朝實願罄其狂瞽太宗稱善勅自今後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

入閣必遣諫臣隨之○侍上宴語有美人侍側本廬江王瑗姬也帝指之曰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如是何有不亡乎公因對曰昔郭之亡善善而不用惡惡而不去也陛下知廬江王之亡其姬尚在是亦知惡而不去矣帝美其言○帝問近世為治何以不及前古對曰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上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伎不進數被讓公與溫彥博進曰孝

孫修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為輕乎上怒彥博拜謝公竟不拜曰臣言非私曲也上默然○嘗侍宴太宗令其品藻諸臣且令自量執比公一一評其所長自謂不如而以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自負上然之○後為魏王泰師公教以忠孝之道習法漢東平王為善最樂云太宗謂王子不可使驕逸今王每為之拜公亦以師道自居物議善之

耿生曰王叔玠在貞觀時其直言敢諫與玄哉

同補齊魯書元一卷之三

六

同人並稱曰王魏云吾觀其奏對語其誠懇不阿者執孔子曰根也怒焉得剛史稱叔玠性雅淡少嗜慾能安於貧賤固宜其譽謬如此耶又按仲淹公從子行也公嘗受業執弟子禮云諸河南公遂良字登善博涉文火性亦堅正○初太宗將有事封禪公諫止○又太宗欲觀史公對不可帝曰朕有不善卿必書記耶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群臣未敢諫因帝訪左右方今國家何事宸急公因言

同補齊魯書元一卷之三

六

諸王宜有定分最急帝然之○帝嘗臨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何也對曰雕琢害力農繁繡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故諫者救其源耳帝咨美之○帝欲自討遼東公固勸無行不見省初平昌歲調兵千人往屯公諍不可帝不聽後突厥寇西川帝始悔不用其言○太宗寢疾召公與長孫無忌入卧内託後事仍命公草詔輔太子即位是為高宗○高宗既立欲立武昭儀為后公以死爭不聽叩頭流血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韓瑗上疏訟曰遂良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云耿生曰按史高宗欲立武昭儀時召長孫無忌李勣等及遂良入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名某起草茅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何以見先帝予觀其言思想見其人蓋亦疑疑謬謬正直君子也或謂劉洎之死由遂良綜其實不然

婁貞公師德字宗仁長壽二年為相公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公謂曰孟備位宰相汝復為州牧榮寵過盛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公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噉不拭自當笑而受之○公性充沉厚初仁傑未輔政公為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故問仁傑曰師德與乎對曰為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

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所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已而嘆曰婁公盛德我為所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紛公久為將相獨能以此令終人亦重之

耿生曰易曰拔茅連茹有味哉一婁貞公相則梁公進矣梁公用而五龍諸儒由此乘進焉世稱范唐桃李為梁公植之而不知婁貞公其尤布種者耶乃其功則遠矣賢如梁公尚隱其德不知深乎深乎世儒或謂其與弟

若姪姪苟容然者夫貞公所值何時哉且兄弟俱被寵榮矣夷明用璽履盛能降智矣我

狄梁公仁傑字懷英初為參軍同府鄭崇賢母老且疾當使絕域公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諸長史蘭仁基請代行時仁基方與司馬李孝廉有卻感其義乃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即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賢此斗以南一人而已○遷大理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有伐昭陵栢者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却得免○帝幸汾陽宮為道

如女祠發卒數萬敗馳道公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如女避耶帝壯之曰真丈夫止其役○及巡撫河南毀淫祠千五百所止存明祀四祠○刺豫州越王兵敗支黨二千人論苑公密疏釋之初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公拒之光輔怒公抗詞對不屈○天授二年為相武后嘗謂公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諸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諧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后引用酷

吏開羅織之門以懾伏内外公因對曰陛下以木
有一實之蠹將剪樹而棄之乎錦有一點之汙將
全疋而燔之乎養隼者誠欲其鷙鳥爲乎鷙鷹凰
乎鷙無別不如不鷙矣后默然○會爲俊臣所構
捕送制獄後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契
丹陷冀州起爲魏州刺史轉幽州都督尋復相○
時中宗幽房陵欲立武三思爲嗣一日問群臣可
否衆莫敢對公曰臣觀人心未厭唐德后怒令策
出又一日后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

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后有疾公
入問后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
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
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后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
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坐公
於簾外故問曰我欲立三思群臣無不可者惟侯
卿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
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
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子

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且姑與母孰親
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
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
制陛下其圖焉后感悟命褰簾使廬陵王出曰還
爾太子公降拜哭於地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
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
迎還中外大悅○公嘗薦張柬之可爲相其他姚
元崇桓彥範敬暉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云或
曰桃李盡在公門矣公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

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公重之行冲數規諫
且曰凡爲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
疾病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
之末公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初李
楷固駱務整數挫王師法當論公謂其驍勇可任
貸其死卒討契丹有功○后常命宰相各舉尚書
郎一人公舉己子光嗣爲地部員外郎甚稱職后
稱其足繼祁奚云

耿生曰子夏有言事君能致其身夫曰致身致

身云者無論不愛生與榮利即慕節義之名而致身者此致之未純者哉蓋猶有躬之故矣乃梁公不置女主寧受屈辱瀕於危殆而不悔此誠能致其身者非耶又嘗考所引拔者不獨五龍輩樹一時夾日之勛矣即後數世治平似猶得食其桃李之實焉傳曰上臣事君以人其公之謂乎又曰梁公篤孝人也代僚使絕域所謂愛其親以及人之親者耶仁基感愧頓與孝應忘舊卻詩云錫類亦此之謂歟是可以觀公之

生平矣

附辯明仲云假使公不免於俊臣之獄何以自白於天下後世意社稷之臣身已不有欲白何為明仲此言便是私意往羅寧國謂余曰有先生長老曰反唐之事時公所倚托者唯東之東之相時已耄老矣假令東之即死公何所倚耶羅對曰有東之又自有如東之者出矣余曰誠然夫任社稷之重者第具有公之忠誠在則此念之烈天地鬼神亦自相之矣

張文貞公東之字孟將少補太學生國子祭酒令狐德棻甚重之曰王佐才也○武后常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

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林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為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為司馬非用也後姚崇又薦其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乃拜為相時年八十矣○后疾甚昌宗居中用事公與崔玄暉敬暉桓彥範素怨已謀誅之公謂李多祚曰將軍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感泣公因曰今大帝二子為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

不敢顧身遂與定謀初公與楊元琰相代船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為相引元琰為將軍謂之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公又用彥範暉及李湛皆為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參之易之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公遂以其謀告之時太子寓北門顏範等謁見密陳其策乃與將軍李多祚薛思等帥兵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多祚

等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漏洩不敢聞太后見太子曰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昔天皇以夢予託陛下今年長久在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陛下宜傳位太子以慰天人之望尋收張昌期等皆斬之以太后制命太子監國明日中宗復位

耿生曰文貞輩提衛兵誅嬖臣中興唐室不淹辰而天下晏然其謀深矣哉或謂其不聽薛季昶計盡誅諸武使餘孽復萌夫豈知中宗之暗

至此乎即其撫牀嘆憤彈指出血文貞亦自悔之矣其曰欲上自誅以張天威其本謀耶

姚文獻公崇字元之少儻尚氣節長乃好學○初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公奏決若流武后賢之即拜侍郎因言時治獄羅織之害剴切后悅賜銀千兩○張易之私有請於公公不納因譖於后降司僕卿出為靈武總管適與東之等參計誅二張以功封梁縣侯尋為亳州刺史○睿宗立拜相初太平公主憚太子英武交構欲易置之公與宋璟密

言於上欲分處諸王而安置公主東都上初不省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姦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早定國本則流言自息矣公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悅從之公主知議出公怒讓太子太子懼乃貶公為申州刺史累遷同州○先是公主外戚皆奏請度人為僧尼公奏曰佛不外求求之於心但發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令壞正法上納其言○玄宗

講武新豐密召公公至帝方貴既罷乃咨天下事滾滾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公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因以十事要說一曰政先仁恕二曰不倖造功三曰法行自近四曰寢豎不與政五曰罷貢獻六曰戚屬不任臺省七曰接大臣以禮八曰容直諫九曰禁營造十曰鑒外戚帝欣然納之公乃頓首謝翌日復拜相○張九齡以公有重望為上所信奏記勸其遠詣躁進純厚公報曰近蒙獎擢倍勵庸駕每以推賢士為務欲使公卿大夫稱職

不得奉身而退但知信心而前然顧無隱患亦死
為矣○時承權戚干政之後紀綱大壞公常先
有司罷冗職脩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請無廣釋
道無數移吏錄是天子責成于下而權歸於上矣
○公長於吏道處決無淹思三為宰相常兼兵部
改定戍斥堠士馬儲械無不請記與廬懷慎同相
會公諷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慎不能決公既出須
史易決俱盡頗有德色顧謂微舍人齊澣曰我
為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公曰何如管晏澣曰

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為法隨復更
之似不及也公曰然則竟何如澣曰可謂救時之
相耳公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

耿生曰世稱才相元之真其人哉齊澣之評誠
不虛今人士向尊貴前非穆高姬召不方儼矣
視澣也何如雖然能令澣之不為諛辭媚說者
固元之也

宋文貞公環字 公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在武
后時危言切議為張昌宗及易之武三思等所

嫉瀕於死者數矣而公剛直不少移神龍初為吏
部侍郎先是外戚及諸公主干預朝政請託滋甚
典選者為權門所制九流失叙士庶嗟嘆至是公
為大革前弊取舍平允銓綜以清○玄宗初姚崇
請遜位薦公自代上遣內侍楊思勗迎之在途竟
不與思勗交一語思勗素貴幸歸訴於上上嗟嘆
良久益重之○前在廣州多惠政廣人為遺愛頌
公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
以臣當國故為溢辭徒成諂諛欲釐正之請自臣

始詔許之○公與元之協心華中宗弊政進忠良
退不肖賞罰從公請託不行紀綱脩舉當時翕然
以為復有貞觀永徽之風○初貞觀故事諫史官
隨宰相及三品官入奏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
之諸司皆於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對仗讀彈文
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惡是時其制
久廢公乃請復之○帝將幸東都以道不治黜河
南尹與知頓使公曰陛下富春秋今始巡狩以道
不治而罪二臣繇此相餒後有受其敝者帝遽命

捨之公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
歸於上而恩在於下姑聽待罪于朝然後詔還其
職進退得矣帝善之○王毛仲有寵百官附之毛
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萬事已備但未
得客上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詔
詣之公日中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卽
稱疾歸○帝嘗命公制王子名與公主號及邑封
且詔別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公不從上賢之他
如定皇后父塋禮及抑郝靈全之賞人皆以為曙

大體焉

耿生曰開元朝稱賢相者必首姚宋兩人課其
功實相等埒而璟之志操差優然崇之去也能
舉璟自代則璟之善亦崇之善矣吾常據其軼
事云開元時有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
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嘆
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典厥政
矣夫以姚之敏宋之毅已足相資矣而又須是
二人者相質確焉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

也信哉

、
論耿生曰善哉乎真景元推言之也曰重器不能
以獨任大功不可以獨成漢之名相前稱蕭曹
者以規隨之相繼也後稱丙魏者以寬嚴之相
濟也唐之賢相前稱房杜者以善謀能斷之相
成也後稱姚宋者以應變守文之相資也漢唐
數百年獨此八人為稱首豈才能學術舉無其
比蓋以同心輔政鮮若是其班也如車兩輪不
共棘軸其何以行之哉

盧文靖公懷慎字

清謹儉素不營資產俸賜隨

散親舊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雨在中宗時
所陳時政多要務玄宗朝與姚崇並相每事皆推
崇而弗專人譏為伴食宰相公自知已才不及弗
恤也上嘗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
耳既屬疾宋璟盧從顓候之執二人手曰上求治
切然事國久稍倦於勤將有憺人乘間而進矣公
第志之及卒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帝
悼嘆焉

耿生曰吾聞之有無功之功有不為之為夫以
盧公之才較之元之誠當袖手然每事輒推之
殆庶幾乎古和衷之誼哉假令盧公之才與姚
相埒而日相角天下事又不知何如矣吾觀其
疾時所屬環輩語與所引拔其中了了若此者
豈真伴食者耶且即其清苦節約如此亦足以
風矣書云斷斷無佞此亦近似者非歟

蘇文憲公頤字廷碩父瓌中宗朝為相時大臣初拜
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中宗崩遺詔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三

二百四十四

帝后臨朝相王輔政預謀者韋安石宗楚客等十
九人至後俱懷異議唯瓌獨抗爭之尋韋氏敗相
王立是為睿宗○頤幼敏悟一覽至千言覆誦馬
載稱之曰蘇生一日千里也○長安中遷監察御
史詔覆來俊臣獄驗發其誣多從洗宥○尋遷中
書舍人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頤在中口所占
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李嶠曰舍人思若湧泉
吾所不及○瓌卒制起工部侍郎頤固辭上省其
哀毀甚乃聽之○制中即詔為中書侍郎尋詔與

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頤能推其長在帝
前敷奏璟未有及或少屈頤輒助成之二人相得
歡甚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為宰相僕射長厚
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即斷盡公不顧私則
今丞相為過之○頤嘗諫親征吐蕃及不肯為靖
陵立碑皆得大體焉性尤廉儉俸廩悉推親舊儲
無長貲

耿生曰蘇公四世相門又以頤敏文章顯乃能
以儉承家以謙守已艱難之際節操不回書曰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三

二百四十五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語曰文人少行不盡然哉
不盡然哉顧人自立何如耶

張文獻公九齡字子壽幼慧性篤孝十二三時識者

知為致遠器初玄宗即位五載尚未郊見公對策

首及之又言六合元元之衆懸命於縣令宅生於

刺史欲重守令之選云其言深切時弊○以母喪

解任居喪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

家樹○尋以張說薦起為相時張守珪以斬可突

功帝欲以為侍中公曰宰相代天理物有其人然

後授不可以賞功帝曰假其名若何公曰名器不可假也又欲以牛仙客為尚書公復力爭之○武惠妃謀陷太子瑛公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與公為援宰相可長處公叱曰房惺安有外言我遞奏之帝為動色故公在相位太子卒無患○公預知祿山有逆相欲因其敗誅之帝不聽後在蜀思其忠泣下遣使詣曲江祭焉○初帝千秋節王公並獻寶鑑公獨上事鑑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諷○上嘗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

公公對曰宰相係國安危陛下相林甫恐後日為廟社憂上不聽

附錄論守令云六合元元之衆懸命於縣令它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尤親於人者也今刺史京輔惟望之即猶少擇之江准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猶非其人錄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致無狀用牧守之任為斥逐之地刺史乃兩縣令尚可言我古者刺史入為三公即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聲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勸而或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于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為刺史縣令我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庸者即去其資凡不歷郡縣者不得任第不待任待即去其資凡不歷郡縣者不得任外如不為州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

耿生曰吾聞曲江常與嚴蕭兩人者善嚴惡蕭之倭也勸曲江絕之曲江忽獨念曰嚴苦太勁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欲召蕭李長源從旁言曰公起白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曲江改容謝之因呼為小友云彼長源兒時即能作是語誠奇矣曲江取善不遺孺子可謂虛受者哉

韓文忠公休字良士嘗出為虢州刺史號於東西京為近州賦獨重公請均賦它郡時相張說以為私

忌不為允公復執論吏曰恐忤宰相意公曰刺史幸知民之弊而不救豈為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公請○公峭鯁不干榮利初蕭嵩以公恬和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公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聞知歎曰不意韓公乃能如是○公於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之嶺南公言尉小官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與馬僭法度請先罪之帝不許抗爭之上不能奪○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

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
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惟何自戚戚不逐去之
帝曰吾貌雖瘠天下肥矣○子滉貞元中為相性
節儉居處陋薄取庇風雨門當列戟以父時門第
不忍壞乃不請堂先無夾廡其弟稍增補之滉見
即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摧圯
繕之而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時涇師之亂德
宗出幸河汴騷然滉訓練士卒鍛礪戈甲稱為精
勁尋與劉玄佐犄角克復汴州○滉久在二浙所
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常有故人子謁之考
其能一無所長滉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及與
並坐交言後數日署為隨軍使監庫門其人終日
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先是滉修石頭城為
迎扈之備後有譖之者李泌為辯之曰滉公忠靖
儉自駕在外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多滉
之功云

耿生曰公與曲江並時共事其風度亦相類人
齊稱焉夫敢犯顏色不顧其身若此者難矣哉

顧使人主嚴憚乃爾不亦過乎夫格心之道唯
大人能之未可樂求也矣古稱拂士此其人歟
非耶

楊文貞公綰字公權公幼聰慧敏識過人及長好學
不倦早孤家貧事母以孝聞甘旨或闕憂見於色
親友諷令干祿始舉進士○肅宗即位公詣行在
拜起居舍人故事舍人年久者為閣老其辟雜料
獨取五之四至公悉均給之○代宗時為禮部侍
郎上疏議貢舉請罷明經進士置孝廉科仍請蕪

廣學校事雖不行識者偉之尋遷吏部品裁清允
人服其公○上欲大用公時元載秉政忌之故議
拜公國子祭酒外示尊重而實以疏之也後載誅
拜相制下士相賀於朝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
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
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
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
五之四它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公素儉
薄自樂未嘗留意家產口不問生計累任清要無

宅一區所得俸祿隨月分給親故沉靜寡欲常獨處一室左右經史凝塵滿席澹如也至如往昔微言五經與義先儒未晤者公一覽究其精理雅尚玄言嘗著王開先生傳以見意文多不載凡所知友皆一時名流或造之者清談終日未嘗及名利或有客欲以世務干者及見公自不敢發辭內愧而退大曆中德望日崇天下雅重之士爭趨其門至有數千里來者如顏真卿輩亦公所薦士也公以清德坐鎮雅俗時比之楊震邴吉山濤謝安之

傳云

耿生曰風之感人也微乎哉微乎哉不在言說設施間矣余跡文貞生平趣操若此知風之自矣假令久於位即格心之功可冀也

郭忠武王子儀字子儀天寶末詔充朔方節度使東討祿山破史思明方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即位靈武時朝廷草昧軍容闕然公與李光弼率軍赴行在威始大震遂拜相仍總節度河曲以平○至德二載徙廣平王收長安入京師

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遂復東都帝迎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尋王元振亂朔方公至軍收斬之以正軍法由是河東諸鎮卒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忌公宿將難制構罷公副元帥公懼譏且成盡哀肅宗所賜詔勅上之因以自明帝悔悟眷禮彌重○初吐蕃入寇長安時倉卒無備代宗幸陝公聞流涕董行營收兵商州出藍田耀武張疑吐蕃以却悉遁去詔公留守兩京○時天下皆咎程元振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可

之公奏曰比宦豎掩述庶政荒奪遂令陛下徬徨越在陝服斯委任失人豈秦地非良哉願陛下斥素餐去冗食抑閣寺任直臣薄征弛役郵隱撫鰥寡宰相以簡賢任能付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帝泣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也朕西決矣○上至長安公帥官軍迎伏地待罪上勞之曰悔用卿不早也○尋僕固懷恩反引回紇吐蕃進逼奉天公策虜深入利速戰請堅壁待之後賊果遁○公自涇陽入朝恩賚崇緡公言用兵以

來儲賞者多至身兼數官冒進亡恥今西醜畧平乃作法審官之時宜從老臣始○後懷恩又盡誘回紇吐蕃等入寇京師大震急召公比至涇陽虜圍已合公身率鎧騎出入陣中回紇恠問為誰報曰今公虜驚曰懷恩言令公即世故我從以來彼欺我乎公將出見之左右諫虜不可信公曰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即單騎見之虜皆下拜誓好如初反攻吐蕃破之○尋回紇請市馬有司以財乏難之公曰回紇有功於我宜答其

意請納一歲俸以佐馬值○公以河中軍乏食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野無曠土軍有餘糧○公事上誠馭下恕賞罰必信時方多虞握兵處外每遭幸臣短毀然詔至即日就道故讒間不行○田承嗣素傲狠不軌公使至乃西望拜曰此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為公拜○李靈耀據汴州作亂遏絕公私財賦唯公物不敢近猶遣兵衛送之○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為將相顯官其取士得才類如此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

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富貴壽考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云

耿生曰史遷有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伯景公以治蓋言二子異行而同功也吾於子儀楊紹亦云雖然子儀之奢有以也其意指微矣君子居常握化樞思肥天下與其奢也寧儉崔文貞公祐甫字貽孫性剛直遇事不回○廣平中朱泚獻貓鼠同乳為瑞常袞率百官稱賀公獨不賀曰物及常為妖貓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

何乃賀為宜戒法吏之不察姦選將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永泰間元載執政政以賄成載誅袞當國思輩其弊杜絕僥倖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公代之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上嘗謂公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之未識何以請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為然○它如移王駕鶴之權發李正己之隱其知幾伐謀如此

耿生曰昔趙文子薦士七十古為美談祐甫除吏不着形迹若此至今人能諒焉滅私徇公故然耳然謂必待素識而用之則不廣矣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此宰天下者用人之準鵠與

李鄴侯泌字長源幼即穎異玄宗召見時七歲令張說一試輒奇之比長博學多聞善治易嘗遊嵩華終南間光然有得天寶中獻復明堂九鼎議玄宗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太子謂之先生後隱居潁陽

○太子即位是為肅宗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連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上欲以公為右相公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時帝以廣平王儼為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屬焉公本謀也○上出行軍以軍士竊指勸之衣紫以絕群疑因勅為廣平府侍謀長史公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儼賊平任行高志○時廣平王旣

領元帥伐罪公握中權中叅謀議收復兩京多其功力焉○先是玄宗尚在蜀上欲以張良娣為后以廣平為太子公曰陛下即位於靈武以群臣望尺寸之功非私已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上從之○初上為諸王時李林甫百方危之亦常害公至是上欲勅諸將發其塚焚骨揚灰公曰枯骨何知徒示不廣且恐傷上皇意乃止○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裡建寧常於上前詆訐之二人反詎以謀害廣平賜死而良娣又忌廣平復潛構焉公

因上就其所飲同榻而寢力求去上懇留之公陳五不可留因言建寧之寃上泣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公曰臣非欲咎既往慎將來爾因誦黃瓜臺詩以動之上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公畏李輔國等禍力請願隱衡山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為治室廬公嘗謂上曰臣絕粒無家祿位第宅皆非所欲收復京師後得枕天子膝睡有司奏密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上夜坐地爐燒二梨以賜公時諸王請聯句中有云不食千鍾粟唯啖兩

穎梨云○廣平王立是為代宗召公至舍蓬萊殿為元載所擠光江西監察判後自江西召還復為常察所忌出刺楚州徙澧州後又徙杭州所至皆有風績○後德宗因朱泚亂在興元從杭州召公至授常侍日直西省蓋公初居蓬萊時上常與之遊也○貞元間拜相上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張延賞刑法委柳渾公曰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失

辭矣○適太子蕭妃之母有罪因欲廢太子而立舒王公反覆切諫其語皆懇至而委曲上曰此朕家事卿何為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竊居相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乎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公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還宮幸勿露此意恐左右欲樹功舒王也明日上開延英殿獨召公流涕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魚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先是馬燧取懷

光相李勉保韓冕止賂吐蕃地議倖胡客給單騎以來抱暉設伏以擒叛卒軟奴獄起請付外庭潛消縉紳株連之禍皆其力也○時又開三門運路屯關中荒田北和回紇議復府兵規畫猶多焉又時以陽城為議諫大夫公薦之也○子繁為弘文館學士

耿生曰長源蓋誠所謂不食烟火食者耶其踪跡亦甚奇偉不群矣少微氏謂公好談神仙詭誕為世所輕此世俗之論也昔德宗欲增祠白

起公曰國將興聽於人又德宗憶術士言嘗言有命侯曰君相不言命即此曷嘗為不經語哉蓋子房之流也顧其握機藏用運於無形猶在子房後矣故中亦多犯手處也抑其過乎非耶附錄平泉林先生曰子房佐漢高祖角立之功在周群策謀運機用變不存形迹而鄭侯當肅代守成又廣人父子之間群小忌嫉值時不同然猶隨事幹旋進退裕如亦可謂不犯手矣公獨歸之所遇當矣當矣陸宣公贄字敬輿初授鄭縣尉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鑑與語三日奇之為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為母

肅公不納止愛茶一串○初上在東宮聞公名及即位召翰林學士年尚少以才幸特承異顧常以行輩呼而不名○時遣黜陟使十一人行天下公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雋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云中於今部○又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繁公恐別生內變因上疏言克敵馭將之方論居重馭輕之道又請罷間架等以安人心固邦本上不能用以及於建中之亂○上在奉天公朝夕進見然小

心精潔未嘗有過帝親解衣衣之雖有宰臣而公常居中參決可否當時目為內相○上與公語及亂深自刻責公因上疏勸帝勵志資理興邦之業云○公常勸上推誠從諫上曰朕本推誠不疑多被姦人賣美又諫官少能慎密例自矜銜論事者多道聽塗說云云公因極言兩情不通九弊不去之故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洩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為盛德上頗用其言○興元元

年公勸上下詔痛自引過無所避忌以故詔下雖強將悍卒無不感激揮涕者○蕭復常言盧杞溺亂朝政言過激上以為輕已出之既而上問蕭復何如人公奏以為復痛自修勵慕為清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云○有士自山北來論說賊勢張皇上疑之以為窺覷欲窮治之公奏云以一人之聽覽而欲求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後智彌精失道彌遠矣○上欲渾瑊李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公以為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公既為相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未幾或間於上謂諸司所舉多有情弊不得實才上以密諭公公上奏其畧曰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今日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舉頓殊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河南北諸道水災公請賑撫上曰聞所損者少議賑恐生姦欺公上奏曰流俗

之弊多徇諛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又曰所貴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上卒許之○上使人諭公以要重之事勿對趙璟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公奏曰昨臣所奏惟趙璟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上又諭卿清慎大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韓之類受亦無傷公奏曰監臨受賄盈

尺有刑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韓不已必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何能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溪壑成災矣○初賈叅常傾公後叅為李鼎所奏上大怒欲殺之公言臣於叅無半語下所知但叅大臣罪不至死公力救之乃止賈雖州司馬又欲理其親黨籍其家貲公皆請寬之○上以叅延齡領度支公上書數其罪惡上不悅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公曰吾上不負天

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恆尋為趙璟所賣公罷太子賓客延齡復構之上怒甚賴陽城等交章論辯乃貶忠州別駕○公常言備邊六失又請均節財賦凡六條詳見奏議中

耿生曰余讀宣公奏議數陳時病深切事情蘇子瞻氏重取之蓋方之賈誼云夫其崇仁厲義即在擾攘中恥任權數言讜且正視賈生不獨其術不疎也賢人乎賢人乎奏議世多有之茲唯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

附論歐陽子謂陽城為諫議七年止廷論陸贄及沮延齡相才兩事謂德宗時多事宣無急於此者余謂不然夫天下事又孰有急於此者耶賈叅取名不識其微不圖其大賢如城者或耶為

杜宣獻公黃裳字遵素初辟郭子儀府子儀自朔方入朝令公主留務公時發李懷光陰謀又矯子儀命出諸將之難制者故數月而亂不作○及順帝寢疾王叔文竊權公終不造其門嘗語其子婿韋執誼令率百官請皇太子監國執誼遽曰夫人纔

得一官可復開口議禁中事耶公勃然曰某受恩三朝豈可以一官買即拂衣而出○憲宗立時劉闢反於西川上欲討之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皆難之公薦高崇文指撻方畧卒擒闢平蜀焉○公常侍上論及藩鎮因言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公啓之也○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互有得失何如公

因言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為而治者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又言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其言○公達權有大畧性雅淡未始忤物初不為執誼所禮及貶悉力營救既死表還其柩塋焉

耿生曰吾觀遵素辯懷光之詐罷全義之征討劉闢之克其智算足稱焉至如塋執誼之柩猶

有長厚風云胡明仲誚其不善居功被襟獎謚曠闕多未詳

裴太傅相字弘中元和初為中書舍人時李吉甫拜相詔下之夕吉甫感泣謂公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亡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公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鎮海節度使李錡謀反為左右執送京師有司籍其家擬輸京帑公與李絳上言

以為李錡僭侈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今輦輸上京怨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納之○元和三年拜相時憲宗鑒德宗之弊推心委任而公亦竭誠輔佐上嘗問公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公雖年少驟居相位而器局峻整有法度雖大僚前輩其造請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公資給優厚從容款狎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公曰君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也○李藩在門下制

勅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
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公薦藩有宰相器○先
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公為相時有獨孤
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轉補闕及參謝之際公
廷語之曰獨孤與李二補闕孜孜獻納今之遷轉
可謂酬勞無愧矣嚴補闕官業或異於斯昨者進
擬不無疑緩休復悚慙而退○初公在翰林舉李
絳崔群同掌密命及在相位用章貫之裴度知制
誥擢李夷簡為御史中丞其後繼踵入相咸著名
人百度寢理云

耿生曰弘中論為理之要在先正心此唐人所
不能道者余因其言考其行事如賞論事諫官
喜批勅給事即所薦引又皆精鑒若此似亦實
能從事於此者非若今世儒生剽說常談矣
附論李吉甫諫下感泣思所以報且曰惟在進
賢又惟輪訪問之細若此此亦足稱矣乃後世
之患重而端亮之弊少歟

李貞公絳字深之元和初與裴垍同為翰林學士帝
嘗問公欲庶幾太宗玄宗之盛何術而可公曰願
陛下正身勵已邇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
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為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
肖與焉如是可與祖宗合德於中興也何有○上
嘗從容問公曰諫官多謗訕朝政欲請其尤者一
二人以警其餘如何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
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
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晝夜思朝刪暮
減比得上達十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
至况罪人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
善其言而止○白居易因論事忤旨上欲出之公
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
少思志在納忠若陛下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
非所以廣聰明昭盛德也○初吐突承璀討王承
宗議者皆言古無以官人統師者公當制書固爭
帝不能奪止詔宰相受勅承璀果無功還加開封
儀同三司公又極論之因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

獻等輩言皆切直○上嘗謂宰相當惜官勿私親
故公曰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
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
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
上然其言○元義議公私其同年許季同上以詰
公公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登科而
後相識於情何有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
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當用之況同年乎避嫌
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帝嘗患朋

黨公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嘗籍
口以激怒上心耳夫聖人同迹賢者求類是求道
也非黨也陛下奉遵堯舜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
千年君為黨耶公居中介特尤為左右所惡故因
以自明○帝又問玄宗開元時則治天寶時則亂
何一君而相及耶公曰治生於憂危亂生於放肆
憂危則用姚崇宋璟故治放肆則用林甫國忠故
亂公所論列甚多俱切務焉

耿生曰貞公與李吉甫並時共事乃其言論若

矛盾然吉甫言天下已太平勸上為樂公曰漢
文時家給人足賞誼猶有厝火積薪之喻今天
下多故正陛下宵旰之時也此其一忠一佞即
孺子能辯之矣吉甫言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
偏廢陛下踐祚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振此
語若以時發亦未為重失憲宗時則不須如此
言矣公言王者尚德不尚刑豈可舍成康文景
而效始皇父子此其論則確也吉甫常言人臣
不當彊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此語若向諫

者言未為不可孔子亦從諷矣公曰人臣當犯
顏苦口指陳得失公向君前言不得不如是侃
侃也雖然君前爭論當如是矣下殿不失和氣
而慤慤格其非心吾於貞公賢者厚望焉

裴晉公度字中立元和六年田興以魏博來歸憲宗
用宰相李絳議遣公宣諭公為興說君臣上下之
義興聽之終夕不倦待公禮極厚○吳元濟亂淮
西諸軍討之久未有功上遣公宣慰公上言淮西
可取之狀且薦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尋有

時曲之捷上以公為知人○先是德宗時宰相以避嫌至闔門謝賓客及公為相以時多故宜延天下髦英咨新策乃建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公以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上悉以用兵事委公討賊逾急而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公獨無言請自行督戰誓不與賊俱生卒擒元濟推誠撫反側淮西以平○公入復知政事時李師道見元濟擒憂懼不知所為公因說其納質獻地又用布衣栢耆策以書說王承宗亦納質獻地

為○公既平淮蔡而上心漸侈由是皇甫鎛程昇用事矣公耻與小人同列乃罪狀鎛昇表求自退畧曰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應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所可惜者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遽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又三上書極論不省○上常語宰相云人臣當力為善何乃好立朋黨公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辯其所

為邪正耳○公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動機畧獻之請付史官上不許○穆宗即位朱克融王廷湊亂河朔復詔公為招討時元稹顯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公上書言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上不得已罷弘簡元稹近職○公自受命之日蒐兵補卒不遑寢息自董西師臨於賊境屠城斬將屢以捷聞穆宗深嘉其忠款中使撫諭無虛月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公在朝而兩河諸侯懷

畏今居東人人失望帝悟召還入對辭和氣勁旋涕泗嗚咽帝為之動在庭之臣雖武夫貴介亦有咨嗟出涕者○公臨終帝恠無遺表敕家人索之得半藁以儲貳為請無私言○公狀貌不踰中人而風采俊爽占對雄辯觀聽者為之聳然逢時艱苦而能奮命決策橫身討賊為中興宗臣名振四夷其德望勲業侔於汾陽出入中外以身繫國之安危時之輕重者蓋二十餘年云

耿生曰夫近世賢相多矣而韓魏公獨於公首

其意遠矣

崔司空群字敦詩憲宗時在內職常以讜言正論聞於時○憲宗常言聽受之際為難詔學士集前世事為辯謗畧以自警鑒公對曰陛下擇賢而任待之以誠紀之以法則人自歸正而不敢欺矣帝聽其言○上急於盡寇頗獎聚斂之臣故藩府由是希希往往招拾目為進奉處州刺史苗稷進羨餘七千貫公議以為違詔受之則失信於天下請却

賜本州貸貧下租稅時論美之○皇甫鏐陰結權倖以求宰相公累疏其姦邪嘗因對語及天寶開元中事公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玄宗用姚宋張韓諸賢則理用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為開元二十年罷張九齡專任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用人得失所繫非小詞意激切左右為之感動鏐深恨之○韓愈上表諫迎佛骨上怒甚將加愈極刑公與裴公力救之乃免○穆宗立召見別

殿謂公曰我昇儲位知卿為羽翼公曰先帝之意元在陛下頃者授陛下淮西節度使臣奉命草制且曰能辯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若不知先帝深旨臣豈敢輕言○公有冲識精裁為時賢相初陸宣公知舉訪於梁肅議其登第有才行者肅曰崔辟雖少年他日必至公輔果如其言

崔司空處厚字德載公幼有至性事繼母以孝聞○憲宗初李絳請開言古帝王以納諫為聖拒諫為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

路隋數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耳由是中外推公為靖密○尋以宰相韋貫之故出刺開州穆宗以其學有師法後召入翰林論思獻納裨益實多○時張平叔以便佞諛諧他門捷進務言利以希上意常疏列利害十八條詔下公卿議公抗論不可乃取其條目尤不可者發十難詰之平叔詞屈事乃寢○敬宗立屢出畋游公極諫言甚懇切上悟賜錦綵以慰其意○公又以既居獻納之地宜有以啓導性靈即與路隋合諸經語掇其粹要題

為六經法言二十篇上之○初李逢吉用事素惡李紳搆之禍將不測公與紳皆以孤進同年心傷之上疏力救乃得減死○王廷湊之亂敬宗羞惋歎宰相非其人公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以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備無若位嚴朋委參決必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陛下當饋而歎恨無蕭曹今一裴度擯棄於外所以馮唐知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帝感悟召度復

相位○公在相位務濟時不為身計中外補授咸得其宜○公居家循易如不克任至於廷諍敷啓及馭轄胥吏勁確凝然不可奪質狀若甚懦者而庶僚請事畏惕相顧惟與語移晷不敢私謁急於用才酷嗜文學嘗病前古有以浮議坐廢者故推擇才往往棄取錄用焉

耿生曰崔敦詩韋德載是兩人者皆以文學脩身致位崇極其忠讜才識亦足稱焉人言文士辭說不足與成天下務不盡然哉

李衛公德裕字文饒前相吉甫子也公幼有壯志苦心力學耻與諸生試有司弱冠志業已成以父再東國釣避嫌不事臺省○敬宗立遊幸無恒公時鎮浙西傾心王室獻丹宸六箴首曰迹疎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顧念臣拔自先聖偏荷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期屬多陰沴嘗獻大明賦以諷願蒙嘉納今盡節明主亦由是心一曰宵衣二曰正服三曰罷政四曰納諫五曰耕藉六曰防微○時浮屠方士出入禁中公上疏曰道之高者莫若

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轅孔子昔軒轅問廣成子治身之要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形未嘗衰又曰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玄元語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陛下修軒后之術物色異人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告陛下之言亦無出此臣慮今所得者皆迂怪之士使物淖水以小術欺聰明如文成五利者也又前世

天子雖好方士求有御其藥者故漢人稱黃金可成以為飲食器則壽高宗時劉道合玄宗時孫奭生皆能作黃金二祖不之服豈非以宗廟為重乎儻必致貞隱願止師保和之術慎無及藥則九廟慰悅矣○文宗初公鎮西川維州副悉怛謀請降公奏其事請納之止聽牛僧孺議不受至是上悔罷僧孺公入相首極言朋黨之害○尋上欲以李訓為諫官公曰訓小人不宜引致左右上曰逢吉薦之公曰逢吉位宰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

也上不釋出公鎮海節度使○武宗立公復相首言致理之要在於辯群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辯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栢邪人為藤蘿云○澤潞劉貞亂公決策討之薦李回為河北宣慰使回明辯有膽氣及至三鎮無不奉詔郭誼頑謀主也至是勢孤力屈斬頑函其首降公議誅誼以懲惡上從之○公性孤峭不喜飲酒後為無聲色娛明辯有風采其謀議援古為質袞袞可嘉常以

經綸天下自負當武宗時用兵決策致勝它相無與故威名獨重于時王室幾中興云

耿生曰吾觀德裕父子常相反云昔吉甫與陸宣公有故怨宣公之貶忠州也當事者起吉甫為忠州刺史使其甘心焉而吉甫置怨與結驩乃德裕以李宗閔策中譏切其父故至銜之終身此德裕不逮父處也德裕事兩朝多所匡救侃侃不詭隨即六府箴與諫方士詵可親也吉甫在君前則多為軟美語視乃子不能無愧矣若

吉甫立朝與李絳相持德裕立朝則與牛僧孺相持是則父子一轍也然前則絳忠而吉甫佞後則僧孺曲而德裕直矣夫佞且曲者無論已即忠者直者吾考其當時行事與語意間若亦少戾休休體焉是則不學之故歟假令二公學能無我則佞者格曲者輸米可知已

碩輔寶鑑要覽卷之四

宋

趙忠獻公晉字則平公微時居村中教學多智計村人稱曰趙學究初宋太祖之入滁也兵失利聞村人言因訪之用其計下滁州大悅之○太祖即位以公為樞密副使自唐季以來節鎮之權太重以致君弱臣強戰爭不息太祖因公之論遂以杯酒釋之又設通判於諸州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益

輕矣○尋拜相上視公如左右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一日雪夜幸其家計下太原公欲遲之深合上意○公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授利害文字皆置中滿即焚於通衢○公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嘗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後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太宗立復相時上入彌德超之讒疑曹彬不軌公為辯雪保證事狀明白即日竄逐德超遇彬如舊

○呂蒙正後進與同相位公甚推許之張齊賢出為外任公力言其才入為樞密○公嘗戒子弟曰吾本書生偶逢昌運受寵踰分固當以身許國爾等各勉勵勿重吾過故自宥密升宰輔出入三十餘年未始為其親屬求恩澤者

耿生曰夫趙韓王村中一學究耳乃其經畧宋遠若此豈尋常人哉世儒據史載其受吳越王金市屋材私易尚食蔬地遂直以公為嗜利貪夫也不知此即客教蕭何自汙計耳是豈可與

淺見庸識者道耶吾觀其戒子弟語可知已

呂文穆公蒙正字聖功太宗初臨軒首擢公冠甲科歷官一紀即入相公質厚寬簡以正道自持每論時政有不可者必再三言之太宗嘗欲遣人使朔方公以名上上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上怒投其奏於地同列悚息不敢動公搢笏俛而拾其書徐懷之而下上退謂左右曰蒙正器量我不如既而卒用之果稱職○上嘗病輦幸私市公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偽在君子豈

不知之君以大度兼容則萬事兼濟曹參不擾獄市蓋此意也○嘗燈夕設宴上自謂民物殷盛公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默然變色○張紳知蔡州坐賊免或言於上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貧時勾索不如意今報之耳上命復紳官公不辯未幾罷相後考課院得紳實狀乃黜之公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賊公不辯亦不謝○嘗問

南齊書卷之四

諸子曰我為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為相天下無事四夷賓服甚善但人言無能為耳公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耳○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其為相文武各稱職者以此○上嘗謂公曰卿諸子孰可用也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宰相才也夷簡由是知於上時富鄭公方十許歲其父言者公門客也以見之公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勲

業過於吾今與諸子同學遇之甚厚公之知人如此○先是宰相子起家即授員外郎至是公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天下才能老於巖穴者多矣臣男始離襁褓即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釋褐時官補之後為定制○朝士有獻古鏡以求知者言能照二百里公曰我面不過標子大安用此為聞者嘆服

南齊書卷之四

耿生曰余觀文穆時時稱引曹參與道家語清心省事蓋其所自得也乃若夾袋儲材與薦夷簡識富公于兒時其精鑒足稱已

張文定公齊賢字師亮太祖幸西都公以布衣獻策以手畫地條陳十事內四說稱肯公堅執以為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太宗擢進士以公不在高第不悅因一榜盡與京官○太宗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公上疏謂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攘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願陛下以德懷

遠以惠利民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惠則遠人歛衽而至矣○時楊業死上求知代州者而難其人公自請行尋大敗契丹于土敦堡○真宗立與李沆同入相嘗從容為上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上曰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耳○時王延德朱貽業因李沆請于公求補外公以聞太宗怒其不自陳而干執政召見詰責兩人皆諱不以實對公不欲累沆獨任其責○公少孤貧慷慨有大畧喜提獎寒雋常

以致君自負云

耿生曰師亮向真宗言皇王之道推本所以然未詳其語余觀其諫太宗北伐疏中云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拳拳以根本為言似亦有所負不可謂非其質也跡其行事蓋亦扶義個儻人耶

呂正惠公端字易直公初使高麗暴風折橋舟人怖恐公讀書若在齊閤時○初趙普在中書嘗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抑挫未嘗懼亦不形

于言真台輔器也○及為相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為務念故與寇準同列不欲先準居相位乃請參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太宗從之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公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公愈譴諫焉○時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其母太宗欲誅之與寇準謀準如上意公聞之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乃入奏曰繼遷悖逆之人耳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給乎若其不然愈堅其叛耳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養親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上附辭稱善其後繼遷子竟納款請命公之力也○太宗不豫時內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李昌齡等謀立故楚王元佐公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令親密更趣太子入侍太宗崩李皇后命繼恩召公公知有變即給繼恩使入書閣檢太宗先賜墨詔鑠之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宮車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公曰

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敢有異議耶乃奉太子至福寧庭中既立公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拜○真宗既立嘗召對便殿訪軍國大事經久之制公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帝嘉納焉○公安儀環秀有器量寬厚多恕意豁如也善與人交輕財好施未嘗問家計嘗為李惟清所攔公曰吾直道而行無所愧畏風波之言不足慮也兩使絕域其國俱嘆重焉○孫誨仁宗朝為御史中丞鯁直敢言始論陳旭次以濮議論歐陽修及

王安石初執政眾喜得人神宗倚任之誨始論其姦詐不通時事卒以疾喻朝政君實常服其先見云

耿生曰即人嘗謂公糊塗益亦朴茂不伐人也昔絳侯以重厚少文安劉乃宋之定大計者亦卒賴公信重大任非淺中揚已者所能負也漢

高帝宋太宗其知人之鑒亦不可及也歟
向文簡公敏中字常之咸平初公以故相為廊延賤
安撫使是冬真宗幸澶淵賜公密詔盡付西鄙許

便宜從事公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大雉有告禁卒欲倚儻為亂者公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暮中明日盡召賓僚置酒縱闕無一人預知者命儻入先馳騁於中門外後召至階公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懷短刃即席斬焉既屏其尸以灰沙掃庭張樂宴飲坐客皆股栗邊蕃遂安○往舊相出鎮州郡多不以吏事為意公獨盡心民事帝愈嘉之使還復相是日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今日

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也宗諤既至公門闌寂然宗諤徑入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相慶非眷倚殊越何以此公唯唯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勲德禮命之重公亦唯唯既退使人問庖中今日有親賓宴飲否亦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帝曰敏中大耐官職○公性端厚愷悌多知人善處繁劇時以重德目之帝亦倚信焉

耿生曰文簡在相位不久故無甚表異余按此

二事其才與度亦足多焉

李文靖公沆字太初少好學器度宏遠父炳嘗即異之知為公輔器○真宗時拜相上嘗問治道所宜先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真宗識其言卒不用此兩人○一夕上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為貴妃公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議遂寢○駙馬都尉石保吉求兼相印上以問公公曰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

物議他日三問之執議如初遂止○帝以公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嘗請遷靈州之民以奪西夏之謀時未能從後靈州果陷帝由是益重之○公為相王旦參知政事以西此用兵或至肝食旦嘆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公曰少有憂動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死子必為相一朝疆場無事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旦未以為然公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

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為之慘然不悅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公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常懷憂懼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公沒後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旦親見丁謂王欽若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公不用準問之公曰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

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公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準後為謂所傾始服公言○公當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公為相嘗讀論語或問之曰沆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公性直諒內行修謹言無枝葉居位慎密不求聲譽動遵條制人莫能干以私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居

家垣頽壁損不以屑意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公公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公公笑謂其弟曰是豈可以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不荅弟因語次及之公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裝囊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巢林一枝聊自足爾何事豐屋哉後治第封丘門廳事前僅容旋馬或曰隘公云居第當傳子孫云

耿生曰文靖為相首抑浮薄喜事之人慶曆元

祐間循其言則治元豐熙寧間違其言則亂文靖此語誠萬世典刑哉其曰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余嘗味乎此言也近世談學者行誼破綻亦口實此語可笑也哉

寇萊公準字平仲少英邁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公增年荅曰準方進取可欺君邪○公當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公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得魏徵也又時大旱公直

陳用刑不平之故上以是益知公○公自鳳翔召還入見上曰朕諸子孰可付神器者公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壽王可乎公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帝遂以壽王為開封尹尋立為太子○真宗立久欲相公而患其剛直至是以畢士安薦拜相○時契丹內寇縱遊騎掠深祁間徜徉無闢志公聞之曰是狙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五至中外震駭公不發封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公公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公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公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無還而行帝乃議親征時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帝以問公公心知二人請乃陽為不知者曰誰為陛下畫此策罪可誅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挽其謀堅守

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遠地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乃決策幸澶州發京師公命朝士出知諸州皆於殿廊受敕戒之曰百姓皆兵府庫皆財不貴汝浪戰但失一城一壁當以軍法從事欽若多智公懼其妄有開說沮大事出知天雄軍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公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懼非所以取威決勝也衆議皆懼公力爭之不決出遇殿前都指揮

高瓊復激使力勸之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諸軍皆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帝悉以軍事付公公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胥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公居北城上徐使人視公何為公方與楊億飲博歌譚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契丹統軍撻覽出戰中矢死乃密奉書請盟公不從而使來請益堅帝將許之公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策以進曰

如此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公益款擊之使隻輪不返帝方厭兵乃曰數十年後當有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公尚未許會有諧公幸兵以自取重者公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公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竟以緡一十萬疋銀十萬兩定和議解兵歸自是南北弭兵公之力也○公尋為王欽若中傷出知陝州後

以王旦薦復入中書時真宗得風疾事多決於中宮公以為憂請問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倭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公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億輔政而公乃以被酒漏言故復為丁謂所乘出為雷州司戶○處士魏野嘗贈公詩曰有官居鼎無地起樓臺及是北使至賜宴兩府預坐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曰孰為無地起樓臺相公坐中無荅丁謂令譯者謂曰朝

廷初即位南方湏大臣鎮撫是公暫撫南夏不久即還○初張詠守蜀聞公入相曰平仲真宰相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旼怪而問之曰千言不盡者平仲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冠布衣交也公兄事詠詠常而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及公出陝與詠遇詠諷之霍光傳不可不讀云詠又常言使平仲治蜀未必如詠至瀘州一擲詠亦不敢為也○公外著內儉魚鱗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命補葺或以公孫弘

事嘲之笑荅曰彼詐我誠雖敝何傷且不忍處之久而以敝復棄也

畢文簡公士安字仁叟公少好學事繼母以孝聞母曰學必求良師友乃與如宋又如鄭得楊璞韓丕劉錫為友因為鄭人○初為王府記室端拱中詔王府官各上所為文太宗閱之曰其才已見矣其行孰優或以公對上曰正協朕意召為翰林學士大臣有以張垧薦者上曰垧視士安詞藝踐歷固不減垧行履遠在下耳○景德初契丹謀入境公

首疏五事應詔陳選將餉兵理財之策上嘉納之時關相乃進公參政入謝上曰未也行且相卿公頃首上曰朕倚卿久矣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誰可公對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為朽實不勝任冠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才也上曰聞其好剛使氣公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殉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為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

用也上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卒與準同相○準為相守正嫉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有布衣巾宗古者構準準莫知所自明公為力辯其誣下吏按宗古姦罔斬之準乃安○澶淵之役時已詔巡幸而議者猶開關二三大臣猶進金陵及成都圖者唯公力贊冠準堅定前計上嚴兵將行會太白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北或言大臣應之公適卧疾移書準曰屢請昇疾從行手詔不許今大計已定唯君勉之某得以身當星變而

就國事心所願也已而少間進至澶淵見上行在
及和議定罷兵乃案邊要選守將易置之他所擇
用各得其用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亡廣儲蓄未幾
西夏亦款塞中外畧安量時制法次第施行復置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科以廣取士皆公之建白
也○公端方沉雅有清識醞藉美風采善談吐所
至以嚴正稱嘗謂人曰某仕宦無赫赫之譽但力
自規檢庶幾寡過耳○上常謂準曰士安善人也
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慎行有古人風沒
後家用即詘常稱貸于人王旦為請於上上感歎
賜白金五千兩

耿生曰吾觀寇平仲儻不屑屑繩幅蓋奇氣
疎節人也畢仁叟恂恂雅飭豈所謂鞠躬君子
哉二公不同調而顧相濟若此今世士好修者
多喜人修謹無玷缺而不知思濟艱難非得如
平仲者不可掄才者多取揮霍魁磊者流謂彼
堆堆者不足與成務而不知如仁叟之能推是
又善用平仲者也夫薑桂參苓殊味同劑相佐

使也用人者亦若是矣

王文正公旦字子明前兵部侍郎祐子也初太祖嘗
遣祐按事謂還時與王溥官職祐不徇太祖意竟
不大用祐謂人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蓋公幼
即沉默好學有文故期之如此○時錢若水有智
鑒嘗謂同列曰王君凌霄聲整棟梁之才非吾所
及真宗時若水罷樞務即薦公于上上曰此朕心
所屬也○會二邊罷兵帝欲無事治天下公謂宋
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務行故事慎所變更帝久

益信之○公嘗薦李及代曹瑋守秦州衆議及雖
謹厚非邊才公不荅後人復有稱及才者公曰吾
用及非為此也以瑋在秦州久羗人讐服邊境之
事瑋處之已盡宜矣使他人往矜其聰明多所變
置敗成績矣以及謹厚能守成規故爾後張詠自
成都召還公議以任中正代之亦此意也○先是
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大峻兵懼謀欲為變上召二
府議之公曰若旻旻則自今帥臣何以禦衆捕謀
者則震驚都邑今但擢旻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

安矣帝從其言兵亂遂止帝稱其善處大事云○
張士遜為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
之職止於是耶士遜慙謝○陳彭年任翰林時日
求對呈科場條貫公投之於地曰內翰做官幾日
待隔絕天下進士陳惶懼而退一日向敏中同在
中書陳再來公不見令見向既而向出陳所留文
字公瞋目取紙封之向曰何不一覽公曰不過興
建符瑞圖進耳○諫議大夫張師德兩及公門不
得見因向敏中問告之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

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
當靜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又當何
如也○寇準數短公于上公故嘗稱準上以詰公
公曰理固當然臣在位久政事闕失多準不為隱
益見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愈賢公○公在中
書時準居密院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即上
聞公被責堂吏皆見罰尋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
詔格堂吏欣然呈公公令送還密院準大慙服○
準罷樞密使託人求為使相公驚曰使相之任豈

可求耶吾不受私請準憾之已而除準如所請準
入謝○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言公所以薦
者準曰嘆以為不可及○準在藩鎮生辰造山棚
大宴設如聖節儀晚衣黃道服簪花為人所奏
帝怒謂公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公笑徐對曰
準許大年紀尚駿耶上意乃解○帝嘗欲相欽若
公以公議不協諫止尋欽若與僚忿爭帝怒命付
獄公又為解之蓋全待臣體也○公相時賓客滿
堂無人敢私請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召與語

詢訪四方利害或使疏其言而獻之觀才之所長
密籍其名及薦之人無知者後史官修真宗實錄
得內出奏章始知朝士多公所薦云○薛奎為江
淮發運使辭公公無他語但曰東南民力竭矣張
士遜為江西轉運使求教公曰朝廷權利至矣○
公與弟旭相友悌任以家事一無所問務以儉約
率勵子弟兄子睦敬舉進士公曰吾嘗以太盛為
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耶○公婿蘇耆先舉進士及
唱第格在諸科陳堯叟為帝具言之帝顧問公公

却立不對堯叟謂公曰公一言則普及第矣公笑曰旦為宰相自薦親屬可乎堯叟愧謝○有貨玉帶者弟以為甚佳呈公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平生所服止於賜帶云

耿生曰文正不市恩不喜發人過慙慙恬恬退黜奔競抑浮華尚質實所謂深中隱厚長者耶宋家一代渾朴之風多公培養之力焉

王文正公曾字孝先青州發解廷試皆第一楊億見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其賦嘆曰王佐器也或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公正色曰某平生之志不在溫飽○公初試學士院宰相冠準奇之尋遷翰林時楊公好詆譭僚友俱為狎侮至公則曰不敢奉戲李翰林昌武尤所嘆服曰若王舍人不可得而親踈者也○公在掖垣時瑞應齋繇公勸上推而勿居上以是眷用公有詔以公為會靈觀使公不受帝曰大臣宜傳會國事何自異耶公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從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駕病使待罪宰府臣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十一

知義而已不知異也王旦聞之曰孝先介然他日德望勲業甚大顧予不及見爾或請其故曰昨讓觀使雖拂上音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憎且始被進用已能若是以是知其偉度矣○章聖不豫事皆決於皇后太子雖聽事資善堂不得與也中外以為憂錢惟演時以太后姻戚交通宮掖公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亦不附后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所以安劉氏也惟演感悟因以白后兩宮由是益親○章聖上仙遺詔以皇后輔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欲去權字公執議不可遂不敢去○太子即位是為仁宗時帝年十三矣群臣議太后臨朝儀公請如東漢故事是時內侍雷允恭恃勢專恣而丁謂附之權傾中外眾莫敢抗獨公正色立朝時倚為重尋因山陵事計去謂并誅允恭公論快焉○公勸帝宜近師儒即召孫奭馮元勸講崇政殿又嘗詮錄古先聖賢事迹凡六十事繪圖以獻上嘉納之降詔褒美○公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

害事密而中理多所薦拔尤惡佞倖帝問公曰此
臣僚請對多求進者公對曰惟陛下抑奔競而崇
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范仲淹雖晏殊
所薦實出公意嘗問公曰明揚仕類宰相之任也
公之盛德獨少此耳公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已怨
使誰歸仲淹嘆服其言○又嘗語人曰昔楊文公
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吾每欽佩斯言苟執之
不渝夷險可以一致○韓魏公嘗言公德器深厚
而寡言當時有得其品題一兩句者人皆以為榮

頤輔實錄卷之六

主

臣

其為諫官時因納劄子意云近日頗見章疏甚好
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訥輩多是擇利范希文
亦未免近名要湏純意於國事爾

耿生曰避事者固懷事喜事者尤債事余嘗誦
韓公所稱王沂公語而日惕乎其中也夫以希
文之賢猶曰未免近名吾儕腸胃中當重實涉
剔矣苟非純意於國一經沂公品題謂何哉
韓公常言安后一經沂公品題謂何哉
窺其心術只不為天下云吁即兩公所

取與所不敢其心可仰思於百世上矣

呂許公夷簡字坦夫初為潁州推官真宗以蒙正薦
累擢知開封府嚴辯有聲帝識其姓名於屏風將
大任之不果而崩仁宗立太后知真宗眷注遂擢
居政府○明道元年李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
治喪於外公請宜從厚太后悟又謂內都知羅崇
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
簡不言也太后從之已而太后崩仁宗始自知為
李宸妃所生親詣洪福寺告易梓宮見后玉色如

頤輔實錄卷之六

告

主文冠服皆如皇后上始安焉○公手疏陳八事
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賄賂辯佞士絕女謁跡近習
罷力役節冗費其語甚切○郭后廢時太后服未
除公即勸仁宗立曹后范仲淹進曰又教陛下作
一不美事何也他日公語韓琦曰此事外人不知
上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失寵廢以色進者不
可勝數已幾於昏矣不立后無以正之公每事有
深意多此類也○時契丹聚兵幽蓟聲言南下議
者請城洛陽公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

河雖高城深池何益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
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
○上服藥久不視朝一日康復思見執政公聞命
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之公愈緩戀旣見
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
公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若奔
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為得輔臣體○西鄙
用兵大將劉平戰死議者以官者監軍之過旣誅
黃得和遂請盡罷諸帥監軍上以問公公曰不必

罷但擇謹厚者為之上委公擇之對曰臣待罪宰
相不得與中責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
班但舉有不稱者與同罪上從之翌日都知叩頭
乞罷諸監軍宦官由是士大夫咸嘉公之有謀也
公善斷大事動有操術每如此○子公著相哲宗
尤賢傳見後

耿生曰夫夷簡雖有崖谷多疵類要非醒醒不
任事者天聖明道間倚公力多矣聖功謂有宰
相才誠才哉君子多過其損仲淹諸賢與附廢

郭后議此誠無以解於人人乃即公後能獎拔
仲淹頓忘舊怨此在庸常人亦難矣至於附帝
廢后事此猶有說未可與滯域中之見者道也
附帝夫以臣子視郭后后周天下母由仁宗視
之郭后婦道也亦臣道也念爭至批上頸顯可
貴歟余詳仁宗於后方寵盛非綠愛弛考后終
始蓋家警敬人也此一容忍非聖王之漸乎武
韋可鑒矣仁宗故仁柔主此其剛克處也而謂
為威德累非矣夫一介士尚可以叱狗蒸梨故
出其妻而況天子邪時論者謂許公不當廢父
出母如爾則伯魚子思有遺議矣仁宗謂公獨
忘身徇國夫有所試也史中多摘公職或亦以
此故而蔽罪之與公此等處亦難向人陳道矣

杜祁公衍字世昌初知乾州有惠政安撫使察其治

行舉權知鳳翔府行間二郡之民相爭公於境焉
○繼在吏部視銓事究心銓法格式科條有定吏
行文書而已不得為奸○及為相多知本朝故實
善決大事○慶曆初上厭兵久民疲亟用富韓范
三公三公欲盡革衆事以脩紀綱權倖滋不悅獨
公與相左右焉○初范仲淹以與元昊通書故宋
庠在上前言欲重罪之公曰仲淹之志出于忠欲
為朝廷招叛耳何可深罪爭之甚力乃止貶一官
○公尤抑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率廢格不行積

詔旨至十數輒還納帝前帝詔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有求於朕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猶多也帝又謂公曰朕宮中人求恩澤不得已降旨者但止勿行公降拜賀陛下為宗廟社稷發此盛德語即命史官書之韓公聞之曰杜公可謂能釘鉸上詔矣○契丹誓劉三嘏避罪來歸廷議俱欲厚館之以詰契計陰事公獨曰中國主忠信若自違誓約納叛亡則不直在我且三嘏為契丹近親而遁逃來歸其謀身若此尚足與謀國乎乃

還三嘏○公常語門生今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不恕某知兗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之或量繼以公帑咸使自足如此復侵擾真貪吏於義可責矣○又曰某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恤不慎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眾不必絕以法也其有文學政事殊行絕德者雖不識而未嘗不力薦於朝即有一善一長可錄者亦不忍蔽也○又作官第一清長無求人知

而行之無媿於心可也○韓稚圭曰祁公虛心而樂與人為善既知其人無復毫髮疑問始某為樞密副使論難一二事公不樂久之相亮每事問曰諫議看來未諫議曾看便將來押字某益為之盡心不敢忽以此見公存心至公不必以出於己為是賢於人遠矣

耿生曰吾聞之羅仲素曰惟大為能有容故舜曰大舜禹曰大禹者明乎此而已矣即稚圭稱公存心至公不必以出於己為是其亦舜禹之

徒哉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此之謂也文潞公彥博字寬大初呂夷簡聞公名永見之一見嘆曰此大有福人何所用任不可遂自殿中侍御史委漕使尋遷待制○慶曆七年貝州王則亂公為宣撫使既平之還入相尋以唐介劾張堯佐因及公出知許州○至和二年公復相與富弼同命制下士大夫相慶焉會帝有疾公入禁中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公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耶自今

疾勢增減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率劉沆及富公假啓醮大慶殿因留宿殿廡以備非常志聰曰無故事公曰此豈論故事時耶○時有禁卒誣都虞候為亂開封尹曰叩宮中上變公詢知虞候無他不使入明且令劉沆判狀斬禁卒後沆構公擅斬告反者竟以判狀得自明○初富弼用朝士策穿六灋渠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抗言上體不安皆坐渠故後數日又教之上言請皇后同聽政公預得其事狀徐詔二人

詰之曰汝何得輒干預國家大事罪當族二人懼公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何不斬之公曰斬之則事彰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時國儲未建公請於帝許之會疾瘳而止尋又言之後以告老去及英宗立起公為樞密使帝嘗推建立功公竦然曰此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琦等受顧命臣無預焉○上以公宗臣詔位陳升之上公曰國家樞密無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常在王曾

張知白上臣忝知禮義不敢效用為以素朝著國辭乃止○神宗朝富弼薦公代已不省時王安石多變舊章公上言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黜衆論以靜重為先祖宗之法未必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耳夫衣冠之家固利于市清議不容况堂堂大國而皇皇求利乎不報因力求去○哲宗朝司馬光言公猶德元老宜起以自輔詔公復相命六日一朝兩月一赴繼起○伊川為崇政殿說書時公年九十矣伊川每侍講自處尊嚴公對

上恭甚會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令公少休公謝不去或以謂伊川伊川曰澹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為上師傅故不敢不自重識者服其言○時契丹使來聘望見公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澹公耶問其年曰何壯也子瞻對使曰使者見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異人也既歸洛西羗首領有名焉請於邊吏願以餽公詔許之其為外國所敬慕如此○公

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雖窮極富貴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立朝端重公忠直諒臨事果斷有大臣風○先是許州被召時即上言唐介前所言多中臣病介未召臣不敢行於是介得判潭州尋至大用與介遂為知己介子義問出入公門下後薦為集賢殿脩撰帥湖南

耿生曰按公嘉祐中宿衛禁中事其慮周矣至如遇唐子方之慙而卒相忘且獎拔之又及其子豈不尤曠然古大臣之德度哉他勿論矣

本朝李文達稱賢相矣而不能容一羅殿撰或以澁公為諷則曰吾不能矯情如此噫使公而誠矯也吾猶以為不可及也

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權戚不以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晏殊知應天府聞公名召寘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尋以殊薦為館職會冬至立仗禮官欲媚章獻后定

議請天子率百官獻壽於庭公奏不可殊大懼召公責怒之以為狂公正色抗言曰某受明公誤知常懼不稱為知己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論獲罪也殊慙謝○為右司諫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公倡之○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公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如何帝惻然乃命公安撫江淮所至開倉賑貸且條上救弊十事取民所食烏昧草進呈乞宣示六宮咸抑奢侈○時執政者進用

多不次間有情以公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又請營洛陽欲漸廣儲蓄繕宮室以備不虞而執政者以為迂闊公乃為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任賢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切時政忤執政諾職知饒州○尋遷知延州至則大開州兵分將領之訓練調遣有法敵人聞之相戒曰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以大范可欺也又大興營田聽民互市招還流亡於是羗漢相踵歸業○公

為將師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羗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故寇亦不敢輒犯其境與韓公協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軍中稱韓范馬西夏和召公與韓公同為樞密副使時士大夫賀于朝庶民歌于路尋歐陽脩等復言公有相才遂改叅知政事公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帝不許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又給以筆札俾條陳所欲為者公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脩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上悉采用之○公在政府嘗取班固視監司不才者輒一筆勾之富弼曰六丈只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諸哭耶○時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具牛酒迎勞且厚遺之海悅徑去不為暴事聞朝廷大怒富弼等咸欲誅仲約以正法公為爭於上前得免死弼卒疑之公密告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萬一令人主手滑可若何弼後遭危疑此夜獨始嘆曰范六丈聖人

也○公嘗與夷簡論人物夷簡曰吾未見人有節行者公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耳以此意待天下士宜手節行者之不至也○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觀之徒皆公所陶成者張方平及富公皆公所賞許方未第即以鄉輔期之時張載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公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卒為大儒見狄青器度深遠以左氏春秋授之青卒為名將云○嘗言幕府辟客須可為已師者雖朋友亦不可辟蓋謂我敬之為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於我有益耳○公在杭州子弟以其有退志請於洛陽樹地治園以為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入者莫得常游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耶○在蘇州卜築南園地將居焉堪輿家謂必踵生公卿遂立為郡學曰吾家已貴孰若與吳下士共哉○賈黯以狀元及第請教公惟告以不欺二字

黜後語人曰吾得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俱以賢稱嘗自謂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畧云○純仁字堯夫後謚忠宣少時文正公遭到姑蘇取麥五百斛見石曼卿三喪未舉留滯丹陽公即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竟去至家文正曰東吳見故舊否公道曼卿事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公曰已付之矣○初議濮王典禮公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為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宜當如王珪議不聽還告勅家

居尋詔起就職仍請出判安州○及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剋財利民心不寧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因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富弼稱疾家居公言弼受三朝眷倚當身任天下之重而恤已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邦致主處身二者胥失願示以此章使之自省○因行均輸法公言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讀罷安石而還言者

不聽求改去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謀除知制誥矣公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哲宗初召公同知樞密時司馬光為政得盡改新法公曰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光不從持之益堅公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端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公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在相位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華士風章惇蔡確鄧綰皆欲中公者至是得罪公悉為申請得從末減焉○學士

蘇軾以發策問為言者所攻韓維無名罷外補公奏軾無罪維盡心國家不可因譖黜之又慮朋黨將熾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修朋黨論以進○復拜右僕射因入謝宣仁后簾中諭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觀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公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殺賢望陛下加察○蘇轍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公力為申救轍平日與公多異至是服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凡薦引人才必以天

下公議其人不知所自或曰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門下公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令知出我耶○公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俸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沒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之不盡○其遺表中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云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耿生曰文正以天下為已任而忠宣亦拳拳然計安社稷可謂世萬忠貞者矣然文正矯勵尚風節而忠宣夷易寬簡每休忠厚此其父子間可自相師友者耶

韓忠獻公琦字稚圭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通判淄州入監左戚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公獨滯筦庫舉以為宜公處之自若○在諫院遇事敢言切而不迂

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奸為急前後七十餘疏朝議欲以知制誥寵其盡言公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詔同較定鍾律公曰不若窮作樂之源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可也於是太常仍用和峴所定○趙益利歲饑為體量安撫使活饑民百九十萬○趙元昊反為陝西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公與范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慶曆二年召公為樞密使自請捍邊至五表不

聽既至與范富同事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甚相善又常與范公議西事不合范公拂衣去公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面范公意亦解嘗言我時三人如推車子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尋詔宣撫陝西公條七事又陳時弊八事又陳四策○公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大分故忌之者亦少後朋黨議起諸公斥逐獨公安焉○會富弼罷公奏留不報懇求補外罷知揚州○嘉祐中公入相時仁宗春秋高既連

失三王嘗不豫中外惴恐臣下爭以根本為言積五六歲卒出帝意策立英宗公之力也門人賓客或語及定策事輒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為天下計皇太后內助之力某何與焉○英宗初以驚疑得疾遇貂璫尤少恩左右胥不悅遂構兩宮成嫌隙內外洶懼太后每對近臣嗚咽具道所以公從容調解尋以危言動之太后感悟他日又因獨見上言及公因稱升壽之所為大孝亟勸上承順帝亦感悟兩宮調和至是帝疾漸平公因請乘輿禱雨

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尋委曲勸太后還政太后允即日撤簾○內侍任守忠交構反覆帝未即誅也公一日取空頭勅令參政歐陽修趙鼎書已而召守忠立庭下責之遂謫斬州取空頭勅填與之即日押行公意以為積緩則中變也○帝即政公以其智勇不世出可與有為乃考尋中書祖宗御批得百餘番編成十餘軸皆經國長算大策如取太原伐江南伐大戎付中書之類帝見之不覺避御座時謂公有不言教萬乘○臺諫官以牒

議攻歐陽脩不已諸官莫不避匿自解公獨謂人曰此事中書皆共議何可獨罪永叔士夫服其平直忠諒不推諉與人○後英宗疾公入侍起居因言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領之於是立顥王是為神宗○神宗立公以不押班事求去益力帝泣謂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公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公在陝以青苗法不便上疏極言之帝袖其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利民不意害民

如此安石稱疾不出帝將罷其法會安石復出持之益堅公申辯愈切不報○遼使來言疆事詔公等條奏以聞公言彼見形生疑故先發制人之說宜遣使報聘暫釋其所疑益脩內治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果叛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矣○公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於色時朝廷多故公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諒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恐家無處所公嘆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

遂輒不為哉○公為相日魯公亮為亞相趙鼎歐陽修為參政九事談政令則曰問集賢談典故則曰問東廳談文學則曰問西廳至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為得相體○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為相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是○公平日獎進人才極博至心許者不過一二人多見其與人長忘人短而用之為大濫其實曾中不啻黑白論時望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謂才器須周可當四面入簾入細乃

經綸事業今皆可當一面才也公平日謂成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意若自許也論近世宰相獨許裴度本朝惟師服王曾或問司馬光呂公著大用當如何曰才偏規模小○吳璟素以堅挺節槩稱公亦許之及推幕府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護不中節當以此敗卒如其言○公駐延安時忽有人夜攜匕首至臥內遽舉帷帳公起坐問誰曰某來殺諫議又問誰遣汝曰張相公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公就枕曰攜予首去其人不忍

遂取帶而出卒不治其事○公嘗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於古人○公嘗言人保晚節難尤宜自立其咏重陽詩曰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菊晚節香云○公雖元勳盛德古今莫及而聞一小善則曰某不及也折節下士無貴賤禮之如一尤以獎拔人才為急倘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其所建請顧義所在無適莫心又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然則擾○子彥忠建中初為相陳四事

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忠直敢言世濟其美焉

耿生曰先儒論宋朝人物第一或曰范致曰韓余綜其實猶韓哉君子謂公如高山大嶽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微細畜洩雲雨藏匿寶怪皆其自然誠善喻云又曰世稱賢相者好士獎拔人材是矣昔王太尉每進用朝士即知其賢故猶遲之曰使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前途坦然也王沂公嘗亟稱是語遵行之蘇長公制科中

程後英宗愛其才即欲授知制誥韓公曰子瞻誠遠器須培養之如此恐累之也止授直史館其長育成就又若此視徒獎拔而已者意則遠矣

富文忠公弼字彥國少為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請罷宴徹樂因極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越職言事禁○時契丹重兵臨境上遣使來割地朝廷擇報聘者皆以其情巨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之四

五

測莫敢行夷簡因是薦公公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既至契丹求割地公萬方却之祇增歲幣又與爭獻納二字朝廷竟以納字與之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命聞一子生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爾○除樞密學士遷翰林學士皆辭復拜樞密副使公又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重○心坐薪嘗膽不忘脩政以帝納上前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陳

故也乃受命○時帝以平治責成率輔命公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公上當時之務十餘條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而小人始不悅矣○公因契丹伐夏遂請行邊尋罷韓琦上疏曰富弼之出所損甚太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頃使強虜忘身立事古人所難陛下兩命樞密辭避不受逮抑令赴不顧毀譽振緝紀綱其志欲為陛下立萬世之業耳疏入不報○公知青州河朔大水民就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之四

五

流食公立法簡便周盡凡活五十餘萬人天下傳以為式公使虜功甚偉而每不自以為功至活饑民則每自言曰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帝聞遣使褒勞加禮部侍郎曰此臣職也不受○至和二年召與文彥博復相士大夫相慶於朝帝語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脩頓首賀時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尋以母憂去位帝虛位五起之卒不從命○熙寧初公入覲帝從容訪以治道公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

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當如夫之監人善惡皆所
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又問
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
口不言兵○明年公再相帝問所先公曰阜安宇
內為先○時有為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者
公聞而嘆曰人君所畏惟天君不畏天何事不可
為此必奸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正臣無所施
其力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又言君子小人進退
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辯察勿以同異為喜怒喜

願輔明鑑卷第八

王

怒為用舍云○久旱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奸
佞近忠良帝手詔褒答之○疾請老帝問所代公
薦文彥博帝默然頃之間安石何如公亦默然臨
薨封遺奏上之末曰臣今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
道則在聖人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辯帝
覽奏震悼○公嘗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
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
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
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已○公平生所薦

甚眾如王質王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
陳襄之流尤有聞于世○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
絕百寮公為相雖微官及布衣皆與之抗禮引坐
語自是羣公效之折節自公始云

耿生曰吾觀公初為諫官與使虜時蓋慨然
何人也及再為相乃其作用又別守典故行故
事而傳以公議無容心於其間若亦有所見矣
其言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此其所從入也非
耶

願輔明鑑卷第八

王

附錄或問富鄭公與堯夫極相信寓洛時時
園居之又即擊壤集中和什可知及鄭公
復相更未一薦引堯夫何也余曰鄭公信堯夫
之學為相時見堯夫用而不強堯夫以官山
公之所以為用堯夫也堯夫第應之以為
諸名公而不必身為之此堯夫之學所以為
世而後以為開散道人者未觀其深矣近世
虞山謙白沙先生固過甚而白沙先生之所
處諸公若余亦竊疑有未盡也願後學未敢輕議云

歐陽文忠公脩字永叔初為館閣校勘會范仲淹以
言事貶在廷多論救高若訥獨以為常黜脩貶
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坐貶及仲淹使
陝西辟掌書公咲而辭曰昔者之舉豈為已利哉

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尋起知諫院公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公數為分別言之時兩黨之議漸起公為朋黨論以進公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讐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杜范韓富相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曰弼等天下皆知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顯權夫正士在朝羣邪

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是時進士為文以詭異相高公知貢舉所取率以近古為貴文體自是始變○權知開封府先包拯為治以嚴肅著聲公代之以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拯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任吾所長耳○仁宗儲嗣未定公因水災力言之其後議立英宗實自公始○英宗以疾未親政太后臨朝左右交構成嬖隙韓琦以帝疾為解太后猶未釋公進曰昔溫成之

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太后意稍解因再三言之彌縫其間卒復明辟○在政府與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樞密使闕人公當次補琦等議將進擬不以告公公覺之謂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琦等大夫服而止○或謂公為政寬簡而事不弛廢者何也曰吾非以縱為寬以畧為簡也所謂寬者不為苛急所謂簡者不為繁碎耳

識者以為知言○公累乞致仕門下生或止之公曰吾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盡惟蚤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乎其他言論具六一集中

耿生曰吾觀蘇子瞻常推公以唐韓愈氏信非阿所好云即狀其殷殷取善一念庶所謂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者耶其曰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畏而不為則長公之所感深矣百世而下令人有餘慕焉

趙清獻公抃字閱道初以曾公亮薦為殿中侍御史

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註誤常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公時論陳執中不學無術及王拱辰王德用李沆皆為論去而呂溱蔡襄吳奎韓絳既出守歐陽脩賈黯等因復求補外公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眾耳傍黷由是得留一時名士賴以安焉○尋知處州御之以嚴而不苛繼知成都以寬為治及還帝

項補實錄卷之八

四

欲賴其敢言止受知諫院入謝帝曰聞卿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及入相王安石用事公屢斥其不便會安石稱疾帝將改其法而公欲俟安石出改之安石出持初議益堅公大悔上疏言安石強辯自用違眾罔民順非文過因懇求去位焉○公長厚清修人不見其喜愠平生不治貲業不畜聲伎施德懷貧蓋不可勝數日所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則不敢為也其為政善因俗施設猛寬不同要之惠利

為本韓稚圭稱公真世人標表云

耿生曰吾聞濂溪在合陽時或譖之公公臨之甚威至後公守虔州而濂溪復為州倖熟識所為乃執其手嘆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薦之于朝論之于士大夫終其身夫百世之下聞公之風者即頑可廉乃左右猶有譖人者可怪也想濂溪之光霽覲之者當鄙吝自消矣而不免蒙譖尤可怪也使公卒不與濂溪同寮宋疑將終不釋也乎孔子曰浸潤之譖不行焉

項補實錄卷之八

五

誠難哉誠難哉

司馬文正公光字君實生七歲凜然如成人初宦時年尚少家人每見其卧齋中忽蹶起着公服執手版危坐久率以為常竟莫識其意范祖禹嘗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為念可不敬耶○初仁宗國嗣未立公在并州已三上書及知諫院復言之帝曰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復以三劄子上殿一論君德曰仁明武二論御臣曰任官信賞必罰三論揀軍曰養兵務精不務

多又進五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
實其說甚備上嘉納之○公復上疏言建儲事益
懇切帝感動送中書公退見韓琦復急切言之卒
立宗實為太子是為英宗○英宗立太后同聽政
公疏曰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
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則
天下服又請放宮女凡三百二十五人○時大水
公應詔上疏極言大旨欲上承順太皇太后以協
人心進賢去不肖以副人望重臺諫以防壅蔽云

○神宗即位擢為翰林學士公力辭帝曰古之君
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楊兼之卿有文
學何辭為公以不能四六對不許乃就職○尋拜
御史中丞上疏論心術之要三曰仁明武治國之
要三曰官人信賞必罰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
六事獻平生學力所得盡在是矣○河朔旱公謂
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因與安石辯言理財公言
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
其害乃甚於加賦○時以呂惠卿為說書公言惠

卿險邪非佳士王安石負謫中外皆彼所為也帝
曰惠卿進對明辯亦美才公曰江克李訓若無才
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王安石得政行新法公
遂疏其利害會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
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
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
高帝約束終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
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又與呂惠
卿數難對上前吳申獨贊之曰光之言可為至論

○帝欲大用公安石沮之及安石稱疾以公為樞
密副使公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任直庶有
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是以天官私非其人
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
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罷諸不便民法雖不用
臣臣受賜多矣疏七上收還詔勅○尋上疏言臣
才最出羣臣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
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乞同
鎮致仕居洛絕口不論事會求言詔下公讀之感

泣欲嘿不忍復陳六事時洛下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為君實也○神宗崩公入臨衛士望見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番相天子活百姓公懼亟還太皇太后遣使問所當先公謂開言詔詔榜朝堂○尋起公為門下侍郎公首言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遂罷諸法皆復舊或謂公曰熙豐舊臣多憐巧小人他日有

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公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及公為相遠人聞之勅其邊吏等曰中國相司馬矣慎無生事開邊隙○公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公曰死生由命也為之益力及病折簡與公著以國事託之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公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言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

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

耿生曰語謂忠信可行於蠻貊若君實者非乎雖其元祐改絃亦稍涉于吹簫矣顧老臣謀國如救頭然他何暇慮耶嗚呼忠矣吾又聞公平生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與王介甫同故初雅相善及論新法不合始著書絕交云

呂正獻公公著字晦叔前相許公夷簡子也幼嗜學至忘寢食許公奇之與歐陽脩為友修嘗薦其文學行誼宜在左右○仁宗時侍經筵因進講言悖

逆之事臣子所不忍言而仲尼書之春秋者深戒後世人君欲其防微杜漸居安慮危使君臣父子之道素明長幼嫡庶之分早定耳上然之○神宗初御經筵講尚書至天錫王勇知因言聖人之德須如易所謂聰明睿神武而不殺者為盡善蓋慮上之黷武也○司馬光以論事罷公言光以舉職賜罷是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上諭之曰所

上去偏聽獨任之弊復言條例不便安石怨傾之
尋彗星見公應詔上疏曰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
致治之實者何哉此任事之人負陛下也夫士之
邪正賢不肖蓋素定也今則不然前日舉之以為
天下之至賢後日逐之以為天下之至不肖其於
人才既反覆而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而不審矣
陛下獨不察之乎安石惡其深切除知潁州○元
豐初召公為使相初公自河陽入覲都人環觀相
謂曰此公還朝百姓之幸也既受命武夫衛卒皆

項輔實錄卷之六

五十五

歡忭咨嘆光獻太后聞公進尤喜曰積德之門也
司馬光遺書友人勸其就職○公既就職因奏自
熙寧以來朝廷論議不同端人良士例為小人所
沮格此非國家之利願加省察上然之○上嘗留
公論治道遂及釋老虛寂之旨公問曰堯舜知此
道乎上曰堯舜豈不知公曰堯舜雖知此而常以
知人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上默然又因論漢
高漢武俱因事規切及論唐太宗公曰太宗所以
能成王業者以其能屈已從諫耳上竦然納之又

言近日數起詔獄有司酷於鍛鍊唯陛下崇
起忠厚保合太和則易所謂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矣上嘉納之○哲宗立公自揚州被召上言人君
即位之始當正始以正天下脩德以安百姓脩德
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于光明日新又新以至
於大治者學之力也臣待罪講讀謹條上十議以
裨聰明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脩身四曰講學
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歛八曰去奢九曰省
刑十曰無逸公既居政府與司馬光同心輔政凡

項輔實錄卷之六

五十六

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之民謠呼
鼓舞稱便矣光薨公獨當國除吏皆極一時之選
○帝常出所書唐人詩今賜近臣公乃集所講書
要語明白切於治道者凡百篇進之以備游意翰
墨之助公嘗薦處士常秩秩後稍變節公謂知人
實難以語程子且告之悔程子曰然不可以是而
懈好賢之心公矍然謝之○公自少講學即以治
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
無所好暑不揮扇寒不覩火簡重清淨蓋天樂然

其識慮深敏量閑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
以利害動其心常書古人詩于屏有云好衣不近
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云○子希哲希純俱顯
希哲從二程夫子遊其學一意涵養直截徑捷以
造聖人孫好問曾孫本中四世孫祖謙祖儉俱以
儒行名于世入稱其家為中原文獻之傳云

耿生曰史稱宋興以來大臣以三公平章軍國
者四人而公父子居其二時論榮之吾觀許公
之才亦卓犖顧多任智數或致喙焉乃中公則

粹然矣孔子稱子賤謂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中公誠賢顧取益於洛下諸儒者亦或不少也
公始薦明道為御史後薦伊川為崇政說書即
所敦崇若此其所存可知已

總論耿生曰世君子談道者類高韓范富諸名
公之品而惜其未知學云以愚臆見殊不然宋
之名相似多知學顧其得有淺深高下其功業
亦以是為差矣夫君實以誠為盡心行己之要
且曰自不妄語始蓋所謂主忠信者也顧其悟

處未徹耳堯夫謂其人已到九分誠不虛晦叔
之學以治心養性為本歐陽子稱其清淨寡欲
有古君子風所養可知也是無論已即呂聖功
之清淨李大初之仲雅王孝先之沉毅其學所
入雖不同固各有所自得非鹵鹵莽莽直任性
資傷名誣為者也范希文筮仕初若尚矯勵未
融然即能識孫明復于貧窶時又識張子厚於
儻蕩時可謂具隻眼矣且中庸篇時尚未經諸
儒表章而公即以此授子厚非自有所見然耶

富彥國初伉直不撓其英氣如出礦之金乃晚
年酷嗜內典深究性命之旨所謂禮失求野者
歟觀其入相時言論注措所得非淺淺者矣若
韓稚圭余詳其行事想見其人即頗執鞭猶恐
其不我欲也嘗玩其喜雨詩云須臾慰滿三農
聖却歛神功竊若無其於學也深乎深乎世儒
竟未有以知道歸公者豈公唯以身發揮不效
世儒騰口吻耶就歐陽永叔世都目為文章家
予讀其文非苟作者似亦有所見矣

碩輔寶鑑要覽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耿定向撰定向字在倫麻城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戶部尚書總督倉場諡恭簡事迹具明史本傳定向以講學著論史本非所長此書乃其爲南直隸督學御史時所作上述虞夏下逮唐宋得輔相之賢者七十九人各爲讚述議論亦多膚淺其卷首論臯陶一篇引陸九淵之言則其生平宗旨所在也

守令懿範四卷

〔明〕蔡國熙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隆慶四年劉世昌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守令懿範

四卷》提要

守令懿範敘述

記曰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
泛言人當法古以為行也傳曰
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專言吏當
法古以為治也古人往矣其良
法美意方冊具載典刑猶存非
事之已成者乎自馬遷著循吏
之篇若封敖子產之徒咸奉職
循理以道民禁姦西京而下海
內烝々嚮又若吳公文翁謹身
率先居以廉平不嚴而化乃獨
稱仲舒弘寬三人為儒者以經
術潤飾吏治蜀穎顧出其下耶
而又別立儒林豈直守功令誦

說詩書文以禮樂未達於政遂
使秦疑儒為無益人國而吏將
為法家流耳外哉

吳郡守廣平蔡公啟尚儒行以
聖賢之心求帝王之治其蒞吳
也興舉學校孝悌力田勸課農
桑教養樹畜通渠廣溉銷兵戢

盜崇儉去奢大都昉西京之遺
軌至明斷精識本於信義篤誠
又推尊宋儒周程朱陸而允蹈
焉故其弭災捍患格天感神蘊
之為仁心施之為仁政醇乎儒
治殆毫末罔有假者使哉

明遵漢法徵所表二千石拜為三

公堯舜其君用此道矣間取古
守令政蹟彰、可法者自周末
迄於宋季總若干人采掇其畧
分為儒牧循牧二編總曰守令
懿範思與當官者共之此志伯
玉之心也夫循吏之政無畔於
道謂之儒亦可也儒者之政非
出於循望其治不能也然循吏
若鄧攸嬴糧以自給介失其中
李離伏劍以申法剛傷於矯此
亟功獨名者之過而儒牧庶乎
其免矣夫漢反秦敝與民休息
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為天下
帥延至文景遂移風易俗幾致

刑厝武帝外攘四夷內多制作
民始凋瘵國命虛耗矣孝宣興
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謂太守
吏民之本思與共之于是良吏
獨盛今

皇上居潛邸最久知民務益深嗣位
世宗猶宣之繼武也首詔天下減服

古今通纂

四

御節財用裁冗貲省工作卻貢
獻慎簡守令惠養元、相府並
有蕭曹之風焉正右儒時也是
書當如崔寔政論置之凡案以
為楷範稍加變通師其意不泥
其跡斯善於治矣由是捨筏忘
筌斯神於治矣公嘗以亦余儕

為揚摧長有譏評每虛心翕受
復命占述并綴如此云
前進士吏部司勳郎

勅僉雲南憲使吳郡皇甫領首

書

古今通纂

五

守令懿範序

守令職在牧民古今有志之士率欲一試以仍其所学以服官政未必有治理效即效亦未必其德實意苟溢於庶民豈盡於時泥於勢哉意者本原弗澄存存未定意見既參偏陂而毀譽得失之感又從而搖奪之漸趨時好潛鑠初心即佳賢愷悌平易近民然未能超然聲利榮觀之外仁愛之施輒或自矜其喜功亟名者必至倚法以逞一時底績雖志有華稱而罔知民瘼固後之日深矣此在好修者且爾彼庸劣弗論也方今

聖天子御極軫念焉慎重守令之任海內矯首想望太平竊諦觀之大都吏治文法稍密繩檢而培養邦本似尤有未明其大者有職

者蓋不無隱憂焉前侍御督學耿公嘗行校官弟子輯守令寶鑑未成余承乏蘇郡逾二年日惟磨礪此心質對士庶益見牧道之未易盡改暇廼述侍御之意延郡中博雅君子并一二父學系集儒牧循牧二編凡若干人本傳之下僭為論著數千百年注哲之精神運用雖各隨所詣分量差別六較循牧矣心保民政實濟儒牧悟仁者一體之義愛自肫切毀譽得失俱無以易其心也有民社之寄者稽古良吏之作用又進而得儒者之心源世累無營意見融液則此中藹然洞燭不念種、注措皆為造化達生幾為生民主命脉以贊我

聖天子恬熙之盛治頌不傳與不然仁體不明氣質用事生幾少拂已為害政屬民之端矧

任恣睢肆威懷必所謂倚法以逞者民何以堪
其抑愚復有深慨焉賢如程伯子猶以視民如
傷自愧古人子惠斯民誠意懷至日見不豈固
如此乃或慕儒者之遺軌而民事則疎飾吏
治以文學而本實則撥輒偃然自居其能視
真儒之業何啻千里其或雅意循良取便目
前嗶咻雖勤興剔未逮赤子固依然困也願
序

川渤海之治之果若是已乎嗟吾為此懼矣
編成各之曰守令懿範用備觀省且願與海內
司牧者共勉云

隆慶己巳七月既望知蘇州府事永年蔡

國熙書

守令懿範序



成一書而諸善可見者蘇守蔡
侯守令懿範之編之謂也見用
心之仁焉見師古之智焉見區
別之審焉見擇取之嚴焉見評
騭之當焉見嘉惠之公焉傳曰
政如農功日夜思之如農之有
畔其過鮮矣侯欲使民各得其
所保愛之計圖之甚詳不徒以
虛受人集思廣益而又古人與
稽善政是資多方講求由衷惻
怛念念在茲而不肯莽鹵爲也
其用心何其仁也書曰學於古
訓乃有獲不學牆面莅事惟頌

故何必讀書孔子惡夫倭者而
鏃礪枯羽它日以誨勉乎門人
美錦學製未能操刀而使之割
又子產所爲重使於尹何也夫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侯之所編
侯皆懿之而以爲範博我聞見
裨我聰明愈於共載白首之人

卷之八

二

其師古何其智也均之爲牧聖
賢得於學問而豪傑稟之質性
是故有儒牧有循牧儒可以包
乎循而循未必皆合於儒體用
之間蓋有辨焉而功效所成亦
不能無大小偏全之異侯各自
爲編其區別何其審也趙張之

倫其在當時發擿如神既有赫
赫之譽而載之汗青亦甚膾炙
於人口矣侯一切舍之鸞鳳其
德而何容乎鷹鷂耶它如飾外
鮮終縱有異等可稱侯亦擯而
不錄貴其實與久也其擢取何
其嚴也人列數端其事皆關於

卷之八

三

親民者績苟奇偉侯輒有概於
心高山景行嚮往勤切三嘆思
齊表揚曲至若或遇事而激矯
枉而過者侯亦設以身處而爲
之酌量揆勢度時折以中道即
使其人作于九原亦將自悔其
見不到此而心服於侯其評騰

何其當也大道之行天下爲公
天下而皆賢守令也則天下之
民皆得所庇而吾一體萬物之
心慰矣故誠者非自成已所以
成物而獨爲君子則遽伯玉耻
之侯以是編付之梓盖曰我第
守蘇耳天下之民之望仁於其
守也猶之蘇也我所告于令者
吾屬之諸邑耳天下之民之望
仁於其令也猶之吾屬之諸邑
也有懿範焉而相與則傲之守
令之仁將徧於天下之郡邑苟
可以有益於天下而何必功之
自我出哉侯真仁人之言而博

平其爲利也其嘉惠何其公也
故曰成一書而諸善有可見也
雖然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而爲
之難言之得無訛乎徒知徒言
蓋聖人不尚之矣侯雅志學道
澹無嗜慾麤糲是甘自奉蕭然
而民之供役者不知侯之專城
也冰蘖之操皜然不緇既不少
煩乎民及視其民則惟恐傷之
拊循是急生息是務孜孜焉詢
民之所疾苦害亟與除利亟與
興勞瘁神形惟日不足吳俗浮
奢躬率化導揭之鄉約家喻戶
曉設塾闢館選秀甄育蓋其軫

念民隱如疾痛之在身其引民
出迷途而登覺岨如慈親憫矜
赤子之顛蒙而携從明師之側
凡侯所希慕於往昔而自以云
者侯莫不有焉以侯之材譎豈
不能自炫以干譽以侯之明察
豈不能籠絡束縛以威制乎民
而侯不爲然也傳所稱廩廩德
讓之君子侯之謂也然則侯於
是編非苟知之亦允蹈之不徒
託諸空言實以見諸行事知行
合一言行相顧而豈若竊糟粕
爲緣飾計者比哉嗟乎大丈夫
有志於生人每欲得守令而爲

李本義集

本

之有終身仕宦不得爲守令者
則自恨之誠以吾意朝發而仁
可夕及於黔黎也彼哉墨夫無
足齒錄矣是編所載其所存至
其所作用上之爲儒次之爲循
乾皆非俗吏可以同日而語信乎
其範之之懿也日置座隅能自
得師斯爲天地立心斯爲國家
布德而生人其至幸矣吾願舉
世懋敬哉吾願舉世懋敬哉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
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知
制誥 大典總理

李本義集

主

大誌總裁官養齋嚴誠書

刺守令懿範序

今上御寓垂意元元數下

詔重選二千石及長吏將博恩廣施

興致太平甚

大惠也已已秋余適承乏銜

命視河東鹺按部以來余兢兢焉惟

無以稱

厚惠奉

明法是惧故每矢志竭思欲效其款

款之愚諸所宣布悉務繩約郡

邑守令乃郡邑守令亦罔不烝

烝然異時之抗骭者比且稍稍

釐舉矣第慮余精誠弗孚無以

風厲郡邑而諸郡邑亦或以操

切猥密為蹈厲於一時以道責則殊非余所以揚

君德美之本意余尤竊有懼焉適友人

永年蔡春臺君貽余守令懿範

一帙蓋君守吳郡時所編云編

凡二自周言偃而下凡三十人

編曰儒牧洎乎公孫僑以下凡

守令懿範序

上

百餘人編曰循牧上下二千餘

載之間其為牧汝之善者靡有

缺遺余竊意而覽焉既覽乃慨

然歎曰嗟乎斯誠守令之架鑊

不可使仕為郡邑者人挾一冊

耶間出以閱平陽守呂君鳴珂

乃平陽守亦遂津津然有味乎

其是編也請余刻之業將刻呂

君以遷秩去則屬新守劉君世

昌成之而虛序於余余惟守令

所以牧民自秦罷侯始置秦以

上所謂諸侯相大夫宰其主於

牧民一耳是故守令之選尚矣

由周以迄宋季其績用之最章

守令懿範序

上

章者炳然可睹已今幅員彌廣

郡邑守令視前代當相百乃其

治理效則寢不如古何也余未

暇遠引自余耳目所睹識數歲

以前仕者歛歛相是者利競進

吏治若置醯聚蚋漸靡使然止

論已頃者科網稍密薦紳多矯

鑒前違頗脩繁操矣至乃或揣
挫摧勒苦刺峻峭跡其矜名尚
奇亦足有可稱談而海內生機
元氣漸且蕩耗有識者方抱賈
傳之憂安望可遽臻古哉是余
之所以懼也且夫所為儒與循
者豈必拘文泥故愉愉煦煦

李全象範序

三

爛而無所事哉斷足論刑刑書
鑄鼎事有可詳而季羔獲對德
之褒子產致遺愛之涕由二子
以推斯儒循之畧亦可槩矣故
夫牧民者則柔舒促異宜繁約
異時其所施措蓋人人殊矣惟
其本之精意藪乎至誠要於寧

固根抵醞釀真醇則其大致歸
然也造父善御莊馗復道靡不
控縱應節然未嘗窮馬之力秦
越人之醫也鍼石熨齊並用以
奏奇功而未始伐其性命之理
古稱儒循之牧其亦若斯者乎
今其民豈異於古哉而守令之

李全象範序

三

牧者非違則拂意其化導之者
或未至耳夫仕者惟上所化猶
泥在鈞而甄者之所為乃今咸
謂君子之化民由學而武城愛
人藹然必於其道曷嘗不望治
於儒而次之能循哉然崇議論
則辯者馳尚機權則黠者用喜

文藻則飾者聞采聲容則諛者
進諸若此類皆空譽遠實上以
脩名化士欲令仕者以實應難
矣難矣顧

時方重肉枯不可破非夫操衡鑒
者曠然並觀上下條貫

國家表裏鮮不眩于名實所化非

齊今錄集序

上

其所望何怪吏治之不古逮耶
此有志於為守令者所以發憤
若蔡君汲汲於儒循之編二郡
守君急于翻刻是編有以也刻
而傳焉以與當世牧民者共使
吏興敦龐之波世躋寧一之治

歌詠

聖德而比隆上古則余亦竊有志焉

耳矣

隆慶庚午秋九月

勅進士第

欽差巡按山西等處監察御史長垣

邵永春書

齊今錄集序

上

刻守令懿範序

守令懿範春臺蔡君刺吳郡時

編述者曷編哉方

聖天子刻勵初政軫念蒼生惻天下

治蒸蒸敝獨慎守令蔡君首衙

命往用是競競思托於君子之林以

仰副

守令懿範序

十一

簡材戢民之意編此自式且式海內

也歲庚午監察郤公視醴河東

飭憲楊紀勳民而繩吏治適觀

是編嘆曰亶哉其守令之程乎

可以訓矣遂屬平陽守再梓之

將布之郡邑以風遠而詔後示

隨叙諸末簡嘗稽譌牒至周禮

曰八命作牧知守令即古諸侯

後漢書云郡守以尚書令僕出

迨入則爲三公而唐常嗣立欲

以平章事出典郡乃先竹爲群

臣倡蓋謂守令治民之首天下

之命懸焉故漢武帝好大喜功

遂耗海內孝宣以精覈承之元

守令懿範序

十二

氣益索惟時二千石得人如北

海潁川東海者振百姓之急脩

衆庶之和足以固民心維漢祚

則守令之寄係安危重哉重哉

然而三子者未嘗炫殊絕偉特

之功不過曰便民云耳此賈赫

赫之譽者鮮循循之政揭揭而

明數數而盡則民日削矣守令之道孰出於儒與循者宜蔡君取是而有述也夫善車者无軌善治者无型太史公曰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周秦而下二千餘載守令之賢已且逸矣是編鳩其名氏標而列之政

李全歸筆序

本

迹相比軌躅相躡如聚一時朗而存焉皆右仁義黜刑名敦禮樂劇智術進寬和去刻核先賢已試之效章章畢具開卷可師薦紳士能無待而興者與嗟乎芳馨起於淑蘭清響振乎琳瑯言發之有自也刻此者事備往

模義關政紀使觀者能鏡古自樹由之建猷植範宰世育民而令天下復觀周漢之治固作人之元龜垂世之永鑑也此其利溥矣較之法繩言喻爲益不已多乎雖然猶有郇臆也吾儒之道率性而已率之之謂循孔門

李全歸筆序

本

推心之恕即治平之矩偃之教羔之德僑之愛率孔子之道而用之非有兩也蔡君深於道者也雖因事判名析爲二牧要其歸有異指哉余懼世之切劇經術飾其游聲者托儒名柔茹煦燠市其小惠者假循譽卒之叛

道而用實也故著合一之說就

知道者正焉

隆慶庚午秋九月山西按察司

提督學校副使袁隨書

李本懿筆序

三

守令懿範目錄

卷一 儒牧

周

言偃 卜商 仲由 宓不齊

漢

高柴 端木賜 文翁 魯恭 倪寬 劉寬

唐

韓愈 元德秀 陽城

李本懿筆序

三

宋

周惇頤 程顥 范仲淹 陳襄

張載 謝良佐 馬伸 朱熹

張栻 張洽 康德明 真德秀

魏了翁 陸九淵 楊簡 劉清之

黃榦

卷二 循牧

周

公孫僑 晏嬰 公儀休 董開安于

子奇 西門豹

西漢

吳公 汲黯 黃霸 韓延壽

王尊 龔遂 召信臣 薛宣

何武

東漢

寇恂 卓茂 杜詩 劉平

衛瑒 任延 郭伋 張堪

劉昆 第五倫 鍾離意 朱均

古今通纂卷之二

秦彭 黃香 龐參 楊震

虞詡 吳祐 陳寔 崔寔

韓韶 劉矩 劉寵 仇覽

童恢 賈彪 劉梁 孟常

賈琮 羊續

蜀

董和

魏

杜畿

卷三 循牧

晉

陶侃 呂豫 王承 范甯

顧顗之

南朝

何遠

北朝

房景伯 李崇 蘇瓊

隋

古今通纂卷之三

梁彥光 公孫景茂 劉曠

王伽

唐

陳君寶 薛大鼎 賈敦順 高智周

田仁會 狄仁傑 姜師度 韋景駿

顏真卿 郝渾 李朝隱 韋丹

張全義

卷四 循牧

宋

曹彬 張齊賢 錢若水 向敏中

邵暉 陳素佐 張詠 杜衍

韓琦 富弼 范純仁 范純禮

包拯 趙抃 歐陽觀 歐陽修

司馬光 蘇軾 魯有開 曾鞏

趙尚寬 蘇頌 常安民 張戢

蔡襄 葉康直 宗澤 陳規

虞允文 王十朋 趙方 孫子秀

黃震 趙景緯 大公鼎

守令懿範目錄

元

諳都刺 周自強

守令懿範目錄

守令懿範總論二篇

儒牧編總論

自太史公始立循吏傳不以儒治入傳中豈意儒哉懼以吏治小儒也噫親民儒者之事也自秦而後元元之命實惟諸君子之牧政是懸吏治可小哉然則列儒牧於循牧之傳可矣分而別之何也曰儒者之政類循吏之所能為豈誠有希世之事哉第其識仁之脈渾然同體於民物肫肫惻惻求以盡吾生生之心不作好惡不露技能不要功德則循吏或難以槩

儒牧編總論

十一

許耳載稽孔門立教以仁為宗萬世立心立命之學於茲益著由偃諸子服膺聖言所試輒效若風行而草偃何為其然哉聖門仁脈之淵源可默識矣漢世近古吏多循良若文翁諸君子之治化尤雍然和穆有三代之遺風焉然不以知道名豈古之學者潛行默成非後儒矜飾比耶唐之治雖不逮漢然覽元紫芝陽子野之風度蓋超然塵寰外矣退之稱文士其政亦炳炳可述非偉儒哉或者疑漢唐無儒抑孰知生生之意流行漢唐間未嘗息也獨無儒與吏蹟而

儒用雖儒之可也宋興周程二先生醇儒也顧其吏事皆精練近民得一丞倅猶且膏澤入人深如是而況上此者乎作史者特標之理學使若與吏治異格然者恐非二先生之意矣沿及南宋偽學之誦興而吏治亦寢不古然漳州之政澤及蔭屋其果偽乎哉至如張如陸如黃如魏數君子者見雖不同動臻實效蓋皆所謂有用之學也嗟乎運機者近謫遠猷者近迂更化者近於多事孟子所謂仁術難言久矣璉瑜微瑕賢者或不免焉吹疵以病儒儒何辭也顧舍此

儒牧編總論

二

而崇操切之儔生民之命誰挽哉予惘然傷之錄儒牧於宋獨詳焉志諸君子之隱也廉洛一脈沉淪百有年之後有遺仁焉儒者之用何其深且遠乎若乃釣名養望談空著實者亦附於儒詆儒者將藉口矣

循牧編總論

予既為儒牧編復取鄭子產以下若而人為循牧編夫循牧何異於儒牧矣乎其施為大畧相同然率天資近仁未從事於聖學要之未能盡醇故別為著錄以見學問之功之不可闕也至其氣度高遠心源平易煦育真切不徇俗吏操切之格則卓然可為世法故為論贊如左云生民之困久矣夫天下多事起於多求多求生於多欲甚哉多欲之為天下害也卑者欲利高者欲名各競其逐逐無厭之求欺詭矯偽

循牧編總論

二

詭秘百出相與蒙蔽籠絡於上下之間此俗吏操切之政所由起而生幾日微也夫以俗吏操切之政而馭末世矯偽之俗如築隄捍江湖之溢其隄益高則其浸益巨逮一決而不可復支矣君子知情欲之實乃其濫觴之始是故約志一情惟利與名皆泊然無所嗜好乃所以窒其多欲之源而開其生息之端也夫天下方困於多欲上下相與苛求詳其科條嚴其督責程功效於朞月之內我獨泊然無所嗜好惟以此赤心與之日相質對而徐徐焉默運轉於其間其

軫念民隱如疾痛之在身以求脫然而復其元氣其引民出迷塗而登覺岸如慈親憫矜赤子之顛蒙而携從明師之側不忍遽以夏楚施之而駭其為善之萌芽末世煩苛纏繞之法可以一掃而却而收清靜寧一之化矣此老氏所謂鎮之以無名之朴也三代以後漢文帝用此道與民休息天下幾至刑措善人為邦勝殘去殺之效如此其與後世以法把持驅民入於坑穽而桎梏之使不得動搖則天壤矣故此編凡炫才智立威名者皆在所不錄特自其欲淡事簡

衛家編總論

四

守令懿範凡例

一是書本以昭守令儀式而其旨歸則在體大造生物之心及

朝廷養民之意孳孳保育乃為稱職此義不明仕多為已或事發摘以稱神明或倚搏擊而重威望或假公廉而恣苛刻不知誤了多少豪傑害了多少生靈可為於邑故茲編於仁愛之脉諄切申明不厭反覆固竊有所重云

一是書不開門類蓋恐一有所遺反成滲漏故止

余今纂錄凡例

為儒循二編附以古人名氏倘得其大義種種妙用皆由此出况重農桑興教化興利除害弭盜救荒一切事宜亦已具載其中雖不分類亦無缺略之嫌矣

一是書之載惟取其關係牧民之事則采而輯之非編紀前哲備述始末雖其人殊勛偉績亦未之及者特以非守令時事故於例當略去觀者鑒之

一是編既成謬以已意略加批點其旁用○者乃

立政之本原化理之所自出也其旁用者乃
善政大端行之既效可師法者也其旁有一二
處用一者微有疵者也其中或間以一○者別
是一事非與上相蒙而實相成者也觀者當自
得之

一古今殊時彼此異地諸所采集成有在古在彼
則可施而於今於此乃若有難行者竊以古人
一意爲民殫極智慮苟生斯世必有變通設身
處地因勢化裁師其意不泥其迹是在爲司牧
者引而伸之神而明之焉耳

守令懿範卷之二

一各傳後妄以臆評騰數語要之見所取之本
意以興起吾黨之同然間有指摘一二者竊自
附春秋責備之旨且以共求美善之至觀者幸
勿罪以不自揣量云

一是編所緝止從簡約以便披閱且公餘甫一操
觚疎隸實多諸凡意見未逮稽援未周體裁未
當幸當世高賢相與訂正而續成之

守令懿範卷之二



吳郡守蔡國熙藏定

後學杜偉校正

門人管志道纂輯

儒牧

周

言偃

言偃字子游一字叔氏吳常熟縣人孔子弟子爲
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

守令懿範卷之二

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子之武城
聞弦歌之聲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
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
道則易使也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
之耳

政在愛人尚矣聖門以學道先之知本哉夫世
之慘礪者無論也即賦性慈祥煦煦焉黔黎足
念中果無間隔否耶吁愛從念起轉念即別病
在不知道耳道惡乎學歟易言之則盡一陽

來復閉關之後天下雷行矣

宰武城不問其政問人牛刀之戲有心哉答以學道於此見聖賢之為政非規規事功末者

卜商

卜商字子夏衛人為莒父宰問政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嗟嗟今之從政者率謂舒緩不如疾給謂緩而大者之難成不如疾而小者之易就而不知疾趣者多噴履泥近者蔑遠圖此無他功利之念重故責效昕夕而政體國脉所傷滋多即號為高明者往往蹈此為守若令者可以鑒矣

仲由

仲由字子路卞人為蒲宰辭孔子孔子曰蒲巖邑也多壯士然吾語汝恭而敬可以懾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却奸慎斯以往不難矣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廷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

問曰天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廷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子謂由千乘之國可使治賦則於蒲何有及觀由以好勇稱然曰恭敬以信曰忠信以寬則撫

民之實意罔行乎其間豈若世之恣威復者而夫子猶以無所取裁少之信能取裁其施為又當何似歟子固曰天下國家可均也中庸不可能也責吏治以中庸蓋自宰中都之外鮮聞矣獨由也與哉

夫課政者淺采風者深治蒲三善豈假簿書知哉殿最吏績其實察要云

宓不齊

宓不齊字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所以

治民者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卹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為治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在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

李今錄卷十

四

治者小也所治者大則堯舜其幾也初子賤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政是故鳴琴不下堂而單父大治焉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

古稱師臣者帝堯舜是已子賤以任人治單父智哉為政者唯自是而不能下人故負氣任情動多訕繆乃子賤之父兄師友豈直廣咨詢示

風勸其兢兢觀省之益多矣鳴琴而邑大治非徒佚也雖然知人實難偏聽生奸子賤之取人應不爽已彼巫馬期者豈獨不知任人之逸而以任力稱何居噫各盡乃心不強其所不能固聖門切實之學也

高柴

高柴字子羔齊人高氏之別族後仕衛為士師則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則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殃季羔曰君子不踰又

李今錄卷十

五

曰彼有實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迫者罷季羔將去謂則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則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則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

其子羔平

於乎孰謂民可欺哉當子羔論刑之時慨然不悅其辭色亦幾微耳而則者輒窺其隱以銷怨心誠之能動物也如此夫得情勿喜子羔以之視彼任氣作威漠無哀矜意而猶以才斷自多者蓋天壤矣

端木賜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

李公集卷一

六

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孔子曰汝未之詳也夫以賢伐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伐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為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子貢以是道行之信

陽信陽大治

蒞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二者當官矩矱也志功名者薄富貴廉猶可法哉心平則政平難言矣策功銳則師心而忽人之善求名亟則蔽賢而炫已之長皆不平之過也廉以平唯無我者能之

世謂廉者多刻非也廉者不忍取民之有非仁乎若不取取民之有以立名已非真廉矣其刻也宜哉故仁者必廉廉者不必仁

漢

李公集卷一

十

廉

文翁

文景時文翁為蜀守廉平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修行

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

蜀僻壤也界在蠻夷文翁一興教化學者之多至比齊魯孰謂三代後果難化哉漢守宰以淳德化民者固多至如崇孔氏勤訓誨以獎進人材為急務如翁者蓋鮮是豈直循吏殆漢儒之醇者耶余嘗讀蘇氏紀蜀人治地得翁所為碑刻孔子古像躋見裾後蓋危坐其懸式孔子如

此亦可想見其志趣矣

夫土風非旦夕所能移也中有成筭亦可計時而奏功文翁守蜀數歲士皆成就可驗已其始也擇材敏者躬自飭厲僅十餘人噫教思即無窮精神何能泛加哉因人及人教則漸廣固易俗之道也立教者宜加意云

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

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不還牛主訟于恭恭名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公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賞不問於是吏人帖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大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方將雛親瞿然起與公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

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

又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徵拜侍御史儒者之政仁民而愛物中牟三異乎化深矣迄今想其氣象融融煦煦若飲醇於春風中也其仁愛之感歟噫仲康信賢者不遇仁恕掾民然矣漢近古不獨吏懸實績乃其上下之際亦多相成云

倪寬

倪寬千乘人治尚書以郡國選詣博士張湯為廷尉以寬為掾時廷尉盡用文法吏而寬以儒生居其間湯甚重之○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之說擢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緩刑理訟下士務得人心擇用仁厚吏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閼狹與貧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繚屬不絕課更以最上愈奇寬

寬以經學聞其不求名聲負租課殿則庶幾學

李全德卷一

十一

道愛人君子淡然世累者矧以儒生居文法吏之間而能使張湯信重則其不激不隨所養亦深矣謂之儒者非歟

劉寬

劉寬字文饒華陰人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為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晏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卦射克責每行縣止息憲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

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

道化如劉寬絕無法持之意三代後鮮哉牧體百世師也

蒲鞭示辱要在發民有恥之心不論作用之張札何如也長民者得此意可以興化矣

唐

韓愈

韓愈字退之鄆州南陽人德宗時為山陽令有愛

李全德卷一

十一

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累遷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愈表諫貶潮州刺史初至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為文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祝之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鱷魚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患始潮人未知學愈命進士趙德為之師文風遂振愈去共立廟祀之○徙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

與約禁其為隸○長慶中遷愈為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退之作原道論不及格致儒者病之噫言格物者物未必格也馴鱷魚暴格耶否耶是以君子之學存誠動物乃為實際空言者雖詳無補矣

元德秀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質厚少緣飾舉進士調南和尉有惠政黜陟使以聞擢補龍武軍錄事家苦貧乃求為魯山令前此墮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

李本義卷十

主

待以客禮有盜繫獄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為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歎○玄宗在東都誦五鳳樓下令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是時頗言帝且第勝負加賞黜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瓊瑤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為千為者德秀所為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謂宰相曰河內人其於處乎乃黜太守德秀去

名所得俸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餘一緡駕柴車去夢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為墻垣扁鑰

家無僕妾飢日或不爨陶然彈琴以自娛善文辭作蹇士賦以自況房琯每見德秀歎息曰見紫芝

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天寶十三載卒

家惟枕履簞瓢而已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

哀禮歟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

無固性無專老無在死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者

大夫無之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累肉之徒

李本義卷十一

主

耳謚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

魯山一刺史耳清標逸節使見者頓消塵慮或

自慶得同生其時何感人若是深哉唯不為名利所繫縛也其他行卓絕者甚眾以弗關吏治

故弗載千載而下仰之若孤鳳去

魯山之志操翛然塵外世之居民上而厚于奉

身者讀先生之傳可以赧然愧惕然省默默前

除矣

陽城

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由國子司業出為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大鬻置甌杓道上人共食之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賦稅不時觀察使數加誚責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追科政拙考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惟城不迎以問吏

李公懿卷十一

五

吏曰刺史以為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日城不敢歸仆門闔寢館外以待命判官遽辭去府復遣官來按舉義不欲行乃載妻子中道逃去

余讀韓氏書稱陽子未仕薰其德而良者甚眾及為諫議不色喜若在草野灑然異之其蟬蛻世味中者耶刺道州不進侏儒蓋亦強毅不阿士也拙於催科至自囚於獄近迂矣乃懇惻處足諒焉貞元之末稅及間架無亦時激之歟迹

其委身殉民等名位若苴梗雖謂有道之士矣

宋

周惇頤

周惇頤字茂叔道州營道縣人慶曆辛巳年廿五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惇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司理叅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惇頤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

李公懿卷十一

五

吾不為也逵悟囚得不死○遷知洪州南昌縣南昌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獨以抵罪為憂實以行污善政為恥也其為治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民至今思之嘗得疾更一日夜始甦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附念菴先生謂先生祠詩云病中一敝篋身後幾升堂為語爭名者誰生孰短長語警策可省○通判虔州前在合陽或諧之趙抃抃臨之甚威惇頤處之超然清獻疑終不釋至是抃來為守熟試惇頤所為執其

手歎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薦之於朝
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擢提點廣南東路刑獄
惇順不憚出入之勞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
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為己任
得罪者自以為不冤○時虞部郎中杜詒知端州
禁百姓采石獨知州占斷人號為杜萬石先生惡
其奪民之利因為起請凡仕於州者買硯毋得過
二枚遂著為令亡○惇順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
自砥礪其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妻子饗粥
不給曠然不以為意也廬山之麓有溪焉築書堂
於其上名之曰濂溪因語其友潘延之曰可仕可
止古人無所必束髮為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
民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
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後分司南京力不
能返故鄉愛廬阜之勝遂于書堂而定居焉
世謂儒者為迂不適于用茂叔精密嚴恕雖疑
獄一訊立辨果迂乎哉其置手板委告身所至
洗冤澤物不憚荒瘴類皆自無欲中出也彼中

多物役而欲有為於天下嗚呼難矣

夫士人居官履順安常從容應之易能也乃若
際難處之事與地與人鮮有不動意者中無本
而累於物也周程二先生當威嚴繁密之際超
然綽然荒崖絕島緩視徐按監稅怙力談笑處
之此何以哉擴然無所累隨處皆光霽也噫時
時識得此意豈有躁動失宜者哉

竊疑之賢不肖之不相能無怪也周趙皆賢者
閻道之心茂叔於眉睫間鏡矣諸茂叔者受焉
何歟噫焚香奏帝其嚴乎顧其心猶未能自信
也自信之未能而信人之心實難若茂叔尤渾
渾難測矣雖然始疑終信非兩賢相感而能之
乎

程顥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嘉祐初調京兆鄠縣主簿時
年十六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
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
證佐何以決之顥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

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
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
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父未
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
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
夜雜處為縣者畏其神莫敢禁顯始至詰其僧曰
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之曰光現必先白
我我當取其首視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
害諸縣倉卒興役皆狼狽失措惟顯所部飲食芟

李本義筆卷一

本

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鄆人
無死者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
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異時
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虛為
盜者不可勝數顯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
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嘗謂人曰吾之董役
乃治軍法也○初至鄆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
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
敢發顯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為言曰

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
人言未訖顯笑曰人之為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
之祿詎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
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移
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
為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
之利久則不勝其弊顯為令畫法民不知擾而稅
遂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為浮論欲搖止其事既而
無一人敢不服者會令罷攝邑事牒訟日不減三

李本義筆卷一

本

三百數顯處之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俗種稻
賴陂塘以溉盛夏塘潰計非千夫不能塞故事當
言之府稟之監司然後計功調役顯曰比如是苗
稿矣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穰
○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為營以處
曰小營了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顯察其由蓋
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
於飢已數日矣顯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
食自是生全者太半○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

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為神物顯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始至邑見人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為及罷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言而令什大率如此○時謝師直為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爾○移澤州晉城令

宇令整卷十

十

有富人張氏父死且有老史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吏出懷中書所記為驗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顯詰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以事至庭下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林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窮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名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顓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

餘年而服儒服者數百人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閭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顓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路財賦不充官有科買則物價騰踴歲為民患顓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息而鄉民所費比舊不過十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顓

宇令整卷十

十

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太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以此錢今自用而不敢私使者諒其誠亦不問○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誅鄉鄰遂為仇讐顓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朴一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常以農隙講武事應文具數而已顓至晉城民遂為精兵○民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為安顓教諭禁止○晉民朴陋不知學幾百年無登科者顓擇其秀異為置

學舍糧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勵誘進學者風靡日盛熙寧元豐間應書者至數百暴桀子弟有恥不犯迄顯去三年間編戶數萬衆罪入極典者幾一人然鄉閭猶以不遵教令為深恥去後劉立之官晉城拒顯去已十餘年見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去守程公之化也○熙寧中以監察御史裏行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為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顯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顯事之其

李本義卷一

主

恭雖莞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辨遂無不從者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法不他役時中貴人程昉為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婦兵治二股河顯拒以法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大方大寒衆不勝役潰而婦城吏以報一府相視畏昉不敢納顯曰此逃死自婦弗納必為亂昉有言其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婦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川見顯言甘而氣懾既

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顯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婦決時顯方護小吳婦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急告顯夜馳至州謂渙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為之請盡以廂兵見什乃徑走婦下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為緩急耳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

李本義卷一

主

夜不息忽有大木自中流而下顯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果橫水口遂合衆以為至誠所致去○奉詔論時政還朝老知扶溝縣事扶溝素多盜雖樂歲不減十餘發顯在官無強盜者幾二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為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顯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為業且察為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患有犯小盜者

顯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大巫約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之遂自縊○會大旱麥苗且枯顯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之○為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水災民飢顯請發粟貸之隣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隣邑令遽自陳穀且登可無貸使至謂顯曰盍亦自陳顯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濟飢者司農視貸籍所賦不等亦怒檄縣杖主吏顯言濟飢當以口不以戶之高下且今實為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其意主吏以請顯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令有故青帳可用之顯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畿邑苦稅重歲常以赦獲蠲免然良民率輸以時而逋負獲除者皆頑民顯與之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遠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顯力陳不

可畿邑賴以皆免○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詔改稅作租聽賣易如私田民乃服顯以為不可官至謂顯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顯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言使者當以仁厚為心不可便已以害人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命遂去之他邑○扶溝地卑歲有水旱顯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顯去官顯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地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顯嘗曰為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飢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於扶溝間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為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顯達於從政以仁愛為本作縣常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去顯每日有媿於此臨民用刑亦嚴亦威然至

誠感。人而人化之文法簿書皆精密詳練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顓處之綽然時監司方務嚴急待顓率皆寬厚建利除害所欲必得前在晉城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罷扶溝邑事邑人詣府及司農丐留者以千數顓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劉立之嘗問顓以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韓持國患在下者多欺顓曰欺有三為利而欺者固可罪畏罪而欺者在

李本懿卷一

李

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邢恕稱顓曰先生所為網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余讀循吏傳其中往往有異績符道妙者私歎無能為役及觀伯淳所歷政跡蓋津津然不能一言贊也仁人哉仁人哉跡所規畫注措要非人所不能為者第其嘿自運用物應民孚則在一念肫切處耳先生之言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蓋其允蹈語也所至百廢具

舉無纖隙滲漏即漢唐所稱嚴明吏不遠焉得其一萬事畢先生之謂矣

書曰德唯善政政在養民王道之始也伯淳之均田稅第產籍非乎其思精而法便則三代遺矩也扶溝經畫定數年計蓋默寓井田意而人莫之測矣後張朱二君子惓惓正經界而人輒迂之噫發大譏機則弗藏欲人不我迂也得哉世謂憲體牧體異然也然伯子為御史則曰只是格君心其令晉城扶溝則惟教化溝洫為急絕無撥拾臣下小過塞責之意而職自舉亦無禁戢暴民之威而民自有恥不犯孰非仁體之孚上下乎

李本懿卷一

李

為司牧者即無論統治廣隘遠近而人之淑慝戶之盈贏咸欲知之甯者豈以炫能必如是然後賦役均而旌別當種種注措允樞輿情否則偏蔽叢生不得其平者多矣善程伯子之為宰也夜聞有殺人者即知為某村某非其精神不懈日運於一邑之間疇能爾使守與令皆若人

又何下情之壅關哉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人乾興初監泰州西溪鹽倉泰州海堰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疇仲淹言于發運副使張綸請修復之綸遂奏以仲淹知興化縣總其役難者謂濤患不息則積淹必為災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淹之患十一獲多亡少豈不可乎俟遂興會大雨雪驚濤洶湧役夫散走旋寧而死者百餘人衆謹言曰堰不可成復詔轉運使胡

全宋文卷一

宋

令儀同仲淹度其可否令儀力主仲淹議築捍海堤於通泰海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堰成民享其利興化之民徃徃以范為姓○景祐初以諫廢郭后忤宰相呂夷簡出守睦州尋徙蘇州蘇為仲淹鄉郡地瀟灑澤多水患募遊手疏五河填積水入海○奏請立郡學先是仲淹卜居南園地陰陽家謂必踵生公卿仲淹曰即吾家有之孰若天下之七歲教育于茲遂即地建學○進除吏部員外郎知開封府仲淹失事如神京邑肅然稱

治都下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

擢陝西經畧安撫副使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有寇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不量賊衆寡而出戰以官為先後取敗之道也乃分州兵為六將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不敢犯既而諸路皆取法焉賊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也仲淹務持重不念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

全宋文卷一

宋

壑管田復承平承平廢寨屬羌傭業者數萬戶○徙知慶州視趙元昊反陰誘屬羌為助環慶酋長六百人約與賊為鄉導後雖首露猶懷去就仲淹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立條約明賞罰諸羌受命悅服始為漢用仲淹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者召入臥內屏人撤衛與語不疑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會元昊稱臣仲淹引疾求解邊任○改知鄧州鄧人賈黯

以狀元及第歸鄉謁仲淹願受教仲淹曰君不憂不顯唯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黯每語人曰吾得於范公者平生用之不盡作岳陽樓記中有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蓋其素積也守鄧三年徙知杭州時孫甫為兩浙轉運使仲淹以大臣或便宜行事甫曰范公貴人也吾屈於此不得不伸於彼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仲淹遇之無倦色甫遇仲淹不少下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吳中大飢殍殣枕路仲淹發粟募民存

李公著卷一

三

餉為術甚備吳民喜競渡好為佛事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召諸寺主首諭以飢歲工賤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倉廩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公私興造傷耗民力仲淹乃自條叙所以宴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毋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進戶部侍郎知青州會河朔艱食青之賦

興置博州納場青民苦之仲淹戒民納價每斗三錢給鈔與之以書與博守遣官覲金詣博坐倉以倍價招之貴巨勝數道介其境則張之且戒曰郡不假廩寄僧舍可也至則買者山積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衍斛金尚餘數千緡按等差給還之青民因立像祠馬上書言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唯守宰最要耳此年以來不知擇選一劫以例除之其間縱有循吏百無一二使天下賦

李公著卷一

三

稅不均獄訟不平水旱不救盜賊不除民無告訴必生愁怨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若守修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仲淹為政忠厚所至有恩其卒也羌酋數百為舉哀佛寺哭之如父三日而去論希文者類高其勲業不以儒學名余謂希文見處難付己先憂後樂真仁人之言哉其政多改法不徇時議史稱其所至有恩即此可稽實際矣凡牧民者皆軫念痼瘼如希文元元何至多虞哉

昔人謂救荒無奇策希文縱競渡與土木蓋人所駭且疑者亦奇矣哉拘儒按成說好議人長短必曰是詭行不可訓噫必擇其可以訓者民殍矣廼希文一念懇切處固不求人知也獵較猶可況利民之事彼憚浮議泥常格而救民不力者獨何心歟

夫寄職郡邑懸萬夫之命未易稱也廼士人由清要階謫外者率多怏怏含憤屈意甚者卑吏事蔑監司計日而望遷也今范公之待孫甫何

李全卷十一

十一

如哉第公以便宜行事而甫悉繩以法則志之不得伸亦多矣嗟嗟以宰執出守大藩遇轉運之相制無倦色古人誠不可及哉

陳襄

陳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為友倡道海濱人謂之四先生仁宗朝舉進士主建寧城簿會邑令闕獨當縣事邑多世族前後令罕能制蔽蒙請託習以為常襄夜寐夙興務究其敝訟之難聽積久者窮極本源剖決無留每聽訟

必數人環列於前私謂者無所發由是邑人知不可干老奸宿猾縮首喪氣○遷仙居令地僻隱民不知教襄於正歲因耆老來賀作勸學篇使門人讀於庭且諭之曰吾秩滿即去爾有子弟或造就學者老翁然從之每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邑人自是有所矜式有興建必為民利皆樂助焉及去民攀車遮留不忍去○徙知河陽縣始教民種稻富弼為郡一凡即禮遇之襄留意教化進子弟于學或讒之於弼謂其誘邑子以資過客弼疑焉

李全卷十一

十一

人勸毀學舍以塞謗不聽久之弼以語襄襄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公苟有感志何名知己益講說不少懈弼由是愈奇之○知常州郡庠下窄不足以容師生襄為拓之其規模遂為諸郡庠序之冠襄晨入其中坐校諸生經義旁決郡事由是毘陵學者盛於二浙常州運渠橫過震澤積水不得入江為蘇常數邑民曰害襄以渠之丈尺對民田之步畝分授以浚深廣有制不月而戎遂削望亭古堰而震澤積水乃北流民害除旱且有溉

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馬顯
道嘗言為政要得厲威嚴使事齊整甚易但失於
不寬便不是人作處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
不管惟務寬大則胥吏侮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
權常在手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後除書
局官不謁執政或勸之對曰他能陶鑄我自有
命在

上蔡以覺言仁說者或訾其未該今考其政能
令吏卒如偶人狀其精神貫攝可想矣彼真識

仁者歟

馬伸

馬伸字時中東平人崇寧初禁元祐學伸時為西
京法曹因張繹求見程頤願以時論方異恐貽累
伸贊凡十反伸曰使伸得聞道死何憾况未必死
乎頤歎其有志進之自是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
受中庸以歸○初慶成都郫縣丞至任未幾會納
冬米成都浩穰字以委伸伸辭以多弊不可為守
問其故伸曰弊之大者由諸司吏人封抄拒之速

禍守曰君既知其弊尚何辭伸至場中則諸邑人
紛然矣豐飲食玩好飾美女凡可以蠱誘者計百
出前此主者不能自謹一墮計中則束手受制莫
敢誰何伸盡逐之嚴察吏不容纖芥負米至者累
無留滯時提舉常平孫俟按部至成都境上早行
見負擔者假寐道傍以待怪問之俱應曰今年好
受納官某等至無邀阻故爭先詰其主名曰馬縣
丞也孫歎息不已抵郡呼史書牒薦之即日改秩
伸常以此語人曰人之利鈍自有時但行直道無
用求於人也○遷奉符丞攝令事方歲歉而朝廷
行茶引伸拒之曰民方救死不贍豈可重困之太
守怒曰朝命安可抗伸曰伸為令誠不忍見民轉
溝壑守曰先須効爾事乃可行民間伸被効爭赴
懇諸司或徑達臺省事遂解○伸勇於為義而韞
藉深厚蒞官時晨昏必整衣端坐讀中庸一過然
後出視事每曰吾志在行迨以富貴為心則為富
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
故在廣陵行篋僅一擔圖書半之

時中直躬而行不忌溝壑蓋矯矯勁節士也中
委已愛民意亦自懇篤薰陶之力歟第其拒茶
引觸守怒似稍激者鮮于之三難儒者其猶病
諸

夫丞簿倖貳要津所蔑視也任此者輒碌碌如
輟駒不自振乃有宋大儒則多為之矣周程百
世師其筮仕亦滯外僚即簿倖時見宰天下之
規模焉時中蓋一丞耳署劇邑且時艱不可為
而刻蠹拯危豁如也當其時獨無梗之者耶嗚

呼士先志志在行道古之人固不羞小官矣

朱熹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紹興中主泉
州同安簿蒞政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
決職兼學事選邑秀民充弟子員訪名士以為表
率日與講究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為僧道者
○孝宗即位除知南康軍歲旱講求荒政多所全
活痛懲奸豪之侵擾細民者訪白鹿書院遺址奏
復其舊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

朱熹

朱熹

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反會陸九淵訪熹

熹請為諸生講君子小人喻義利章聽者至泣下
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遂刻之石○浙
東大飢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
事即日單車就道先是熹所居鄉每歲春夏之交
豪右糴糶平糶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
變熹常帥鄉人置義倉以賑之米價不登人得安
業至是奏行之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
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與僚屬鈎訪民

朱熹

朱熹

隱至廢寢食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每出
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自齎以行秋毫不及州
縣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所屬官吏憚其風采
倉皇驚懼常若使者歷其境至自有引去者尤以
嚴盜捕蝗興水利為急大抵措置悉如南康而用
心尤苦熹猶以徒費大農數十萬緡無以全活一
道飢民自効有短熹者謂其疎於為政上謂王淮
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熹復奏請盡出內庫之錢
以為收糴之本詔宰相沙汰被災路分監司守令

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知台州唐仲友者時相王淮之姻家也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熹按得其奸贓偽造楮幣等事實奏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乃下紹興府鞠之獄具情得因奪其新命授熹熹以為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陳賈言論其偽學詔以熹主管台州崇道觀後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抄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上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為菴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永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丈量之法上之而上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為不便沮之宰相劉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為不可行布衣吳禹士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差知潭州會同僚屬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勅令嚴武備戢奸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嘗答范伯崇有云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

不待多說然微細處亦當照管不可忽畧因循怠惰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史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暇日勿廢溫習少飲酒擇交游

元晦學集諸儒之成無贅論已迹其吏治炳炳乎皆行其所學者浙東荒政仁及蔀屋矣義倉有制白鹿有規皆百世師也世多以驚湖之辨有異同而子靜義利章則登石馬去知集長固元晦無我之心歟劾仲友章至十上見仁人之能惡人而潭州之降洞僚亦信孚蠻貊之一驗也顧其風裁凜凜稍不似伯淳之渾然者豈道則同而作用亦微有別耶

提舉浙東皇皇鈎民隱單車并徒從深歷窮谷亦苦心甚矣噫同室有鬪被髮拯之宜爾也彼悠悠清談者能乎顧予不能無愧也已

奉公畏義之人每事兢惕顧得失諸念不能無累已高明者識體要易簡宏博踈脫處或不免

焉豈盡善歟觀元晦答范伯崇書宛然無衆寡
無小大無敢慢之心法也蒞政者宜深省云

張栻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之子也生有異質師胡宏得
其論仁親切之旨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
警策淳熙中除知靜江府所統州十有五遼夔荒
殘故多盜賊徼外蠻夷俗尚讎殺間入塞侵掠而
州兵皆脆弱情邕管斗入群蠻中最高重地戍
兵不能千人獨恃左右江洞丁十餘萬為藩蔽栻

金鑑卷一

聖

知其弊至則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
健者為効用日習月按由嚴保伍之法論溪洞酋
豪弭怨睦隣母相殺掠於是群蠻帖服朝廷買馬
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栻究其利
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改
知江陵府湖北尤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良民
栻入境首劾人吏之縱賊者罷之捕姦民之舍賊
者斬之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
瀕北邊分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帥守所將獨

金鑑卷一

聖

神勁親兵及義勇兵比年亦廢簡閱不足恃栻以
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每案
視兵必令與大軍構試以相激厲均犒賞修戎勇
法使從縣道階級喻以農隙習武事候不時案驗
加賞罰士咸感奮並准奸民出塞為盜者法皆處
死異時官吏多蔽匿弗治栻捕得數人有北方亡
奴亦在盜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賊無使疆場
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
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帖勢希
賞廣招流民而奪其見戶熟田與之戡効大辨詐
謾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
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栻以不得其職求去
嘗誦東山詩見周公推征夫之情及其家室數
曰諒哉德厚者當如此矣敬夫歷衡邑屬兵燹
餘撫戢士伍無玩非寇養其能爾耶及考先生
之學又以高明簡徑簡者而諸所裁畫曲中機
宜其用心亦既密矣○栻猶穎見然者所奏
之時哉假養盛仁熟又當不亢於特未可知耳

張洽

張洽字元德臨江之清江人從朱熹學嘗取管子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語以為窮理之要嘉定初行社倉法洽請於縣貸常平米二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於官鄉人利之○搜松滋尉湖有經界不正弊日甚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洽令民自實其土地疆界產業之數授於櫃內嚴覈而次第之吏奸無所匿○改袁州司理參軍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之曰訟於

全宋文卷一百一十一

忠

官祇為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感悟盜聞之自伏○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居數年事敗洽治其獄無狀憂之且白郡妻官體訪俄憂有人拜於庭示以傷痕在脅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郡守以倉廩虛籍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鞠之洽應之為郡吏所害郡吏者州之巨蠹也嘗干於倉不獲故以此中之洽度守銳未可嬰姑繫之而密令計倉吏所入以曰守曰君之籍二十餘家者以胥吏也今按數

歲之中所入已豈於昔由是觀之胥吏妄矣守慚

為罷郡吏而免所籍之家○通判池州獄有張德

修誤蹴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洽訊而疑之請再

鞫守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

洽言於甫曰漢晉以來濫刑致旱伸寃得雨方冊

可攷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由德修事乎甫為閱疑

狀於獄德修遂從徒罪復白郡請蠲征稅寬催科

以召和氣守為寬稅三日果大雨時甫以白鹿書

院廢地招洽為長洽曰害是先師之迹也其可辭

全宋文卷一百一十一

忠

至則選好學之士日與講究汰其不率教者凡養

士之田乾沒於豪右者復之學興即謝病去○洽

自少用力於敬以主一名齋平居不異常人遇義

則勇不可奪居閒不言朝廷事或因災異變故輒

輦蹙不樂及聞一君子進用士大夫直言朝廷得

失則喜見顏色

夫谷之傳聲此動彼應氣潛入也元德息兄弟

之爭點盜自服精神感人勝於威刑多矣

都吏一言怒郡守幾傾二十餘家長民皆可懷

聽耶浸潤之譖不行焉信哉明且遠也公能生明其在無欲乎若元德不娶守銳徐計倉庾以釋之善乎率此法可以上下矣

廖德明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人少好釋氏及得龜山楊時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朱熹登乾道中進士知莆田縣民有奉淫祠者罪之沉像於江會有顯者欲取邑城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論之德明曰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熱服

李公鑒

卷一

○累官知澤州有聲諸司交薦之德明曰今老矣况以道徇人乎固辭不受○選廣東提舉刑獄有鄉人為主簿德明白其能而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已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追還薦章其公嚴類此時盜陷桂陽韶人懼德明燕笑自如遣將馳擊而親持小麾督戰大賊之乃分戍守遠斥堠明審賞罰宣布威信詔燕然如平時○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遷郎官奉祠德明初為澤州教授為學

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柏於學澤士愛敬之如甘棠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為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

盜陷桂陽韶人皆懼子晦燕笑自如蓋鎮之以靜也既而遣將督戰盜遁晏然儒者之動靜為時倚重如此豈其學已有得故應處自能中機歟

李公鑒

卷一

直道而行似矣率性乎任情乎周子曰動直則公而孔子則曰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夫為政者固多委曲以濟事也靜虛動直則曲而中矣率性之謂歟若乃強直自遂者身即無玷於民情亦有矛盾否耶子晦公嚴夙著然澤士愛之若甘棠此必善用其直者矣

真德秀

真德秀字希元浦城人初仕判南劍州嘉定中累進禮部郎中時相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焞曰吾徒頃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官者○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廣

德太平為甚德秀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以便宜發廩百姓數千人送至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先是都司薛拯每誚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因倡言旱傷本輕監司好名賑贍太過使人劾德秀所任官吏以憾德秀德秀上章自明朝廷乃悟遷知泉州耆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輪租令民自槩聽訟惟揭示姓名人

自諸州泉多大家為閭里患痛繩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敢爭改知潭州首以四事勵僚屬律已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治事以勤仍為民去十害斷獄不公聽訟不用刑汎濫追呼招引告訐重疊催稅科罰取財縱吏下鄉低價買物民艱食極力賑贍月試諸軍射損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理宗時起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姓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赤字不可為或咎寬恤大驟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

若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有勸嗇養精神者德秀曰
 郡敵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耳海寇縱
 橫次第擒殄暇日延聘耆儒躬臨講習以教郡之
 秀士守長沙嘗集十二邑宰於湘江議事以詩易
 之曰從來守令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
 膏供汝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
 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
 春長沙人為立生祠前守泉州有僉判方阜鳴謂
滅門刺史破家縣令此衰世
 事非好人言語在古人唯曰豈弟君子民
 之父母而已德秀擊節歎賞阜鳴亦循吏

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嗇之謂早服蓋衛生之經也其流也遂為楊氏為我之學嘗念之吾人精神自有所寄長人者真見一體意孜孜矻矻精神自溢有怠焉一覺即振矣異教家專事內養念動則神亦搖何裨哉希元聰斷不倦知嗇養之道矣彼逐境生情精神漫無歸宿者尤當別論云

湘亭一宴春意油然即此可見仁體誠得則孔門絃歌虞庭都兪別無風度

魏了翁

魏了翁字華夫蒲江人幼英悟絕出從輔廣李燾遊知義理之學開禧中差知漢州漢號為繁劇了翁以化民善俗為治首蠲積逋二十餘萬嚴戶婚交許之禁復為文諭以厚倫止訟民敬奉條教不敢犯改知眉州眉俗習法令持吏短長聞了翁至爭試以事乃尊禮耆者簡拔俊秀期望請學宮親為誘掖指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諸利弊興革殆盡士論大服風俗一變○遷轉運判官戡吏姦

今今藝範卷一

辛

詢民瘼舉刺不避權右風采肅然○遷寧闕守了翁行郡事即具奏乞修城郭備不虞廷議斬其費了翁增埤浚隍如待敵至者後一年潰卒攻掠郡縣知其有備不敢逞人始服了翁先見○理宗即位史彌遠惡了翁不附已會有詆其欺世盜名者謫居靖州築鶴山書院以待來學者民有爭訟惟閉戶自咎蠻夷化之為立祠○起擢潼州路安撫使知瀘州瀘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而武備日弛城郭頽塌了翁乃葺樓櫓增置器械申嚴軍伍之

律興學校躬復社倉義塚養濟院居數月百廢具舉○後知福州疾且革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與問答曰吾平生處已澹然無營復語蜀兵亂事廢頽父之口授遺奏少馬拱手而逝

華父處已澹然不見可欲獨於民風七習則孜孜釐正不少懈其中必有大大可欲者彼齷齪歛世味者知耶

易曰積豕之牙言革民者在握其機也華父尊老興賢而眉俗自變蓋從根源上轉移者彼

今今藝範卷一

至

不善教治者與惡為仇與爭為敵革面自矣革心誰歟

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淳熙中差知荆門軍有縣丞問何時赴任九淵曰朝廷命速之任單騎即行丞因言及虜人有南牧意九淵遽去如此則荆門乃次邊之地某當挈家若單騎却似有所畏忌也吏以故例白內諸局務外諸縣必有揭示約束接賓受詞分日九淵曰安用是延見僚屬如朋友每

日同官稟事衆有所見皆得辯爭利害於前九淵
唯默聽候是非既明乃從容贊歎以養其德公之
意雖賤隸走卒亦諭以義理接受無早暮下情盡
達無壅故郡內官吏貪廉民俗習之忠良材賦與
猾吏暴強九淵皆得之於無事之日往時郡有追
逮皆特遣人九淵唯令訴者自執狀以追為立限
皆如期而至輕罪則曉令解釋其有涉人倫者多
使領元詞自毀之以厚其俗唯怙終不可誨化乃
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反覆久之兩造有不持狀
唯對辯求決嘗夜與僚屬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
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為群卒
所殺九淵判翌日坐僚屬難之九淵曰子安知不
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人益服其明有訴
遺竊脫而不知其人九淵自出二人姓名使捕至
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宥其罪使自新因
語吏曰其所某人尤暴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遭奪
掠者即其人也乃知追治吏大驚郡人以為神初
保伍之制州縣以非急務多不檢覈盜賊得匿藏

九淵首申嚴之姦無所蔽有劫僧廬者隣伍捕獲
不逸一人郡盜屏息荆門素無城九淵以郡在江
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傭
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趣竭力工倍二旬訖築初計
者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緡五千而工畢又
郡學貢院客館官舍衆役並興初俗習惰人以執
役為恥吏惟好衣開觀至是督役官吏布衣雜役
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事威荆門兩縣置壘歲因
送迎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暨
小吏伺商人于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唯據引
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門吏取賄多藏覆
商苦重費大半由僻逕務入日縮九淵罷去之或
曰門譏所以防奸一旦罷廢商賈利必有不至務
者九淵曰是非爾所知即日揭示俾徑至務有一
巨商已遵僻逕忽聞新令復出正路巡尉卒於岐
捕之九淵訊得其實勞而釋之巨商感涕自是歲
收曾倍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荆俗上元
設齋醮郡守以下環坐而聽其說曰為民祈福九

淵為吏民講洪範欽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
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聽者感動至泣下湖
北諸郡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
無可使者九淵病之乃信捕獲之賞奔竄之刑又
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加庸直不使飢寒相與悉
心弓矢逸者絕少九淵平時按射不止於兵伍郡
民皆令得與中亦同賞薦舉其屬不限流品嘗曰
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
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與趙子直書有曰益國裕

全金鑑卷一

書

民之心在吾人固非所乏弊之難去者多在簿書
數目之間此奸貪寢食出沒之處而吾人之所疎
者世儒恥及簿書獨不念伯禹作貢成賦周公制
國用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
亦先制民產正經界皆可恥乎九淵家居時鄉人
苦旱群禱莫應請九淵除壇山巔大雨隨至荆門
亦旱九淵每有所必疎雨隨車郡民異之治化乎
洽踰年筭畢不施至於無訟

世疑金谿之學入於禪附和者弗察也荆門治

績炳炳矣盤錯之衝乃游焉民情事變纖悉調
練振古循吏莫過矣禪學果若是耶吾尤愛其
同官稟事默聽是非庶幾執兩端用民中者以
洪範代上元縣迎機轉動神哉噫官庫三年學
大進固先生自道者即此可以息群疑矣

趙廣漢治潁川鉤鉅發摘如神也儒者曰鷹鷂
哉不若鸞鳳而好察者羨之子靜辨者老訴預
知境中姦伏神乎非鉤鉅得也水靜則明燭鬚
眉亦以接受無壅得下情焉嗟嗟末世偽慝日

全金鑑卷一

書

滋親民者且遼絕矣猶不明而任察彼將為鷹
鷂耶

先生嘗言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
時血脈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是箇
閑閑散散不理會事的人不陷事中此可以為
當官應事者之法然可襲取哉

楊簡

楊簡字敬仲慈谿人乾道中主富陽簿簿於邑號
閑冷簡誠以接物衆畏信之相戒奉約束惟謹走

吏持片紙入市可貨數千初富陽民不知學簡至
兩月無一士來見恠問之左右對曰是邑多商人
肥家不利為士簡惻然即日詣白宰破食補生徒
日詣學講習文風遂振為紹興府司望犴狴必躬
臨端嘿以聽使自吐露猾吏僅行文案莫敢舞越
府吏觸怒帥送獄勘之簡白無罪令勘平日簡曰
吏過詎能免今日實無罪必摘往事置之法某不
敢奉命帥大怒簡歎曰是尚可為乎歸取告身納
之爭愈力知不可屈遂已每謂白事上官必從陳

金台雜錄卷十

五

述有不合即退思思之而審堅守無所撓或大碍
不見聽則決去而已○差溯西撫幹畿甸災白尹
宜戒不虞遂委督三將兵接以恩信出諸葛武侯
正兵法調習之軍政大修衆大和悅○改知樂平
縣學宮逼陋簡撤新之首登講席邑之大夫士咸
會誨之曰國家設學校欲教養真賢使進於科目
非具文而已然士之應科目處學校往往謂取經
義詩賦論策耳善為是雖士行掃盡無害於高科
也何以維持此心大失國家教養之意又言良心

人人自有而顧為庸庸逐逐貪利祿患得失者所
薰灼其切惜之其言坦易明白聽者人人可曉有
泣下者楊石二少年嚚健虛喝官府異時長吏利
為鷹犬挾借聲焰莫可誰何簡灼見姦狀寘獄中
因諭利害咸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為恥夜
無盜警路不拾遺召為國子博士二人率衆相隨
出境外呼曰楊父泣拜戀戀不忍離○出知溫州
首移文罷妓籍訪賢者禮致之示標表崇孝養明
宗族相恤之令首行鄉約效周官書敬敏任恤之
類書善不書惡詞訴類局於日分難遽達簡架大
鑼戟門外令訴者自鳴鳴即引問立剖決每受詞
採訪縣官賢否言人人同乃行黜陟有私讎者五
百為群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寨兵捕
之巡尉僇挑易事不白郡先生驚曰是可輕動乎
賊徒五百合家族何翅二千口拒捕相殺傷變在
頃刻耳萬一召亂貽朝廷憂且兵之節制在郡將
違節度是不嚴天子命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
劊手兩行夾立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進為致悔

金台雜錄卷十

五

罪意良久得釋因奏罷分司○或訟售產寓官負其直簡曰是名流且尊顯何得爾對曰今所訴行也文何以為既而同訴者十八人即命吏籌計官帑人給之袖衆詞即其家語曰其知公必無是是在幹者寓官為動不得已吐實簡曰幸出幹者屬吏寓官靳之竟追斷償所負勢家第宅障官河即日撤之城中謹誦名楊公河簡在郡廉檢自將奉養菲薄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閭巷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咸畫像事之有冒同姓登科者既數年矣忽大感悟詣簡繳納告身一名卿治第甚華中有堂尤偉麗簡往謁特延之別館猶愧發顏簡去十餘歲邦人去思未艾謂當時真有三代遺風金人大飢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邊吏臨淮水射之簡戚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靳斗升粟而迎殺之靳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

詆敬仲學者謂太高無實如捕風不可為據

乎胡吏治之卓犖也所過欣欣發物民薄土膏浸淫乎三代遺風矣果無實耶臨淮之射感然瘰癧且曰薄海內外皆吾赤子家六合之量歟噫扇訟一剖頓悟此心之無所不通敬仲固非一隅才也

修天爵以要人爵上賢慨之末世業學者果天爵耶一釋褐馬芻狗視之患得患失鄙夫已耳讀敬仲誨士數言而不竦然者無人心者也

劉清之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紹興中既舉進士欲應博學宏詞科及見朱熹盡取所習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授建德縣主簿請於州俾民自實其戶賦平訟息調萬安縣丞時江右大祲郡檄視旱徒步阡陌覈實蠲除州議減常平米直清之曰此惠不過三十里內耳外鄉遠民勢豈能來乃均境內之地為八俾有粟者分賑其鄉官為主之規畫防閑所全活甚衆發運使史正志按郡至筠俾清之拘集州縣畸零之賦清之不可後召入對丁內艱服

除通判鄂州鄂俗計利而尚鬼家貧子壯則出贅而尤謹奉大洪山祠病者不藥而聽於巫死則火葬之清之皆諭令止易其俗戒諸邑董常賦緩襍征謹推收勾銷簿籍不使吏因緣為姦諸所滲漏漸為補置先是郡餘厨傳以事常平刑獄使者月一會集互致折餽清之歎曰此何時也而以酒食貨賄為勤哉事上官惟究心所職無負於民足矣清之自常祿外悉歸公帑以佐經用至之日兵無糧官無俸上供迭使俱莫備已而郡計漸裕嘗作

李本義卷一

李

諭民書一編首言畏天積善勤力務本農工商賈皆有勸教詞意簡直易從邦人家有其書訟庭日清每因月講優具酒肴以燕諸生相與輪情論學設為疑問以觀其所嚮徐示先後本末之序來者日衆則增舍居之為闕武場凡禁軍隱避者悉按軍籍俾詣訓閱作朱陵道院祠先賢及死節者因集雅儒吉士日與講論參佐謀議亦在焉部使者以清之不能媚已惡之貽書所厚臺臣誣以勞民用財論罷主管雲臺觀歸築槐陰精舍以處來學

者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生往候疾下論語及天下孜孜歎息若任其責者病日革罔大來視疾謂曰子澄其澄慮清之氣息已微云慮可澄遂卒清之嘗序范仲淹義莊規矩勸大家族衆者隨力行之本之家法參取先儒禮書定為祭禮行之高安李好古與族人以財為訟見清之豫章清之為說訟家人二卦好古惕然遽舍所訟市程氏易以歸卒為善士

李本義卷一

李

昔賢有問何思何慮者程子病發之太早子澄謂無慮可澄實際耶則吏治又其餘也事變人情倏忽千狀詳計預防思慮可無哉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慮而無慮矣
嘗試心體澄虛時民情種種隱動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其此歟終日營營者則否
賑荒不如備荒備荒不如重農重農之道廣矣在守宰加之意耳

黃餘

黃餘字直卿福州閩縣人幼見劉清之奇之曰子

遠器時學非所處也命受業朱熹志堅思苦熹以
子妻之寧宗初授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民賴之
○改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政不令而自行後
通判安豐軍淮西帥檄幹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
決幹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
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井胡得
欺我囚驚服果於廢井得尸○知安慶府至則金
人破光山矣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於
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報即日興工分十二料
先自築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
料主之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休一時至秋
漸殺其半幹日以五鼓坐于堂濠皆官人聽命以
日成筭授之城成會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
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
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蹈
於水生汝者黃父也

以夢決獄涉於靈異思之不得鬼神通之驗矣
分料計工先自築繼以委人奸養者難乎蠶食

矣儒者之政其近民如此

守令懿範卷之一

守令懿範卷之二



吳郡守蔡國熙裁定

晚學王敬臣校正

門人文元發纂輯

循牧

周

公孫僑

公孫僑字子產鄭公子子國之子也博物多聞有遠識代子皮為政立學校定章服正溝洫伍井廬

守令懿範卷之二

十一

大人之忠信者與之其泰侈者斃之三年民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孔子稱之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司馬遷曰子產為政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桃李垂於街者莫之敢援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棄我死乎

民將安歸

子謂子產惠人也殖田疇教子弟是已蓋三年而誦聲作當其始猶不免指伍之謠使中無定畫毀譽奪之能成其惠哉余觀正封恤定章服等事非煦煦取便目前者乃其愷悌一念自藏於嚴密中不可掩也久而政洽至令士無尺籍桃李垂街者莫援遺愛深矣然夫子猶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此又安所指哉誠求者自得之

守令懿範卷之二

二

晏嬰

晏嬰字平仲齊世卿弱之子也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責之曰吾以子為可也使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寡人將加大戮於子晏子對曰以君之威臣敢逃死自今以始請改道以治東阿景公許之三月上月成景公迎而賀之曰善哉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杜請託絕貨賂山澤之利以業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乃罪臣今臣之治東阿也請託行貨賂至公帑之財入於左

右山澤之利歸於權豪饑者多矣而君乃賀臣臣
不能復治東阿矣請從此辭景公下席而謝曰子
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晏子治東阿善矣其君不見信則去之何必易
行以求知哉雖然權以悟王非其本心也一辭
而致景公下席之謝有以夫嗟乎烹阿封即墨
齊威不可及也始惑左右而終悟保民景公其
亞與

公儀休

公儀休魯博士也

子

以高第仕爲魯相奉法循理無
所變更泄柳問之曰治國之道若何休曰治國之
道愛民而已利之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
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愛民之道盡之矣泄柳
曰何如曰教之耕歛勿害之也不奪其時勿敗之
也刑罰後省勿殺之也賦歛後薄勿奪之也節其
力俟勿苦之也適其性情勿怒之也善爲國者遇
民如父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爲之哀見其
勞苦爲之悲○他日茹蔬而甘拔其園葵視其家

織布美去其織婦曰欲使農夫工女何所售其貨
乎行之三年魯人甚悅而安之曰國相生我魯有
大故去石請閉門休曰止也淵吾不絕蒙山吾不
賦苛今吾不布吾以閉心矣何庸閉門哉已而果
無事

拔葵去婦類細行然者其觸事怵心默察而潛
杜非真有痼瘼之念者能乎當大故自信閉心
可謂獨立不懼者古人所見卓然固如此

董闕安于

董闕安于趙人簡子之才臣也嘗使之治晉陽拊

四

循其民輕其賦歛內修政事外交強鄰周思卻慮
謀及后入簡子嘗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車吏
進問君何爲止簡子曰董安于在後吏曰奈何以
一人留三軍也簡子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安于適
至簡子謂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
對曰此安于之所以爲後也簡子曰宮之寶璧
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以爲後也簡子曰
行人燭過年長矣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

所以爲後也安于可謂腹心之臣矣凡君心之所
欲爲而有益於國者安于皆代爲之也他日趙氏
祀之於廟迄至襄子之世智伯陰結韓魏以伐趙
襄子召張孟談而謀之曰安適而可張孟談曰晉
陽董安于之所拊循也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
襄子之晉陽周視之召張孟談曰吾城郭完府庫
足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孟談對曰臣聞董子之治
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爲之其高至丈
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箇籛之勁

守令錄卷二

五十一

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銅少若何孟談曰臣聞董
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簷請發
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卒焉晉陽以滅智伯
趙宗危而復安皆安于功也

昔董安于性緩常佩絃以自急夫以從容詳審
之性而矯以勇斷宜其慮事精而遠其行果而
力也觀其凡有益於國者皆代君爲之每有先
事之備諸所施設率爲國家長久計所謂竭智
盡忠以事其主董子有焉

史稱晉陽之安尹子保障力也其端則安于實
開之二子者深思遠慮默儲不測之備國無難
孰發其先計哉古人不貴赫赫功茲可槩也

子奇

子奇齊東阿宰也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既行矣齊
君以其幼也悔而追之曰未到阿及之還之已到
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使者曰子奇
必能治阿也臣見其所與共載者皆白首者也夫
以老者之智而以少者決之其能治阿必矣子奇
至阿鑄庫兵以爲耕器魏聞童子爲宰庫無兵倉
無粟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戰遂
敗魏師

守令錄卷二

五十一

子奇未冠治東阿才乎觀其載白首與共事蓋
欽才取諸人者老成識字也銷兵而破敎豈所
謂制挺撻堅利者哉政貴人和此耳吁子奇信
奇士乃使者揣知於未然亦具朗識也夫

西門豹

西門豹魏人爲鄴令辭於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

樹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樹功成名有道乎文侯曰有之矣子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鰲牛之黃也似虎此皆似之而非者也豹往到鄴會長老問民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鄴三老廷掾每歲歛民錢數百萬以三十萬娶婦與巫祝共分其餘巫行視人家美女指是當為河伯婦委聘洗沐盛飾綺衣治齋河上張帷蔽女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

古今繫卷三

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上數里而沒其來久矣人言即不娶婦河必漂溢傷人豹曰他日幸來告我吾亦往送女至其時豹往會之三老巫祝皆在觀者空鄴城焉豹呼女視之謂眾曰是女不堪為河伯婦也煩大巫入報即使吏牽抱大巫姬投河中有頃曰巫姬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觀者股栗有頃顧謂廷掾與豪長者曰汝入趣之皆叩頭請命豹曰河伯何留客之久若等且歸鄴中大驚自是不敢言娶婦事矣○豹即發民

鑿十二渠引河水灌田民受其利至漢之興十二渠經絕馳道長吏欲合三渠為一橋父老言曰此西門君所為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置之

投巫老於河威棱苦峻蓋愚俗久沿不痛懲不止况姬老數輩殺民女歛民財積罪貫盈矣借之以雪沉寃而絕永患似無不可者豹之智且勇盡美矣乎雖然修文告于河神如韓昌黎之馴驅豫下令以娶巫家如宋叔庠之絕山姬或

古今繫卷三

止懲一二以警其餘斯又盡善也已至鑿渠引水尤開鄴旁百世利焉太史公乃列於滑稽傳何哉

歲一娶婦費錢三十萬何不以是鑿渠防河患乎使豹不鑿渠後有河患民將曰不娶婦之故也而其害復作矣豹見理明行政果不惟除害而又興利其賢矣哉

西漢

吳公

吳公上蔡人漢時爲河南守聞雒陽人賈誼秀才召置門下甚愛幸文帝初立徵公爲廷尉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時稱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云

夫西京良吏尚矣迺吳公爲河南其規緒無可稱述而治平居天下最豈悶悶不近名者耶上臣以人事君公進賈生能知人則安民可推也作史者於誼傳見之有以哉

汲黯

守令禁範卷十

九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事武帝爲謁者。河內失火。帝使往視。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內。見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發河南粟賑之。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病。歸。召拜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留。內遷爲東海太守。治官理民。好清靜。捨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不細苛。多病臥。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

長孺爲治。咎責大。指不爲細苛。可謂得綜理之

要矣。不問失火而傷水旱。乃矯制發粟。亦務大。蠲細之驗也。病臥閤中。而東海大治。蓋識體所。致。豈徒清淨自文者歟。

黃霸

黃霸字次公。陽夏人。少學律令。喜爲吏。入穀補左。馮翊卒。吏領郡錢穀。察廉。爲河南太守。丞明察。內敏。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時俗吏尚嚴酷。而霸獨用法寬和。爲名。○宣帝時。由夏侯勝薦。擢

守令禁範卷十

十

揚州刺史。復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事緹。油屏泥於戟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霸爲選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瞻鰥寡。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于民間。勸以爲善。防奸之意。及務耕桑。節用。種樹。養畜。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常擇長年廉吏。有所司察。屬令周密。吏出不

敢舍郵亭食於道傍烏攫其肉民有詣府言事者
霸與語道此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
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毫
釐不敢有所隱繇寡孤獨死無以葬者霸具為區
處某所木可為棺某亭猪可以祭吏徃皆如言其
識事聰明如此長吏許丞老病輒督郵白欲逐之
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皆出于民所易孰
更又未必賢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
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

李令錄卷二

十一

兆尹

六治責識體總成者責大指專司者綜細務郡
縣之體然也然有機宜焉膠漆則滯次公當深
文之末馴以寬和時乎獨以二千石析及米鹽
類瑣瑣者擿道旁之伏又疑於鈞鉅矣豈承廣
漢之後俗多構仇非精明不能猝理歟曰在用
之何如耳若以炫聰明將流於苛察資以悉民
隱杜奸萌則所謂仁術也何過哉為政者審之
治道去太甚旨哉言也次公外寬內明諸所董

率過於精密即此誠善自調停矣憤憤者口實
最語甚未必去弊滋焉若矜智喜事者流真藥
石也哉

韓延壽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為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
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為選良二
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
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由是以為俗
民多怨讐延壽欲更改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

李令錄卷二

上

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
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為陳
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
品略依古禮于是令文學校官皮弁執俎豆為民
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數年徙東郡太守延壽為
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
廣謀議納諫諍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
陳鐘鼓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旂旂冒
射御之事治城郭收租賦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

為大事吏民敬畏趨向之又置正伍長相率以禁
弟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奸人莫敢入界其
始若煩後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
甚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
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太減為天下最○入
守左馮翊歲餘不行縣掾白宜循行郡中延壽曰
縣有賢令長督郵行縣恐無所益重為煩擾丞掾
皆以方春月可一出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
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
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
使賢長吏齎夫三老孝弟受其耻是日移病不理
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于是訟者宗族傳相責
讓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
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乃起聽事郡中欽然莫不
傳相教厲延壽恩賞周遍二十四縣莫復以訟詞
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

夫治必先定規模循而行之考厥成焉吾見
黃華政緒率循循若持左契驗則必合此豈漫

然為者長公好古政多更張始煩終便蓋其中
實具成畫第難與沮安之民慮始也閉閣思過
意尤懇篤躬厚薄責政行化洽其志識亦宏裕
者乃竟以待蕭太傅受戮傷哉

漢稱循吏者非儒術即黃老而申韓參馬趙子
都鈞鉅鉅簡申韓之遺也母論已及長儒尚清
淨臥閣而東海治韓長公好古教化條約若煩
而穎川亦治二者操術異而取効均有說乎曰
二子懇懇為民之念一也用以見殊抑其所采

然矣夫簡靜而不弛精密而不苛救時者隨所
取焉弗泥其法可也且夫坦中善藏何必非儒
而槩目為黃老之學迂滯不情與矜飾而入于
偽者果儒術耶而世則以此輕儒矣太史公論
人先黃老而謂言道德者溺其職噫名法熾而
德意微非孔孟之咎也儒不孔孟而宗黃老者
因得以清淨收功蓋其真意猶在焉誦孔孟者
類非黃老而不免蔽于聲利之習并其真意忘
之何為哉彼二子或未可輕議也已

王尊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師事郡文學官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初元中舉直言遷號令轉守祝里兼行美陽令事○以高第擢安定太守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願諸君知勉加正躬以率下又出教敕縣功曹曰各自砥礪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無久妨賢○遷東郡太守河水溢瓠子金隄尊躬率吏民投祀水神河伯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終不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傍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三老朱英等奏其狀天子嘉之秩尊中二千石數歲卒官吏民祀之

王尊遇瓠子之溢願以身填金堤或曰果爾從井救人仁乎宋儒治曹村決者曰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仁人之用心固如此人孰無死即尊以河潰而死其忠且勇亦不磨焉

龔遂

龔遂字少卿平陽人宣帝時渤海盜起二千石不能制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問何以息盜對稱旨且請便宜從事上許之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還遷移書敕屬縣番罷遂補盜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無得問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假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遂見齊俗奢侈好未技不田作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氏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

賣刀買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請從王生故嗜酒功曹以爲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會遂引入官王生醉後後乎曰天子卽間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至上前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議曹教戒臣也上乃拜遂水衡都尉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之云

考地節元康之際政令煩苛民之爲盜有自來矣予於少卿治渤海有深取焉罷逐捕開自耕之路得其機要可謂曰智開倉選吏恤其瘡痍可謂曰仁卒之渤海晏然逐誠良吏哉或慮德不可馴稔亂焉如之何曰戮決渠魁脅從罔治胤征有明訓矣彼激赤子於潢池輒令王石俱焚者獨何心歟

世人醒于爭王生醉于讓者與少卿揚善于天子歸美於議曹視息盜安民之功尤大也嗚呼

古今藝範卷上

七

厚哉

召信臣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以明經甲科爲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爲零陵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略好爲民興利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鄉亭行視水泉開通溝渠於穰縣南造鉗盧陂累石爲隄旁開六石門以節水勢用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人得其利刺石于田畔以防分爭禁止

嫁娶奢靡務于儉約按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流行百姓婦之戶口增倍訟盜衰止吏民親愛之號曰召父○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徵爲少府奉獻園囿食物諸不經歲費省數十萬

盡力溝洫禹也經畫溝洫之制非程伯子乎翁卿開通溝渠同此意也嗚呼井田不易復矣今日爲民根本計以紹召父之政舍此何術哉

韓長公守馮翊歲餘不行縣曰恐重爲煩擾也翁卿則出入阡陌止舍鄉亭孰是歟曰近民牧

古今藝範卷上

六

體也召伯甘棠之思是已南陽之治行稱最有以乎若不躬儉約而反生騷擾則長公之慮是矣

薛宣

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人爲大司農斗食屬察廉爲不其丞卿郡太守趙貢行縣說其能從宣歷行屬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後令茂才爲宛句令大將軍鳳聞其能薦宣爲長安令治果有名○成帝即位宣

為中丞上疏論吏多苛政教煩碎咎在部
舉措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聽詭候以求吏民過
失郡縣相迫促是故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不
由此也上嘉納之○出為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
陳留郡有大賊上徙為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
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始高陵令楊湛櫟陽令
謝游皆貪穢不遜宣察湛有耿節敬宣之效廼手
自牒書封與湛一吏民條言不如牒馮翊不忍相
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映湛即時解印綬為記謝宣
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之獨
移書顯責之游之相亦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其
當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其令薛恭職不之一為縣
小僻在山中陽治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舉茂才
遷在粟邑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
而兩縣皆治○官為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
居皆有條款可紀多仁恕愛人○池陽令舉廉吏
獄掾王立未及召而立妻受囚家錢立實不知縣
恐自殺官聞之移書池陽曰立家和受獄而立不

全人誌卷三

九

知殺身自明立誠廉士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極
以顯其魂○宣性密靜有思思省吏職求其便安
下至財用筆研皆為設方略利用而省費郡中清
靜吏民稱之

歷代監司識大體與郡縣同心恤民者多矣類
此疏者豈少哉

為政得體則逸而有成加意州邑之長非郡中

體乎然非恃文法督責已也推誠示勸多方
植使尹皆得人守

何事哉惟振綱維於上而嚴其責效此諸體
君道也薛馮翊密封顯責奏更二尹庶幾近之

全人誌卷三

三

密靜則思自生安而后能慮也長人者孰無思
哉密靜之思則鮮矣

何武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人也以射策甲科為郎光祿
勲舉四行遷為郫令坐法免歸久之太僕王音舉
武賢良方正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必先露
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
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
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為刺史行部

錄曰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廼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聖為博士毀武於朝武終不揚其惡○武為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不肖敬之如一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乃見二千石以為常○為刺史五歲入為丞相司直遷清河太守兗州刺史復徙京兆尹更為大司空封肥鄉侯武為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善世以此多焉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古今鑒範卷三

三

何君公賢不肖敬之如一似少鑑烈然者乃其氣度則渾渾難窺矣所居無赫赫名以是歟然迹舉奏二千石豈情然者乃以不禮廉小戴何以示公愷不激不隨信惟無我者能之始雖以不禮廉小戴不免一時之怛情而終不揚其惡以報昔日之毀非君子而能之乎

東漢
寇恂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初為郡功曹光武南定河內而難其守問于鄧禹禹薦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恂移書屬縣講兵諫射為矢百餘萬養馬二千疋收租四百萬轉以給軍士與朱鮪將蘇茂賈彊等戰大破之時光武北征軍食急之恂轉輸前後不絕○潁川盜起拜恂潁川太守郡中悉平封恂雍奴侯恂在潁川三年拜汝南太守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民春秋者親受學焉○七年伐朱浮為執金吾明年潁川盜復起帝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後九卿後出以憂國可也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以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士受納餘降○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俸厚施朋友故人友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致此其何獨享之乎時令歸其長者卒謚威侯

古今鑒範卷三

三

軍輸與國首務光武之威侯猶高帝之鄭侯也

傑哉分俸厚施難矣而謂因士大夫致此尤難
哉真長者之言也

蓋世之抱雄略者不曰樛組可以折衝也文士
坐嘯今古芥視武弁而或不任盤錯於以殿國
家而鎮百姓難矣哉子翼兼資文武宰大都至
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躬自受業汪汪千頃量也
能下人故能用入蓋羣雄不足平已

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習詩禮及曆算稱為通

今李令錄卷二

三

儒性寬仁恭愛初辟丞相府史後以儒術舉為侍
郎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
言吏人親愛不忍欺之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
遺者茂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屬之
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
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曰賢明之君使人不
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奉受故
來言耳茂曰汝為敝民矣凡人所以貴于禽獸者
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隣里長老尚致餽遺况

吏與民乎吏顧不當秉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
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女獨不欲修
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人曰苟如此律何
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以禮教汝
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且歸念
之于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
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嘆其不能河南郡為置
守令茂不為嫌理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
遺○平帝時天下太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

今李令錄卷二

四

獨不入密縣界光武即位先訪求茂下詔曰前密
令卓茂東身自修執節淳罔夫名冠天下當受天
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茂為密令時年已七十矣而能勞心諄諄視人
如子觀其論亭長受米肉數語雖悻戾之人亦
無不化者然此猶姬煦者可能也至於嗤議叢
興非有卓然不易之志鮮不撓且沮矣而茂方
理事自若不以為嫌器量固超然哉世之號咷
淺中動輒沮喪者視此抑可愧矣

禮律二語古今名言知律而不知禮可謂循良
否乎世之攷察威明者視此霄壤矣

杜詩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
公平稱世祖時以討賊功拜成臯令視事三歲舉
政尤異再遷為沛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
○後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善于計略
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
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此室殷足時

李令誌卷二

韋

人方之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
杜母○詩自以無勞久居大郡不安求欲降避願
受小職帝惜其能不許○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
劉統董崇等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視事七年政化
大洽

夫貴位厚勢人所爭趨進念起則矜功害能
將茂顧已修職利民何有哉若杜公君非獨優
於治郡其推賢避位甚盛節也不矜顧乎上不
疾視乎下故實惠所沐民終賴之易稱漢躬詩

美緇衣公君有焉

公君節儉善計略便民之政知無不舉乃猶不
安大郡求降避豈其中尚有不足處耶噫苟盡
心於民事其所不足實多矣

劉平

劉平字公子彭城人本名曠顯宗後改為平王莽
時為郡吏守舊立長政教大行其後每屬縣有劇
賊輒令平守之所至皆理○後舉孝廉拜濟陰郡
丞太守劉育重之任以郡事○後拜全椒長政有

李令誌卷二

宋

恩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役刺史
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
班詔書而去○顯宗初鍾離意薦平及琅瑯王望
東萊王扶略曰竊見平等皆年七十執性活潑所
居之處邑里化之修身行義應在朝次書奏徵拜
議郎

夫強察苛峻長告許之風非所以亭治百姓也
樹德者令民沐浴歌詠追號而尸祝之亦云殊
績矣或有沾沾意焉則猶未若恬然無喜怒之

爲至也劉全枿其惠政史不條載唯曰人人自以爲得所不知所問班詔書而去冲乎沕乎吾不能窺其用也薦其賢者謂執性恬澹所居邑里化之素履若此其政亦渾渾不表暴者耶

衛颯

衛颯字子產河內修武人也家貧好學問建武二年除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暮年間邦俗從化○先是含涇滇陽曲

李公贊卷二

主

江三縣越之故地武常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溪谷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徃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奸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耒陽縣山鐵石民庶常依聚私爲鑄冶遂招來亡命多致奸盜颯乃上起鐵官嚴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颯恤理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于物宜視事十年郡內

清理

爲吏以期會筐篋爲能循循焉朝夕是計此後世通患也桂陽之政至鑿山五百里設郵置省勞役招流獲廣租稅起鐵官居官如家若不暇給自媮惰循嘿者視之有不晒且謂哉迺君子則有取乎是矣嗟乎非常之原黎民懼焉不有大勞不能久逸此唯識治者可與語也今世有加意隱煥稍稍振剔輒爲流議所沮惜哉

任延

李公贊卷二

主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年十二爲諸生號爲聖童更始元年以延爲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爲惟先遣饋禮祀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分俸祿以賑給之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順孫就餐飯之吳有龍丘萇者隱居人未忘不降辱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

都尉灑掃其門猶懼辱焉豈可召乎乃遣功曹奉
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于道積歲長乃出署
議曹祭酒○建武初詔徵延爲九真太守九真俗
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趾每致困乏
延乃令置作田器教之墾闢歲歲開廣至千餘頃
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
無適對匹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
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者
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是歲風雨順節

全人誌卷二

二十九

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
者任君也多名其子爲任于是徼外蠻夷皆慕義
保塞○初平帝時錫光爲交趾太守教導民夷漸
以禮化故嶺南華風始于二守延視事四年徵詣
洛陽以病稽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生爲立祠○
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
延曰臣聞忠臣不私親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
同非陛下之福也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
曰卿言是也旣之武威首摧豪大姓田緝等威行

境內吏民累息○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羗延隨宜
處置各得其方○又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
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旣通悉顯拔榮進之郡
遂有儒雅之士顯宗即位拜潁川太守尋轉河南
太守所在稱治

善事上官無失名譽世祖豈導人以諂者必有
忍其迺有濟此固可與貞孤之士語也長孫曰
忠臣不私其志確矣嗟夫吏重名譽生民之感
也急身謀而忽民瘼守道者屑乎雖然不獲乎

全人誌卷二

三十

上民不可得而治矣不激不阿當官者有道焉
奚庸心哉

夫風氣待人而開不獨太古也嶺南華風始于
二守亦開物之政歟噫士大夫重內輕外外補
者猶擇善地鄙夷氓爲不可俱也箕子就封朝
鮮俗易文翁作守蜀壤教行獨非人情耶不遇
盤根利器不顯君子以古道正今俗即樸陋之
鄉易率也

郭伋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少有志行。哀平間辟太
司空府。三遷爲漁陽都尉。世祖即位。拜雍州牧。建
武四年。爲中山太守。明年爲漁陽太守。漁陽既離
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寇賊充斥。伋到。示以信
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後
潁川盜賊起。徵拜潁川太守。伋到。招懷山賊趙宏
等數百人。皆束手。詣降。悉遣歸附農。○後再爲并
州牧。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
相携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

中全錄卷三

主

几杖之禮。與參政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
兒童數百。各騎竹馬。于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
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謝之。及事訖。諸
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告之曰。及還
先期。一日。伋謂違信于諸兒。遂止于野。須期乃入。
書有之。德威者不狎侮。易則曰。以貴下賤。大得
民也。郭細侯與童稚期不爽。信宿豈直重然諾
哉。庶乎毋侮。毋弱者矣。嗟山谷之陞竹馬道。迎
不聞襄郡侯威也。所過搜民隱。禮耆德。親民者。

不當如是耶

張堪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少受業長安。志美行厲。
世祖即位。中郎將來歙薦堪。召拜郎中。送委輸詣
吳漢。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伐公孫述。堪助漢
破之。成都既拔。堪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條列上言。
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說。○後拜漁陽太守。
捕擊奸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乃于狐奴開
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

中全錄卷三

主

無附枝。桑穗兩岐。張公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
匈奴不誼。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及前後
守令。能治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
在蜀郡。仁惠下。威能討奸。前公孫述破時。珍寶
山積。堪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棄折轅
車布被囊而已。帝聞太息良久。徵堪會病卒。帝深
悼惜之下。詔褒賜帛百匹。

張漁陽仁而有成。視事數年。令民陶然。咏德而
邊亭虛。侯殆文武之兼材耶。乘折轅布被囊人。

其細耳於乎材有偏全守不可玷也倘民不
德而僅以廉自多其猶在張漁陽之後也已
惟其無富家之欲所以有富民之仁君游二
非兩截也

劉昆

劉昆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
能降雨止風遷弘農太守先是崤道多虎行旅
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
而異之徵爲光祿勳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

李公麟卷三

三

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
然耳帝歎曰此長者之言顧命書諸策

偶然之對見澹然之心

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少介然有義行爲鄉
嗇夫平徭理怨得人歡心○京兆尹召倫爲主簿
領長安市市無阿枉百姓悅服○後爲扶夷長未
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蕘馬
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悉賤買與民之貧

贏者○遷蜀郡太守蜀地人吏富實掾史家資多
至千萬倫悉遣歸更選孤貧志行之人文職修理
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倫爲知人
惠及貧民選用貧吏古所謂不虛無告不廢困
窮伯魚兼之矣長民者宜加意于斯乎

鍾離意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少爲郡督郵時部縣
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意封還記入言
於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

李公麟卷三

三

今宜先清府內且濶略遠縣細微之愆太守賢之
任以縣事○會稽大疫死者萬數意獨身自隱親
經給醫藥所部多蒙全濟建武中除瑕丘令吏有
擅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
加刑遣令長休○遷棠邑令縣人防廣爲父報仇
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
家使得殯歛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
竟遣之廣殯母訖果還入獄○顯宗即位徵爲尚
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臧千金伏法以資物簿入

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
賜言於帝曰孔子忍渴於盜泉曾參回車於勝母
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歎曰清乎尚
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之

臧哀伯有言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
賂章也意之委珠不拜其意深矣是豈世之硯
硯小廉已哉至其恩及盜竊信行囚繫死乎硯
厚之風東京良吏莫是過矣

宋均

卷之三

王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以父任爲郎年三十餘
調補辰陽長其俗少學者而好巫鬼均爲立學校
禁絕淫祀人皆安之○後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
數爲民患均到下記屬縣曰江淮之有猛獸猶北
土之有鷄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
非憂恤之本其務遇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輿
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元
年山陽楚師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
○浚通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巫取百姓男女

以爲公姬歲歲改易不敢嫁娶均乃下令自今以
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害良民於是遂絕○
遷東海相徵拜尚書今復山爲河內太守政化大
行

叔庠之禁山娶其溺巫之遺意歟而仁則過西
門遠矣格奸者類以權濟乎然而息虎患散飛
蝗德政寔感之權不與焉吏治可識矣

秦彭

卷之三

王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建初九年爲山陽太守
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敢明庠序每春秋
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
之禮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老吏有過咎罷遣而
已不加耻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
千頃每于農月親度頃畝分刈肥瘠差爲三品各
立文簿于是奸吏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
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
郡

漢自孝武末年任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牛耕

用力省而得穀多然肥確未覈奸吏牟剋其間
自秦彭度田爲三品紀之載籍孝明因其法詔
示天下遂爲不易之制仁人之利溥哉彭本儒
術致理故其教化勸率彬彬可觀云

黃香

黃香字文疆江夏安陸人也家貧博學經典究精
道術安帝時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
太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
仕者不耕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

李令鑑卷十

七

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饑乃分俸祿及所得賞
賜班贍貧者于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廩貸
覓民獲全

夫物各有分傳之翼者兩其足予之齒者去其
角天道然也食祿之家與民爭利忍乎歛怨而
施奪匪直敗名多不庇其子孫違天者不祥哉
周儀休漢文疆庶幾知絜矩之義者

分祿贍貧使富民樂施出于周禮荒政之外上
有好者下必有甚焉長人者可以爲法矣

龐參

龐參字仲達河南維氏人舉孝廉拜左校令後拜
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官先
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門屏前自
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欲曉太
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
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撫孤也于是歎息而還參在
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名

李令鑑卷十

七

仲達善治得于任棠之善喻隱者之益于仕者
自古記之矣避堂待舍惠貽臨淄前輩風流類
如此

楊震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明經博覽諸儒
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客居于湖教授鄉閭
不答州郡禮命衆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年五十
始仕州郡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
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
謁見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

人何也密曰莫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皆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亦厚乎

關西四知其心徹神明矣非孔門慎獨之脈歟夫當時止曰四知迄今知者可指數耶毋謂幽獨為可欺也噫古來貪墨敗官厚為子孫計者今安在矣道關西即楊氏後無問知不知皆知

宋李全德卷二

三

為清白吏子孫貽謀者熟計之應不以彼易此

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欲以為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祖母死服闋辟太尉李義府拜郎以涼州之議為鄧鶚兄弟所不平時朝歌賊竄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不解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不別利器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請寬假

策勿令有所拘闕稜許之及到官多設方略賊皆

駭散稱為神明語具本傳○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遷武都太守羌乃率眾遮詡于陳倉詡即停車宣言土書請兵須到當發乘其分散日夜進道兼行令吏士各作兩龜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既到郡復大破羌眾乃古相地勢築營辟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詡始到郡戶不滿萬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米鹽豐賤十倍於前請寬假以散朝歌之賊倍增竈以退武都之羌

宋李全德卷三

甲

招亡賑貧以致戶口歲增人知升卿之忠矣孰知自順孫孝養中來耶古稱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觀此益信

詡以龔亂理劇之才勛勅亦章灼矣然而九見諱考三被刑罰終不少沮豈忠介天植威不能惕耶至其臨終猶以擊賊時冤殺為戒又何慈惻也士大夫立朝則全軀自保握權則威稜發戮者省夫

吳祐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父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衆兩昔馬援以苴蕙興謗王陽以衣化俗名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後舉孝廉爲膠東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以道化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鮮吏人懷而不欺○裔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而忍欺之促歸伏罪

李令贊卷二

里

性慚懼詣閣自首祐曰掾以親故受汚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念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乃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無子即逮長妻使同宿獄中妻遂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乃啗指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哉臨

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祐在膠東九年書不入京師

范曄論劄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乏貞直季英貧不受遺守郡九年書不入京師孤貞哉其處孫裔夫安丘男子二事秉心一何恕也中無欲故能盡人之情觀過知仁仁者能之

陳寔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自爲兒童雖在戲弄爲等類所歸後爲都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

李令贊卷二

里

讀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期喪去官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歛違法乃解印綬去○寔在鄉里平心率物或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黨事起餘人多逃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遇赦得出○靈帝時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

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吊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

勝殘去殺百年之功歟什伍令嚴而民怯私闢劫之已耳陳太丘不禁訟而訟息吾不知何所設施也史稱修德清靜民安之或又謂其為善不近名信爾亦非淺夫能付量矣臨張讓之喪有遺議焉易曰見惡人以辟咎也其慮深乎乃胡氏則云有太丘之志則可無太丘之志則幾於劉翳此在自審焉耳矣

李公麟卷三

聖一

崔寔

崔寔字子真涿郡安平人也少沉靜好典籍桓帝時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桑而俗不知績織民冬月無衣績細麻而臥其中寔至為作紡績織紵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略吏民寔整厲士馬嚴烽堠虜不敢犯常為邊最

衣被斯民威行胡虜偉哉濟世之才也乃其自少即沉靜好學則士君子欲運量當世之務浮

淺者詎能哉昔武侯謂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觀於子真益信

韓韶

韓韶字仲廣潁川長社人少仕郡辟司徒府時泰山賊公孫舉叛亂尚書選三府掾能理劇者乃以韶為麻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麻境餘縣多被寇盜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乃開倉賑之所稟贍萬餘戶主者多謂不可韶曰長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奚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

李公麟卷三

聖

無所坐

冒罪活人至哉仁心乎彼為身謀而視溝壑之填委者何忍也

劉矩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也少有高節舉孝廉稍遷雍丘令以禮讓為治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于前按平訛言以為忿恚不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漢去古未遠郡縣吏自孝廉茂才徵者多樸茂

高行政有可觀劉矩少著節槩以禮讓化治卒
能使民無訟不假敵朴境內晏然猶有西京之
風蓋叔世良牧歟

念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仁言也藏乎身者無忌
怒觀理之學民其喻諸叔方感人處亦在言外
矣

劉寵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父丕博學通儒寵少受
父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以仁惠為吏民

古今懿範卷二

聖

所愛毋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
服遁歸後四遷為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
山民愿朴有白首不入城市者頗為官吏所擾寵
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
陰縣有五六老叟龐眉皓髮自若耶山谷間出入
齋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
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
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
驚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棄去故自扶

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
一大錢受之後歷司空司徒太尉雖累登台輔而
清約省素家無貨積

母疾棄官而道孝哉何其誠也世有告養而中
沮者何如祖榮哉

會稽之政未見卓異而孚及山谷其所感者何
歟無亦簡易不苛民安無事然歟嗟乎若耶之
民在在有之而烹鮮之政不可多得已長者
其以祖榮為法哉

古今懿範卷二

聖

仇覽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少為書生淳默
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為蒲亭長勸人
生業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學其剽輕
游恣者皆役以田事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
寡恭年稱大化覽初到亭有陳元者獨與母居
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過元舍廬落整
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乃親到
元家與其母子飲食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

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語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臯哺所生○時考城令王渙聞覽名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故弗爲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栖百里豈大賢之路以一月俸爲資勉率景行覽乃入太學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

任德不任刑天道然也溫充之政若善爲鷹鷂者而鸞鳳之志終有取于蒲亭之對爲政者可

以審所尚矣

童恢

童恢字漢宗瑯邪姑幕人少仕州郡爲吏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酒穀以勸勵之耕織種牧皆有條章一境清靜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生獲二虎恢呪曰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千人王法殺人者死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

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踴躍目奮遂令放釋吏人爲歌頌之

夫天之愛民甚矣產豺虎焉或爲民害聖人驅而遠之不曰令無雉類也何哉並生而曲成之耳且世之殘忍成性等於豺虎者不能盡格而獨伎於獸耶牧民者修政而召和虎渡河蝗不入境豈翳異人哉然則漢宗呪虎其亦未可詭視也

賈彪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辟孝廉補緱縣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達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賈子生女名賈女

世之健吏搏擊豪強逐捕盜賊曰吾治在是孰能留心保有以挽天倫于既岷如彪之爲政者

嗚呼仁哉

劉梁

劉梁字曼山東平寧陽人少孤貧桓帝時除北新城長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庶桑梓隸風移礪礪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哉乃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誠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

文法之吏止重簿書期會而臨雍之政衰劉君

聚徒勸戒執經試策偉哉越俗之規也浮文盛

守令懿範卷二

无

而實行疎課業雖勤士習日敝立教者蓋亦反其本歟

孟嘗

孟嘗字作周會稽上虞人少修操行仕郡爲戶曹史縣有寡婦養姑至孝姑以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酖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言于太守太守不爲理嘗遂謝病去婦竟寃死後復以其事陳于後太守殷丹終白其寃訟女伏辜○後舉孝廉拜合浦太守郡不產穀

實而海出珠寶常與交趾貿米前守宰並多貪穢求求無紀珠漸徙于交趾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嘗到官盡革前弊求民利病未踰歲去珠復還商賈流通稱爲神明

聞貨貝產海陸者本不可跡還珠事將偶然爾然剝弊興利吏治則良矣雖珠不還豈爲嘗少哉爲吏者亦無使滋偽焉可也

賈琮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舉孝廉再遷爲京兆尹

守令懿範卷二

辛

會合浦交趾二郡反帝特敕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爲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皆言賦歛選重百姓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爲之歌曰賈父求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爲十三州最徵拜議郎後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駟駕垂赤帷裳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惡有反垂帷裳以自掩蓋者乎命御者褰之百

城聞風悚震其諸賊過者望風解印綬去

蠲復于既亂之後豈若撫字于未亂之先乎古今覆轍相尋徃徃如是悲夫此雖非郡邑所得為然受牛羊之牧必有所處矣吾因孟堅定亂之善政而興感云蓋責孟堅之前政也非責備孟堅也

羊續

羊續字與祖太山平陽人其先七世二千石續以忠臣子孫拜郎中後黨禁解累拜南陽太守當入

李今藝苑卷三

羊

郡界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歷郡縣采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繁吏民良猾悉通知其狀郡內震懾乃發兵討殺前守賊趙慈宥其枝附賊既清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靡續常敕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六年靈帝欲以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曰左騶續乃坐使人于單席舉組袍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

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

晏子澣衣濯冠或曰隘哉君子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其有警也南陽多貴人相競以靡與祖羸服敝車以是歟懸魚之節似過乃其介有足多焉吁以功臣子孫歷六郡無纖芥緇涅處汙濁世不以三公易一緇袍古人哉

蜀

董和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漢末西遷益州劉璋以

李今藝苑卷三

董

為成都令蜀士富實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送葬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僭逾為之執制遂能移風變善轉為巴東都尉吏民老弱相携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信南土愛而信之先主定蜀徵為掌軍中郎將與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家無擔石之財

夫婚葬人倫之大者豈不重乎然世有百兩治

裝至不舉女三年爲柳忍於暴骸愚亦甚矣蜀
土富饒卓鄭餘風染茲侈俗董和躬率以儉示
民以禮善矣外牧殊域內典機衡而家無擔石
之儲雅有羔羊之節其化理亦允蹈者哉

魏
杜畿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魏太祖既定河北高幹
舉并州反河東人衛固范先等與幹通謀太祖以
畿爲河東太守畿到部設方略不煩兵卒誅固等

古今體範卷二

重

是時天下郡縣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
崇寬惠與民無爲民有詞訟相告許畿親爲陳大
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
老自相責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
詞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徭役隨
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牛馬下逮鷄豚犬豕皆有章
程百姓豐實焉畿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于是修
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太祖
征漢中畿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

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
畿在河東十六年課常爲天下最

漢賊不兩立杜伯侯效忠魏武非正也既富方
穀始體則曉暢矣嗚呼兵殘之後不有循牧民
其塗炭乎乃出處則當別論云

親陳大義遣歸諦思簡松之法莫過是

古今體範卷二

重

守令懿範卷之三



吳郡守蔡國熙

晚學杜 偉校正

門人顧雲龍纂輯

循牧

晉

陶侃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初領樅陽令有能名尋為江夏太守時屬陳敏之亂侃以運船為戰艦或言不

守令懿範卷之三

一一

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賊所向皆捷侃政齊肅凡有虜獲悉分予士卒身無私焉○遷武昌太守時天下飢荒山夷斷江劫畧侃令諸將詭作商船以誘之生獲數人知為西陽王秉之左右即遣兵逼秉令出向賊侃整陳為後繼秉遂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賑給人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

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侃性曉

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千緒萬端罔有遺漏常語

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

分予士卒賑給流亡法外之仁也權用運船以

討官賊逼斬王使以除江劫法外之義也仁可

法矣義可法乎有士行之志則可

運甓惜陰可謂勤勵不息自強矣然使士行聞

道則運心於民政惜陰于禹功豈止形勞而已

哉雖然運甓之事未可法也惜陰之說千古之

守令懿範卷之三

一一

法言乎豈特有民社者當省也三復不已不覺

惕然

呂豫

呂豫字仲悅為陳留太守宣布禮教尚名節一

時人士化之○瑯琊王澄嘗行經其界豫遣吏迎

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尼

江應元時郡人多至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

乙等非君郡人耶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

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

郡以吏言謂豫曰此中小吏亦知如此可以知君之德化矣子尼即蔡克應元即江統也

易辭有去王用三驅邑人不誡夫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蓋自古記之矣陳留小吏荅瑯琊二澄語而能樂善忘勢所對非其所問乃澄則以德化歸美其君嗚呼為民牧者其毋但役役於簿書期會間哉

王承

王承字安期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辨物但明

守令誌卷三

三

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為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網紀推之承曰又王之園與眾共之池魚復何足惜耶○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問其故荅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

嘗見一為守者淺中狹度聞事非不察輒盛怒決撻人胡以堪王安期從容寬恕不為苛察被澤者當不止犯夜儒生盜魚小吏而已嗟嗟情

偽百端過寬則玩德威妙用而無着在神明之耳

蓋世之苛峻者豈皆性忍哉或曰非鞭撻無以立威名也夫欲立威名何意耶使其中不見可欲應無是念矣安期清靜寡慾故政多寬恕有以夫

范甯

范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時方競尚浮虛儒雅日替甯以為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

守令誌卷三

四

於桀紂乃著論崇儒抑俗以救之○始解褐為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其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徵拜中書侍郎多所獻替被讒疎隔求補豫章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耶甯不信十占固請行在郡又大設庠序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

王何餘風至今貽盡士習武子以為罪深桀紂
宜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風化大行其諸
孟氏反經之說歟為郡邑者苟欲一洗虛浮之
習必以崇實學為要云

崇學敦教守令之首務也長民者不務何哉令
則或制于守守則或制于監司也武子篤學通
覽固已得教本矣況令餘枕則潔已守豫章則
資給一出私祿誰得而制之

顧顗之

守令叢書卷三

五

顧顗之字偉人吳郡人為山陰令山陰劇邑三萬
戶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顗之御繁以
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堦閑寂自宋世為山陰
務簡而事理者莫能尚也孝建中為湘州刺史政
績尤著

語云生事事生省事事省多欲寡欲之辨乎劇
邑之事可知也務簡而事理吾知偉人之欲寡
矣彼不惡已之多欲而外之多事者其見在
哉

善治民者猶被裘而挈其領貴知要也御繁以
約良得體要彼擾擾焉以自疲絀益哉老氏有
言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為民牧
者可以鑒矣

此心至簡多欲則煩

俗念能心自生勞擾庶務至煩無心

則簡無心匪疎靜一坦平此機在我萬化歸根
隨物順應循序漸舉終日凝然民和政理右近

執簡御繁
銘附此

南朝

守令叢書卷三

六

何遠

何遠字義方東海人梁初為武昌守杜絕交游請
謁不行饋遺秋毫無所受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
漆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然性剛嚴遂為人所
訟除名後起為武康令愈厲廉節除淫祀正身率
職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皆盛供帳以衛
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
隻鵝而別武帝聞其能擢宣城東陽二郡守遠處
職疾強富如仇讐視貧弱如子弟特為豪右所畏

惓田秩奉錢並無所取歲暮擇人尤窮者免其租
調以為常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其耿介無
私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然也

史稱何義方清公為天下第一特多為俗士所
病夫同俗誠鄙也耿介之士動與俗迕可哉德
厚者能混世塵善矣猶或不恭焉秉心無兢諸
俗而俗自化其唯至仁乎噫非有超俗之志而
與時浮沉猶然世俗中人也

夫為政者不能使民無貧富能使貧富相安可

李令懿範卷三

七一

矣義方子視貧弱而仇疾富強豈公平之體歟
其耿介無私則可取也

北魏

房景伯

房景伯清河人孝禺中清河郡山賊群起詔以景
伯為太守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舉家亡去
景伯擒之畧其子為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
舊惡相率出降○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具丘
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

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
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
面慙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
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賈生曰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所能為
也夫片言折獄豈不謂能以淳薄俗難哉景伯
化悖逆為孝子所謂有諸已而求諸人者耶俗
多不馴悉以此法諭乎曰精神不分故勸一而
風百不教而殺虐也已

李令懿範卷三

八一

善用其母食子待之意則所謂子欲善而民善
矣躬行道化莫先乎孝長民者宜加意乎

李崇

李崇字繼長頓丘人也北魏孝文初為荊州刺史
甚有稱績○召還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
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
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
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諸州置樓懸鼓
自崇始也

史所載善弭盜者如漢虞詡魏李崇人不一矣其所施設雖各不同要皆不得已為一時權宜收其本源非治其本者也本安在不過輕徭薄賦卹其貧乏區畫游民使之得所而已如是而又嚴保甲之法重窩藏之刑嚴門閭津渡要地之察然而盜不息者未之有也惟不能先求致寇之源以塞之盜至而後為之計不亦晚乎

蘇瓊

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

卷三

九

賊瓊至奸盜止息零陵縣人魏雙成住處與畿內武成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子賓非盜而偶放之雙成去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其隣郡官家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冀州羅幕縣人成氏大富為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有妖賊劉黑苟搆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隣邑服其德績○瓊性清慎不發私書在官餽遺一

卷三

十

無恥愛○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仕○每年春總集大儒衛顗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府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為學生屋禁斷淫祠婚姻喪葬皆教令儉而衷禮又蠶月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並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吏長恒無稽失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郡中有粟家自從貸粟悉以給付飢者綱紀謂瓊曰雖救飢餒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然乎在郡六年人庶懷之蓋聞德盛者與人並立而人自化蘇君種種善政莫可縷數第觀道研青雲地上之語想其丰度不言而飲人以和者也談問玄理而意且自消其轉移人處亦巧矣論普明兄弟數語長人

者類能言之而訟未必息此無他效顰即工精神未必貴也

隋

梁彥光

梁彥光字修芝安定烏氏人隋文帝時為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安奏課連最為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為之作歌稱其不能理政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

字令懿卷三

十

呼為戴帽餉臣自分廢黜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為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相州豪猾聞彥光自請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奸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惟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百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秋休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相授教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聽令有聞者升

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爭訟情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剋厲風俗大改○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為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俞泣狀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所容者彥光訓喻而遣之後改過力行卒為善士吏民感悅畧無爭訟寬嚴之用難言哉即儒先謂御善良以寬治強暴以嚴與夫撫民以寬御史以嚴皆未可為極則語也何者以有所著也一有所著不免偏重弊隨之矣乃若善為政者內境常虛剛柔時出何成心之有岐州民質以靜鎮之當也治相亦如岐可哉改絃易調庶幾近之

公孫景茂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開皇初為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時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有疾病者景茂減俸祿為饘粥湯藥分賑濟之類全活者以千數○後以疾徵吏民號泣於道疾愈

字令懿卷三

十

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豬散惠孤幼不
自存者○好單騎巡行家至戶入閱視百姓產業
有條理者於都會時褒揚稱述如有過惡即訓導
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
秋婦人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
○其後以老致仕仁壽中復就拜淄州刺史賜以
馬轡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為良
牧享年八十七卒于官身死之日諸州人吏赴喪
者數千人或不及葬者皆望墳痛哭野祭而去

古今事考卷三

車

劉曠

劉曠不知何許人開皇初為平鄉令單騎之官民
有爭訟者輒下堂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
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
勸曰有君如此何得為非○在職七年風教大行
爭訟絕息囹圄盡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民
無少長號泣于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臨潁令

清名善政為天下第一詔擢莒州刺史

觀劉公之傳三代景象宛在目前信哉斯民三
代直道而行也孰謂民不可以道化哉世之好
談中行者必曰法不可弛俸不可繼中則中矣
如民之不化何

王伽

王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為齊州參軍初無是
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叅等七十餘人請京師時
制流人並枷鎖傳送次滎陽憫其辛苦悉呼而謂

古今事考卷三

南

之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辛苦吾欲與汝等
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
敢違伽於是悉脫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
師如致前却吾當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
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
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携負妻子俱入賜宴於
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
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
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

慈愛之心兆庶懷奸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洗滌
難理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導聖法以德化人
朝夕孜孜意本如此而加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
等感悟自赴憲司明率土之人非為難教良是官
人不加示曉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
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措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
伽為雍令政有能名

王參軍權脫流人之事雖出于非常亦足以開
法吏之便門開皇之赦詔雖失于不經亦足以

今令藝文三

幸

廓世主之仁量存之循傳一醒吏治之酣法也
王伽之事不可為法但當時詔旨數言曲盡理
道令之為郡邑者可悉錄一通揭之座右

唐

陳君賓

陳君賓陳鄱陽王伯山子貞觀初為鄱州刺史州
承喪亂後民多流離君賓至篤意招徠甚月悉還
舊業○明年四方以霜澇災君賓境內獨得免○
儲積充滿鄱州飢民多歸之以遂食君賓勸率其

下令通相巡養及還去尚多羸糧仍齎衣帛資送
之太宗下詔勞之曰如此用意嘉歎良深一則使
人不慮凶年二則使民輕財重義政化若此朕復
何憂其令考司錄為功最

孔門以博濟為堯舜所病然心力可逮則何靳
于施君賓為治不獨能厚吾民且復以其餘旁
及隣境此其為度豈區區疆域所能限哉天災
流行鄧之民獨免要非易易然矣

薛大鼎

今令藝文三

幸

薛大鼎字重臣蒲州分陰人貞觀中為滄州刺史
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堙廢大鼎浚治屬之海商賈
流行民歌之曰新河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
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又以州界
卑下遂疏長蘆衡漳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內無復
水害○時與冀州刺史賈敦頤瀛州刺史鄭德本
俱有美政河北稱為鑑脚刺史

修治水利亦善政之一事乃盡力溝洫孔子以
禹為無間然何哉要之民所利賴於茲者匪細

也薛公能令境無水害商賈流通滄之民所為歌騁駟也今制郡邑類有專官以董斯役而漫無所事事取薛公之傳讀之能無厚顏乎

賈敦順弟敦實

賈敦順曹州宛句人貞觀中數為刺史每以廉潔稱常入朝盡室而行惟敝車一乘羸馬數匹羈勒有闕以繩代之道塗不知其刺史也○久之為洛州司馬以公累下獄太宗貫之徙瀛州刺史州頻漚沁河及澠水歲常溢溢壞民廬舍寢如數百里

守令叢書卷三

七

敦順為立隄堰自是無復水患百姓利之○永徽中遷洛州特豪右占田踰制敦順括沒二千餘頃以賦貧民○弟敦實為饒陽令政化清淨老幼懷之時敦順復刺瀛州饒陽其屬邑也舊制大功以上不復連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相高竟不遷替○咸亨初為洛州長史甚有惠政時楊德幹杖殺人吏以立威名敦實曰政在養人傷生過多雖能勿貴也德幹為之衰減○始洛人為敦順刻碑大市通衢及敦實去職人復刻石頌美立于兄之碑

側時人號為棠棣碑

立隄堰以防水患嚴田制以業貧民敦順為政勤矣乃敦實清淨寬惠並臻治效夫清靜豈苟簡愉情無所事事哉謂舉其大綱毋苛擾耳夫禹之行水也行所無事而當其壅塞之衝則整山堙谷固亦有焉庖丁目無全牛迎刃而解每至於族亦躊躇而四顧噫此治體也政在養人數語百世牧民之藪粟乎清淨之化過於廉明敦順難為兄矣

守令叢書卷三

七

高智周

高智周常州晉陵人舉進士累補費縣令念丞尉俸薄以已所入均分之政化大行後為壽州刺史政存寬惠百姓安之○外行部必先召學官見諸生試其講誦訪以經義及時政得失然後問及墾田獄訟之事

丞尉祿微意趣多卑卑者往往侵漁百姓為之牢者制之使不得行亦是矣然不能體悉其情豈同官一體意哉均分俸入不可為繼豈無可

相通處歟此匪市恩俾有他圖者亦內愧潛潛
視檢制遠矣若夫今之為令者僅僅以訟獄簿
書為要務視儒生講誦為迂緩甚者疾而讐之
其以俗吏自居不逮智周遠甚哉

田仁會

田仁會雍州長安人永徽中授平州刺史勸學務
農稱為善政移刺郢州屬時旱仁會自曝祈禱竟
獲甘澤其年大有百姓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
誠為人上天聞田中致雨山出雲倉廩既實禮義

守令誌卷三

九

申但願常在不患貧

田公禱雨之應卒致有年民歌豈專係一時自
曝之誠哉勸學務農之善政公之禱久矣

仁會為民自暴逐臻有年殆非偶然者嗟夫天
災流行胡代蔑有憂旱者不惟其本朝夕勤劬
即倣自曝自焚亦陳迹耳欲格彼蒼難哉尸居
龍見淵默雷聲桑林甘澤毋曰天道遠也

狄仁傑

狄仁傑字懷英太原人為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

其歡心郡人勒碑頌德遷豫州會越王胤後緣坐
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其獄密
表奏曰臣欲顯奏似為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
欽恤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唯陛下
哀其誑誤有詔悉謫戍邊因出寧州父老迎而勞
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也相勞哭于碑下齋三日
而後行○後契丹陷冀州徵公為魏州刺史時河
朔震動前刺史懼賊至盡驅民入城繕修守具公
至謂曰賊在遠何自疲萬一虜來吾自辦之何預
若輩悉縱就田虜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為立祠
用密疏以活數千人幾絕之命豈特可為良牧
哉相度固已兆於此矣

姜師度

姜師度魏人舉明經神龍初累遷易州刺史兼河
井道度支管田等使師度勤於為政又有巧思頗
知溝洫之利始於薊門之井障水為溝以備災熱
丹之寇又約濟魏武舊渠傍海穿漕號為平虜渠
以避海艱糧運者至今利焉○開元初出刺陝州

州西太原倉控兩京水陸二運倉地形高常自倉以車載米至河際然後登舟師度鑿地道自上注之便至水次所省萬計○六年以蒲州為河中府拜師度為河中尹令其繕緝府寺先是安邑鹽池漸涸師度發卒開拓疏決水道置為鹽屯公私大收其利○再徙同州刺史又於朝邑河西二縣界就古通靈陂擇地補維水及堰黃河灌之以種稻田凡二千餘頃內置屯十餘所收穫萬計

巧思雖非持大體者所尚然顧用之何如耳用

李今錄卷三

主

之以裨國用恤民隱亦奚不可師度成溝洫之功曲盡智慮卒以禦契丹便轉漕廣鹽屯溉農畝一勞永逸公私蒙益國家尚亦有利哉

韋景駿

韋景駿萬年人舉明經神龍中為肥鄉令縣北界有漳水連年泛溢舊隄迫近漕渠雖修築不息而漂流相繼景駿審其地勢拓南數里因高築隄鄣水至堤趾輒去而堤北燥為腴田○漳水舊有長橋衝蕩易毀每年修葺民苦之景駿易為浮橋

今便焉○時河北成飢景駿躬撫之令縣境內各

相贍恤貧弱者因免派離○開元中為貴鄉令民

有母子相訟者景駿謂曰吾少孤每見人養親自

恨終天無及汝幸在溫清之地何得如是錫類不

行令之罪也因涕泣嗚咽仍取孝經付其子令歸

習讀於是母子感悟各請改悔遂稱慈孝○累遷

趙州長史道經肥鄉吏民驚喜競來犒餞留連經

日有童稚數人亦在中景駿謂曰計吾為此令時

汝輩未生既無舊恩何慙勤之甚童稚曰此間者

李今錄卷三

主

老相傳縣中廨宇庠塾館舍隄橋並是明公遺跡將謂古人何意今得親睹故不覺欣慰倍常也其為人所思如此

賑濟之法非躬至閭里親為勸巡則孰肯以有

無相通假且委非其人必有並緣為奸稽緩阻

滯者欲以利民而反病之不逮韋君遠甚

韋君之政葺陂渠無流離非有異蹟也肥鄉童

子欣欣若覩古人師古者何以好奇為哉故曰

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李栖筠

李栖筠字真一趙人舉進士調冠氏主簿後為常州刺史歲仍旱編人死徙踵路栖筠為浚渠所江流灌田遂大稔○宿賊張度保陽羨西山累年吏討不克至是發卒捕之支黨皆盡里無吠狗乃大起學校堂上書孝友傳示諸生為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民為刻石頌德

灌田以富民書孝友傳以造士養教之大端舉矣質之孟氏制產章其庶乎至於鄉飲酒禮古

守令懿範卷三

三

人用意深厚叔世忽之猥雜非類欲以彰勸難矣栖筠雅知敦重庸俗吏詎能哉

顏真卿

顏真卿字清臣開元中為平原太守時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以霖雨為托修城浚池陰料丁壯實儲廩乃陽會友上泛舟外池飲酒賦詩祿山密偵之以為書生不足虞也無幾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其備乃遣司兵叅軍李平間道奏之玄宗初聞祿山之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

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形狀何如乃能如是○真卿遣親客密懷贖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賊繼以涕泣士皆感憤

清臣先事為備足抗逆虜至陽事遊樂則法所謂形人而我無形者其機亦密矣忠義所激諸郡響應豈獨殉節之奇哉才節兼全君子人也彼乎居嬉嬉偶遭變則束手無措是燕雀等也夫

守令懿範卷三

五

嗟夫世同患夫文靡也開元天寶之間詞士彬彬盛矣而戎且生心清臣泛舟賦詩以愚虜而傾者以書生易之然則漁陽鼙鼓彼固有所侮而動也陽地而陰備灑淚以鼓同仇茲豈沉汨於詞章中者哉按清臣之學得於內養為多其捐軀殉國非但憤烈實超死生之際云蓋有才華擅世者偶遇難非濡足則鼠竄學貴重內此耳

柳渾

柳渾字惟深河東人開元中舉濠州進士第一調
宋州單父尉擢斷舉措通乎細大潔廉檢守形於
造次○遷永豐令其治務威奸暴而惠鰥寡除
物害消去人隱吏無招權乾沒之患宰制聽斷爭
訟自息既富而教庠塾興焉○表為洪州豐城令
到職如永豐之政而仁厚有加拜袁州刺史酌古
良牧之政可宜於今者即施行之人有疏陳並見
採納章利致富教之禮則優裕和慈周普不匱
夫稱俗者曰不易民而化也與時偃仰苟道已
耳好古之君子動稽成軌而或不諧土風抑何
故歟善醫者采古良方試則輒驗而用乖則傷
人滋多噫藥無古今察脈者有善否也柳惟深
酌古宜今其權審矣
酌古政以施今採疏陳而並納取善之途廣矣
哉以此為相可以集衆思廣忠益豈特牧政之
優也

李朝隱

李朝隱字光國京兆三原人舉明法授臨汾尉後

為安令有宦者閭與貴詣縣請托朝隱命拽出之
睿宗聞而嘉歎下制褒揚遷絳州刺史入為吏部
侍郎出刺同州玄宗幸東都路由于同召見賞慰
之尋遷河南尹政尚清嚴豪右屏跡時太子舅趙
常奴恃勢害民朝隱曰此而不繩何以為政執而
杖之

貴倖豪強縱之則怙勢病民激之則起釁生變
額控制之者得其機斯可矣果勢不容已取其
甚者密計而迅發如雷霆之威不測不襲善矣

乃隱隱於轉疆弗友自消不更為第一義耶

韋丹 子宙

韋丹字文明官兆萬年人為容州刺史教民耕織
止游惰興學校廣屯田教種茶麥民窮自鬻者贖
歸之禁民不得掠為隸仁化大行○為江南西道
觀察使作陂壞五百八十九所以灌田○有吏主
倉庫覆其糧亡三千斛丹曰吏豈自廢耶籍其家
盡徂文記乃權吏所奪丹召諸吏曰恃權取於倉
罪也吾貴汝罪與汝期一月還皆頓首謝及期無

敢違○子宙宣宗問宰相周墀曰丹有子否以宙對帝曰與好官拜侍御史出為永州刺史州方歉乃斥官吏什用供刺史者得九十餘萬錢為市糧餉○俗不知法多觸罪宙為書制律并種植為生之宜戶給之○湘源生零陵香歲市上供人苦之宙為奏罷民貧無牛以力耕宙為置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為準久之牛不乏○立學官取仕家子弟十五人充之

韋文明灌田貲吏法外之仁也比之教耕興學

卷三

七

不尤難乎乃子斥供用以市救荒之糧給種植為生之書置社探錢以市牛取仕家子弟以充學官種種仁愛之意溢于常法之外真可謂世濟其美矣古之良牧出于一門奇哉

世有言曰興一利不若革一弊貴無事也然興革豈判然二事哉警游惰而農桑漸開革而興矣勸生理而淫邪日遠興而革矣二者權蓋五用而斷之在獨苟便於民不曰生事也革丹父子其有焉

張全義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光啓中李克用表為河南尹時東都荐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由是民歸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陣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還歸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其勝兵大縣至七千人小縣至二千人為之置令佐以治之○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牧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禾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眾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貴使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凶年不飢遂成富庶焉

一旗一榜招懷之簡法勞田勞蠶勸課之圓機

宜乎變流散而成富庶也國維之政可師哉
招懷綏柔充弛憲網此安集流亡之道宜爾也
若夫躬巡農畝勸勤懲惰平常聲伎曾也順
一翻嘉植便為色喜國維之於斯民真猶盎然
同室者哉

守令懿範卷之三

守令懿範卷之三

元

守令懿範卷之四

南閣

吳郡守蔡國

後學杜治校正

門人曹鳳儒纂輯

循牧

宋

曹彬

曹彬字國華靈壽人小心畏謹遜言恭色被服清
素有同儒者尤疎財利未嘗聚畜局量寬博喜恤

守令懿範卷之四

十一

不形平生未嘗言人過失若公庭必冠帶危坐如
對君父雖褻未嘗旁視王仁錫嘗謂人曰老夫自
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始覺已之散率也知徐州
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杖之莫知其故彬曰吾
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而
朝夕詈之矣其何能存吾故緩其事然亦未嘗廢
法云

緩杖吏以全婦此與漢吳李英處母丘長事絕
相類仁哉長者之用心乎

張齊賢

張齊賢字師亮曹州冤句人太宗時以大理評事判衡州州故鞠劫盜論皆覓齊賢至活其失入者五人自荆渚至桂州水逆舖夫數千死困于郵役水食不給奏減其半後以給事中知代州時遼兵自湖谷入寇薄城下神衛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贊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警衆膽旣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先是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無何間使爲

古今繫卷四

二十一

遼人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虞美衆爲遼所乘既而美使至云師出并州至北井得密詔東師敗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于時遼兵塞川齊賢曰賊知美之來不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捷奏

畢歸功漢贊○後以禮部尚書知河南府獄有大辟將決齊賢至立辨而釋之三日徙知永興軍閤門祇候趙贊得幸提點關中芻糧所爲多橫齊賢奏之抵法

巨寇乘城司牧者非殉節則走耳土磴之捷所謂神於用智者非邪活囚減役在有仁聞又薦薦吉人矣昔賢謂勦伐非殘剝者所建諒矣土磴之捷奇哉幾事密成固不易歸功懦將良獨難非智且仁孰及此乎

古今繫卷四

二十一

錢若水

錢若水字澹成雍熙中舉進士授同州推官聽決明允有富家女奴逃三父母訴於州錄事參軍嘗貸富家錢不獲遂劾富民父子共殺之投尸於水罪應死獄具若水獨疑之留而不決州郡上下切恠之錄參証若水受賂若水但笑謝而已旬餘屏人語知州曰某留獄者所以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取入從簾中推出示其父母父母驚曰是也於是富民父子得釋

釋富民究亦雖矣笑謝錄事不欲自顯其功而置彼何地不尤大難乎彼以富民為嫌雖知完而不敢釋或以已長形人短者視澹成何如哉

向敏中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太平興國五年進士權判大理寺時賜沒入祖吉賊敏中引鍾離意委珠事不受○出知廣州兼掌市舶前守多涉議敏中預市藥物以往在任無所須以清廉聞太宗聽白書敏中張詠二名付中書曰此名臣也朕將用

余本莊集卷四

中

之○尋判西京時有僧過村舍求宿不許遂宿門外夜半有人携一婦人拜物踰墻出僧恐天明為主人所執因走去至葦艸中誤墮粘井前踰墻婦人已為人殺投其中主人踪跡捕僧送官不勝拷掠遂自誣服但云賊與刀雷井旁不知何人持去獄成敏中獨以賊仗不獲疑之詰問數四僧云前生負此人命無可言者力問之乃以實對於是密遣吏訪賊吏食於村居有嫗聞其府中來不知其吏因問僧之獄如何吏始去昨日已咎死于市嫗

云今若獲賊如何吏云府已誤決不復敢問嫗遂曰賊乃此村少年某也吏詢其處解賊捕獲僧遂釋○會有言敏中亦受皇甫侃書物下御史按實嘗有書及門敏中觀其名不敢封遣去俄捕得侃私童詰之云其書尋慮臨江傳舍馳驛掘得封題如故太宗驚異召見慰賞之

向敏中白遊僧之狂獲盜於村居卻及門之書完緘於傳舍明與公兼之矣

邵曄

余本莊集卷四

五

邵曄字日華其先京兆人唐末居桂陽曄幼學恥從辟署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第知蓬州錄事參軍時太子中舍楊全知州性悍率蒙昧部民張道豐等三人被誣為劫盜悉真于死獄已具曄察其枉不著實白全當按其實全不聽引道豐等枉法號呼不服再繫獄按驗既而捕獲正盜道豐遂得釋全坐削為民曄代還引對太宗曰爾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賜錢五萬詔以全事成諭天下後以右諫議大夫知廣州州城頗壞曄至年常苦

風聲鑿內濠通舟颶不能害

叔世吏習調阿幕僚視守宰意迎合之雖習知
究抑無敢出一言也此其心類知有已其于民
命何如哉揚全以悍昧坐削日華以匡正蒙賞
任意見綴詭隨者可以鑒矣

陳堯佐

陳堯佐字希元閩州人舉進士第一知壽州歲大
饑堯佐自出粟為糜以食饑者吏民效之爭出米
賑給全活數萬人堯佐曰吾豈以是為私惠耶蓋

李本懿範卷四

七

以令率人不若身先之也○天禧中河決起知滑
州造木龍以殺水怒又築長堤人呼為陳公堤徙
并州每汾水暴漲州民輒憂擾堯佐為築堤植柳
數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後知開封府謂治煩
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孽於激水而飲其
渥也故為政一以誠信為本

賑饑則出粟以率先為政則去察而本信陳公
之治得其要矣彼令民而民不從防民而民愈
狡者其思自反乎

陳堯佐之言曰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
防姦孽于激水欲其渥也司馬遷常云漢興破
觚而為園籬雕而為朴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吏
治蒸蒸不至于奸黎民又安即是觀之在彼不
在此信哉言也政畏張急理尚烹鮮斯民三代
之民耳

張詠

張詠字復之濮州鄆城人少從陳搏游郡舉進士
第一後知益州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稍遇水旱

李本懿範卷四

七

民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
其價歲收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
俾輸元估糴之奏為永制凡十戶為一保一家犯
罪一保皆坐不得糴民不敢犯法○知杭州有民
家子與娣壻訟家財壻言妻父臨終此子纔三歲
故見命掌產產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
餘七與壻詠覽之索酒酌地曰汝妻父智人也
子幼故託汝苟以七與子死汝手矣亟命以七給
其子餘三給壻人皆服其明斷○詠嘗謂李旼曰

子還知公事有陰陽否對曰未也曰凡百公事未
有字前屬陽陽主生也通變由之著字後屬陰陰
主刑也成不可改益慎焉○李頌之配官蜀者多
不第家詠知益州單騎之官官屬憚其嚴無敢畜
婢妾者詠不欲絕人情自置二婢以侍中櫺自此
其屬稍置姬侍詠在蜀四年及召還關呼婢父母
出資嫁之仍處女也有范廷貴者為殿直押兵過
金陵詠時為守因問曰天使
公路來還見好官員否廷貴曰昨過萊州洋州縣
邑宰張著作希類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詠
詢之廷貴曰自入洋州縣境驛傳橋道皆整葺田
萊無閑野無惰農及至邑則靡肆無賭博市易不
敢誼爭夜宿印中問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善耳詠
笑曰希類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
朝並顯以能吏稱

不通聲色成湯所以聖也通而不通聖猶難乎
張益州過人遠矣宜其德威之行于吏民也
公事有陰陽生殺之謂也死中求生陽明常勝
仁人哉

杜衍

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舉進士第一知乾州晏
決疑獄人以爲神簿書出納推排毫髮條目無侵

色至爲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奸施于民則簡而易
行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衍權知鳳翔府一
邦之民爭于界上一日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
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天下苦于兵自陝
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
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衍在永興語其人曰
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乃爲之區處計較量
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
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米往如平時而吏束

李今鑒卷四

本

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
器械民皆不知○後尹開封開封治京師嘗撓于
權要衍能使權要不敢干前尹惟以聽斷盜訟爲
能不獨衍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
諸縣之民皆被其惠○又議常平法曰歲有豐凶
穀有貴賤官以法平之則農有餘利今豪曲大賈
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而不出其翔踴以圖厚
利而困吾民也請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嚴賞罰
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開封此此出能吏

而兼於民政者惟衍一人○衍食子家一飯一麪而已或美其儉衍曰衍本一措大耳名位爵祿皆國家所有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敢自奉邪一旦國家奪所有却爲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乎後以祁國公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隘裕如也

夫政無遠圖唯以聽斷爲能終日疲精神於刀筆筐篋之間而民瘼不及講求即剖決如流問閭窮困自若也杜世昌典守鉅郡廼有餘力省

李令鑑卷五

十一

約民事而惠徧下邑豈獨材力精敏良識治體者哉雖然政平訟理良二千石事也聽斷亦豈可忽固尚有大於此者耳嘗以此義語所屬多知注意者

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禹之所以盡力于民也世昌措大之語藏于胷中衣食居室皆從儉其禹之徒與宜其不勞民力不撓權要而乾鳳之民爭界上也

韓琦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弱冠舉進士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職琦獨滯筦庫衆以爲非宜琦處之自若於職事未嘗苟且及爲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歲飢爲體量安撫使汰冗役數百活飢民百九卜萬始潘美鎮河東患寇鈔令民悉內徙而空塞下不耕於是忻代寧化大山之北多廢壤琦以爲此皆良田今棄不耕適足以資敵遂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其鎮大名也魏人為立生祠相人愛之如父母

李令鑑卷四

十一

韓稚圭負宰相之望而勤勞吏職王開封所為亟羨也有謂社稷器非百里才者何以稱焉曰以器使人掄材者事也君子隨分可以自盡一命之士豈必不能濟物耶彼羞小官而覬要路者其器識可知矣

富弼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天聖八年中茂才異等第授
將作丞知河南長水縣持重精密雖小事必詳思
審處吏民愛而畏之後副樞密坐謗知鄆州徙青
州會河北大水民流京東弼擇所部豐稔五州勸
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在貯之量置廬
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寄居者皆
給其祿使即民所聚分統焉老弱病瘠者廩而醫
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用
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
次更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慰勞出於至
誠人人為盡力死者為大冢葬之目曰叢冢自為
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步糧而歸凡活
者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八萬餘人是時人有
勸弼非弭謗之道禍恐不測弼曰吾豈愛一身而
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行之益力上聞之遣使
勞弼即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
前此救災者悉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蒸為疾疫
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即僵付自溺

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式云

夫救荒無奇策亦無定策在相機而行之范希
文興作惠民蘇子瞻乞牒易米皆便計也然不
可以訓矣曾子固權常平之價朱元晦發義倉
之入其可久之規乎歲大飢將復求濟于司農
彥國散處飢民隨在貯廩法便而澤均一時荒
政莫過也吾觀溫公救荒疏云富民有蓄積者
官給印曆聽其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日官為
收索示以必信此與彥國之策相表裏勝官粥
賑濟遠矣行之其在人乎雖然在險而運奇
若宅平而無為國無九年之蓄而委曲支吾信
無奇策也已

范純仁

范純仁字堯夫蘇州人仲淹子中皇祐元年進士
第調知武進縣以親遠不赴仲淹沒始出仕知襄
城縣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重而情輕者
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稟後呼為著作林縣
有牧地衛士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一人杖之牧

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耶白其事于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時久旱純仁請境內賈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俟食闕時吾為糴之衆賈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飢獨境內民不知○知河中府後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純仁沮格因讒者遣使欲据據私事不能得○知慶州

古今通纂卷四

四

過關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著威名今可謂世職卿隨父既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純仁揣神宗有功名心即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時臣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若開拓侵壤願別謀帥臣神宗曰卿之才何所不能願不肯為朕悉心爾遂行○秦中方飢恆發常平粟賑貸僚屬請奏而須報純仁曰報至無及矣吾當獨任其責或謗其所全活不實詔遣使按視會秋大稔民謠曰公

實活我忍累公耶晝夜爭輸還之使者至已無所負○環州種古執熟羌為盜流南方過慶呼冤純仁以屬吏非盜也古避罪謫訟詔御史治于寧州純仁就逮民萬數遮馬涕泣不得行至有自投于河者獄成古以誣告謫亦加純仁以他過黜知信陽軍○移齊州齊俗兇悍人輕為盜劫或謂此嚴治之猶不能戢公一以寬恕不勝其治矣純仁曰寬出于性若強以猛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取玩之道○有西司理院繫囚常滿皆屠販盜竊而督

古今通纂卷四

五

償者純仁曰此何不保外使輪納耶通判曰此釋之復索官司往往待其以疾斃于獄中是與民除害爾純仁曰法不至死以情殺之豈理也耶盡呼至庭下訓使自新即釋去期歲盜減大半○錄事參軍宋儋年暴死純仁使子弟視喪小斂口鼻血出純仁疑其非命按得其妾與小吏奸因會真毒鰲肉中純仁問食肉在第幾巡以中巡對曰豈有既中妾而尚能然席者乎再訊之則儋年素不食鰲其曰毒鰲肉者蓋妾與吏欲為變獄張本耳實

脩年醉歸毒于酒而殺之遂正其罪○初种古因誣純仁停任至是純仁薦為永興軍路幹轄又薦知隰州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義純仁不肖為其子孫所訟寧論曲直哉

子產曰唯上德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子太叔弗是也無何國多盜至取人於荏蒲之澤而後悔聽信之晚猛固可以禦盜耶范堯夫謂寬出於性強以猛不能持久祇取玩耳然期年而盜亦減夫二者奚取衷焉噫陽和發脉震雷佐

李令懿範卷四

七

之嚴霜隕草即雨露不能復潤何者其生殺之氣殊也由此言之寬嚴之用視其意向矣且夫以生道殺民者春雷也不爾則秋霜也夫

范純禮

范純禮字彝叟仲淹季子為永安令時建昭陵京西轉運使配才石博覽及工徒于一路永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韓琦琦曰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說他日衆質之純禮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日今乃與百縣均賦曷若置此使之奉常

時用乎○草場火民情疑怖守吏惕息俟誅純禮曰草濕則生火何足恠但使密償之○庫吏盜然多罪至死純禮曰以焚然之絲而殺之吾不忍也聽其家起買以贖○知開封府前尹以刻深為治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文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務去之○中旨鞠享澤村民謀逆純禮審其故此民入戲場觀優歸途見匠者作桶取而戴于首曰與劉先主如何遂為匠擒明日入對徽宗問何以處之對曰愚人村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為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人曰正欲外間知陛下刑憲不濫足以為訓耳徽宗從之

李令懿範卷四

七

今之人類言曰理劇者非厲以威不可因而棘怨種種也所謂成心債事非邪彞吏之治開封寬役省刑豈非有得于家學仁厚之脉哉夫論刑者權其情與法焉已耳二者互有重輕焉情重乎當裁諸法法重乎尤原其情仁人之心也失火而俟誅盜絲而論死此所謂法重

於情者歟。彛叟並從末減善矣。嗟夫吏重故出之律兢兢焉。承順風旨。巧文逃責者比比也。放優之民一言而宥其死。仁厚中尤有讜直氣焉。

包拯

包拯字希仁。合肥縣人。舉進士。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徙知端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後

全宋文卷四

太

治開封。貴戚宦官為之斂手。以其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名。呼曰包待制。語曰。關節不到。有閭羅包老。後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拯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與人不苟。含不偽。以辭色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

趙禹以令史事周亞夫府中。稱其廉平。亞夫弗

任也。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其仁人之言也。已。包希仁以嚴名。史乃稱其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未嘗不推以忠恕。吁。此其異趙禹輩歟。

語曰。廉為官本。希仁律子孫之嚴。乃其律已之徵乎。世祿之家。宜刻此語為戒石。

趙抃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進士及第。為武安軍節度推官。人有赦前偽造印更赦而用之。法吏當以

全宋文卷四

九

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讞而生之。○知崇安。徙通判。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癰未潰。抃使醫療之。得不瘳。死。會赦。以免。○後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抃獨左右其政。而誨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廩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為變。守懼。日未夕。輒閉門不出。轉運使檄抃攝治之。抃至。從容如平日。州以無事。○後以御史乞補外。得慶州。慶素難治。抃御之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曰。為令當烏

任事勿以事諉郡苟事辨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
皆喜爭盡力度事為少獄以屢空○改修鹽法疏
鑿賴石民賴其力○嶺外仕者死多無以為歸拊
造舟百艘移告諸郡曰仕宦之家有沒而不能歸
者皆於我乎出於是至者相繼悉授以舟并給其
道里費○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以寬治蜀
蜀人安之○拊向使蜀日有聚為妖祀者治以峻
法及為守復有此獄皆謂不免拊察其無他曰是
特酒肉過耳刑首惡而釋餘人蜀民大悅○神宗
即位召知諫院及謝上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
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善是耶○知杭州拊素
號寬厚抗之無賴子弟緣此皆驩聚為惡拊知其
意擇重犯者卒黥配他州惡黨相率遁去○未幾
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獨
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飛蝗水而盡○成
都以成卒為夢朝廷擇遣大臣為蜀人所愛信者
皆莫如拊遂以大學士知成都召見勞之曰前此
無自政府往者卿能為朕行乎拊曰陛下有言即

法也異例之問因乞以便宜行事既至蜀默為經
累而無勞閒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
卒長立堂下呼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吾以一身
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於我必帥眾比
成還得餘資持歸為室家可也人感其言相告
吾莫敢復為非者○劍州民私作僧度牒或以謀
逆告拊不畀獄吏以意決之悉從輕比謗者謂其
縱逆黨朝廷悉取具獄問之皆與法合○茂州夷
剽境上拊至遣部將帥兵討之驚潰乞降將殺奴
取血以盟拊使易用牲皆謹呼聽命拊為吏誠心
愛人治度與成都尤為世所稱道神宗凡擬二郡
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得其術馮京相繼守成都
事循其舊曰趙公所為不可改也要之以惠利為
本然至於治杭鋤強懲惡姦民屏迹不敢犯蓋其
學道清心遇物而應變有過人者
大地通者易軌勢危者易傾謀長者易逞小文
大險險成性其何所不至矣有君子焉以才集
事秘其謀以功與人覆其短厚矣哉非志在為

民淡然得失者不能也閑道之全細守可以風矣

竊聞天下之事莫不有幾識其幾者沉慮集謀當機決策而鎮之以安靜故變未形可使不形既形可使即解即變之已作也猶可因敗以為功否則倉皇失策不免償害也已濠卒之謀變守日閉門不與巨寇關道獨從容如常濠以無事豈倖而或哉蓋得其幾而有術以潛消之耳噫非圓照之識詎可語此

歐陽觀

歐陽觀永豐人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為泰州判官時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妻問之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妻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固常求其死何也後以子爵貴贈中書令崇國公

歐陽觀錄死囚必求其生卒食其子之報于後

天之報施善人豈爽哉讀隴岡阡表嘗三復而悲之

歐陽脩

歐陽脩自永叔舉進士補西京留守推官入樞府後以事降陝州夷陵令時脩方壯嗜學欲求漢史可觀公私皆無因取架閣陳年公案一一披閱其間枉直多違錯歎曰夷陵橋小尚爾天下可知也于是仰天矢心遇事加謹○後奉命計度河東凡百一一別為圖籍四路之事如在目前或問脩曰

李令整書

重

公以文章儒學名天下而治此俗吏之事乎脩曰吏之不職吾所愧也繫民休戚其敢忽乎○保州叛兵降既而皆殺之脅從一千餘人分隸諸郡富弼為宣撫使恐其復生變將使同日誅之會脩權知鎮府遇弼于內黃夜半屏人密以告脩脩曰禍莫大于殺已降况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為變不細且某至鎮州必不從命弼悟而止○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或謂脩曰前改威名動都下公之風采似微弗逮

若何曰人科性各有長短豈可捨已所長而用其所短但當盡我所為不能則止既而都下無不治○脩平生連典大郡務以鎮靜為本不求聲譽治存大體而施設各有條理綱目不亂非盜賊大獄不過終日吏人不得留滯為奸嘗曰以縱為寬以畧為簡則事苑廢而民受弊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急簡者去其煩碎故所至民安其不擾既去追思不已

君不嗜殺人必能一天下臣不嗜殺人必能相

李令華墓中

書

天下永叔仰天矢心始于陳年公案而出罪全治以單先志官至參知政事豈偶然哉嗚呼君子未有不矢心于天而能成美業者永叔其我師乎

歐陽父子生意盎然卒以休懿終宜矣彼蚩鷲者安在哉

昔人以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然德不近名功湏遭會而能言之士吐一詞以名天下是故敏博者趨之而卑吏事為不屑矣吁墳典索

丘存者幾何矧文不載道數千年後果必不朽耶親民之君子生一念與天地終始也人知歐陽子得韓簡于廢簏以文擅世不知夷陵閱舊案矢心勤恤蓋不朽之實云

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山西夏縣人年二十舉進士從龐藉辟判并州時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蠶食其地為河東患藉檄光按視光建議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俾紓河東貴糴遠輸之苦藉從之

李令華墓中

書

麟將郭恩晏引兵渡河沒于敵藉以罪去光三上書引咎不報藉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後與王安石忤出知永興軍朝辭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時宣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為奇兵調民造乾糗悉修城池樓櫓關中騷然光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宣撫之命皆未敢從軍興若乏臣當任其咎于是一路獨得免

君實不負辟王于既沒豈肯上負朝廷下負百姓哉宜其相業獨顯也

夫處實僚者居常煦煦相下真偽難別也猝然臨小利害若楚越然慄慄懼波及即身共其謀諱之矣古之人有推功分謗者此何心哉君實之倅麗籍生則引咎沒撫其孤自謂生平事可與天知信矣

蘇軾

蘇軾字子瞻眉山山人嘉祐二年進士除鳳翔判官

蘇軾字子瞻眉山山人嘉祐二年進士除鳳翔判官

蘇軾字子瞻眉山山人嘉祐二年進士除鳳翔判官

長吏意軾文人不以吏事責之軾盡心其職老吏畏伏○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械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衝前以破產者相繼軾徧問老校修衙前擇水工械行無虞乃言於府使得係籍自是衙前之害減半○通判杭州時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水利鹽法軾嘗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司農寺又下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為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令出於司農是楮

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

手實之害罷之○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使遣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殺人畏罪驚散欲為亂民訴之公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河決曹村匯於城下城將敗富民爭山避水軾曰富民若出民心搖動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履杖策親呼武衛營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為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

蘇軾字子瞻眉山山人嘉祐二年進士除鳳翔判官

蘇軾字子瞻眉山山人嘉祐二年進士除鳳翔判官

不避塗潦吾儕小人効命之秋也執提率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然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沉者三板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聞復請增築故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知杭州吏民習軾善政不勞而治旱飢疾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度僧牒三百易米救飢明年方春即減價糴常平米民遂免患軾又多作饘粥藥劑遣使挾醫分方治病活者甚衆

又哀美緒得二千發私囊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蓄錢糧以待之是秋大雨湖溢軾度米歲必飢復請於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糴常平米并義倉所有以備之○浚茅山河專受江湖浚鹽橋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蓄洩之恨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為長堤以通南北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曰蘇公堤○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執如雷震而浮山峙於江中洄洑激射歲販公私船不可勝計

卷之四

七

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為運河引浙江諸水以達於江又並山為岸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以避浮山之險人皆以為便忌者排之功卒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潴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嘗欲淤塞河路而江水清駛隨軌滌去海口嘗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當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下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築挽路為千槁以汎江

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公再蒞杭有德於人家有畫像飲食必祝○以龍圖閣學士守潁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決陂澤注惠民河東亦多水至是又將鑿鄧艾溝且鑿黃堆注於淮軾適至遣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潁州境決不可為朝廷從之從揚州發運司舊聽操舟者私載物貨故操舟者富厚所載率無虞而速達近歲一切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戰以濟飢寒公私皆病軾奏乞復故朝廷從之○以學士知定州軍政尤弛衛卒驕墮軍校蠶食軾取其貪污甚者配隸遠惡然後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伏有卒吏復以賊訴其長軾曰有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

卷之四

九

在杭浚兩河復六井議引兩浙水以避浮山之險欲築三吳挽路以汎松江之勢蘇公之興水利滋多矣及在潁則奏寢黃堆之鑿以免州境之浸豈空談水利之儔哉

觀秦復運舟事乃知古稱盡法無民信哉恤民之私乃所以善行法也

曾有開

曾有開字元翰參知政事宗道從子也好禮學通左氏春秋用宗道蔭知韋城縣曹濮劇盜橫行旁縣間聞其名不敢入境知確山縣大姓把持官政有開治其最甚者遂以無事興廢陂溉民田數千頃富弼守蔡薦之以為有古循吏風知金州有盜獄當死者數十人有開曰欲殺人者衷謀之足矣

卷四

三

安得若是衆耶訊之則誣天方旱獄白而雨知南康軍代還熙寧行新法王安石問江南如何曰新法行未見其患當在異日也以所對乖異出通判杭州知衛州水災乏食擅代常平錢粟與之且奏乞蠲其息徙興州增隄或謂郡無水患有開曰豫備不虞古之善計也卒成之明年河決水果至不能冒隄而止朝廷遣使河北民遮誦有開功狀召為膳部郎中元祐中歷知信陽軍洛滑州復守興官至中大夫

興陂增隄先事知備視患至而猝圖者遠矣有開以世胄服官乃究心民事若此可嘉哉至於懲大姓則戒株連治盜獄則雪誣枉擅發錢穀全活飢民豈其好生之心所植者厚故隨在軌形邪感格冥漠甘澍應之有以夫

曾鞏

曾鞏字子固南豐人嘉祐二年進士及第為太平司法叅軍追判越州歷知齊襄洪福等州初嘉祐中州歲飢度常平不足賑給而田野之人不能皆

卷四

三

至城郭至者群聚有疾厲之虞前期喻屬縣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糞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平又出錢粟五萬貸民為種糧為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為州務去民疾苦急奸強盜賊而寬貧弱曰為人害者不去則吾人不寧是時州縣未屬民為保伍鞏獨行之部中使譏察居人行旅出入經宿皆籍記有盜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畧明賞贖意追捕且開人自言故盜發輒得有葛友諒者屢

剽民家以名捕不獲一日自出告其黨輩與袍帶酒食假以騎從輦所贖金帛隨之徇之郡中盜聞多出自言友諒智力兼人輩外示章顯寔欲攜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齊俗悍強喜攻劫至是斂手莫敢動寇攘屏迹道不拾遺毫亦號多盜治之如齊盜為引去○至于澄清風俗振理頽壞聞訟衰熄綱紀具修所至皆然也○襄州有大獄逮繫充滿有執以為死罪者輩至閱囚牘法當勿論即自縱去并釋百人州人噪呼曰吾州前坐死者衆矣孰知非寃乎○其在洪會歲大疫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儲藥以授病者軍民不能自養者以官舍舍之資其食飲衣衾之具以庫錢佐其費貴醫候視記其全失多寡以為殿最人賴以宅市里不知也

宋文章家必曰蘇曾云觀其治水戢盜諸事豈沾沾餽輸間已哉故二君子之治郡可以言文矣

趙尚寬

趙尚寬字濟之河南人知平陽縣鄰邑有大四十數破械夜逸殺居民將犯境尚寬趣尉出捕曰盜謂我不能來方怠情易取也宜亟往毋使得散漫且為害尉既出又遣徼巡兵躡其後悉獲之○知忠州俗畜蠱殺人尚寬揭方書市中教人服藥得不死募索為蠱者窮治寘於理大化其俗嘉祐中以考課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亂土廣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為邑尚寬曰土廣可益墾辟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視圖記得漢召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溉田萬餘頃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尚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耕牛比三年榛莽復為膏腴增戶積萬餘尚寬勸于農政治有異等仁宗嘉祐之下詔褒焉留唐五年民像以祠之

信臣之政迄嘉祐且千餘年按其迹榛莽頗為膏腴夫治豈在好自表見墾田治渠百世之功迹可循循之耳觀河思禹配天畀稷至于今能忘其故智哉

蘇頌

蘇頌字子容南安人第進士知江寧縣時在縣
李氏後稅賦圖籍無藝每發歛高下出吏手頌因
治訊他事互問民鄰里下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
或自占不悉頌警之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
駭懼皆不敢隱遂剗剔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
諸邑法之至率其民拜庭下以謝○凡民有忿爭
頌諭以鄉黨宜相親善若以小忿而失懽心一旦
緩急何賴焉民往往謝去或半途思其言而止○

今今蘇頌表

五十四

知潁州通判趙至忠本徽外降者所至與守競頌
待之以禮且盡誠意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
義則服平生誠敬者唯公與韓魏公耳○仁宗崩
建山陵有司以不時難得之物屬諸郡頌曰遺詔
務從儉約豈有土不產而可強賦乎量其有無事
亦隨集○英宗即位召提點開封諸縣鎮公事頌
謂中牟長垣都門要衝二鄙置郵所經而閑無防
守請置營兵以備非常明年果有飢民乘虛向長
垣如頌慮○頌又請以募盜多寡為縣令殿最法

以巡檢縣尉但能捕盜不能使人不為盜能使其
不為盜者令也且民罹剽劫而長官不可不任其
責時論是之○歲餘知婺州方泮桐江水暴迅舟
楫欲覆母在舟中幾溺矣頌哀號赴水救之舟忽
正母甫及岸舟乃覆人以爲純孝所感○徙亳州
有豪婦罪當杖而病每旬檢之未愈譙薄鄧元孚
謂頌子曰尊公高明以政稱豈可爲一婦所絀但
諭譬如法檢不誣矣頌曰萬事付公檢何容心焉
若言語輕重則人有觀望必有不得其死者悔將

今今蘇頌表

五十五

如何既而婦果真病死元孚慙曰我輩小人豈測
大君子之用心哉○吳越飢選知杭州一日出過
百餘人哀訴曰某以轉運責通市易緡錢晝囚夜
係雖死何以償頌憐之釋使營生以衣食之餘悉
償官期以歲月皆不敢負果如期而足○宴客郡
堂或告將兵欲亂頌密使捕渠領十輩佯挾付獄
中迨夕會散坐客不知也

傳曰察見淵魚不祥而世之爲鄧元孚者衆也
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歸然子容而已所謂大

君子用心諒哉

互問一二以警千百執簡御煩之術乎豈特足為成賦法也

常安民

常安民字希古卬州人登熙寧六年進士換應天府軍巡判官遷成都教授秩滿調知長洲縣以主信為治民不忍欺追科不下吏使民自輸每先他邑而辦擢大理丞以讒監滁州酒稅至滁自親細務郡守曾肇約為山水游曰謫官例不治事安民

謝曰食焉而怠其事可乎

全宋文卷

美

錢明逸自禁林出為秦州居常快快不事事王

子明嘆曰雖不足意獨不思所部有萬千生靈

邪希古之治滁得之矣

世之為治者多惡民欺似也反而求之亦嘗如

希古之主信乎

張戢

張戢字天祺鳳翔郿縣人既魁登進士第攝蒲城令蒲劇邑氏悍不畏法鬪訟寇盜倍他邑異時令

長以峻法治之奸愈不勝戢悉寬條禁有訟至庭必以理教喻使無犯法間召父老使之教督子弟服學省過作記善簿民有小善悉以籍之○月吉以俸錢為酒食召邑之高年聚於縣廨以勞之使其子孫侍因勸以孝弟之道不數月邑人化之獄訟為衰○自公安改知夏縣縣素多訟戢待以至誠反覆教喻民化之○嘗知靈寶至是靈寶民遮使者車請曰今夏令張君乃昔日之賢令也願使君哀吾民乞張君還舊治使者欣然言於朝去之

全宋文卷

三

日遮道送不得行父老曰昔者人以吾邑之人無良喜訟自公來民訟幾希是惟公知吾邑民之不善訟也言已皆泣下○戢歷治六七邑誠心愛人而皆有術以濟之力行不怠所至皆有顯效視民之不得其所若已致之極其智必濟而後已蓋世有長於詰慝者曰吾以安善良耳乃聖人則戒忿嫉于頑夫太虛之中獨無風霆歟吁風霆無心之用也忿心一熾太虛翳矣彼頑者豈皆散民上失其道或迫而驅焉古之人所為得

情勿喜也。今之君子疾惡如仇，則以拘執為快。心否者，亦土芥視之，漠然不復矜恤，得無少生生意邪？觀靈寶父老數言可憫已。

記善不記惡，道化之意寓其間乎？若兼置記惡，傳則民生疑畏之心難乎化矣。

蔡襄

蔡襄字君模，興化軍仙遊人。年十八舉進士，知福州。遂為福州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利之。立生祠於塘側，又奏戒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知泉州為政精明，知其風俗善調停之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除其甚害。○往時閩人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時。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襄為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襄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為孝。否則深自愧恨，為鄉里所羞。至有親亡，秘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

蔡舉債終身不能償。公曰：弊有甚于此耶？即下令禁止。至于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之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人大便。襄既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為襄立德政碑。既田減稅，禁奢作戒，今之民牧有之矣。尊師下士，古之民牧或未多見也。而況今乎？蔡公德政之碑，非偶得于閩人也。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聞不能究宜，所謂碌碌奉官，救過不贍，無暇論繩墨之外也。烏識勸學修禮為太平之原哉？君謨破觚為圓，似與世迂，而閩人感之，刺骨禮教深於法令矣。

葉康直

葉康直字景溫，建州人。進士知光化縣，縣多竹，民多編為屋。康直教用陶瓦，以蠹火患。凡政皆務以利民。時豐稔，為穀城令，亦以治績顯。人歌之曰：葉光化，禮穀城清如水。平如衡，曾布行新法，以為司

農屬後知河中府復為秦州夏人不取犯境知亳州通濟積滌民獲田數十萬畝名為兵部侍郎

教民以陶火患寧息此與廉叔度同科清平之謠亦不在五袴下民心之可感如是夫大抵從政者率多因循一任事則羣議從之已且自疑矣專意勤恤將之果決毋諉難于慮始毋奪志千人言則天下事皆可為豈獨息火患興水利乎哉

宗澤

宗澤字汝霖登進士為衢州龍游令建庠序設師

中

儒經術風俗一變擢科者相繼靖康元年命知磁州磁經敵騎蹂躪之餘人民徙避帑廩蕭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為固守不移之計上言邢洛磁趙相五州各畜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

守令之興文學者必曰擢科者相繼也譬于醢鷄焉知醢斃之外哉宗汝霖著烈節勁氣于靖

康建炎間而恂恂與青衿伍豈武流云乎哉

五郡聯兵相應禦敵之勝策也邊虜之郡可做而行

陳規

陳規字元則密州安丘人申明法科守德安李橫圍城造天橋填濠鼓譟臨城規帥軍民禦之砲傷足神色不變圍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橫遣人來願得效女罷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十日矣以一婦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與濠橋陷

陳規字元則密州安丘人申明法科守德安李橫

中

規以六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焚天橋以火牛助之須臾皆盡橫拔砦去○改知順昌府葺城壁招流亡立保伍會劉錡引兵赴京留守過郡境規出迎坐未定傳金人已入京城即告錡城中有粟數萬斛勉同為死守計相與登城區畫分命諸將守四門小酋至輒挫之金人告急于兀術規大饗將士酒半問曰兀術擁精兵且至策將安在諸將或謂今已累捷宜乘全師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為緩急用况屢挫其鋒軍聲稍振規已分一

死進亦死退亦死不知進為忠也竊叱諸將曰府
公文人猶誓死守况兵曹也時方劇暑規謂錡無
多出軍第更隊易器以逸致勞茂不勝矣每清晨
輒堅壁不出伺金兵暴烈日中至未申氣力疲則
城中爭奮斬獲無算兀术宵遁○規守德安時嘗
條上營屯田事宜欲倣古屯田之制合射士民兵
分地耕墾軍士所屯之田皆相險隘立堡砦寇至
則併力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射士皆分半以耕
屯田民戶所管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賦

金全錄卷四

三

麥豆各五升滿三年無運輸給為永業流民自歸
者以田還之自維興以來文臣鎮撫使有威聲者
惟規而已○常為女求從得一婦甚閑雅恠而詢
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托鬻身求
活即輟女奩嫁之聞者感泣

士大夫常日多自負也一聞鉦鼙聲處女已陳
元則摧李橫走兀术設然丈夫也觀嫁張氏女
事則又廢卷而歎功烈必自行義得之孟子曰
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諒矣子曰我戰則

克豈事刺擊技哉

虞允文

虞允文字彬甫知太平州舊制民舉子必納添丁
錢歲額百萬小民貧而有子既無以給鬻藥安得
錢輸官故生子多不舉丁口衰絕允文惻然憐之
為措置蘆荻稅錢一色對補百姓添丁錢百萬生
靈鼓舞感賜生子並舉丁口日增

彬甫蠲添丁之稅一州之民生子並舉其德豈
在賈父下哉

金全錄卷四

三

王十朋

王十朋字龜齡温州樂清人擢進士第一授紹興
府僉判或以書生易之十朋裁決如神吏奸不行
時以四科求士府帥王師心謂十朋身兼四者獨
以應詔○出知饒州饒並湖盜出沒其間聞十朋
至一夕遁去丞相洪适請故學基益其園十朋曰
先聖所居牛朋何敢予人移知饒饒民乞留至斷
橋乃以車從問道去眾葺斷橋以王公名之○移
知湖州得請起知泉州會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

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邑宰皆感動○初饒父旱入境雨至湖積霖入境即霽凡禱必獲其至誠不獨感人而亦動天地鬼神朱熹張栻雅敬之

勉七邑宰詩宜書黃堂當令百世邑宰生春也觀其有禱必獲誠且動天矣而況人乎

趙方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舉進士尉蒲圻多次疑獄授大寧監教授俗陋甚方擇可教者親誨訓之入皆

古今事考

五十一

感勵自是始有進士○知青陽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後以屢挫金人保全京西官至太師諡忠肅子葵范皆名臣

大寧擢科不足為彥直評騭也告史彌遠三言可謂萬世守令之龜鑑矣彼噴噴者鮮不曰吾不能行吾志催科獄訟聒吾手是也視此何如邪

孫子秀

孫子秀字元實越州餘姚人紹定五年進士調吳縣主簿日詣學官與諸生討論義理○後知金壇縣嚴保伍釐經界結義役一切與民休息訟者使齋牒自詣里正併隣正來然後行不實者往往自匿其牒惟豪黠者有犯則痛繩不少貸○淮民派入以萬計賑給撫恤樹廬舍括田使耕拔其能者分治之崇學校明教化行鄉飲酒禮訪國初茅山書院故址新之以待遠方遊學之士○後徙浙西提點刑獄兼知常州淮兵數百人浮寓貢院給餉不時死者相繼子秀請於朝創名忠衛軍置砦以居截撥上供贍之

古今事考

五十一

造士保民於境內人或可及也淮民之流移淮矣之浮寓亦且括田以使耕截撥上供以贍食非有一體之仁者不免町畦之隔也其誰能及之

黃震

黃震字東發慶元府慈溪人寶祐四年登進士第知廣德州初孝宗頒朱熹社倉法於天下而廣德

則官置此倉民困於納息至以息為本而息皆積取民窮至自經人以為烹之法不敢議震曰不然法出於堯舜三代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為法不思救其弊耶况烹社倉法歸之於民而官不得與官雖不與而終有納息之患震為別置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約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取息○郡有祠山廟歲合江淮之民禱祈者數十萬其牲皆用牛郡惡少挾兵刃舞牲迎神為常鬪爭致犯法其俗又有自嬰桎梏自拷掠以徼福者震

李令龔卷中

果一

見問之乃兵卒責自狀其罪卒曰本無罪震曰爾罪多不敢對人言特告神以免罪耳杖之示眾又其俗有所謂埋藏會者為坎於庭深廣皆五尺以所祭牛及器皿數百納其中覆以牛革封錮一夕明發視之失所在震以為妖而殺牛淫祀非法言之諸司禁絕之○撫州飢起震知其州單車疾馳中道約富人耆老集城中毋過某日至則大書開釋者籍彊糶者斬揭于市坐驛舍置文書不入州治不抑米價日損親煮粥食餓者請於朝給爵

賞旌勞者而後入恒未明視事

法存大畧潤澤在人天下之法皆然也豈獨社倉哉苟非其人王莽之井田宇文之周官猶且不可彼不咎人而咎法者是懲噎而廢食也

趙景緯

趙景緯字德父臨安府於潛人登淳祐元年進士第知台州至郡以化民成俗為先務首取陳述古諭俗文書示諸邑且自為之說使其民更相告諭諷誦服什期莫失墜約束官吏擾民生事取孝經

李令龔卷中

果一

庶人章為四言詠讚其義使朝夕歌之至有為之感涕者舉遺逸車若水林正心于朝旌孝行作訓孝文以勵其俗平重刑懲誹訐治豪橫建黃巖社倉六十有六浚河道九十里築堤路三十里節浮費為下戶代輸秋苗奏蠲五邑坊河渡錢期年之內乞歸田里景緯天性孝友雅志冲澹無意仕進故其立朝之日不久云

書歌舉旌之化社倉之建代輸奏蠲之惠而終之以乞歸何其善教善養善歛身哉德父之孝

文冲澹不虛矣直牧民之師也

吳師禮之言曰近民無若為邑宰貴德化刑以輔之條目易循期會有信使民不憚吏吏不玩法古人之治其幾也此所謂達治體者也景緯之謂矣

遠

大公鼎

大公鼎者渤海人咸雍十年進士調瀋州觀察判官時遼陽雨水傷稼北樞密發瀕河丁壯以完堤

全宋文卷四百

宋

防有司承令峻急公鼎獨曰邊障甫寧大興役事非利國便民之道疏奏朝廷從之罷役水亦不為災瀕河千里人莫不悅改良鄉令省徭役課農桑建孔子廟學部民化之累遷興國軍節度副使時有隸鷹坊者以羅畢為名擾害田里歲久民不堪公鼎言于上即命禁戢會公鼎造朝大臣論上嘉納之意公鼎曰一郡獲安誠為大幸他郡如此者衆願均其賜于天下上從之

仕宦賢者庇所理止矣他郡肥瘠朔粵已也大

公鼎裔夷耳而處意蕩平無藩圃隔越昔人有

云六合之外別自有人信元

諳都刺

諳都刺字瑞芝凱烈氏至順初為襄陽路達魯花赤山西大飢河南行省恐流民入境為變檄守武關諳都刺驗其良民輒聽其度關吏曰得無違上命乎諳都刺曰吾防姦耳非仇良民也可不開其生路耶既又糴粥以食之所活數萬人又城臨漢

全宋文卷四百

元

水歲有水患為築城外橫堤遂以無虞元統初除益都路總管俗頗黠悍而諳都刺務興學校以平易治之秩滿以最聞

瑞芝蒙古人也守武關堤襄陽中國學者先之鮮矣君子不以類廢人不掩人善錄之

周自強

周自強字剛善臨江路新喻州人好學能文練于吏事以文法推擇為吏泰定間廣西洞徭反自強往見徭酋說以禍福中其要害徭酋立為罷兵貢

方物請命事聞起授廣西兩江道宣慰司都事轉
饒州路經歷遷婺州路義烏縣尹周知民情而性
度寬厚不為刻深民有以爭訟訴于庭者一見即
知其曲直然未遽加以刑責必取經典中語反覆
曉之令其誦讀講解若能悔悟首實則原其罪若
怙惡不悛然後繩之以法不少貸民畏且愛獄訟
頓息○民間田稅之籍多失實以故差徭不平自
強出令復畝殷之民不能欺文簿井井可攷于是
賦役平均貧富樂業其聽訟決獄物無遁情黠吏
欲以片言欺惑之不可得由是政治大行聲稱籍
甚部使數以廉能舉于朝選授撫之金溪尹階奉
議大夫

法持不告道化鷹鷂不若鸞鳳仕者皆知之矣
及據案決訟往往刻深何哉取經語曉解訟者
使之悔悟首實則原其罪此百世息訟之良法
也

守令懿範卷之四

刻守令懿範後序

侍御仰遽卽公以隆慶己巳秋
奉

明天子詔莅河東糾察并冀豫雍諸
郡國公章憲布度謹身率先風
采峻凝表儀當世凡百有位莫
不精白一心以爾官常矣而公

不守令懿範序後

二

志在下民日孜孜期保惠而安
存之過進諸長吏於庭命之曰
皇上即位存撫遐邇惠養黎元臨遣
使者以六條課諸君非直以勅
法爾也諸君抑皆視治若家保
民若子體仁以長民者乎亦或
有務炫耀奇蹕之近功而忽惻

但拊循之遠畧者耶是豈惟非
皇上集安中國之意亦非使者之所
樂聞也夫古訓不由于何其訓
日者蘇守蔡君纂輯守令懿範
一編擇取品隲最號詳衷諸君
其亦有意否乎諸屬胥拜手曰
先民舊服厥有成績允惟德惟

李本畫筆序後

二

義云者願得顧諟而祇若爲於
是公以授屬吏也昌既玩味終
篇輒然有常於心也請刻以傳
爲刺告成迺諭于衆曰至哉我
公之嘉惠諸屬甚盛舉矣夫惟
天惠民作之君使司牧也惟辟
奉天承以郡邑守長俾分而牧

爲牧以養民爲義養之云者豈
家益而人食之哉竭節守官導
王者之澤以布於下求庶人之
瘼以聞于上爲耳是故保息愛
護以寧其居敬教勸學以成其
善儲蓄賑貸以恤其災經理咨
詢以興其利不采華名不規速

李本畫筆序後

三

效仁愛淪浹精意感孚殆若膏
澤之潤物不聞其聲和氣之襲
人不見其形而民之懽忻瞻殖
不期而然矣載稽編中所錄諸
賢刺調先後敷政殊科而質行
直躬畢誠則一咸於牧養之意
不悖也故名聲施於無窮功烈

著而不戒非百世守令之師乎
邇來吏治類以峭厲相高嚴峻
精敏操切辦具鈎撫深隱發摘
奸欺使物無遁情却魚適事其
先華豈不焯然哉顧法令滋彰
姦偽滋有上下相愚以避文法
視諸賢所舉措君子當自有辨

李本義集序後

四

矣甚者驅之若群羊束之若
薪則失之愈遠而守令之體愈
非矣今宇內雖稱久安而逆虜
之蠢動於三閩者獨數發軍興
制轉餉運輸取盈於河東者獨
繁且邸第之常供營伍之月給
雲朔燕薊之需郵途耐傳之費

其出於吾民之肌膚者未易以
數計也地日蕪而賦愈增民日
貧而歛愈急田里之間其所係
賴於守令以蘇息而生全者豈
其微哉公蒿目時艱省舉是編
為吾屬範非昏夜幽居者而明
以燭依俚徑趨者而指以途耶

李本義集序後

五

吾屬誠即前修之軌迹為緒正
之章程則其政而免師其心勉
其難而不忽其易庶幾乎牧養
君子之遺風矣公憂勤之志其
少慰哉且公以
天子耳目近臣邦直是司乃循循然
以則古昔善誘人為先務蓋有

其道不忍私其身故用訓誨代
糾繩欲俾人人得守令之懿也
豈非曲成才條以康兆民計遠
慮深為

國家建無疆之休者哉然竊聞公
筮仕南中廉平聲實洋溢江東
居而民悅去而見思鴻猷茂烈

李

李

方膾炙口碑真前無古人矣而推
不以所長自表亦不以所長律人
若無若虛取諸人以為訓為樂
善之大如之何其可及耶傳曰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公之嘉惠
諸屬者誠至矣又曰率辭殫方
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世昌不敏願與諸長吏胥勗胥
規以克對公之明命為

隆慶庚午冬十月屬下平陽府
知府劉世昌書

李

李

刻守令懿範後序

守令懿範之編編自吳郡守蔡
春臺君既餒于吳郡矣茲復繕
而刻之則平陽呂劉二郡守奉
侍御卽公仰遽翁意而刻者也公
銜

天子命按醴河東會河東醴法方盛

十中本懿範序後

上

壞商旅駢坐巔發射之艱而疆
重軍實枝梧不給任職之吏蓋
莫不皇皇焉公毅然曰斯余行
部使者責也遂上書

奏裁報許如舊公乃罷更輪疏宿壅
杜遏私鬻鹽莢榷于池者趣取
必時即池以南徃多決弗取則

令盡取亡棄於是啓南垣之捷

通爲號之道而商至如歸矣公
復曰吁大浸爲蓄備不豫具何
以應卒余攷鮮西池所繇來上
矣今弛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亟
甃復焉如是而備豫公私可具

足也又故姚遑渠墜且久公檄

十中本懿範序後

九

慮材鳩傭涖而闢之俾毋溢爲
監沴至躬測水脈欲資剡剡以
濟不通鹽之訾殆充充益沛焉
公凡所經畧裒誠畢慮所爲夙
夜者皆軍國至計上以宣揚
德音而下安輯元元也故公所操馭
必於機要異時者牧守令長惟

吏事是事緒涉鹽賦鮮不俗觀
而翫即所奉行丞尉已下耳
法裕而抗姦萌漏於網密固其
所批惟公抗威稜而端化本諸
浮靡冗蠹裁什之九以儉瘠風
厲郡邑其所約勅務在郡邑長
吏郡邑長吏罔不媿媿肅給譬
之振裘者擊其領紆絲者揔其
緒斯乃靡然順耳茲公之精意
尤恐未能諭人吏或愉快一切
其敝徒文具無惻隱之實公誠
有意其推本之也適慕君是編
有當於心遂命刻而傳焉蓋公
臨制三藩督察萬里所紂繩在

誨獲受以卒業竊窺公學聖人
之學升堂親與駸駸於古之儒
者矣其刻是編以傳豈非遵伯
玉氏耻獨為君子者耶凡我司
案與郡邑大夫士得是編以玩
尚當覽鏡既往施之有政俾軼
跡前列士志公董振至意則庶
幾哉異夫漢人所謂鬻乾鼠寶
燕石者焉
賜進士出身原尚寶司司丞廬州府
通判晉江林奇林書

守令懿範跋

吾蘇郡守永年蔡侯輯守令懿範成迺示以總論二篇凡例七條俾綴一言于末簡余觀古之循牧大抵各就其實之所近者為之未聞道也然自漢以來上下數千年間僅得若干人斯已難矣儒者作用與循吏迥別豈不尤難哉而前代史官不能別立名稱表厥殊異良可惜也今侯以儒牧創名使自別於循吏其諸異乎史氏之見與余讀凡例知侯於二牧簡擇精詳評騰

守令懿範跋

十一

允當是為世法信哉其為懿範也而侯於儒牧亦惓惓焉夫所謂儒牧者非徒以文學飾吏治之謂也明乎聖賢大學之道而推廣其子諒惻怛之心其斯以為儒而已矣於戲天下之牧循而未儒者有矣未有儒而不循者也侯名儒也於循乎何有今歲水潦為災民罔有秋而常賦是恤是編所採豈無成事可為今日荒政之助者乎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余於侯日夜望之

隆慶三年七月十一日部民吳江徐師曾謹跋

守令懿範跋

十一

守令懿範四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明蔡國熙撰國熙永年人嘉靖己未進士官至山西提學副使是編乃其官蘇州府知府時輯古來守令事跡自周至元分儒牧循牧二類儒牧自子游而下三十人循牧自公孫僑而下一百一十人前有皇甫汈序稱儒可以包乎循而循未必皆合於儒體用之間蓋有辨焉云云夫儒者之學明體達用道德事業本無二源岐而兩之殊爲偏見且唐韓愈宋歐陽修所學不甚相遠而列愈於儒牧列修於循牧亦不知其以何而分楊簡傳陸氏之學黃震傳朱子之學所著之書釐然具在乃升簡於儒牧以繼陸氏而不升震於儒牧以繼朱子豈非未見日抄耶循名失實尊儒而不知所以尊徒成其門戶標榜而已

古今廉鑑八卷

〔明〕喬懋敬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今廉鑑

八卷》提要

古今廉鑑敘

閔封人喬子懋敬微靈

上所燕及走集無塵黎烝按堵得以擾繇
備職可幸無罪第行間無齋書足讀記
古今高廉一二輒列清防玩而誦之用
資自鏡而已比覈之載籍益之方聞之
士爰自六經而下諸子史暨

明興訓誥文獻蒐輯廣昔者半釐為八卷

古今廉鑑

間以視客客啞爾笑曰夫貧者士之常
也舉廉而不與恥也何昇以庸行而諄
諄稱引慕嚮之為且也古無論即如近
代薦紳先生或班鉅儒或擅名世亦既
顯懿稱成矣顧舍不迷第述持廉一節
豈所謂窺豹非耶而懋敬唯唯否否不
然也夫相車以輿相墉以基本故也勞
人豎芬誠更僕未易數顧亦有本余每

見都人士倣儻奇偉往往世所指名乃懿德洪伐庶寔為之則無異繇矣應龍之神也人得而秦之豈非以欲哉嗜慾屏則純白備純白備則天光發彼其眊天下事皆游刃也惡乎制而不敢哉仲尼未見仁者乃取舍約樂間曰仁在是矣莘野耕夫幡然應聘格天之業爛焉孟軻氏論之謂自一介不取始由斯以

古今廉鑑

序

印書

譚賢聖之士所以崇德而廣業者非廉其道無繇已藉第令操心少繆而陽慕由夷則君子者已德色闕之彼亦奚實實以矯飾為抑皎皎易為污衆口難為理逆旅遺冠同舍亡金罹此患也故其道在信心如必昭肆明污以求信於人是何異建鼓而求亡子者哉古之君子名不出一家策下乃顯其能以彼用

古今廉鑑

序

印書

力者猶無貴以力聞况廉茂之士乎廉於利而多取於名未為盡行也為名所勸未為褻誠也傳曰大廉不嚙繇是觀之有清畏人知者有畏人不知者雖其趨別軌乎總之不離嚙嚙自喜是謂廉清則不信不信不大矣乃有瑕瑜不相掩並並有聞而錄亦靡遺古人所以致論於繩世也客於是爽然自失作而曰天以日為鑑象明地以水為鑑形清人以廉為鑑行潔命曰廉鑑期與同志者誠効之

萬曆戊寅孟夏雲間喬樾敬譔

古今廉鑑總目

卷一

春秋戰國

卷二

西漢

東漢

卷三

三國

晉

古今廉鑑

總目

南北朝

隋

卷四

唐

五代

卷五

宋

元

卷六

國朝一

卷七

國朝二

卷八

國朝三

古今廉鑑

總目

二

古今廉鑑凡例

學者稱引唐虞三代誦法孔門乃賢聖之廉
六經具載矣茲不敢贅至如許由務光之倫
自司馬遷楊雄已以為疑茲亦闕之肆六經
而下斷自春秋季文子始據左傳史記廣以
子書擇足徵者錄之秦漢以還據二十史宋
史新編間參諸家紀載可傳信者綴其一二
乃

國朝則取典故名臣詞林吾學憲章通紀鴻猷

古今廉鑑

凡例

等錄及郡國文獻志采叢薈義取自鏡非
有品騰補厥漏逸尚望作者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儒林類彙敬古今廉

鑑八卷一名金鑑

父西端手卷上海田阮州以四十新得之

長興王修記

古今廉鑑卷之一

春秋戰國

季文子友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他諫
曰子為魯上卿相三公矣妾不衣帛馬不食
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然乎
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簾而衣惡者猶多矣
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簾衣惡而我美妾
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
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因

古今廉鑑

卷一

一

他七日自是他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
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民之上也
使為上大夫季文子卒大夫入歛公在位庀
家器為葬備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
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
積可不謂忠乎

孫叔敖為楚令尹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常乘棧
車北馬披殺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
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為也孫叔敖曰吾聞君

子服孟益恭小人服孟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孫叔敖疾將死屬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惟此又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先是孫叔敖知優孟賢善待之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可之即

古今廉鑑

卷一

二

節選

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歲餘象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買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令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以

善地其子不受而請寢丘馬王與之四百邑楚功臣封二世而收惟寢丘不奪也

公儀休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時客有遺休魚者休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令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曰欲令農工士女安所讐其貨乎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晏嬰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一狐裘三十年每朝乘敝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園交遊皆得生焉臣以煖衣飽食敝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

古今廉鑑

卷一

三

翟良文刻

輅車乘馬三選不受公不悅遂召晏子至景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而不顧其下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他日景公分慶氏之邨殿以與晏子晏子弗受子尾曰夫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

古今廉鑑

卷一

四

翟氏文訓

益之以邨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邨殿非惡富也恐先富也且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黷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君子曰公儀子之却魚也晏子之辭邑也皆以廉而持富者也卒之榮名得全而終有爵祿有以也夫

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先一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輝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先是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

古今廉鑑

卷一

五

熊掌訓

公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馬用賄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闢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郵民之故也成
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母朝設脯一
束饗一筐以羞子文至於後令尹秩之成王
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
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
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
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曾公子喜時字子臧宣公卒公子負芻賊太子
而自立晉君會諸侯討之執負芻歸京師將

古今廉鑑

卷一

六

蘇轍

見子臧於王且請立之子臧曰前記有之聖
達節次守節下不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
能聖敢失守乎遂奔宋曾人數請晉侯謂子
臧反國吾歸爾君於是子臧反國晉乃言天
子歸負芻於曾是為成公子臧盡置其邑與
卿不出子臧讓千乘之國其廉大矣故春秋
賢而褒其後後若干年吳有季札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札雖不
材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國立之棄其室而

耕乃舍之日使過徐君愛其實劍不敢言
季札知之為使上國未獻也及還則徐君死
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
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季札曰吾非贈之也先
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為
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
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偏心廉者不為也遂
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
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喜

古今廉鑑

卷一

七

一

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子不忘故脫千金之劍
子帶丘墓季札去徐道逢男子五月披裘采
薪於道傍有遺金季子顧曰取彼金采薪者
曰五月披裘而採薪寧是拾金者乎不顧而
去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其姓名曰吾子皮相
之士何足語姓名哉

魯叔肝者宣公母弟也宣公弑子赤而自立叔
肝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
食為哉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抗

志高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

宋告急于晉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
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
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
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
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對曰君之賂
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又可賂乎
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
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傳

古今廉鑑

卷一

八

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解揚之謂矣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王
者曰以示王人王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
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
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野人稽首而告曰
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
寘諸其里使王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
所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
異也

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盟

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供
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
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
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
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魯昭公在乾侯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
羈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
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違君命

古今廉鑑

卷一

九

也大夫皆反其賜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
公反國賞獨不與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
公曰二三子盍為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
子為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頃失
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
處一蛇者龍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
爵耶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耶請今命廩人
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

各至仁者不為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為一人言施一人猶為一塊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或曰即介子推事

佛肸以中牟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袪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乘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袪衣

古今廉鑑

卷一

十

萬物原

將入鼎佛肸播而止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義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為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耻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慙矣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申包胥者楚人也吳敗楚兵於柏舉遂入郢昭王出亡在隨申包胥不受命而赴於秦乞師倚於庭牆立哭日夜不絕聲水漿不入口七日夜秦哀公為賦無衣之詩言兵今出包

胥九頓首而坐秦哀公曰楚有臣若此而亡吾無臣若此吾亡無日矣於是乃出師救楚申包胥以秦師至楚大敗吳師昭王復國而賞始於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為身也救急除害非為名也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君既定矣又何求焉遂逃賞終身不見劉向論之曰申子之不受命赴秦忠矣七日七夜不絕聲厚矣不受賞不伐矣然賞所以勸善也辭賞亦非常法也

古今廉鑑

卷一

十一

楚昭王出亡屠羊說從既反國賞從亡者亦賞說也說辭曰大王失國臣失屠羊大王反國臣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遂不受而反乎屠羊之肆荀瑩之俘于楚也鄭賈人將寘諸楮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瑩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無其功而敢有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論者曰屠羊與賈小人之嗜利者也君子所不道也故秦將賈人子也而亡

羽用販繒屠狗也而敗以其見利而啗也而
楚鄭之人反之孰謂可以類盡人乎於乎世
之貪天功以為己力者往往而是視諸屠與
買也亦獨何哉當是時又有江上丈人云
伍員亡荆急求之乃如吳至江上見一丈人刺
小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渡之絕江問其名
族不告解千金之劍與之不受曰荆法得伍
員者祿萬擔金千鎰子胥過猶不取我何以
千金劍為乎員適吳使人求之不得也每食
古今廉鑑 卷一 十三

必祭曰江上之丈人丈人與鄭賈人蓋皆所
謂非常人也傳逸其名惜夫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以幣先焉顏闔守
陋問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
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
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
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
求之闔繫坏而遁矣

荆與者荆人也躬耕自給其妻偶之市楚王使

使者齎百金造門曰請先生治河南荆與不
許也其妻從市還曰先生少而為義豈老而
遺之哉門外車轍何其深也荆與語之故其
妻曰許之未曰未其妻曰君令不從非忠也
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遂負釜戴經而與
其妻去莫知所之

爰旌目將有所適而饑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
而下壺餐以饋之爰旌目三饋而能視曰子
誰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嘻汝非

古今廉鑑

卷一

十三

日

盜耶胡為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
據地而嘔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

鮑焦衣敝膚見挈畚將諒遇子贛於道子贛曰
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
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
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已知而干之不
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
者也子贛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行
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

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
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
棄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水之上之四子者高
士也其行皆過激非人情難繼乃亦博禹世
之名耶然而蟬蛻穢濁之中不獲世之滋垢
何可少也何可少也

列禦寇窮容貌有饑色容有言之於鄭子陽者
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
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數

古今廉鑑

卷一

古

曰

千乘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列子入其妻
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
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
豈不命也哉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
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
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
子陽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
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

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
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狐豚豈可得
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汙漬之中自快
無為有國者所羈以彼遊方之外或辭粟而
饑或却金而隱豈與溝猶鄙儒猥云苦節貞
凶遂冒貨取者等哉或慨談禪者衆也君子
曰世患無禪耳誠禪則求田問舍悻悻為子
孫計者無之矣由二子觀之誠有味也夫

古今廉鑑

卷一

五

伍拾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
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
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
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
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
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為
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貳拾
餘年仲連為齊說燕將下聊城田單歸言仲
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

貴而欲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魏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孔子順孔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魏公子無忌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彼雖戰國策上乎誼至高矣公子所以厚自引下嚴事侯生者誠重其廉也

趙王信秦間以趙括代廉頗得括奢之子也括

古今廉鑑

卷一

七

將行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問之對曰括父為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得賞賜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夜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願王勿遣王不聽括果為白起所殺以其貪也

西門豹事魏文侯為鄴令清剋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

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文侯復與豹豹因重飲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子矣願子勉為寡人治之君子謂豹廉矣而節中變雖有激乎其為之也然非君子所貴矣

古今廉鑑

卷一

七

楚將子發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舍屬二三子而理其地既楚發其賞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徙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臣舍不敢以衆威受賞君子謂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而孫卿願以為譏其亦劉子政論申胥之意也夫願獨說齊宣王貴士宣王願請受為弟子曰願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

古今廉鑑卷之二

西漢

董仲舒為人廉直公孫弘治春秋不及仲舒而弘希世用事躡至公卿仲舒以弘為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仲舒家居終不問家產業以備學著書為事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古今廉鑑

卷二

一

公孫弘常稱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弘為布被食不重肉汲黯嘗於帝前詆其詐弘為人意忌外寬內濫諸嘗與弘有卻者雖陽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於乎國敗由官邪况乃握衡機即貽素餐請何如饗養為余每詠嘆不盡

同叔為魯相數年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
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仁為丞相長史上書
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
刺舉三河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
杜父兄弟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杜
大夫及石氏使人謝少卿無相誣汙而仁已
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武帝以仁不
畏彊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

李廡為將廡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

古今廉鑑

卷二

二

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廡不近
水士卒不盡食廡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為用
終廡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
不言家業事廡死時一軍皆哭百姓知與不
知皆為流涕

鄭當時為大吏城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
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
印奉賜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具器食每
朝候上間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

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當時始與汲黯
列為九卿內行脩兩人中廢賓客益落當時
死家無餘財

疏廣為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為少傅俱上疏乞
骸骨歸上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既
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
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趣賣以
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
受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

古今廉鑑

卷三

三

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
老人即以閒暇時與黃言此計廣曰吾豈老
詩不念子孫哉願自舊有田廬令子孫勤力
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
為贏餘但教子孫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
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貴者衆人之
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
怨況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
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於是族人悅服

尹翁歸當宣帝初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舉廉累遷守東海廷尉子定國東海人欲屬托邑子兩人比相見語終日竟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官至右扶風卒家無餘貲

古今廉鑑

卷三

四

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曰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天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有何孟者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史稱亞翁歸云王尊為安定太守獎廉黜貪出教敕掾功曹各自底屬助太守為治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莖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

道百萬奸賊咸振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

朱邑少時為舒桐鄉嗇大廉平不肯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可部吏民愛敬累遷至大司農邑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無餘財神爵敗元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余嘗讀漢詔令周舉稱夷魚之廉王渙褒

古今廉鑑

卷三

五

羔羊之義漢世廉吏為盛由上有以風之也夫

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廉直不見容上責之曰君門如市何以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由是獲罪

羊續為南陽太守時權豪多尚奢麗續敝衣羸馬以矯其弊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于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

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佐騶所至縣郊迎尊禮厚加贈賂錢乃坐使人於車席舉縵袍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而已佐騶白之帝不悅以故不登公位

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脩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言利害與人

古今廉鑑

卷二

六

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哉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楊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數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

見卒不敢言以為從容嘆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

楊子雲雅寂莫家無儋石儲晏如也嘗作法言蜀之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其間子雲不可李仲元鄭子真不持錢子雲書之

荀恁少亦脩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本縣廣武聞其名節約不入荀氏間

古今廉鑑

卷二

七

嚴遵賣卜成都市富人羅冲勸其仕為具車馬衣糧遵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萬金子無擔石乃云有餘不亦繆乎遵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後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為業不下牀而錢自至尚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為我有餘而子不足也冲大慚遵歎曰益我貸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竟不仕

東漢

高密侯鄧禹方天下既定嘗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脩整閭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脩產利光武益重之

寇恂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得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

祭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

古今廉鑑

卷二

八

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襦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博士范升上疏追論其功有曰臣竊見遵名聞於海內廉名著於當時身無奇衣家無私財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臨死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臣愚以為宜論敘衆功詳按謚法以禮成之謚成侯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

李忠光武時將也上會諸將問破賊所得物惟

忠獨無所掠上悅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衣衣賜之

任延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少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遣餽禮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之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

古今廉鑑

卷二

九

宣秉字巨公少脩高節顯名三輔建武初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一巨公即賜布帛帳帷什物秉所得祿奉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得擔石之儲帝憫惜之

范遷有清行初為漁陽太守以智略安邊匈奴

不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
復推與兄子其妻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錫
之地可餘奉祿以為後世策遷曰吾備位大
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

鄭均有清操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
聽即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
盡可復得為吏坐賊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
為廉潔建初中徵遷尚書數納忠言後以病
告歸帝東巡過任城廼幸均舍賜尚書祿以

古今廉鑑

卷二

十

終其身時號為白衣尚書

孔奮建武中為姑臧長時士多不脩節操而奮
力行廉潔為衆人所笑或以為身處脂膏不
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奮安之不顧隴蜀既
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帛車穀猶竟川澤
惟奮無資單車就道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
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不共
報德遂相率賦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
百里奮謝之一無所受

張堪拜蜀郡太守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

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犯慰
撫吏民蜀人大悅帝嘗召諸郡計吏問前後
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堪昔在蜀仁
以惠下威能計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
堪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棄折轅
車布被囊而已帝嘆息焉

古今廉鑑

卷二

十一

趙谷在官清簡計日受奉雙枯魚二年散之不
盡豪黨畏其儉節先是盜嘗衣劫之恐母驚
延至門迎盜謝曰老母疾病須養居貧朝夕
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
慙辭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走咨追
以物與之不及由此知名

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
也黨見其舍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建
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
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
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耶不當

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
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
聞敕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
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以壽終
第五倫性質慤少文采以貞白稱為蜀太守蜀
地故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資多至千萬皆以
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
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賕賂抑絕

古今廉鑑

卷二

三

鍾離意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贓伏法以
寶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
以委地而不拜賜帝問其故對曰孔子忍渴
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
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嘆曰清乎尚
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之

朱暉業於太學性矜嚴進止必以禮顯宗舅新
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遣
宗丞致禮暉閉門不受就嘆曰志士也勿奪

其節後為郡吏太守阮况嘗欲市暉牛暉不
從及况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
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
財貨汙君今而相送明君非有愛也遷臨淮
太守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吏人畏愛
為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
懷其惠暉剛於為吏見忌於上所任多被劾
自去臨淮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
鄉黨譏其介

古今廉鑑

卷二

三

袁安甘苦節會大雪丈餘洛陽令身自案行
見民家皆除雪出至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
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問何不出曰大
雪人皆饑不宜干人其廉介如此及為河南
尹未嘗以贓罪鞠人常稱曰凡仕者高則望
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
也聞之者率感激自厲

王忱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憊而
視之書生謂忱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

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
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忱即鬻金一斤營其
殯塋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
署忱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
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忱前即言之於
縣縣以歸忱忱後乘馬到雒陽馬遂奔走牽
忱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忱所
由得馬忱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
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

古今廉鑑

卷二

古

此二物忱自念有塋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
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
也姓金名彦前往京師不知所往何意卿乃
塋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忱悉以
被馬還之彦父不取又厚遺忱忱辭讓而去
時彦父為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忱休息與
俱迎彦喪餘金俱存忱由是顯名

戴封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鄧令東海申君申君
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

豫為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
業時同學石敬平病卒封養視殯殮以所齎
糧市小棺送喪到家家更歛見敬平行時書
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封後遇賊財物悉被
略奪唯餘縑七疋賊不知處封乃追以與之
曰知諸君之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
還其器物

古今廉鑑

卷二

古

李恂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
被後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
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
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後歸鄉
里潜居山澤結草為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
詣洛陽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
子饋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
自資

龐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崇者有奇節隱居教
授參到先候之崇不與言但以瑾一大本水
二孟置戶屏前自抱兒孫伏於戶下主簿白

以為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雖者欲吾擊彊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

崔瑗文雅軼群李固為太山太守奉書禮致殷勤歲餘光祿大夫杜喬為八使循行郡國以減罪奏瑗瑗自訟得理出瑗愛士好賓客盛脩肴膳不問餘產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無擔石儲當世稱之願命子寔曰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於天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贈贈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寔用治命馬寔歷位邊郡而愈貧薄及卒家徒四壁無以殯斂

楊震為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震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

古今廉鑑

卷二

十六

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史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楊秉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齋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秉震之子王暢為南陽守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贏敗以矯其敝同郡劉表從古今廉鑑

卷二

十七

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謙伯王耻獨為君子府君不希孔子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孫叔敖相楚其子披裘刈薪夫以約失之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暢雖不德敢慕遺烈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曰今大人踰越五嶺

遠在海濱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
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薰兩昔馬援以意
茲興謗王陽以衣囊激名嫌疑之間誠先賢
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
矣父卒祐獨居家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嘗牧
豕於長恒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
三千石子而杖鞭牧豕縱子無耻奈君父何
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為膠東相嗇夫孫
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
古今廉鑑 卷二 六

還以衣遺之
張奐為安定屬國都尉羗豪帥感奐恩德上馬
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鍊八枚奐並受之
而召主簿於諸羗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
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
之羗性貪而貴吏清奐正身潔已威化大行

范滂少屬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孝廉時冀州饑
荒盜賊群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案察之滂登
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
令自知賊汙望風解印綬去

許劭字子將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初為
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子將為吏
莫不改操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
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與服豈可
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古今廉鑑 卷二 九
賈武為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苞
苴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兄子紹為虎
賁中郎將性疎簡奢侈乃上書求退紹位又
自責不能訓導當先受罪由是紹更遵節大
小莫敢違犯

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
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貨糴糧食先時宰守並
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
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餓死

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曾未踰歲
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
明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既不得進
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
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

劉寵為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
井者頗為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貪暴
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
叟龐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

古今廉鑑

卷二

二

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
未嘗識郡朝他時守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
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
不吠夜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
棄去故自扶奉送耳寵曰吾政何能及君言
耶勤勞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累登卿相
而家無餘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
曰整頓灑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
去時人稱其長者論者曰劉寵被徵百姓齎

錢送之趙執轉任百姓以水錢之寵與執皆
清吏也而民之送錢不同如此寵之選受一錢
不若執飲盃水之為甘矣

黃香為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
種收穫歲數千斛香曰舊令商者不農王制
仕者不耕伐冰食祿之人不可與百姓爭利
乃悉以賦與人課令耕種時被水旱饑乃分
奉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
各出義穀助官廩

古今廉鑑

卷二

三

雷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
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丞廩上後葺屋
宇乃得金金主已死無所復還義乃以付縣
曹

范丹好違時絕俗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為人桓
帝時辟為萊蕪長不就議者欲以為侍御史
遁身梁沛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
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或寓息客廬
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居焉有

時絕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間里歌曰說中
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某蕪嘗者姊病設
食丹出門留錢而去姊追送之里中舅某僅
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史雲輩而云不盜
我粟乎丹歎曰吾之微志乃在儉堅之口不
可不勉遂棄錢而去後有程堅沐並者事絕
類丹堅清潔居貧諸姬共漂更相呼食或不
食者相謂曰汝非程謀甫何為不食人食並
嘗過姊姊為設食而不留吳攻樊城兵人作

食有先熟者呼使食荅者否也呼者曰汝作
沐德信耶其清名流播如此

羊陟遷河南尹下車計日受俸嘗食乾飯茹菜
禁斷豪右請托書疏不與交通斷理冤徒進
用善士節操者旌表異行

徐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
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為太守以
禮請署功曹穉勉應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
接賓客惟穉來持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

漢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子胤亦隱居不仕
大守華歆禮請相見固病不詣漢末地賊縱
橫皆歆胤禮行轉相約教不犯其閭
種敷少為諸生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
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
者常數百人桓帝時博士徵不就靈帝即位
太尉黃瓊舉方正對策合時宜再遷議郎補
蒙令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
同衣而出年八十卒

公沙穆居建成山中依林阻為室獨宿無侶時
暴風震雷有聲于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
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
亦無他妖異時人奇之後遂隱居東萊山學
者自遠而至有富人王仲致產千金謂穆曰
方今之世以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為資何
如對曰來意厚矣夫富貴在天得之有命以
貨求位吾不忍也家有病羸給得厚直穆追
還之其人言已有約辭錢不取穆亦終不受

錢而去後舉孝廉終遼東屬國都尉其為令時縣界有螟虫食稼以身為禱暴雨螟銷百姓稱神明又苦大水穆曉占候豫令百姓徙齊地故弘農獨免湮沒焉

向長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與禽慶相善並隱避不仕王莽婚嫁既畢遍遊五嶽竟不知所終

龐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

古今廉鑑

卷二

三

白

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龜鼃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

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

管寧少與華歆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歆廢書觀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又嘗與歆共鋤菜地遇金寧揮鋤不顧歆捉而擲之人以此卜寧歆優劣漢魏之際寧獨完節居遼東二十年孟觀孫邕王基薦之曰寧含章素質冰潔淵清區景歲光嘉遯養浩金聲玉色久而彌章前世未有厲志獨行若寧者魏明帝具安車蒲輪東帛加聘焉寧不往家貧好學一蓼牀五十年當膝處皆穿

古今廉鑑

卷二

三

丰

古今廉鑑卷之三

三國

諸葛亮當漢末自言臣本布衣躬耕南陽
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後來雖應先
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亦何
求不得却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
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死之日不使
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
言君子謂武侯洪伐茂勛出處光明比跡伊

古今廉鑑

卷三

呂乃澹泊寧靜之學所蓄積深矣

董和初事劉璋為成都令蜀土富實貨殖之家
侯服王食婚姻送率傾家竭產和躬率以
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為之執制所在移風
畏而不犯遷益州太守清約如成都先主定
蜀與諸葛亮並署大司馬獻可替否共為歡
交自和居官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
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

鄧芝為大將軍餘二紀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身

之衣食資仰於官素儉不治私產妻子茹
不克死之日家徒四壁性剛簡不飾意氣不
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貴唯器姜維云
邠原與管寧華歆號為一龍歆龍頭原龍腹寧
龍尾嘗行而得遺錢繫之樹枝此錢既不見
取而繫錢者愈多人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已
而成淫祀乃辨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為
社供時鄭玄以博學洽聞註解典籍故儒雅
之士集焉原以高遠清白順志澹泊故英偉

古今廉鑑

卷三

之士向焉故青州有邠鄭之學

王修為袁氏別駕時袁氏政寬下多蓄聚魏武
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萬數及破南皮閱脩
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卷歎曰士不妄有名
辟為中郎將

毛玠少為縣吏以清公稱嘗為東曹掾與崔琰
典選舉所舉皆清正之士雖時有盛名而行
不由本者終不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
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厲雖貴寵之臣輿服不

敢過度魏武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人自治吾復何為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屏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

鮑勛清白有高節為太子中庶子出為魏郡都尉太子鄧夫人弟為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太子數手書為之請罪勛具列上勛前在東宮守正不撓太子不悅及重此事志望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勅中尉奏望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勅中尉奏

古今廉鑑

卷三

三

翟良文輯

免勛官後被誅勛內行既脩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

華歆被召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罪衆留所贈而服其德歆至拜尚書令文帝受禪改司徒歆素清貧祿賜以賑施親戚故人家無儋石儲公卿常並賜沒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嘆息下詔曰司徒國

之雋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特賜御衣及為其妻男女皆作衣服按歆為操截伏后賊皇子獻帝至莫必其命跡其所為成濟之類也史稱清節若此所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非耶

時苗為壽春令始之官乘犢牛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今來時本無此犢是淮南所生也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其母苗不聽

古今廉鑑

卷三

四

堂

陳表仕吳封都鄉侯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孥露立太子登為起屋宅

呂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無所仰賴吳主權聞之加賜錢絹鍾離牧少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者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爾遂以稻與民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行義僕為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耶牧曰今

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
長自往止之為釋紫民民慙懼率妻子春所
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
置道旁負有取者牧由此發名

晉

魏舒為司徒有威重德望祿賜散之九族家闕
亡儲初為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
舒曰吾即其人也襆被而去同寮素無清論
者咸有媿色談者稱之

古今廉鑑

卷三

五

為德門

劉寔位望通顯每崇儉素嘗詣石崇家如廁見
有絳紋帳襦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
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廁耳寔曰貧士未嘗
得此乃更如他廁雖處榮寵居無第宅雖禮
敬陵遲而行已以正弟智緯有兄風少貧寔
每負薪自給讀誦不輟竟以儒行稱平原管
輅嘗謂人曰吾與劉穎川兄弟語使人神思
清發昏不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胡威為徐州刺史勵操清白勤於政術風化大

行初父質守荊州威自京師往省之及告歸

父賜絹一匹為裝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

此曰是吾奉秩之餘故以為汝糧耳威受而

去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爨食畢復隨旅

進道質帳下都督陰齋糧要之因與為伴每

事佐助行數百里威密誘問之乃知都督也

取所賜絹答謝而遣之後以白質質杖都督

而除其名父子清慎皆此類及威為徐州晉

武賜見語及平生帝嘆其父清謂威曰卿清

古今廉鑑

卷三

六

無施

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何以
為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
臣不及遠也

文帝與山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

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初陳郡袁

毅嘗為南令貪濁賂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

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

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

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

洪少以清厲顯名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三
汝南王亮嘗譙公卿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
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慮有執玉不趨之義
故耳然實乖其常性故為詭說

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渾薨所歷九
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
受自是顯名後更以牙籌取譏當世惜夫

范宣漢萊蕪長范丹之後家至貧罕交人事潔
行廉約韓豫章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室宣

古今廉鑑

卷三

七

固辭韓愛之以宣貧加年饑疾疫厚餉給之
宣又不受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
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
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憚
邢范笑而受之

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盃盤外無餘
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
亦緣其性真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
州云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

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

羊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還而留
之篇太傅祐之兄子封鉅平侯奉祐嗣者也
事與時苗同

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範為烏程令送一
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語王修齡若饑自
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阮修善清言性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
遇便舍去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

古今廉鑑

卷三

八

獨酣暢昂貴之家絕不肯顧家無旬朝之資
晏如也與兄弟弟同志常自得於林阜之間

元帝以周訪為荊州刺史王敦以荊州用武之
國欲自領之而以訪為梁州訪大怒敦手書
譬釋并遺玉環玉腕以申厚意訪投腕於地
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陰欲圖之聞敦有
不臣之心恒切齒敦雖懷逆節終訪之世未
敢為非

超當元帝渡江為舍人時天下擾亂超自以

職在近密而書迹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無晨之積每帝所賜皆固辭帝嘉之不奪其志

劉惔字真長少清遠有標奇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屨以為養人未之識惟王導深器之後稍知名累遷丹陽尹為政清整門無雜賓嘗與王仲祖共行日盱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其盛辭之仲祖曰聊以充虛

古今廉鑑

卷三

九

何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周鎮清約寡慾所在有異績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注泊青溪渚王丞相導往看之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坐處導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啓用為吳興郡陸納少有清操貞厲絕俗拜吳興太守至郡不受俸頃之就徵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襪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

辦其兄子叔容為之具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傲遂盛陳珍羞畢具容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叔父乃復穢我素業耶於是杖之四十

孔愉為會稽內史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為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

王恭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常從其父自會稽

古今廉鑑

卷三

十

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忱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平生無長物

杜軫察孝廉除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悅服秩滿將歸群蠻追送賂遺甚多軫無所報受去如初至累遷尚書郎時涪人李贖亦為尚書郎與軫齊名每有論議朝廷莫能

喻之號蜀有二郎

鄧攸為吳郡守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夫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為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納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少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攸拖不留謝令推不去吳隱之弱冠而介立有清操初為奉朝請謝石請為衛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

古今廉鑑

卷三

士

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朝廷懲嶺南多墨以隱之為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尋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竹篷為屏風坐無氍毹席家人异日而食身恒冗衾妻子不沾寸祿其

至自番禺也妻劉氏齋沉香一片隱之見之遂投於湖

陶潛為彭澤令在縣清絕惟性嗜酒公田悉種秫穀妻子固請其半種秔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豈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耶遂解印去賦歸去來辭既歸顏延年送錢二萬即日送酒家潛嘗言夏日虛閒高卧北窓下清風飄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律而蓄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音

古今廉鑑

卷三

士

南北朝

南朝宋謝弘微義熙初襲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數千卷書遺財祿秩一不關預叔父混聞而驚嘆謂國郎中今漆凱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比舍共之國侯既不厝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混言乃少有所受比舍弘微本家也

為司徒左長史弟道存代為江夏內史
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百錢道存慮覲賈
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覲謂吏曰我在彼
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郎至未幾那能
得此米即可載還吏曰自古未有載米上水
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去
覲性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
他物麗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凱之亦尚儉
素衣裳什器皆擇其陋者宋世清約稱此二

古今廉鑑

卷三

三

人

褚淵為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中將一餅金
因求清開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淵曰卿自
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得相啓此
人大懼收金而去淵叙其事而不言其名時
人莫之知也淵仕宋卒為齊佐命元勳至今
子弟恥其失節君子取節焉可也

羊玄保廉素寡欲為宋文帝所知故屢授名郡
為政雖無殊績而去後常必見思不營財利

產業儉薄文帝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亦須
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汪湛元嘉中為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
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為上所召
遇滯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在選職頗有
刺覈之譏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以此
稱焉

江東之宋少帝時為烏程令後補新安臨海太
守並以簡約稱卒于官所得秩奉悉散之親

古今廉鑑

卷三

十

故妻子常饑寒人有勸其營田秉之正色答
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
一枚及去留之府庫

柳世隆性清廉唯盛事墳典張緒問口觀君舉
措當以清白遺子孫邪荅曰一身之外亦復
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
經後授尚書左僕射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
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以疾遜位

裴昭明出為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之謂曰

鄉計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頃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為郡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齊永明中奉使魏武帝謂曰以卿有將命之才使還當以一郡相賞還為始安內史及罷甚貧罄武帝曰裴昭明當罷郡還遂無它我不讀書不知古人中誰可比之昭明歷郡皆清勤嘗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自畜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

古今廉鑑

卷三

五

經故終身一不事產業子子野子野在禁省十餘年未嘗有所請謁外舍及中表貧乏所得奉悉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不免饑寒唯以教誨為本

張瓌以功封義城縣侯出為吳郡太守瓌以既有國秩不取郡奉齊高帝勅上庫別藏其奉以表其清

陸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游會稽內史同郡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齊建元初遷太子洗

馬廬江何點嘗稱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恒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為實錄慧曉與張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嘆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及武陵王暉守會稽武帝為精選僚吏以慧曉為征虜功曹與府參軍沛國劉璡同從述職璡清介士也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慧曉並宅其間有水此必有異味故命駕征酌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

古今廉鑑

卷三

六

盡矣張融為中書郎假東出武帝問住何處荅曰臣陸處無屋舟居水中後問其從兄渚渚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作小船岸上住帝大笑其清高類此

丘寂之年十七為州西曹兼直主簿刺史王或行夜還前驅已至而寂之不肯開門曰不奉墨旨或方於車中為教然後開或歎曰不意郢君章近在閣下即轉為主簿在縣專以廉潔御下于時丹徒縣令沈嘖之以清廉抵罪

寂之聞曰清吏真不可為也政當處季孟之間乎

沈嘖之性疎直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復欲何陳荅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為誰嘖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亦承諸賢皆是若臣得更為必令清譽日至嘖之雖危言上亦不責後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

古今廉鑑

卷三

七

傅彪為吳令別建康令孫廉廉因問曰聞丈人發奸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荅曰無他也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疑滯欲不理得乎時臨淮劉玄明亦有吏能後彪又代玄明為令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荅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相示既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

任昉仕梁為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吏杖徒

行郡邑民通詞訟者就路決之尤以清潔著名百姓年八十以上者令戶曹掾訪其寒溫郡有密嶺及楊梅舊為太守所采昉以冒險多物故即時停絕為政清省吏民咸以為百餘年未之有期年卒于官舍惟有桃花米二十石無以為殮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為棺浣衣以歛闔境痛惜立祠于城南歲時祀之武帝聞問方食西苑綠沉瓜投之

古今廉鑑

卷三

七

于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少時常恐不滿五十今年四十有九可謂知命

張弘策受詔與呂僧珍先往清宮封儉府庫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申勒部曲秋毫無犯先是定計典武帝意合帝甚重之

傳昭為安城內史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者昭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餒于門廁昭所莅官常以清靜為政居朝廷無所請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為樂世稱學

府

江革除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生故吏家多在東閩革至並賁侍綠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篚至鎮唯資公奉食不兼味郡境放廢辭訟日數百革分判辨析曾無疑滯人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騫為山陰令賦貨狼籍望風自解王憚之每待讌言論必以詩書王因此耽學好文梁武以為稱職乃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

古今廉鑑

卷三

九

一無所受惟乘臺所給一舸舸艚偏款不得安卧或請濟江徙重物以逆輕艚革既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斤以實之其清貧如此

徐勉雖居顯職不營產業家無蓄積奉祿分贍親族之貧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荅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輯如不才終為它有虞愿出為晉安太守在郡絕不營私前政與百

姓交關質錄其兄婦愿遣人於道奪還在郡立學堂教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觀視清徹無所隱蔽後瑯琊王秀之為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導差得無事除後軍將軍褚彥回嘗詣愿愿不在見其牀惟積埃有書數帙彥回歎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

古今廉鑑

卷三

十

孫謙初為句容令清慎強記縣人號為神明齊初為錢塘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綠帛以送之謙固辭謙每去官輒無私宅借空車廐居焉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施蓬蔭屏風冬則布被莞席何遠仕梁為武昌太守遠本倜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為吏杜絕交游饋遺秋毫無所受跡雖似偽而能委曲用意車服尤敝素器物無銅漆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然性剛嚴吏

人多以細事受鞭罰遂為人所訟徵下廷尉
被劾十數條除名後為武康令愈厲廉節除
淫祀正身率職人甚稱之太守王彬行部諸
縣皆盛饗帳以待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
彬去遠送至境遣斗酒隻雞而別彬戲曰卿
禮有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武帝聞其
能擢為宣城東陽太守遠處職疾強富如仇
讎視貧細如子弟特為豪右所畏憚

伏軾為新安太守在郡清怡人賦稅不登者輒

古今廉鑑

卷一

主

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
為繩其厲志如此

北朝魏長孫儉清正率下無懷仁恕吏人表請
為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之徵授大
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儉本名慶明他日周
文謂儉曰名實須相稱尚書志安貧素可改
名儉以彰雅操後拜柱國朝議以儉操行清
白勲績隆重乃下詔褒美之兼賜以雜綵粟
麥以彰其美

孫道生廉約身為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
味一熊皮郭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
第宅庫廩出鎮後其子弟頗更修繕起堂廡
道生還歎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
為今強寇尚游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
乃切責子弟令毀其宅大武世所在著績帝
命歌工歷頌群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
魏文成拜高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

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帝怒

古今廉鑑

卷一

主

曰何不先言今見我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
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緇袍厨中鹽菜而已
帝嘆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
疋粟十斛拜長子悅為太守允頻表固讓帝
不許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
允恒使諸子樵採自給

鄭述祖有風檢為先達所稱譽齊天保中歷太
子少保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兗州刺史時
穆子容為延省使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

風貪夫廉儒夫有立志今於鄭兗州見之矣
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負吾君執布歸
首迷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

袁聿修在官廉謹為尚書郎十年未曾受升酒
之遺尚書邢邵與聿修舊款每省中語戲嘗
呼聿修為清郎太宰初聿修以太常少卿出
使經兗州時邢邵為刺史別後送白紬為信
聿修不受與邢邵書云今日仰過有異常行
瓜田李下古人所慎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邵
古今廉鑑 卷三 圭
亦欣然報書云老大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
指吾無間然弟昔日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
夫

柳蚪脫略人間不事小節敝衣蔬食未嘗改操
人或譏之蚪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饑致
致營求徒勞思慮爾

周文平江陵軍還諸將多因擄掠大獲財物唐
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周
文曰唐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周文初

不信之然欲明其虛實密遣使檢閱之唯見
墳籍而已乃歎曰孤知此人二十餘年明其
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抒
之疑孤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當如此
也

申徽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
餉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
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
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
之皆接來就讀遽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
並寫誦之

馮偉齊趙郡王親迎之賓館將舉充秀才固辭
王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遣贈遺甚厚一無
所納唯受時服而已及還不交人事郡守縣
令每親至歲時或置羊酒亦辭不納門徒束
修一毫不受蠶而衣耕而食不改其樂

隋

張虔威為謁者大夫嘗在途見一遺囊恐其主

求失因令左右負之而行後數日物主求認
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楊絳嘗與十餘人同來
謁見隋帝問虔威曰其首立者為誰虔威下
殿就視而荅曰淮南太守楊絳帝謂虔威曰
卿為謁者大夫而乃不識衆人何也虔威
對曰臣非不識楊絳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
對石建數馬足蓋慎之至也帝甚嘉之其廉
慎皆此類

王通以策干文帝不用退而講授於河汾屢辭

古今廉鑑

卷三

三

徵辟楊素勸之仕對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
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
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願公正身以
統天下時和歲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
素遺之食經不受曰含糗蒸藜將馬用之

古今廉鑑卷之四

唐

太宗以燉煌公狗渭北房玄齡杖策上謁軍門
一見如舊識公為秦王即授記室封臨淄侯
征伐未嘗不從衆爭取怪珍玄齡獨收人物
置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人人願盡死力王
嘗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蓋親今我有玄齡
猶禹也

屈突通為秦王行軍元帥長史從平薛仁果時

古今廉鑑

卷四

一

賊珍用山積諸將爭得之通獨無所取帝聞
之曰清以奉國名定不虛初杜州都督李洪
節亦以清慎顯既沒其家賁珠太宗疑洪節
實貪欲追坐舉者魏徵曰陛下過矣且今號
清白死不變者屈突通張道源通二子來朝
共一馬道源子不能自存審其清者不加卹
疑其濁者罪所舉亦好善不篤矣帝置不問
隱太子嘗以書招尉遲敬德贈金四一卓辭曰
敬德起幽不會天下喪亂久陷還地秦王實

生之方以身殉恩今於殿下無功其敢當賜
若私許則懷二心徇利棄忠殿下亦焉用之
許圜師為相州刺史部有受賕者圜師不忍按
但賜清白箴其人自媿後修飭更為廉士
李襲譽為人嚴慤居家儉厚於宗親祿廩隨多
少散之以餘資寫書罷揚州書遂數車載嘗
謂子孫曰吾性不喜才遂至寔乏然負京有
賜田千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
可以衣江都書力讀可進求官吾沒後能勤

古今廉鑑

卷四

二

無黨利

此無資於人矣

蕭倣拜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貺叢夥不以入門
家人病取槁梅於厨以和劑倣知趣市還之
子廩為尚書郎倣領南海解官往侍南方多
穀紙倣教諸子善補殘書廩諫曰州距京師
且萬里書成不可露齋必貯於囊笥貪者伺
望得無意茲嫌乎倣曰善吾思不及此乃止
長孫順德為驍騎將軍以受賕為有司劾發太
宗曰順德元勳爵隆位厚何至以墨聞乎因

賜帛數十愧切之太理少卿胡澹曰順德以
賂破法不可赦柰何又賜之帝曰使有恥者
得賜甚於刑如不能乃禽獸也殺之何益後
召為澤州刺史順德素少檢至是折節為政
以嚴明稱先時守長多通餉問順德繩擿無
所容遂為良吏前刺史張良貴趙士達占部
吏腴田數十頃奪之以給貧單坐累還第
韓思彥為蘄州錄事參軍客忤州有張僧徹者
廬墓三十年詔表其問請思彥為頌餉縑二

古今廉鑑

卷四

三

聖賢文刊

百不受固請為受一匹

賈敦順入朝羸馬繩羈人不知其刺史也久之
徙瀛州刺史水歲溢溢室廬浸洳數百里敦
順為立堰水不能暴百姓利之
馮元淑歷三縣令右善去惡人稱為神明與奴
僕日一食馬日一秣所至不挈妻子斥奉餘
以給貧窮或譏其近名元淑曰吾性也不為
苦中宗降璽詔書勞勉付狀史官元淑約索
過於元常然剛直不及也元常元淑從兄

王方慶武后時累遷廣州都督南海歲有崑崙
舶市外區琛琲方慶至秋毫無所索始部中
皆領皆墨方慶約官屬不得與交通犯者痛
論以法境內清畏議者謂治廣未有如方慶
者號第一詔賜瑞錦雜綵以著善政

李日知為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日知將有
請不謀于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
辭之遽日知曰任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
之有既罷不治田園唯飾臺池引賓客與娛

古今廉鑑

卷四

四

良方

樂

崔玄暉母盧有賢操嘗戒玄暉曰吾聞辛玄馭
云子姪仕宦有言其貧窶不自存此善也若
貨貨盈衍惡也吾嘗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仕
者務多財以奉親而親不究其所從來必出
于廩祿則善如其不能何異盜乎若今為吏
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故玄暉
所至以清白名

張嘉貞雖貴不立田園常曰吾相國矣未死豈

有饑寒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保也
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為不肖子酒食費我
無是也

盧懷慎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
貴而妻子猶寒餓所得祿賜於故人親戚無
所計惜隨散輒盡赴東都堂選奉身之具止
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簣卑
籍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
蒸豆兩器酒數杯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

古今廉鑑

卷四

五

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儉人乘間
而進矣公第志之按明皇即位以來所用之
相尚通尚法尚吏尚文尚儉尚直各具所長
若懷慎之清亦宰相中不可無者懷慎之卒
家閔亡儲清不俟言其上表薦宋璟輩並明
時重器以人事君尤得古大臣體是可以伴
食噲之手子真早修整為吏有清白稱天寶
初為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都會物產瑰怪
前守皆以贓敗故以真代之汙吏斂手中人

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為安時謂自開元後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與三人而已終尚書右丞

李元紘再世宰相有清節未嘗改治第宅僮馬敝弱得封物賙給親族宋璟歎曰李公引宋遙之美黜劉冕之貪為國相家無留儲雖季文子之德何以加哉

杜暹補婺州叅軍在職清慎自持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贐之暹為受百番衆歎曰昔清吏受

古今廉鑑

卷四

六

一大錢何異哉開元中以監察御史覆屯積西會安都獲郭虔權與西突厥鎮守使劉遐慶相訟詔暹按究左驗虜以金遺暹暹固辭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失戎心乃受焉陰埋幕下已出竟乃移文俾取之突厥大驚服為禮部尚書卒尚書省及故吏致賻其子孝友一不受以行父志

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嶺南韓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得先治金吾

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與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巨猾乃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

開元中山東旱饑詔重刺史之選自朝廷始乃以王丘與崔沔等並為山東刺史而丘守懷州清嚴為下畏慕蕭嵩與丘善將引與當國丘盛推韓休行能及休秉政薦為御史大夫丘訥於言所白奏帝多不喜丘更履華劇而

古今廉鑑

卷四

七

所有清約未嘗通賄遺室宅車騎敝陋既老藥餌不自給帝歎之謂有古人節下制給全祿以旌潔吏

元德秀為魯山令時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是時頗傳言帝且第勝負加賞黜河內太守輦優妓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瓊譎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蒿于蒿者德秀所為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也謂宰相曰河內

人其塗炭乎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所得奉
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筭餘一縑駕柴車
去愛陸渾佳山水乃空居不為牆垣扃鑰家
無僕妾歲餘或不覺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
酒餞從之不問賢鄙為酣飫房瑄每見嘆息
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
常語人吾不幸生衰世所不恥者識元紫芝
也及卒家惟枕履簞瓢而已

劉允濟修國史嘗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

古今廉鑑

卷四

八

萬歲

臣懼此權顧輕我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
廼視如浮雲耳除青州長史有清白稱

李白為虞城令三月政成隣境取則官宅舊井

水清而味苦白下車嘗之莞爾而笑曰我苦

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不改後變為甘泉

鄭虔為廣文博士在官貧約甚澹然不以為意

杜甫嘗贈以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種

裴寬景雲中為潤州參軍刺史韋詵有女擇所

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園有所瘞藏者

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說問狀答曰義不
以苞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
自欺瘞之說嗟異乃引為按察判官許妻以
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婿今得矣明屬其族使
觀之寬時衣碧瘠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為
碧鶴崔詵曰愛其女必以為賢公侯妻也何
可以貌求人卒妻寬

李勉少貧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
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為我葬餘

古今廉鑑

卷四

九

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置金棺下後其
家謁勉共啓墓出金付之拜嶺南節度使西
南夷舶歲至纔四五歲視苛謹勉既廉潔又
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千餘稅居官久未嘗
飾器用車服後召歸至石門盡搜家人所蓄
犀珍投江中時人謂可繼宋璟盧奐李朝隱
部人叩關請立碑頌德代宗許之位將相所
得奉賜悉遺親黨身沒無贏藏其在朝廷鯁
亮廉介為宗臣表

李嗣業忠毅憂國不計居產前後賞賚皆上于官以助軍

楊綰性沉静獨處一室左右圖書疑塵滿席湛如也始天下兵興從權宜官品同而祿例差及四方粗定元載王縉當國偷以為利因不改故江淮大州至月千緡而山劍貧險雖上州刺史止數十緡及此始復太平舊制綰儉約未嘗問生事出入三朝無宅一區無馬一駟祿廩分姻舊隨多寡輒盡造之者清談終古今廉鑑

卷四

十

畧而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必肉愧止始輔政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指纔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聲樂散五之四他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此楊震山濤謝安云

祁士美為昭義節度使昭義自李抱真以來皆武臣私厨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首酒數十斛

潞人困甚士美至悉去之出廩錢市物自給時討王承宗士美兵銳整最先有功憲宗曰固知士美能辦吾事

段秀實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取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無以償往訴秀實秀實署牒免之因使人遜喻令謨令謨怒召農以牒置背上杖擊二十與致廷中秀實泣曰乃我困汝即自裂裳裹瘡注藥賣已馬以代償淮西將尹少榮頗剛鯁入

古今廉鑑

卷四

十一

罵令謨曰汝誠人乎涇州野如諸人饑死而爾必得穀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尚不愧奴隸邪令謨聞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李愬行已廉約其昆弟賴家勲噴飾輿馬矜室廬唯愬所處乃父時故居無所增拓始戍克京師市不改肆愬平蔡亦如之功名之奇近世所未有晚雖忽于取士與鄭注善論者不

以檢其賢

贊初為鄭尉壽州刺史張鑑有重名請為三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費贊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贊後來建豎廉為之本也

坦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宛財者必剥下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

古今廉鑑

卷四

三

白

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自是遇加厚

孔戣為嶺南節度使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始至有閱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戣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戣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筭遠近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以左丞乞歸韓愈上疏言戣守節清苦論議正平

愛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可苟順其求不留自輔也不報

章丹為江南西道觀察使丹計口受俸委餘於官罷八州冗食者收其財始民不知為尾屋草茨竹椽久燥則憂而焚丹召工教為陶聚材於場度其費為估不取贏利人能為屋者受財瓦於官免半賦徐取其償逃未復者官為代之貧不能者畀以財身往勸督置南北市為營以舍軍以廢倉為新廐馬息不死築

古今廉鑑

卷四

三

堤杆江長十二里實以疏漲凡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糧亡三千斛籍其家盡得父記乃權吏一兩奪召諸吏曰若恃權取於倉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及期無敢違宣宗讀元和實錄見丹政事卓然它日與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孰第一周墀對曰臣常守江西章丹有大功德被八州歿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詔觀察使紇于象上丹功狀命刻功于碑

何易于為益昌令民有死喪不能具塋者以傳
教吏為辦召高年坐以問政得失凡訟在廷
易于丁寧曉指枉直杖楚遣之不以付吏獄
三年無囚督賦役不忍迫下戶或以俸代輸
饋給往來傳符外一無所進故無異稱以中
上考遷羅江令刺史裴休嘗至其邑導侍不
過三人廉約蓋資性云

鄭餘慶少砥礪行已完潔仕四朝其祿悉賜所
親或濟人急而自奉儉狹至官府乃開肆廣
古今廉鑑 卷四 古
大常語人曰祿不及親友而侈僕妾者吾鄙
之

鄭榮補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榮移檄請無犯
州境巢笑為歛兵州獨完僖宗嘉之賜緋魚
歲滿去羸錢千緡藏州庫不持後他盜掠州
終不犯鄭使君錢君子謂榮清德重望不可
以歇後薄之也且拜相讓不聽立朝侃侃三
月遂引疾致仕此豈持祿保位者等哉
五代

賈郁仕閩為仙遊令時多墨吏郁獨以清白自
將有以新果饋之者郁辭之其人曰人無知
者郁曰女不聞古人畏四知邪竟不受得代
有一吏酗酒郁曰使吾再來當懲此輩吏更
為嫚語云公欲再來猶造鐵船渡海也是歲
會延鈞建號聞郁有治稱擢贊善再典舊邑
醉吏適盜庫錢獄具郁署其案末云竊銅鑠
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以渡海不假鑪錘
遂以法隸又籍蓋與張益州判盜錢吏同云
古今廉鑑 卷四 古

鄭邀與李振善振仕梁貴顯欲以祿邀邀不顧
振得罪南竄邀徒步千里往省之

古今廉鑑卷之四終

古今廉鑑卷之五

宋

范質性廉介祿賜多給孤遺閨門之中食不置
品身沒無贏藏藝祖謂侍臣曰范質止有居
第不事生產真宰相也熙陵亦曰宰相中祿
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
宗一死為可惜爾

慕容德豐歷諸州都監其在昇州也澤國富饒
德豐獨以廉潔聞積遷至客省使德豐輕財

古今廉鑑

卷五

一

知建

好施厚享將士在西邊毋留京師妻孥寓長
安貧甚真宗憫之詔給團練使奉喻年進團
練知貝瀛二州卒家無長貲

曹彬初隸世宗帳下歷遷西上閤門使奉使吳
越私餽無所報受吳越人以輕舟追遺至數
四憊於近名受而籍之歸輸之官世宗不允
則悉以施予不留一錢初太祖與禁旅彬非
公事未嘗造門群居讌會亦罕預由是器重
為平蜀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

書衣衾而已及還上謂彬廉謹授義成軍節
度使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

郭守文事太祖太宗為將所得祿賜悉以犒士
死之日家徒四壁士皆流涕帝聞而嗟嘆厚
恤其家為真宗聘其女為

表繼忠長存忠謹士大夫多與遊前後賜資鉅
萬悉以犒士既沒家無瓦石之儲

張瓊為防禦使時史珪石漢卿方用事瓊輕侮
之目為巫媼二人切齒發瓊擅乘官馬納李

古今廉鑑

卷五

二

知建

筠隸僕畜部曲百餘人恣作威福召訊不伏
太祖怒令擊之漢卿即奮鐵撾亂下氣盡絕
曳出遂下御史案鞠瓊知不免解所繫帶以
遺毋獄具賜死太祖旋聞其無遺貲止有僕
三人甚悔之因責漢卿曰汝言瓊有僕百人
今何在漢卿曰瓊所養者一敵百耳太祖優
恤其家

田重進為節度使太宗居藩時愛其忠勇嘗遺
以酒炙不受曰為我謝晉王我知有天子爾

太宗蓋重之

劉溫叟為御史中丞太宗在晉邸聞其清介遣吏遺錢五百千納貯廳西舍中令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角黍統扇所遣即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還白之太宗曰我錢尚不用況他人乎昔日納之是不欲拒我也周歲不啓封其苦節愈見命吏輦歸邸雍熙初子炤罷徐州觀察推官待選以貧詣登聞求注及引對太宗問誰氏子炤以溫叟對太宗愀然召宰相語其事且曰其父有清操錄子登朝庶足示勸

古今廉鑑

卷五

三

御製刊

沈義倫初為後事以廉聞王師伐蜀用為轉運使先是王全斌崔彥進入成都競取玉帛子女倫獨居佛寺飯脫粟之飯東歸篋中圖書數卷而已太祖知之遂貶全斌等以倫為樞密副使

盧億宰相多遜父也性儉素自奉甚薄及多遜貴顯賜資優厚服用漸侈愀然不樂謂親友

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貴暴至吾未知稅駕之所後多遜果遇禍人服其識

呂蒙正平章事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歆獻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大幾何安用照二百里哉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於上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蒙正微時求貶不如意今報之爾上命即復紳官蒙正不辨後考課院得紳實狀復黜紳蒙正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贓蒙正不辨亦不謝

古今廉鑑

卷五

四

賈黃中知昇州時金陵初附為政簡易部內甚治一日按行府署見一室扁鑰甚固發視之得金寶數十積直數百萬乃李氏遺物也即表上之賜錢三十萬

王禹偁嘗草李繼遷制送馬五十匹辭曰筆資禹偁却之及出守滁州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笑曰彼能却繼遷五十馬願肯虧一馬價哉

真宗嘗補軍校皆敘已功或至謹譁呼延贊獨

進曰臣月奉百千用不及半忝幸矣自念無以報國不敢更求遷擢將恐福過災生再拜而退衆嘉其知分

呂端知成都府為政清簡後以開封判官左遷會置考課院諸受譴寘散者引對皆涕泣訴饑寒至端奏曰臣罪大而幸深苟得潁州副使臣之願也帝曰朕自知卿無何復舊官擢至參知政事趙普嘗稱為台輔器後果為相不蓄貲產諸子時有困絕又迫婚嫁因質其

古今廉鑑

卷五

五

居第真宗出內府錢糧五百萬贖還之又別賜金帛俾償宿負

王旦為相面奏畢士安仕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沒未免喪資用已詎真不負陛下所知然使其家稱貸為生宜有以周之者竊謂當出上恩非臣等敢為私惠真宗感歎賜白金五千兩

寇準初為樞密直學士受賜金帛甚厚乳媼泣曰太夫人不幸時求一縑作衾縫不可得豈

知今日富貴哉準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後雖出入將相奉入惟務施予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穴敗益命補之或譏以公孫私事笑曰彼詐我誠且不忍處之久而以敝復棄也處士魏野贈之詩云有官居昂昂無地起樓臺或乃有萊公燭之譏何與

古今廉鑑

卷五

六

王旦平生不置田宅曰徒興爭為不義耳真宗以所居陋欲治之旦以先人舊廬辭王質旦姪也為天章閣侍制家世富貴克已好善自奉簡素如寒士不喜蓄財至用不給日初旦為中書舍人家貧與昆弟貸人息錢違期償以所乘馬質閱書得故券召子弟示之曰此吾家素風爾曹當毋忘也又得顏魯公為尚書時乞米于李夫人墨帖刻石模之徧遺親知間雅尚如此故所至有水蓐聲

李沆嘗讀論語曰沆為宰相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

性直諒內行修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人莫
能干以私治第封丘門曰廳事前僅容旋馬
或謂太隘沆笑曰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
祝奉禮廳事已寬矣至於垣額壁損不以屑
慮曰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完滿如意
且人生朝暮不可知安事豐屋哉

敏中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
敏中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知廣州至荆
南惟市南藥以往在官一無所須以廉聞晚

古今廉鑑

卷五

七

與張齊賢競十萬之貲論者惜之

張詠嘗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
已効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知益州日
李畋嘗侍坐廡下因謂公寢禪室不如詠哂
曰吾不為輕肥官以至此吾往年及第以詩
寄傳逸人云前來失脚下碁溪苦戀明時未
得歸寄與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豈
今日之言也野史記丁謂逐萊公垂厓恐禍
及買田宅以自污按張卒於祥符八年後五

年為天禧三年萊公方罷相其誤如此

劉隨與孔道輔曹修古同時皆以清直聞隨
事明銳敢為在蜀人號水晶燈籠為刑部郎
無侍御史上言比年庶官僥倖請託貪殘者
實于貨賄老疾者不知止足請行申儆之法
朝廷為下詔戒中外既卒帝憐其貧賜錢六
十萬

曹修古知興化軍澹泊簡易家稱循良再歲卒

橐無餘奉至不能護喪歸賓佐賻錢五十萬

古今廉鑑

卷五

八

實

佐之季女泣白其母曰大人雅介節即束脩
之餽猶恐黜之今奈何以數萬緡汙蟻乎拒
不納同時又有蔡高者主簿太康卒妻程氏
一男二女皆幼邑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緡
為賻程氏泣曰吾家素廉不可以此污吾夫
悉却之二子者皆能以廉化其妻子者也高
襄之弟

李及清介簡嚴喜獎薦下吏而樂道人善知杭
州惡其俗輕靡不事宴游一日冒雪出郊衆

謂嘗治具召客乃獨造林逋清談居官數年未嘗市吳中物比去惟購白樂天集在河南間與提刑杜衍會而共具菲薄中貴人用事者至亦無益膳衍歎其清德

周渭坐累謫彰信節度副使真宗聞其清節召還將復用詔下而卒上閔其貧不克葬賻錢十萬

秋斐知廣州代還不以南海物自隨人稱其廉在河中時有中貴人過郡言將援斐於上前

古今廉鑑

卷五

九

斐答以他語退謂所親曰吾湘潭一布衣令官侍從可以老而自污耶死之日家無長貲戚同文隱而不仕瓶無儲粟未嘗以貧故干人物不評價市人知而不欺嘗言晝夜者昏曉之辨也既瞑未曙皆不出戶見鄰里范仲淹師事之

李旼性清介謹畏每奏事必發封數四而後上自奉甚約為郡待客雖監司菜果數器而已卒無瓶石之蓄仁宗特賜黃金二百兩其後

端午贈講讀官飛白書扇遺賜置其樞

杜衍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知開封時常食惟一麵一飯或美其儉衍曰衍山陰一措大耳幸遇明時俸入以周親族常恐食浮一旦國家奪所有却為一措大將何以自奉乎為相以清介稱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湫隘才數十楹不殖田產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綿袍革帶或勸為居十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邪嘗教門生曰官清只畏人知若求人知同寮不廉者必譖之為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賈禍而已但優游其間默而行之無媿於心可也呂公孺廉儉與人寡合嘗護曹佺喪得厚餉辭不受談者清其節

古今廉鑑

卷五

十

范仲淹好施與為政尚寬厚少時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呼仲淹告之曰吾術能鍊水銀為白金吾兒幼不足付今以付公即以其方與白金一斤納仲淹懷中仲淹方辭避而術

者已絕後十餘年術者之子已長仲淹召而還之封識死然他日讀書南都留守有子居學見仲淹食粥歸告其父以公厨食饋之既而悉已敗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不下箸得非以相浼為罪乎仲淹謝曰厚意詎敢忘第饘粥安之久遽亨盛饌寧能啗此粥乎頃之以進士授德廣叅理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比去止一馬鬻之待步而歸

古今廉鑑

卷五

十一

和

包拯知端州端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拯雖貴服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子孫游宦有背墨者不得歸宅里死不得塋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也

吳奎喜獎廉善有所知輒言言不從不止也少甚貧既通貴買田為義莊以贖族黨朋友後諸子至無屋以居

趙抃初任成都携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

去龜鶴止一蒼頭執役張公裕學士送以詩云馬語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江不共來自成都召還知諫院神宗謂抃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擢參知政事抃長厚清修人不見喜愠不治貲業不畜聲伎嫁兄弟之女及他孤女三十餘人施德惇貧其衆晝所為夜必衣冠露香告天不可告則不敢為

古今廉鑑

卷五

十二

唐介以言事謫潭州倖潭州一巨賈私藏珠為

閩吏所按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為無何事覺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覽之果然

馮京少雋邁鄉舉禮部廷試皆第一時未娶外戚張堯佐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敍來出奩目示之京笑不視

周惇頤自少信古好義以無欲為學自奉甚約奉入悉以周宗黨妻子藜藿不給曠然不以

為意知南昌時嘗寢疾潘興嗣視之見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而已後分司南京力不能還故鄉愛廬阜之勝遂家焉

石介為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困窮苦學世無比者侍郎王濟聞其勤約因讌客以盤飧遺之介謝曰朝享膏粱暮厭麤糲人之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願寢嚴命竊謂文正徂徠二公者使繼饋可以不乏則從之乎士非可受無功之食者此食豈為憂其不繼以口腹累

古今廉鑑

卷五

十三

人君子所不居也二公之意蓋有在矣

程珣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其親故貧者分奉稍贍之職斯祿薄克已為義人以為難文彥博蘇頌等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

趙堅為鄆州時吏按前守馮浩侵公使錢三千萬堅知其貧為代以已奉其平生所為皆此類

胡宿清謹忠實少與一僧居僧有秘術化瓦石

為黃金且死將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

力他非所冀也其督行自勵至於貴達常如布衣時又有楊楷者為漢州判官道過術士能以瓦石化黃金欲授之方楷曰吾從吏祿安事化金哉又有寶舜卿者監平鄉縣稅有僧欲授以化汞為白金術謝曰吾祿足養親不願學也事並與宿同

彭思永仁厚廉恕兒時旦起就學得金釵於門

外默坐其處頃吏亡釵者來物色審之良是

古今廉鑑

卷五

十四

郭德

即還之始就舉持數釵為資同舉者過之出而玩或墜其一於袖間眾相為求索思永曰數止此耳客去舉手揖釵墜于地眾服其量居喪窶甚鄉人餽之辭曰思永不孝何敢煩里旅記存

穆修盛有文名時張知白守亳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請修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五百金遺修為壽且求載名于記修投金庭下趣裝去郡士謝之絕不受曰吾寧糊口為旅人

終不以匪人汙吾文也宰相欲識修且將用
為學官修終不往見母死自負襁以葬不飯
浮屠為佛事修雖窮厄然一時士大夫稱能
文者必曰穆參軍

周美為馬軍列都指揮使每邊書至諸將各擇
便利獨美未嘗辭難然所向輒克諸將以此
服之祿賜悉分戲下及死無餘貲

李允則廉約衣無無副食無重蓋不畜資財在
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畧設施雖寓

古今事鑑

卷五

十五

於遊觀亭傳聞後亦莫敢陳至於國信往來
費用儀式多所裁定云

呂大臨歷秘閣校理仁宗嘗遣使賜館閣官御
書至大臨家大臨貧無皂隸方自秣馬使者
還奏帝曰真廉士也大臨清整有守因爭李
定後名益重世并宋敏求蘇頌稱為熙寧三
舍人

張問處已廉潔嘗仕鄆延幕府與种世衡善父
喪世衡遺汝州田十頃辭弗受使歸未至而

世衡卒其子占用父治命亦不納田蕪穢者
叁拾年後汝守請以給學朝廷命及諸种氏
徐積養親以孝著居鄉以廉稱嘗從胡望之學
所居一室寒一衲裘啜菽飲水翼之饋以食
弗受

郝戴家貧竭力營養或憐傷之貸錢數百萬使
取息自贍戴留錢五六年不用復返之戴篤
行苦節竟不仕

古今事鑑

卷五

共

程顥知扶溝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煥震
灼隣邑競侈供張悅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
貧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中正亦知顥廉正
數往來境上竟不入

程頤見韓侍郎維於穎川維朝夕親張具一日
謂其子曰先生壽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令
似可為先生壽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令
爾侍食後容道吾意彬叔如指啓之頤曰願
與而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為詰朝
遂歸維歎曰我不敢言正為此耳

張載之弟也監司竹監至舉家不食筍嘗愛用一卒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釋治之無少貸罪已待之復如初

邵雍嘉祐詔求遺逸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所居本官地熙寧初法當斥賣榜三月人不忍市溫公諸老為醵金購之

張田知廣州初役人相驚以白虎夜出田戒邏

古今廉鑑

卷五

七

仁

者曰今夕有白衣人出入林間者謹捕之如言而獲暴卒田伉直自喜好嫚罵氣陵其下然臨政以清作欽賢堂繪古清刺史像日夕師拜之蘇軾嘗讀其書以侔古廉吏云

司馬光知諫院以濮議不合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不可請與俱貶仁宗遺賜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辭不許光以所得珠為諫院公使錢金以遺舅氏義不藏於家熙寧中擢樞副使光辭曰陛下徒榮以祿位不

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新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抗章至七八帝猶未允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遂求去當時市井小民凡徇私者皆指笑之曰汝一包家耶見貪污者曰汝一司馬家耶包包拯也陸務觀書布衾銘後曰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可能也

古今廉鑑

卷五

六

事

顏復有故人張景晟者死遺白金五百兩託其孤復曰恤孤吾事也金於何有反金而收其子長之

劉安世性廉介絕聲色貨利之好梁師成用事求得小吏吳默嘗奉趨走者使持書來啖以大用默因勸為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為子孫計不至是矣吾欲為元祐全人見司馬公于地下還其書不答有與蘇軾論元祐人才者軾曰若器之真鐵漢也

曾華在官有所市易予賈必以厚取賈必以薄
於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
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輦曰
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
也

陳從易為館職數十年不遷居喪時士大夫有
致聘者從易不拒服除知廣州罷官不蓄南
物獨載俸餘錢過嶺半以班宗族之貧者

陳瓘為越州僉判蔡卞為帥每以瓘學識卓異

古今廉鑑

卷五

十九

九

待遇加禮而瓘已窺其微常欲踈遠之屢引
疾尋醫章不得上會明倅闕下檄瓘攝之以
其時常得職田意瓘貧必喜少紓瓘至明遂
伸尋醫之請所得租俱不受歸之官廩

馬伸居官晨興整衣端坐讀中庸一遍然後出
蒞事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則為富
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可
行也故在廣陵行篋一擔圖書半之

蘇頌平生未嘗問家人有無熙寧知應天呂惠

卿諷以一謁則執政可得頌笑而不答
政府所得扶奉隨即散之其奉養至薄嘗曰
吾引拔不知幾人惟孟安序朝奉分寧人歲
以雙井一斤為餉知吾無苞苴之嫌也卒之
日吊者造其寢室見所居處服用無不歎愕
咨嗟以為寒素不及

呂希哲更歷中外凡典五州晚居宿州真揚間
十餘年布衣紉屨樵蘇不爨所居無几案以
竹縛架上置書一切燕器悉不能具而處之

古今廉鑑

卷五

十

晏如未嘗以毫髮事託州縣其在和州嘗作
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
劉恕家積窮至無以給甘毳一毫不妄取於人
自洛陽南歸時已十月無寒具司馬光以衣
襪一二及舊貂褥為贈辭不獲強受而別及
潁州悉封還之溫公嘆曰於光不受於他人
可知矣

趙善璩嘗言王安石在上前爭論或為上所疑
則曰臣之素行似不至無廉耻如何不足信

夫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恥劫人主使信已也夫廉恥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恥亦淺矣蓋廉耻自君子所當為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賊不受賊豈分外事乎

陳師道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門侍郎傳堯俞求介秦觀見之知其貧懷金欲為餽此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師道素惡友壻趙挺之適預郊祀禮寒甚衣無綿妻就假

古今廉鑑

卷五

三

真

挺之家問所從得却去遂以寒疾死

范純仁將娶聞婦以羅為帷幔不悅曰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邪敢持至當火于庭純仁自少至老退食必易短褐衣之自奉不擇饌饔嘗誨人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潘良貴剛介清苦壯老一節初登朝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親故致蔡京願交意正色謝絕晚家居貧甚秦檜諷令求郡良貴曰後臣除授例宜辭免今求之於宰相辭之於

君父良貴不敢為也

趙逵除校書郎逵單車赴闕關吏希檜意搜行橐皆書籍才數金而已既就職未嘗私謁檜愈恨之逵廢御製芝草詩有皇心未敢宴安圖之句檜怒曰逵猶以為未太平耶又謂逵曰館中祿薄能以家來乎逵曰親老不能涉險逵檜徐曰當以百金為助又遣所親申前言諷逵往謝逵不答檜滋怒欲擠之會檜死得遷

古今廉鑑

卷五

三

半

高登紹興二年廷對有司惡其直授富川主簿憲董弁聞其名檄讞六郡獄無賀州學事滿秩十民勾留不獲相率餽金五十萬不告姓名白于守曰高君貧無以養願太守勸其咸受登辭之不可乃置于學購書以謝

張九成為禮部侍郎秦檜惡其敢言再謫南安比至結廬掃軌以經史自娛緼袍糲食家人幾無以自存親知聞之爭先餽遺九成一切謝遣廣帥時致羸金九成曰猥蒙露達故舊

之誼也。濫竊而苟取，豈所以為大丈夫哉？悉歸之，嘗自題柱曰：「平生好書，老來病目，執書就明于此者十四年矣。」倚立庭磚，歲久雙趺隱然。

杜莘老自蜀造朝，不以家行。高宗因對褒諭曰：「聞卿出蜀，即蒲團紙帳如僧然，難及也。」

岳飛家無姬侍。吳玠遺名姝，結驩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帝為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凡有犒賚，均給軍吏，部下有取

古今廉鑑

卷五

三

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狗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鹵掠。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愛死，天下平矣。」王希呂居官，廉無屋，可居。紹興歸，猶借棲僧寺。上聞之，賜錢造第。

胡松年平生不喜蓄財，每除官，例賜金帛，以軍興費廣，一無所陳。請或勸其白于朝，曰：「弗請，則已白之，是沽名也。」秦檜執政，士大夫多托跡門牆，為自安計。松年獨鄙之。

建炎初，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維揚，宴舍宴甚，一中貴人偶與鄰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上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

楊簡知温州，廉儉自將奉養，菲薄嘗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民愛之如父母。」盡像事之。劉勉之結草為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

古今廉鑑

卷五

五

求於世。與胡憲、劉子翬曰：「以講論切磋為事。」紹興間，特召詣闕，勉之知不與秦檜合，即謝病歸。婦家富，無子，謀以貲盡歸于女，勉之不可。乃以昇族之賢者，命之奉祠。其友朱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喜受學焉。」

劉愚與里人丞相余端禮相善。端禮召堂審竟，捨去，結廬城南，蓬蒿蕭然。著書自適。妻徐氏，甘貧事機杼，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為賢，而若是子。」亟歸，愚出書以示，求修得也。

乃已

舉震仕州縣以廉稱胡安國薦於高宗召為司
勳郎稱疾不至會趙鼎入參政上諮以當世
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
士之冠冕上乃召之累遷翰林學士是時虔
州民為盜選良太守往慰撫之震曰使居官
者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願詔新太守到官
之日條具官吏有胥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
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從之

古今廉鑑

卷五

五

葉顯為相孝宗曰建康劉源嘗賂近習朕欲遣
王抃廉其姦顯曰臣恐廉者甚於姦者乃止
顯為人簡易清介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儉素
田宅不改其舊

朱熹家素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崇安已徙建
陽之考亭諸生自遠至者蔬飯藜羹率與之
共往往稱貸自給非其義一介不取也熹登
第五十年在外九考立朝僅四十日屢辭召
命孝宗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其提舉浙

東常平茶鹽公事也郡縣墨吏憚其風采至
自引去兩部蕭然

張栻嘗言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知江陵府一日
去墨吏十四人

蔡沈從父元定謫道州元定沒沈徒步護喪以
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悉謝却之曰吾
不忍累先人也

劉樞帥建康月俸千緡樞欲止受所當得者以
恐壞後例不敢但受之既而送所不當得者

古今廉鑑

卷五

五

於公使庫後韓元龍作漕盡却所不當得者
樞甚稱服之

陳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為朱墨銘謂朱陽
墨陰以驗理欲分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
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
之日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
廖德明為廣東提點刑獄有里人為主簿德明
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已厚具
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不悅曰一主

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

華康直知光化縣時豐稷為穀城令亦以治績

顯人歌之曰華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

直德秀知潭泉二州皆以廉仁公勤四事廣屬

僚屬而又弛科罰禁和市輸租令民自槩所

部肅然初蕃舶畏苛征至泉者歲不三四德

秀首寬之至者增三十六艘及擢禮部侍郎

直學士院乞收人心其一言當乾淳間有位

于朝以鎖遺及門為恥受任于外以苞苴入

古今廉鑑

卷五

七

都為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怪果若息天下

之謗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白有王

邁者依西山四事作為四箴詞多警切

呂祖儉以疏忤韓侂胄謫在謫所杜門讀書賣

藥自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為踰嶺之備嘗言

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

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

牛大年清操凜然所至以廉潔自將慶元入對

言今日士氣太靡宜體立國之意以振起之

夫有扶持作興之意而後搢紳無貪名嗜利之習無貪名嗜利之習而後有持正秉義之操

方信孺性豪爽揮金如糞土所至賓客滿其後

車使北時年財三十既齟齬歸營居室巖竇

自放於詩酒後資用竭賓客益落信孺尋亦

死矣宋史新編曰以方信孺之清節抗辭金

庭顧反加之罪何以為竭節懷忠者勸哉

崔與之自中年喪偶不再娶不蓄聲妓未嘗增

古今廉鑑

卷五

八

置園池產業惟買宅一區左右圖書無玩好

帥蜀竒王美錦一無所視去之日四蹄餽贐

俗謂大送悉卻不納子叔以納婦有奩田六

百石責令還之自蜀帥罷歸累召不起值廣

賊亂徒以不忍鄉郡秦毒龜勉一出而帥臣

六閱月祿俸悉還公帑已而除叅降麻前後

辭免至二十疏雖祠祿衣賜亦不受蓋當其

時點后奸臣相倚竊柄子竑廢而理宗立與

之之心即魯叔肸之心也或但稱其清風高

節淺乎睹矣廣人至今以與之並唐張九齡
稱二獻

徐僑端平初被召手疏數千言皆感憤剴切帝
數諭之顧見其衣履不完愀然謂曰卿可謂
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朕何
為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
事將師非材強賊並起帑藏空虛群臣養交
而天子孤立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為之改
容賜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論者謂僑守官
古今廉鑑 卷五 元

居家清苦刻厲之操人所難能也

趙逢龍居官自常奉外一介不點家居講學丞
相葉夢鼎出判慶元修弟子禮嘗謂師門器
塵欲市其旁舍拓之逢龍曰鄰里粗安一旦
驚擾彼雖勉從我能無媿於心逢龍寡嗜欲
不好名數歷日久泊然不知富貴之味或問
何以裕後逢龍笑曰吾憂子孫學行不進不
患其饑寒也

孫夢觀退然若不勝衣然義所當為奮往直前

蓋茨不翳布衣蔬食而重名節丞相董槐召
還帝問江東廉吏槐首以夢觀對帝說遂召
用

孟拱在軍中與謁士遊客老校退卒一以恩意
撫接惟建鼓旗臨將吏而色凜然無敢涕唾
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肅然事外遠
貨色絕滋味其學邃於易六十四卦各繫四
句名警心易贊

歐陽守道為秘書郎轉對言欲家給人足必使
古今廉鑑 卷五 辛

中外臣庶無復前日言利之風而後可以言
罷守道徒步出錢塘門唯書兩篋而已

謝枋得三十而入仕五十一而休官平生實歷
不滿八月祿俸無秋毫歸家親喪貧不能葬
宋亡乃變姓名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
取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受無何彼為不
屈死之

元

許衡少時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

笑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
而取之非義也人謂世亂此無主衡曰梨無
主吾心獨無主乎後仕元有名
許熙載為貧謀養不擇祿仕僦屋以居糶市以
食親故嘗靳之曰君位卑祿薄年又高何獨
介至是熙載笑曰為臣當庶何有小大之別
記獨不云小臣庶乎

國朝一

中山王徐達取元都封其府庫及圖籍寶物又
封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侍
護視號令士卒無得侵暴人民安堵壘肆不
易人謂曹武惠下江南不是過也南征陳有
定至姑蘇闔門見良家子豐姿色即重幣備
結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及師旋悔之使人
道意令其他適女父堅求以女侍中櫛達固
拒不從更遺數十金以助其裝資且謝負約
達之廉介仁慎皆此類也

誠意伯劉基內艱歸時方氏據土未服素畏基
遣致書禮不受使人白上上令基與通
問基宣示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基事太
祖累辭爵賞上嘗手詔敘基勲伐召至京
稱基孔明之儔欲封之基謝曰陛下乃天
授臣何敢貪天功固辭康陵贈謚賜誥有
云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後

辟殺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

黔寧王沐英深謀遠識臨事果斷用兵如神有功不伐凡得上賜悉以給戲下故能得其死力其鎮雲南也興學簡僚孳孳為民興利懾田至百萬餘畝恩威並施教化大行雲南自是為樂土

同知王復春 太祖嘗遣庶吉士楊靖齋勅勞之曰朕觀歷代名臣其流芳至今而不泯者由其竭忠以事君務公以福民生不苟且以

古今廉鑑

卷六

二

知

營利死不屈節以喪名其泛泛之徒弗厲名節是以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深可惜哉今爾宜興縣主簿王復春不肯腹民之利以徇上官之欲觀其所言實為公論方今有司鮮有如此者特遣使齎禮以勞就陞爾奉議大夫同知常州府事爾其竭乃心力以光勅志

學士宋濂文名重四夷日本得集梓之遣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為獻濂卻不受 上以問濂

濂對曰天朝侍從之臣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濂臨財廉非其分不取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或勸為子孫計曰富貴一家物我乃所以遺之也致仕居蘿山閉門著述人不見其面以其孫得罪謫死天下惜之

刑部尚書楊靖建一武官將鞠之門卒檢其衣中得大珠卒持至靖前僚屬方駭愕靖徐曰安有許大珠必偽物也命碎之因以上聞

古今廉鑑

卷六

三

知

太祖嘉歎曰千金之珠卒然至前畧不動心遽斥為偽物而碎之免致意外生事靖有過人之識應變之才矣

御史凌漢鞠獄平恕人有德漢者遇諸途厚報以金漢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何以金為固拒不受有廉得其事以聞者擢為右副都御史

參政王純嘗持節撫諭麓川宣慰司贈遺金貝却之或勸曰不受固善第恐蠻人懷疑生變

如何乃受而輸之雲南藩司公帑

都督徐司馬元季兵亂生九歲無所依 高皇

帝子之賜今名比長屢從征伐有功好文邨

窮尤敬禮士大夫公事之暇退居一室蕭然

如常布少長富貴能省士家無餘貲人皆賢

之

僉事王平在河南巡至孟津有司歛衆財賂平

平械其人并所賂來奏 太祖嘉平得憲臣

體命賜平文綺襲衣及鈔百錠書吏衣鈔減

古今廉鑑

卷六

四

平之半仍以物書勞勉之

周舟由進士授新化丞以廉勤稱門無私謁至

於獄訟文牘皆躬理之吏胥不得為奸課最

擢考功主事既而民詣 闕乞留 命復為

縣丞宴賞而遣之

祭酒劉崧家素貧及貴未嘗增產業受任十載

不以妻子隨清苦如居約時其為北平按察

副使携一僮往至即遣還每夜孤燈一榻讀

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

給事中張思恭人有暮夜以金遺者思恭却不

受其人委金而去詰旦思恭白於朝 太祖

善其有守擢刑部侍郎即以金賜之

學士張以寧清潔自守所居蕭然未嘗營財產

其奉使安南也襤被而往卒于途疾革有詩

云覆身惟有黔婁被垂橐都無陸賈金

陶垕仲按察使福建清介自律在任治賦吏數

十人宿弊盡革時布政使薛大方簠簋不飭

垕仲劾奏之大方詞連垕仲逮至京竟得白

古今廉鑑

卷六

五

上治大方罪命垕仲還任閩人迎拜為之語

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

王興宗華春並為阜隸事 高皇帝 上以二

人老成不貪以春為鸞儀司副使陞福建叅

政興宗為金華知縣李丞相言興宗廝舍柰

何為令 上曰興宗勤而不貪又善處事儒

與吏不及也何有於縣歷陞懷慶知府會蘇

乏守 上令胡丞相擇人未及擬請 上曰

莫如興宗改守蘇州有善政陞河南布政使

老歸陳建曰嘗比鄭牢事觀之國初雖賤職中猶有如此之賢近日儒紳或反不逮何也豈非世變哉

都御史詹徽 太祖嘗稱其剛斷嫉惡不容奸偽役吏髮蓬面垢容愁肌瘦不異羈囚以不得肆其貪故若是徽後以藍玉黨誅清議以此薄之

尚書齊泰嘗使燕燕賂泰泰受歸請為兵費建文益倚重後建文君遜去泰見 成祖不屈

古今廉鑑

卷六

六

死之

文學博士方孝孺嘗卧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窮豈獨我哉李賢云孝孺師事景濂議論波濤似東坡之才而忠義之氣凜然不可犯景濂不能及也

按察使周新由鄉薦為御史彈劾敢言貴戚憚之目為冷面寒鐵公有呼以怖童兒輒匿去成祖亦知其名言無不從擢長洲憲風裁益厲僚案一日餽以鷄炙懸於室後有餽者

指示之新寡故貧未遇時妻治褥以給及同官內膳各盛飾新妻獨剝布而往盛飾者大慚更為澹素錦衣紀綱使刺受賂新捕之被誣訴於 朝械至陛前抗聲陳其罪且曰按察司行事與在內都察院同此 陛下所詔也臣奉 詔除奸柰何罪臣 上怒命僇之是夕奏文星墜 上深以為悔未幾紀綱以賣權作威誅

刑部主事劉寧妻安氏發人餽銀納瓜中 成

古今廉鑑

卷六

七

祖下詔褒揚寧平日廉信於妻妻能佐以義

賜白金二百兩綵緞八表裏

錢本中以人材知吉水清操苦節門無私謁妻予大布之衣脫粟之食重朝夕給註誤免官翰林學士胡廣力薦其守已愛民遂復知吉水民聞本中復來空閭井以迎

御史靳義洪武初以太學生任北平道御史永樂初出按北京糾治貪墨吏民畏服日恒蔬食髮毫無取於下時 皇太子居守北京賜

魚米以旌其廉且語左右曰新義可謂真御史也未幾陞湖廣按察副使首舉正按察使吳公悅都指揮王王奸賊之罪風紀肅然大學士朱善謫遼陽放歸鄉里買地一區為終老計方往經營聞老翁哭聲甚哀詢之乃知翁之子鬻此以償公帑翁以無依故悲公聞惻然憫之以券還翁而不索其直

少師楊士奇永樂間廣東布政徐奇入覲戴嶺南藤簾將以遺廷臣還者獲其單目以進

古今庶鑑

卷六

八

仁

上視之獨無士奇名召問故士奇對曰徐奇以都給受命之廣朝紳皆贈詩文故有此觀臣時病無所作不然亦宜有之今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至微細當亦無他也上意解即以單目付中官燬之一無所問仁廟即位命士奇以學士兼兵部尚書士奇辭不許請辭俸上曰卿於朕勤勞二十年故酬以此祿何用辭士奇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臣已受二俸安敢復加尚書

遷義言宜聽辭學士俸士奇言辭祿當辭厚何用取虛名上曰朕成卿志乃聽辭顧

義曰廉頑之風士奇有焉一日仁宗立文

華門召士奇屏左右言張瑄嘗言楊榮畜馬

甚富今察之皆邊將餽榮榮大負朕士奇對

曰榮屢從先帝北征典兵馬以故接諸將

今閣臣知邊將才否塞阨險易遠近及虜情

順逆臣等皆不及榮遠甚上笑曰朕初即位

榮數短卿非義原吉卿去內閣久矣卿顧

古今庶鑑

卷六

九

義

為榮地邪士奇頓首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使改過初士奇微時遊章貢章貢守儒者重士奇命攝教琴江琴江令亦儒者重士奇邑有重囚士奇為言得解囚懷金謝士奇曰吾以教為職縣令事吾安所與聞辭不受比入閣後嘗奉旨歸展墓所過澹然不改布衣時道途所遣迎送騶從悉屏不用歸鄉入謁守令避其正路時人比之歐陽原功君子曰得無如宋太宗稱范質所云乎

尚書古朴由鄉薦積遷戶曹長平生不事生產
操勵清苦凡案間惟自警編一帙而已卒
之日無一錢尺續遺子孫

漳國公鄭亨善撫士恥掎趙人不敢干撓鄆國
公薛祿紀律嚴明秋毫無犯與士卒同甘苦
二人並廉潔靖難諸將推河間東平及二公
為寡焉

尚書師遠起太學生積遷南戶曹長操履端潔
有風裁 成祖北巡常問南京群臣孰廉

古今廉鑑

卷六

十

太子對曰皆廉 上曰從朕北來者率好貨
惟吏部侍郎師遠一人廉耳

侍郎段民宣德三年以刑侍奉 勅考察在京

百司以民廉介端謹故殊制也民自庶吉士

與修永樂大典大全諸書累陞山東左叅政

文皇再征虜 勅民舟車轉餉節約曲筭

省財力民不擾而事集 上在道中 勅民

與巡按御史考所過郡縣吏廉墨狀三年召

入南京戶部為右侍郎尋改刑部民精練吏

事廉明勁直人因敢干以私官貧不能喪吳
文恪力為經紀始克襄事

胡壽安歷信陽獲鹿新繁三邑為令性清儉未
嘗肉食其子自徽來新繁居兩月膳二家鷄
壽安怒曰吾薄遊餘二十年嘗以侈汰為戒
猶恐弗能全始終之志今爾好大嚼詎不為
吾累耶壽安自受任不携妻子或曰子之名
美矣柰妻子何壽安笑曰此常人見也吾豈
薄糟糠不念乎吾曹誦法聖賢當居約時孰

古今廉鑑

卷六

十一

實

不欲砥礪名節顧既登朝籍以耳目玩好墮
其身名者比比而是矧婦人小子輩其性猶
水有蠱以金珠錦繡彼不欺吾而取之乎籍
使僥倖不露吾去後人必曰胡某外陽廉而
內實貪耳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累我也
尚書宋禮治河功最大身沒無所贏藏同時有
蘭芳者洪武中舉孝廉知吉安府有惠政民
思之坐事謫為辦事吏從治河濟寧復為工
部主事永樂十年以宋禮薦陞工部右侍郎

清潔無私

襄城伯李隆鎮守南都祿賜之外不妄取一錢
嘗刻溪疏廣及唐盧坦之言以昭世訓嘗曰
吾襲父爵四十年幽遠之情固多未達所行
之事寧免過差兢兢惕厲悔往修來不敢欺
公貪墨以負朝廷付托則自謂庶幾無愧
也隆所善者陳祭酒敬宗則其人可知矣
都御史顧佐歷兩京尹剛稜不撓貴戚豪勳
戰改按察使貴州仁宗素知佐廉健召為

古今廉鑑

卷六

十一

通政使宣德初上問東西揚孰貪為甚榮
以都御史劉觀對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
寮憲長如此則諸寮皆效之上撫掌嘆曰
除惡務本又問廷臣中孰可掌憲者士奇對
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榮亦言佐嘗為京
兆尹政清弊革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遂
命治觀罪以佐代之與歷書曰都察院朝
廷耳目國家綱紀用得其人則庶政清平群
衆警肅否則百職怠弛小人橫恣近年在京

諸司奸弊紛出司風憲者不能糾舉且與和

同國何賴焉爾佐剛直廉正簡在朕心特昇
斯任其竭誠盡力恪恭夙夜毋憚勤勞彈劾
愆謬毋避權要毋枉良善毋縱姦宄各道御
史即宜審擇凡廉勤公正老成醇厚者留用
不達政體貪淫無恥及魯犯贓罪者送吏部
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亦如之御史缺行吏
部慎選不得溫授欽哉是時貪冒成風燕樂
奢汰歌妓滿前紀綱為之不振自佐為都御

古今廉鑑

卷六

十二

史糾正百僚禁用歌妓奏黜其屬貪淫不律
嚴暄等二十人謫吏遼東不達政體李孟宣
等九人降典史老疾馮斌等三人為民頃之
暄潛入京造詞脅人上以佐言誅暄西市
陞右都御史奸吏犯科者摺奏佐受肆金私
遣歸上以佐臺端不欲發其過密示士奇
且曰爾不舉佐廉乎士奇閱奏謝曰事有之
顧中朝官祿薄僕馬薪芻咸資之隸遣隸隸
得歸耕官得資費中朝官皆然臣亦然蓋自

顧佐齊名憲臺為之一清

都御史向瑋洪永間兩以府尹左遷

仁宗知

其廉直召為副都御史兼詹事宣德初蒞南

臺致仕瑋有文學屢經窮阨介節不渝美藝

含模泊如也

大保黃福再往安南為賊所得相與羅拜曰我

父母也公向不歸我曹何遽至此言已皆泣

福斥之喻以順逆之理賊不忍加害其酋長

饋以餼糧乘以肩輿贈以白金送之出境至

永樂至於今先帝固知之以故增中朝實

俸上怒曰朕方擇佐用小人輒誣佐必下

法司治對曰末事不足干上怒請付佐治思

法並行矣上召佐授吏狀且諭曰此不足

為卿累小人不樂卿檢制敢誣正人卿自治

之佐呼吏至言上命我治汝汝宜改行吾

且貸汝上聞之益喜時南京諸司緩弛御

史尤多貪縱乃以福建按察使邵玘長南臺

奏黜不肖御史二十餘人紀綱大振與比院

古今廉鑑

卷六

十五

渝其問牢者嘗之也而牢亦可尚矣

邪雲笑納之雲鎮廣西踰十年廉操始終不

貨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

土夷饋送不納必疑且忿奈何牢言居官贖

有一黠汙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滿雲曰人云

矧西廣素重貨賄我亦可貪否牢曰公初到

性鯁直敢言雲進之曰世謂為將者不計貪

懷遠伯山雲為廣東總帥有名鄭牢者老隸也

龍州福悉以所贈歸之官

范希正在曹縣得民心有奸吏詐取民財縱焚

解宇希正執之械送京師奸吏誣希正以他

事被逮縣民八百餘人訴於通政司言年來

縣令有廉而無能者有能而不廉者希正廉

能公動寬平正大嚴約吏卒愛恤人民不一

年間政簡訟息今為奸吏所誣此吏欺公玩

法害政害民通邑所患希正被逮之日民莫

不流涕如失慈母若不為伸冤恐被誣陷通

政司以聞會侍郎許廓過曹縣父老相率訴

于廓廓移文吏部吏部亦具以聞時刑部者
奏希正不應徑解奸吏赴部論以違制

上曰聽民之言希正君子其徑解赴部蓋欲急
去惡耳君子不當論其小過即遣復職以慰
民心奸吏令刑部盡法治之希正蓋仲淹之
後也

按蔡使朱仲安居官廉臨事必存大體為御史
時以學行受知於仁宗一日顧侍臣曰朱
仲安今御史之翹楚也蓋有意選用之而官

古今廉鑑

卷六

十六

車上賓矣

御史魯穆自為諸生毅然以清操自厲嘗
大書座右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登第歸未
幾戒行邑長贖寶楮萬緡辭弗受或曰贈亦
禮也何敢拒之穆曰區區始出仕可以此自
累乎此入官請寄不行問遺並絕剛止清慎
歷仕中外三十餘年家無餘積被服如寒士
既沒無以為歛公卿賻治其喪而還

知府況鍾至蘄州廉察官吏嚴禁狡猾而惠愛

窮弱吏胥貪冒不法者立杖殺之又黜屬官
貪暴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由是吏民震懾
革心儒士孤寒者多有所給歲滿去民叩

闕乞留者八萬餘人稱曰况青天時已有代
鍾者竟易去楊文貞贈之詩曰十年不覩越
清獻七邑重迎張益州再期卒論者謂其廉
潔之操一塵不滓執守之固千夫莫回

布政蕭省身以進士預脩永樂大典為刑部郎
風夜勤勸廉介自執名實孚于上下超遷河

古今廉鑑

卷六

十七

南右藩時頻歲旱蝗省身一務寬卹守令承
風民賴以安省身能容人過而不能容已過
每有小玷輒赧然面赤焉

御史曹泉以註誤黜為汜水典史卒河南余政
孫原貞奏泉廉謹勤能課農勸學官有儲積
民無科擾聖明在上郡邑固多良吏然求其
如泉者亦不多得也臣至其邑泉沒已三年
民猶思之乞追復其官為天下士風之勸後
之

同知張宗璉在常州 無介寬厚鞭策不施而事
無不舉有清戎御 史峻法誣民為軍宗璉堅
執不從民賴以免 枉者十七八御史怒其
異已數詢之宗璉 辭不能平數日疽發背
卒衣衾不能備 民老少奔走哭於庭皆極哀
時蘇之佐郡者希 御史旨枉濫動以千計常
人益思宗璉尸祝之

通判檀凱在恩州九載 當陞其民詣 闕言凱

廉介豈弟乞復其任 吏部以聞 仁宗歎曰

古今廉鑑

卷六

六

達

貴州至京師跋涉遠 遠必其撫字有道命即
遣還任予正五品奉 以優之因顧侍臣曰爵
祿所以勸士朕聞古 人制祿之意有三曰優
外官優小吏優故老 優外官勉其治民無侵
於下優小吏俾其廉 潔優故老尊其宿德况
州官之賢者先朝恒 加祿矣通判外官可不
優之乎

尚書柴車由鄉薦為 正部郎以清慎得名擢江
西參議廣信守 有舊謁密一覽車疑其

重發視之皆白金也 車笑曰故人知君君不
知故人竟不受歲餘 入為職方郎中以才望
出守岳州居三歲郡 大治復召為職方郎中
內艱奪情起陞兵部 侍郎晉尚書兼贊理陝
西軍務都御史

學士劉球廉介天植 不苟取予從弟玘為莆田

令奉夏布一疋即日 封還貽書戒之曰力行

清白以光前人此非 所望於賢弟者初為主

事使蜀行喪禮餽遺 一切謝却後以劾中官

古今廉鑑

卷六

十九

達

王振死薛文清云自 古以來士鮮全節如公
者

侍郎林鶚奉身儉薄 在刑部卒圖籍之外囊橐

蕭然官至三品而家 無百金之積田無增畝

謝文正曰古所謂居 官廉雖大臣無厚蓄者

公真其人矣

都御史吳訥孝與襄 城伯善及致仕襄城伯驢

以紫貂裘帽及白金 百兩訥悉却之周忱撫

江南見其宅湫隘欲 為創第于城訥曰訥素

不受華靡况勞民邪忱乃止訥昌辭義色風
采凜然雖心存恕厚未嘗察求人過而奸賊
之徒自然消縮摧沮彭惠安稱其清德寡二
云

少保崔恭在湖廣初布政以下魚菜油燭茶果
之類咸取辦於民恭至諭其寮屬革去之遷
江西將行官舍器物皆籍還官篋中惟大明
律書數冊衣數襲而已巡撫吳中有歐御史
者校士過刻受黜者訴之恭恭擇可者還其

古今廉鑑

卷六

三

故物未幾多登第時人稱恭剛廉敢為南畿
巡撫自周忱後恭為特著云

祭酒李時勉為學士時宣宗嘗懷金錢至吏
館撒之于地命諸臣拾取時勉獨正立上
嗟異以袖中餘錢賜之正統間為祭酒與奸
閣王振忤誣奏枷號諸生皆伏闕請有石大
用者獨上章乞代罪遂獲釋初時勉道拾墮
釵揭示于門明日一媼往尋驗之良是即還
之亦不問其姓氏蓋錦衣千戶妻云久之千

戶自海上歸妻具說其狀因持篋篋為謝時
勉悉却之惟受血竭一片封付夫人既而被
擊脇折昇至錦衣適此千戶莅獄驚曰李翰
林先生也上周末嘗令必死密召良醫入
視之醫云非真血竭不可千戶因憶嘗覲公
立命問其夫人取之以板夾脇傳藥越一日
遂甦蓋陰德之報云

古今廉鑑

卷六

三

祭酒陳敬宗考績至京王振素慕敬宗名欲致
之適南畿巡撫周忱時亦在京謁振振知忱
與敬宗同年語之以意忱言敬宗敬宗曰敬
宗忝為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
生忱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為
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遣文
綺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走筆書之而返
其禮幣竟不往以故十八年不遷時以敬宗
配李時勉稱南陳北李

少詹事柯潛景泰中以洗馬奉命主應天試初
入境時泊舟淮安有應試生幕後投潛潛叱

之被以重賂遺潛固潛怒命左右執付有司
以法懲之潛尚氣節有權閹以重幣購詩潛
不予後以官詹居憂憲廟奪情起之潛具
疏力辭廖道南曰予遊翰林見有亭一區曰
柯亭有栢二株曰學士栢何其流風遺澤令
人永矢弗諼也蓋其孤介之節剛正之氣所
漸浚者遠矣

尚書軒輒天性廉介初為進士督漕淮上嚴冬
忽墮水援出裹被坐有司亟進衣却去徐待

古今廉鑑

卷六

主

真

故衣乾衣之為按察使俸資外一毫不取布
袍疏食約同寮三日出俸易肉一斤多不能
堪者晉南臺清操愈厲時都憲張某素侈縱
設席會諸寮輒獨不赴既而以卓食饋之亦
不納裕陵復辟首用輒刑部尚書耿九疇
為右都御史二人廉介有名天下信之未幾
九疇欲去石亨太果反為亨逐去輒亦疏病
致仕陸辭上勞之曰昔浙江廉使滿考歸
家僅攜二竹籠是汝耶輒頓首又問卿年未

老病痊再可用乎輒又頓首辭疾上知不
可強賜白金綵幣遣之

尚書耿九疇平生無他嗜好公退惟焚香讀書
交遊不泛請寄不至嘗坐水旁童子曰水清
不如使君清景泰中以侍郎出陝西鎮守濟
弊屏貪威望益著天順改元擢右都御史未
幾出為江西布政尋轉四川上知其人清
正但為石亨輩所嫉一日對輔臣論人才念
九疇去非其罪李賢對曰九疇操行誠不易
得會禮部尚書缺召至京上憐其老改南
刑部曰遂卿優閒九疇父子清修不營產業
不治第室儉約蕭然無異寒素太子太保裕
即九疇子也

古今廉鑑

卷六

主

布政陳還學以克己求人為要因自號克庵父
員輅亦為御史選既貴惟服先人故衣帶客
至瓦器蔬食相對無媿色督學南畿時都憲
韓雍居憂猶務崇飾聞還戒其下曰陳御
史至矣悉屏儀衛去之既為河南憲使權閹

汪直以事往河南潘臬跡息郊迎選不為禮俟其至盛服自公署中道而入直不能堪詰責之選密疏其專擅罪疏入留中直歸上問河南廉官為誰直以選對上出疏示之直悚息自河南開計還行裝蕭然車一兩而已及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去其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市舶中官常眷倚進貢為奸利選每事沮抑為所誣奏被逮道卒王浚川曰陳克菴節行振世仁為已任死而后已者

古今廉鑑

卷六

古

乎
尚書年富為人剛正廉靜寡慾遇事敢為臨利害不少變嘗按山西叅政林厚坐厚法厚誣富臺置獄訊景帝曰厚怨富富執法公廉誣富得自便朕以邊事付富終不以一人言辱富厚竟削籍又按分守內臣常力轉貪虐力轉誣富巡按御史為雪誣狀事得已天順初為戶部尚書彭惠安稱富肅然一空懦夫可立焉

陳元宗使高麗大振風采方物侍妓一無所納因請造其殿記元宗不允懇禮數四乃為握管夷王燕謝獻紫金餅一枚元宗拂去王強之即索文毀裂王乃收金謹謝之歸朝或問既為文受金可已元宗曰固亦有名第吾念之以天朝儒臣為彼記殿體勢重矣受金則是鬻文也聞者服之

古今廉鑑

卷六

古

丰

古今廉鑑卷之七

國朝二

禮部侍郎薛瑄初楊東里薦瑄於王張自山東
學憲擢大理少卿士奇謂瑄宜詣振謝瑄不
可會駁還疑獄都御史王文怒之譖于振振
遂嗾言官劾瑄逮繫有大臣救之者得免居
久之用薦歷陞大理卿時宦者金英奉使道
出南都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還京
言陪京名卿惟薛大理一人耳此入閣見曹
古今廉鑑 卷七 一
石恣橫日甚懇以疾辭得允三日即出都城
至直沽中阻風絕糧晡西猶未食吟詠不輟
其子不免愠言瑄笑曰我雖困而道自亨也
太保高穀正統末也先奉 乘輿入寇人心洶
洶謂虜情叵測中書舍人趙榮獨請往迎穀
時為學士解所束金帶贈之後官至台鼎而
赦廬硯田屋給衣食身沒無何子孫貧窶
知府劉實在南雄當嶺南孔道商稅鉅萬實止
稅十之一餘斥以寬商賈僅足公賦不私一

錢中貴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遂實入
見輒加呵郡人擁實竟出中貴比至韶聞實
節操懼將不免急馳奏實抗毀使勅大不敬
詔逮實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歷官三十
年未嘗以家累自隨餐麤衣敝唯啗為國養
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
英廟聞實名不窮治數日竟卒獄中彭惠安
名臣錄序或問知府劉實曰其廉足尚也
太保余子俊正不詭俗廉不近名嘗語人曰大
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養交
市恩為遠怨自全之地為知府時有盜過其
門曰是縱入無所得遂引去
太子太保王翱高邁孤峭人不敢干以私鎮遼
還餽遺一無所受某宦同事久持珠為餽翱
不得辭乃受之自綴衣領間則起自隨其妻
不知也居數年某宦死其子貧甚翱使人召
問何不治第宅曰貧不能也翱乃出衣領間
珠與之直可千金翱居第三十年不改於舊

英宗特命有司起第縣西多列屋若干
以非詔旨拆去之彭惠安贊翔淡然無
不識姜姬而况苞苴莫我敢施古三不惑於
公見之

金都御史楊繼宗先為嘉興知府止携一老僕
書一篋署中蕭然如逆旅調劑興革誅奸恤
民有孔御史者威凌有司杖殺人公撈通衢
孔御史酷殺人至死者言府孔御史見卿之
臨行直入府署欲許其短繼宗引入卧內凡

古今廉鑑

卷七

三

上惟圖書數卷牀頭惟一衣篋且不封識復
啓示之孔媿服而去嘉興當東南孔道內臣
往來百方索賂繼宗直與菱藕曆日內臣曰
我無用此太守幸與我金錢或好布絹繼宗
即出牒取庫金市之持入謁曰布絹金錢在
也幸與印券附案他日磨勘內臣咋舌不敢
受會以覲入京時巨鎔汪直用事聞其名欲
得一見繼宗不可人皆為危之繼宗不屑意
一日憲宗以廉吏問直直以繼宗對遷長

浙臬威信益著貪墨吏望風却避盡革諸司
和市鎮守內臣張慶橫甚日索供萬錢一符
下杭盡革去慶兄敏在司禮監時于上前
中前中之上曰得非不要錢之楊繼宗乎
敏懼因遺書于慶可善遇之官家已知其
人矣未幾內艱一篋自隨制閹陞左僉都御
史會疏忤左遷雲南副使既復巡撫雲南居
官餘三紀剛直廉介之操雖庸人孺子皆知
其名

古今廉鑑

卷七

四

侍郎葉盛蒞官清慎勤恪處事不苟於世俗敲
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前堂後寢各置
范文正圖像退朝政暇拱手默對良久乃已
都御史朱英嘗入賀歸遇新淦南海二令曰李
舟趙壯者各橐白金以贖英卻之後二令以
賊敗受贖者俱坐累英獨不染陳白沙曰朱
世傑節用而愛人

太師王恕以清忠勁節負天下重望守楊時有
德恕者以千金為壽恕雖謝却之然亦未能

忘情終夜不寐每念一動即痛自刺責曰王
某汝何得起此念如是者數回比明此念遂
息蓋庶幾有慎獨之功云

少保于謙常以病在告 景帝遣中官更番來
視見謙家具蕭然因問 上持勅尚方繼供
費用 上皇復辟為石亨徐有貞輩譖死既
而籍其家惟 上所賜及誥勅在焉別無長
物以陳汝言代未幾邦政大壞賄賂狼藉汝
言尋被誅亦籍其家寶貨山積運至左順門

古今廣鑑

卷七

五

上召百官入視諭之曰汝言為兵部未久而
殖貨若是汝等今見之昨于謙權重且任事
日又寧有是耶其有貞輩低頭大慚懼先是
汝言嘗退朝遇太子洗馬劉定之戲曰君所
洗幾何劉應聲曰廐馬皆洗過矣獨大司馬
洗不得蓋諷之也

尚書劉定之微時家貧授徒資束脩為養既仕
分祿自甘菲惡色溫氣和與物無忤至居官
論議據理直言略無沮忌

周子良正統間為職方郎苦節縮縮自持數
戶產以支宦費有千戶王某者以事褫職良
愛其材貸之已而千戶緣其減從持三百金
入酬良駭而大叱歎暴於官因伏罪求免乃
麾去世言廣士多傷于刻若子良者豈儼儼
好名者邪

古今廣鑑

卷七

六

布政使豐慶景泰初以給事中諫南城及易儲
事言甚凱切逮繫詔獄七年 英廟復辟歷
陞河南右布政使廉聲大著威風振於郡邑
一日行部有一知縣簠簋不飭聞其至大懼
無以舒解乃以白金為燭饋之踰數慶初未
之省也既而廳子以告慶佯曰試燃之乎廳
子曰然而不燃也慶又曰不燃則還之耳明
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盡出之以易燃
者自今無復爾矣知縣大恐輒棄印綬而去
終亦不明其為銀燭事也張東沙論之曰一
事也而持已之廉待人之恕遠謗之智胥得
焉凡納賄於上官者上官不忍其欺也而暴

揚之衆謂其有以來之也。嫌疑之際，卒不免於禍。若豐公者，非當官之師法乎？

尚書石璞由鄉薦為人平易，類輕脫者。遇事剛明，凜不可犯。歷官四紀，清介如一日。致仕歸，買田董百畝。里人有為縣尉者，璞往看之。几上皆金銀燕器，問曰：「君宦幾年矣？」曰：「吏職歲未滿。」曰：「胡歸乎？」曰：「民訟吾貪，璞曰：『嗟！夫使吾治汝，汝烏能還里中執拂衣出？』」

脩撰羅倫，剛方廉介。當揚東里作相時，以百官

古今廉鑑

卷七

七

楊

祿薄，請令得受隸錢，自是遂為例。倫獨不受。既以諫謫，提舉泉州例得拆薪錢，其人詐以貧告，即放遣之，不復問。倫嘗欲倣古義田，贍族或以堂食為助，謝却之。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覆去。客晨至，款之會糧，絕其子干之比。字比舉火，日已亭午，曠如也。結茅岩居，往來樵牧若無意于世者。興至為文一發，感慨之意而人亦莫知之也。章楓山曰：「一峰分明有曲肱，飲水浮雲富貴之意。」

右都御史盛顯初為御史，以論石亨謫知東厯邑之豪右，聞其來相戒曰：「是嘗劾石繼兵者，不可犯也。」顯至，孽孽拊循，吏畏而民安之。時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謠。四境之民雖非所治，亦聞風趨附。郊外有荒落一區，遂聚成市。至今稱清官店云。

吏部尚書魏驥以博士起家，累官吏部侍郎，奉命往南都考察京官。時官舍止携一蒼頭，有歷年所積俸資，携之不可歸之。又無人乃召

古今廉鑑

卷七

八

同鄉同年之子為刑曹郎者，挈而付之。其人請封鑰，驥然曰：「後生輩何待前輩之薄乎？其人不取復言。時有子壻從于官舍，乃如其輕重，歛議為偽銀而盡盜其真者。比驥南都竣事歸，先出俸銀令銀工碎之，則偽也。驥意部司之弊歎曰：「近來官員無良一，至是耶？」乃又出兵部柴薪，猶夫偽也。銀工私於蒼頭曰：「昔有某官舍人嘗為此物出自予手，將無是乎？」蒼頭以告驥，戒之曰：「慎毋洩也。」彼將不安。

矣寧亡金可使失權乎已而刑曹郎陸辰州知府請教于驥驥曰君練達事體又精刑名何郡之足為第須嚴勅舍中雖至親不可忘防也刑曹郎恒念其語不置已而舍中人稍露其事者辰州入覲乃携其奉入盡數以償驥乃駭曰君誤矣柰何以不明之跡加人不避乎予銀具在未有以偽易者也竟不受驥前後居官有聲矍然若不勝衣雖王振禮重之贊見惟怕一方振亦不較以南吏書

古今廉鑑

卷七

九

致仕歸晨夕田間布衣芒屨首竹笠以課傭作與野畷雜處會天大旱省城三司禱雨雲於壇驥渡江從之零乘竹堦行于道中會二司前驥具至避入委巷猶謂其弗亟也掖而出之二司見則驥也皇恐謝罪行禮既畢倉皇訪驥而驥已渡江歸矣勿讀書山寺中見一毒蛇方化鰲惡而避之俄有一漁者捕之以去公懼市而傷人追買棄之貸僧錢以償人多其陰德

尚書楊守陳介潔自將未嘗干求恩澤為翰林

五品者十有六年而不調權倖有欲引之者使所親諭意守陳語所知曰吾猶娶婦也茹荼積久乃以白首改節耶滿遲散秩竟以三品終先是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其為何官也與之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守陳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俄而報一御史且至丞乃捉令讓上舍處之守陳曰此固宜然待其

古今廉鑑

卷十

十

至而讓未晚也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踞而起居丞乃偷御史不見蒲伏乞憐守陳卒亦不較歸則讀書田間不輕謁官府謁則祇書侍生由中道以入故事稱治生所知或以為規守陳曰朝廷文學侍從之官彼惡得而治之夫名不可苟也歆其稱也迄不改

本政張清歷晉浙藩奉職廉謹非客至罕御酒肉人號為青萊張以其持法過嚴又謂之板張浙俗侈靡清一敦之以節儉僚官多不堪

竟以老疾為廵浙刑侍曾舉奏罷人皆謂太子少保陳俊平居寡言笑慎操履既仕以清白自持自為主事迎父喪于海南贈賻一無所受比為郎中督餉兩廣丁內艱總監軍合百金為賻却之為南戶部尚書南曹務閑惟戶部金錢布穀出納與內外諸司相關多撓沮不可盡如法俊一切按典則制國用省財不啻數十萬王文肅稱其位至六卿蕭然不異布衣

古今廉鑑

卷七

十一

太子少傅何喬新父吏部尚書文淵守温州有廉名晚節頓改喬新筮仕即誓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為賞罰終始無規其言以進士奉使准西巢令閩徽以先公門士贈白金文綺却之在閩時典市舶宦者死鎮宦分其餘貲以遺三司喬新獨辭之不得已則受而輸于公帑及長汴臬諸貪殘吏倚強援莫敢詰喬新盡鐫暴坐法都帥德嘗薦達以犀帶銀器為贖笑曰我知君君何不知我及為刑

部尚書中外貴有力請寄一切不行有鄒御史者凶橫欲躡大理丞為喬新所抑卿之會喬新外屬與邑子訟遂誣喬新得金錢與行賂下根連人詔獄窮治無踪跡事雖白竟不安其職請老去有楊宣慰者獻文梓為壽器并幣俱謝却曰戒之在得正在今日喬新平生氣節友彭惠安文學友丘文莊以為知己太子少保章懋寡嗜慈服器居食隨寓而安嘗曰學者奉身儉約為貴若一趨華侈必至於

古今廉鑑

卷七

十二

貪他日安能為清白吏家故田居諸子躬操治農邑令過訪諸子輟耰跪迎任司成時其子自金華徒步來省道逢巡檢笞之已知請罪懋笑曰吾兒敗褐敝屣宜尔不識也君子謂古三不惑章懋有焉左都御史李綱嘗為少卿過蘇州盜奪其篋問其隸曰乃李少卿邪是無錢者擲篋而去太子少保彭韶廉介方寡慾清心始終無玷儀狀默然不啻寒士以質儉起頽風處已待

人一於誠敬暮年名德益尊而自處若無氣節勛伐為國朝名臣之冠林俊嘗疏言韶文學經緯道適中和危言峻行庶聞貞風文有也正有也忠與節與恪與清與憲則又有也其視葉盛學行同而事功過之葉盛得證為文彭韶宜無所靳况吳訥證文恪魏驥證文靖彭韶實足並美不知議證之時何取惠安之義舍人錄細不類其人不足服中外之心為後世史書之信按彭公易名不稱由元宰

古今應鑑

卷七

十三

徐溥與之不協非公論也俊言雖不行士論快之

太傅丘濬自進大學衍義補即蒙眷注入閣後倚任尤隆乞休疏歲凡十餘上並不允歷官四十載奉稍所入惟得指揮張淮一園而已京師城東居第始終不易中官求詩文堅持不予人服其廉介第待翰林後進過嚴多憾之者又三原白沙之歸人皆疑濬沮之然國朝大臣操履之嚴學問之博著述之富蓋鮮

儼矣

聘君吳與弼中歲家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耕稼手足胼胝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已分少飲食誨教其學術質任自然發渟養性情有孔門陋巷風雪之意天順初被石亨薦授諭德不就門人獻章以周易疑義質之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獻章如其言往謁適龍潭雨中策笠犁田乃延至家與之對榻信宿辯析疑義獻章歎服而去龍潭語其子曰康齋非愛我者龍潭老人蓋清江陳海雍云

古今應鑑

卷七

十四

潘

尚書黃孔昭初執友建寧守賀沈知其賢薦於溪訓導不果嘆曰士有志用世乃藉人薦舉耶樓居讀書刻苦特甚至忘寢食清介有守自舉進士即著廉名及授秩以公事之江南雖鄉人仕其地者以尺帛來餽亦却之後司考南宮有勢家子暮夜持金私謁叱之不容見終身儉素雖老且貴如未仕時

處士胡居仁嚴毅清苦以敬名齋親喪三年不
御內家貧甚鶉衣簞食處之泰然或勸治生
計荅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其學
寂嚴儒禪之辨後人以居仁與薛文清並稱
曰薛胡又有以讀書敬業二錄合刻曰二子
粹言者舒粹溪荪曰胡之純粹疑於薛過之
而薛之比則蔡虛齋其人也

尚書馬文升居官重風節厲庶隅雖位極人臣

名聞四夷退然若不敢自居至於值事變臨

古今廉鑑

卷七

十五

利害屹不可奪有流賊趙風子入泌陽前太
學士焦芳僅以身免盡發其先世塚墓曾無
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劍士斬
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釣州不
克賊黨聲言欲屠城趙風子以馬文升尚書
家在城中引眾去夫均一大臣也焦不能保
其室馬乃能庇其鄉君子自立可不慎與可
不慎與

布政方守初為戶部郎時嘗奉

勅督邊餉出

納無絲毫污染例當擢京堂僅出雲南參
部長不能平以質太宰王恕恕荅曰吾豈不
知方郎邪顧雲南萬里外官邪賂章非若人
不可剗滌耳陞湖廣布政致仕貧不自給常
稱貸于里人以事入郡城令其子若姪舁輿
人比之陶令藍輿事主事陳仁疏加優卹御
史宗彞給以田不受既卒林貞肅言於官助
其葬事

驗封郎中莊昶初在翰林以諫謫尋遭二艱服

古今廉鑑

卷七

十六

湯

閔不赴巡撫王恕訪于定山欲以白金十五
鎰治其敝廬辭之曰昶平生不歛費人
知縣盧秉安任東莞十九年清操不易臨行惟
受士民之詩自賦云不貪自古人為寶今日
貪民詩滿囊十有九年官劇邑幸無一失挂
心腸

太常卿岳正成化中出守興化才大氣豪又以
直閣大臣領郡稍厭俗調以故多宏闊略細
即操利權如賈豎然不引嫌是以浮議叢起

去後蕭預備倉積穀數萬凶荒有備林居蕭然貧困人始知其不持一錢入也居三年入覲乞歸先是正吏知英廟發曹石為肱肘禍已而左遷謫戍自貧有自京師來者傳大語於甘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或以賀正曰上念公如此行召公矣曹生為寫陋容遂彙括其詞題於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執必當有感如或赦女再敢不敢臣常誦古人之言蓋前之死而靡憾也

古今廉鑑

卷七

十七

庶吉士鄒智幼居龍泉也貧無焚膏之給則蓄葉繼晷讀書達旦後以言事坐累議者欲處以死刑侍彭詔不肯判案遂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屨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却不納都御史秦紘請為士子師吳廷舉時為順德令因款留焉及卒布政劉大夏暨廷舉資之還柩于蜀少保鄭埜端介清謹父子輔亦賢其按察陝西也嘗以奉市一紅褐寄父父貽書罵何處得

此褐者得無以不義污我乎父為教官埜見父聘陝西鄉試父又大怒父准子宦所向以示防埜自是益厲操後與太傅曹鼐俱死於土木之難

定襄侯郭登景泰初為都督憤邊事未戢弊政猶存思得公廉有為者相與共事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既無廉耻之心莅政惟肆貪婪之志釀成汙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虜既退欲大興屯田苦民力困乏疏

古今廉鑑

卷七

十八

乞官給牛種在大同多有戰功虜送駕至大同登謝曰幸天社稷之靈國有君矣竟以此罪謫登之意蓋與當時于少保同商文毅稱其廉潔尚謀善撫士卒有古良將風太子太保林瀚在國學垂十年待諸士嚴而有恩凡差撥歷事定立條規雖勢家子不容請託越次故事祭酒膳役銀歲以百數瀚悉貯之官購置祭酒公署合監師儒廨宇悉備實瀚創其始也

太子少保張敦華風采凝重義利介然在南臺
與林瀚林俊章懋稱南都四君子召還內臺
首請嚴禁奔競貪酷 孝宗知敦華名信任
之 康陵立逆瑾惡其不為詭隨矯 旨令
致仕敦華初為庶吉士內閣彭李欲官之翰
林敦華與劉大夏並辭不就

太子太保劉大夏自入仕不營田宅之利官至
大司馬不為子孫求恩澤宦轍所至屬僚有
簡禮者未嘗怒也時逆瑾百計誅求而大夏

古今廉鑑

卷七

十九

劉大夏

士劉宇璇瑾抄劄大夏家云可得鉅萬瑾因
潘毛獄詞連大夏姓名遂矯制逮之千戶羅
某至廩知大夏貧雖以酒器為贖彼堅却不
受至京繫北鎮撫獄同繫者教大夏行賂為
求脫計大夏曰如此而死唯累一身稱貸免
死則累一生且累子孫矣發戍肅州故人贈
遺謝絕不受發都城日觀者如堵所在罷市
父老涕泣士女攜筐饁進米食亦有焚香家
傳曰願公生還者至戍所憂無盛烟蒲泉諸

司畏瑾不敢館穀三司生徒相繼餉之瑾誅
復職致仕初 孝廟召劉大夏戴珊面議政
事既畢令中使出白金貳錠以賜諭曰朕聞
朝覲日文官遊嬉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
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敢以賄賂通乎以故
賜卿二人且命曰勿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
各懷懼愧也

太子太保戴珊為南刑書改左都御史益自檢
飭務持風紀雖簿書之細必極精覈 上親

古今廉鑑

卷七

二十

戴珊

鞫大獄諸司震悚珊從容應對時有開釋
天成頓霄 上知珊清慎每廷宣接膝面咨
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優詔勉番命醫賜食
間有慰諭若家人父子珊不覺泣下上亦為
動容懇劉大夏代為求退不允祿仕四十餘
年無瓦石之儲辰入酉出窮寒暑不變敬歷
中外所至有聲而學政尤著

尚書秦紘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
紘悉擒治不少貸王不能堪訐紘欺凌親王

茂陵怒逮紘下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得寶
絹一疋故衣數事亨還具言紘貧狀 上親
閱所籍貲嗟嘆良久立釋之且賜鈔萬錠以
旌其廉巡撫河南會汪直至他巡撫率屈禮
紘獨與抗直以上知其廉亦加敬焉紘密疏
直多帶旗校騷擾地方直還上問各省撫臣
賢否直稱秦紘廉能 上出紘疏示直直頓
首伏罪紘歷官四十餘年所居僅蔽風雨既
沒無宛財未幾子孫有饑寒不聊生活者劉
瑾專政時有誣紘子畊有資萬計瑾喜即籍
之竟無所得

都督王信嘗語人曰荷 國厚恩未能報稱此
行當以江水洗滌肝腸少盡區區耳信沉毅
簡重披服儒素出入省驛從寬袍緩帶糲飯
蔬羹故人昏喪傾心賑恤無所顧吝出鎮三
十年筭無華衣廐無肥馬鈴閣之下寂無人
聲金玉歌玩一無所好論者謂我 朝將臣
庶正前有小雲後有王信

提學僉事王琦清介自持不殖生產值歲大侵
無以為朝夕久大雪僵卧不能出門饋者非
故舊輒不受即故舊至數亦却之有唁之曰
當路甚重公出一言何所不濟何自苦如此
琦曰無求無所媿於心雖饑與寒樂也竟以
饑寒卒

侍郎呂原為諸生時知府黃懋奇之召見藍綬
與之衣不受會葺理黌舍與之諸餘材木又
謝不受懋曰生家貧粥此且得善價又謝不

能太守益大奇呂生天順初入閣溫恭潔約
與人無忤身無統綺篋中惟賜衣幾襲輒分
祿贍宗族貧者

尚書王傑天順初被誣下獄會襄憲王入朝
上問所過官吏賢否王對曰臣過河南百姓
遮道訴王廉使寬且言王廉使清勁鋤豪猾
善有恩有威殿下幸為百姓奏 皇帝還我
王廉使 上喜立命法司雪之還任尋為大
理卿多平反有駁稿傳世久之遷刑部尚書

涿陽伯金濂初為御史有聲自永樂以來按東
廣者多滿載而歸自濂去一毛不染廣人德
之為都御史奏對宏壯為 英廟所知拜刑
部尚書改戶部不終所守論者惜焉

古今廉鑑卷之八

國朝三

御史陳茂烈初計偕時不辦一種帽董舊時馬
尾為之者或勸易之曰戴此可以習清苦登
進士奉使廣東所司以故事致贖乃謝曰吾
窮時嘗授徒兩臬司尚不歆規利于人況今
日邪為吉安府推官考績歸至淮以乏寒具
凍幾死所知覆以敝裘始甦及為監察御史
袍服朴素借騎一牝馬身若無官而自繫風
紀之重疏乞終養供母外短牀敝席不辦一
蚊帳妻子服食粗糲身治畦一蒼頭給薪出
則執小油蓋皆人所不堪而泰然自足郡守
嘗遣二力助汲閱三日白守曰是使野人添
事而隘口食也還之 武宗嘉其清苦令有
司月給米三石辭既卒士大夫為治殮具都
御史王鵬薦茂烈廉約如石守道而所守特
純孝行如徐中車而所處尤困 詔表宅里
曰孝廉仍廩厥配蔣孺人終其身蔣甘足枯

編與二膳分勞每壯孝廉却覩孝廉自以為
賢於列子妻也

大理少卿黃鞏與車駕郎陸震同疏諫南巡下
詔獄廷杖震竟死杖下鞏罷歸家素窮空
客至留款日可中猶未舉火貸米旁舍恬不
屑意於官府無絲毫干嘉靖初起家大理丞
未幾卒嘗曰人生仕宦至公卿不過三四十
年惟立身行道為千載不朽世之人往往以
彼易此何邪鄭端簡曰二公皆甫產忠潔足

古今廉鑑

卷八

二

以明志孝廉足以存節究其用經濟才也孰
非人臣孰非人子觀此能無深省乎

太子太保張悅初為庶使入覲時尚銘居東廠
任事眾皆趨其門悅獨不往歷官宮保清約
以終其身儉素如寒士兵部致仕歸杜門不
出見風俗奢靡乃益崇節儉率子姪至於待
賓不敢少豐以助薄俗嘗揭屏間曰客至田
饌儉約通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
說不搗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介奢侈而可

大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布政使張吉以主事應詔上言調判景東景東
處西南極邊土官陶氏世握郡章其民鄙戾
吉率先以孝弟忠信民以事主庭必諄諄曉
諭使歸相告語有不法者亦必薄示其罰約
無再犯陶始見空囊且無室家謀為實妻不
聽以銀器數事為餽一無所受已而遣子來
學子即化而孝夷亦由是信服進肇慶同知
拜表吏書王端毅恕欵處以督學吉守孟子

古今廉鑑

卷八

三

說夫人家慶眾皆異之竟擢守梧州積遷前
職吉居官三十年在朝僅二載兩罹斥逐久
處瘴鄉皆人所不堪者常食遇二豆必撤其
一所御布袍雖累經澣綴弗棄也誠諸子一
以節儉訓之

學憲黃仲昭初授翰林編脩與同官章懋鉉最
諫元宵烟火謫改南大理南諸司隸皆八月
錢公謂既以直堂守門為名而收其月錢以
充私用是亦義所不當得者也縱上下相安

無以為非者於心安耶悉却不納督學江西
昂貴子弟未嘗假借再疏致仕歸

尚書謝鐸孤介廉直取與進退一斷於義先後
在國學律已率人嚴立規約南監中故有美
金鐸盡籍諸官均贍僚屬北監廟街偏隘益
市地闢之又市廬舍三十餘區居博士助教
諸學官諸生貧者贍給死者賻襚皆出美金
不私入一錢家居稍有餘財周賑宗戚衣履
食惡囊無長物

古今廉鑑

卷八

四

右都御史張泰為御史嘗言宮闈預政 憲宗
怒廷杖幾死正德後累遷長南臺奉表入賀
聖節惟以土葛布遺劉瑾瑾知其清苦然
猶啣之會吏部以南京戶部尚書員缺疏泰
姓名以請瑾矯 旨令陞職致仕

刑部尚書陳壽廉名甚著居常衣糲食如寒士
沒無以為殮親舊共資之諸子旅寓南都井
白弗任先是巡撫延綏創火節有功時同事
諷壽注子弟於戰籍壽曰吾子弟未諳弓馬

豈可欺罔以邀壽賞乎時論多其賢

都御史何塘有文學行誼高古以長揖忤劉瑾
致仕已自編脩遠開封同知晚年懇辭召命
灌園自給不妄取與廬舍不過數椽麤袍糲
食當世達人公卿亦罕接見惟王浚川呂涇
野諸公至屏從造廬雅談終日

國子祭酒蔡清飭躬厲行動遵古人平生好學
至老不倦所著述皆足以翌經術而扶世教
家極貧雖位至四品恒借貸以自給嘗題卧

古今廉鑑

卷八

五

內曰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
顏回任貧天督學江西與寧庶人忤引去逆
瑾亂政起祭酒以鎮壓人望而清先歿矣
祭酒魯鐸初入翰林閉門歛跡不事交遊教兩
京國子多所造就尤持清操瀚宿弊縉紳欽
仰家居有巨盜掠民牛馬或給為魯公家物
必釋之其感化如此識者以此謝鐸
太子少保邵寶為都御史總漕江北寶有清譽
在江淮不事改革赫赫漕大小將校皆嚴憚

不敢苛黜未幾事忤逆瑾璫又惡平江伯事
江伯者漕帥也事連寶璫益怒禍且不測會
李文正力解得致仕瑾誅起歷戶侍請養母
歸陞南禮書辭嘉靖初再辭詔特與終養母
服闋請致仕不允寶璫度端雅於聲色貨利
嬉戲絕口不言嘗曰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
道學

太保劉忠性峻行方寡合自處常過抗貴人亦
力抑之以故久在南京焦芳顧知忠薦之理

古今燕鑑

卷八

六

傳 旨內召此相見又不喜改吏書瑾誅始
入閣時張永用事大臣事永復如瑾永遣其
黨廖鵬來謁忠待之如陪僕又却其餽永銜
之會主禮部試 武宗忽召元宰李東陽至
煖閣摘錄中語言欲罪之忠適以省墓陞辭
聞之抱快去抵家遂疏休許之忠在內閣未
久以故無大建明崔銑曰余為編脩時見公
公言古羈人匹上雖當流離困絕不取非義
財况祿食者乎

尚書雍太初為監察御史風度蕭厲吳人富好
饋太不受一錢巡鹽兩淮淮憲丁貪而鰥者
幾二千人大巡滿俱與完室至巡撫嚴歸時
逆瑾用事以太鄉人欲親用起太至戶書太
不謝遂矯 旨斥去太歸復居章曲日焚香
讀書與鄉人論穡事不與上官相見奉身儉
約晉八座猶未製緋衣既卒家人製之以殮
侍郎潘禮清廉恬退未老乞休巡撫韓邦問疏
言禮歷官居鄉益堅晚節草廬蔬食不求安

古今燕鑑

卷八

七

飽詔給米月三石

太師李東陽性清約冬月不爐披罔操觚不勝
其慄輒就日暴之日移則移其儉如此一日
興化守者門下士也以覲事至京絨兩帕四
扇令從吏餽之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柰
何遂取扇還其帕時逆豎劉瑾亂政閣臣劉
健謝遣並去位而東陽獨依違其間論者以
此頗少之

少保石琚初在翰林已勵志不殖貨利及官家

宰黜陟公明弗為權勢所奪然緣是見忌改知制誥蓋前無此故事也嘉靖初入閣誠門者不容私謁謁者以怕為儀受則還贊致仕歸行李不滿一輿蓋其剛方正直始終不變云

工部尚書蔣珪為揚州太守會武廟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宦寺宮妾親軍賂遺莫可賞筭珪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於民不備則患止於身乃董董鳩供應之具

古今燕鑑

卷六

上

自衣布袍奔走周旋權倖江彬輩橫加折辱不為動一日上捕得大鯉謀所鬻者左右正欲中之曰莫如揚州知府宜上乃呼而屬之珪歸括女衣并首飾數事蒲伏而進曰魚有直矣他無所取惟妻女衣裳在焉臣死罪臣死罪上熟睨之曰汝真酸子耶吾無須於此其亟持以歸魚亦不取直矣由是清節動天下歷仕至工書白首懸輿卒無改於羔羊之節士論寔之

戶部尚書林泮先以侍郎督儲太倉時逆瑾方用事泮惟內無所失而處之甚恭晉南戶曹長方出都門傳旨著致仕廩與如例泮自以為得保全矣未幾罰運米口外幾百石泮家素貧雖歷官三十七年俸資之外未嘗過取家又先被火歸之日寄居寺宇書房者數年口外之役不勝艱苦泮亦視之坦然舒修撰銘公墓清燕異行公庶非清清則易至於絕物庶則一物之不攫位列于卿家無儲累維

古今燕鑑

卷六

九

公之庶六計以禎

太子少保梁材清苦自將嚴於操拾置然布素也為杭州守郡以繁富稱於天下蓋眾所歆染指者也材練衣糲餐屏斥華好會入覲止具書帕以贊京貴橐中無一長物歷轉浙江按察方伯執法不撓時巡按御史何鉞則同里也疑材易之積不能平輒誣材十惡鉞曹察其非實量移雲南材居之晏如凡入民課金輒令納戶自秤而親為監督主藏者不待

高下其手凡往來傳置諸所饋遺即果蔬那
受也為戶部尚書黃緣請寄一切謝絕數令
親信察市價低昂攬戶不得乾沒所省官錢
不可贊算時相張璪新進寵倖常以意氣折
辱公卿於朝會厲聲語曰梁大用耳處糧
草當辦則應曰已喻曰某處折銀當發復應
曰已喻張意頗輕之謂其中黠黠弗了也既
而偵之則無弗夙具者曰渠固若是辦乎終
日約屬所屬坐部治事不得私有出入即郊
廟大祀與歲節朝賀不廢退食之室於凡揭
恒置四書律例有間即諷誦之以為常凡所
用煤炭米蔬率於廛市以日取給頗浮其直
其夫人曰非計也陰令致諸郊外如所用數
而課其直積有奇美則市酒肴啖之材舉手
相勞苦竟不問其所從也西長安有宅一區
價二百金人嫌其敝陋材至即居之絕無不
堪之意

則都御史王雲鳳守官廉正持行清介立朝正

古今廉鑑

卷八

十

色不避權貴當官孤立直行已意以故上下
多齟齬家素貧遭逆瑾誣贖稱貸鄉曲終其
身不能償妻女五人幾凍餒山西巡撫言雲
鳳忠義廉節請周其家

尚書吳廷舉為副都御史勅勘永順保靖兩
江口夷情夷感恩以數百金為壽堅却之又
疏倫宸濠變宸濠大恨惟恐巡撫江西嘉靖
初召用竟以忤輔臣留滯南臺廷舉永敬帶
穿不修藻飾神采英毅志識雄偉言行必自

古今廉鑑

卷八

十一

信人鮮能奪之視利如糞土妻子饑寒而施
予不較有亡以工書乞歸所居湫隘亡郭外
田頗有書至萬卷卒之日不能飲都御史姚
鎮為之經理崔文敏稱公貞才潔履厚行定
力鮮儷也又曰公恒衣食人妻子乃不能給
朝夕官四十年百瘁九死不能一月安于朝
推下賢哲不憚屈已卒未聞報德者

尚書羅玘盛有文名寧庶人將叛遣使致百金
壽玘知之一夕逃山中家人莫知其處李文

正處瑾永間曰調護善類玘奏記於李引大義責之顧削門人之籍立文莊問桑民憐門下文人誰也對曰桑悅次羅玘余觀玘處寧藩事未嘗不壯其節蓋與當時李獻吉異論者無槩以文士目之

少保李承勛楚人嘉靖初尚書兵部抗疏言彰義東市之事觸忤內臣賴上聖明卒從其議以驕驥四衛隸兵部其為人也通達國體議論英偉提兵南北廉潔自守家無餘貲弟

古今廉鑑

卷八

十二

三

大理副承芳舉人承箕同講學于黃公山蔬食屢空相顧自得也承箕竟不仕以理學著聞

少保胡世寧幼極艱苦寄食就學卓有經濟之志舉于鄉者例給道里費人百金世寧以浙右歲饑但受五十金而行明年舉進士歸進士得坊其門時須關謁鎮守中貴人世寧重折節棄之去為太平知府太平遠惡上官世寧訪接示禮意不擾一錢翕然

劉臺關萬夫畢集工費數千金皆上官辦

旬成功太平州李濬淫刑執法莫敢詰世寧

密授方略龍英土知府趙元瑤元瑤擒濬來

獻元瑤者濬外兄也土官世及輒轉展結勘

索賂土夷土夷以故怨叛益輕中朝士人公

令土官生子即聞府子弟應世及者年且十

歲初望或有事調集皆携之見太守太守為

識年數狀貌父兄有故按籍為請官於朝

土官大悅服謂胡太守仁廉內艱歸土人走

古今廉鑑

卷八

十三

三

送者數萬世廟初為兵部尚書時昌化嗣伯下廷議世寧言吾輩不得以厚賂故誣朝廷安仁相變色大沮世寧論大禮是張桂說竟不肯相依附以故禮臣皆忌之世寧天性廉約祿至一品被服飲食猶素士也卒之日家無積鏹廩無餘粟其憂國薦賢之心老而益篤云

吏部尚書羅欽順莊篤由秉凡出處取與必欲律以成憲嘗曰人立身居業必先打破義利

關否則擾擾直到底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
行已居官靡得而訾及退居即杜門惟以著
書明道為事本分之外一無所預嘉靖初辭
冢宰之命真有鳳翔千仞之意所著困知記
多格言

少師梁儲立朝四十一年多自蔽掩不誇其功宸
濠初未反多內交士大夫所餽皆有籍記及
濠誅閱餽籍惟儲無之逆瑾惡其不附已改
南吏部尚書瑾誅乃召入閣朱寧江彬陰受

古今燕鑑

卷八

十四

仁

泰寧二王金將益秦藩封壤入寧世子司香
太廟俱賴儲沮止正德中兩陰子錦衣千戶
世宗入繼大統復以定策迎立功陰子錦
衣指揮皆辭不受其罪相而歸也時乘一艇
遊詠于山水之間平生輕財周急鱗然清脩
田園少負郭未幾子孫不免貧乏論者謂閣
臣貧者惟薛文清梁文康二公然文清入閣
纔數月而文康十餘年在文康尤難也
知縣李元今廬江歲饑孽孽賑恤丁守入覲弗

忍欽以賄守諛之嚴歸嗣是令屢更民愈
父老益思元遂有李明庶之謠家居貧乏處
之甚安天性孝友罷官始與弟異爨先業悉
讓之同邑黃伯固贈之詩曰兩朝清白吏一
代老成人

少保林俊自論劾妖僧繼曉直聲動天下居官
尤廉約不取隸金不費公廩深厭末俗侈汰
直欲以身為鄉邦表率雖重客不過三豆秋
堂事記云余疾瘵三發愈家人市一海蟬脩

古今燕鑑

卷八

十五

鮮巨且壯時傳羅君汝文來余命養以需擇
最佳處共烹而擘焉比過余余瘡復微發關
白板扉布席其上以卧聽君談不覺疾之去
體也既入談一二老解去事予疾猶初又恭
述我 敬皇帝顧命我 皇上及三國老之
言余老泪橫出嗚咽重不可勝疾遂大作手
別君姑去則煩懣沉覆殆若難支數日強起
致君鷄一豆肉一豆適饋魚者至魚又二豆
則三味已知倒海竭者又不得越烹如宿所

期云又數日君有九鯉之遊予四十年貯蓄
處也神爽遄邁而病相阻留則生致是婦于
君君得專而享之矣嗚呼謂微一婦有成數
默運其間如是邪其清儉類此所遺推與諸
第一弟無子產獨厚以姪嗣之 永陵登極
起刑部尚書致仕未疾疏辭卹典且及時政
薦海內名賢數人蓋憂國憂民不一日忘也
督學僉事彭甫正德中逆瑾擅政公卿多趨其
門甫獨不往賦壺南招隱以見志尋上疏乞
休瑾惡徑批允既而瑾撫舊事中同官奇禍
甫以去任免人服先見甫歷官雖久比歸永
食僅給瑾誅更化甫以寡援不復起嘉靖新
詔進階而已子大治亦清操肖其父
都御史熊繡卒于家時何孟春為太僕少卿疏
言繡歟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奉公田廬一
守先業在官恒蔬食巡撫之日雖庫米有羨
亦片還官退而山居饋遺一切謝却或曰士
知禮法孰不願清而繡之清實過於清者也

古今廉鑑

卷八

其

并

乞北都御史戴珊張敷華賜謚仍查照主事
張鳳翔孔琦事例月給食米卹其孤孫報可
少保毛澄自及第歷官恬澹古朴恂恂若不勝
衣而當事持正不回 永陵選婚韋錦衣女
與馬皇親內侍並得重賂咸屬意之澄在左
順門厲聲曰韋錦衣是韋宦舍中兒不知其
姓何以登玉牒此事禮曹不敢任汝等自為
之衆議頓息
太子少保胡富尹順天堂食分毫無取勢要畏
古今廉鑑 卷八 其 并
其廉白無私囑以南戶部尚書乞休吏部稱
富保全清節始終不渝嘗語諸子曰子從政
餘四紀無他長惟清白二字守而勿失耳金
帛易動人遠而勿視自然氣壯而政事理汝
曾無忘予言
侍郎鄭岳為湖東按察僉事時常德守某刑貨
瀆濫捕其信任者寘之法守解印綬去累遷
江西藩臬長宸濠恣橫害軍民岳每事沮
止致其怒而李副使夢陽者與濠交睦會夢

陽與御史江萬實相訐奏下藩臬會勘岳岳
平其理而夢陽務求勝夢陽遂通宸濠執岳
察司舊役門隸誣用公堂銀鍛詞送濠禁錮
事聞遣大理卿燕忠給事中黎龜勘問濠收
質事證妻子脅無異同岳恐累及無辜乃自
誣服削籍子泓充戍濠及乃復召用薛應旂
云時謂夢陽附勢借威逞私誣善不為士論
所與

錦衣參政正德初掌錦衣鎮撫逆瑾竊政逐方
古今鑒 卷八

正大臣言官劉荏戴銑等凡數十人一時下
詔獄斌輕刑緩械曲為申救忤旨廷杖瑾
誅斌復任鎮撫劉祥與內臣相訐下斌治內
臣賄張雄令曲祥并賂斌斌不從雄陷斌安
置武昌感疾而卒斌再用時長子死工部官
賻三百金斌指其二子曰斌司刑不道天禍
一子天若受金行及此矣斌庫屋敝衣再遭
禍怡怡若分然

太子太保陶琰宏才偉度累試繁劇動著聲績

中忤權倖屢進屢退性清儉自奉約節每假
一蔬衣服鮮御文繡嘉靖初起家尚書南工
兵二部乞致仕歸蕭然行李三竹筇相隨者
數十年

尚書方良永筮仕即以廉介稱按察使廣西時
有巡按御史朱某挾勢貪縱良永率二司暴
其奸御史遜去尋擢山東布政以跡劾權閹
朱寧罷寧誅良永用薦起乃疏乞終養嘉靖
初冢宰喬宇議依廉官潘禮陳茂烈例優恤
古今鑒 卷八

詔有司月給米三石
右副都御史朱裳少勵清節貧困裕如提學御
史顧潛知裳檄府資裳學京師裳不受躬自
炊汲為御史寒約如故巡按山西山東有風
采人稱為長齋御史積遷都臺清堅自信士
頌其廉民懷其惠知友服其不市名其為潮
江副使時迎父就養察友知其貧製衣一襲
為壽父力却之蓋家教如此

太子太保孫需為南吏部尚書守法畏公議白

首清風嶢然不滓雖不能發揚功名有赫赫之譽碩正德間大臣多培克回適需獨以廉約稱論者建之

修撰舒芬諫 康陵內巡廷杖謫福建提舉端

居終日讀書治事之暇未常晝寢 世宗踐

阼召還原官又以議禮廷杖丁內艱歸行李

蕭然以書篋易路費平生不事生業家無立

壁有欲居以官屋而免其直者辭之既卒巡

按江西御史儲良材為小築會城以居其妻

古今廉鑑 卷八 二 孥柯希齊稱梓溪為蔡虛齋高弟蓋誠於求

道者

戶部尚書韓文以劉瑾八黨導 上漫遊用屬

郎李夢陽草疏手芟以進瑾街之會內府折

銀有假者以文不能防姦矯詔令落職復陰

遣邏卒伺察于途文乘一驢宿野店而去瑾

銜未已乃以他事械下詔獄先後罰米參千

餘石文素廉家產不能償皆稱貸以給

侍郎儲璫少貧無資勤苦嗜學歷南戶侍捐介

清修與物無競推引名士振起阨窮時逆專權公卿奔走璫愧憤引疾去召用力辭再起至吏部左侍郎

侍郎何孟春少耽墳素皓首不渝雖居卿佐處

若單微一介弗取臨事剛直敢言而仁厚儉

約有長者風嘗薦廉官熊繡請卹其孤其素

尚如此

布政周宣方 武宗下詔南巡時宣奉命巡按

山西已出都門奮筆直諫僮牽裾泣曰大人

古今廉鑑 卷八 主 行部矣柰何故觸禍機不聽率同官二十四

人上疏 武宗怒罰踣端門外烈日中三日

幸不死嘉靖初積遷廣東左轄竟以議禮忤

禮臣罷歸宣雅喜賓客內子恒捐珥餉之宣

論文談奕日高春咲語融融不知室之宴也

侍郎劉玉為御史坐論救言者落職起為學憲

歷至卿佐端方清白終始不渝嘗移檄討宸

濠讀者無不感泣既王陽明擒濠籍公卿多

餽遺賀啓惟玉介然無染

布政魏一恭性剛方清約累官行李槩不越數
肩過里敝服徒步如寒上一毫不苟取雖交
際微物無害義者亦弗受然察案多訾其形
人之短聞之不為變也嘗與李默同官默喜
圓惡方不善一恭會默為太宰竟留滯不遷
卒于任其僚治後事出笥篋視之惟銀耳環
一雙綵布一端而已初授温州推官張相一
子弟恃勢慢忽官府一恭擒而笞之境內肅
然時人目為三不要蓋恭嘗言不要官不要
錢不要命則何事不可為

古今廉鑑

卷八

三

侍郎黃佐初選庶吉士在館兩年不一謁內閣
及為編脩會冊封岷府充副使事竣辭宴餞
金幣及銀食器諸物仍令有司封識以復為
南司成念南都俗尚奢靡作南雍志以訓
祖宗恭儉他著述甚博起家官廩時見宰相
夏言伉儷再拜左右大駭又論後套不合嚴
柯希齊曰先儒有言學莫先於義利之辨泰
泉黃公提身如冰玉念母不愛其官如棄繻

唾世之耽富貴而飾講學者亦可以鑑矣

太子太保朱希周初舉狀元略無喜色歸里中
惟徒行人甚器之為禮侍時家人載席一車
為買宅費進都城宦者沮之且云必得一刺
以別真偽希周不許家人云必入乃得利曰
不得利何傷竟止于城外

知府廖梯優於經術推以潤飾吏事損已惠下
寸楮不罰出郊必自裹糧賓客之費咸出俸
金守貴陽三年不携家嘗採賢守令化民者

古今廉鑑

卷八

三

刻為諭俗編皆關於倫誼頒行部內無不從
化政成譽洽顧念八十老母不得侍養遂疏
休家食三十年安於窮約故廬容膝薄田董
供數口給薪止一僕步不暇與嫁女惟布裳
縫紉皆出室人郡守以事遺數十金不受有
故人憐其貧招致宦所謝却之

侍郎呂柟前後家居者十年非義之餽一切謝
却門庭肅然嘉靖初起入史局及為禮侍其
部長霍輶也適宰相張孚敬病歸卒霍約同

祭微文於柩柩不可霍遂疏張十善致之柩
荅書曰公才如此倘不徇私黨奸一變而為
正人有何不可

尚書韓邦奇分巡杭嚴與鎮宦不協為所誣奏
被逮郡縣贈路費揮之郡縣又以金贈官校
祈途中稍寬邦奇斥之曰死即死何以金為
巡撫陝西政益嚴肅守益儉朴間日以糜米
易肉一斤有司供億悉拒不受廳事惟二小
青衣侍立三司人揖議事數言而決公庭如
古余廉鑑

卷八

五

水不開履聲在南兵部廉簡鎮靜雖六卿亦
罕往返威望聳然
少保屠僑嘗按江西獎廉擊貪風紀大振聞父
喪有知縣某以同鄉賄數十金僑大怒榜暴
其罪行各屬禁止之列郡肅然無敢犯者知
縣卒以此去官或議其刻然異於貪冒之為
矣

主事柯維騏當蒲中壬戌之變避地三山貧甚
竟不點趾公門或諷之笑曰吾猶嫠婦也豈

以白首改節乎巡撫譚綸薦其雖當兵燹亂
離之餘守貞介一如處子嘗從京朝士夫之
後甘窮約不異寒生維騏自登第後即疏病
歸杜門講授藩臬郡邑大夫罕見其面一介
非義不苟取予先業無尺寸之增廬燬於寇
則粥田以城小築餘產重給數口曰遺安
何負兒孫其著宋史新編續文獻諸書皆以
三品論人謂求士於二代之下必欲如古聖
賢難矣但能忠信廉潔以禮義為進退以名

古今廉鑑

卷八

五

節自砥礪此其根本也根本既立雖乏功業
文章不足為病根本既喪即富貴之流耳能
尚何取其嚴正類此二三同年主爵執政並
不通書內外言官連十九薦不起嘗有詩云
落落閒身多病餘乞歸寔自肅皇初生來
柰有雲林癖交絕全無政府書著述何功叨
薦剡行藏已老合懸車木蘭孤艇烟波裏免
負馴鷗與狎魚

贊善羅洪先登第立朝不踰再期即抗疏歸甘

苦茹澹聶豹薦之朝以書辭之曰生幸有薄田百餘畝歲入可給饘粥弱子多疾福量輕淺正不欲以厚藏美業而示之雖近日移栖多所稱貸二僮販易久亦可了吾何求哉且仕非為貧而吾之官亦非為貧者所宜居也昨得書歸語之婦婦曰不做罷若往年被罪恐嚇人也嗚呼婦人之見何遽至此哉彼相從於患難見其害不見其利又習知其平生所安故能以是相勉也已矣已矣幸勿復言洪

古今廉鑑

卷八

三

先初在翰林典某某稱三鳳而洪先晚節獨高云

知府林華任鎮江有富民毆殺人獄以賄停華立斷成案會時宰某以獄托華不從嗾巡按御史誣奏激變逮繫詔獄發鎮江哭而喪者幾萬人擁傳車不行行逮者愕眙且嘆曰是可以為激變矣華至京師上奏自辯世宗宗疑之而諸貴人亦多言其枉於是世宗薄華罪罷為民郡人立生祠家居十七載不

入公府

上事楊繼盛為諸生數從有司薦不利家蓋落益以勤苦其行業益進領鄉薦下第歸應入大學兄某計當捐貲為負笈費不可則乘繼盛出而強其婦以八石穀廢著居曰母溷乃公為也繼盛游太學有名薦紳遞館穀之稍稍具橐中裝而歸告兄曰始弟所以默而從廢著者懼不勝負笈費為兄累今幸有餘雖足佐兄朝夕請得復從字下費可乎兄愧然許會得當計偕有司以三十金贖繼盛悉推兄使輸邊獲散官級曰吾道近可徒也繼盛後劾柄臣竟論死天下哀之

古今廉鑑

卷八

三

古今廉鑑卷之八終

古今廉鑑八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喬懋敬撰懋敬字允德上海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湖廣右布政使是書所載自春秋季文子至明楊繼盛皆以清操傳於世者亦宋人廉吏傳之類而抄撮大畧掛漏尚多前有萬厯戊寅白序自稱其官爲閩封人乃其宦閩時所輯也

桐彝三卷續二卷

〔明〕方學漸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桐彝三卷》

提要

方學漸明桐城人字達卿為諸生祭酒二十餘年頗鄉薦
嘉嘉慶事於清學有心學宗通訓及桐彝印出書也
乙亥中元後一日午山書齋為序太史書院出書池刻之

桐龕序

夫天有十日人有十際聖人之爲海人之孫以此植斗極於中樞
朗燭龍於長夜乃有不椒蘭而芳不帝漿而飲人以和不左執鬼
中右執殤宮而文夫女子望之如板桐三成又如金馬碧雞光景
倏忽且夫豎夸之所不能步而精至焉形天爭神之不得而呼之
如在其牖也不葦索乎長房之行而靈應以通以至雲飛泥沈倒
生之屬莫不桴鼓而受職腐鼠萬品拳石千秋至矣乎高辛閼伯
職爲亂階昭華旣徙延喜旣歸拱手於一處士之呵詭三苗之戮
撥爲口實卽不可與於小人之腹安得有喙三尺如食馬肝爲探
囊發櫃者之嚙矢皇圖之諫誅馬金闕之歌依稀乎旦星宰予賢

者而鹿生墮角岌岌乎桑中孤兒不可讀矣性同槿花質匪丹石
披昌之風旣扇貞白之烈靡彰孰有邁夸獨逞矚然不涅以莒原
爲夷庚以太行之獲爲檻豕珍此鳳毛作彼龜鏡旌嫩幟懿是在
來者桐故巖邑西控天柱東跨大江漢皇南狩爰繫其馬名賢通
人之轍蹟往往而在至今父老歌舞大司農甘棠不絕也道德之
漸益自誰昔大雲在上賢人在下斯亦瓊異之窟乎及讀方公所
撰桐龕奇行踈絕芳壘馨吐雖古節矢故雄情軫畫像者殆無以
遠過余惟世之君子言無壘埒動無儲胥故意蟹行以自愉快曰
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陰之門仁義存丹朱其穀大冠若
箕含爾靈龜觀我朵頤河渭不匹九山是餐甘心焉棠首負豕之

不問帶丘三訓其樂相相周道如砥荆棘生之不可言矣謂之魁
然則又樗枿習士間識博學汙泥之實秋天之言吐盆變幻莫可
根詰政使危坐而服于路之言盡地而趨身不舍端安用此械而
疏屬拘者且夫不周傾天柱折靈臺死僊聖流物有待生也有待
成也鑠三光之精墮萬物之紀遊魂假息空蝗黍梁斯亦泰靈之
所不登而滌濯簸蕩於海若者乎蓋管子柄齊與其爲善於困也
不如爲善於家傳曰天子孝龜龍負圖庶人孝草木榮茂至德殫
矣要道賤矣勇何必戰神三日巧何必貫蟲心畫周笑博何必識
元緒之性辨顯節之簡辨何必白馬非馬詞何必繡如虎雕如龍
同夫海棄辟彼嫫婭至於坭埴三才篋禮元聖立人之道九泥封

之斯公所爲桐龕意乎公元風道素平時祭酒兼擅腹笥偏工筆
陣而規矩模楷不言而化居然大丘長之風然則是編也豈惟春
蘭不歌秋菊長芳魂魄陳人鼓吹風義斯爲烈焉若曰吾何知匹
夫匹婦之諒實有豕心以棄天地之性以縱其淫則是編爲贅疣
乎刻成屬余叙余何能增皇甫三都之重亦欲後之覽者以余言
知公作書之意以是書知公矣

萬曆困敦之歲舉月之吉同邑以冲素傑序

桐彝引

桐彝桐之孝節傳也桐於成周屬荆舒見懲於周公非若汝墳江漢之區親聖明漸摩王化乃其秉彝天性卽僻壤氓隸有耿耿不可磨滅者存焉孝之子純節之臣若婦宜代有其人顧趙宋而上典籍不足尚友之士靡得而攷鏡焉據吾耳目輯自國朝得若而人雖聖明之教翦流下邑亦其彝性然也仲尼道德純備無所成名而著孝經作春秋以明大義刪詩而存柏舟蓼莪此其意云何孝弟為仁本名節為道基本絕基傾不可與入道雖然道亦大矣彝是執而於道未融則孝已申生果愈於完廩浚井之子而至人達節將遜匹夫匹婦溝瀆之諒乎德有慧仁有術懿行踔絕不

學則蔽故風世莫如彝充彝莫如學吾所為桐彝者以此
萬曆己亥余月之望桐國崇本菴人方學漸書

桐彝目錄

一卷

檀孝子傳

彭孝子傳

夏孝子傳

張僉臬公傳

二卷

陶氏六節傳

詹烈婦儲氏傳

鄭孺人傳

節婦吳氏傳

舒姬傳

三卷

彭節婦傳

嫡庶二節傳

十五節傳

朱孝子傳

周孝子傳

斷事公傳

烈婦姚氏傳

吳節婦富氏傳

方節女傳

齊母傳

安齋姑傳

姑婦二節傳

七烈傳

黃氏傳

目錄終



桐葬卷之一

邑人方學漸遠卿著

檀孝子傳

檀孝子名郁字道清家貧少孤母汪氏孀居不二有古節婦風郁事之極孝晨昏定省愉色婉容言動兢兢恒恐辱及其親凡汪氏飲食衣服悉躬辛致之無難色汪氏疾郁晝夜扶持湯餌不解帶夜則擁額北辰求以身代歲丙辰母卒哀毀踰禮葬縣治西北二里許山多石不可以穴郁徬徨悲泣焚香叩神曰郁不孝使吾母葬無處所罪莫大焉神其牖之越四夕鄉人胡伯恭夢一人偉衣冠告之曰檀孝子有穴湧泉可文餘耳既覺走語郁詢堪輿家無

所謂湧泉穴者醫士程伊聞之曰吾醫家有湧泉穴在足心意者山之麓乎因求之果得土僅容棺母遂得葬郁廬其側哀慕常如初喪蓬首垢面三易寒暑山素無泉每食必下山取水往返甚艱後忽有泉自石罅湧出流於坎色瑩而味甘郁資之得免下汲至終卷而泉隨竭始郁之居廬也人念其貧且難其事或止之或議之及孝感致異始翕然稱賢爭周其不及郁受之免死而已餘分鄰里之貧者邑令柳陽李公請於直指使奏聞正統丁卯詔旌其門復其身方生曰孝子既受旌典作家訓七十章其論子職二十有五徐皆修身正家事於有政也且諄諄以勿負朝廷為言始於親終於君也今距正統百三十有餘年吾登其堂其曾玄出孝

子手澤及當時名賢詠歌卷玄纁重築孝子庶不死哉孝子有祠里門有表山有廬墓亭猶歸然罔聞塗人語遺事津津然為人子為一念夫何求哉而何至神於天泉於地譽於鄉祀錫於朝聲名垂奕世不新也吁是可風矣

朱孝子傳

朱孝子文林世居桐為零族貧業喚頭不知書而竭力終母養遂以孝聞文林喪父甫六歲衰麻哀慟如達禮者識者已目攝之母多疾文林力圖顧養食必視履必定進見愉愉惟恐毫髮違志焉母嗜魚疾欲之時桐溪水漲羣釣者終日不得一魚文林投竿即得魚歸以奉母母病間一日遊南山三十里許日且暮適民程萬

里者臨陂舉網惠之魚頃忽所之異日或告程曰文林晚得魚思母而去抵家漏下三鼓山溪晦冥獨行不畏文林有姊寡且貧又盲於目文林知母之念姊深也迎養之與母同寢食姊先卒具棺衾營葬父之母病篤文林潛禱天地剋乳下肉一嚙密丸湯以進母飲少許強而再飲之次日病減越三日愈鄰人聞堂吳仁者揚於里中邑令蒲田謝公扁其堂曰顧養學博張公題其門曰樹之風聲督學四明馮公賜粟帛存問母八十有五卒文林號絕復蘇水漿不入口數日鄉人購之衣棺具足葬西山廬於墓側朝夕哀毀衰麻不解風雨中為孺子之悲聞者皆為悽惋泣下其廬無戶牖依木苦蓋而成層巒茂蔚豺虎交跡或來墓側不為害也邑令

胡公學博許公趙公時加慰問標文祭其墓鄉大夫汪安居輩亦以文莫之文林醇朴不知所為惟稱頌呼號已耳督學 楊公 晏栗帛嘉慰焉甲辰文林卒皖人無貴賤皆為重泣尋馮公從至祭於墓有曰樸純天畀孝友性成士論食歸鄉評允協其某墓在母之重方生曰文林末技人當其孝聞無遠邇欽慕之其廬墓且老尚未字趙先生銳始字之曰士先謂士先孝也記曰孝不敢傷髮膚又曰敬上毀下惡用刳體傷哀毀自殞者乎夫士知學問重名檢重名檢則防激知學問則用中先王所以戒踰經也然猶有私其不顧父母養者彼窶人子非有誦習之素一念奮發以身爭親識不由學情不係名蓋其天性矣

彭孝子傳

彭孝子寶字惟善桐城縣博士諸生少事父母甚恭其父嚴其母尤嚴每交怒寶跣跪求解不得則涕泣叩頭必得解乃起一日天雨雪父醉怒母就臥寶跪限外旦啟門見之問寶何為者對曰兒不能和兩親乞賜簋楚父曰我偶醉言汝母汝何舉引入就爐寶再拜以示體康父母自是不復相怒矣妻胡氏事姑稍不敬欲去之里戚百計留不聽母曰新婦素事我善今小夫即欲處於不可自處新之地不當寶聽受教退謂妻曰妻者齊也而事親不我齊乎其妻感泣卒以婦道稱寶於父母所親者必善遇之弟容病心父欲置之死寶諫曰弟病當救治奈何罪之友愛益篤數年弟死

撫其孤世父齊無子寶嘗書為營家墳從姊李早寡守志以沒寶嘉其節而傷其無傳哀悼切至鄉人因致聘祭祖考妣忌日必齋茹素服致祭家雖貧好施宗族閭里之困者量助焉南北郭舊有義冢往還露宿沙間時聚而瘞之喜放生童子取雛鵲與一扇使還巢雛翼成鳴窗前若有德者寶曰吾所活當再鳴則跳向寶曰鳴不休省齋何先生倡聖學師事之毅然有志於道條其規曰正心術堅志向防嗜慾明世務戒於伐擇師友務實勝嚴課程毋苟簡毋掩襲曰寶曰省此十者而尤以孝為標作慶五園圖列五等一父母二兄弟三夫婦四師友五天主曰達道始父母終天王天生萬物惟人具之可不自慶乎因以慶名其軒何先生嘗稱惟善

德子恒文學子恒者趙州守銳也寶嘗夢道傍道金頓而不攫子恒曰美心未忘耶不攫則已安用頓為寶瞿然不寧者屢日立稽過錄一行失則書一念妄則書月朔正席自數之曰奈何過而不改予書古聖賢列上坐衣冠跪拜以為罰曰奈何不改過而愧聖賢乎常曰昭昭之惡寶不敢有冥冥之過寶不能無自訟切至如此嘗獨坐正襟凝神內會忽此自語曰好光景人莫測其衷正德丁丑欽天氏牒午日食馳走至未不食散中乃食寶衣冠向日跪復乃起學博陳儀良師也數月卒弟子為義舉頃多懈寶獨三月服東向再拜後釋之朱司農墓在蘇西二十里寶曰相之遺愛也親持酒脯為父以祭因諭墓旁居民掃祀不怠者十數歲寶學日

進然方於文督學者論文當黜肥邑諸生乞優容孝德以敦孝風
教太守雖公爲言得不黜仍表之邑彰善後每試更以孝行加賞
逾四十侍父母亦益愉悅衣服飲食盤滌必親夜猶拭枕席伺寢
取襦袴冠履定之父母病躬湯藥虔禱祀不通遠外艱勵絕復蘇治
治喪準家禮處外寢苦過年病以事母屬其子曰姑奉當以衰經
緼遂卒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方生曰余幼時從趙先生學時何
先生及慶軒皆沒獨趙先生時述其師友遺範漸乃得開慶軒事
篤信好學非耶愛其親不忠一物敬其親不慢一人見過自訟對
對趙在天戰戰兢兢此之謂矣卒三十年猶矢人口嘉靖末議督
宗諸生以省齋慶軒請不行先是禮郁朱文林皆以孝稱禮有

詔旌表而朱彭表於部使者桐人祀植以二子配曰三孝子云

周孝子傳

周聘字廷聘別號克齋幼有至性八歲受小學論語津津有嚮往
父銃母錢氏旦夕揖必恭出入必告弱冠籍邑博士諸生慨然曰
古聖人垂訓豈其華言獵世資將躬行是廼爲人子服青衿乃不
能愉愉翼翼爲兩大人色惟惡用嘔嘔佔俾爲溫清定省問安視
膳探親志所向彈力而國怡色而承之終身不替常曰行一不義
非孝回也言一不信非孝也受一不潔非孝也視躬斤斤不遵匪
桑應試於池州羣寓一樓盛夏袒跣適有豔婦就起而下觀延聘
獨衣冠危坐樓上曰使知樓有人弟仲耳叔聽既婚食指漸繁父

母命析簪延聘曰兒業已受書何忍規疆取惟二弟所欲歸餘於
聘耳故分田獨墾滂延聘安之授繆自食其室災鄉鄰趨救延聘
止之曰天實有討於不脩敢拒命乎望大百拜而已嘉靖末外艱
辟踊哀慟水漿不入口七日幾殆弟執飲強之少許始啜粥不如
蔬日三奠奠必孺子慕寢苦苦枕不塊不離孝次歲餘忽謂其子
曰旦日遠客來預爲具已果然自是言休咎頗驗或問先生不解
占候術何能前知曰吾心似覺如此無何內艱稟禮致哀一如前
春欲附塋先隴宗人難之延聘曰匪宗人之尤惟余不肖有罪哀
莫至六年宗人曰時可免喪矣延聘曰大事未襄實壞間一巨慝
安忍從錦衣者後子衰經不去其身哀號不絕於口升星之客常

如祖免十年不踰閭苦敗塊利鄉人靡不憫惻儀部阮公自嵩言
於邑令李公尚默舉藩張公清亦言之李公乃表其宅捐白金八
兩使諸生齋則肅往爲營塋於時宗人感其孝許塋先隴或謂當
諸縣謝延聘曰令自爲治邑計吾何謝族有爲諸生者代謝之李
公歎曰不謝然後見周生人曰服未可闕乎延聘曰爲人子而以
親表煩長吏其何能安又服二年然後擇起復至學宮博士先生
曰知今歲鄉薦乎對曰舉者三其一爲新生卒如其言然不復設
來事矣晚晤貧二子應氏應尾漁樵以尸饗延聘戒之曰山河非
吾有漁鰥鮒樵荆榛足矣勿取大鍋得一鯉延聘怒曰過取之謂
竊求其望而還之鄉飲欲宿延聘延聘逃越數年博士先生使人

以他事羅至邑就而強之始一出諸生色喜若景星之耀於前也
優游衙門七十餘年方生曰何子平居喪八年不異袒括卒感太
守為營家壙延聘十二年殆又過之動邑宰格宗盟歸親育丘卒
償初願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之謂矣居喪能覺微闕而寢敵動
靜固然無足異者吾獨嘉其惇誼樹檢貧病堅老彌邵戰戰兢兢
無忝所生倘所稱守身以事親者子於戲夫孰知吾桐有曾參也

夏孝子傳

夏孝子桐城人初名思有至性六歲失母嗚呼孺子慕持服如老
成里中目攝何物兒乃知禮父龍淳朴忘機籍諸生酷貧博童子
脩以自餉孝子旅館侍寢食未嘗有違色嘉靖甲辰孝子甫九歲

父疾頻危孝子涕泣傍徨不知所出倚天地假屠兒刀潛暗室到
左股一箭六寸許躬煎藥以進父食之遂愈翼日孝子創臥父詰
何創乃知向所食者子羹也驚而大號奈何生父故死兒乎鄰父
老趨視歎異聞於縣令胡公枋義申府太守胡公麟先一夕夢王
祥來詔禮之詰朝得申孝子文託曰孺子殆祥後身哉賜名子孝
字以忠請於督學使者胡公植植曰孺子能孝性固天授未可以
中行概責之命籍邑博士諸生月給廩五斗膳百文胡守復以屬
貢生趙簡授之經義及長受經儀部阮公自嵩臬副戴公完之門
已而漢川張公遂署桐諭倡明理學者表孝子館穀之以風多士
孝子毅然係籍理學癸亥冬天年終孝子哀慟幾絕明年春正月

塋孔城之麥園墩構茅廬一楹於墓側獨居朝夕哀哀聞於野二
月間鄰親國者夜出遙見墓所有火炬百人尺許者十良久滅旦
詢孝子無所見李冬虎哮桐梓山孝子子樓自如廬墓三年身無
完衣口無甘味鬚髮皆焦形容槁悴眼闌始奉主反室始往子甫
歲有年女三月及反子女能說人不知其為父也驚問母曰徑入
室者為誰孝子既終卷罕至屏舍而遊四方訪有道下秣陵沂荆
楚沅越浙客盱江歷事楚侗耿龍溪王弼山張近溪羅惺堂史北
陵王質疑請益得一懿訓不意拱壁耿公督學陪京攜之歷廬鳳
應天諸脫所至留邸與諸名士俱耿公曰遂成子以辭名孝子經
子不忍以亡親賈名耿公曰遂成子以辭名孝子經歲不過家肥

邑大夫益重之司理郭公嵩錄其行脫丞劉公愆攝守請於直指
劉公移之獎之賜文綺白金時疏聞會孝子病卒五十有六嗚其
子曰塋我父墓側人稱瞻雲先生配汪氏能借孝食櫛衣疏不厭
客在堂雅譚孝子不內顧汪潛具款洽客不足乞諸鄰以故孝子
谷跋涉而無離憂于四長民懷孝廉次民望民敬皆諸生次民畏
方生曰孺子有親而忘身人少慕父母情乎廬墓壯矣而親情彌
篤親在廬歿舍而遊求師友急問學鎔鑄其德性此何慕哉彭寶
力學文林刲股夏殆兼之彭朱不離後嗣而夏敦昌天固有定未
定耶子知孝而已安所問天

斷事公傳

九祖斷事公諱法字伯通洪武元年戊申九月望日伯通生於鳳儀坊明年己酉六月宣仗公卒伯通甫九月惟時開國初戎馬盈疆場人爭習於刀劍安事毛雞程太君占籍啟家一蔭婦耳獨授伯通書曰聖明定天下行且偃武而修文孺子不以文德紹箕裘未亡人其何藉手報地下伯通奉訓勵志以儒術顯治尚書南昌胡公儼爲相令藉伯通爲邑博士諸生器之伯通有至性事母以孝聞魁梧奇傑英敏過人聞朝廷利害輒奮激慷慨負氣節建文己卯應天試士經義五篇謂之簡場伯通以簡場中式同舉者二百四十人明年應政臺寺授四川都司斷事剛正廉直執法不撓成祖卽位爲永樂元年諸藩入賀有表伯通不肯署名尋詔逮諸

藩不附者伯通與進登舟謂家人曰至安慶告我次望江家人曰此安慶境也伯通瞻望再拜慨然曰得望吾先人鄉可矣遂沈於江苦屍不獲鄭孺人曰清江當勝汨羅收其餘髮退甲於巾笥藏之鄭孺人守幾四十年卒遺命以伯通之髮甲於納懷中歎而整伯通之舉也天台方希直典試首事以託孤命大節不奪命題居無何希直抗節死之伯通無忝其門人云贊曰洪水之際傷哉子難言之矣西京之變僅一冀生不食死猶無逃於董忠之譏昭代方黃而下死者駢首接跡難既平遐方戰戰如我斷事公豈其司鼎鉉共杜稷計不可引去自全者而必斤斤枕江流望魚腹之爲悅乎 聖祖作人忠臣殉國於茲爲烈矣嗟予室有垂白之母室

有嬌嬈之孀五世之廟不絕如錢所取在義違恤其他嗚呼夫孰俾其夫世熾而昌乎

張俞臬公傳

嘉靖丙寅八月十有四日張公以俞臬討鳳繼祖死之賜璽書贈光祿大夫少卿廟額忠節歲時祭祀隆一子有司樹石於皖北之衙曰仗節滇南而吾鄉之評忠烈者必推張公云公家桐城雲田之坂人謂張雲田高祖傑累千金好行其德歲稔出粟千石周鄰里供佛動十數金家用是落有鄰叟夢大石立其庭金標古篆不識曉惟記澤被萬里四字明年公生傑名之曰澤被字大被從夢也公冲年穎異七歲授論語至事父母竭力事君致身喟然嘆曰

忠孝當如是夫厥舅文學王亭奇之曰此兒識度非常長充此諸生名能文章人多從之遊公語其子弟曰二三人欲爲聖賢乎將榮肥是計乎先正之訓謂何而升斗爲榮實惟六經是之奪踴躍獨立鮮知之者少司徒威公汝謙獨重之數過廬劇論移日嘉靖戊戌選貢計偕丁未授沅江令沅多曠土招民開墾資牛種省阡陌沅江大治武陵請攝故事長吏不他攝公乃沅江攝武陵武陵有洞寇公率兵禦之佯却縱賊大掠翼日復却賊解陰使奇兵擒其巢獲渠魁遂平無何以憂去兩邑民爭挽其轡歸而不能其去禮稱貸裏人謂之債官既開補巫山巫山舊無驛里甲費繁私一驛巫山使之稅茶歲有例公卻之以充茶商之贖大譏興發捐

俸為粥餉藏冠存活甚眾俗尚女巫杖之火其神巫風頓息戊午升衡州別駕通賦者盈囹圄寬而為期而出之感泣爭輸通途杜裁一切例自奉甚約民稱張青天又曰張青萊會龍游常山皆乏監司使攝龍游矣而常山之民要之曰張公矣而常山監司乃復從常山請而益賢公時督府胡公宗憲威傾兩浙其前驅求索無厭二十石以下唯唯公獨縛而杖之白其情欲解綬去胡公更延以賓禮戒部下曰而不知此罷有廉吏乎供其減十之五督府新募之兵數百擁主糧者而謀竟日公馳而諭之曰張公至矣遂凜然傲有礪寇擾處州傷官軍將及於衡衛守議避之公曰不可單騎諭以威福給米數石曰為爾歸餉毋擾一方民寇退相戒不

入衡癸亥升廣安知州道出巫山巫山民扶老攜弱塞帷而呼車不得前公步行數里至廣安一日而決淹獄五十出黃民義五人十五年之冤於獄置釜薪廳前訟者徑入炊廳下須臾決剖而去民歌之曰張不解袋馬知聞聞立二倉令有罪者重入米糴入穀邇年得米穀千餘斛為往來楮賧博士生貧者之婚娶歲數百金有推官皮姓者至輒賂公不應因閉署戒閤人勿入知州公遂壞垣而入曰澤有囊請君探之而吾亦探君囊皮大慚宵遊入計自治駒不以煩民先是銓曹書其名於壁曰天下廉吏張澤相國徐公階聞其賢招之日同鄉也何難一顧公曰羣吏兢兢聽家宰之黜陟某不肖何敢私謁相公請辭於是銓曹奏治行為天下第一

乙丑檢擢會雲南公去家萬里而僅自隨歷舊治不使人知分巡安善當道推重之事報委印累累者七簿書旁午益勵精不遑食尋改巡武定鳳繼祖者武定之屬夷其兄為首長卒而無子其婦復印蓋其俗也繼祖謀奪印治兵攻其慘遂拒命中丞直指使議計之公曰小醜而動大眾不武以夷攻夷不得其死命損威授我千金師一旅不司月可計擒而獻之麾下不聽使公監夷軍五百前發公歎曰我欲計萬全而當道疑我怯耶遂毅然往誓師忠義奮發眾皆感動一戰而勝賊走險部將哈囉銀曰險恐有伏搽之不得追及戰復勝賊疾走渡河銀升高無所見公曰破竹之勢不可失分兵為四哨約並濟自當一哨麾其眾前半渡起伏截流而

鼓三哨不及援兵潰賊以夷語調熟夷得公狀執之公居賊寨衣冠危坐時讓以大義賊皆倪首稱張命烈士踰八半月督臣調大兵討賊兵四集賊置酒獻千金為壽願得手書移軍門乞赦公叱之曰天朝大臣奉命討賊寧為賊作說客耶賊曰不書則必之公又叱曰死則死耳刀何休焉賊乃使輕騎送公還而拘留其侍衛惟百夫長胡翰一僅張時用從行至山谷有鐵騎草叢中躍出公遂遇害輪時用皆死三日賊歸公屍面色如生督臣公攻益愈踰月誅繼祖賊平公觀驛還一子斯威廢入監公後府經歷萬曆中公進階奉政大夫方生曰君死國守臣死封疆將領死行陣士死綏百有司死事明有義也張公得其死刻豈不參天地光日月與

顏常山張睢陽文相國王待制諸君子齊名哉當其片語戢兵單
騎止寇一別駕見憚督府不獨才勝節固懾之矣剛介之士往往
昧於拊字而所至以循良稱今去思碑五生祠二忠節祠一祠鄉
賢者二沒世不忘非耶滇南萬里與夢符張公殆天授已

桐葬卷之一終

桐葬卷之二

陶氏六節傳

邑人方學漸述卿著

國初有陶鑄者戍大甯妻鍾氏從之未幾鑄死於大甯鍾氏年二
十有五子繼甫一週鍾氏哀訴於仰府得負鑄骨攜繼甫關四千
餘里而歸桐葬鑄於其先壠乃斷髮杜門獨處五十有七年繼又
蚤卒妻方氏二十有七子亮二歲其兄勸之他方氏哀痛失靡他
辟盧養姑而課亮景泰間亮業成領癸酉鄉薦守節踰四十年知
縣馮公廣以狀上不報亮肄業太學卒無子妻王氏二十有八妾
吳氏二十有二相弔而扶襯歸壟家甚貧所親諷之王吳泣曰而
不知吾節婦婦子為節婦婦而不克節節不媿吾祖他人獨不媿
姑若吾姑子與日何顏見陶氏先人所親不敢復言敵惟粗糲共
守一室有亮同年者過桐禮其廬方疏布事春杵即疏布見不踰
閭有瘁容嘉歎而去他日過中都亦有同年之妻名能守節者禮
之綺縠出見有澤邑曰嗟予節婦不當如是若陶可謂真婦矣越
二十六年為成化甲辰知縣陳公勉為之具奏詞甚剴切下禮部
議鍾氏方氏已故例不應表吳氏年未五十例未應勸第四節相
踵實所罕見如知縣言宜表之以勵風化詔旌陶氏三世四節之
門其里曰四節里於是桐人爭為詩歌致梓以傳後世八十年而
其族復有二節婦胡氏陶故妻啟卒胡氏二十有五子璽方五歲

撫孤矢節孀居五十年終重亦早卒其范氏二十有四二子龍三歲梓半歲誓守養姑而撫二幼躬并曰者四十年既邑表其廬曰繼世雙貞直指蕭公獎以金帛爲詩懸其堂有兩間正氣垂先後一派丹心貫古今之句未及奏而范氏卒方生曰士君子名節爲藩籬顧滑稽渙忍朝秦暮越覲顏而不怙中者比比矧婦人乎以三代世風之美固宜家貞戶節而攷信六經猶不多見於叔姬共姜之外乃六節萃於一門豈惟陶氏光蓋亦宇內之奇觀已例故不旌不十五不旌晚近有司不六十不放聞茲旌四節惟王合例匪陳公之奏鍾方吳且難並旌晚二婦雖表於麗邑直指當其身不克上達則奏疏難矣由斯以譯不有賢有司慨然以維風首務

以閨幽爲善經孤貞潛耀名湮沒而不振者豈少哉君子是以嘉陳公之良於牧也

烈婦姚氏傳

烈婦姚太君吾族祖惟肖公說之配瀆藩參旭之女孫幼貞靜寡言笑事繼母孝繼母慈之十七歸惟貞修婦順舅一德公繼姑王太君皆悅惟肖藉邑諸生彈力博士業神太勞得療姚茹苦窮藥食三年不保男見惟肖爲預治殯招姚詣大之冀得同棺以徇男不許弘治己丑七月惟肖卒姚哭絕有頃蘇局戶欲自裁家媼排戶而入日夕與俱不得聞母家來唁解不見一子曰葛兒甫歲餘姑慰之曰婦存焉但無父婦亡焉入無母若不代兒爲父今誰代

婦爲母乎姚收淚對曰舅姑有叔姊此兒有舅姑母子婦以也是歲十月聞舅將塋惟肖於三峰山有日矣前五夕沐浴更衣臥候侍婢大寐徐起哀服自經楊柱鵲鳴家人訝兒啼不休叩戶問故姚死矣解懸面如生微以初歸之服與惟肖合塋遂其志焉年二十有八惟時麗邑諸生及鄉黨父老多其慷慨從容捐生取義請於直指使將具奏而督學莆田陳公疏先上部檄覆勸正德八年七月詔旌表貞烈之門麗守泰安胡公載之麗誌邑令慈谿沈公入風教錄祀於烈女祠一時卿大夫詠歌積巨帙烈婦既死之明年葛兒殤以從子坤繼祀嗚呼釋釋者神參耀日星豈待裔嗣而長存乎烈婦有妹通說諸生方宿宿字惟應惟肖之從弟也惟應

惟肖之從弟也惟應蚤卒姚年二十有六二子俱穉姚哭曰吾姊烈吾獨不爲烈乎首觸惟應棺將死其母張指二孤謂之曰叔不爲孺子計則亦安所報良人乎姚低徊良久歎曰姊氏之死也其孤托之乎舅姑然且不保今此二姑孤將焉托之我其以不死希姊之死哉姊爲其易我爲其難命也出膏脂器毀之曰吾生無所用此敝惟素服循撫其孤而誨之伯曰舉叔曰學久之歲詎家漸落以學繼從父惟朴獨舉力田以奉姚姚且老猶手鉤雞豚勤絲象佐饗餘家貧室淺至老莫窺其音容七十有二疾卒守節四十六年真不愧其姊氏云

詹烈婦傳

萬曆戊子八月一日桐城民詹伯之妻儲氏以烈死詹儲俱寒族貧無嗣比於棄灰其何疎之與有兒而婦一死自閨里連綿紳靡不哀悼懷懷髮上指奔走而請屍邑當道不表不休是非義氣之感予儲父楠母鮑生浮山十四歸伯婉婉有志操田家罕蔽內外而儲獨自嚴不妄言動事孀姑楊甚恭井臼蠲虛以佐伯讀詹之易農爲儒自伯始是歲六月十有三日伯渡石死溪溺死其外姪高尚賢以告儲號哭趨河上辟踊而呼曰誰爲我得夫屍者田二畝請以半酬存半爲塋具一日屍不得則投河伯弟莊拯之頃又投河諸姒爭拽之土人感動爲之挾舟揭網屍乃獲寢流血儲銄而吞之哭絕復甦者四歸以一畝酬獲屍者以一畝易棺營塋將

交頭搶地欲殉爲媼所持旋求毒鼠藥將自食第儲六覺而奪之儲大慟曰奈何東我而不令偕予家人日夜防儲不得聞乃佯曰詹族終吾身可予防稍弛議婚者來儲不勝怒詈之防更密儲又佯曰欲吾若聽若先吾聽沐浴奠夫謝毋家先崩別諸嫗款洽月餘而後惟若所爲家人喜諾防解儲乃移伯靈臥內焚香奠盡哀給諸姒曰今夜獨靈前祈夢會耳衆信之出諸扇戶以表經經於靈座蒲伏案下死黎明第六排戶解之衣帶豫自密縫無所事歎塋從夫在其里已侯會稽章公爲之碑學博生爲之祭直指西蜀黃公爲之奏詔旌其閭方生曰嗟予捐軀殉志丈夫且難之况婦人乎卽有之巨室易田家難感激易從容難若儲難善矣不與

秋陽並烈哉草澤孤貞豈曰無人吾里寥然潘遇其婦不知何許人流離婦遇不數月遇死遂入松林自經里人憐之塋白沙嶺下乃以微賤湮沒不稱嗟乎亦各全其志也已

吳節婦傳

博士諸生吳沛之妻十六而歸十九而孀六十有五而旌表節婦無何子若孫相繼沒七克莫司嗚呼貞節燁燁且億萬年甯用後昆爲永久節婦桐城富邦女沛貧世業儒富治絲枲佐沛膏膏以發其聲旦治饗禮進舅姑務得其懽姑尋痿扶與居束衣踰器手滌而安之二老繼卒沛輒患疾富衣不更食不下左右侍者三越月沛自度不起屬後事富曰脫不諱我必殉沛曰二老未舉誰其

子之一孤未週誰其父之若未可死也富笑而諾之沛卒具襁枕棺而號曰隻影而欲舉三老植襁褓予吾淨吾罪已矣引刀將自剄乳母胡奪之旦夕悲號淚盡血出絕食旬有一日不死欲自縊家媼慰之曰節烈等耳舍節取烈則忘屬纊之托予富乃力營三老咸於禮稱坐臥與孤俱扶利刃以防不虞同室之豪欲以力強之嫁暮夜數十人舁輿突至富度不能遂棄孤投井乳母大呼曰婦死矣奈何以強暴殺貞節人強者駭散乳母從井出之半餉蘇則守一室續紡自給家日落竟朝不炊枵然掩戶父邦憐其苦曰節誠懿行第饑而死如穉子何富對富昔共姜不諒於母兒乃不諒於父請勿復見異日孤兒謁外祖耳遂排不見孫訛名之曰芳

伏就傅渾有執友嘉節憫孤相與討芳而迪補博士諸生芳既已得諸生邦來富始一見閱而不踰芳母殊孝曰母節不揚芳之過也傾身遊賢士大夫賢士大夫爭為咏歌其母表於邑於肥於直指而奏之芳聞闕數千里走京師竟得旨而還方生曰雲彰而淵隱勢使之也芳子然寒士而揚母九天之上替彼兩髦實惟我儀富氏有焉揚名後世以顯父母芳也似之節孝固兩相成哉

鄭孺人傳

天啟四年大學士葉向高以
一門忠節題柱孔北識

鄭孺人我先祖伯通斷事公配也諱崇德漢尚書崇之裔自浦江遷桐城曾王父肇王父開先父宗甫咸有潛德母範氏洪武庚戌十二月二十有二日生孺人有至性七歲遵母受孝經論語列女

傳津津有所嚮慕稍長從女曹攻繡刺不前何乃靈宮工不絲采之為務父毋愛之非名家不字議及伯通乃拜方自伯通而上四世暨纓宣使公早卒程太君丁戎馬之秋焚焚一廢撫三尺粉以經衍元宗伯通奉母訓而修父業籍邑博士諸生孺人事姑羞甘旨省寒煖必致恭侍夫子巾櫛並類躬舉敬進之退而局舍辟廬攻苦達丙夜供饋餉佐膏膏而下帷時進規箴為人子不念廢毋之緯務大其里門非夫也伯通得內友而益勵建文已卯舉於鄉計偕南宮授蜀閬斷事孺人偕行問靖難之師孺人歎曰婦道臣道一也委身事人時艱而背之其何以明貞伯通正色而顧婦人識能爾爾永樂改元詔縱騎遠伯通正色而頓至皖江自沉語具

伯通傳孺人哭曰家土腥穢固宜濯骨清紅屍不復則取餘髮退甲冑之攜二子悲怨一女川貞歸桐柏氏端為政忌孤悲懣捐世業遷於邑東之隅構茅茨奉孺人孺人曰孺子務世德無務世居去卻不與周子迎姑侍養曰夫君義不將母則子婦代尸舉二孀依依若形影世父猶訕訕不已孺人戒子增孝敬惠事伯父不父若耳虎不噬眉已者況天親子身下似氏不減於姑焉愛從子過於所出卒感伯氏而脫蠶蟄二子困衡克家為父標梓耕食指浸繁率孺人稽之川貞未葬而誓節孺人於且喜白壁不負藍田為星為月惟是長夜同明耳既踰耆父老以請於守令將疏開孺人使伯子謝辭夫子逢陽九逐鴟夷萬里之清未亡人無從釋憾

奈何以空帷賈名煩賢士大夫之辱守令嘉異表其異宅尋隴守廣武王公疏於朝部檄核實將有旌詔未報而孺人卒事遂寢孺人將訣手囊所藏夫餘髮退甲命家子納於懷而歔時正統之戊午得年六十有九肥博士王來旬為之狀邑令嚴公順為之誌肥邑祀之列女祠皖守泰安胡公入其事於臬誌墓在東龍眠之陽贊曰靖難之季池黃觀皖甘霖之見救我伯通之逮而一揆也觀之妻女死於觀烈矣鄭孺人植孤而誓栢舟亦足當於夫子黃之烈方之節有二子哉歐陽氏曰君子惜名節惜名而節非純德也士嫺文詞褒衣博帶殉名蓋有之婦人之節類由天性非婢婢博名高則以旌詔未及為孺人惜者風世之意非孺人意也

方節女傳

吾家老姑者未嫁守節老於母家。家稱老姑鄉黨莫不曰方老姑云。其父法蜀閬中人。建文癸未生於四川官署名川。貞地志也。明年斷事執節死之。鄭孺人以老姑歸。相有恩儀坊。方居其北。或居其南。或有子議。孺人諾之。從寒脩而受米幣。比徵女。笄有日矣。或即痘病。法不可治。老姑聞之。請於母。欲躬往省。幸而生於義。無害。不幸猶及一面。而嘆母寬譬。稍待之。無何。訃至。老姑卽製衰服。請自臨。春孺人曰。從一而終。婦道哉。未廟見者。不爲婦。處子侵婦。無乃拂經。老姑曰。見廟則婦。受聘則待年之婦。大人而不受。或聘則已。大人而受。或聘兒固。或門之婦也。非婦何媒。

非婦何。未非婦何。微非婦何以有笄。日獨藉未廟爲解。而陳天經大人亦何辭。諾責孺人慨然曰。女能然乎哉。往矣。卽報或或垣之堵。圮其缺。徑請入。自徑老姑不徑。重從門。孺人與俱。老姑至。或庭禮舅姑。詣柩所。是爲或。卽故寢。新衰望。寢而哭。上香獻二履。几上蒲伏。慟不能起。家媼扶而起。徐請於其姑曰。女不二斬。今斬矣。不及奉。盥猶及同穴。敢以木請。其姑曰。苦子之春。重苦婦之春。婦誠賢死。不代子祇。壻家累老姑曰。能食我則終。箕帚補子職之。關其姑曰。歲日方長。余髮短矣。違勞吾子之婦。焉老姑默然不語。鄭孺人曰。吾稱未亡人有年矣。獨不可。居子叔姬歸。紀而終。魯大道何常。惟不淫之爲貴。老姑復從母歸。伯兄憇慰之曰。妹能抱璞。

吾豈不能分半。救終妹之身。由是老姑與母同寢。食共興。居二十餘年。舅姑之春。服衰於母室。里俊慕其賢。私探憇憇。曰。南山有玉。堅貞蘊璞。若能使之爲水乎。孺人卒。老姑幾強。仍處孺人之室。凡嫂信其靡他。篋箱絲縷。悉以委之。老姑曰。佐嫂氏治。壺內久之。凡嫂次第。卽世。老姑艾矣。曉暢事理。度支贏。詎惟所。賈會諸姪。有大計。必請於老姑。可則行。否則止。諸婦及女。惟姑是師。擇孫依。依每晨興。必於其外。寢。盥櫛。小婢傳茗。始出。就塾。執二孤。嶽壺老姑子之。煥哺督教。二孤卒。賴有立。成化庚寅。病歿。歿曰。贅疣人世。今得解免。其附先人首丘。卒。霍日終。風飛鳥數百。翔鳴屋樑。空隱如雷。紅光燦燦。出牖如大家人。卷之不異。大母塋焉。園巡檢公墓。石樹石。

其前蓋春秋六十有八。云贊曰。我先世。榜節甯獨斷。事烈烈。哉程鄭雙蔭。老姑終處。凜凜冰霜。躡踵矣。其傳曰。方節女。謂之女。未爲家也。女何節。處子終其身也。處而節云。何。構盟矣。心則夫矣。外不踰盟內。不渝心。美而不節也。爲盛節。而系方公。官始亦公。官終也。余忠宣公。抑烈女。不表。豈謂過中哉。心諾一劍。猶不忍負。况其身乎。若川貞者。當與宋黃金同列。而並稱矣。

節婦吳氏傳

節婦吳參政公。檄之仲女。字我族父子。省吾參政公。夢登方樓。揭曰。孟貞占之。曰。貞符孟母。吳幼受列。傳四書。小學。能習其旨。十四來歸。慎儀。簡默以孝順稱。殷舅理問。公。綢富。平里中。而吳水父。

清苦訓布縑練裙不事綺紈十八吾病吳時湯藥捧啜頤頤天祈代弗愈以死自誓時方姪似氏妬而毒之吳感夢不食婢食之幾死是歲五月子學遂生八月之望吾卒吳慟絕甦入室自經姑黃救之不死大號嘔血旬餘又從榻傍自經侍婢解之姑謂之曰一時烈成之易三月孤成之難婦將為易而以難者投誰吳乃剪髮矢志而撫孤孤多病伯氏欲危之藥者詛者水者石者雜沓加害吳多方保護使人謂伯氏曰未亡人暫生者惟孤而不為孤利也者惟財苟全我孤悉與之財不然而忽一錢嗣必上聞財非若有矣伯氏謀寢久之理問公綽富甲中而吳承吳辭曰吾不欲以未亡名挂訟牒戒學違曰大祀克續違惜其他士顧自立謂何富用規規吸舊粟為素多病拒醫藥曰我生已長安用求生敬惟寂處人莫能窺而拮据家政生產日殖訓學適補國子生手諸生章句嚴禮教既冠猶捷之庭內外肅然肥邑部使者迭加旌賞萬曆庚寅直指新城王公奏聞詔旌其宅時已踰六十猶斤斤繩守雖內戚子弟罕見云越四年卒學漸日以余觀吳叔母不獨操行抑亦神識焉一婦新寡會議給米助之守吳曰夫有守志而無操容者乎米勿給可也又有名能守而訟伯氏貴吳曰為夫守不敬其兄非禮也捐其生而營貲是競非義也有其敬之哉思傷利散噉者必疎無望地矣已而寡者通訟者殍嗟乎節固以識成哉

齊母傳

齊生策名有二母劉氏生母也蕭氏所後也蕭節劉孝咸表於宅里蕭者臬副世賢女通孝經列女傳臬副與內翰齊之為相友善而內翰仲弟之家子曰邁有聲邑庠蕭師之數歲未舉子即捐簪珥納側室者三咸不娠其如劉生策名彌月蕭即乞以為子頃之邁疽發背蕭親為吮血以死殉誓邁曰吾以後嗣屬汝矣死之為邁卒則取浴屍之水對眾飲之明無二志時甫三十族黨有異聞遂絕往來蕭則明有大略能以義自衛人不敢犯乃百計欲害策名蕭防禦甚周撫摩訓戒倍於尋常策名感之刺其詞詞佩馬比長入肥邑庠蕭疾篤策名倚於神到股以進遂愈劉者漢州別駕劉楫女事姑李以孝聞姑病寒不食者十餘日劉到股一醬作湯強飲其姑是日甦延二紀肥邑及部使者先後旌其門曰節孝並葬王屋山邑令陳公黎公揭於通衢戒里人勿得犯節孝二母丘木為祠卿重云

舒姬傳

舒姬天台公妾諱新金陵人父南京千戶舒氏以處子侍天台公十年舉一女從公令天台居九月天台公卒於官元配羅孺人寡嗣敬咸在桐獨舒視舍檄主觀事吏民感公仁廉歸贈者眾頻行得聘儀五百金舒扶襯歸舟次金陵其兄舒啟舒宣憐妹少而無子將留之要過家舒曰為謝母大人我存亡與襯俱義不得省私兄復同母來舟次強之舒攀襯大呼若迫誓死歸命其僕方表載

力急赴司城母凡知不可奪乃退舒出綺服一對母緣段一與兄
曰吾主清官吾有止此今不再御矣所以此訣歸兄家詞獻吏民
贈儀封議院宗人義之免喪家其人探其義舒曰不朽骨金陵
者而令孺人獨見夫子哉矢志靡他編素終身塋白境青龍原嗚
呼所其側室亦鮮子思卿并既殊家君云遠見骨肉之親聞弱草
之說挾可專之貲乘自便之會駕秉一心報闕萬里卒完其貞以
報所事不漂漂與霜雪爭嚴乎

安齋姑傳

安氏桐城人洪福妻也安氏幼而能食即不宜肉毋強之少許輒
吐其父有善曰此女宿緣齋乎號為齋姑緣是終身不肉食十三

歸佛十八而佛死無子舅姑僅佛一子耳哭曰家環堵喪子無孫
其何能老安氏初欲殉見舅姑哀甚乃曰亡人不能為子未亡人
不能代為子何忍兩尊人頓領相視仰天而矢靡他編素素食動
辟續以養舅姑上食甚敬十年舅姑相繼沒竭力襄大事曰吾可
藉手報夫君矣其兄安定曰妹能執婦矣道又能代子道吾乃不
能充兄道乎夫何能分一杯羹以終妹未亡人之身乃歸保兄嫂
獨處齋素三十餘年凜然清節鄉里稱之生於弘治卒於嘉靖昌
年六十有二塋邑後安家祖塋人稱為齋姑娘之墓蓋死六十年
其從孫安從古稱於社而有斯傳方曰曰嗟予家貧嗣絕舅姑老
安氏何親而節孝若此蓋其性哉食端妹以完其節定亦賢矣嗟

好之偏性有國無夫人不室酒不謂宿緣乃不宜尚謂之緣其妄
祥氏始也采爾移生亦齊緣乎

桐龔卷之三

邑人方學漸達卿著

彭節婦傳

節婦劉氏彭仲道妻也父處士劉正道母金太君生於陽和里劉生處士不欲舉使嫗溺之太君方暈若見神人杖嫗載劉水上良有聲乃舉之各曰救志異也幼習女訓七年不踰閨十七歸仲道其舅幽軒姑姚氏家四壁立而仲道習制舉則辟虛佐隨仲道晨視膳曰奈何不負今日米而覲他日千鍾吾為親實矣劉於是解簪發索佐之賈仲道遊湖蘇任時操羨數歲至數百金舟次廬江溺死劉甫廿二生二子迎遠而有遺娘聞訃奔而迎哀號於道淚

繼之血頃之誕一女仲道歿劉欲殉以間經於室侍子解之甘父曰殉與存孤孰重奮一慷慨重殞二孤夫而倍舅姑傷也則何以報仲道乃剪髮自誓杜門服縗素終身不飾仲道忌日齋戒祭盡哀從兄貢士采嘗稱為三秋之月百煉之金又有丹心懸日月貞節感神明之句劉事舅姑孝躬炊上食遇承祀脯醢醢饌必肅仲道有第三臂實劉為冢婦職饋內外數十指待若而食無間言一日家失火男子咸他出劉顧天拜曰舅姑老矣有棺在室風運反火熄存其家親者異之謂節婦一言回天二子稍長使迎遊明史部吳通政之門四方賢士訪其子者觀節婦猶命延客營具令歡迎由是通經義授使里中稱善士遷善實死節之妻亦死節

概概者四此無怙彼無恃劉又日响諸孫其舅年八十終劉時已六十執卷如禮其姑八十有五病獨恒劉養日當燈主藥食扶之定之而夜不遑眠劉孀居踰四十載代仲道為之子而舅姑安又代之為父而二子成寧獨托節益亦有孝謹慈惠之德焉其婿姚生舜俞以聞於方生方生曰吾墳春秋二百四十稷見一叔姬誦詩王職而下十有五國見一共姜何節之寡也豈所謂不附青雲風施無自哉夫節以自靖非以自見也慈而嚴穴之間豈少叔姬共姜其人而司世道者不使繁見何也貞節感神而格天若彭氏婦者是不可使見天下風後世哉

姑婦二節傳

姑婦二節者吾族父去遜公之妻張氏及其子婦錢氏也去遜諱敏籍邑諸生張世祠之何家坪以詩禮鳴歲貢生詣有操行三女皆歸方季則節婦也淑慧端凝閑內訓於公宮十七而笄去遜伯仲六而自介五節婦所尊事者多事舅姑孝舅姑室之以身下諸如雍睦無間去遜早出居當室節婦秉家政學畫中程游衣穀食務攻苦而佐篝燈去遜好積書則脫珥佐購奇籍去遜以就學而節婦躬藥石躬湯餅躬躬扶持與居於帶不釋精神亡代彌月去遜訣曰惟是穠樸累若節婦泣曰君存則存君亡則亡孀弱其在諸父子去遜不荅頃之卒孤學祖甫三歲節婦二十有九舍穠樸絕復蘇則將孤納似吳懷中曰植孤有在汝經扼腕吳解之曰母

弗予而令他人子其誰能任之且人恃孤以不死乃易死而難救
予節婦不得已向樞憲誓所不亢節撫孤者有如此誓剪髮紒形
屏膏沐闔室局戶非度支不出闕非莫薦不至堂非內戚不見勅
家人予非大故不得入中門閭石越侵疆乘捕人以孤見吳而海
曰有伯父孝廉而孤見侵三人甘隕地下乎去病雙燕反侵地甲
辰饑使家監賈黑豆充枵學租駁駁長矣辟師讀父書受空寶替
錢氏其大父少保大司寇為吾方之男父魯府長史元善擇壻而
字謂其弟奉節姑嫜大母黨良幸而學租緣外舅籍魯府引禮錢
氏奉世訓婉嫕侍孀姑依依若子母在閨十年息一子節婦喜曰
式穀在茲命曰大式一歲而學租病大卒錢二十有八姑婦相待

附棺而慟於時錢哀甚不水漿七日奄然骨立姑執飲飲之始粒
錢母使人唁且慰之曰女尚艾其勿過毀錢曰吾之母姑也久姑
之子婦也淡姑能言苦節吾獨不能苦節手異日者豈可使姑獨
入方氏廟而婦不隨其後也乃請於姑曰姑德剛而婦柔剛主制
柔主承家節藏拙制命在姑未亡婦惟是朝夕虞莫之為蒲伏哀
號耳晨受命絲系則諾織紉則諾截截則諾酒糟則諾色不忤言
不違夜不聞不入于舍姑偶病錢皇皇宵衣連旦手捧唾啖躬藥
曲膝而進之姑為之開惻強項而受病間圍帶頸減已丑饑採艾
菱雜糠粃而食不厭大式長醇謹奉二發訓修博士言益可詔庭
矣去逕道產今且拓之有奇美不育女貞崎克家孫此手邑令德

慶餘公表其宅賢曰子慕五十始稱大孝補踰五十貞節乃聞張
已大耋錢亦介在艾者間尚不足稱節表宅里予持重女德栢舟
外不聞並節二女志不同家人其睦矣乃同德白首存兩世之孤
徽流道祀復著碩果伊誰之力學漸修來來放傳而載之

嫡庶二節傳

二節者一侯氏一張氏桐人蕭仲之妻若妾也侯父邑諸生珣博
學好奇行無子晚得是女三歲卽日投孝順節烈故實撰閨門象
教三卷因事國勉因象勸箴使日夕玩誦之節婦固天性哉亦父
訓從來矣稍長處密空聞若無人不遑坐不旅行精女紅書算時
京華蕭丹者傲僕任俠雅重珣於是侯歸其子仲微勝得舒人張

氏甫七歲都而莊侯十四卽婉嫕執婦道有兩姑嫡楊生僂庶王
生僂及仲姊姒各親其姑或相勸礫侯愉愉養無兩姑皆悅僂
僂皆為學宮弟子仲獨試蹶侯卽不以家政涓仲勤辟虛職繼以
佐讀時稍習禮延文學之士侯產二女不育纔二十餘一日語仲
曰妾無能為君嗣不以君戚時為嗣地其謂蕭先君子何仲不應
又一日薦張於仲曰此可收而嗣也仲復不應侯則齋沐禱家廟
命張持酒酒仲仲趨出外齋侯卽張就外齋而鏤其戶侍二年誕
一女侯喜手潸潸納懷曰是代吾產也又二年誕一男侯大喜曰
所藉手報蕭先君子者在此匡响倍於張暮年仲體弱二婦廢寢
食躬湯藥呼天請代數十晝夜涕不休仲竟卒時為隆慶之士中

中侯二十有八張二十有一二婦頭搶地號絕張欲殉侯曰兒誰乳侯欲殉張曰兒誰撫則向兒大恸天乎吾兩人所不敢殉者以兒故惟是畢命此兒報地下耳於是需膏珥解珮厚祿仲興十數畝以裏事毀形裔戶相弔而守誓諸獲賊絲采夜分不倦諸獲指微垢則色怒稍泰輒朴之閨中井井兒六歲名之曰諒勅就外傳不辨色起督諒之塾暮歸必誅日中所授業衣布食蔬與居如禮曰孤兒成立最難奈何以一時暱侮終身驕是時姑王老不妄伯氏養而安二婦二婦所為理生者至拮据矣會鄰火延焚積貯殆盡救者從火光中呼兩婦不得度必死及熄始知二婦擁孤兒置置園塚中不以倉皇令人見云自是家漸落就田舍有謝姓者

多資舍隔垣一夕盜觀謝誤闖入二婦舍二婦且走且呼盜瀕駭誤誤蕭寡婦不可相逼更噪而趨謝膽去竟無所犯二婦二婦晚好施鄰不給分粟不索責已勉而字其女又勉而婚其子又勉而葬其姑無煩伯氏室懸臂矣而歲殺二婦伶俜入山剝橡榆食茶苦甚諒乃以其數畝鬻而濟荒索直歸浴於塘溺死而諒妻黃氏嫁者四月二婦相屍哭踊天亡蕭乎兩孀守一孤而竟奪之何也居七月黃氏子二婦則又向向抱遺孫以守孫甫脫乳黃氏以其父命他適而二婦守孀堅日綜理荒畝茅橡以老蒼守孫之難難較昔之所守子者倍孫亦且韶受句讀自仲殯顛危流落即又夫才力有難之而二婦甘之若怡邑令德慶徐公表其宅方生曰

蕭氏祀事爰及手僮無子仲僅一孱孫微倭安得微張安得子若孫微二婦相提守安與撫兩世孤蕭氏之鬼不於微也侯之薦張蒼其茂年捨其私而蕭是國祗祿子非已出乃其愛甚已出也母不能子遺腹而祖母子之張一腰耳與嫡同貞較然不二則向傳列女其志同者僅魏二順然而所遇亨也歷百折存一歲並勵志節嗚呼即古人不概見已

又列傳

余既為列婦姚若詹各立傳又振吾祠死列者七其六祠人其一不知何許人而少尹夫人也尹為祠死夫夫為人為夫死祠人祀之千餘年其風遂矣乃吾耳目間諸列身處寒微微音不振可使潸然

無聞清風不施後世哉故合而傳之

唐王氏桐城至張公之妻歲早張公躬禱於龍眠山雨大注越溪墮馬溺死王聞之號泣奔走至觀音崖水暴漲望澤呼天遂自投水死其屍逆流而上與張公屍會於河之隈士民哀之合葬龍眠之陽立廟以祀事聞贈張公英烈昭應侯王烈夫人

杜氏清淨鄉周見妻十七歸見越三年見死杜哭奠水漿不入口數日局戶裂帛自經死有司以聞嘉靖丙午 詔旌其宅

周氏錢巨瞻妻巨瞻病篤周泣曰君耐調攝脫有不祥當以死從巨瞻卒周自縊家人救之赴周曰我曾以死許夫矣肯相負乎乃請家人集堂上長跽告舅姑曰婦幼失父母亦鮮兄弟賴祖母之

鞠育以至今日相夫十年而無嗣媿命之窮也偷生何益舅姑之養有叔嫡在母婦以也乞容速死以全微節舅姑知其志不可奪哭而許之周乃辭家廟拜舅姑適及家人徐入室設夫靈案跪於前七日不食卒歲安慶志徐氏許聖德妻聖德服賈不數年致千金早卒無子徐年二十餘購美木徹畢哭奠以其券冊授家監曰族長至而呈之入室自經死邑令豐城章公祭之旌其宅

陸氏諸生周一脈妻一脈早卒陸年二十有三子秩僅一女存既葬夫仰天而呼曰天乎既奪我夫又奪我子我何能生不如其死拜舅姑及伯叔如婦曰冤冤孤女是在同堂夜自經於寢榻吳氏諸生應采女適方九思二年九思卒吳求殉窮姑怒之曰若

有一女撫藐孤而稱未亡人雅不異殉既祥媾者來吳瞑目叱曰安得為此無禮語遂絕粒緘口不語八日卒

方氏父大章孝廉放之家孫方十七適蘓顯祖通年顯祖卒徹畢方哭曰所天既失吾不可獨生欲速死而共其穴觸棺破額姑持之曰子不幸死婢何以死益之家即塞固不忍盡杯羹而不分婦半方不答絕水漿竟日夜號不輟至翼午氣之仆地絕今顯祖而葬

方生曰王夫人生非桐而死桐街流迅急舟楫莫施鯁斷不能上乃逆流會夫生氣勃勃于載令人髮指矣桐六婦亦皆愛身若璧嗜死若飴有王夫人之風馬杜班而周而陸而徐而吳而方不及

旌彼其殉夫之意非有干戈搶攘非有盜寇迫脇非有困窮饑寒不聊生之感或蟻或蹠或不食或哭之恸以死總之從容就義也者乃其宗族鄉黨不能達於有司無從上聞遂使汶汶滅沒於蕭艾豈非世風之陵替哉吾又悲周陸徐吳方之不逢辰異日采風者之苦無微也作烈傳

十五節傳

桐因密四客楊江帶環風氣頗鬱茂無論士崇禮教即女貞足稱馬少婦不治飾重戶不窺芳春不遊神祠不賽非嘉禮嫻不相見不為鞦韆利箭蹴踘之戲以導其嫻嫻而閑淫實一不如禮詎趾隨之若俗若斯淳或故茹素含貞抗節守義者往還而是

自余傳聞吳彭方蕭齊之外又得十有五人皆可傳而風馬

孫氏刑部主事錢時妻洪武間同部郎白李善長之寃上怒連坐賜死孫二十有七與主事訣拔髮為繩絕其背以誓無他言詔問死者之婦願嫁者嫁願死者死孫獨對有老姑在願賜不死以終養復詔殺願嫁者赦願死者賜孫不死給傳驛歸孫乃負主事骨歸葬於桐守節四十有三年道順一字誨其後駁昌曾孫如京為大司寇

倪氏孝廉威德妻德名能文章工顏書畢章畫時稱三絕嗜學病瘵卒無子倪年二十有九深夜理沐自縊如覺而救之者再似有子汝謙受學於德乃使汝謙祀德母事倪倪乃誓守終身依汝謙

父母哀其無子欲奪之倪以死拒遂不復歸寧守四十年岳婿丙午詔旌之

葉氏博士諸生尹衡妻衡早卒業二十有八如樂天志子道者授子應奎游泮以佐薦燈應奎舉孝廉知安吉州葉守四十年嘉靖癸丑詔旌之

吳氏孝廉方璠妻璠嗜學不事生舉于鄉受坊直饒通數百金悉進其兄為家匠馬計偕平諸奎私室誓懸吳年二十有七絕不問賢撫三孤臺主夏曰亡人固貽若心在吳父升為行君子吳通其訓重門自守家人莫窺三十餘年家乃滋殖

方氏貢生見之女歸諸生周楨周石族楨英才早卒無子而貢方

二十哭曰前靡恃後靡承惟是淨脰殉良人於地下其姑孀居有年持而哭曰未亡人子在于為命子死婦為命婦若亡阿計云何方乃忍死誓守辟廬以養姑踰二十年姑卒殯力襄事曰吾當殉吾姑矣族姬愆曰未心堅負誰不若諒盡從容天年步先姑之躅手乃不死遂室敵惟麻縷自給族賢憫惻時聞而賑之踰八十終舉族數千指舉之祠堂操文而誄莫不為之流涕葬合墳

何氏戚汝恩妻汝恩卒何二十有九孤世遇又歲何誓守撫孤家僅一盤糲粥錢六十易為婦得千文以資食糶人工苟自何始家人謀奪之何拒以死叔潛倉內覘知不可奪則殯其父以與焉未迫何急持沸湯湯其父父走陳乃報世遇長教之賈孫可立已

冠與市人妻而門何物之可立想于族祖侍郎汝琛市人曾我汝謙慈市人何曰穠寔妻荒安得移怒他人直捐貲之時類妻會何年壽八十有九守六十年邑令石公李公陳公皆旌之

余氏諸生吳善教妻善教早卒余氏二十有三子之俊歲餘余抗節撫孤越三十有七年卒

直氏劉賓妻賓卒直二十有一子燕甫八月其哭曰徒死不若撫孤其母欲嫁之直剪髮明志淡閱獨處四十年不出戶限無日不討燕而訓之俾入成均直六十餘卒

方氏諸生吳應道妻應道早卒方二十有八哀痛絕血絕復甦致自盡姑勸之曰垂白之老所賴惟子子死賴婦婦不任養將使誰

任藐諸孤乎方解鉛華誓柏舟存養其姑以道書授孤用先周先下惟一切經費悉取辦寡母獨居三十年卒周先成進士為臨川令績成贈母孺人士大夫歌孺人之節柔帟曰蔡荻篇

張氏吳汝序妻張祖合父經皆受學於王文成公張幼受孝經刊女傳能暗誦有志操歸甫兩月汝序病卒張年十八誓殉絕粒夜自縊姑解之持而號曰非子非婦吾將倚依婦必死吾必俱死

張請於舅姑為汝序立後廬墓終身舅姑許之張乃復食立從子為嗣名之曰紹貞樸茅三楹於墓右以居酷貧辟飭自給養舅姑而撫嗣子姻族憐而周之儀不及則不受守近五十年不離墓所直指郡邑咸旌之

侯氏劉一元妻一元死後二十四撫二孤孟忠孟孝俾克家六十有三卒邑令南昌祭公旌之

沈氏果使僭之需妻燕人也之需官京師納之婉嫕貞順先納晚城下氏亦有淑德下生適沈生近之需卒沈二十有九與下相弔而守訓二孤皆為學官弟子下踰九十沈踰八十皆完節終後近為常山至

邵氏邑諸生方燕妻元配高不宜子納邵誕男學賜甫月燕卒邵二十有五與高相弔而守高以家未投邵姑拒經畫成中其度撫學賜授遺書長補諸生年五十有九完節終方氏王沛妻沛年二十有六病篤已兄子一柱為之子隨前顧命

而卒方二十有七矢志撫一柱而訓之為邑諸生一柱亦早卒方又撫孫三重備歷艱辛以成其孫伯氏澤慈懷重方之義不為害又十有二卒邑令道化陳公旌之

鮑氏何峒妻年二十有五峒卒越三日子思薦生鮑乃不得殉撫思薦比長納婦方氏而思薦卒無何方亦卒遺孫繼之孫鮑又撫勤劬姑姑不顧其家束節皎然年六十有九卒邑令文安王公旌之

方生曰昔又王潯化江漢遊女猶不可求則不遊者可知姓氏不逃格靡自然論節於暇世不必枚而舉也周南既述鄭衛聲長得一節宜表而揚之以樹風聲可令氓庶無傳已乎操吾所觀記百

年間吾桐節者若而人以今微昔上邇開桐之為尚不知幾千萬年節義孤踪豈其缺之何骨抱者之寡也又歎不足其何以觀於是才作而歎曰奈何當我而失諸節遂忘固陋而傳之

黃氏傳

黃氏有桐民黃序之女也貢生朱求有倖行才宣孫文燦文燦生而惜弱癰重懸謀灼諱而節議符重求遂以黃聘又燦既嗣求知之惠甚欲改婚時黃九歲慨謂母曰命也奈何以兒改使大人有語貴弟授我書稍識義理克家可耳乃適四子孝烈列女傳及長美而暫歸之日入門文燦慚而逃其姑趙迎黃而泣乃以病兒累往婦黃進顏曰姑勿泣新婦室之勉終趙之父均州守已均州

求又燦而諭之又燦羞澀樓上避戕之抱柱不肯下三日均州使人於朱曰若其以婦就見於是趙以黃來均州之樓又燦望見輒掩耳鼠匿內舍榻下不出黃默然隨姑還曰吾悔今日誤入趙從此不出朱門矣姑乃授黃金帛曰吾將女視若行擇良偶黃曰此何言朱婦終吾身剪姑不能迫呂符議之黃見父曰父勿為哉史兒且死黃史卿之再醮其女者也父曰汝母甚思之其暫歸寧黃曰取吾首去父亦不能迫剪姑百計索又燦黃曰無庸將自至久之又燦歸黃進茶文燦不應已茶盡恭習而許三月始婚三載而嫁乃歸寧尋生子世臣舅姑大悅文燦又病癰數宿奪黃槓衣食舅姑怒大何看且臂而盜之槓也其必逃死黃號泣救之曰病

者常殺子者變何不安常而造受寧受窮忍饑寒成疾不全男姑
知二年願愈文據不能求黃代為家事男姑曲其口食上食殊謹
襄大事如禮文據優遊五十卒黃使世臣遊胡輪恩之門伯恩沒
北面方生而受業方生曰周恭叔不肯肯女之盟程正叔曰爾未
三十不能也黃九歲知命義父母舅姑不能奪夫大也寧直胎病
其恩至不晚合意又病心發狂以父母天性猶不堪而欲述其死
惡在其為我儀間闕百折卒完其天而延於世不尤難於以不
惡疾去人之榮人矣乎

桐華跋

歐陽子曰事信言又乃能表見於後世夫事不信則苦難得修或
至湮沒者有之矣言不文則屑辭增飾或至失檢者有之矣先高
祖桐華正續二編慎用是為斤斤也故有以匪彝濫收與不盡收
為問者而答之曰所知者錄之所未知者人將續之且曰春秋之
作筆削甚嚴故能為家於邦家夫如是而後纂之傳也事在實
錄言不溢美信與文其兼至矣乎歲遠板毀其書不多見於世小
子輩展讀之下追繹開幽前善之心其有關於聲教匪細用是重
校剞劂以求流布因是竊有感焉此編殆已百年嗣是以來至行
貞操所當垂為表章者自復不少志未所蒐雖云有善必益然或
已載而復生或遺漏而未採或妄陋而莫察此皆有心世道之責
倘積桐華而事有相類者不惜糜貲示教致余望之亦請以事信
言又為得不得固陋為之彙輯藉以紹先志而傳懿美當亦仁人
君子之所許也故敢因疑先集附此以告同心焉

方氏元孫
通校刊書

桐廬續引

學漸業已鐫桐廬讀者有曰桐之彞子其盡知之乎學漸謝曰耳
目是圓則醜難之罪焉耳曰剪棘者務盡其技拔茅者必連其茹
匪彞而濫收與彞而不盡收皆非也先氏有言詢於芻蕘桐蓋不
乏芻蕘焉者不博謀於衆而局於一人之見聞下體違對非得無
遺宋子學漸曰所知者吾錄之所未知者人將續之可乎會邑侯
劉姬甫憫桐志之久湮將有事於增修擇文學十二人給騎從儼
糧廩留境而采風歸集於院會草未就而劉侯調吳江不遑卒業
於此學漸稍請文學之耳目以冀寡昧為桐廬續二卷夫春秋之
作筆削甚嚴故能為哀斧於邦家懷其史巫紛若以雜簡編則何

續紹之為貴也

萬應士寅李秋方學漸書

桐廬續目錄

卷之一

續孝子

胡用甫 張思誼 胡洪

王 登

劉。鐸 程奎章 張 祝

朱 蓮

方 效

續忠臣

昭謨補化 王 勝

續佛弟

阮邦器

卷之二

續孝婦

盛太君 黃氏

續烈婦

汪氏 程氏 姚氏

揚氏

張氏 汪氏

續節婦

許氏 汪氏 張氏

周氏

劉氏 徐氏 劉氏

左氏

錢氏 余氏 程氏

桐華續卷之一

續孝子傳

胡用甫

胡先生效才字用甫，冠為邑諸生。家貧，父其聰，不任事。先生授經博覽，以供甘旨。母黃太君蚤年事，繼母吳太君如事。黃太君務得其惟太君嘗以事怒之，先生跼蹐率妻彭宜人長跼至夜分太君盡解乃起。有大事必請於父出而返，必問安否。陳所適及見聞行事得失，狀宴飲懷甘以進，侍則愉怡，無邊色。嘗館於黃華，距家百里。聞太君病，即刻就道，且驅且哭，抵家幾至於絕。旦夕祈天，願以身煑湯藥，必躬嘗，廢寢食月餘。太君愈，先生寢食乃如初。仲弟

效良，同母季，效賢，吳太君出先生一體愛之。為娶婦，皆求名家。仲業蘭先生，出本於仲，耗無愠色。且慰之曰：「奇應商之常，第求商道耳。」復贊之，督季氏制科，不以衣食累其心。嘗遊江陰，江陰令吳惟獻以幣交，辭僅受二布，歸以一奉母，以一三分之給彭宜人及二弟。婦惟均先生始築東郭，與弟同居。矢白首，相相也。久之，食指漸繁，父曰：「效才已四十，獨拮据艱辛，少子樂成，乃不諧，幸非訓也。」命析箸，先生以所築授弟，而自僦居。又七年，創一基及舉孝廉，復以授季氏，而更目卜居。王父之喪也，衣食棺槨，先生獨與父營之，不煩諸父。王母之喪亦如之。及外艱，先生亦不煩二弟一門之內。俯仰始終，皆引為己任。殫心力，不厭。先生為學，試常冠諸生。既原

悉獻於父，典文直指揚公。公黃公皆推其行，外藉時已五十，哀毀病脾，及進士觀政，疾轉劇，與二弟書曰：「吾不及終母養，以遺二弟，遂卒於京師。學漸既，狀先生之行，入撮其孝友大略如此。」

張思誼

張思誼字秉德，居桐城之鰲頭山。八歲，父總卒，思誼慟，成疾，以風醫救之，生里者齊則一日。孺子有至性，以子女馬母。吳氏寡居，思誼時之無遺色，比長，竭力圓養，遂廢著授童子章句，博修為，養身無終。衣甘毳，未嘗缺乏。朝夕定省，夏驅蚊，冬煖爐，必親為之。將舉躬，逆悅或手為之濯足，晨起衣冠而揖，夕亦如之。肅、如也。愉、如也。將出，必告所知，及反，必述所事，問今日安否，出數十里當旅

宿，必涕泣而別。馬上垂淚，而內顧探母意所向，必曲致之。有弟思謀，弱而愚，其母愛之，每出，母執曰：「謀也，將無恙乎？」思謀謂弟勿輕出，但坐室中。侍母可耳，膳母必酒肉，弟亦酒肉。終母之世，弟未嘗一日不在母側也。進衣於母，母恒以之衣思誼，思誼復以之衣其妻。思誼知之，則更索衣進母，厥後為母一衣，亦為思誼一衣。載副某延為子師，學漸與之共事，食恒舍肉，使侍子進於母。侍子感之，亦分食以進其母。同名侍子曰孝兒，有范繪者，辟居塾，思誼曰：「吾不能離母，繪曰：『請致母夫人於塾之內，舍以便養。』許之。每捐甘以進母，繪知之，食必二品一獻，其母一饗。思誼遂為常。赴里人酒，必懷甘遺母。里人習之不厭。君子曰：「今之懷甘者，非遺細君則遺驕

祥而東德獨倦：母於尚亦考叔之意乎。居視膳恒長跼以俯賜命起乃起。母習而安之。恣啖諸品。良久不命起。終不自起。踰五十館於方學。迄七夕歸省。方之伴從堂隙覲。則坐母堂上。躬進饌衣冠拜堂下。起獻酒。挹而立。少選更酌。將徹下堂拜如初。伴大駭。歸以告學。迨曰嗟乎。而知張公事母之常儀。額如是乎。母八十餘卒。思諸老矣。猶為孺子慕。妻齊氏早死。思諱二十有六日。吾妻致孝於母。母矣。安忍忘之。終身不再娶。方子曰。賢哉東德。廉無終歲之糧。室無司饋之婦。垂老而慕不衰。予又聞張續嘗刳股療父疾。戒家人勿言。及卒。昆弟視微。恠其臂有刀痕。詢家人。子始知之。東德之孝。蓋有先之者矣。

胡洪

胡洪字孟廣。邑學諸生。父瑄。母張氏。洪事之祇順無違。瑄以背產之不均。與其兄璉。閱將赴愬於官。洪諫之曰。昔叔生伴瘡。以顯兄姜公大被而敦好。泰伯以天下讓。表齊以國讓。家貲之於國。於天下大小有間矣。而以毛裏為戈盾乎。瑄不從。洪反覆極言。不置。瑄乃感悟。璉連聞之。亦遜瑄更相和睦。璉素愛洪。至是益加親厚。不啻如子焉。瑄卒。洪居喪踰禮。哀毀過情。廬墓三年。張氏卒。洪亦如之。麗邑表宅載其事於志。

王登

王登字清淨。鄉人。事父極孝。父卒。廬於墓所。日夕哀號。思慕

不已。忽夢父謂之曰。兒欲見我。何不画像而臨之。對曰。兒不解画。曰。我其誨爾。起於鼻。半乃圓。其首旋分耳。目後及於身。驚覺命筆。一揮成像。酷肖其父。見者皆驚。以為神授。醵膏為商。以三十金寄僧家。欲因便母歸。急僧他出其婦。談出他寄投之。母發百餘里始啟。而視則有三百金。舟人為之賀。登默然曰。僧必開婦某死乎。促權以金還之。則僧家政罪其婦。無以自解。見登大駭曰。微君之義。吾為魑鬼矣。取原寄而還。嗟乎。思慕之極。鬼神乃通。非義不取。婦免。以釋。僅稱仁親以及人者乎。

劉鐸

劉鐸。婁人也。居根陽。粗知學問。結髮時。即能為孝。父母旦日必衣冠揖。榻下問安否。夕亦如之。雖隆寒酷暑。不輟。家貧。竭力致養。甘旨不闕。不敢自飽。其父呼為道學兒。父歿。事伯兄甚恭。伯兄貸人錢。不能償。責者日詬於門。鐸曰。君子毋詬吾伯兄。鐸有田十畝。易錢代償。鐸遂無田。儲書自給。居常無疾言。違色。非義不取。非禮不行。有客寓鐸家。而死無親識。在側。鐸盡客所有。為治棺。櫬將掩。鐸曰。且緩。客尚有親布二端。取而紼之。棺中或曰。此可留乎。鐸曰。嗟乎。客未與人誰得而有之。嘗遺驢蹊鄰之田。鄰竊之。鐸謝不說。鄰曰。非錢五百不可得。驢無錢。乃解衣質錢五百。又鄰受之。與驢去。移時。鐸曰。吾迂子而戲之。出錢無憾。色得驢無喜。色可謂賢矣。吾何忍受。賢者錢悉還之。經曰。愛親者不敢惡於鐸。有馬鐸

鐸死二十年其子流離不知所之邑修志鄉人以鐸聞於邑令曰志不收鐸何以勸孝乎

程奎章

程奎章字子信號學諸生兄奎煥字子惠邑學諸生兄弟俱孝於父母居喪一粟家禮並親龍眠山廬墓三年奎章好為大事作心極圖欲獻於朝時人目為狂生奎章恂雅飭言行果典文使者優賞廉之聲名出其兄上兩人趨操不同其篤親一也

張祝

張祝少有至性十歲母病刺其左臂為湯以進遂愈跪守以為幼而能孝不由矯強請於典文直補博士請生月給米五斗

朱達

朱達居羅塘洲兄第六人淳樸孝友善事母一婦偶有忤於母不悅目高春猶卧達自田歸問故率諸弟跪而請曰新婦有罪兒自責之大人何恚母遽躍而起曰偶會春睡無子婦以也第往於田達宜於兄弟和氣洽合力構一室以居三年又構一室以巢仲氏次第相及各其安居歲饑其鄰童翁貧且病田達棄其達曰童翁何能有秋問諸弟若能助之乎應之者三夜使三弟服牛而為之墾詰旦童翁不知其田之為誰墾也吳之達曰吾力有餘翁力不足故代之耕耳尋大雨又代而播之及秋獲穀四十石童翁請分穀以酬勞一無所受有吳王二姓者相毆於道王眾吳獨達

遇力之為解且以身蔽吳得免夜詣吳曰子慎勿訟必逮我不直天怒之直則人怒之吾生平未嘗忤人乃以解紛取怒乎吳感之不訟達老矣猶荷鋤耘木綿其子趨而代之曰大人勞力可謂修身乎達曰純藝黍稷用孝養其父母庶人之修身也宅旁有窖池或曰盜行而漁諸達之子對曰家大人以為漁必利利必害必害必不為也校官張緒聞其孝躬訪而勞之題其宅曰田龍

方效

方效字子學父曉母吳氏子學幼而喪母繼之者夏氏有二子夏愛其子而薄於子學美其子衣食日居館就傳讀書而裁子學衣食使之耕子學強筋力奉母命秉耒躬耕腴饒苦為請僕先甘

淡泊無雜色夕歸濯足更衣而侍間飲食與居賦色常愉父喜勞之曰惟爾克家能子哉食稍駁繁惟爾其哺之子學唯曰我其尸饗孟奮勵早作而夜不休子學有心計詠詠之暇操奇贏服賈逐十一之利三十年不輟始家百金晚乃致千金分給諸弟不以錙銖自私夏乃悅遇子學有加子學兄諸弟德之季氏徹夏出也學漸嘗問曰吾鄉之人孰為孝徹曰孰有愈於先兄乎學遂述其行以對

續忠臣傳

帖謨補化

帖謨補化蒙古人元末為桐城達魯花赤愛民如子天下亂盜起桐無城氏多入颶城避難補化不忍煩民乃就颶而聽斷元帥余闕知其賢以為贊畫補化殫心竭力軍旅之事裨益良多庫滿漢兵陷壽慶余闕戰死補化亦死之桐人祀諸名宦祠

王勝

王勝字均德桐城人高廟初興以勝為副元帥某勇有膽略鄱湖之役陳友諒軍勢方盛上與劉基謀欲火攻之先募死士使詐降為內應勝應募上曰此云恐不生還勝慨然曰應死募豈

有生心乎上義之乃與樞密院同知丁普郎等三十五人詐降友諒夜縱火焚其營我軍乘火奮擊大破之勝死於火詔贈懷遠大將軍輕騎都尉元帥府右副元帥封太原侯祀康郎山廟位第二

續弟傳

阮廷璿

阮廷璿字邦器所居日愛雲之窩以父號雲隱也十歲喪母過年喪父讀小學之喪禮執之手植柏梓于墓前曰異日百子同居乎其兄廷珪挽而奴使之儉衣食豐夏楚邦器其命不怨命之寡俾書誦手續所曾教讀見而詰之何不小學而魯論為對曰孝弟謹信愛眾親仁力行學文八者得非孔問之小學子及長命築堰力除積孟子作歌曰管叔死蔡叔死周公之德其哀矣何不生逢有虞時衆憂亦憂喜亦喜堯舜之道孝弟耳長哉長哉陳仲子兄曰不堪何讀詰之跪而請罪僕曰仲子勤矣奪其書而還奪命之田

有石傷趾悬于道左兄以為情捷之幾絕得翁鄭義誦曹植豆箕之詩以規其兄單命之枯槁則足枯槁而手古又纂其要而詩兄病疽含唾紙之愈兄喜始為之娶吳氏年二十有八矣兄有腰狼而殘增吳氏百挫之嘗引鋤斷肋邦器默而治藥兄好訟強邦器為翼謀曰訟不可長遂答而遂之已訟一僧未鞠奪其有僧稱盜吏捕之兄懼邦器代就捕備受拷掠極刑幾死竟不承乃得釋時吳未有子欲為納妾兄不可因歸寧而緝童氏與俱來兄怒逐之三月復有欲寇其兄者悞驚邦器而去翼自兄覺而拘之窮其黨邦器曰盜未得財夜縱去是歲童乃子勝欲有邦器之室讒曰仲子有子矣同居不利長河之田多水患盡便治之於是邦器娶妻

子入于河頃之疫大作邦器奔還侍兄比愈復之河、漲田沒并日一食兄有召後期趨之踴呼腰撲其面邦器身七尺毋怒必踴便賣也兄又欲構之理赴邑邦器聞而追之至則兄病于邸遂肩其輿以歸大雪竟日百里冰裂脰血淋漓下兄稍為之惻然膝又謀析箸曰使仲子訟必不應因而析之兄曰善即造邦器而命之訟方茶兄輒咤曰而何不速對擲甌破面肘髮而曳之髮脫幾半兄忿慙去過項斯敬斯敬引義侃、兄復召之邦器厲、急冠而趨兄乃議析腰曰臂累千金惟仲子之力使河無以明血不若陽平券而隄自辱乃券而示邦器邦器悉解謀焚券甌指出血為書以質兄大笑割地二畝田十二畝授之邦器既異居旦夕問安

朔望衣冠率妻子造謁即寒暑不報兄亦漸豫愈雨雪問邦器之伯子鵬曰天德好生何摧花木對曰不殺不生同孝弟曰父孝而子述之謂之孝父弟而子述之謂之弟兄大喜始以仲弟之禮禮邦器給山一隅及兄死劉賊逼皖兄之子鳳摯家而走邦器獨守柩賊也起矣開門伏柩側以俟忽見緋衣白馬之神當門而呼賊退翼日報者曰賊掠于其隣而去鳳欲去其鄉邦器留之某室作柏梓之諸碑、梓之華飄、欲何之往颺夜半推起我連理枝吁嗟呼枝殘根尚存花飄子不結不結奈爾何歲寒空墓柏鳳竟獨產背母張而遊吳邦器迎養之及卒喪葬如禮嫁其女孫於錢光世公老者僊去洗藥池在山山勢家厚直於兄而有之饒邦器金

泣曰兄命不可二也世業不可棄也卻金告廟俟天之定大司寇錢如京於邦器為布衣交遺之金不受脫汪大夫之兄於阮報以車馬亦不受邑令陳詢於庠誰可風世者歟曰阮廷璿致而客之問曰兄虐弟受忍子對曰弟則不弟反之而已矣由是郡邑皆賓於鄉督學使者表其宅曰義敦棠棣而指使者曰克菴絕僅里人多化芝產宅旁伏犬伏雞鵠人謂和氣所致鵬有聲於庠季子弼成進士邦器八十年後七年贈刑部主事又八年入鄉賢祠少卿方克為作弟、紀方子曰予讀棠棣之什兄弟既翕不亦樂乎甚哉阮公之難為弟也勞而敬瀕死而安捐利而難是急兄既歿猶奉孀嫂卹遺孤終身不二豈非天性然哉君子不以義責報然

一念精誠足開百世阮氏之昌所從來矣

桐華續卷之一終

桐葬續卷之二

續李婦傳

歐太君

盛太君鄉進士德之女歸我世父子復初、之生母將早卒或不
及事將焉孝於我王父惟恭王母李太君乃舅姑性急好教使人
時寒厥著微居懸壺舅備日呼酒或金甌隙則以絲泉佐酒不一
其詞責隨至俛而受之是時初且苦父母出外而或獨侍側如苦
不忍舅姑怒曰豈其夫出外而婦不知罪或坐之雪上引巨斧擊
背仆地有頃蘇則僂偻入廁收溺矣一日歸寧命之曰翼午而來
詰朝桐谿漲不可渡太君祈其父以巨索曳與渡如期而見其敬

命如此久之舅病痺在牀五子三未娶惟或及姊婦余而余怕就
食母家獨或不去則五子雖顧養然常事外或獨日內主膳嘗典
衣具甘美剖蝨棲充新以繫躬進榻前操匕箸飯舅適飯舅而舅
之從弟尚入省見之或倉皇避牀下尚卻立曰嗟子姪婦行孝何
用匿謝慰勞而出或又日取櫛器裏衣手潔之不憚勤勞家人皆
目以為不及三年舅歿姑已老諸子皆有婦次第就養或力事
已姑復病眩惟或及吾母吳太若上食則離他人則快、不食甚
且絕然職之養二十年姑終老或與吾母獨哀學漸結髮時嘗從
傍問疇昔舅姑嚴使狀或即淚盈、若有所思麾手曰汝勿復言
或有五子晚年猶辟續授子書饋饌靈泉寺者十餘年學半學純

學御皆籍博士諸生或有弟汝謀為兵部侍郎殊敬重之曰多舅

而賢固天之篤於孝婦乎贊曰舅姑之喜之為孝舅姑怒之為

孝難或太君亦或甚難矣而致孝不已豈其休於嚴乎舅病姑老

其復何嚴疾而彌篤久而不渝沒世而有所不忍言其不謂之純

孝乎哉

黃氏傳

黃氏黃時之女袁大韶之妻也姑早卒舅琬琬學生貧甚黃事之
殊孝謹大韶遠遊訓童子博脩供養餼不足黃辟虛佐之具甘旨
歲大稔黃自食糠粃購米以奉舅舅六旬病風痿長臥不能興黃
親操匕箸進膳如哺嬰兒舅又漆身癩日一浴石能自浴黃手為

之洗灑落水如糊泥舅負下榻浴畢復負上榻必整容肅、如
書生歷二十餘年不厭舅每呼黃為孝婦兒八子有四惟黃是算
將年謂黃曰吾兒糊口於他方賴有孝婦兒省我定我食我拔我
然而收我沒當為犬馬以報孝婦兒

續烈婦傳

汪氏

汪氏方如垠妻如垠罷諸生汪新安人歸三年如垠以病卒無子汪時二十有一恸哭頭觸柱死姑力持之不得汪號哭彌月欲見其母吳氏吳氏在新安舅姑乃走使新安往反千里而迎吳氏至諭之曰而遽死乎而夫七世誰司者而不終夫服致三年之奠乎汪乃凜凜持服三年晨昏哀奠不輟既葬如垠服闋一日請舅姑登堂且泣且拜舅姑曰今日非令節何為拜乎汪曰新婦遵舅姑之命襄大事終服矣更復何需伏地滴血不能起姑扶之入帷遂緘口不食越三日姑持漿強之汪曰吾已貌命人亡人迎我矣

不食七日而卒葬從夫墓在練潭

程氏

胡效俊之妻程氏邑人程養元之女也程氏生於隆慶庚午因名庚一歲父卒九歲母黃改適庚遂不繼父家有繼祖母再醮者也庚不欲依之見則低眉不語乃依外祖母程媼萬曆丙戌庚十六繼效俊之室效俊之前妻王有子二璫四年舉一年梓潼縣丞當已出效俊為操江承差居華屋葺四壁立程安之事夫恭順積十有四年效俊病疫火程誓必以死從庚子夏四月之七日效俊死程含嗽畢哭絕復蘇尋自縊於倉內其母覺而救之加防程祝於祖曰君子弟違百日相會厝效俊於宅後之山母舅黃之正迎

之曰若不復見外祖母子程乃詣黃家與其外祖母俱兩月餘無日不以殉夫為言防之嚴不得死其母諷之程搥胸泣曰母大人失節矣奈何強兒失節叔父使日者推其晚當責程怒裂其章投地命園在我七月將半欲歸黃人止之程泣曰所不即死者為百日耳吾舅雅敬佛選中元輒糾眾為盂蘭之會今日適屬中元安忍不致辦香心歸作佛事焚楮曰君子儉用畱幾許待我適環病痢為視藥日夕調護祈拜於夫靈居數日環愈有難五十恚願里婦姻親十八日歎曰百日矣繼夫靈之前侍子救之蘇二十日潛詣夫厝所縊於樹侍子又奔而救之恸而謂曰不見若主乎適在此趨而入山侍子曰娘子神注耳二十二日給侍子曰百日已

過不死矣使僕往黃家取肩輿與吾將為外祖母壽使環往卿微殺呼畢為語諸什物及錢穀出入之數令紀之手縫一囊貯簪珥封授翠曰俟若兄共啟出笥中衣四褶同之侍子問何為曰吾好整短中修外為順哉白布為二子之服精藍米織細坦然自若晚沐浴呼環共臥須臾翠寐熟起著所同衣密縫剪帶束腰線三十如其年數以白條懸榻梁而死詰旦侍子解之哭曰娘子背巾間母日食未嘗一下咽今其慰夫方子曰嗟呼孤女無父訓鮮母儀繼入室而慈其子亦已賢矣况從容就義不食百日之信豈非貞烈之天授者乎

姚氏

姚氏麻谿吳孟傳之妻姚榮藩公之曾孫女也父玠生於麻谿里幼聞姆訓不窺戶隙十七歸孟傳家貧歸之三日即解鉛飾躬井曰執婦道惟謹舅姑悅之孟傳勤於學得瘠以死無子姚甫二十有幾泣告吾清白之家有方貞烈之典刑在夫亡矣安能偷生稱未亡繼於卧榻之側姑解之歎曰吾猶及夫子之歸土孟傳既葬慙欲行其初志姑執手而泣曰吾親夫婦猶子也婦何不父母我而代子之為子耶姚從容對曰子不視膳子婦固當尸饗姑喜防懈是夜自縊死合孟傳之墓而葬

楊氏

楊氏麻埠河吳仲洪之妻也仲洪之父子時家素貧娶楊之後益貧子時曰父子不能自餐安能分菽於婦欲更嫁之楊曰從一而終婦之道也即饑死必與仲洪俱子時不能奪數年室如洗仲洪裸袒負薪而收責者日詬其門子時謀於楊之父母將取資以償貸楊叩天而呼曰以吾口累舅姑不孝無所助於貧不仁失節不義勢不能存理不可去則畢志以對皇天耳自咽其髮而死

張氏

張氏峽山李棟之妻也棟死無子張號泣絕食鄰媼守之張給之曰我惜矣人生幾何而遽死為媼信之而還張趣牀後裂布經於牀辨其母夏氏急呼救解張奮身起曰死則死耳何苦我為人各

適其所甘我之甘死猶人之甘生也引巨斧砍左臂者三人家奪斧仰而坐之幕間張時暈不語家人稍退張遽掙身出戶投於塘寒涇冰凝以首觸冰裂而入馬家人畏之起面如生

汪氏

汪氏適蕪陽洪錦無何錦疾汪視湯藥晝夜扶持月餘錦展不起執汪手曰爾父母在毋毀爾容汪嗚咽良久忽號曰君業業妾誰為容則有與君同穴耳適日錦卒汪檣殯如禮夜不釋衾母詰之對曰夫室而後哀可釋也室之先二日命殯者曰此方多妖穴必大之倍聚壘灰母知其自為地也防愈密夜擁衾坐越宿倦寐汪遂自縊竟得同穴

續節婦傳

許氏

許氏或世英妻也世英邑諸生早卒許二十有二誓以身殉將塋世英許投壙內搶地灰塚撲面耳鼻皆破流血不止欲死而同穴家人持之不得死因而勸之曰世英不有歲二歲孤即死孤不元矣其何以復世英許乃忍死以立孤自任名其孤曰思立已舅姑欲奪之許遂引刀剗耳投地以明無他意自是人不敢言謝膏沐笄簪珥衣裳不再御獨處一幃撫思立克家年六十餘完節終

汪氏

汪氏龍變妻也變卒汪二十有一長子昌言五歲次子古言三月

汪哭踊自經待女秀貞救解之其姁慰之曰守志以存孤不猶愈於死乎汪乃杜閣與二孤俱背產妾之伯叔不問其出入伯叔給之衣服食汪儉用存其餘而息之古言二十七歲卒汪與其婦倪氏同守昌言四十卒又與其婦袁氏同守哭泣太過遂至殞明然勒結世業駁拓擇明師授諸孫書青衿者三鄉人以為靈範凡烈女之衆必敦請汪儼然而命之汪日五十後鄉里屢徵開十汪輒使人傳語未亡人為一綫緒忍斯須無死非其志矣奈何復冀世間名謹辭以故年七十有八守節五十有七載而有司未及旌也

張氏

楊楫之妻張氏武進主事張慶之妹也慶受學何省齋先生崇尚名理以清介稱張氏聞家教習列女傳內則諸篇歸楫明婦順楫卒張纔十九無子自分必死同穴為舅姑所持不得死爰謀楫祀舅姑從之以楫從子士良為之後張鞠而撫之比長而貧張為其志饒饒室不露音容年七十有三卒寡居五十四年清風揚于里閭不負武選之家聲云

周氏

周氏贈禮部郎張木之妻也廬江人十九而歸二十有四而寡與嫡余安人同守嫡子淳方髫周之子漸在襁居數年余卒周總家

政內外井六十有五卒麗守趙公邑令黎公皆旌之淳舉進士為參政漸入皆為散官

黃氏

黃氏明惟德之妻也黃年二十有二有子女各二矣惟德病且革訣曰若方父室如懸磬安能以二老四稚相累黃慨然曰生同室死同柳更何言哉尋惟德死黃經於其寢始救而防之不得遂引去膏沐勤綠泉以事舅姑邑有豪右聞其賢重幣介媒而議其兄時敏謀奪之黃剪髮毀容以死拒之自是親黨無敢復言其夫之兵曰珍珠墩在宅前黃每望而號時節必詣墓而拜奠至老不替撫孤有成年七十有五遠近無聞言邑令會稽章公旌之

劉氏

劉氏程萬銘之繼妻也萬銘之前妻胡氏有子曰材劉氏有子曰棠曰樂劉之慈材也甚于棠樂萬銘死劉甫二十哭曰可奈何則有三孤復夫子耳有僕竊金而逃材捕而笞之踰旬僕死其子訟於廳捕將論抵劉曰不能存孤何以對於亡人吾子生而前母亡子死亦何對於前母日夕哀號禱於神夢神告之曰若祖仲珍有藏金一甕烏金環肆拾雙在牌樓東閣梯下天將以救若子也旦日劉率侍婢掘之家人皆笑夢耳豈其真乎掘三尺果得金及環如其數遂因左右以請於廳守材由是得釋劉修施之無樓金盡乃免年六十有餘守踰四十年清白凜凜揚於里閭邑令樊公旌

之曰貞慈之母

徐氏

徐氏錢帛之繼妻也徐方十五帛已三十媒抑其齒而議之歸之日父母送之門見帛強壯多鬢怒而詬毆媒徐氏曰無庸業已入錢門豈有還理妾之命也已矣越三年帛卒徐無出而前妻有子曰徐撫之如已出子又早卒有孤孫馬徐又撫其孫歐唯獨廬年七十餘水漿茶苦鄉鄰稱之徐廬江人帛桐城人

劉氏

劉氏王忠之妻劉潮之女也忠卒一子道方幼劉二十有六矢志而撫道道復歿有孫劉又率道之婦共守而撫孫踰七十鄉里無

問言

左氏

左氏仲魁之女幼許里人韓崑、之父避仇於他邦將攜崑去時左十有三崑亦未成童其父謂仲魁曰此行未必返恐不能踐盟願得幣為旅齋而聽若女之別嫁可乎仲魁可其請居賴之有制議左氏不可曰一盟終身安能更事他人崑當還堅守以俟之仲魁曰避禍者不反顧易盟者不留思左氏曰崑如不還處子終吾身耳至二十有八崑果還左氏竟歸崑修執婦道七年左氏卒崑感其義終身不再娶君子曰微始之睽無以見節微終之合無以成義微崑之終鯨無以徵節義之感人易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

近之矣

錢氏

錢氏安昆之妻也五歲時鄰人治酒食要其母母欲與俱行錢曰吾聞賢女不出閨門遂不往十四適昆家貧躬井臼養舅姑得其惟二十有四昆卒一子棋甫二歲錢哀號撫之曰昆、孤兒將誰託耶焚香告天誓守不二六十有六卒鄉里無間言邑令黎公旌之

余氏

余氏余相之女方栢之繼妻也栢為邑學諸生前妻有子曰徹生六月而余歸又六月而栢卒余年十七抱徹號呼徹乎徹乎音也

予為而母今也予為而父予何愛於一死乎但恐予死誰為相子則予未可以死也家不備千金及做之長也積有萬金乃使徹人貲補即余八十有二完節終徹哀之不減生母余安慶衛人相桐城人

程氏

節婦程氏者河南石方伯吳公之繼妻也歸三年封恭人父程騰母鮑氏居桐之小龍山節婦生三歲不窺戶端莊寡言笑日者云當兩國封騰喜子可凡字哉必侍梁伯鸞以故居室十九年不字及方伯乃字方伯一介字元石嘉靖丙辰進士陞慶初進江西副臬元配孫恭人卒聘節婦以行孫恭人有子四伯應宿長節婦一

歲仲應宸叔應震方童季應賓甫五歲節婦兄視伯次而子仲叔季較孫恭人在上方伯治家高節婦佐以慈惠得尊卑長幼心孫恭人有姪護謹於方伯節婦曰吾異日何顏見孫恭人百計為之請克免之萬曆丙子方伯即世節婦二十有七所生一女在襁一男應龍甫三月節婦呼天曰吾共殉乎則又撫諸孤泣曰昔無母兒猶有父今無父兒可無母子長姓哭奠柴毀骨立言伯有夢劉氏其歸先於節婦節下婦下之至是劉改適節婦獨處目如救滅獲聞以內未亡人司之聞以外東成伯子授諸子經皆能承訓下惟伯舉孝為臨胸縣令季子弱冠魁天下授編修而仲而叔皆博士諸生叔子更有文節婦色喜展幾掃手報亡人節婦已成

四子獨當一室拮据以撫應龍使其弟程必耀授之章司曰塾非慈親不便三年易傳則出居於外命之曰先大夫之柩而貌矣幸成安得憐然雁行於諸兄而其父事之應龍唯恭諸兄焉然提誨而濡沫之節婦雖貴顯儼約如寒素既孀即筮冠霞帔不再御學漸以女女應龍見廟節婦不冠帔但椎髻青紵而也適吳以來未歸寧方伯歿二十年應龍已冠為諸生而孀孀留始住省之終身僅一歸寧耳晚善病應龍進藥節婦曰嗟乎待亡已久安能更向諸人乞須臾病知我矣麗邑皆表其堂方子曰嘗讀閨媛王祥傳傷為繼母而慈焉者寡矣矧克成諸子懷貞不二以復於所天拒藥之心豈有所矧習感憤哉較然不渝其性者也

桐溪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方學漸撰學漸字達卿號本菴桐城人以子六
鎮貴贈大理寺少卿是編取其鄉忠孝義烈之行
凡耳目所及者各爲立傳自序謂風世莫如彙充
彙莫如學故以桐溪爲名凡五十人爲傳二十三
篇

貧士傳二卷

〔明〕黃姬水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

顏堂祕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貧士傳二

卷》提要

貧士傳序

吳郡黃姬水譔

粵天生民惟民有欲廼作君師俾寄平理故帝王之治井授廩分務存普濟而玉燭之化人熙戶給自臻大同粒被之外靡圖滋長富貧之目於斯未分自夫鴻古既降窮縱肆極於土茅之俗遐珍甘峻雕之風起故天下之民五性盡其衷十盜集其室盈則驕華僭于家御歎而置貧士傳矣

悴蹈赴頓陶貲鏹豐溢者力適而勢彰金匱單虛者友疏而家誚於是各人其人各心其心舍予身皆胡越處一姓為仇讐攫而爭也如猛獸鷙鳥豢而養也如廐肥欄畜然祿以德享財非惇入精英之聚鬼神所殃多藏之門鮮不離咎如漢卓以郿陽而族晉崇以金谷而收若是燼滅者不可勝紀良足鑒矣然昏惑沈淪危亡安樂莫不熙熙利來攘攘利往貪墨克培而桀心

充位養養苟得而跖行塞閭貴豪積貨于丘山
元庶槁躬于溝壑嗚呼此天下所以日就于匪
康而貧士之所以罕覯也困亨貞于周辭無怨
難于洙訓豈我誣哉然庸彙雖繁廉資者特受
情瀾雖倒清介者獨持則代亦有其人焉由今
論世卽事考心或逸尚高盤弗屑塵穢或懷冲
養順恐係天和飽仁飫德則澹視如雲苦節清
修則嚴揮若浼保身明哲以遠害而輕履命舛
貧士傳

垂以居易而泰皆襟牟玄造意軼遐皇不以欲
疚不以俗麟不以終渝者也吁哉卓乎其諸蜂
營蟻競而靈鳳丹山神龍滄海超然無累矣乎
使天下皆貧士之心焉則揖讓成而雍熙登矣
詎可易視之哉慨其不樂世聞名跡韜閥間有
發見經史百家者不有類傳曷便披仰馬遷之
紀貨殖但刺淫奢揚雄之賦逐貧未融嗟抑陶
歌蕭詠緇帙多遺予也幼遭坎壈雖處屢空之

懷古人實獲晏如之抱癸巳之春青陽臥
疾乃就榻上徐爲編摩姬周迄今凡得七十五
人列爲二卷務皆畢老無榮斯登芳簡倘先微
後達老乏少殷有一朝之遇者皆所未遑也始
之宏述繼以頌揚庶乎景表懿德遠掄素風則
是傳也匪徒爲一己之私好將以望天下之固
窮君子庶幾有聞而起也

士傳上卷

吳郡黃姬水謨

構李王子逸校

披裘公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路有遺金
公當夏五月披半裘負薪而過之季子呼公取
焉公投鎌于地瞋目拂手而言曰子何居之高
而視之下類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五月披裘
負薪傳上

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知其為賢者請問
姓字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字也遂去
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

札也行國公邁中達食薪力負冬裘夏披黃
金可拾素操豈移秘名 竹覽莫追

老萊子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世亂逃耕蒙山之陽墻以
莞蔭室以蓬蒿牀以枝木席以著艾水飲菽食

壑山播種蕭然世表也楚王駕先其門當萊子
織畚而言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萊子許之
其妻曰妾聞酒肉我者可鞭箠我官祿我者可
銖銖我妾詎能為人所制哉遂投其畚而去萊
子亦隨至于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
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蹙然改容于斯言
老萊鴻翼蒙中耕處草木遛遊水菽噉咬緘
闡陳謨朱方偕底績毛食粒感容宣父

食士傳上

榮啓期

榮啓期者周時人也值衰世隱居窮處遺物求
已時披裘帶索行吟於路曰吾著裘者何求帶
索者何索嘗鼓琴而歌孔子過之問曰先生何
樂曰吾樂有三天生萬物惟人為貴而吾得為
人以男為貴而吾得為男或皆不免于襁褓而
吾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
者命之終也居常待終當何憂乎孔子聆其語

爲之三日悲焉

啓期至素拒外抱中以敖舒詠因服表衷志
楊舜絃詞慨尼聰三樂弗諼一丘固窮

春秋三子

春秋三子者楚之交子曾之周子齊之狂子也
三子生當衰世之季目覩王綱之斁思欲絕景
雲表濯志溟澤乃相與居泰山之陽處環堵之
室草戶不扉蓋茨不翦而高歌不輟君子謂可

食士傳二

方之倪缺云

殊方三子同道一心蜩視姬邦鳳遠泰岑作
幾舉色舍和保真豈謂陋栖廢厥高吟

鮑焦

鮑焦者不知何許人也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
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于此也焦曰天
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于此也吾聞
之世不已知而行之瘁行也上不已用而干之

毀廉也瘁行毀廉然且弗舍惑于利者也子貢

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汗其言者不履
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普天下之下莫非
王土此誰有之哉焦曰嗚呼吾聞賢者墮進而
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于
洛水之上

於烈鮑焦跼步周行耻辰叔季結想上皇目
賜啓言投疏立僣孤累名流洛水並長

食士傳三

齊餓者

齊餓者不知何姓字也齊大饑黔敖爲食於道
以待餓人有蒙袂輯屨貿貿然來者敖左奉食
右執飲曰嗟來食迺揚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
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
曾子聞之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淵境荐凶敖也設食槁瘁有來虛餓孔棘呼
嗟致聲舉腫作色簞豆終揮舍餒甘沒

黔婁先生

黔婁先生者魯人也修身清節不求進於諸侯
魯公以鍾粟辟爲相齊王以黃金聘爲卿俱辭
不就著書四篇抱絮而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
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塹席葉絜袍不表
裹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履足則頭
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妾曰斜而有餘不
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至于此生而
身士傳上

不斜死而斜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
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婁子曰以康乎
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
足不斂旁無酒肉何樂于此而謚爲康邪婁曰
否否先生之生也甘天下之澹味安天下之卑
位不戚戚于貧賤不欣欣於富貴求仁得仁求
義得義其斯可謚爲康也已曾子喟然歎曰惟
斯人也而有斯婦

有穆先生正以矩身祿辭兩國室之兼展缺
歛曾惻焉謚婁陳存雖苦節歿乃康名

北郭騷

北郭騷者齊人也結累罔捫蒲葦織屨履以養
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
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
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
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
身士傳上

使人分倉粟府金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
見疑于君出奔北郭子曰吾聞之養及其親者
身仇其難於是以身死白之

騷尚蠶盤銖陳晉寵毋篋莫充相門斯踵銜
惠何深酬身忻恤取不賊廉死非傷勇

仲尼三弟子

仲尼三弟子者顏回曾參原憲也回嘗簞食瓢
飲處於陋巷人不甚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子

賢之它日嘗列弟子之行又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及回死無以葬厥父顏路請夫子之車以爲槨云參不仕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臃脣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提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緼而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而卒傳孔子之道憲居以環堵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木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盛服軒車往見

貧士傳上

七

原憲憲章冠緼履杖藜應門子貢曰先生病矣憲應之曰憲聞無財之謂貧學道不能之謂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退有愧色

河上貧者

河上貧者宋人也家貧緼蕭而食其子沒于淵得千金之珠貧者謂其子曰取石來假之夫千

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鸞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遺其璫也使鸞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君子謂其不以貧而苟得焉

宋有玄人希微澹寂溯澗幽盤織蔑聊食厥嗣淵投月珠乃獲量龍作戒碎糜它石

子桑子

子桑子者不知何許人也子與與之友霖雨十日子與恐其病也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

貧士傳二

八

則若歌若哭鼓琴口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有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我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弗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桑也居困與實良朋浹旬病雨一飯造門歌絃甫奏思故方深究之莫得歸彼生辰

列禦寇

列禦寇者鄭人也穆公時子陽爲相專任刑法
禦寇乃絕迹窮巷面有饑色或告子陽曰列禦
寇有道之士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不好士乎
子陽與粟數十乘禦寇見使辭之其妻望之而
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
過而遺先生食不受非命也哉禦寇笑曰君非
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
且以人之言居一年子陽與其黨皆見殺列禦
寇士傳上

寇獨全著書八篇曰列子

鄭圃列子壺丘是師周名山霽清謐女饑彼
以人饋我以身辭垂言窮巷世仰冲虛

莊周

莊周者宋之蒙人也家貧往貸粟于監河侯監
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以三百金可乎
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
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

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
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
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
我無所處吾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
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著書內外篇不仕而
終

莊生知樂漆園囑逸郊犧不爲塗龜自厄假
累監河誇金三百達言罕譬秩有倫脊

禽士傳上

鵽冠子

鵽冠子者楚人也隱居幽山衣敝屨空以鵽爲
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之用馮諼
常師事之後顯于趙鵽冠子懼其薦已也乃與
諼絕終身不仕

荆有哲靈幽巖芳蹈服不周形冠因作號亦
縣隱名丹書闢道有朋師顯斥交終操

顏觸

顏觸者齊人也居齊下邑宣王致見與語以爲
君子也願請受爲弟子觸曰王生於山制則破
焉非弗寶貴矣然而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
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雖貧
晚食以當肉緩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
正以自娛悅而已因再拜辭去君子曰觸知足
矣終身不辱

觸居側邑明擢齊宣侯師雖顯山王弗完至

食士傳上

十一

道一陳鄙邑言還貞璞無願君子誦焉

陳仲

陳仲字子終齊人也其兄戴爲齊卿食祿萬鍾
仲以爲不義嘗殺饋焉與食出而哇之將妻子
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窮不苟求食不非
義適歲饑乏糧三日乃匍匐而取井上李食之
蟲者三咽而能視聽身織屨妻辟縑以易衣食
王遣使持金欲聘爲相其妻曰亂世多害恐

先生不保也遂相與遁去爲人灌園

子終蚓操於陵自竄驚哇兄饋李充蠮半乃
屨乃縑乃衣乃變楚患內規高潛園灌

王高

王高者秦時人也當秦末饑亂父母兄弟死者
十有五人家貧徒壁立夫婦盡則傭耕夜則伐
草燒博飢食蒸藿寒衣草衣而夫婦安然不變
所守焉

食士傳上

十二

高生不辰會秦鹿失乳然匹婦罄爾四壁盡
辦夕薪草衣藿食素患與貧而無戚戚

宋勝之

宋勝之南陽安衆人也少孤居穀城聚中孝慕
甚篤聚中化之少長有禮家貧不能自贍乃依
食姊家數歲往受易長安以信義稱從兄哀爲
東平內史遣使招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非勝
之願也乃去太原從郇越牧羊以琴書自娛丞

相孔光就太原辟之不至

勝之德澤至孝作人姊食從寄兄爵茂輕樂游鄒園耻就孔勲絃索綜玩展也鴻生

張仲蔚

張仲蔚者平陵人也閉門養性不治榮名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没人時人莫識唯劉襲知之

食士傳上

志

仲蔚削智稱世自陶玄珠則保浮名弗饗承祿唯何惟遂與蒿獨彼劉魏雅素締交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人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返其餘潛隱于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岳名山不知所終

向子委順榛莽屏居食淡每置受賜返餘潛玩微象暢契玄知綠海携友名岳偕歸

孫期

孫期字仲瑒濟陰武城人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不仕事母至孝喪膳莫供乃于大澤中牧豕以資奉養遠人從學者皆執經纒畔黃巾賊起適期里陌輒相勸約曰莫犯孫先生舍司徒黃琬特辟之不行終於家

食士傳上

志

期也居約職共爲子乃從允澤牧厥茹豕青衿孝管芳懿詔語德懷蠡寇名徵天府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也世稱節士雖以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蔬仲叔曰吾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弗食建武中司徒侯霸既辟至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

一片屠者或不肖與令聞勅吏常給焉仲叔怪問知之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容沛以壽終

清矣仲叔廉節興推友饋弗嘗公聘再辭膳顛在旅鮮食莫需梁躬從沛卒老于斯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鴻幼遭亂父卒卷席而葬受業太學家貧厲節學畢牧豕於上林

貧士傳上

五

苑中誤遺火延及它舍悉以豕償其主猶以為少鴻無它財以身居作後聘同縣孟光入門不荅乃更椎髻布衣搥作而前乃喜曰此真梁鴻妻也有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復至吳居皋伯通廡下為人賃舂母歸孟光與食舉案齊眉伯通知非凡人乃舍之于家鴻潛閉著書既卒伯通等為葬于要離冢傍

伯鸞清白幼遭屯極惟皇作令彼美令德力

耕陵山為春吳國良彥偕心烈士並域

張楷

張楷字公超不知何郡人也石嚴氏春秋古文尚書就學車馬填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以候過客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以為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輒還鄉里

超克學融博古今簪笄既廣鵠徙何深花

時駕玉壺永春優游郊里忘厥處貧

貧士傳上

六

孔嵩

孔嵩字仲山南陽人也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為新野里卒友人范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為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曰子非孔仲山耶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共與俱曳長裾遊集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于卒伍不亦惜乎嵩曰昔侯嬴長守于賤業晨門肆志于抱關子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

之宜豈為鄙哉式勅縣令代嵩嵩以為先傭朱
竟不肯去

嗟爾仲山淪賤攻百才成國器氓編邑伍騶
侯新郊節逢故與握手論交報言援古

吳祐

吳祐者不知何地人也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
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
父故人謂之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
貧士傳上

無耻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

祐方弱冠即抱義悲匱邦將贈牧諷典書父
交相遺忝生載規人各有心厥志莫移

婁壽

婁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孩童岐嶷有志梳髮
傳業好學不厭榮汨溺之耦耕甘山林之杳藹
遲夷衡門樂以忘憂郡縣禮請終不回顧鹿
大布之衣糲糲蔬菜之食蓬戶茅宇捲樞卷牖

樂天和命確乎其不可拔也是以守道識貞之
士高尚其事年七十八卒國人相與論德處謚
曰玄儒先生

元考純叟性澄不誘敦志星帷滅景雲敷在
歎克熙于天宜考玄儒國謚懿述弗朽

郭太

郭太字林宗太原人也少事父母以孝聞家貧
郡縣欲以為吏歎曰丈夫何能執鞭斗筲哉乃
貧士傳上

六

欲遊學無資就姊夫貸錢五千與聞縣宗仲至
京師從屈伯彥學春秋并日而食衣不蔽形常
以蓋幅自障出入入則蔽前出則掩後以毋喪
歸凡司徒辟大常趙典舉有道皆不就以建寧
二年卒

懿哉林宗胥吏豈羈遐追聖學言遁王畿蟻
習典學麟獲授書奔衰歸處藏器栖遲

符融

陳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州郡禮請孝廉連辟皆不應會黨事妻亡貧無續飲潁川張元祖來存融推所乘鹿車牛馬欲爲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即土埋葬而已與同郡郭林宗田盛並不仕以終云

偉明逸韻杭道虬盤婦亡無歛友欲備棺乃行古志青野埋捐同襟偕逝用晦林泉

貧士傳上

尤

申屠蕃

申屠蕃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少有名節鄉人稱焉父毋卒哀毀思慕遂隱居學治京氏易厥後春秋小戴禮周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前後凡蒲車特徵皆不就年七十四以壽終

恬曠子龍被褐處空冲心玄境汗跡傭工瞻依早失經緯咸通蒲縑數返考命以終

徐氏父子

徐稱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讀書豐城猶由之厓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常齋磨鏡具到所住傭以自給桓帝以玄經傳禮徵聘陳蕃胡廣黃瓊交辟不就靈帝欲以蒲輪聘稱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隱居不仕躬行稼穡倦則誦經貧窶困乏執志彌篤不受惠于人太守華歆禮請相見辭疾不

貧士傳上

年

諸建安中卒

孺子者何挺生杰出田耕止共鑑磨行給臣僉檄求帝兩旌辟子胤丕承足昭先德

貧士傳下卷

吳郡黃姬水譔

攜李王子逸校

庖累

庖累字伯重京兆人也遭亂播遷徙鄴喪婦乃請洛陽途不文獨居道側以甌甑爲障施一厨床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詠不輟衣縕敝服亮平中縣令閔其孤老給廩不

貧士傳下

足就工作裨糴糧出後以疾亡

伯重局師青牛戶堂遠播京洛子止塗傍滯

道觀文理素詠細須捷縣服庸保索提

寒貧

寒貧者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容三輔乃就學長安宿儒樂文博氏通詩書於衆輩中最爲玄靜關中洵亂南入漢中不治產業不畜妻孥晝夜誦詠道書後還長安獨居窮巷冬夏

結里人與之衣食不郡縣以其鰥寡

叩乞于市亦不多取人問姓名不荅故因號之曰寒貧也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所欲恥而不言因與脯糒及衣取共脯一胞糒一升而已

德林玄默範彼樂備塵業弗務道典目披集貧致號芳字莫知戎臣問遺取食却衣

孫登

貧士傳下

二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居郡北山窟土爲室夏則編草爲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撫琴性無悲怒見者皆親樂之時游邑都所經家或設木食者一無所受嘗在宜陽山中文帝使阮籍往觀與語不應籍康從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荅康每歎息將別以才多識寡戒之後不知所終

公和弗偶宜陽居穴炎曦散草寒暑被髮文

徐虞絃載鼓載閱阮叩絃言耕遊戒別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常宿白社中或乞于市被笑而行逍遙吟咏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全綿棄而不受著作郎孫楚就社中與語載與俱歸後貽書之仕京詩以辭之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寢處唯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而已

貧士傳下

三

威輦飄踪洛陽客至絮栖幽社汗游瑯市達矣行吟鄙哉言仕倏焉遐舉獨遺玄賦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友聞每採稻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蟻蟻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勗之仕統勃然作色曰使統屬太平當與元愷評議遇濁代念與屈生齊淩若汗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屈

意于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毛漉汗匝顏赤心熱口張耳塞也言者大慙

統幼孤置孝睦則聞采林星往拘水海征顯榮族勵沮溺自任斂形地世畢影高襟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服畢不娶步擔入吳興大辟山窮谷倚木于樹苦覆而居恒著鹿裘葛巾不茹酒肉區種菽麥采

貧士傳下

四

竹貿鹽以供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携輿俱歸颺贈畫袴裙一具文不納辭歸颺追遣使者置衣而去後衣爛戶內竟不服用王導聞其名遣船車迎之文荷擔而至居尋西園溫嘗問曰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後迺歸臨安既卒葛洪更闢並爲作傳贊頌其美云

郭文嘉尚山水遐思名鳥阮歷荒谷攸居颺

服弗御導園薏栖一朝捐瑟二拍楊徽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翻少有志操離州郡辟家于臨川以漁釣射獵不涉世交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至稻將熟有伊認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給之以稻還翻翻竟不受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不取其直亦不告姓名嘗墜刀于水路人有爲取者因送

貧士傳下

五

與之路人固辭翻曰爾所不取我豈能得復沈刀于水其廉不受惠替類此也

武昌翻里臨川寄室乃耕汙萊禾成弗獲乃鬻漁獵售人無直沈器連漪允符清德

沈道虔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與諸孤子弟共釜庾以捃拾自資同播者爭穽道虔悉以所得與之爭者媿慙後每事輒云

勿令居士知冬無複衣戴顓聞而迎之周以錢服及還悉供諸衆無衣者鄉里少年相率受學道虔無食以立學徒或康令孔恢之相與魏給受業者始得有成道虔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儲而琴書爲樂以終

道虔玄澹老易妍文饒仰掇穽寒鮮複衿戴周瞻族孔給淑人老年藿食琴典欣欣

孔淳之

貧士傳下

六

孔淳之字彥深會人也孔子二十六代孫性好墳集山水爲太原王公所狝居會稽剡縣茅室蓬戶庭草蕪徑牀上有書數帙而已與處士戴顓王弘之王敬弘等並爲人外之交又申之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牛繫所乘車載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訖暮而歸或恠其若此答曰固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鄭方明要之不至使謂曰苟不入我郡何爲入我郭

淳之咲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辨其林
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肖往元嘉初復徵為
散騎侍郎乃逃去家人莫知所在後東歸七年
卒

淳之居懷索丘山水經草茫茫牀書楚楚三
星締如一壺成禮郡招耻屈帝徵逃徙

翟法賜

翟法賜者壽陽柴桑人也曾祖湯莊父矯並

貧士傳下

七

高尚不仕法賜結屋廬山以獸皮結草為衣雖
鄉親中表莫得見焉徵辟不就後家人至石室
尋求因復遠徙後卒于巖石之間

翟世清高法賜尤皎相芳養靈服毛御草迺
避數求復投杳渺達人就悅青巖陳序

劉凝之

劉凝之
為人推
女南郡枝江人也慕老萊嚴子陵
與弟及兄子作舍野外非其力不

食妻亦不慕榮華樂其儉苦共乘薄笨車出

賣易周川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遣使存問

凝之答書稱僕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

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

也荊州年饑義季慮其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將

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自

年饑餓後携妻子入衡山不返元嘉二十五年

卒

貧士傳下

八

白尚凝之古逸自期于宗謝業于野爰居指

媛同德賢王抗餒衡陽終隱遂厥遁思

朱百年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家貧少有高志談玄屬

詠携妻入會稽山業採以樵斧置道頭輒為行

人所取明旦復然人稍怪之積久知是朱處士

所賣須者隨多寡留錢取薪薪而

不售資匿白榜船送妻還孔氏天

之追

念婦氏亡于冬月衣無綿絮自此不御裳褰時
就孔顓肩衣被單袂顓以臥具覆之既覺引臥
具去體謂顓曰綿定奇溫卽洒涕悲慟願峻爲
東楊州餉穀三百斛不受百年卒蔡興宗爲會
稽太守贈米以給孔氏遺婢詣郡門固讓時人
笑之以比梁鴻妻云

百年玄蒸樵山自給一日弗售兼旬無食孝
不御溫廉能却物淑妻辭饋並彰清德

貧士傳下

九

顧歡

顧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也家世寒賤父祖並
爲農夫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父使田
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稍過半父怒欲
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
壁舍後聽無遺亡者夕則然糠自照及長焉志
不倦居剡中天台山每日出戶山鳥集其掌上
服食年六十四卒

歡也農流性資秀悟年方岐嶷推甲作賦屬
垣畫業然棘肯度機心永絕山禽掌哺

吳蔡二隱

吳苞字懷德濮陽涇城人也學舍三禮老莊過
江教授爲巾竹簾蔬食二十餘年與劉瓛俱于
褚淵宅講授論語隆昌元年徵大學博士不就
蔡會字休明陳留人也常慕苞清抗圭齋自守
不與俗交字爲謂江敫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

貧士傳下

十

夷涅而不淄曰白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夷白
乎

懷德鉅儒北學南師屢揮宋組鑰闡會書休
明景式高抗亦特古稱夷白焉頌不虛

徐伯珍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少而孤貧學書
無紙常以竹箭箬葉并蕉及地上學書及長讀
詠不倦妻亡不娶自比于曾參宅南九里有九

巖山途移居之家極貧寒而兄弟四人皆曰自
相對時人呼為四皓前後徵辟凡十數皆不就
伯珍幼艱抱影長膺藝翰摹精古墳探與九
巖逸栖四人齊老自擬會參世稱商皓

沈麟士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敏慧博學有高
尚之心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人號為織
簾先生又傭人伐竹以繼蠶糜并苦無書因游
貧士傳下

士

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稱疾
歸鄉無所營求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終終老
徵薦不就著易禮老莊等要略數十卷千家

麟士俊敏尚志窮居誦口而畜業手以需討
典都游終履鄉歸昭昭經述來嗣足垂

沈顗

沈顗字處默幼清淨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
之為人貧賤讀書者迷獨處一室人罕見其

面從叔勃貴顯還吳賓客與門顗獨不往勃就
之顗迎送不踰閭勃歎曰吾今乃知貴不如賤
也齊末兵荒與家人同甘困俄二日一餐或饋
根肉閉門不受惟承尊荅根俱食以樵采自資
怡然不改其樂

處默高步憲稗欽風守我冲寂傲彼尊
戎並遊饕餮皆空山植溪毛日舉以世

阮孝緒

貧士傳下

士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士人也孝緒七歲出繼
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遺財百萬應歸孝緒
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胤姊琅玕王晏之母之
聞者嘆異性至孝阮冠笄父彥之誠曰願跡赤
松于瀛海追許由於窮谷庶保餘生以免塵累
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貧無僕僮
隸竊隣人墓樵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合拆
屋而炊所居惟竹一叢而已

章叟士宗年芳行偉百萬推金一塵甘饒
海清淙穎陽高執叟竹安輪沒窮無悔

劉訐

劉訐字彥度平原人也幼貧性不欲仕時有辟
之者訐卽挂檄于樹而逃事息乃還亦不願娶
與陳留阮孝緒及族兄歆日夕招携都下謂之
三隱卜築東澗有終焉之志每遭窘迫併日而
食隆冬或無氈絮處之晏然人不覺其饑寒也

食士傳下

志

常著穀皮巾披衲衣每遊山澤輒留忘返神理
閑正姿顏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天監七
年卒謚曰玄貞處士

訐當隋紀孤困卽遭親賓弗利比友相招東
澗盤止遠岫遊遨玄貞清謐千載猶昭

胡叟

胡叟者不知何許人也居家蒿室草廬唯酒自
適嘗謂人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光不治產業饑

貧不以爲耻養子字螟蛉以自給每至貴勝之
門恒乘一牝牛布囊容三四升飲啖醉飽便盛
餘肉併以付螟蛉見車馬容華視之蔑如也

叟不家治寔勝焦光碧草寄趾黃流適情仰
供養子時乞華門視彼榮富太虛馳雲

范元琰

范元琰字伯珪吳郡錢唐人也少通經史兼精
佛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賓客見者莫
不改容憚之家徒四壁唯以園蔬爲業縣令上

食士傳下

志

言義行楊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卒于家
吳有元琰敏求慧性既涉九經復昭三乘寂
矣厭紛儼乎居敬藝疏足老終遯辟命

朱稚推

朱稚推益州成都人也澹泊絕俗披裘曳索人
莫能測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鹿幘逼
署鄉正委置不服更結廬山中夏則羸冬則緝

不取葉以自蔽贈遺一無所受嘗織十芒屨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屨也爲需米茗易之置其所取去終不與人接高士廉爲長史備禮以請降階與之語不荅惟瞪視而去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屢存問輒走林草自匿云

桃推恬閑裘索陶熙祿弗諒世網苦廢攝雲取壯緯草由願友治請言默示無爲

貧士傳下

去

孟浩然

孟浩然襄陽人也骨貌淑清風神散朗灌蔬藝竹以全高尚然遊不爲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挂于選部不盈于諸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郡守韓朝宗偕浩然入秦先揚于朝約日引謁及期會友文酒講好甚適或曰子與韓公預諾而忘之可乎浩然叱曰僕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它遂單席不赴由是間罷終于冶城

南園

楚獄隍靈孟拍挺生林嘉遜尚文妙匠心放適情志任適天真臨觴負諾樂豈易名

高繹

高繹者長安人也有古人絕行慶曆中召至京師上欲命官固辭歸山賜號曰安素處士家甚貧妻妻子寒餒終不以困故受鄉人饋遺閉門讀書而已

貧士傳下

去

高子勵行卓犖邁古德聞帝擢號錫山處室用雖艱鄉周弗取唯勸遜志披文暢喜

杜生

杜生者莫知其名時人呼爲杜五郎潁昌人也所居去邑三十里有屋兩間與子並居前有空地大條卽爲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自陳村人無能公何見軫聞所以爲生對曰昔有阪田與元同耕迨兄子娶婦

度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携妻子至此僦屋居之與入擇吉醫藥聊以供飢粥有時不繼云杜生野寄逾紀潛門讓政敦睦俗室祿貧嚴十韓方以粒以薪孫尉惠發珍厥條陳

俞澹

俞澹字清老金華人也貧而無室栖山以居人呼之曰半山道人荆公王介甫嘉其潔尚乃彊為釋牛山以資澹曰無錢得祠部耳公為買之

貧士傳下

七

牒名紫琳已戒期祝髮愆而不至公詰詰之澹曰吾思僧不易為生龜脫筒亦難堪忍祠部已付酒家償負矣

清老從道風神塵表歷偶弗借芳林孤蹈名公致嘉迦業強造曠性不堪從厥所好

賈收

賈收字耘老烏程人也以詩著名喜飲酒家素貧東坡先生每念之嘗作古木怪石書其後以

贈云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為作古木怪石一紙每遇饑時輒一開看還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能為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者當便以贈之不爾可令侍姬掌財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賈生茂士握藥吐珠絳斷則嗜白衣罕携室當交謫友實致思嘉圖雖慰玩豈忘饑

丁時習

貧士傳下

九

丁時習字行可邵武人也父廷彥為太學錄以忤蔡攸歸卒時習遂棄青紫業僦舍掩籬玩讀經史晏如也鄉朝貢有以書薦於有司終不往謂妻危氏同甘苦未嘗以貧窮見辭色子百之千之風興俱酒掃具蔬食畢即受業恭謹終日杜來為之立傳

廷彥邦直克陶哲器國止青蠅園藏自貴令與荆德翼子繩龔龔士昭揚播芳百嗣

舊雲卿

雲卿者豫章南昌人也初與丞相張德遠爲友朱既渡南德遠貴顯雲卿乃遁跡結庵于東湖之小洲家貧希礫爲固織屨以自給垂三十年後德遠復相函金帛移書帥府云有故人蘇雲卿在治下斯人管樂流亞非折簡可招必禮致之帥漕乃以計造見翼日遣吏迎候書幣不啓而雲卿已逝矣

貧士傳下

十九

雲卿國彥乃丁世亂故交顯達湖州遇玩管樂致忻幣書臻薦松間一語明發遐窅

蘇扶

蘇扶者隱士蘇庠仲子也工詩書貧甚而有介郡守招之語子姪輩曰吾何以憂知時人特以先世隱名存耳殆不過哀吾貧而周之寧忍以父名賣錢耶固辭不往死至無以歛葬云

羊吏用晦逸範風傳乃生麟角亦尚龍潛不

彰清稿書適照天抱窮以歿題幃弗全

何溥

何溥字商霖永嘉人也潤澤許整屆詩知名金費常空而意趣悠然漠不爲累也葉水心常稱其凍餓自守之樂死之日殯具無貲其友翁率素往來者葬之

溥也括儒聖友賢趨玉堪擬德實偶彰儀躬遭育鞠心嗜道腴獻稱有識友殯無偏

貧士傳下

周方叔

周方叔字矩道居丹徒築室五州山下讀誦不休家貧或終日不得食鄰僧乞米送之一日其農卿準孫常州吳會造其廬無以爲具乃烹犬食之二公忻然盡歡歎息而去

矩道崇廬考墳自娛如何程旄乃繼備糜朝軒有造山釜無儲羹獻作俱式宴樂居

呂微之

呂微之天台人也居芳山中綜博述詠安貧遜
名常漁以自給一日携弊楫詣富家易穀露頂
袒褐布襪草屨值大雪立門下人弗之顧徐至
庭前聞閤中語貴遊子弟詠雪苦吟弗就微之
哂焉適出侮之微之口占以答無不精美問其
姓字終不言諸子弟曰嘗聞吾鄉有呂處士者
欲一見而不能先生豈其人耶曰吾農家安知
呂處士因患之殺微之怒曰不義之貨我何庸
貧士傳下

取遂去諸子弟暇識其所雪霽竟訪唯草屋壁
立忽米桶內有人乃微之妻也以天寒無衣坐
爲痺耳因問先生何在答曰溪上捕魚乃至彼
見之微之隔溪謂曰少需之得魚易酒飲諸公
也俄頃携魚酒至盡歡散別翌旦復躡其蹤則
微之已行矣

作者微之絕塵不羈益來山轉網罟捕魚遁
則一山僻廬人知諸少甫扣孤雲衣移

胡汲仲

胡汲仲字長孺天台人也特立獨行凍餒有守
赴子昂嘗爲羅司徒奉鈔百錠請作墓銘長孺
怒曰我豈爲宦官墓譽耶是日長孺絕糧其子
以情白坐諸客咸勸之受長孺愈堅嘗送蔡如
遇歸東陽云糜不繼糲不溫謳吟猶是鐘球鳴
語之曰此余秘密藏中休糧方也

夷風沿濁卓生長孺履有確守困無纖累雖
貧士傳下

當粒絕終辭墓譽歸友贈言堅哉見志

杜有開

杜有開字伯陽江陰人也家貧授徒以給妻吳
氏辟纒助之天曆歲歉學徒散去吳之弟繼勸
鬻墓地少延餒死有開在羸憊中堅持不可繼
欲挈吳歸吳曰夫能盡孝我獨不能盡婦道乎
遂相繼枕藉死鄉人憐之

伯陽碩儒庾炊莫給餐蒙而照載緝以易凡

鞠僂夾克全守德子經婦義絕焉弗失

張介福

張介福字子祉單懷人也從姑氏來吳以慕鄉
拒許衡遂軒軒以禮自持為學誠篤周旋規矩
張士誠入吳兵掠其舍命適諸富不從乃刃其
面流血仆地復戴冠危坐而顏色自若家素貧
寡多不具衣襦或遺以袂絮固辭之雖小物亦
不受必死語人曰吾學古人一無所成死有餘

貧士傳下

圭

憾矣

單懷秀產吳邑卽旅志在希賢動能中禮白
刃莫歸素介無取生雖間道沒猶含悔

王達

王達字志道錢唐人也足一跛家極貧無以朝
夕因賣藥買藥復不繼又市卜博究子史百家
客至輒談今古不休人知其辨博每以疑難質
之無不口應

暖者王生外歎內足山神秦方市廉楚士
必第年談雅稽贖身義隱詞質皆彰暴

王賓

王賓字仲光吳郡人也志不願仕永樂中自壞
其面終身不得居無事王賓布袍游行市中家
貧無業賣藥以資所至羣兒隨焉郡守姚舍枉
謁衙門賓據坐受拜以道誨之若師弟子姚少
師廣孝貴歸來訪弗肯見方盥掩面而走

貧士傳下

韋

仲光耽漁獨影窮栖鰥顏伴廢編髮高嬉性
偕赤子道屈貴興同邪企德展矣我師

邢璽

邢璽字月禮吳郡人也平生不娶併童僕無之
弊屋三間青苔滿壁室中唯左右古書披覽新
水躬自秉執惟炊乘分而食焉未嘗得一煖食
折齒敗脂壞麻破被蕭然其居也及扣之經史
傳記無弗應者客至清談不設易若有奇步數

人每謂之必挾鈔以往午則買食它處復就談
焉量以是畢老

邢叟好古經紉史究室乏御令身勞并日晨
炊昏餐著麻寒覆問奇有來如鐘在叩

貧士傳卷之下終

貧士傳下

五

貧士傳二卷

內府藏本

明黃姬水撰姬水字淳父吳縣人黃省曾之姪也
是編載自周至明初貧士七十五人各爲之贊漏
畧殊甚至如莊周貸粟監河侯一事亦列之貧士
中尤不倫也

梅花草堂集皇明崑山人物

傳十一卷

〔明〕張大復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清補

修彙印梅花草堂集三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崑山人物

傳十卷名宦傳一卷》提要

梅花草堂集序

嗚呼元長先生而竟沒矣
先生沒吾邑其復有文章
乎哉先是吾邑有震川先
生所為古文詞暨舉子義
務在自得顧世之譽誅
惟時王李才名盛天下屢
以意示震川先生與相與

助揚共廣聲價而先生亦
應也以故王李之後故請
托先生文使不得列於七
子之林誰知百年之後竊

其隻字皆得托於大家當
時掎扼之者安在哉震川
先生沒元長先生起焉所
為古文詞暨舉子義亦務

在自得不顧世之譽譏而
又不以震川為宗大都崛
強不屑羞從籬下生活吾
邑之風概然也今元長先

生文具在讀之真有繪水
必繪聲繪月必繪光之意
每與人談論竟日不倦者
有不聞所未聞而去者韓

昌黎何蕃傳惜乎蕃之居
下其所以施於人者不流
也然而山澤澗溪之高下
雨豈有擇耶其殆謂先生

歟先生於余內戚也不以
余為謏陋每進而譚古今
之業因以其文相屬若余
之可以傳先生也夫余惡

是以傳先生其亦先生之
自為傳耳諸孫貧甚饘粥
不能給不忘手澤梓先生
文十之六以公之當世余

悲其志安忍無一言以識之

內姪詹尹顧錫疇題

梅花草堂集目錄

卷一 崑山人物傳

盧觀熊 熙 彭祖 充穎 儒 瑛

秦玉 約 殷奎 璧 箕

王英 成憲 余嶺

王明善 朱璣 唐汝為 龔一德

陳則史 謹 附項駕 袁華 楊性

易恒 呂誠 范能 孫俊 沈本初

林鐘 泉

梅花草堂集目錄

朱吉 定安 泰安 永安

王遜 復 曰敏 范從文

王震 父祖卿 偶栢

陸安 范廷珍 俞敬 支琮 徐任 附李文詠

王履 伯承 沈仲寶

附沈貞 許律 董伯儒 許謙 陶浩 葛括 何順

周振譽 張聲 范暹 吳璣 李郡

卷二 崑山人物傳

白昭 旦

龔譽

米暉 助 鍊

龔誠

劉璉

夏昂 片 禹錫

周升 璵

虞祥 震

夏景

梁棟 昱 執

王永和 汝霖

許剛 立 騰蛟

趙遠 昂

黃鐸 琚 玘 附張經

張翼 支鑑 王綸 附顧培 李元壽

卷三 崑山人物傳

梅花草堂集目錄

吳凱 愈

周號

盛順 洪

章賢 張聲

屈昉 初 儒

蔣明

張翔

王資 庭 億

朱昌

甘霖

龔理 紱

夏佑 遂

張和 穆

沈愚 魯

沈訥 侯

龔琚 辰

龔能 注

卷四 崑山人物傳

朱旻 杖

葉盛

鄭文康 父壬

周恭 鄂

陳翊 王道

孫瓊 父宗

夏璣

朱夏 文

朱萱 觀

陸容

馮鈇 琨 夢龍

顧恂 父良

王鑑 漳 繼孝

吳瑞

張汝丹 世峰

梅花草堂集 八目錄

卷五 崑山人物傳

陸鈇

高敞

姜昂

秦璫 雷

高以政

王僑 一誠

張潮石璞邵魯生

王倬 附管琪

虞臣

周瑞 汝礪

周恭

黃雲

王秩

孫軒 孫學 附張翼

顧式 邦石

張安南

周在 復俊

龔乾 邦衡 時煥

毛澄

周震

卷六 崑山人物傳

朱希周

顧潛 父宜之

周倫

梁鳴鸞

周廣 士淹

顧鼎臣

魏校

方鵬 鳳 元儒

柴奇 大履

盧志

梅花草堂集 八目錄

卷七 崑山人物傳

秦雲

王應電 承慶

周鳳鳴 鳳起

張家

張羽

魏庠 希直

王同祖

晉憲 父鵬 驥

顧夢圭 允點 懋宏

顧夢川 允燁 允烈

秦鰲

顧履方 謙亨 天定

張廷臣

張情 意

孫雲

| | |
|------------|--------------|
| 吳中英 | 沈世麟 |
| 卷八 崑山人物傳 | |
| 周大禮 | 王任用 |
| 王三接 | 李憲卿 |
| 周美 | 季龍伯 |
| 歸有光 | 張憲臣 |
| 陳敬純 | 周後叔 壽誼 |
| 孟紹曾 | 張湧 沈孝 |
| 陳時 延經 | 顧夢羽 允元 允諧 允杰 |
| 梅花草堂集 八 目錄 | 五 |
| 王執禮 | 俞允文 |
| 梁辰魚 | 朱景運 曹治道 |
| 卷九 崑山人物傳 | |
| 顧章志 | 徐子英 |
| 秦霑 | 傅遜 |
| 王逢年 | 龔起鳳 |
| 朱熙洽 | 顧永慶 |
| 潘蔚卿 士元 | 陳淮 陸懋 |
| 何天衢 | 張士淦 |

| | |
|------------|-----------|
| 丁允亨 | 王執法 |
| 沈 楠 | 陳允升 如京 |
| 周 詩 | 顧履吉 諸光 |
| 支可大 | 王炳衡 炳齋 |
| 許承周 旋吉 | 顧咸和 震宇 晉瑛 |
| 支如璋 | |
| 卷十 崑山人物傳 | |
| 李同芳 | 馬玉麟 |
| 張 棟 | 顧紹芳 |
| 梅花草堂集 八 目錄 | 六 |
| 王伯稠 | 沈曾唯 魯魯一源 |
| 諸壽賢 | 徐應聘 |
| 張文柱 | 王安鼎 |
| 王臨亨 | 陳嘉猷 |
| 王在公 | 歸子慕 |
| 張振德 | 李胤昌 |
| 顧天竣 | 顧天寵 |
| 許士翀 | |
| 卷十一 崑山名宦傳 | |

尚 卿

鄭 達

楊子器

方 豪

祝乾壽

王用章

劉應龍

聶雲翰

樊玉衡

王時熙

金 華

石肯構

李三省

朱 冕

沈應奎

梅花草堂集

目錄

梅花草堂集卷之一

吳郡 張大復 著

皇明崑山人物傳

有小引

昔揚子雲作殊言十五篇自言梗概之法得之臨邛林閭翁孺蓋考信若斯之難也予不類僭述先哲行事次第歲年叙論成傳九十卷大要嚴覈耳目所及與家譜牒所載乃至贈遺弔挽篇什編成一書原本事迹所得龔氏家藏寔多蓋龔氏自安節先生喜著

梅花草堂集人卷一

書多遺籍摘鉛次纂數十傳彌昌不類斯作豈有至精之所想違妄擬殊言所藉翁孺梗概之法倍于作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好古不可以信不信不可以述吾鄉方奉常故有崑山人物志六卷標位品目作者之事則予不類之所不敢出耳其詳見自序

盧觀

子熊

孫彭祖

子儒

盧氏其先龍興武寧人由平江徙崑山譜牒多缺不可攷海虞季旂作崑山志勝國時崑山蓋有盧觀云

觀人有常饒隱行有常父鑑待補進士名系雖存然行事不少槩見尚論盧氏者自觀始作盧氏傳觀之後彬彬多風雅名節之彥各序論之俾後之覽者知貞元之際于斯爲盛焉然其詳不可得而聞也

盧觀字彥達少有志行嘗受業湯彌昌錢重鼎之門頗窺玄奧奉親味道外一無所問與人坦直無分貴賤即其人有相負者置勿校歸斯受之無介于懷晚嬰羸疾益肆志問學古今之業繕寫殆遍朱黃爛熳卷軸芬潔著書九數種及卒勉教子孫讀書修行無

梅花草堂集人卷一

二

長言門人私謚曰夷孝先生子熊熙

盧熊字公武元末爲吳縣訓導洪武初以故官追遣赴京毋卒告歸復起爲工部照磨尋以善書受中書舍人遷知兗州州初罹兵革民力凋弊而大帥李善長適營魯邸又浚兗河供億不貲民情洶洶公悉力調護二役並就兗民不疲會錄刑人家屬事逮詔獄死上籍其家篋中僅餘麻桌上深悔之公嘗受業楊維禎博極經史尤精六書既任兗州見印文訛謬嘗爲上言之時已忤旨至是竟獲罪子彭祖

盧熙字公暨博學好古善楷法洪武初以薦授睢州同知時中原甫定歲復薦饑公一意休息惟恐傷之明年攝守事會廷詔御史清伍四方籍無見軍輶以民代而睢戶僅僅滿千縣行不下百餘輩公按籍而勾之得數人上御史御史大怒欲以格詔論公曹吏震懼請如民代例公持不可乃獨身往詣御史抗言睢戶凋耗一旦盡民而充非籍之伍則無睢無睢某又何守乎御史怒愈甚公堅不奪竟得免未久卒于官州人士女製服哭之盡哀勉婦孺送者數千人道

梅花草堂集人卷一

二

被大雨扶携流涕無一人少卻先是兄兗州公嘗題之詩云藎藎清夢穩鐵石古心存人以爲不愧斯語也子充賴

盧彭祖字長嬰洪武末任武康縣縣丞永樂初薦授禮部主事坐事爲民阜城尋徵詣行在冠帶聽用以疾卒公學求適用有父風 文皇知之然竟不能相盡孫瑛

盧充賴字次農淵源家學行誼甚高嘗被薦給事詰勅會世父兗州公遽死非其罪公負骸骨歸杜門著

書絕口不復言仕子儒

盧儒字爲已勤學有文頗自負人有請其稿者輒持腹曰彼中有筭卒難相盡尋以薦拜中書舍人時被顧問上嘗命公作雪賦頃刻立就盡屈其同事者上深器重之有重齋稿行于世

盧瑛字克脩宣德五年進士性敏學博工古文篆籀不減夏太常太常每語人吾墨竹一冰近在玉潤公太常婿也終刑部主事

論曰吾鄉縣治南故有盧氏世祿坊家宗老嘗指示梅花草堂集卷一

予輒言宛州居官事唏噓久之其後坊不復見而顧歲夏太常墓傍盧家予得觀焉有老人出迓予自言吾刑部後因道刑部憲囚江右事稍稍問其先世大畧茫如也予視其庭宇甚潔葩卉爛然爲咨嗟良久而出再往過之則爲墟矣盧氏自待補公已顯又工詞賦宛州而下皆有官職爲時聞人刑部又成進士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豈盧氏信然歟今求其子孫而不得也蓋嘗伏而思之文章操行造物者皆不輕與人惟書與畫立名最久而盧氏世擅之母多取耶又

况其人安貧味道多著書有述于後者哉予每尚論其世慨然懷之宛州死非罪即亨于名乎猶當十世宥也

秦玉 子約

秦玉字德卿少孤貧與兄奉母家居讀書不求仕進志行卓然務苦約其身又能歌詩自放母顧氏織紉給業母令分志玉益感奮不勸聚徒講論二十餘年與兄未嘗異財用家政大小惟母兄是聽已身出入必稟而行母卒茹荼終喪未嘗澡洗俄隣家失火延

梅花草堂集卷一

燒玉舍而母殯在堂岌岌不免玉憑棺號泣聲徹洞焰中烈火熾然抵牖而滅人謂誠孝之感云年五十三卒門人私謚孝友先生子約字文仲治聞強記能析諸家異同而統貫其說綽有行之契詩名大噪于時洪武初應詔試慎獨箴拜禮部侍郎尋以母老辭歸天子束帛加寶鈔再徵詣京師選授溧陽縣教諭典教八年動履具有矩矱御史練則成待制吳沉薦約宿學遺老宜在館閣不報未幾請老卒嘗自號淮海道人

論曰秦之先世家淮陰宋直龍圖太虛觀用文章操
行顯子孫散居海上後徙崑山崑山之秦自孝友先
生始孝友父庚庚父樛樛父棟俱隱德不仕其世系
皆可攷然未籍崑山故不具載昔龍圖公與蘇子瞻
輩好著書文采表于後世孝友淮海相仍不絕考其
述作孝友有詩纂探說摘要雜錄諸書而淮海道人
亦有樛海樛史孝節等錄龍圖之後可謂必復其初
元明之間駸駸與劉向蔡謨父子爭烈矣

殷奎 弟璧 箕

梅花草堂集卷一

殷奎字孝章璧孝連箕孝揚天性友愛兄弟自相砥
礪而奎名尤著為一時文人所欽賜奎嘗受春秋楊
維禎深明大義又好讀瀛洛關閩之書留心名教于
時事屢有建白洪武四年有司薦詣京師試上等當
得官州縣而奎念母老疏乞近地便養忤上旨調陝
西西安府咸陽縣訓導咸陽古渭城名勝有餘而兵
燹之後文采未著公本性理之學善誘生徒循循不
倦以間上秦嶺涉漢阪見白雲蓬蓬自東南起念老
母在其下凄然出涕噫悵久之竟以病死訃聞啓議

以母屬箕而獨身走咸陽婦兄骨寃安焉乃揮淚白
母又私于箕曰母老途窮形神孔悴汝盍慎諸吾豈
憂汝昕夕奉手雍州故不在天上行當自至汝慎無
念雍州念雍州其惟服勤老母聞者莫不唏噓掩涕
或慮其涉遠道又司訓官貧難返骸骨而壁日夜間
開丹旄無恙告母衰事母亦安箕色養眠食猶常其
後箕舉秀才試廣西僉事終太平府推官

論曰殷先生孝章好著書予得覽其目如咸陽志閩
中名勝集陝西圖經渭城寤語等篇意必有感慨悲

梅花草堂集卷一

七

戀之情觸事而作而惜乎後世無傳其苦心不少統
見廬苑州熊陳博士潛夫稱為孝子出處死生瑩然
不滓亦足表其素矣然非二弟歸骨養母惡能無憾
哉君子所以致嘆于在原之什也

王英 孫成憲

王英字俊伯洪武初貢詣京師授山東道試御史歲
滿授御史母有章奏輒削其牘世莫聞知而高皇
帝愈器重之特命署都御史事黜陟惟允居內臺凡
十年陞刑部主事試郎中母老乞養出知寧海縣

文皇帝即位召還復郎中尋擢陝西按察司按察使
已改山西秩滿進嘉議大夫仍命治陝公之在西陝
也簡易有體獄至隨決不務深文巧摘而民以不寃
僧伍講張之徒却步誓服既得代還京馳馬顛頓至
徐泗間疾作夫人閭與其僕王保隨侍傍徨莫救相
泣以歿勉含歛資斧弗滿一金用佛氏荼毘法歸葬
故里鄉人痛悼之卒時六十三子寧安定子成憲
初名廷綱以字行號真愚先生抱角時已知名譽校
雅爲葉文莊盛所賞識其後僱塞秋闈不售應詔試

梅花草堂集

卷一

八

吏部選授樊鄱尉府訓導都尉故興于文學名知人
獨引重先生事靡細大成從審畫與吳文定寬王文
恪整王三原恕賦詩飲酒頡頏當世後滿九載當遷
京官公以老母之外陞秀水教諭獎勤率情諸生尊
親之居母喪會喪秀水士送者四十人服闋補定海
得歲九十六考終于家

論曰高皇帝嘗手書敦厚王英揭之殿壁以故吾鄉
之學士大夫下至小婦稚子必稱敦厚公云敦厚公
歿六十年定海始述其事請吳文定表諸墓道即文

定亦惜其歲久而不能詳也然以高帝之明聖進
退大臣人莫能測而敦厚公獨久居內臺凜凜稱職
式厚其終是非盟心勿欺不有其身能若是乎殿廷
之揭母其退焚奏牘精誠有所感著與何簡在若斯
之殷也志稱敦厚公居鄉恂恂與人易嘗韓入市門
門者縛之公笑曰庶人不韡禁也其如我官人何命
取幞頭示之門者謝公曰君縛韓人不縛官人何謝
之有有負離者與公並道而隘擠公墮水公攝衣起
夷然不顧其後離者復遇公棄所負却走公召慰遣

梅花草堂集

卷一

九

之鄰翁具雞黍飯公而令適會宴公辭令就鄰飯欣
然人怪問之答曰貧家無易事且吾居鄉何必造令
此三事者予爲童子時蓋耳熟焉斯與漢石建周仁
張歐諸君子何擇哉傳云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
其小者天下之士不出其鄉即論公者或不盡庶幾
近之予猶惜定海公文采不尠見其行事頗著于
虞叅政臣之書採次爲傳復載其壽予先王母詩一
章詩曰堦前葵萼如金卮堂中老人垂白絲金卮滿
引紅入面白髮萬縷生春姿清晝沉沉靜歌舞笑語

宣閣閣花鼓膝下兒孫獻壽杯邀迎王母來徘徊開
卷奕然致有蕭散之氣將令讀者知識小之意云

余燦

余燦字茂本超悟絕倫美丰姿嘗從殷奎陳潛夫受
春秋胡氏傳遂精其說里稱俊才有御史行縣美公
公曰御史皮相耶恐不足盡天下士御史改容謝之
洪武六年詔取賢良詣京師公應詔試入太學選授
承勅郎陞通政司參議試吏部尚書十七年授尚書
本部上特命公定考績法公爲人祇慎謙和不遺故
梅花草堂集卷一

舊每賜休沐布衣徒步遍謁隣里有不值者輒曰煩
爲道吾故余待詔兒鄉人至今傳美之

論曰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典銓之于考績
重矣高皇帝罷中書省左右丞相設九卿百揆時
叙摠于冢宰其實天子之相也皇帝慎簡天官不次
遷擢一時典銓者受成將美日不暇給類若無所事
事而考績之法特以命公此何如簡在哉雖甚盛德
稱任使英主在御夫安得高華終老哉自公以後詹
微見殺翟善以驗封司主事驟試尚書黜陟如彼定

考績者宜何如凜凜也洪武之世公可謂銓局一人
而前志不載公考績事特序論之見公之居鄉恂恂
與其在朝廷無以異也而世之小夫朝稅褐纓冠夕
聞于閭里猶沾沾車上舞哉

王明善 朱璉 唐汝爲 龔一德

王明善字復初別號樵王性剛介矩步詳視動有令
則嘗念天下甫定應從儒術童而習之可成天性乃
闢館聚徒訓飭不倦百里之間東甌之贊畢集其門
公益慷慨自負校訂訛謬刊定句讀整衣危坐聲振
梅花草堂集卷一

金石一時興文之彥州里相望絃誦聿新

朱璉字廷儀父宗海有士行至璉益感奮力學以春
秋爲己任嘗葺數椽于學宮之側安處徒衆一時執
經問難者望廬而集至室隘無所置席顧設大帷庭
中猶不能盡公性剛正幼從王樵王游習其儀範說
者謂不愧師門云

唐汝爲號文谷學務該洽不名一經其教因材而篤
隨授隨解英特之彥有甫成誦已盡通其說者史學
書法一課俱下士大夫家競相延致即宦遊數千里

外多載與俱主賓之情彌久彌肅甚有書之遺誠今
子孫世世延之母為勢家所奪晚歲賓於鄉白哲飄
鬚衣冠皓偉左右服勤皆一時譽髦之士論者榮之
龔一德字允咸漢陽判承恩之孫通經涉史屢試不
售退隱東市河上授徒養母不就高門幣聘顧司馬
王轉運常調之請為東道主莫得也龔孝介慎簡都
講辟公為政公謝曰老人眊矣生平不欲訓高門子
第乃僕僕垂白時拱揖貴人之前哉令賢而許之
論曰國初陳振祖潛夫蔚有聲華盧伯融昭詩文清
梅花草堂集卷一

俊史家稱其善訓迪教子弟有法度也師之時義大
矣哉然陳自華亭司訓崑山遷為國子先生盧任揚
州教授于吾鄉人士未旦矣非藉王朱兩先生草
昧初闢人習其野疇若于訓而彬彬焉嘉隆之間師
道式微競走榮貴如唐如龔斯亦矯矯于鷄鶩之群
者哉 高皇帝滌瑕盪穢還之文物彌昌彌熾一鄉
之士論世者詎可令其沒沒無傳也

陳則 史謹

詩文二業至于我朝斷自北地信陽其本始實由高

季迪氏季迪手闕草莽奪漢魏人已饗之利而自專
其德當時學士溺于所聞何論作者即索解人政復
不可得矣予攷邑志諸先生業文章母慮數十家無
能出楊鐵崖之學其知信季迪實能副之者得二人
焉著為傳

陳則字文度家貧力學以師範聞于鄉里洪武七年
由秀才舉任應天府治中轉戶部侍郎左遷大同府
同知陞知本府公少與高啓徐賁張羽楊基輩相倡
和宵賦紫菊得句云惟有魏花顏色似春風秋露不

梅花草堂集卷一

主

相同同社亟稱之呼陳紫菊

史謹字公敏少從毘陵倪瓚郡人高啓遊博學好古
工詩什善丹青甫冠從戍滇陽洪武末用翰林學士
王景薦授應天府推官左遷湘陰丞既謝政僑居金
陵自號吳門楚樵年七十餘以老疾終有獨醉亭詩
集行于世

論曰紫菊翁著詩甚多不概見即當年所遺百篇寥
寥無傳矣而獨醉亭稿亦絕無及見之者讀偶武孟
錄得所為與史敏結交行一篇其詞云故人故宅居

婁城嗟予避地臨東濱兩鄉相去不多遠擇交已結
鷄豚盟適從別來三十載百粵東西隔嶺海臨風對
月每思君人寰滾滾知何在我今行年七十餘客遊
都門扶病軀莫愁家東杏林下握手一笑情何如子
居巷南我巷北幾度論心話疇昔輔車今日幸相依
故作歌詩寫胸臆三復斯言政堪與志傳相致信而
志云公字公謹誤也吾鄉人物薦舉甚都如項叔馭
駕之薦平袁子英華之該博楊秉中性之敏贍與其
父慶源皆有述于世要之不離鐵崖之宗陳史二公
梅花草堂集卷一

西

故是吾鄉開山主無疑耳

易恒 呂誠 范能孫俊 沈本初

易恒字久成其先廬陵人祖斗元以宋咸淳進士尉
常熟攝警崑山遂為崑山人今世所稱蓮峰先生者
也父偉字成大饒風格初試吏平江後以吉水州通
判致其仕恒性簡澹卜居淞南之大泗溪仰讀俯思
無域內想嘗關地數百弓引流種樹號曰泗園興有
所會嘯咏不輟以此終其身所著有陶情集子孫散
處溪上脩然之致至今勿絕

呂誠字敬夫抗志高潔不祈榮利所居饒花竹點翠
飛紅殊有深林籬落之趣過者望之不知其室之逼
也邑令慕其該達請為司訓屢聘不許耳目聞見一
寓于詩楊維禎稱其特絕滿散不讓袁華時稱袁呂
或曰呂性慎密袁自謂弗如云

范能字仲能少從毘陵謝應芳游精醫喜吟尤工法
書永樂初被徵詣郡賦詩上郡守願養老母自全其
天年守憐而許之日以著述為事塙墉几席皆有雙
韻世傳淞南集于時號入室弟子曰孫俊俊字叔英
梅花草堂集卷一

父映雪翁自華亭徙居澱湖之陽至俊始築別墅于
磧溪讀書觴咏既老不輟葉文莊為序溪南集至今
稱磧溪孫氏

沈本初字大中賦性嚴重訓養子孫號有矩度鄭主
事某嘗聘為許墅義塾師既至鄭不迎謁力辭去杜
門賦詩有韋孟風小楷絕類顏平原時稱二絕楊文
襄被徵欲載與俱辭曰已無絕藝匡賢相豈有虛名
重友生文襄械幣候之又辭曰身安老圃無餘念與
寄主一石遠情于八十餘終

論曰夫士脩身砥行名不出其家文采葩流則令聞
載而行之二者宜何擇焉以予所聞林下諸人其在
者大都邑乘之緒言耳其集其詳不可得見矣
呂范辭辟不就沈大中不備禮而去易先生著書滾
上嶠然不滓自非彬彬質有其文者予何取焉史載
蓮峰墓隱馬鞍西麓如蓬萊日出之鄉可望不可
即而磧溪數椽巍然如魯靈獨存斯亦何與人事哉
要之皆先立其大者矣

林鐘 子泉

梅花堂集卷一

六

林鐘字仲鑄其先魯人自高以上附籍杭州高祖少
雅宋文林郎潮州推官曾祖和卿元德慶路儒學教
授祖輿平江路崑山州同知父仲山始占籍華亭生
公洪武中辟授崑山儒學訓導訓迪有聲會上臨軒
選士和御製思得賢才詩稱旨擢知湖廣慈利知縣
縣苦茆岡峒蠻出沒爲患朝廷勦捕之兵連不解公
肩輿獨往諭以禍福利害群蠻稽顙靡然從化未終
三考用求賢辟擢天官考功郎中永樂己丑奉命爲
從巡狩起拜亞中大夫參山東布政司事庶績茂

會女妹唐賽兒反與方伯就逮以歿公言溫氣清
膽畧屢更煩劇卓爾不群初任崑山諸生甫投分即
翕然宗師之每相與語見林先生覺意表言外別有
箴規可謂教思無窮者焉而公亦樂其土風遂卜居
賢序之左自號松谷道人著書若干卷子泉字揚伯
能讀父書不營名利周文襄稱爲君子

論曰聞之長老與林先生語如冬日送暖膚革充然
即小婦稚子願若其訓退而各自得也予嘗過夏生
時家謁先生像須臾不矜冠履有適宛如所傳聞語

梅花堂集卷一

七

也厚積未伸卒罹刑戮君子惜之或曰成皇帝時
未設巡撫故藩臬禍福迥異今日其所遭遇然矣夏
生之六世祖元爲公婿知之特詳予用其語表出之
或曰生所居故宋王氏逸野堂林先生卜居處至今
夏氏守其業云

朱吉 子定安 泰安 永安

朱吉字季寧洪武中被薦授戶科給事中時賦長稽
違勘合上震怒命廷臣論死籍其家公上疏言勘合
之說本以照驗歲糧曾否完納如使歲糧及限即勘

合亦不過查驗虛文今照得各省粮犯但稽勘合不
缺正粮伏賜昭蘇以弭恩宥上從之洪武二十二年
有詔肅清胡藍逆黨所在承風頗開告訐橫及無辜
寃濫已甚公又疏言雷霆震物威不崇朝上帝好生
春回幽谷往者病狂不逞之徒已膏斧鑕所有引繩
披根之類允屬矜疑射影無憑蒙沙可憫奏入上特
嘉之有織文繡衣之賜翌日欽諭廷臣溪加獎美自
後寂無告言者尋以墨妙改中書舍人遷侍書卿翔
禁閹莖萬十年出為湖廣按察司僉事理冤釋滯不
梅丘草堂集入卷一

六

可殫述會註誤繫獄久之永樂大赦復召為中書舍
人奉勅題高廟神主春賞特厚已謝政歸篋中惟
法書名畫路過故人負租抵罪輒粥以償之年八十
一而終子三

長定安字士隆精篆籀學相傳玉峯前有篆塚其所
瘞也翰林吳均王洪嘗為銘誌

次泰安字士栗永樂三年卿薦授內黃教諭歷調安
仁安吉陽信三學所至條教必以尊傳註惇行誼為
本再滿三考乞致仕甚力故人楊文貞楊文定

之不可杖履逍遙終身不談世務得歲九十有三
次永安字士常好蓄古今書籍工行草出入晉唐間
時稱三傑

論曰朱氏之籍崑山自中翰公始中翰不忍以身之
察察受偽吳縉垢故逃之崑卒亨于宦勝國延祐間
有德潤者中翰父也字澤民初用趙文敏孟頫之荐
歷官編修鎮東儒學提舉浙省平章參謀長興太守
所在有聲又以書畫特聞天下至中翰益顯我朝設
科取士而中翰用薦辟起家登賢書者又是內黃公

九

始成弘之間御史恭靖絡繹聯翩于吾鄉以一二數
矣其始故宋直秘閣子榮一人之身也秘閣公以六
歲藐孤提携譜牒寄身桅柁間渡江而南以有今日
斯亦宇宙之大奇也哉予攷朱氏人物多務忠厚耻
為浮薄雖復筆墨淋漓無器然自滿之意樹德務滋
其所自取耳志稱朱之先有應得者營墓陽抱夢讓
爵林天與澤民卒興朱氏此亦道家所時有非影嚮
傳會之詞也宋兵部郎中貫為睢陽五老中一人有
德有行蓋朱氏始基之矣

王遜 子復 孫曰敏

王遜字謙伯洪武十七年進士崑山第進士者自公始初授上高縣縣丞蒞事明敏剖決如神考上上詔還京師令上殿糾儀復稱旨超拜江西道監察御史時朝廷法嚴而御史職侍從在上左右公凜凜嚴自治無情容然性峭直敢言事上多優容之一夕上卧便殿公與同直者侍詔問公月先無故入御座于律云何公請如夜入人家律上顧笑則公故悔之矣未久求去詔許之已又原之召還公公懼竟服重死子梅花草堂集入卷一

年

復字從道生三月朔既長感上之原之也發父書晝夜讀尋登宣德五年進士第授行人司副已拜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公悲感交至思報稱而耿直絕類其先御史于是人稱小御史云小御史之言事盡衆不能堪卒戍遼陽病死鐵嶺城當是時鄉人哀兩御史死直不盡其用然幸有子曰敏字仁功負特絕之資年十六就童子試提學金御史奇之欲與餼公引非令辭不就則鄉人更奇之必能成二父志也久之弗售而諸從游者往往脫穎以去晚膺里選司訓石

門而公故不以司訓自隘尊師道成人材石門子弟于是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論曰士君子處創業之世事英主欲直行其志而免禍災者豈易哉兩御史死直事世莫能詳然聞之長老皆無悔于心云石門雖伏不礙雄飛化成九載拂衣而去里後進側目嚴憚之公亦杜門著述不與物接斯何愧兩御史趨操乎石門饜食災俄失小御史遺像所在灰飛諸生家自鬚以上者面都宛然石門召工填出之藏之家廟人謂御史入火不蒸也

梅花草堂集入卷一

世

范從文

范從文字復之魏國文正公十二世孫父原良獨身官潮州卒邸舍焚蕪葫蘆山中山曠徑僻公間闕萬里求之莽互不可別識乃號哭淒風苦雨間血盡眼枯忽土陷得所識石遂負骸骨以歸洪武丙辰以國子生奉使稱旨擢監察侍御史轉戶部主事奏免株連盜倉罪百餘人同官螫之罪叵測而上謂侍臣曰是先憂後樂之胤也寬之請後莊浪螫者謀不止意必殺之追成金齒徙廣南公挈其妻子日走荒江

斷峽與魑魅逢迎海上久之故免永樂初用薦起官
儒學歷金華東安金鄉三縣乃致政歸公既久去其
鄉廬會墳墓皆非所有勉力稍復之建祠祀潮州公
修范氏宗譜年八十七考終

論曰予所見范復齋先生墓志如此志墓者沈玄谷
魯與先生家世姻好幼行也其時近而可信予頗採
其說作范先生傳邑志謬悠不足憑所載官職年月
履歷與沈志雅不類學者溺於所聞如此孔子曰吾
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

梅花堂集卷一

王震

王震字子東父曰祖卿洪武初爲行人開雲南道夷
山湮谷設施爲多震初應秀才舉選令益都會歲大
稔民採靡蕪給食常不繼洵思亂公開倉賑之吏
請未受肯非例公訶之曰民饑如此而候肯賑耶直
吾死民矣一境全活者無筭廷論推重之遷爲益州
同知公性慷慨饒膽畧守益如爲令時而加些焉先
是益州佛寺有像能言禍福小民祈乞者晝夜相
於道不可止公至爲設大齋置饒對像轟飲無所聞

說移時寂然忽勅左右吏爲取醉狝以來吏跡草中
得巨狝袒而卧公命縛之柱狝醒乞貸公顧吏曰左
道惑民于律云何狝哀懇即左道無敢傷物乃命釋
之像不復言

論曰王益州之縛醉狝廩廩夷山湮谷之累矣併稱
益州故文恭絢九世孫云建炎初文恭爲御史中丞
陳攻守之策甚力宰相不能用其後扈駕南遷請與
韓世忠夾擊金虜可謂石畫而當時議者異之是也
數傳爲行人開道滇南烈矣益州之政妖狝怖直

梅花堂集卷一

王

取之飲酒談笑之間無矜憤色剛正之于王氏甚矣
哉文恭不營第宅晚依薦巖寺以居歿葬白馬涇北
而益州行人之墓不可致矣

偶桓

偶桓字武孟落拓嗜酒喜吟詠嘗贊其詩謁楊維禎
倪瓚瓚亟稱之謂有超乘挽強之力日升川至之漸
公喜退語其友雲林故是解人洪武二十四年應秀
才舉授荆門州吏目幕府多暇觴咏不輟久之致其
政歸遇淮南故人蔣用文載入京師僑居建安坊下

綸巾藜杖放情江山間久之乃還事年八十二嘗自作挽詩云堪憐八十白頭翁自笑生前萬事慵北闕薦賢雖有剡南村作守竟無功耽詩不愧詩才拙嗜酒惟愁酒盞空留得五湖風月在浪遊誰復繼遺踪公家桃源涇嘗築江雨軒居之著江雨軒集再遊秣陵雅慕醉吟先生之為人又作醉吟錄若干卷行于世

論曰予讀醉吟錄信老杜晚歲漸于詩律細爲偶先生言之也先生嘗夜起見星月交輝花影零亂自念

梅花草堂集卷十

五

往與諸賢作社登金氏覽勝樓雨晴風雪類有吟咏故不知景乃在此因賦樓夜詩雲隨鶴影翻疎箔月送花陰過畫闌允先生所自得如江之雨樓之夜讀者可以想見其人而惜乎其墳墓子孫皆不可攷也有偶姬者事佛張家橋小巷中能言其先世嘗有瓦枕漏箭鷄鳴歷然可聽與今志所載相合予時尚小恨不詳詢其世系云

陸安 范廷珍 俞敏 支琮 徐任

李文詠附

君子之道始乎夫婦所能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盡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此聖人所能盡者也孟子求其說而不得姑爲之懸解云爾聖人受命尺地莫非其有夫何有海濱可以斷然忘天下者哉 高皇帝刊定曆律與民更始誰能攬其法苟盡吾海濱父子之情藉令當年有聖人者以身履吾鄉陸孝子之事其必不能故曰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千載之下論而勿議可也予按前志直叙其事而附以五人故不敢以聖人之所不能謂後世必如是

梅花草堂集卷一

五

而孝也然亦有幸有不幸焉

陸安邑三畝民父曰德甫好結客嘗緩急人難願以身翼庇之而國初法嚴允保結人脫逃或保結非類者連坐無赦德甫以事論死將磔于市安年二十而初婚浹旬別其婦鍾刺血書代父典刑于衣袂間獨身走京師德甫忍淚面之屹不動乃伏闕請命詔特許之赴西市曹就義觀者千人無不人人泣行下安色不變揚揚如平常德甫伏屍哭盡哀提其骨束歸葬薦巖寺南二十步既七十年從孫需請沈誠學廣

作孝貞記萬曆甲辰崑山教諭沈應奎爲文祭其墓
范廷珍字惟中父彥良以宿望表鄉里註課連坐事
巨測與第廷珪詣府請代上官故頓挫之淚盡流血
百折不少却得末減遣戍河間公故善醫遂以醫濟
河間民無貴賤老幼皆爲診視病者輒起其人或忘
報勿校也晚歲喜吟學益該洽雅好率更手筆一時
齋閣題署必以乞公公亦欣然應之行年九十而筆
墨不衰魚箋鸞素紛委几席其神愈王葉文莊公嘗
記其事

梅花草堂集卷一

共

俞敬字用禮父得水母王皆早背寄養張氏張故戎
家子好書人專自行已意張母孫憐而庇之如子公
亦謹事孫母如王母痾癢疾痛無弗盡也永樂八年
孫遽危疾將不起公剖左脇割肝和糜飼母母忽愈
亡何氣發疾如初又自嚙左膊肉愈之事聞閭里間
爭相愛重恐其冒張氏姓遂爲戎家子也聞于朝
文皇帝嘉之詔旌其門擢尚寶司丞洪熙改元陞少
卿復俞姓贈父母如其官正統六年陞卿卒得年六
十有四

支琮字敬將長七尺軒軒出人頂而口吃不便道詞
同舍生或嘲之飲容唯唯而已學務深入不祈頓造
人謂之魯勿較也家貧奉母不能具純綿令母安寢
每冬月母不能寐輒取已所御青布袍覆母疊跂而
坐候伺母省乃出有郡倖慕其高義凌晨候公公貧
無他袍低回久之而母睡方熟遂着短後迂倖倖知
其以袍覆母寧失候官長愈益重公周文襄嘗餽之
粟帛必曰以爲孝子母壽正統間里選終南京留守
衛經歷樊虞家巷

梅花草堂集卷一

七

徐任字惟用世家婁東父彥輝宣德中致于京邸公
徒步號哭歸櫬里中衰麻染血如丹母楊氏有疾迎
醫檢方萬端莫效乃祈神佑晝夜稽顙頭搶地不起
而疾如故則三剖其股煮糜進之母病尋愈嘗語人
吾所持奉母惟此寸心雖母在曩者瞑眩之時意神
必許我而今幸無恙得常事老母即居陋巷不堪其
憂何害乎晚又自號陋樂云

李文詠號蒼石面削骨見衣表未三十即謝去其諸
生耽娛樂久之而父大經適謝沂水政還家則又益

務爲娛樂以歡其父雨暘寒燠勿間也萬曆己亥十一月二十四日從沂水公夜歸客且醉又圍燈而觴之沂水性不飲顧獨好客醉漏二鼓始登樓就寢孝子寢其下俄聞爆裂聲帶夢披衣直上而僕者李安面且焦爛從煙燄中牽孝子下孝子直上不顧俄棟摧瓦裂家人洶洶莫知所出質明發礫視之僅餘一股而沂水公以覆庇故尚具體癸卯知縣樊玉衡請御史疏旌之有詔建坊旌孝子門而孝子妻王氏請建坊與賢里曰先恭簡之宮牆在焉建如議

梅花草堂集卷一

六

論曰范惟中請代父死得成隣里爲俞用禮請落戎籍得官遂至太常何曩者陸孝子赴義之慘也李蒼石技燭救父斯與孝子何擇焉凡人一往之念皆可爲聖人青袍覆母麻血如丹令此一寸心稍稍自知其爲孝鮮不敗矣吾鄉至性人未必盡傳于世如陸如李以一二數矣往見齊禮坊右有古緯楔曰故孝子徐協祥之門今不知所在

王履

王履字安道與孤心遠讀書無所不極心手都靈所

作詩文書畫皆成獨造無規則首尾而神脉清激欲令千載上未有古人洪武初嘗游太華凌跨三峰覺青柯坪爲下淋漓揮灑筆翰精良得四十餘圖且爲之記爲世傳寶初從朱丹溪彥脩學察毛髮洞五臟作傷寒三百九十七法辯標題原病式一卷百病鈞玄二十卷醫韻統一百卷索隱開微皆先賢所未發子伯承醫名籍甚兩都無子傳其壻沈仲實仲實傳其孫承先縣令方豪嘗旌承先門曰助孝

論曰自王安道游太華百餘年山東李攀龍記之俯

梅花草堂集卷一

五

三峰望中原見黃河從塞外來下窺大壑精氣之所出入自詫善載腐肉朽骨者也其言甚壯以觀安道所紀鈞深跨險直令飛仙失路鬼無家矣安道故有奴人阿留能解主癖驚叫險絕皆其主之所欲言亦奇矣哉詩文書畫皆字內靈氣透漏之路而軒岐一法可回造化指數吾鄉如沈貞許律董伯儒許湛陶浩葛哲何順中周振譽之醫如張輦范暹吳璵李郡之畫如支鑑張翼王綸顧培李元壽之書各于其時而霸其曹夫子兼之則安道一人耳廬丹谷有言讀

安道所著書登峰造極如其游太華時也士有特絕之行舉一該百皆不可朽王安道其是乎

梅花草堂集卷之二

吳郡 張大復 著

皇明崑山人物傳

呂昭 子旦

呂昭字克明性耿介博通經史卓然有古人之志洪武辛未薦試徐州訓導九載化洽遷浦城縣縣丞浦多蕪地而民持貧不堪耕作公捐俸給種使民雜治之期年田野盡闢浦民永賴焉為植雙松于庭且歌之 文皇帝即位詔求賢天下監司上公治行超知

沁州瀕行父老持金固請公曰吾無劉寵之愛敢為父老留一錢哉卻不納既抵杭則已無買舟錢矣公在沁州清操彌勵廉能之聲聞于遠近前後凡六年沁州大治初公之蒞沁也道經徐州堅冰塞川公未挾纊徐諸生為製一毛裘贈之風雨瀟瀟策蹇驅鼓篋而去子旦字寅伯以詩經聯舉永樂乙酉鄉會試甫釋褐奉勅伐木湖湘又督開平秋稅皆稱職超拜河南僉事囑冰茹藥清冠中州亡何坐寅長註誤事被繫長蘆凡十年免歸宣德初廷詔求賢復起為建

昌府推官折獄明允再滿考疏乞養母詔許之歸視其家環堵蕭然發篋得故所受詩經一卷拂拭塵網口授生徒以此終其身

論曰國初士大夫多競凜自持廉無害時運固然如呂氏兩先生其天性矣僉憲初第沁州誠之苟酌貪泉死不歆祀中州之政惟廉惟水溪毛孟飯亦饗吾清語云死可復生生者不愧父是子其衾影之自信何如哉余每式先生之墓黃土童童馬鬣林立欲問其墓門之石而故老盡矣悲夫

梅花草堂集卷二

二

龔督

龔督字叔言資性驚人耳目所際無不曉了嘗讀太史公書未匝歲誦論如懸河人或試之可盡卷不錯一字里人異焉時郡守方推選奇才貢京師里人相與詰無如公者然畏連坐法遲回未果又不敵秘竟於後期乃補博士弟子十一年以春秋經應文學科選授岳州學正律已造士諸生多興於廉直所得俸推贍二兄齋厨索然讀書不輟岳諸生有以通鑑贄者公受覽卒業便封還之謝曰已拜脫故不欲儒家

無餘籍也既數年岳州陞為府公詣闕候調與守偕見上上問守一切民情物力守震懼莫能對公舉止巖然上顧曰是官何為者對曰臣岳州學官也代守條對甚悉言多扼要上喜曰此可給事朕廷遂拜兵科給事中未滿歲超為科長獻替可否侃侃無所規避會有密旨將易儲嗣公上疏論之甚力上怒巨測詔籍其家僅得賜絹三疋上色動謫戍五開衛不一

年卒

論曰吾鄉蓋有儒家六龔氏其第三姓云 高皇帝

梅花草堂集卷二

三

六年始置六科掌叅駁糾劾之事顧必有所試之龔先生以學官代守對數言遇主竟于切直以死斯何負儒家事哉然攷其家乘不詳載疏中語但云以易儲故夫其時有所諱而不敢盡耶其子翊金川門之慟夫有所授之矣世謂先生未竟其志然有子竟之何擇焉雖然非獨其子能也即先生之配王孺人者亦烈女也五開之役泣別中途白旣自保教子述事忠孝節義凜於秋霜蓋儒家之致效若斯焉已

陳皞 從子助 助子諫

陳暉字孟東少孤貧不能就塾師學明律數給事縣庭會鄆城芮紳掌縣事推擇庭吏必知學者見公衣青衣翫篋堂下而年特少目矚良久辟爲縣從事諭令就學公以間從林松谷鐘說春秋偶江雨桓說詩二業並興遂淹通五經之義臨池限韻無不圓美然氣不加溢青衣郊酉如初通政使趙公治水吳淞一見嗟異曰儒生也異日必爲良器久之應幕府書記從豐城伯平交趾以年勞授會稽知縣會稽民久習慄悍弁髦官長不就縣役公至重懲其尤黠者數十

梅花草堂集

卷二

四

人民趣令惟謹說者謂有鄆城治崑之風焉三年上計會廷詔求賢公上疏畧曰竊見河南前食事呂旦奉旨伐木勞著湖湘徵稅開平軍儲允賴四知絕暮夜之金一清凜冰蘖之操加以長蘆被繫磨礪十年懸磬屢空愈勤學問可謂聖世遺賢允宜不次上納之詔起旦推官建昌尋改公知淳安縣淳安之政一如會稽致仕還家常不自給從子助字賢佐少從鄭介庵沈佺侗輩講學談文里人號爲十鐸而公最有清才能爲長短詩歌日數十章斐疊多佳句精率更

令書法旁曉古今篆隸又能寫喬柯竹石倣漢晉印章正統初嘗以薦授桐廬縣丞九年陞知臨江新淦改金溪縣有能聲六年自免歸公有曹李洪腴田三百畝健奴數十人賣鮮于市取充伏臘賓客不更置產年五十六卒子諫字敬言棠邑訓導天順中將葬金溪公馬鞍山北鳳凰石下遇唐姚仙客妻張夫人墓輒爲文祭而掩之避三尺爲穴兆介庵聞之稱爲吾門士云

梅花草堂集

卷二

五

論曰昔芮侯治崑自洪武二十七年迄永樂十三年幾于長子孫矣考侯在任奏免事故包荒田糧十八萬三千有奇開濬吳淞江淤塞二十餘里解遣催糧勾軍官校牢禁里甲駢首淹滯者數十百人械送旗軍娶婦生子于邑者二百餘人有利必興無弊不革開闢濶清之功于是爲大而淳安公適見推擇卒成令器此其磨礪人才之益豈容氓臧而論者何沒沒也國初三賢無方不遺筦庫故所時有如淳安之遇雖曰會其時之可爲乎自非芮侯勸學何以至此士子一釋泥塗不復知學終于不振者可勝道哉金溪

多才知足不辱棠邑避地澤及枯骨予故并錄碑志
不嫌諱復亦庶幾介庵訪遺之意云爾

志曰夫人京兆人值安史亂離宗族崩喪夫人幼
歲辟地江南祖考名爵無得而稱爰及不惑歸于
姚氏貞元七年十一月廿八日終于私家春秋六
十有六以十二月廿八日葬于馬鞍山北原子長
曰清次曰昕後有銘十二句皆四言不書撰人姓
氏中有天不祐善落我舜華疑仙客自撰

龔訓

梅花草堂集卷二

六

龔訓字大章父營官黃門以諫易儲事成五開訓方
三歲時法嚴成者不得以親屬行先逮公母子四人
既就道多病亡而公最幼獨免會赦東歸遇黃門西
楚道中勿勿泣別未久黃門死五開公從母依外家
居春和里而勾伍之籍旁午于道積移至四百餘紙
責縣官甚急賴宗人清惠公保持之母又多賣金自
衛徵發稍緩年十四白母詣闕候補得遼陽踰年
建文君聞公直諫子又釋小不堪遠戍調守金川門
公即金川門守戍乎乃志在王室懷懷多匡衛之算

梅花草堂集卷二

七

靖難師起從軍淮陰會統兵敗績力收餘衆復守金
川壬午六月十三日靖難兵逼金川門谷王穗以門
降守者奔潰公奮戈撻之不中低回走郊外冀得一
當以安社稷俄宮中火起乘輿遯避始大慟遁去匿
江陰常熟間然時聞竊竊追討聲夜走任陽寄馬陳
二家二家故多藏書頗修朱家郭解之義乃匿公大
園中公即讀書其間上討皇古下漁百氏几榻盡穿
多所纂述而又時時乘夜渡淩省母旁皇舊游家冷
吟孤嘯嘗有童汪非怯當年事爲有慈親在故園之
句讀者傷之 章皇帝即位詔寬軍伍公始仍侍母
崑山而是時周文襄忱籍田江南具禮相就公爲條
上便宜二十事次序行之東南以安居無幾有詔調
公鎮海軍而母王夫人卒公斑白毀瘠孺慕終身自
惟髻釋之年見比閭子皆有怙恃我獨何人春露秋
霜感思深至觸事悲號幾迴病絕母子甫合何辜至
此既久之文襄欲廣公師儒之任已定議蘇松間公
不可文襄躬辟之公泫然曰即謂非食祿之臣仕亦
無害但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遂去不復見築逸老

唐虞浦上讀書鼓琴其中著野古集若干卷大都忠憤之氣光芒陸離不可磨滅云公身歷八朝年幾九

寒沒齒沉淪綱常攸賴前際後際才有提萃者焉

論曰揚子雲言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豈其爲安節先生言之也吾觀先生蓋經世之雄不遇蒙難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要以還矢黃門不負天道而世之論者遂巡觸諱不欲正明其當日投戈歸田之槩編籍隱遯故不知就所著書已見行事非獨垂空文以自雄者也文襄百世之澤藉有先生亦少槩見矣

梅花草堂集

卷二

八

穆廟神聖首詔卹錄壬午諸臣故先生得在廟食之列當時撫臣張佳胤抗疏請祠張黃門棟始得盡傳其事無所避諱此所謂景星鳳凰爭先睹之爲快者耶嗟乎五開百年之目至是可瞑而建文皇帝故不乏王宮守衛士矣天道神明焉可誣哉當撫臣題祠時江右龍宗武定署先生事其詞曰龔某至性天植篤忠義於童幼之時高標代希挺耿介于阨窮之日身非官守痛國難而悲慟無窮運屬天移矢臣綱而堅持罔變至于藏名易姓竄伏江鄉辟聘數臨力

辭不起方之周武應天順人而夷齊獨耻食其粟古可謂千古同節者也及考伊父以直諫死遠戍伊母以冰節撫孤童孝義忠貞一門共萃豈非蘭生幽谷無人自芳者耶其視死事諸臣雖得禍不如其慘而抗志各極其崇慷慨殺身從容就義故難以優劣論矣于是撫臣是其議請于朝制曰可

劉璉

劉璉字廷璉永樂十年進士擢拜陝西道監察御史論事諤諤無所避就諸權要凜凜憚避之尋陞山東

梅花草堂集

卷十

九

布政司右叅政洪熙改元上念邊將無文多踈脫議選方面叅贊軍務督理邊儲公與沈固周順劉紹同見任用參政宣府宣府故當阿魯台兀良哈出沒之虞自黃花鎮抵大同平遠堡延袤一千二百餘里地勢荒落墩堡耗廢公至督諸撫兵官整理文書商確機密修廢舉墜漸致殷富宣德十年轉戶部左侍郎仍兼巡撫皇帝若曰乃者西顧移衛獨石開平一帶惟卿守之卿秉公正之心勵廉潔之行勤謹詳明夙夜無懈爾其益供乃職用紓朕憂公拜命諫然積資

二十八年終始一節武夫悍卒承奉半米如恐不及軍民人等乃至老婦稚子裔夷君長咸若其政安其俗已已之變井源敗報踵至王佐跪伏草中人民靡爛蹂踐無餘而公嬰城固守屹然獨存景泰二年致仕旋卒殮手足外了無長物遂藁葬通州天順間葉文莊參政山西奏公在邊年久保障有功乞恩褒卹詔賜御祭一壇遷葬崑山馬鞍山下

論曰國家肇造區宇遘防整飭自仁宗選用方面始一時諸臣駿驥稱提督重權矣也先之亂六師陷

梅范草堂集卷二

十

沒紫荊白羊獨石馬關諸寨相繼失守而開平八驛以劉公獨存斯何愧守祕復之義哉然猶不免致于大法道死通州文莊所為疏請于朝謂此老不宜藁葬沒沒也昔李襄敏以都御史提督邊儲隱然長城萬里其修城繕堡積草聚糧都不改劉侍郎之舊是何叅畫哉玉山之陽我我馬鬣即其裔不可復致而公故免首丘之恨矣悲夫

夏禹 孫津 六世孫禹錫

夏禹字孟賜精書法以庠生膺薦預修永樂大典書

以授河南永寧縣丞永寧古熊耳地人物御焉而公又時方凋瘵惟綏和為務不蕲皎皎之名會營天壽山公受牒送徒徒多道亡謫成隆慶大學士楊崇薦書內典召還擢中書舍人久之致仕公性恬澹與人交一擇便利恂恂如也善繪雲山嵐樹識者比之米南宮高房山老壽卒長子欽欽玄孫禹錫次子錦錦子津

夏津字時濟性至孝好學有文正統十二年鄉薦選夏象山縣知縣政務近民遷枕之昌化昌化故有娑

花草堂集卷二

十一

一樹一株初夏花開香聞十里公嘯咏其側曰此真

一縣也如安仁憔悴何未幾病還昌化民遮道泣留

夏禹錫字九範性靈穎一覽便能得書義之所會了

然心口垂髫謁歸先生進為上座弟子諸弟子學于

先生者多忘年禮之淳沆諸生間不大信時有絕好

之知太守王適行知之特深呼為上友同里有沈君

充俞者好古文詞饒俠骨迎君御尉諸山中冥搜丘

墓典墳古書刺點標位且述且作而下及擊劍扛鵠

履姑布之數無弗研覽與人語必具首尾雜以諧
詼人人絕倒廣譚曲席爭迎致先生爲快里後俊問
義輒傾倒不能休曰吾古文何必不如今人吾時文
實勝古人時以爲實錄云嘉靖間諸大家多有竊其
文擬巍科者而先生藍袍自如每就記室半齋魯燕
趙閩越之壘夢游山水雙屐未試先生嘆曰嗟乎吾
安得似曩者鄧尉時不徒托之空言也草亭寂寂玄
鬢盡改對客圍碁半勝而卒時年七十二先生所著
書藏其倩趙弘誥徐碩家時義走人間後進皆誦法
之

梅花草堂集

卷二

主

論曰歸先生叙夏氏世譜言方谷珍之亂夏氏殲戮
殆盡獨中書父亮方孩母抱以逃適海虞雙鳳里朱
氏因冒其姓夏氏之老姑自滇南來尋訪其家獲亮
告以故亮始知其先居崑山之太倉曾祖曰景芳祖
曰君實父曰文通以及亮云象山之政不能詳也譜
一書可謂克家幹蠱蓋嘗反覆叙言原原本本若河
漢而無極也豈夏氏之譜待歸先生文而傳者耶烏
錫與其兄禹功第禹範皆出先生門下而先生又有

寒泉凱風之思宜其有味言之矣予嘗過九範先生
拜中書墓環堵蕭然使人掩涕而象山塚在顏震家
山園中小閣之左覆土爲岡以資游目而馬巖不可
問矣九範既老嘗語其子幼良吾百年後會從中書
游此也

周弁 從弟璵

周弁字景星少游膠庠後以太學生理監策淮揚搜
剔姦利商人畏服之頗爲六館士所稱說授四川嘉
定州蒲江縣知縣縣故臨邛地在京師萬里外土風

梅花草堂集

卷二

主

鬻雜不可處公至頗用明恕一切與之休養而潛化
之蒲民安焉會除服歸既闕補閩之連江其治連也
如蒲而加慎焉嘗曰吾曩處邛笮之鄉形勝有餘意
思不加戚今雖官天府之國恒懼其渝也不加欣聞
者矧之後引年自罷家居不喜飲酒日親魚鳥爲樂
聞子弟課誦聲輟如也從弟璵

周璵字季溫受春秋林先生鐘遂通三傳初授烏程
教諭陞臨江南昌二府教授所至以師道自負督率
諸生方嚴有法每相與講析經傳首肯間燈火焚煌

嘗至夜分乃罷後以臺省薦入爲都察院照磨尋拜
監察侍御史每有奏記多軍國重務侃然正色不避
權要用是秋毀遷鄭府長史剛心正骨如在御史時
以疾卒于官

論曰鄭先生誌蒲江公墓自言往時嘗見其父天澤
翁御史家輒述其往來江湖之槩履夷如險也以故
夷險俱得焉蒲江之官川閩不改父道卒亨於官予
又見周氏宗老稱康僖小御史以前有御史故蓋御
史第職者康僖曾父也往聞康僖在臺中動引其家
梅花草堂集卷二
先御史自礪可以知其賢矣而志皆不載其行事何
也

虞祥 子震

虞祥字仲禎敏穎絕人弱冠馳聲黌校間無學者自
喜之氣永樂辛卯中應天府鄉試式旋以乙榜選授
金華府儒學訓導弘獎人才各充其量滿歲掌教上
虞上虞子弟蒸蒸向風達材尤偉宣德乙未選除禮
科給事中未幾陸掌科事僧覺貴者覓猾也構中使
創造毘盧閣儲擬非度公劾奏毀之置貴于法或謂

公欲爲韓昌黎耶公笑曰不然先皇帝頒佛經四方
寶璫承旨轉相煽惑塔廟寢盛禁城何地豈容此輩
猖獗乎昔高帝命造僧人周知冊聖意云何且不
見近者唐賽兒妄稱佛母幾涸青徐矣聞者悚服尋
陞通政司右叅議敷奏詳明出納惟允正統癸亥進
地官侍郎改少司馬授嘉議大夫甲子春巡視畿輔
賑窮挫豪民賴以安乙丑九月十七日卒于位訃聞
天子傷悼命官諭祭營葬祭酒李時勉銘其墓子震
字啓東別號常春散人散人性高介不樂仕進其先
梅花草堂集卷二

主

司馬卒無遺貲僦屋養其老母本兵余子俊請爲部
司務辭甚力手校遺集至老不倦自漢以下詩人都
能辨其體製工拙其譏切時事尤見風骨云
論曰予讀李祭酒志虞公墓文詳而不諛其謹飭持
大體之致隱然自見于言語諒非祭酒不能爲此作
也祭酒折脇再聯言事不輟豈妄許人者乃諛墓耶
奏劾妖僧自是大臣防微之漸如夏忠靖長揖法王
與侍郎政膜流出耳常春散人僦屋養母讀書高
尚絕不言臣父清以成侍郎之大父作子述優游百

年雖曰不富貴吾不信也

夏景

夏景字仲昭少有奇徵七歲能楷書善屬對御史范敬先行學儒生周暉以公見御史口占詩句試之應聲而荅屬辭新警御史大奇之邑令芮子翔館以賓禮其學日進十三受春秋司訓廬從龍而是時太守姚善行縣甚奇公姚既被難詞連司訓諸生皆避去公誓死相依屹不動廬注目語人曰今孔融也永樂甲午鄉薦明年登進士第選爲翰林院庶吉士預纂

梅花草堂集卷二

六

性理大全以善書召見太宗覽其名曰夢永語之曰日宜在永上公就御正之今文日之上永自公始也明年扈蹕還南京未幾駕幸北京公留南仁宗監國與舍人朱孔陽秀才凌晏如俱值東華門凡所摹畫無不稱旨戊辰召赴北京書官殿榜明年修三藏內典公書第一辛丑授中書舍人仁宗登極學士楊公榮請公直文淵閣宣德間陞吏部考功司主事仍典文翰正統初纂脩兩朝實錄書成賜白金文綺尋詔書皇陵碑加承德郎戊辰以侍郎曹義薦守

瑞州瑞古筠地疆土沃衍公課農耕之年穀屢登遂興文教嘗訪蘇文定東軒想當年種竹植蘭與其兄子瞻過訪之屬慨然久之景泰壬申朝京師遂陞太常少卿賜誥命階中順大夫歲丁丑英宗復辟進正卿授嘉議大夫時年七十引禮致其仕又十三年薨于家賜葬迎鍾浦廕子一人長子鉞讓廕季弟鉞善事太常備園亭竹石之養次子鐸字文振以字行公嘗進其書景皇帝命入中書累官舍人大理寺右寺正次鉞廕補光祿寺署丞

梅花草堂集卷二

七

論曰予從白庵遊拜先生遺像如真官仙宰眉眼秀出簪笏儼然故當名聞海外欲無問其書翰矣考徐有貞壽藏記先生生而數驚不可止至舞象時猶然父携之崇明觀見列仙而喜遂不復驚豈其未有所自耶不然先生以經術進寢承恩眷賜第宅免朝叅羅鍾鼓于堂珠圍翠舞其側絹素一出能令朝鮮日本暹羅海外諸國懸金爭購豈偶然哉先生在東朝與尚書蹇義學士楊士奇實堯機務非簪筆備顧問而已也而吳中稱富貴孝友之家必曰夏太常故足

重耳世傳先生為人灑落篤于倫誼兄昂成隆慶第
果亦從坐先生徒步往省脫果于雞薦昂為中書舍
人以此為孝友之證此不然先生幼不負廬司訓况
乃骨肉手足哉蓋作傳者紀其生平之一事而非所
重也夏氏竹滿天下久乃益噪書法在歐虞間故不
識與陳文東何如矣

梁棟 子昱 孫統

梁棟父孟鑄洪武中嘗為館陶主簿指衆食實乃贊
其少子鑄民家母意甚憐將行嚙鑄背識之灑淚而
梅莊草堂集卷二

木

別孟鑄既卒棟思鑄不置白母詣館陶已失主家所
在不復見鑄嗚咽奔還爾後隨所至輒求之垂三十
年而棟意弥戀後以事寓居華亭東禪寺僧舍會天
大雨有一僧袒而快渠胸露出癰痕棟心忤忤動亟
就與語嚙跡宛然疾馳告母載與婦相友愛終其身
棟子昱字文輝請恭持重不疾言猝見非常終無倉
遽之色初婚三日喪父茹淡寢苦竟禪除不入寢舍
正統十三年服闋詣金陵親尚書驥請與相見咨嗟
久之事聞廷學御史孫鼎贈之詩有孝著崑山第一

人之句是歲登賢書後選授平定州知州省刑緩賦
務與民驅所惡而就所利州人德之後卒于官百姓
如喪考妣婦觀之日哭聲載道孟羹瓦飯相望數里
見者莫不流涕子統字尚素成化七年鄉貢士通判
漳州已陞泉州同知愷悌清勤兩平巨寇民為立石
頌德致仕家居檢身率物內外斬新稱有家法云

論曰梁氏之籍崑山自宋承德郎山西平陽府通判
仲德始仲德子澤民元迪功郎婺州路經歷澤民子
璚將仕郎太原府太谷主簿璚子孟鑄鑄子棟以孝
梅莊草堂集卷二

尤

友特聞平定泉州務誠其德其後子孫世有官祿于
朝雖閭門之秀多沐恩寵人以為發源之深而澤流
長也豈不信然後稍微削在隱見之間而人情思慕
之論世族者必推梁氏惟恐其後之不明也孝友之
于感人甚矣哉邑志不載館陶事、可攷然嘗為吏
賦于民何至以子出贊則其所建立亦可知已孟子
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王永和 子汝霖

王永和字用節器度宏廓十三能文章司訓林公鐘

一見嗟異稱爲公輔之器永樂甲午薦于鄉明年中
乙榜公念兩母在堂遂選授嚴州訓導嚴士易公年
少故執經用相難苦公應口隨授析蘭擢縣多老儒
之所未發輿論翕服退相語曰見王先生真可謂虛
往實歸世間學問寧有少長哉久之改訓饒州孜孜
獎掖十年無倦當公之訓饒也文廟頽圯亟請于太
守潘浩將新之守有難色公侃然曰明府重改作固
當而不念我夫子苦風日耶即間巷小生猶思掃舍
宇爲容祖地儒官受命于朝率諸生駿奔頽垣斷礎

梅花草堂集卷二

七

間母已棄乎君子務本之謂何矣守惡而退卒從公
言會秩滿當遷少師蹇忠定時爲大冢宰薦公給事
兵科居無幾即劾奏錦衣衛都指揮馬順阿黨權倖
多以意羅織人罪薊州都督王莧不嚴守禦聽降虜
斬關而出上雖不報直聲已凜凜動朝廷矣無何陞
本科都給事嘗持節韓邸冊封某妃有中官偃蹇殿
上公糾之以法無少貸會少司寇缺銓部擬公公曰
刑科郭瑾資地高義不得先遂陞工部右侍郎時方
營建諸司解署役繁事殷公至鳩工庀材事集而財

與民無傷害久之淮右大旱飛蝗蔽天公受命往撫
之興革利病歲乃大稔已又治河于汴築堤鑿石疏
通徐呂二洪運不膠淺正統己巳也先薄都城擁上
出塞公與英國公張輔尚書鄭瑄王佐學士曹鼐張
益等數百人俱臨土木時八月十五日也上還北狩
詔贈公資善大夫工部尚書得年五十有九公性至
孝喜讀書父子積病瘵手劑湯藥十八年如一日父
病忽起所著詩文清麗條暢有梧竹集若干卷從公
號梧竹云子汝賢字世英廕大理評事次汝霖字民

梅花草堂集卷二

七

望正統十三年進士奉公恤民勞瘁成疾歷官吏科
都給事中終河南右布政使
論曰王尚書立朝風度可謂大臣父子同居垣省敢
言事亦一時之榮華矣及攷其墳墓子孫了不可得
或云今居長洲予多長洲交亦未聞有言尚書後者
獨是志載公大父名允吉父名子積及公之子汝賢
汝霖而已攷公行事當不至泯泯無傳于後殆是予
耳目之未廣耶公以司訓陟臺省歷卿貳扈從不辱
其身于國家超遷之意何負焉嗟乎先朝不循資格

得人爲盛其所激發者多矣

許剛 曾孫立 裔孫騰蛟

許剛字秉中永樂間鄉貢士通判鉤州廉勤敏惠所居無赫赫名而州人懷之未久以母喪去其任州人爲製寶廉親以獻言曰磁鉤產也自君侯來此而民不苦磁請以抔土爲君侯壽令異日者尚相憶乎公揮淚受之既服闋補霸州霸州之政如鉤又二傳爲御史立立字伯基幼警敏明易詩二經中成化癸卯鄉試弘治己未登進士第選授山東海豐縣知縣豐

梅花堂集卷二

羊

地方四十里藩邸別墅居其強半均節爲勞而王又請收地自益監司將議許之公持不可曰倘以王故受譴有知縣在議小損而公立召其民受所請地隨定額以絕藩王望王卒不能相加正德丙寅召拜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公在御史臺言事謬謬險人多目公會歲例偕省臣審勘市租省臣受賂論免而銜公者坐公不糾省臣出爲吉安府推官吉有王乙者爲怨家所構誣繫其父子八人論死公詢得匪反坐誣者而活八人一郡大服尋遷漳州府同知公請老

遂致其仕御史之後又三傳爲贈奉直大夫騰蛟字

騰伯口微吃然多條暢之氣讀書飲酒意思豁如也

十八補弟子員浮沉徵逐間人無知者江右劉文正選訓崑山不能俛首事左遷給諫蘇某卒爲所螫詞連公公抗聲與質辨指誓監司前見者泣下而又獨身翼蔽司訓完歸故鄉人以此重公而公亦戢影貞山中作芙蓉集若干首見者謂爲必得之技公亦慨然自命時已艾不倦也嘗與其子伯衡同秋試衡出將誦所素牘公笑曰徐之願翁爲衡誦終其卷不

梅花堂集卷二

羊

錯一字神色甚王其後衡舉于鄉公猶讀書海上沾沾喜曰是兒必做吾姑飲酒爲樂夫公性長者絕不喜談人過聞有及曖昧者輒叱曰子何從知之先是邑中虜家徒壁立乃依外家耕其硯以事父母聚順萬端皆無所悔弟起鳳不竟學公覆翼之無令爲世眼所物色鳳亦謹事公睹黃髮相友愛如嬰兒鳳病墮而公色焦然每聞嘔噎聲慟幾絕矣公嘗客游天中踰嶺表涉海東皆有詩集行于世其在汝南與蘇時雨往來倡和之作尤自謂賞心云

論曰方奉常言黃應龍氏故有寶應文今攷其集不載而飛質顧家已為所滅倘所謂此最佳何得在者耶然而釣州之政用是益顯然則文與飛皆非其藉之以久者歟御史治豐將鑿井便民飲食而城西古井甘泉涌出夫不與釣州杯土相輝映乎奉直自大父載父昌國以及其身孝友為政井潔不食後以晉寧奏最計如其官君子以為未償所積也予觀晉寧之政清強有守蓋襲高陽氏之苗裔矣

趙遠 子昂

梅花草堂集卷二

重

趙遠字弘仲永樂初以楷書稱旨詔拜青州臨朐縣縣丞公為臨朐廉而勤不以閒官自隘朝廷知之擢禮部儀制司主事儀曹清秩公為之益能而上念徐州南達江淮轉漕往來之衝議置倉脩緩急廷推董其事者清勤無如公詔督徐州營造公又不以清秩自辭也庀材鳩工震動情而勸率之不期年竣事天子嘉其能超拜河間府知府卒于官歸橐蕭然不能充驛傳州人歛錢扶柩送還鄉里葬馬鞍山北麓子昂字叔昭宣德元年鄉進士終河南輝縣訓導亦善

黃孫成美鄭縣訓導

論曰按志唐都官郎趙緄壻于范氏遂為崑山人然不名其所自來宋崑山州學正趙璧自淮揚元市鮑提舉趙允中自開封為我朝大理評事然則趙氏蓋兩族儀部之先不可攷以書得官與儀部相先後老又有趙楷洪武初有趙彥可見華昌府志崑山志不載其姓名可嘆也永樂之後景泰趙博宣德趙勉成化趙儼嘉靖趙鏞趙世貞趙士傑皆列科目僅存姓氏而已吳無譜牒一二傳後即為所不知何人而儀

梅花草堂集卷二

重

部三世有官職系可攷亦幸矣予訪儀部墓有斷碑卧壠上山中人指示予猶稱趙太守云

黃鐸 子珪玘 張經附

黃鐸字希聲永樂十三年鄉薦性耿介有數椽逼縣治居之授徒自給不造令從學者三日不授書但令正立堅壁不動人或怪之公曰讀書易耳舉止動盪多跛倚側媚之態學何為乎鄭有林方營先祠適在公許或問鄭費幾何鄭語之甚詳既退公語鄭曰後有問者但可及工料不必詳太詳恐阻其慕義之

念蓋其與人爲善動有矩矱如此子琚字廷佩隱跡田里讀書不輟次子玘字廷儀性沉毅美秀而才正統初由賢良徵授光祿署丞滿考以大臣薦陞温州府知府捕盜有功屢受恩賚

論曰黃先生之高不可攷今志亦不載琚玘蔣明志有之蓋幽顯詳畧之際作史者誠難言之矣永樂間有張伯緒先生者名經成進士不拜教授鄉里二張項璵瞿泰安之徒皆出其門其教以絕嗜好爲主蓋嗜好斷絕則小人無緣而至天下事可爲也其言甚

梅花草堂集卷二

革

大論者比之先輩王樵王先生而希聲淵切矣

張翼 支鑑 王綸 附顧培 李元壽

予爲人物傳意在闡幽而幽者之不能必闡也則前志限之何則凡顯者詳而幽者畧也凡詳者又有志狀贈述子孫墳墓可攷而幽者未必皆有之取具名姓而已矣寥寥數言苟且完局則不見性情不辨品格漫衍雷同則何取述作蘇子瞻言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鼻口或在耳目傳神者得其意思所在則無不肖矣後世俗工便求舉體皆似亦猶作史者務

令百行皆完豈不謬哉予讀前志所載幽顯之際然心悲其所述數十隱士之梗概類忙時作頗疑其以甲之說爲乙之傳也姑錄其姓名散見諸傳間而其僅存什一符所見聞或其他紀錄可攷者有友五人焉

張翼字文翔性峭直不能容人小過然頗爲葉文莊所獎識有御史行縣貪而黜文翔舉其誤謬數端爲諸人分別言之御史聞而相文翔繫獄謫戍開平文翔居嶺外數年多自得救還過文莊許或言後御史貪

梅花草堂集卷二

共

黜事文翔裸袒謾罵如曩時不少悔一座默然而心黜之文翔善行草稱歐顏入室嶺北公署及所過溫泉諸名勝處皆有題識如虬龍擎攫勃勃有光氣京師諫院題名尤稱奇偉

支鑑字汝同整潔自喜都不與世作緣每旦起拂拭几案手界烏絲欄作百十字蟬頭蟬翼具有尋丈之勢或請書宮廟壇墓碑版皆自書無異小楷人以為得書中三昧云嘗戲作叢書滿蒼翠如滴一時寫生家爭傳寶之

王綸字理之以字行偉幹修髯頂出人上常冠綬佩王往來君子林中動止閒適吐音清暢不知者以爲仙人云少師事沈敬南稱入室尤工篆隸楷書不減率更令會重修闕里文廟撫臣檄公往視事等碑大額肉骨停勻至今爲廟榜之冠嘗與修武廟實錄及崑山志所著崑山續詠仰烈編等書藏于家初公之師敬南也魚箋鴟素爭往其門公曰嘻此從師門入不足竒遂用書法顯而敬南晚歲不勝求多楷筆于公公商之出敬南索染帖數十紙每稱

梅花草堂集

卷二

公青尚于藍馬君子林若公所居在鄭南滄瀆里顧培字起元以字行其英恂家孫也性好閒適下居東城養老段不以門第自伐布衣草屨泊如也善寫竹尤工篆隸詩則公已老壽喜述作每有撰著必授公書跋而藏之而太保文康公亦時竊公餘派閒寓竹石貽公公處金紫焜煌間安貧守志子子自將壽考卒

李元壽字仁山善楷書聞於閭里三原王端毅公巡撫江南見公書聘之呼爲李生舟行巡視必携公

與俱啟牘牋素皆出公手或無爲于舟中則令誦大禹謨皋陶篇而莊聽之又嘗爲顧御史潛寫進奏書天子以其書爲善爲人淳篤訓子弟有法而又善書以是爲縉紳所重即他州碑石往往屬公云

論曰昔之工書畫者類皆不得志于時聊借此自快以爲當吾身見諸行事之實何係何求而後稍營營矣其不志何怪焉予第大年字世長嘗受畫于吳趨張元舉不祈形似要得其意思所在者也而世長嘗語予此道非諧世之徒不須有爲而作有爲爲之則必不佳人稱世長畫似唐子畏書法李北海世長笑不荅而私于所親曰夫然則安所置我矣世長之書猶在季孟間而于子畏直旦暮遇之也予作五人傳并志世長語夫亦其神之必傳者耶

梅花草堂集

卷二

梅花草堂集卷之二終

梅花草堂集卷之三

吳郡 張大復 著

皇明崑山人物傳

吳凱 子愈

吳凱字相虞生不識其父奉母居貧里胥嘗召之役乃詣縣自白願養寡母不能遠離且有志于學令茂淵深器之許自便尋補弟子貢貢入太學中永樂十八年順天鄉試選授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改行在雲南司二司夙號煩瀝刑曹即多憚之公爲之裕

梅花草堂集卷之三

一

司無留牘亦絕無稱冤者久之又改禮部主客清吏司公念母老遂陳情致其仕公爲人端方凝重家居四十年絕未嘗有境外之問鄉人自長安來者輒道公故吏某某私詢公杖履無恙甚悉無不款款情至公領之而已都御史李秉嘗薦公沉練有局堪鎮鑰不報老壽卒里人私謚曰貞孝先生子愈字惟謙成化十三年進士授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久之補山東清吏司署員外事主事又改雲南司署郎中事務貞孝以刑曹起家每爲公具言折獄之道公心哲然

既領部數以間繕閱舊牘遂精法理一時奏議咸決于公亡何出知叙州叙故楚地夷獷吏黠反覆不可制公獨持鎮定無事勤兵安釐者土黠也噪其黨以馬湖叛僚吏請擊之公持不可已忽遁去公勅十健夫縛以來諸吏請曰曉釐叛弟擊既已遁卒縛之來何居公曰叛者釐也餘人可盡戮乎遁而縛之一健夫之力何煩兵爲衆乃大服馬湖因是改置流官而流官互煽亂至攫府印以去衆復洶洶公疾馳抵其巢諭之曰太守奉朝廷威福攫府印者殺無赦即彼

梅花草堂集卷之三

二

司失印將鑄與之而若曹以一寸敗銅自取撲滅何夷懼遂納印土司晏然公清強有守謀定梓發在叙九年終鮮蠶危之禍撫巡最其奏遷河南布政司右叅政兼理屯田先是藩府影占匿屯田以千萬計廷詔御史直之彌遠不可問公至立辨會有蜚語中公輒自免

論曰予家與賢里蓋有貞孝塚云里父老過之稱北吳大人墓予考其行誠長者叅政治事又何烈烈也王司業言叅政偶與中使戲再敗辱之中使色弗堪

同列躡參政履不聽又敗之躡履者乃私于參政曰
公母已甚乎公曰吾故不與黃頭奴作緣吾向者直
視其魄手絕之矣其風義如此司業又言叅政年八
十餘居鄉恂恂與人易無少長貴賤文待詔亦云兩
公皆叅政館甥知之爲詳而貞孝淵粹矣

周號

周號字德元秀爽多姿性特和易不務高亢蘄絕常
以賢良薦京師薄遊齊魯燕趙間無所合退居鹿城
讀書味道表章先哲一時節孝忠貞之事多所洗發

梅花草堂集卷三

三

嘗留意譜牒倣古規圖作族譜若干卷具諸矩矱又
嘗裨諸郡史爲劉昌李應禎諸先輩首事皆可有述
于後而公意泊如也綸巾野服每從耆英社登高弔
古談說當世得失之務風吹疎髯輒飛動看青天白
雲悠然自遠人莫測其意之所會遊誦之暇澌墨淋
漓輒爲好事者持去偶見國初人畫梅謂有意致濡
筆揮灑遂盡其法而道宕過之一日會飲某家且酣
顧視素壁瑩然可鑑公索水墨甚急萬花立就鐵幹
擎攬如混沌中玉龍變化見者驚愕公亦自謂神來

嘗感揚子雲玄居寂寂自號草亭彈琴賦詩以終其
志

論曰予弟大年曾摹先生小像予得見之飄飄倩輔
五官隱見傳勾僂僂有青城氣予謂大年古者特絕
之人其意思所在都于形外得想如先生風調不煩
摸索蓋五官載而行之矣大年又購先生所畫萬玉
圖橫幅着齋中笑指示予如此飛越可令夜半暗香
浮動也先輩黃丹巖作周草亭傳與予兄弟持論頗
合爲刪次其語傳之夫予與先生故有所徵之矣

梅花草堂集卷三

中

盛順 曾孫洪

盛順字蒙養永樂十七年應詔詣京師 文皇試其
才而悅之擢拜江西布政司左布政使公至清理通
賦決遺滯囚凡有施設必妙簡大僚之廉勤者耳
如天台夏迪河南時泰而後提其成事剛柔緩急
協機宜一時岳牧之選稱爲得體每巡行郡邑弘獎
學校急親賢爲務故事江西省試暫寄學官詐僞既
多溫冒特甚壬子秋當大比士公乃行營敞地南城
鼎建貢院嚴飭關防士通經史方許應試以故是科

得人彬彬稱盛焉乙巳領群吏入計稱 昭皇帝言
詔留陪祀南郊特加寵眷衆頗忌之遂因言事者落
其職 宣宗即位公詣闕辦理授南京工部虞衡司
員外郎歷官八年三使藩府皆有廉能之譽加奉訓
大夫後以疾還陪京卒又再傳而有憲副洪

盛洪字思禹性方貌偉雖盛暑必攝衣冠危坐才嘗
裸跣遇事敢前然不以才氣自雄多嚴重成化二十
年第進士歷官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三被簡命出
按大獄無非貴戚貂璫糾紛盤錯之事人或爲公難

梅花草堂集

卷三

五

之而公游办裕如不瀝不漏皇帝若曰爾洪聽斷惟
精於脩罔玷可倚朕任使會黃散仔倡亂廣南廷議
方正廉能之臣往飭兵備上特詔公提督海道副使
公廉察情形特嚴舶禁一切通番買港私販私貨之
弊悉行禁革黃頭伍伯旁午覓緣求所以悅公而開
之竇者何不至焉公提提正色約束惟謹直令逆瑾
側目思中公萬端不可得乃用添設例裁革冗官既
二年朝廷又以東事非公不可檄召公提督海道如
故亡何病歿尋擢山東按察司按察使

論曰人臣奉職循理皆可以爲治要之廣無欲者稱
爲才幹之士措辦有餘以當方伯憲副之任亦可以
濟退而致其簞簋之饒鮮不忤矣其于臣紀何觀乎
方伯再考衣無重綺迨其沒年冬官如水憲副視獄
冰凜四知裁革婦家數椽棟宇以才如彼守如此故
乃可喜耳論者不察妄謂絳灌無文少飾吏治此夫
不揣本而齊其末者也官廉非職外之奇而廉之于
奉職由來尚矣焉用文之也哉

章賢 張聲

梅花草堂集

卷三

六

論曰丈夫面如紙不肯以手捉錢所在時有何有綰
章佩綬稱天子牧民之臣多惠政各數十年至不能
以身返其鄉寄死異地母已甚耶昔者吾友稱君子
固窮政不欲爲世所物色故子路慍見以爲濫也夫
濫則不祥莫大焉傳曰志士不忘在溝壑男子赤身
隨地何妨投淵自快政恐難爲固耳予每誦斯言而
壯之如所傳聞章太守張陵縣事何以加焉
永樂十八年南京中式舉人章賢字士希性廉謹每
事必求無悔于心初授大理寺評事歷官漢陽府知

府齋冰茹藥終始一操既免官念鄉無四壁而所携甚狹不能歸乃僦屋留都低回以得瘠下田數十畝僅給饘粥病死僑舍衣不覆肘隣人傭所遺敝器殮之歸葬馬鞍山北麓西去周氏祖塋數十武裔孫自闇字與可秀慧有文聲名籍籍諸生間爲掌教沈應奎所器重未久卒

成化十四年賜進士張聲字鳳舉曾父某謫戍滇南遂爲滇南籍而先世故崑人祖宗墳墓在焉聲既成進士選授桐鄉縣知縣銳志興革如夏日秋霜不可

梅花草堂集

卷七

七

狎玩然廉愛之心治之節屋母喪馳歸囊無一錢後補陵縣持操如初會縣多名豪請張爲惠公剗削之卒爲所中遂免其官道遠不能歸還至崑山依墓廬居之七年卒年三十有六縣令楊子器葬之小虞浦東榮陽里張子曰陵縣反初服年未三十誠稍自爲計故不必降志然後歸要非其意也然猶自知其得遂首丘之義漢陽歸秣陵遊魂渺漫蓋在可知不可知之間矣傷哉子每想其當年形影遲回却處惟恐人之知之也君子哉若人豈與賈潔者同日語乎吾

鄉故不乏奇廉之士如呂沁州毛褐渡江龔杞縣授徒終老亦烈烈矣然其婦也井閭相望親戚相道故方之兩先生蓋有幸有不幸焉胡威曰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此非真語恐人不知則清者何尚乎威蓋侈其君知之故云爾吁嗟兩先生金紫燭燭之鄉故自有避世而不悔者哉

屈昉 孫初 玄孫儒

屈昉字季恒才情倜儻讀書不事章句嘗從軍崇明需懷寄遠詩篇傳播爲廬陵楊文貞公所知楊問崑

梅花草堂集

卷三

八

山令羅永年季恒安在羅不能答楊曰君尚不識屈某耶羅有慚色心識之既還縣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羅以公薦授廣州南海縣丞而是時選君偶見公詩有云一官自信無慚色竊祿應知有厚顏疑以爲刺也噓之丞廣州十年不調累有惠政皆弗錄乞致仕蒔花賦詩以老壽終有寓庵集藏于家孫初屈初字處誠能讀先世遺書隱居不仕喜畫山水多深遠穠麗之致嘗受竹于夏太常果卒未盡而太常故不喜向人寫竹公欲見其揮染弗得也故張絹素

于壁從太常飲俟其酣放時自爲之太常既醉輒馳去公乃縱意潑墨爲風雨竹數竿他日太常見而訝曰吾何從作此公以酒酣對太常諦視良久曰醉也乃忘結索筆掃數葉其頂上覺雨驟風旋竹情頓倍公乃自念吾終不能寫吾竹當作太常竹耳去學寫松遂臻其妙孫儒

屈儒字汝爲少負遠志自以家世儒業未試于時乃下帷發憤精科舉之學正德末年登第選南大理左評進寺副寺正講讀律令增益新例多所發明終福

梅花草堂集卷三

七

建僉事在官屢有建白以清慎稱

論曰吾鄉齊禮坊蓋有屈先生墓云稍折而西其南爲龔安節壽藏東直上爲張新城父子墓新城世顯然不改閭而安節無子以壻周某附岌岌僅存寔賴其裔孫時煥保持之萬曆初建祠其前塚如故獨屈氏寂寥矣季恒先生與安節公往來唱和文采表見于世處誠亨于松竹之間雅爲好事家所矜秘而龔憲成進士一二傳無聞焉予嘗見其手書律例標注甚詳乃流落一椽史家豈父子祖孫之間故亦有隱

顯乘除之數不可越耶將公侯之後多去其籍人情大抵然乎由是觀之士之遇不遇故不足爲祥不祥也以愈憲之清慎猶若是他何論焉予每登鹿城望三松秀色競爽雲際以爲處誠松也亦稱屈大夫松云

蔣明

蔣明字奎章少孤力學舉永樂二十一年鄉試選授慈利縣教諭方嚴有體隱然以師道爲己任宣德初奏請吳澄從祀文廟學者尊師導之公益廉謹自持

梅花草堂集卷三

十

挺挺不屑阿附每遇迎謁必令儒規憲度相御而行會臺使行縣傲慢無禮色辱公公輒避黻舍僦居之東臯決然請去士大夫不能平詣公謂曰事易白也脫有請者不敢愛吾鼎公笑曰吾斯之未能信何以請爲就令請之而得僕僕車塵馬足間俛仰顏色能無愧于心耶吾甚悔不知廣文之賤徒取大冠如箕綬若若趨走貴人前哉吾先人之敝廬可蔽風雨薄田可贍饘粥遺文可示將來吾願爲一鄉之士垂空文自見耳于是折節讀書考訂今昔作崑山志若

千卷行于世註文公小學

詩曰吾鄉之有老自宋凌萬頃始勝國時楊謫之板藏太倉庫中今不可攷明興有李麓志蔣因而重之駸駸大備矣方志疑顧氏之太簡固當至謂蔣不足徵何哉鄧文潔有言夫子蓋嘗絕四以信于天之春秋然後付知我罪我于天下蓋作史若斯之難也後之小人不求已信率爾作其甚者掩襲前美相凌軋而并竊之此豈復有春秋意耶慈利避色其禮辨誣求其信筆之爲志豈誣也哉

梅花草堂集卷五

辛

張翔

張翔字元龍耿介不群猝遇非類望望然去之曰此輩不可與作緣久必爲害嘗屢應鄉試不第正統初用薦授江西按察司照磨歷官甌寧仙居二縣知縣陞滄州同知終瀘州知州所至皆有德于其民口碑心祠往往而在當道累薦之封父恒如其官公性喜吟尤工篆隸間作喬柯竹石方尺之紙具諸生韻既歸鄉間與孫秋官蘊章觴詠不輟然動如禮法曰詩以達吾意酒以適吾情則止矣沉酒酣德非所欲聞

子澤字宗恩正德中歲薦選鄞縣訓導方嚴整錫雅有儀度識者稱元龍有子焉

論曰語有之麗朱者丹附墨者黑交游之于人甚矣哉瀘州不輕與人晚歲偕秋官聯社稷凜凜猶恐其流也斯其隱衷檢柙直逼古人訓導之方嚴所從來至朋友之交調劑五倫豈誣也哉予因瀘州事獨贅言之毋令後人托於于野之同作詩寫字淋漓自放爲任達也

王資 從子庶 孫億

梅花草堂集卷五

辛

王資字之深醇厚清饒孝父母以明易薦永樂癸卯鄉試中春官乙榜選授浙江武康縣學訓導檢柙模範廣植莢李九十年陞南京翰林院孔目復滿三考將奏績長安語所親曰吾落落冷局久非所堪豈望復踰才分故念吾二人且老幸無恙可及一命斯不負二十年懍懍奉職之意將在此行矣其詞悽懇聞者心動既報最果超陞本院檢討檢討七品官及公法當榮父母公捧檄色喜益勤其職讀書勵行無異仕時未半載卒君子傷之子慶河南尉氏教諭有

梓侄庭孫億

王庭字元直，髫年嗜學，為葉文莊鄭介庵所器重。天順壬午鄉薦，成化丙戌授陝西鄜州學正。鄭在遠邇，士不知學，公至勤率之，稍稍革起有登賢書者。辛卯與江西文衡故事御史聘學官典文先擬目試之，示慎其選，公持之不就試，但署其牘曰：「未聞枉已而率人者也。」御史是其說，命就事，更加禮焉。既撤棘，一榜稱得士云。丙申九載秩滿，改授高唐州學正。己亥選國子學錄，封登仕郎，弘治戊申起拜府長史，端嚴

梅花草堂集

卷三

三

簡默每事必以禮匡王，王嘗命作崔微負心論，公歛容曰：「此元稹小孺子浮淫假托之詞，非其所聞。」王亦改容謝之。君子謂王長史有江都長沙河間之風焉，而其人直可為朱雲汲黯當時以為知言。

王億字輔之，幼孤，奉母與其兄俸及從兄，傳切劘焉。學自念家世受易務授討洗發著為新論，傳之其人。門人日進，稱王夫子。公亦抗顏自負，欲以見之行，不徒章句之工而已也。母晚歲病癯，寢而不寐，公臥起榻旁，陳黃帝岐伯之書，究觀五臟胞絡之異，嚼

草木調攝寒暄，更數寒暑，不輟。母病良已，聞兄於故輒屏立，毋敢逸豫。生平所得修脯，未嘗異財落，然費校間四十年，無牢騷之色。公好著書，皆可底績。甲寅之亂，公上守城事宜，令如公言，得不敗。使君熊其分司東南，浚花浦，公上三江圖說，用其言而水利。以子貴，益壯門，却掃不造，令四方同游之士持節過其門者，必峻謝之曰：「使君不通故舊禮也。」里中似敬憚之，稱後舟先生。

論曰：予嘗讀書王氏與鹿園謁長史墓志，所載祖墓後旁黃字圩之原者也。因得覽其家乘，王氏出宋王

梅花草堂集

卷三

五

淮之後，國初福二者徙居崑山甲子里，生義之義之。生禮禮生資質，長史公質之子也。其後業儒不絕，資以軒林起家，生慶慶生億億生宇，其人風雅文藻，登嘉靖癸丑進士，三守劇州，多去後思。歷官遼東，行太僕卿，遂致其仕。次宙厚倫結客好施，與嘗奇其子選，謂可繼太史之業。後不售而儒業至今彌昌云。嗟乎士人讀書營進，要必以孝友為本。予觀王氏累世良，於後舟之裔孫有曰濟與新者，思表見其先德如不

及焉以此知君子之澤五世未艾也

朱昌

朱昌字顯道重厚寡言不能匿其心以諧物義所不出屹然砥柱初受春秋于吉水蕭引之旁通三傳于言外得想按事誅心雅與經合嘗謂經世之要就古人痛痒處磨切淨盡然後臨事有力久之下過由國子生選授中府都事故事府幕取唯諾修文具而公引經據傳務行其心之所獨是僚幕不悅爲條府中事宜數十款令公廷對用相難苦公條對甚悉

梅老堂集

卷三

主

若老于其事者一府震懼哀城伯某適掌事御下特嚴獨禮重公曰此可不負吾幕賓矣又久之予告歸里環堵蕭然不蔽風日常日中不能炊巡撫周文襄忱籍曰江南以羨畝五頃遺公曰聊爲丈人具饘粥公謝却之退語人無爲子孫累也既寢疾布袍舊籍盡粥于市後幾不能殮云

論曰昔鄭介庵嘗作朱都事志亦不能詳述其梗槩聊據舊志所載兼引章漢陽呂沁州之義相比雖未盡然已如點水片雲颯颯涼沁肌骨矣輒近世溪刻

自處動取敝衣惡食賣潔于朝後世無傳焉都事之行哀寥直令千載下人有所慕述十指自動夫其冰炭之操無二無雜有以信于世世也孟子曰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惟風則長余爲都事立傳惟恐其盡夫有所風之也夫

甘霖

甘霖字用汝博學工文詞累試不售宣德乙卯貢入太學上舍尋授福建延平府同知轉浙之衢州在任廉平不苟號能其職衢大旱公徒步虔禱俯伏移時

梅花草堂集

卷三

末

雨乃大澍其明日又雨田疇沾足民以爲神三載滿考遂致其仕藩臬大吏及諸士民慰留萬端曰公何不少須以仲朝論而汲汲爲公笑曰古人急流勇退某茲優矣既返初服縱情山水文酒間蘊藉風流爲一時之冠先是龔安節諸賢故有雅社用以表正鄉閭公踵而行之爲社長衣冠儼雅笑咏灑落動有先正矩矱卒年八十五公性孝友父伯清疾亟以孽子密屬公俾養撫之令有成立公遊成均而密家居禍時戲逸失所在公聞悲愴不自勝踪跡萬端忽忽

茲檢壯謁選長安爲文祝其先曰其不遇害不致
職至則懸賞購求俄得之京民安士傑家爲安孫
公相持泣甚哀知是吳僧田某誘致京師賣安爲
公請贖甚力安亦感公情至許載與歸既還友愛深
至訓養婚娶務倍于伯清時

論曰龔生嘗爲予言甘先生墓在馬鞍山右西去沈
氏文筆山居不十弓故有墓門石沒草間久爲染人
濡齒殆盡不可讀予然視之五塚漸夷殘碑在地僅
用汝甘公四字隱約可辨四顧亦絕無人堪備問者
梅花草堂集卷三

僕然久之歸攷邑志先生名姓履歷附載梁棟傳中
而所記里選選授時月互有同異反覆悶然當時碑
版去今尚百五十餘年定可攷何令沒沒至此已又
得沈玄谷所爲甘公壽藏碑文于沈之裔孫充封家
作甘先生傳龔生又賦予黃應龍詩文會叙首列先
生同社一十五人皆具名姓遂附列其後嗟乎士固
有一時燁然未久漸滅而此數十先輩流風餘韻芬
人口吻往往望荒丘衰草而出涕談何易哉易曰惟
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重其信乎今古寥邈傳者

人隨所成就無不卓卓而尚論者何易言之也夫其
燁然者詳而寂寂者畧耶讀應龍氏之作知今昔人
之不相及久矣

甘用汝

沈誠學

周彥聲

張克讓

周叔倫

呂文遠

周廷章

陳孟佐

沈應禎

張敬之

張景文

朱日南

孫蘊章

夏德聲

朱德敬

龔理子紱

梅花草堂集卷三

六

龔理字彥文丰姿秀偉挺挺有幹局堪大事宣德已
酉領鄉薦癸丑中乙榜詔賜冠帶讀書太學與庶吉
士同課翰林正統丙辰登進士第賡賚江浙還廉無
害拜水部主事忠勤清敏曹事不煩而治尋拜都水
郎中萬貨委積不名一錢廉幹之聲播滿中外會河
決張秋天子擢徐有貞以僉都御史相視又慎簡方
岳大臣協治之曰河工不成無廉吏故政府疏公名
銜以進上喜曰龔郎中手不提錢茲往哉河清可俟
遂超拜山東布政司左布政使公至賑貸飢民恭

度地利先從上流浚渠數百里置八閘以殺水勢河
流旁溢作九堰障之然後築大洪口以次底績漕路
始通蓋公之出也毅然以河工爲己任夙夜勤勞衝
冒霜雪然不欲自居成功每有叅畫輒削其牘朝廷
知之未滿考已注爲吏部尚書而公疾作矣公在東
時興革利弊敦行禮教諸屬吏廩廩奉職有改易弦
轍終其身頌公義不忘者東方人至今思之稱爲廉
布政云當公之爲都水卽也李文達賢適在文選兩
人相得歡甚賦詩飲酒所夕無間及文達居政府遇

樓花車堂集

卷三

七

主有爲而公沒且久天下謂龔公若在必能相與有
成更進其道無疑耳死之日橐中蕭然惟先世遺集
及所著最美集數十卷鄉人重之謚曰清惠公有子
四人長紱有文行成化十七年鄉舉選授青縣教諭
未久自免歸敦尚老成惟孝友爲政葉文莊盛張
憲副和每言生子如龔朝美自可不愧彥文後朝美
紱字也孫坤引治戊午舉人
論曰英宗十三年河決滎陽經陳留自毫入渦口又
經蒙城至懷遠界入于淮景皇帝四年再決張秋隄

潰渠淤朝廷幾無造矣徐武功之相張秋也請乞疏
其水水勢平則治決決止則濬淤于是作治水開疏
水渠渠自張秋金堤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樂又九里
至博陵陂又六里至壽張沙河又六里至東西影塘
又十有五里至白嶺灣又三里至李崖由李崖而上
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湖潭乃踰范既
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潭淵以接河沁迤流清源
其功浩渺而惠利甚巨可澤百年然聞之劉文安定
之其說多出彥文氏徒以朝廷之體悉歸武功然山

樓花車堂集

卷三

廿

東人言治河功必曰龔公惟民有口豈不信哉先輩
稱文安居官論議據理直言略無沮忌其肯以朝廷
治河之事而率行其意也哉清惠之澤施及孫子雖
百世君子以爲未盡其用也

夏佑 第遂

夏佑字存賢宣德中以儒士薦授臨海縣丞未一
歲左遷廣東海北監課提舉司白石場大使時胡忠
安濠爲禮部聞公才名薦陞本部鑄印局奉母京師
尋改戶部檢校批驗所大使九年通考陞福建建寧

府廣實倉卒于官公性豁口爽銳于立事自爲儒士時綽有俊聲人謂公功名未可量而公聞命即行無將來想遇事敢言不能容掩人過聞者意其險峻難近久乃信公不欺絕無町畦崖岸然用是秩毀積官三十餘年南北走萬餘里始得入從九品官銜不過大使君子傷之第遂字存良穎異絕倫十歲先補增廣生時少宰俞公山爲訓導目燭公而教諭朱公冕故抑之令成大器公益感奮力學厚自淬礪十九登賢書明年成進士予告歸娶授禮部主客司主事是

梅花草堂集

卷五

牛

時天下太平夷人朝貢不絕于道賞賚旁午皆倚辦本司公氣度遙瞻對密如北送瓦剌南護爪哇所至無驛驛之苦而夷人帖服各歡其心正統十年充會試掌試卷內簾十三年奉璽書遼陽陞賞有功將士各稱任使本部胡忠安絕憐重公每遇煩劇必以相試公知忠安意慎勤弥至養亦弥冲亡何以疾告歸未至一舍許聞母病遂絕得年三十有三

論曰胡忠安立朝獎成後進因儀部識臨海丞辟爲鑄印局使此非處賢者之路要欲觀其所由不次需

用竟于坎懷終其身人之知不知故未爲遇不遇也

然因是與其第奉母京師聲華至今萱荆榮會之什孝友略觀矣夏之先曰友諒者臨海祖也八歲能詩十九而卒世共傳其神駿林參政奇之以女妻其遺生子善長生子四人長佑季遂有聞于時何無忌酷似其舅斯何負參政哉林母方就館夢神人授一子額有朱痕儀部生而痕朱痕宛然早成進士然而臨海之挺勁不愧其弟政復二難耳儀部歿馬鞍山西麓臨海之墓在邵家灣延福庵後萊園其前爲參

梅花草堂集

卷五

牛

政故宅夏氏五世孫士琰晦居之讀書孝友多所不屑余每與士琰語清強有守覺臨海儀部凜凜有生氣也

張和 弟穆

憲副張和字節之少警敏讀書數行俱下與弟參政敬之穆治古文尚書數從明師問同異其學甚深正統己未同第進士名噪都下翕然稱二張先生未幾憲副予告還家授徒自給益奮于淵學程歆經用譽望弥崇景泰庚午主江西藩試號稱得人明年拜南

京刑部山東司主事執法平允稽析詳明楊尚書器重之大小論報必從公勘定乃行六年召入翰林修宋元通鑑綱目建白爲多天順改元進浙江司員外尋陞郎中時申飭學政慎簡提學官乃以公爲浙江按察副使公久著令聞浙人士想望風采不啻景星威鳳既至品第人物哲于燭照又待士有體與論推服亡何病卒浙中士大夫多跋涉千里臨其喪哭盡哀而去初憲副里居時參政授行在工部營繕司主事尋改刑部福建司還員外郎甲戌同考會試再遷

梅花草堂集

卷三

三

山東司郎中凡折庶獄咸服其平進階奉政大夫贈父母如其官公與憲副名位畧等而憲副在告久故貤封之典皆從公貴英皇帝復辟親擢侍從分布憲臬遂授山東按察副使歷官九載大著憲績成化元年滿三考擢浙江布政司右參政專理清軍故事勾補軍伍率解丁查照道多餓死公令所在寬覈移文申報而已有以例請者公輒曰但使軍就伍而民免勾解之害何例爲二年奉表入朝尚書李襄敏秉素重公薦擬大用會襄敏被劾詞連公輒自免

論曰二張先生自其受經時才名相埒彬彬稱昭代機雲也以予所見篠庵勿齋諸集信然憲副不免京兆之嫉落第秋闈怡然無愠參政年十九先其兄得之曳公車弗肯進曰何有兄弟齊名而先阿兄一第者耶已未之役參政舉第二人憲副以一目眇不肯臚唱從容語第豈亦由京兆乎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參政副使山東猶衣布素兄製金緋分衣之始備品服而憲副之喪幾不能葬是何趣操哉世稱二張師事同邑張經華亭陳文璧去水尹鳳岐梅花草堂集

卷三

華

沈愚 弟魯

沈愚字通理善章草工詩清圓錯落如間珠相連滾滾不自休嘗薄游秣陵十年受李公冕四聲字學不越月盡窺其秘金粟武定諸公子皆折節下公公以禮自持處夷惠間無騷人墨客之氣既歸里過劉改之墓緬仰高風作懷賢錄通曉音律人有誤輒舉其

端而反之其音若縹緲者比之公瑾嘗雪夜賦絕句
云瓦爐溫酒夜燈前紙帳梅花伴鶴眠不似玉堂金
馬客五更風雪去朝天業醫授徒以終其身卒年六
十九第魯銘其墓其銘曰胸藏千卷書音吐皆驪珠
文章煥爛五彩舒風雲入手筆底驅天生逸才不受
拘脫然扁舟游具區長林陡澗從樵漁從心之年未
可逾殘霞返照歸桑榆清風蕭蕭吹散廬文筆峰高
月轉初百年埋骨山之隅游宦有子來下車當時謂
得情性云

梅花草堂集

卷五

五

沈魯字誠學爲文陳宏高邁有奇氣嘗與弟訥應試
都下一觀即出不更往而第得雋官至憲副別有傳
公意思脩遠不受世網排盪然時有頓挫神骨愈全
文理亦愈王一時碑版必出公之手爲重公亦寬然
應之酒酣筆縱如項羽破章邯壁上軍無不人人震
悚輒自取大白浮之顧影而笑周文襄公忱撫江南
就公咨事稱爲練達太守况鍾有致于公公却不受
退語人某即不類豈無譽墓金可給餼粥而涸廩太
守爲晚歲養真味道以清虛自課間往斯文社噴

種疊叙傳箋答多寄于公未嘗少倦卒年七十
玄白高公所自志也

論曰沈之先有絕聰老人者公之祖也名貞以醫顯
嘗取李浩傷寒或問郭雍補亡自漢迄今凡論傷寒
者以合于仲景之論爲一書名曰傷寒會通至其子
方始用藏書顯通理以詩誠學以文二業並就知名
當世倚歟休哉通理再傳爲金馬其後無聞而誠學
之後爲存爲僕以鄉舉大楠紹慶應明以進士大樑
衍慶堯封以里選豈其先有厚施歟而世簪纓勿絕

梅花草堂集

卷五

六

也沈氏自宋義倫以功開國傳十有八葉而宋革命
迄元不仕隱吳縣之竹橋其後醫學正復本爲崑山
人然稱者必曰竹橋沈云予訪易蓮峰先生墓通理
墓適當其左始知志銘中文筆峰高月轉初之句而
所謂玄白窩者則在太平東麓之穩厚山去郡二十
里

沈訥 子僕

沈訥字文敏弱冠補邑庠生嘉興朱冕適掌教事課
士嚴切少許可獨以奇適稱公宣德乙卯薦于鄉兩

試乙榜不拜中正統七年進士第授大理寺右評事
制部院大獄決平大理稍不當得批駁施行公持大
體不受私謁遇所駁能令受駁者無退言廷中新斗
已已滿考階文林郎尋署左寺副景泰元年陞福慶
按察僉事專督松溪銀冶時沙尤盜起往來倉忽而
松溪利權所在治戶洶洶公潔已率人務清正供獻
絕侵漁戶民帖然趨役踰年盜起慶元入松溪縣界
亂匪黃熊望浙港廬諸山中統矢擒之得不滋蔓陞
食四品俸五年鄭懷冒勢甚猖獗公在政和得報星
發各村民快并勒守場官軍會同鎮守巡按三司憲
力征勦無使遺孽公亦披甲上馬屢獲渠魁懷冒平
尚書孫原貞具題曰鄭懷冒偽稱王號劫掠平民七
閩望風嘯聚為亂若非駐劄松溪僉事沈某先破巢
穴豈易授首疏入天子嘉之天順二年陞本司副使
階中順大夫卒于位公長不踰中人饒膽畧多算既
入棘寺始習刑書一覽便通曉律例且知刑字之患
無過淹滯苛刻及居外臺踵而行之兩喙爭譟片言
具服懷若如所不廢飲恤閭中稱法官者以公為首

嗣子僕字公輔性敏博學為文有奇氣成化丙午舉
人雅為學士汪諧所知識者以是受期之未仕而卒
論曰鄭進士文康作沈憲副志詳哉言之惜其才用
之未竟也昔仲尼七十子之徒端木之達冉求之藝
不能相無憲副判牘臨戎綽有餘裕而所著兔園下
里諸書議論悉自已出真行草在晉宋人間駸駸求
賜之長也豈易哉沈氏孝友詩父子茲為盛憲副又
用吏治顯志稱其疾亟時執母恭人手泣曰婦嘗以
僕為嗣僕又才高早達卒阨于年豈刑官廉者法無
後耶果然然則天之報施何如也悲夫

龔琚 孫震

龔琚字彥中性好藏書周急為務賓從戚友至者如
歸或遇病瘵死喪憂患雖倒廩傾篋無憾于懷有以
書售者即賣金必購之人或高其價以相給亦無訐
問故一時藏書之家能先屈人指而公婆婆焉卷中
能盡通其說亦復能了然于手其視一切世味泊如
也會邑子某請為陰陽訓術公亦聽然許之旋即罷
去築安晚堂自娛遇風日清美輪巾鶴氅曳杖行歌

于花香竹影中飄飄然故有林下之氣里人高之稱
竹庄先生子綬綬子曰武岡君武岡君名震字敬修
明豁有度自其爲舉子時已頎然有幹濟之望既領
鄉薦通判漳州時王文成守仁平汀漳盧溪諸賊領
調兵食將士宿飽已當一隊又能深入先登文成將
薦之而公故有條議忤御史旨幾落職尋調守武岡
武岡王淫酒縱諸健奴不法而王府第逼州南門屠
沽負販數受凌奪無所訴公一夕發卒百餘人塞城
南門而穿一便門通往來諸健奴震懼相顧愕曰吾
梅花草堂集卷三

光

等望柱後惠文冠無非家令今日騰洛州官矣王亦
仰屋氣息不敢問也其敢敵類如此亡何疾卒震再
傳而有杞縣令
論曰柳下惠不卑小官必以其道此亦古人之義非
苟然而已者也龔先生之爲陰陽訓術其進退必有
道焉不然讀書行義如彼而沾沾祿仕欲何爲者武
岡君不避強禦能相王文成殺賊斯豈無揆于中而
一御史扼之能令不盡其用即文成亦末如之何矣
嗚呼小官之于天下難矣哉而世俗卑之以爲不足

爲嗚呼夫其人不能爲而故以此自解者耶

張能 子注

張能字尚德正統間以鄉貢升太學生景泰二年拜
杭州新城令新城在亂山中民俗朴野少文藻公至
勸學興禮不務督責而躬率之期年教成彬彬多文
雅之彥獄訟寂然積十有二載無吏議最章薦剡焜
煌于朝當道將欲用公而公賦歸來蕭然鼓篋東矣
當公之在新城也嘗以俸餘得木數十章度家居隙
地廣狹作室三楹寄梓婦里至是室成公宴息其中

梅花草堂集卷三

平

問省老母外與騷人韻士浮白放歌意豁如也客有
緩急未嘗以無爲解初游京師有故人奴負官租不
能歸公傾橐出之而故人無賴反詐言公負吾金公
亦賣金償之弗以屑意子注字時雨修幹偉畧豁達
酷似其父饒孝行晚歲亦以貢司訓宜春課士有法
時汲靈泉掘黃精啖之便欣然竟日忽忽三考遷教
潮陽又復八載士風丕振嘗訪大顛遺址覽昌黎公
跡慨然太息久之遂致其仕既歸神明湛寂齒德並
茂閒宵見夢晝必響答一日抱五代孫手摩其頂嘆

曰吾身經七朝眼見五葉于分過矣咄嗟間道得年八十有七

論曰周茂叔有言是處塵勞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吾每想其優閒自得隨寓皆安之致信君子之所養也以觀二張先生其真若人之徒歟按志稱兩先生皆個儻有度喜吟好施予而耿介之操有確乎不可拔者斯城梓室世服其蘆斯又過人遠矣潮陽摩孫頂而長畢即尸解何以加焉

梅花草堂集卷三

世

梅花草堂集卷之三

梅花草堂集卷之四

吳郡 張大復 著

皇明崑山人物傳

朱旻 從子栻

朱旻字希仁父璉以春秋教授鄉里稱素庵先生生公公年十九領鄉薦將偕計吏上春官母送之曰明年看花長安冠進賢冠偉然男子哉公跪受教比試中乙榜私自慰曰母命在不冠不見也于是遂謁選人云公既謁選歷官司訓者二曰諸暨曰浮梁教諭

梅花草堂集卷四

者三曰昌平曰臨川曰石首典文衡者三曰山東曰陝西曰河南所至皆有勞績人稱得人能得士焉天順末朝廷頗事游豫令所司園囿近郊前驅弗戒將逼陵寢公在昌平上疏曰昌平教諭臣旻昧死言天壽諸陵故王家玉韞之處列聖神靈實式臨之法宜安靜節承皇上大蒐田禽本以孝薦宗廟而負羽之徒過奉清塵時有馳驟饗廟所在不無震搖念旻一介儒臣越俎抗言義所弗敢懷芹未獻吞咽難堪伏承明詔許直言無諱臣昧死言上覽奏愕曰咲惡得有

是耶其令有司勿圍獵者爲令從子斌字良用學有淵源又能得所未發爲一時周易之冠成化十三年薦鄉試十七年登進士第授蕭山縣知縣均徭息訟扶善鋤強凡不利于民與便民而未舉者殫力爲之甘任勞怨縣故有湘湖久爲豪右所影占公立法開浚之以時蓄洩湖田大稔三載奏景詔公入朝拜監察御史時選郎貢欽弼權自穢公率同列劾免之選法頓一會天變求言公又疏言變不虛生必由人事感召乃指切時政又旁引春秋事應繼繼萬言讀者梅老直堂集卷四

竦服公爲人簡易沉默初在蕭山頗以仁恕爲用入爲御史立見鯁直君子謂匡主牧民公兩得之秩滿便道省母卒于家
論曰朱氏自素庵先生有剛氣未嘗以言徇物然莫用于時至昌平用諫獵顯直指敢言事駁駁名御史矣由是觀之剛之時用大矣哉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夫人臣未有欺能犯者世之小人豈其必無敢言之氣一念橫生首鼠回互者皆欺也故又曰張也慾焉得剛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而論者謂太

剛則折此夫動于慾而欺之甚者也其何犯乎予所聞直指公義甚高人所應有無不有所應無不無惜莫能詳而昌平一疏公正發憤使人主動色則剛者之所格遠矣

葉盛

葉盛字與中自少博學強記屏居泖川鄉田舍間同里張憲副和爲諸生一見嗟異勸游膠庠正統十年舉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毅然以言責自負十四年

英宗北狩公帥同列劾將臣朱勇等依阿失律請誅

梅老直堂集卷四

王

夷之以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問罪讎虜以還聖駕
邸王嘉納之命掌科事九月邸王即皇帝位例有賞賚公以君父蒙塵辭不許十月北虜犯近邊公請罷內府軍匠更番班操仍令所在有司熟米豆以給戰士遣卒運兵器于天津以張聲援疏凡十上悉中機宜虜既退又請明賞罰以勵懲勸詔皆從之十一月陞都給事中時虜騎未靖內閣大臣奏留守邊將士備援京師公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

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師雖守僅保九
門無事而已其如社稷陵寢何上然之而大臣有憾
其異已者會河南陳州流民有變詔公往撫之公上
宣諭恩德發廩賑貸河南民安堵如故景泰元年三
月召還八月虜秦駕抵京而近會有匿名帖言迎駕
事大臣相顧不敢上而又有匿其名言不便者公曰
此野人無情之語當有省趣入奏聞不報三年以公
爲山西布政司右叅政監督宣府等處收放糧斛兼
管屯田頃之巡邊都御史李襄敏乘輿公勸贊獨石

梅花車堂集卷四

四

馬營等處軍務先是獨石馬營赤城鵬鶚雲州龍門
長安領八城經虜失守屯堡戍伍殘落未復公至列
利害之當興革者八條奏行之亡何詔襄敏還京公
上疏請留東修復邊備當是時公身任天下慨然有
萬里長城之志念邊城武士勇而寡謀坐不學故乃
奏置社學于諸城中推有文者爲之師買經書字帖
以給貧者一時軍中子弟弦誦相聞邊城少醫藥間
有土產輒爲有力者擅其利公令所部督老幼及時
采之貯之官又奏請醫士一人教習醫生行醫于邊

官軍用濟道路流徙死者每城旁爲義塚一區收瘞
之八城相去特遠極目莽蒼無邸舍風雪寒雨相枕
藉死者往往而是公令于官道每十里爲垣屋中置
繫卧芻秣之具守以邏卒名曰煖舖諸城附郭膏腴
地久屬勢力人爲蔬圃自便公籍之得五千餘畝以
次分授將帥叅隨軍伍題曰菜園令受者得自力先
是軍中所需皆歛于卒伍公因襄敏請于朝得銀五
千餘兩買牛一千八百餘頭籍田以授戍卒之不任
戰者官給牛種使專力耕獲歲課餘糧貯于官供軍

梅花車堂集卷四

五

中買馬除器賞勞卹貧之用牛缺種乏則更給之蓋
經營五年而邊境足食歲亦屢豐六年正月偕參將
周賢等擒殺兀良哈于龍王堂諸邊帖服七年丁外
艱襄敏率諸將固留不可詔許奔喪仍限日赴任天
順元年 英宗復辟二年三月詔公馳驛至召見文
華殿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公陳情乞終制不允再
召見文華上問公誰爾同輩公對曰臣商輅榜進士
上笑曰朕進士也可爲朕盡其用遂命公提督兩廣
甫至而有田州岑鑑之事岑鑑者故田州知府庶也

不得後其奴呂趙根蟠中外抗鑑父岑紹之命而奪其嫡子鑄知府以與鑑已又殺鑑會鑑子玠病死趙又詐以呂族子爲玠襲鑑爵鑄不能堪上其變天子使岑瑛案之土人洶洶爲鑄左袒而趙勢甚張不可制公廉得之會兵擒殺趙以岑鑄知府事士人大悅先是朝廷許廣西諸夷官世襲特羈縻之而後多出總兵及巡按御史選授公奏諸襲者宜從舊例聽命于朝諸總兵及御史肅然四年七月赴闕議事條上兩廣興革事九十款更定均徭之法故事廣東塩課梅花草堂集卷四

夷種也請調制廣東以夷禦夷不乃安民據寇經久之計乎詔皆從之先是蕭養燭亂東陽蔓延兩廣雖復撲滅餘黨竄入蠻獠間累數十萬恣行猖獗公疏請勦之上命都督顏彪帥兵往擒勦事宜悉從公授俘首虜數萬破賊巢八百餘所而兩廣大定天順八年憲宗嗣位遷公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初公在獨石時行官牛官田法于八城自喻適志至宣府更修廣之計可得牛五千餘頭爲一千八百餘具墾田益多一歲餘糧可補戰馬一千八百餘疋刻日計程梅花草堂集卷四

中不去爲延慶邊患議者往往欲搜套驅虜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而徙衆耕牧其中以拒虜若者道遠勢沮臣不敢妄意今日之計惟增兵守險可爲速圖爾竊照榆林一帶守臣嘗立界石爲屯田計屬者復議依界石一帶山勢縈迴剗削之如城高二丈五尺川口夾築墩臺以防禦來寇此係先年奏可尚未起工目今戍卒數少不堪是役合無于民衆豐收去處發丁夫山西萬人陝西二萬每年三八月一次赴工庶二三年可就緒是爲一勞永逸不戰而屈虜

梅花草堂集

卷四

八

兵矣延綏西路如土門及銀州關諸舊城堡阻山近水可徙近裏守堡官軍往戍之銀州河外抵榆林一路並宜添堡收括近年清解各處軍人未行者編附榆林等衛以實邊仍調舊選延慶二府土兵五千人以時習戰榆林等城長計便利無切于此九年三月轉本部左侍郎十年春修祀四陵公齋戒將行忽中疾不能言扶婦西第卒公孝友忠信樂善不勸據案臨戎未嘗釋卷有以詩文贊者即與定金石文終其身勤卹彌至其臨大事斬如也識者謂有魏國韓公

之風焉所著有策竹堂稿涇東小稿水東詩文稿開封紀行詩西垣奏草邊奏存稿兩廣奏草上谷奏篇水東日記衛族考若干卷葉氏書目六卷碑目十卷得歲五十五謚文莊子晨鄉進士孫夢淇以廕入太學歷大名台州通判衡州同知清嚴英敏所至有聲好收刻先世遺書傾囊不倦君子以爲不愧文莊後也

論曰予觀文莊公經畧邊廣可謂體國之臣實行其事者哉而知公者猶扼腕于希文之不相就使不相

梅花草堂集

卷四

九

更馳驅邊徼數年萬里長城雖百世可也而廣之役爲朝廷汛掃累年連寇可謂奇功乃不免于言者之口嘗爲殺降說者謂瓊山從史之夫瓊山故理學名臣何能受當年不讀禮之誚宜其及耳李文達方在政府乃使冠帶書生得行其意乎雖然瓊山之莊又胡爲乎來哉徒令傍觀者信天道之好旋也聖明在御給音聿新此所謂論久自定者耶夫使論久必定人亦安能置毀譽其間哉

鄭文康 父壬

鄭文康字時父壬號雙松居士居士精儒術而享
于醫居恒謹言笑不喜聞人過失有相告者莊聽之
嘗令其辭不得盡其孝友天性也正統十三年公舉
禮部試觀政大理未匝月而居士有疾聞京師公馳
之不及舍已又喪其母夫人公毀瘠不自支喘喘數
盡遂不欲前乃就廬闢館弘獎後進督繩削墨必顧
其安令人人各自得也游誦之暇品劑草木香達戶
外歲所全活不可殫紀秋霜春露輒從一二耆英訪
遺如外斷碑荒塚多所搜述僮僕化之皆欣欣有幽
梅在草堂集卷中

討之致公偉幹豐順兩瞳子爍爍精光射人談說忠
孝如振金玉一時軒蓋旁午春和里中至不能容馬
足而公意泊如非其人弗與見也以故平橋之教迄
今如山斗云玄孫若曾有籌海圖編行世稱開陽先生
論曰以予所聞鄭先生之道甚大其地望可以有為
而終其自用之一鄉豈有說與長老言先生與葉文
莊公相厚善蓋嘗分盟出處曰吾經畧不及下執事
表章先哲領袖後來庶幾近之請以相與卓哉斯語
倘亦非造作謂先生者耶予觀先生杖履所及即荒

田之志焉述曰先生存唐李潤妻唐氏志石于樂
之墓表貞元間姚仙客妻張夫人墓碣于陳諫營
葬之時斯亦幽矣趙彥可者吾崑山人也洪武初嘗
居山東臨清縣知縣公勤寡欲好士愛民妻受民賂
筆而遣之事聞陞知鞏昌府絕特之行晦于邑史將
令後世不復知彥可何人而先生出之輦志之中無
彥可而充之者歟然其道大矣鄭氏于吾鄉故在甲
林在草堂集卷中

乙之列至先生益顯而後寥寥也嗚呼此其天之未
定者耶

周恭 子鄂

周恭字存敬受詩鄭介庵先生正統丁卯以儒士領
鄉薦選授烏程縣訓導服闕陞楚東安王府教授王
二子異母同日生少長劄刻王愛少者叙立稱謂皆
先其長公憂之會修玉牒王祈公公曰殿下愛之耶
故宜安之王知不可奪遂從其序而是時母俞夫人
春秋高不能遠離陳情江夏王乞近地得常之宜興

仍支教授俸母卒陞山東蒙陰縣諭亦支教授俸二年致仕公性高介絕俗自號節軒受詩鄭先生時疊夜不輟父母憐之乃藏膏夜發書讀吞其聲參政陸容知縣錢昆教諭陳諫俱以公所授詩顯于當世所居鄰縣治不十步絕不造令丞簿有不識公者子鄂字楚英由諸生歲薦選廣西都司斷事廣西古象郡地險遠成者多道亡都司輒械其解者付斷事獄累引瘦死公詣司白狀請給文令還本貫追獲復解成補而解者不傷遠近德之三年滿考陞萬州知州勸

梅花草堂集

卷四

主

學興禮黎人悅服

論曰予讀朱怡菴是所為蒙陰公志稱學官年六十例許致仕公遂請老先輩家貧為養能不失時又若斯之勇退也後稍不然矣白首淹留漫云有待夫士各有志有待何不可焉乃不免黃髮皤皤垂頭首蒼簷下幾非例哉萬州公顧侍御潘家宰之也侍御寒泉之感實鍾厥心其寓萬州之梗概大畧見于志矣萬州從莫玉山之陽松楸荒落其裔孫曰球者武新之子每撫文筆而興懷山光如潑黛悲兩賢在其下

也

陳翊 玄孫王道

陳翊字孟佐少學易當時未有深入其詳者嘗就御史王從道問義自謂得之已又有得焉乃喟然曰夫子韋編三絕豈欺我哉正統甲子遂以易領鄉薦崑人士之以易領薦自公始也明年登乙榜受膠州學正擢應山王傳政靖虜衛學教授公在膠靖時陶鑄人物無令逾度其在應山也以禮匡王王雅重之手書忠貞字以明崇尚公歷任膠陝廉靜為務每為憲

梅花草堂集

卷四

車

司所欽矚時有匡救膠判某以剛方見白泰并某以特才獲留皆繫公力絕不令人聞知即有問者公唯唯終不言念繼母衰老致政而歸時年五十有五拉入詩文社雅歌投壺觴詠不輟布衣草履檐如也邑子憐其清苦以意贖之公頭面盡赤謝遣去曰無以為也得年八十有七故侯楊子器時補琴川扶服哭之曰斯人不祿後生無以為質矣裔孫王道字敬甫白哲飄飄美談論提學御史趙公鏜升公上等嘉靖乙卯鄉薦乙丑成進士選知鄭州再補光州光鄭在

汝穎間地溫民淳公游乃爲之皆上考擢水部員外
郎視權南閩公爲之湖上商旅晏然謝政三十年結
社東林圍棋賭墅時有拂意都以晤言消之至于飲
社讀法弔死問孤公必爲倡于時士大夫彬彬有先
進之風焉

論曰予以通家子嘗候水部東林見賓客欣欣如歸
其家也水部著綸巾徒倚嘉樹下談說膠州一官落
落初聘禮部試再聘河南再授陝右事纂脩英廟
實錄去膠陝三十年候貽不絕斯豈無因而至者哉
水部以新鄭簡拔故不盡其才當時亦有傳說其事
者水部不吝噫嘻夫亦膠州之裔藉藉風流者矣

孫瓊 父宗

孫瓊字蘊章其先陸姓長洲人父宗字公武嘗後崑
山孫道庠遂姓孫氏後貢入太學歷懷柔湘潭令勸
農賑荒有廉勤之頌公其子也以易經領正統十二
年鄉試薦明年賜進士出身景泰改元擢刑部廣西
司主事階承直郎四年陞署員外郎事階奉議大夫
七年陞郎中明年丁丑 英宗復辟改元天順進階

梅花草堂集卷四

南

梅花草堂集卷四

圭

奉政大夫賜金帛公歷官刑部凡十有五年勤慎如
一日每讞決先平喜怒務鉤得其情即堆勘凜凜終
不失人世之用尚書官心下之毒相與語孫郎中若
作廷尉天下豈復有冤民哉公每出部被訊者羅拜
馬首常數十百人曰但遇孫刑部何論其生即觸網
罹辟都無所恨故事將秋讞部累終歲所訊獄若干
奏聞仍選公廉一人重加審錄公受選審錄無一人
稱冤者天順間錦衣衛指揮門達黠而貪多羅織人
罪既抵部諸郎官莫敢異而公所平反獨多達心噫
之以爲家罪盈事覺部以屬公王陰爲之問而祈其
生于公何不至焉公弗聽卒寘于法則牛王者又心
噫之矣會同曹郎貝某與故百戶某妻通有驗而公
引婦人不行禁例疏釋之蟬口共噪竟戍遼陽公被
旨即行囊底蕭然僚友會贖之却不受甲申 憲宗
即位詔復公官某月即求去時王忠肅卿爲冢宰語
司寇某曰即吾輩持身不能不推孫刑部乃聽之去
耶父之三原王端毅起巡撫江南屢疏薦公竟不起

公性凝遠每事自處古人不祈聲利晨起必祇謁家廟然後開卷對客談笑即竟日無倚側之容布衣蔬食僅贍朝夕冲如也里富者子裝百金爲公壽公笑曰吾曩者納單履走遼陽曾不受贖乃今日投閒鄉里貨取之耶其清介類如此子裕字德宏成化十二年進士終武定州知州先公卒

論曰吾鄉人好持清議知慕尚然不免溪刻用相口語至先生必曰孫秋官過其墓必式夫有所風之也先生之裔孫陸應孫言先生見廟必衣緋束帶既散梅花草堂集卷四

去

夏璣

夏璣字德乾嚴峻有志識與人不款曲不肯相引爲重意所不然雖甚親暱無能以一言相假孝友節儉其天性也景泰五年進士授應城縣知縣母喪服闋補新淦新淦富商所集積引若干緡鑑度可千計商以例請公笑曰知縣不例請貯庫按引徵詣府脩賑當道者耽耽側目公笑周某者富而橫殺人御史不

聽公按將活之公白御史無減律故調公大吏曰才堪簡也而殺人者活矣新淦民立祠望思焉而公卒以不避強禦清操凜凜徵入爲監察御史奉勅理浙江戎政籍無漏者民亦不知勾攝呼囂之苦照榜期發傳之爲天下御史式亡何移疾免歸公歷三縣一爲御史前後二十年家四壁立食無重味出無輿馬而長吏獨嚴侍公干旌不絕其門公卒無所間嘗衣布衣倩籃輿詣令門者不宥通令知是公倒屣凡之門者猶白令崑山故無夏御史云公性好飲初爲府城方撻人公醉撻不止母怒戒之遂不復飲終其身公府間里之宴不設卮有兄弟三人皆早死諸孤疊疊婚嫁飲食于公而公未嘗有中人產論者難之論曰夏氏有兩族其一居齊禮坊故林參政舊宅是爲禮部負外遂正統間進士別有傳而御史往來郡縣間無寧宇死葬吳縣橫山今橫山有純德先生墓御史藏也其子孫因家焉齊禮之族有篆字生某者久游長安豪貴間多口失令械之街彈故置譙樓上使人觀之令呵道出樓下械者故隨樓撞令令知御

史族也造而問焉不荅竟瘐死而御史仍以族人禮祭其子環之而泣御史曰脫斯人猶在者若曹無咎類矣凡御史之執法如山不肯施所親以干朝廷之令皆此類也

朱夏 子文

朱夏字日南少承家學力追往哲爲務性凝重不肯妄通賓客開塾授徒討論先世遺集作家乘十卷渡江後諸賢皆有生氣又摹刻所藏睢陽五老圖俾傳于世恐其後之軼也又封鬱林墓陽抱山以識先澤

梅花草堂集卷四

木

民遺事幅巾黎杖時從耆社題石賦詩具有作述之致子文字天昭成化甲辰進士連喪父母弘治己酉服除簡入都察院理刑庚戌授雲南道監察御史清戎兩廣巡按八閩憲度肅然不務鉤棘之事間鎮守中官死公籍其貲累萬以聞黃頭嚙之尋出爲湖廣按察司副使會番舶事覺坐死者以累百計公署其牘曰造舶者不市番市番者舶非所造皆無死律詔從之例調雲南輒引疾歸卒于家

論曰吳文定言世人漫言隱士如日南乃可不愧斯

語今攷其行誼豈不信然易曰含萬物而化光朱氏自秘閣公始開宦端累世冠纓勿絕亦云光矣日南貞隱有含道焉御史持憲不濫署釋番囚迨恭靖益顯政事文學昭揭宇宙光之于含豈誣也哉當年摹刻圖本嘗流入申文定家且久文定不知也夢老人衣冠皓偉詣別文定質明其家幹捧圖以獻文定亟召其裔孫麟玉識而還之夏暉曰圖本色澤如新衣履拱揖皆有意義前輩不愛工力可久勿壞如此嗟乎家國天下之務亦如此圖矣

梅花草堂集卷四

末

朱萱 從子觀

朱萱字樹之性沉謹不苟言笑詩律細穩筆翰皆有師法少與兄芹齋名後先登賢書天順八年公舉進士第選授大理寺評事奉職循理不務法吏皁皁之名然多平反蔚有聲望同官者咸自以爲弗如而品資名地多出公上惜公者尤之公笑曰此豈人力哉吾求不負此官事辦矣謹畏彌加不二年卒葉文莊在垣省聞之嘆曰器宇宏擴者長慮不競之地猶于造物忌耶爲銘其墓深加傷悼焉從子觀字顯伯才

情犀利如太阿出匣不可睨視嘉靖二年以進士擢授吉安府推官丰稜穎脫勘斷如神有殺人不知主名跡久無驗者臺使檄公檢視公為展禱于社質明叱吏縛周憲未憲至看服獄詞立具公蓋廉憲與其妻通同謀殺之云一郡震懼召入拜監察御史皂囊白簡絡繹而上上為罷放鷹犬盡刷光祿積弊省費巨萬一如公言亡何忤旨廷杖二十諤諤如初會推按差勅公巡視陝西一時墨吏望風解印綬自罷公至興動殛急陝右肅清奏築花馬池至橫城堡一帶

梅苑草堂集卷四

干

邊境延袤一百六十餘里永為西陲之利累陞河南布政司左布政考終于家
論曰御史宅山之陽里父老稱說其彈壓時事至今猶凜凜也吾鄉之朱多澤民苗裔御史族來自東婁至遂詳兄弟始顯遂詳父復初亦長者未有封爵御史父蒼以子貴封吉安府推官再傳落落貧寒無餘廷詳寂寂山阿殘碑漫滅其存者獨千仞之山石耳大理之況謹方伯之犀利竟何有焉而尚論者不能不撫遺文而思慕也嗟夫

陸容

陸容字文量少游鄉校不專治舉子業讀書遇兵則水利悉籍記之慨然有經濟天下之志成化二年第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改北兵部職方司時邊報旁午封事日三四上公隨疏條覆動中竅要嘗言夜不自休海賊聚眾流劫廷議洵洵請調京軍勦捕公持不可曰此狐鼠何能為但朝廷許以不死當自縛卒如公言擢武庫司員外郎再擢職方郎中公夙負壯猷持重為用安南侵擾隣邦議置勿問久亦自

梅苑草堂集卷四

干

戢所省供億累鉅萬賈胡請迎獅子嘉峪關公白尚書止之令知朝廷不貴異物錦衣百戶常璘儉人也罪謫宣府頭捕妖言自効所根株不下數十百人妄希再倖而是時捕禁嚴切例得襲所在引繩批根冤濫之獄動以百計公白尚書置璘于法罷襲封之例戎政肅然改武選司郎中有求為金齒叅將者巨璫啗上命請于公公諱之甚力詔勿許又有黃頭捧內批以某某陞都督者公持其勅請見上曰都督重官某某豈其人耶即內批法應下所司遵照詔從公言

亡何陞浙江布政司右叅政公條列浙中便宜十事
悉見施行後賫捧還京又疏滑渠利病纔纔萬言未
報護口鑠之遂致其仕卒年五十有九

論曰孫生爲予言政墓在州西陳門塘其上有吳
文定志陸氏世爲蘇之崑山人曾祖福祖繼宗父裕
皆冒徐姓公復其初爲陸氏云志又言公與翰林張
亨甫泰太常陸鼎儀戴友善三人俱以文行重于鄉
而公尤爲葉文莊所器重文莊臨戎未嘗廢卷參政
自其爲諸生讀書必期適用蓋淵源所自矣宋范文

梅花草堂集卷四

正作萬言書貽宰相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
所爲無出此書者豈參政之謂歟十年武部諸練尤
多設有知參政者力排姜非務老其才屢以鎖鑰之
任方叔元老豈顧問耶文定與參政同朝二十年謂
其不平之氣宜赴會而發當不虛耳

馮鈇 子琨 孫夢龍

馮鈇字仲舉少孤力學博覽經史未勝悲感間
里性和易口不談人過失天順壬午鄉薦以乙榜授
永州東安縣教諭永地僻遠人不知學公設程刻限

以身先之永士感奮既滿秩將奏績于朝故事廣文
受秋試聘得上考或謂公何不少留公笑曰已及衣
而寬之如詭遇何而不聞得失有數耶竟左遷爲貴
溪訓導而秋試果有以受聘得上考者公怡然弗介
于懷嘗校文河南江西兩榜得士先是有權貴閥
說于公公唯唯酬之既竣事無驗其人以問詣公公
謝曰偶忘之君子曰和不流其馮公之謂乎子琨
玠琨字君美以成化丙午舉人授永康縣教諭遷知
荊州荊州民以牧馬爲耕作每戶承馬若干足給草

梅花草堂集卷四

五

場若干畝孳生牧養民賴其利而勲戚貴璫有盡據
其地爲奸利者土著之民莫敢誰何公至按籍而覈
之盡還本戶馬用蕃息雖貴戚廩廩敬憚公而蟬口
喧噪竟逮詔獄公列主名幾何影占幾何爲孝廟
分別言之上覽奏咨嗟良久曰賢哉守也詔賜復職
武宗即位諸璫公者根連逆瑾再起詔獄詔下錦衣
鍛鍊之兩訊杖八十械街彈所靈寶許家宰使人慰
公曰爲語馮太守厚自愛使者顧視街彈左右捉盛
挈壺疊壘皆荊州之民如失父母璫公者弗屢也

其故昵于瑾私語曰馮太守第飲蒟州一杯水非民見餉即國土死耳瑾愕然復還蒟州尋遷杭州府同知再遷兩浙運副擢登州府知府清操彌厲屬有高第者簞簋不飾公劾奏免之東土肅清未二載輒自罷林居二十年生理蕭索足跡不入公府第玠癸酉鄉薦子夢龍字翔甫敏而好學不減其祖父提學御史黃公亟賞之升上等同舍生陳吉甫顧茂仁夏九範輩待公師友之間偃蹇秋闈十年不第用薦曆丙子歲薦選應天府訓導署知六合凡半歲兩奴鼓篋而歸遷鳳陽府穎上縣教諭再陞山西平陽府吉州學正遂賦歸來蒟憲長國熙爲護送抵舍老屋蕭然藁藿不糝直指甘士价邑長聶雲翰嘆其清絕時加問焉公既明德之後飄飄玉立美文藻不可犯以非義學者凜凜嚴事之

論曰長老言馮氏世有特操靈穎絕人予不及見其永蒟兩翁而識吉州先生又獲觀其所爲畧測水碓易大衍流法黃中通理信其敏不可及也清非身外之奇敏非長傲之具然遠遯華胄以一表一者多矣

梅花草堂集

卷四

五

如馮氏三世一節愈出愈奇故可貴耳予每訪其遺胤散處不多有見諸生曰燧者而喜淳風樸如甚肖吉州公也此所謂予攸好德所不自知者乎

顧恂 父良

顧恂字惟誠父曰呆菴翁名良翁勇于爲人能震懾豪悍令改步而悅服其心世居雍里旦起每之城市必擁數百錢自衛務行其所欲爲有搏而却者翁揮退其人而辱數之搏者辟易去其居家勤修孝弟之行嘗盡產讓其兄士賢獨身居約久之貲乃大殖以

梅花草堂集

卷四

五

故所須卒辦而仁義都焉子恂陰行善益修父業而遜出之同里吳相虞凱辟爲館甥領家政使代事其老母家政大辦吳母亦不知禮部之官長安也而公素蕭然不自與又復久之然第麓峰里令其周可坐百人數蒼頭小具計一而身吟誦不釋卷嘗往來斯文延齡二社間然其練字一時社家莫能易也嘗夢公曰神人黃天書降所居舍屋露混茫公頂七星冠披八卦衣二黃頭捧輿圖以進公嘗紀之然不知何祥也其後公以子鼎臣貴贈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而武英公故嘗監國此其微與或曰公見夢時武英時爲舉子而公寢疾故爲疏願以已壽益親也凡公所行仁義不可勝述或以問公輒謝無之公得年八十有八呆菴翁年九十二

論曰語有之爲善欲陰以今觀于顧氏信然顧之先有千十四翁像元服而戎靴環其耳每見夢其家輒有顯者顧氏家老以千十四翁爲始祖或曰翁之父名德輝其譜系可攷也顧氏自贈翁而下迄于今世世而數之笏幾滿床矣然後來者猶繩繩未已也豈

梅花草堂集

卷四

共

非善之較著哉語曰公卿之後必復其初要非所論于陰之時義也夫

王鑑 子漳 孫繼孝

王鑑字與修少負經世之志以名詩薦天順壬午鄉試好讀古文尚書謂二帝三王之道盡在于此又嘗大書忠孝二字于壁日夕自砥勵今王氏有忠孝堂自公始也成化辛未上春官卒于途旅同年陸某者已爲大官適官其地視公暇公執陸手語之曰本欲稍自表見僕僕長安不幸客死吾亦無憾君殮我必

以古尚書吾志也而又手一書遺其子漳曰而祖遺金千付我將以貽汝仲父二孤孤幼未償也吾緘囊而藏之某柱下書到即相付吾無他囑勉思壁上大書字而已漳得書發柱取覽不開緘與之時年十九君子稱廉孝焉漳號松軒孫繼孝字子忠嘉靖己酉舉人選授江西龍南縣知縣縣居萬山中城五里然多巢賊窟穴諸山間公至巖陰堤浸擒妖僧數十人民廩廩顧化遠近聞風多願質成龍南令而刺史撫臣亦時時檄公往視諸縣事公往來諸縣間輒訊所疾苦與地形之險易皆知之葉楷者故安遠弁據黃鄉作賊聚兵千擁驍健三百人自衛楷立功王廟奏其先春秋殺人以祭恣橫莫敢誰何撫臣檄司李往諭之則聚群小兒譖司李禁絕文移或斷其飲食司李不能堪乘夜脫帟而臺撫相與議計莫如檄龍南公受檄嘆曰此么麼子何足爲第念吾九十老母板輿至顛不無心動然一往擒耳疾馳黃鄉則葉楷者亦知公廉能吏備賓主禮不與司李等迎謂公曰君以隆葉楷耶安之也安之則與我所擁地我無他

梅花草堂集

卷四

共

必欲相降請與君戰公唯唯笑曰此來必有處置且勿躁而公睨其所脅從者可散也密諭以歸誠之利而微喘之群心稍懈或叛去公設方略伏兵龍南為後勁而自提兵猝臨賊賊躍馬馳公斷其馬足又斬其巨魁三四人賊窘甚焚死功王廟中葉楷平當事者議以府街調煩寧都朝廷廉公才應內召而府街無內召者竟調知寧都賜白金公為寧都諸所受事皆在龍南時習知之無不立辦繼刺者不悅公卒論免公方順修顏吐詞慷慨鄉推老成人歸橐蕭然至

梅花草堂集卷四

六

不能具饘粥處之晏如時從諸大夫談說忠孝不冠皓偉稱一時人物之盛云進士英度城故瑩寧都公未克葬

論曰度城王氏其先居潞山湖後以元亂播流六合返其居者自壽峰始壽峰生福源福源生子昭子昭生安安生癰癰生鄉進士鑑鑑生漳漳生杲杲生寧都公繼孝寧都四子元圭元貞元芳為諸生而漳之伯子塘自為宗不具載度城潞潞湖東隘而入居民數百家若自為區宇其聞者惟王氏忠孝公始基之

也松軒之付遺金寧都之蕩山寇不忘母老于進士寧有間焉尚書之義駸駸見諸行事之實矣

吳瑞

吳瑞字德徵成化乙未進士初授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考功清重居南者率臥理相高而公以郎中員關署司事甄別幽明即親故無少避會持服歸凡六年改工部都水司理滁州洪水利脩利刻害商人頌之尋陞本司郎中奉勅總督濟上時河南水涸舟膠不前公受命馳至疏故鑿新河流不梗覽社湖者故

梅花草堂集卷四

光

隸高郵州界地肺奔騰風濤晝晦舟人謹招支舵其色焦然如入鬼國公相度地勢得傍湖田橫亘四十餘里鑿為複湖今所謂內湖者也民始得占風違順而內外取道焉舟乃不覆湖田既鑿民無所出賦同事者議籍荒畝公毅然不可曰賦荒之害慘于覆舟不如請蠲之便詎如公言亡何以疾乞歸遂陳情致其仕公以易學起家迄于宦成未嘗一日廢卷既請罷杜門却掃勤修睦嫺任恤之事皆可師法晚歲營地陳墓涇題曰紫霞堆而自為之誌子蘭弘治十二

年進士官監察御史

論曰吾鄉吳氏有兩族其一貞孝先生先公顯而公與其子參政公同年第進士鄉人重公如貞孝家稱南北吳氏南吳入皇明百餘年至工部始顯持官持身屹有大人之槩而位不滿其德御史之後無聞焉鄉人哀之予過高郵春湖初滿東北風甚厲水風相搏若兕奔獅吼而予舟行內湖晏然舵後鳴榔瞬息千里舟人曰故吳水部所鑿迄今爲百世利即漕輓亦無行礙湖者嗚呼鑿湖清賦利不貲殃委運達生

梅花草堂集卷四

老不怯死古者鄉先生歿可祭于社其在斯人歟亦誰必其後之不逢年也

張汝舟 曾孫世皞

張汝舟字齊民剛毅有爲不能受物之汶汶而縱閉抑揚動得機用以成化甲午舉人授倅南昌南昌故有巨寇徐九齡嘯聚猖獗一郡洶洶公至誓平之賊抵矛接戰公被創幾爲所害民兵熊玉金以身翼公死之公益奮鏑設方畧自衛巢穴蕩平而是時寧庶造謀久情形巨測每宦遊新任多設詐損挫意相

梅花草堂集卷四

三

引重見公蒞事精采輒以意致公公佯不知與唯諾而已會郡有溫太真祠且敝公捐俸葺之曰此晉忠臣吾所矜式庶人聞色殞相連致不已民家犬吠庶人之鶴折其足其健奴恣意笞掠甚苦其民又訟之公告言鶴故有牌民不得縱犬斃鶴公笑曰即帶牌如狗不識字何判而釋之邸嬖之兄爲盜且就縛庶人以其情祈公解曰本不忍嬖子晝夜泣意甚憐公唯唯趣具獄無赦由是庶人望公故縱火燒旁舍怵公姓救將甘心焉公趣輿抵門不入問其吏曰殿災耶將沿燒旁舍也吏以狀對爲誠遷卒力護而去庶人無所行其意居恒怏怏會九載考成遷貴之思南守幸免禍公在思南見民夷雜揉獸聚鳥散意不欲以南昌治例之疎節濶目時有縱舍而橫崗深箐殺人如麻公聞悉寘于法無所貸忽念毋感夢亟疏乞歸毋果瘦甚蓋其生平至性如此公歷南昌思南自謂無悔晚更號二南又二使爲曾孫世皞字隆卿號振南云振南公以童子科領辛酉鄉薦荏苒三十年推官慶遠客語公如道遠何公笑曰此古百粵地趙清

獻之慈可追而企也吾特安之矣比至日僕僕監司
觀察間縮地而語磨折而退公意不甚好之遂引疾
歸公故有宅一區盆山砌竹軒窓楚楚嘗擁書其間
自喻適志既授慶遠推讓其兄之子居之歸無寧宇
乃僦屋居故人家破囊敝篋不廕一壁已卜居流磬
巷右未幾卒

論曰慶遠公嘗爲予言熊王金死義事至今伏臘猶
爲熊設飭云二南通理之才委蛇逆藩間九載不受
頓挫斯其難什百徐九齡矣慶遠長者貌如其心與
梅花草堂集 卷四

人無色詞之忤雖甚怒猶必以理自遣愛親敬兄宜
于家室藹如也一官落落不與俗遷化垂橐而歸清
矣予每登樹中閣覽慶遠手澤低徊留之不能去其
誠寔心有以信于人也

陸鑑

陸鑑字汝昭其先世某戍洱海而非其罪詔許輪直
至鑑兄鏞當代既往鑑獨與母居將力田自老父之
喟然曰人生非仕宦不貴父母夫豈有四目兩口
哉吾故有微尚將爲所欲爲寧能稿項黃馘擊瓦盆

自愉快耶乃夜發冊習二帝三皇之書學爲政學成
領成化乙酉秋試薦後累偕計吏皆乙榜弗肯就選
人既歸讀書里第亦不詣成均弟子丙午始稱大學
生丁未選通判東昌公爲東昌務集事有所規畫計
戶課程無弗滿志而民用式和不苦溪刻然朝廷未
有知公者獨方伯滕某知之公將轉運京師備西北
邊餉而故事主餉者不無鼠雀又虞其耗也則爲飛
詭他郡縣以當司農取贏之令山東諸長吏患苦之
歲弗能支滕語諸長吏陳東昌在事若無恐公抵京

梅花草堂

卷四

七

師鈞得其弊孔所在爲餘東昌緡緡千計以歸其明
年再往亦如之而公始有能吏名稱事集民懷矣庚
戌當覲忽念父母既不逮養而洱海公補黑衣萬里
外泫然流涕繪風木鴿原圖以申其意遂賦歸來迎
兄洱海共寢食賦詩自娛餘年卒得歲五十有六子
光安等葬公致和南原先塋之次鄉進士沈僕銘其
墓惜公才氣高邁世莫竟其用云

論曰予聞長老言城東蓋有陸氏墓云其廣可數十
丈子孫播落畫地而蕩之乃及其塚阿牛者自賣沈

梅花草堂集卷之五

吳郡 張大復 嘗

皇明崑山人物傳

陸鈇

陸鈇字鼎儀體骨深穩寡言笑讀書談義務破碎支離必求其是爲他年可底之績耳目所際具有原委嘗語人學猶埴也薄者先壞天順癸未天下士待試京師屆期場屋失火公以秋八月擢禮部第一人明年春 憲宗即位廷對筆二授翰林院編修同修

梅花草堂集卷五

一

英宗實錄成遷修撰賜金綺成化丙戌同考禮部戊戌再考禮部 孝陵在東朝上妙選靖恭持重之士充文華殿講官公在選中敷納詳明儀度莊飭 孝陵目矚良久問左右爲誰其後進講多欽容聽之無倦倚之色壬寅始滿九歲考遷右春坊右諭德丁未秋 孝陵即位覃恩宮僚進太常寺少卿翰林侍讀同修 憲宗實錄充日講而是時公已在告例賜金綺就第宣諭未久卒上深用閔悼照三品例賜葬吳塘廬子一人公爲人冲澹沈默動必繩矩在翰林時

移疾數年雖復病體弥連未嘗敢忘天下之事每有聞見憂形于色要所自負必不泯滅所著詩文格力高古盡洗穠艷當所得意縱筆揮灑非後人雕刻所及流覽千古無不注記

論曰李供奉才情絕特舉世願以爲鄉人隴西山東夜郎人各云爾究未必然此豈有徵發期會而人情爭引爲重也李溫陵曰亦榮亦榮莫爭莫爭真有味言之矣太常公其先崑山人冒太倉衛籍爲諸生見李文正所爲志墓石桑悅修太倉志亦云豈有附焉

梅花草堂集卷五

二

然而作者之志固爭欲得之矣太常天下才年二十四登第五十長畢其間在告者又數年行事不少概見榮華至今其器厚也文正又言公在翰林與彭教敷五張恭亨甫名相埒皆間世奇產說者謂亨甫亦崑山人其系不可攷

高敞

高敞字德廣爲人簡易疎豁美儀觀充然有大臣之度成化辛卯薦于鄉明年成進士授禮部主客司主事 孝廟正東朝充南京班賞副使承接上下儀度

雅飭文武大臣悉器重之陞精膳司署負外郎通本
司郎中再使遠府行冊封禮還賚銀幣賞賚大同將
士咸稱其職丙午以年勞陞順天府丞 孝廟即位
與耕籍田賜宴三輔大饌請發內帑十萬賑之詔如
公言乙卯補丞應天丙辰進府尹時政務紛委公以
次裁決無漏無迫或語公畿輔非他郡比宜先綜覈
公笑曰吾于事務理其緒無禁者急而張之雅非吾
性人服其有體亡何病卒得年五十有七同鄉管儒
珍爲禮部郎中籍其橐篋不能殫御史王用檢曹郎
梅丘草堂集卷五

三

王循伯相與賻歸其喪上聞深惜之賜祭葬如制
論曰京兆公廉不近名寬能範俗營第甚整而橐篋
繒帛產不及中上歿百餘年而駟馬涇人猶相矜重
謂其里之人也豈無道歟即其生平自號強恕此必
有人不及知之行矣 穆廟元初京兆之裔孫世臣
甫歿鹿鳴而長逝亦至今人思之豈高氏代有令德
歟何鄉人見譽之甚也

姜昂

姜昂字恒順性廉靖遇事能挈領要應會輒發不令

久而滋蔓初以成化壬辰進士知棗強縣棗強民樸
鹵無迂曲性公心喜曰其上化導之此可用也于是
一切與之休息嘗閱月不撻一人三年獄無繫囚每
秋讞御史怪棗強何無所上公頓首謝棗強民樸無
害御史輒最其牘徵入北臺方士李孜省怙寵多奸
利率同官劾奏之忤旨杖于朝改南臺御史出守河
南公念守去民稍遠分親不如令計無先甄別屬吏
可以速得志于民乃按功令劾去其不飭者月三四
輩無問科目諸屬吏廩廩奉職河南大治藩校席勢

梅丘草堂集卷五

四

據市人事覺不移時縛而杖之隨牒決遣王有言謝
無及而已自公多暇輒閉戶讀書而母有懷故鄉之
色上疏乞近郡便養得浙之寧波覈吏治如河南又
加愆焉日本使通出四明橫甚聞公清操趣過之相
誠毋犯楊伯起既再考進福建左參政公性不喜干
牘閭俗稍通不如河南棗強信稍煩色詞士大夫交
刺而退澹如也亦時有怨公者而心服其清強無異
口焉會持母喪歸將闕朝議欲大用公卒于家子龍
字夢履正德三年進士

論曰蘇子言省事莫如勵精士館銅領簿書誰喜多
事而至于荆襄柳比莽互不可究詰者不勵精之過
也故曰一日廢一事一月可知也一歲而事之積者
不勝紀矣姜先生嚴冰墨更用親其民立遺藩技過
謝無及夫事何得不省乎引而伸之古今吏道又何
加焉予每覽其行事意所謂敵行簡者世之傳公者
或不盡而領要居可知矣自崑山之東劉爲太倉賢
士大夫往往去其籍如陸翰林姜參政王司馬之徒
蘇邑乘者皆問世之傑推本地靈其與有榮藉也哉

梅花草堂集卷五

五

秦瓌 從子雷

秦瓌字廷贄小時不竟學嘗爲父代役于官官人辱
之歸白其母人故有坐堂皇其色傲然役人者乎兒
系何忍息泥土中惟所咆哮莫敢出氣我非人耶語
有之其惟不鳴一鳴驚人請以十年爲約去發書日
夜讀不十年鄉薦又三年成進士授刑部廣西司主
事公抵部始讀刑書然爲曹長決事爰無覆老陞二
所司負外郎推掌三法司事外艱服闋除山東司轉
四川司郎中何司寇某奏公才堪理劇復調廣西司

御史彭程言事繫獄公首白御史無罪臺省繼奏言
之釋御史又奉勅勘廣西安遠侯柳景鎮守不法事
卒直都御史秦紘奪景爵壬子陞貴州按察司副使
貴故羅施鬼國貴竹麻嚮諸苗出沒深林大箐間跳
梁爲患公至諭以朝廷威福諸苗巖居水飲不操戈
入市踰年乞賫捧便省母里第依依久之乃喟然曰
令我不受官人辱者不能取翠翟爲老母歡已試爲
官人徒僕僕烟嵐晝晦之鄉報劉之日幾何矣自投
劾免而家特貧所入常不能給饘粥枯魚麥飯對客
欣然時持兩筭器食澆昔賢墓隄澹如也所著詩文
如碧落晴空不染纖翳至今人傳誦之公母周孫秋
官甥也母既舉公嘗語所親即他日當似其舅後官
刑曹廉靜謹然無弗似蘊章者吾鄉謂有兩秋官云
從子雷字起潛孝友淳謹明易理謂此道晦于九師
乃盡刪其說發明聖人開物成務之意學者宗師之
往往名家而公強仕時始領鄉薦授元氏令歲又大
饑減耗軍獎政在惠民滿任告老元氏民肖像尸祝
之歸橐蕭然常不自給

梅花草堂集卷五

六

論曰秦憲副代役發憤十年成進士不十年棄之
所謂千軍之足見鞭影而馳者耶世之坐堂皇傲睨
人者其戀戀何如哉元氏以推抑頓挫之餘試為令
稍行其志垂橐而歸斯亦不愧其諸父矣龔生嘗賦
予憲副詩一章附載于傳或可想見其人焉

題畫 幽彈不終曲起命囊瑤琴非憚拍甲勞所
嗟無賣書中心鬱孤悶曳竹循空林松風有古意
石泉清俗心愛此澹忘歸前山坐夕陰

高以政

梅花草堂集卷五

七

高以政字養民少孤鞠于祖伯齡翁翁明數學知公
當貴弱冠令游邑庠成化丁酉以詩經領鄉薦又十
年選閩之上杭令會閩盜竊發捕令特嚴黠吏賣緣
為奸羅織陷富人武平民賣羊于市誣盜繫獄公甫
視事見籍無賣羊者名姓立開之而反掣陷者示眾
一縣廉潔溫文進之亂白沙里相煽抗官府情巨測
公督鄉兵李福鄧端等設計擒之巨寇盪平里無夜
吠之警汀漳大吏藉其權順使僚庶獨降階迎公咨
時政得失會六年再考銓曹最公績將遷而公念伯

翁年已九十母亦七十餘遂致其仕晨夕視色進
甘毳題所居曰宜晚自號歸田卒年九十有三

論曰歸田翁居城南蔡村無子女三人長嫁晉雁次趙
濟次葉蕃今里選志有趙士傑者歸田翁甥也是為興
賢里趙家初冒高姓子孫興於文學其玄曰弘誥與予
善予得拜翁像溫文抑抑藹然欲笑欲語誥又出朋壽
圖相眎顧文康為之序朋壽圖者故思南守張二南汝
舟封御史顧自如宜之與翁為三魯頌曰三壽作朋故
云予家世居興賢里知翁歸田時事特詳嘗除夕晚食

梅花草堂集卷五

八

罷潜行里中觀燒盆爆竹而里民有啟扉設酒脯相
慰勞者翁直入飲之里人更具迴燈請觴政翁待月
一座互舉杯皆呼待月曙色爛熳東方翁始別去翁
即蔡村南規為墓晉氏趙氏翼其傍桃花流水如入
武陵異境吾爾時覺漢循吏衣冠僊僊去人不遠矣

王僑 曾孫一誠

王僑字德高其先崑山人自洪武丁巳分籍太倉而
公與弟倬仍用先籍起家成化乙未禮部試授江
西武寧令外艱歸服除補山東曹令皆有德于其民

然不肯依附上官取聲譽前後九載始入爲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內艱歸服除補故官久之進水部員外郎復爲營繕郎中授奉政大夫公誠直詳謹惻怛無華翫牋郎署間無竿牘寒暄之問惟書史是耽捲簾晝卧泊如也久之以老疾致仕用兩宮尊號恩進階四品其從孫世貞嘗爲之贊詞曰褐其服鷺其貌不以爲田父則亦鄉三老乃儒而真乃吏而循課績不後人而官次不先人噫嘻公于名實所謂居其主而盡却其賓者耶故老有識公者謂得情性云子悌

梅花草堂集卷五

九

卿進士孫世芳提學副使載太倉州志曾孫一誠字明得仍以崑山籍中嘉靖戊午鄉試乙丑成進士甫廷對心怛怛動亟馳歸及侍繼母丘夫人舍隆慶戊辰隸政吏部又二年選授温州府推官未任而卒公性不爲忤好以謙抑下人與人交洞見底裏而意一依于長者里人某蕩其宗子公少教之其人突公幾殆州守聞而執之困以三木公促駕爲解曰非意也祈釋去乃已凡公之爲德于鄉類如此

論曰王氏自即丘子覽傳始興文獻公尊爲江左

至宋節度倚推仁鎬徙分水生孫司諫縉乃大之爲浙始又數傳古川公夢聲爲崑山學正爲吳始明興籍崑山隸進士者爲工部僑司馬倬而工部貌如野老積資二十七年不登方面豈復有微巧與時委蛇者哉温州母毛文簡公女也又壻于魏恭簡當學憲功成名遂時訥然守柔無文士氣受突而不驚此豈無挾于中而若是二美先生既已狀之志之又惜其功名若晦若顯五世而不遂大振豈天道哉豈天道哉

梅花草堂集卷五

十

張潮 石璞 邵魯生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學也傳曰同明相照同氣相求惟明與氣不可強爲蓋必同之以學荒江寥泖之鄉得一人知己足以不恨况室廬相望歲時伏臘相往來而其人皆知好學稍忠信之士者乎易曰同人于野予讀邑乘有友三人焉君爲傳張潮字思信祖士衡父元鶴積行累義不顯于時潮幼從仲父翔學慨然有拔起之志天順間被薦不報再試于鄉又不售遂擁書萬卷結廬幽徑四方文學

之彥執經問難其前潮爲剖析同異令人人屬服乃止良辰清夜乾樽相屬或笑歌搖青舞綠之中聲震林木脩然自老子瑤鄉貢士

石璞字元素性脩遠不樂仕進卜居大震浦東清溪茂樹映帶茅屋課子孫耕植其中每徙倚林皋觀田里所行懋成五字便欣然命酌或寫竹石以寄其意筆興閒放嘗戲語人吾生平無從門入者惟書法蔡君謨亦時有君謨肖神處

邵魯生字師聖少受業龔大章力學自樹耕硯養母

梅花草堂集

卷五

三

晚築春水草堂臨流清嘯渺然有鴻鵠千里之思登其座者惟石元素張思信冠帶之倫稱爲三老焉論曰余每放舟震浦望竹樹週遭意三老猶在其下語云耕者必有耦士處平世不能爲所欲爲而獨行無悔者得其耦也每覽雜記當年座有張石士大夫輒相矜重而師聖不與嗟乎其在管華之間也夫

王偉

管琪

王偉字用檢弱歲補縣學弟子成化十四年登進士第授山陰縣知縣起復補餘干屢決疑獄多聲譽會

梅花草堂集

卷五

三

贛州賊殺信豐令檄公往勦賊據險固守公乘夜縱羊千群懸崖而上賊思投木石殆盡詰旦進兵破之時以爲神再補蘭谿其治如山陰餘干召入南臺拜山西道監察御史以塞直明幹聞嘗偕其僚勦選郎中貴人及尚書方面之不職者俱報可進貴州兵備副使時新中米魯禍公乘而綏之咸大悅服例革歸兵倫瓊崖崖州千家村黎叛公當用兵數移師期以急賊忽率兵擣之盡平其巢奏立千戶所黎大戢進廣西按察使遂進廣東右布政使破誅臨賀首活其從遷貴州左布政使時大盜藍鄙勢張甚見逼省衆議焚民居可以遠賊公曰此適張賊耳乃洞開城門嚴兵以待之賊聞不敢逼彭某爲總帥檄州縣課私馬從軍以萬計公匿弗下而令各鄉落馬入城避賊其緩而遣馬賊者死馬既入而後課之數具足彭又檄所司餉熟糧四千石于軍日中爲約公督市戶分道抵軍日未高春數溢矣尋拜右副都御史撫順天屬邑大饑公請通倉米十萬石賑之未至先給官軍俸兩月直而權以餘俸米給賑民不苦饑所全活

以萬億計東虜入寇公會兵討之屯馬蘭峪乃策曰賊誘我西必以東擣我虛矣爲三覆以待賊果潰東墻入伏殺斬獲過當悉徵其被虜男婦歸久之進南京兵部右侍郎公請老後先九十餘疏給驛還里公性豁達好施與家產不及中豪而割其田千畝以贍三族其藹然天地生物心于世未兩也卒年七十五論曰弇州先生叙述其先司馬事如此予故盡載其說而先生曰小子何述焉有王文恪喬莊簡之碑在然稍詳覈矣按志司馬公輕眉秀目細而長臞

梅花草堂集

卷五

七

然若不勝衣出奇應變動有成畫何烈烈也三令嚴邑所去見思說者謂祠鄉密縣不能遠過殆所謂盜然生物心信于其民者耶王氏其先嘗居駟馬涇與高氏晉氏讀書聲相聞高氏先第官至大京兆晉氏教諭宣平子工部亦成進士涇上人至今稱王司馬高府尹晉宣平也司馬公故與管儒珍方伯善方伯長者名琪與司馬同年登第授中書舍人歷陞湖廣左布政使清饒不事干謁竟以老致其仕父昌先十二年成進士官太僕丞然其詳不可得聞矣長名言

兩家翁當使畫者並列其像相賓主坐令後世子孫交相祝也予爲童子時猶憶弇州先生拜方伯像于管氏墓傍兩舍覽荒坵而出涕司馬後世顯而管氏無聞予推論之令百千年後猶相聚于一卷之間也悲夫悲夫

虞臣

虞臣字元凱成化十四年進士授兵部車駕司主事奉勅安置來降夷人於廣西所過驛遞候伺惟嚴而公提一旅肅隊而趨無厨傳驛驢之費公私晏然遷

梅花草堂集

卷五

四

職方郎中時鈞陽馬公文升爲大司馬一切大小軍務公與互體而徑達事至立辦至一二近倖見侵迫有所上下公持鈞陽鈞陽持人主援理而却之歷武庫謫車駕垂二十年未嘗以厄積措意尋遷議蜀省會有所不可即上章致其仕臺臣慰留之不從又念公道遠垂索爲溫語有致于公皆不受蕭然携數卷下瞿塘而去敝廬鍾鼎悉如韋布時而時時縮口藏美醢日使邸僕候客於巷遇鬚髮白者隱者儒衣冠者即邀致無論達夜平居下帷寂然丞貳以下有竟其

任不識公面者初公爲第子過里門鄭進士文康居
平橋下從簾間望見公愕曰此即何爲者葉與中嘗
以擇壻見托豈其人哉遂往謁公父期以所課牘相
訪至期不來則又從其父促之來父曰兒豈肯負約
謂持牘將及壻而公坐不起則望廬返耳進士曰爲
謝即君故當以客禮見責念其長不必介意詰朝且
虛左待矣比進牘進士大喜竟以文莊女妻公文莊
亦心許進士知人能得公也公長身玉立飄飄若仙
而兩眉茂茂如潑黛相法不利年少將解省盥洗忽

梅花草堂集

卷五

五

說浮毫滿一器君子曰形容忽變于參藩信之得歲
七十有九

論曰虞氏自海道萬戶樂聞公爲崑山人洪武初以
閩右賓京師籍上元至少司馬自廣文歷省垣爲王
侯舌至于卿貳能以清白貽其子常春散人迨參藩
公益顯虞氏之清不減葉文莊鄭進士尚論者亦以
相比氣類之于人甚矣哉予嘗訪參藩遺像其裔孫
號采石者出所藏虞氏譜自宋雍國公始紹宛豹
目光燦燦有忠勇氣蓋虞氏之來舊矣

周瑞 玄孫汝礪

周瑞字應祥細瘦通眉清髭瀟灑小時病瘵醫者難
之輒謝去人間事即縈念必預策其所將然而游戲
承之有童子甚不慧爲公者藥公預策此童子必敗
曰敗其分也若者不名知人耶已進藥果敗公大笑
置不問瘵亦旋瘥就御史試御史賞公獨無上將受
餼而亞公者師某公白御史第子故不賢于師請明
讓御史許之或爲公計他日貢禮部當遲十年公笑
曰爲師長遲我十年青瓊不亦可乎然公名甚噪所

梅花草堂集

卷五

五

課義特高人知非青瓊物也竟不第就廣文選授江
右之德興時蔡虛齋仰二泉先後提學江右試公卷
皆嘆曰吾固知崑山多才然不賢于瑞州德興矣時
黃丹巖雲適訓瑞州故云德興令缺即檄公視事會
桃源洞寇亂縣小苦供餉公調劑以時卒平巨寇而
人始嘖嘖信公非青瓊物矣公飲性中下然好彌留
晝夜雜翻新聲令人歌而和之其音若絲母許小誤
人謂公豈師曠耶公笑曰家公瑾故爾卒年九十四
先是有餽公筇竹者公規然而坐弄之所著銀峰玉

峰諸稿迫出塵外如其爲人子京亦歲薦仕雲南臨
安府通判號竹東居士玄孫汝礪字若金小字伯玄
木訥而文不與世徵遂去所居橋梁道路皆不能識
其名所作義甫脫稿即走四方隆慶丁卯薦鄉試第
一人甲戌第進士南昌王侍郎希烈語人曰周若金
恂恂如處子長安徵逐非其所堪選授應天府教授
陞國子助教轉禮部主事皆陪京公杜門絕酬應懷
刺訪客多不辨主名何人丁卯之役雅自負解省而
捷音稍後公摩腹週行于庭誦所奏論語牘曰民未

梅花草堂集

卷五

七

施信則亦富強之國而已矣如是者百而捷至公父
允中好佩解省印每三歲輒更其甲佩之人謂有先
驗云

論曰周生昌胤爲予言先司馬竹東公自滇南乞歸
養德興故無恙也耳目神明步履強健視竹東猶嬰
兒然嘗手弄會玄故禮部公小字伯玄也昌夜發書
得翁牘云飄忽添年九十三風流未許期頤盡筆意
道繁如年富時作此知德興之無繁無繁故神血如
此說者謂翁損人益天永葆此身政不知邀壽於天

與其邀貴也何遠而翁有之耶封公解省之佩不干
其身輒于其子而後德興之非青氈物足言之矣嗚
呼休哉

周恭

周恭字寅之安貧養晦賣藥自給性喜吟詠醉自號
三歌人曰何謂也公答曰九草木之性血脈五臟之
徵皆可以意取惟絕其未萌勿藥有喜者稱焉吾學
之然幸名出其家所種秫足了麴蘖事耳後風生歌
聲鳴鳴自快凡吾所取三事甚侈而鼠腹果然則歌

梅花草堂集

卷五

木

者能舉之故曰三歌客喜而笑已又更號毒花主人
自爲傳傳曰主人嗜梅嘗僦屋而居不可得年四
十始得數畝之宅百椽之宮以寧妻子週遭有池池
立叢篠主人樹梅環之狎梅作客而已爲主人每寒
日矐矐大花將笑主人負暄花外烹茗拈筆攷范石
湖之譜品梅次第倦則橫笛吹落梅之詞迴風旋舞
飛花作雪其或香雲既歛瘦影橫斜輒歌小詞樂之
歌曰山迢迢兮溪曲曲中有人兮結茆屋玄鶴無聲
花渺茫主人吹蘼花斷腸又歌曰溪曲曲兮山迢迢

中有人兮居衡茅枕清瑟兮夢瑤臺明月印花溪上
來歌罷輒復著書所著有和高峰梅花詩一卷樵王
稿十卷西泠叢語四卷事親須知五十卷醫效日鈔
四卷醫說續編五十卷增校醫史四卷卜史若干卷
孫世昌太學生嘗續修崑山志不愧良史所謂周志
者也

論曰予嘗見沈啟南作梅花主人圖用梅花道人墨
法卷高尺有咫而橫濶可一丈五七許矮屋壓頭野
竹亂插成籬落屋外冷蘆疎枝嫣然欲笑蒼楊寒寂
梅花草堂集卷五

九

白衣匡坐其間隻袖垂膝有撚鬚苦吟之致柴門不
關門通曲逕逕接小橋橋下流水從山中石澗瀉出
似聞汨汨漱石聲隔水數峰隱隱如螺髻亂插雲外
山嵐隱現都凝青黛色翠微散木叢立莽互不可辨
一山勢峻而近峰極隱殿閣浮圖直倚霄漢霧靄冥
濛宛然玉山風景躡屐問徑殆可得梅花主人隱居
所在啟南墨妙名天下如此幅亦一二矣然啟南故
不識主人主人嘗以一詩爲贊居然得之而啟南又
語王理之此卷可謂神到雖復一時弄翰彼此慕尚

之情想其風格蓋亦翛然物外者耶故後方棠陵嘗
造廬主人不直爲題鹿門二字貽之嗟乎如主人者
其真若人之徒歟

黃雲

黃雲字應龍襟度踈豁議論慷慨自少以詩文爲已
任家獨貧不能置書嘗就藏書家借錄之卷帙甫畢
心口了然邑中子弟遇大禮大政必往咨公公應口
標舉如數白黑持繚素者足相躡于其庭亦隨手荅
之論者以爲山谷子瞻不能遠過高履濶步踣行里

梅花草堂集卷五

廿一

中見後生輩冠履不率或談笑喧闐瞪目叱視鬚顏
輒張然意在獎成豪彥人亦不深怨之誠母燕見黃
先生而已訓飭子弟洞胸倒臆恐不相盡或其人摩
天去不復置喙言或及之輒大笑弘治中貢入太學
受瑞州府學訓導卒年七十二

論曰先生之裔孫名彪者善貌人能得情性嘗過草
堂爲予貌先生見者無不凜凜以爲先生縱談時如
此門下士有過先生者貧不能具飯與啜粥語必竟
日還遇二方吳佩之吳中英之徒皆然顧文康既官

官僚先生書戒之謂世俗豪華易至消歇必以正法
眼看破某見尋常蹈溺者滔滔故特相飭請銘座右
噫嘻世無此誼久矣先生有斯文會序與葉文莊送
徐朱二子說並在人口以予觀之蓋亦先生生平得
力事也

王秩

王秩字循伯其先亦即丘子裔嘗與王司馬通宗而
不名族云性豪豁猝遇非常無所規避挺挺有氣力
堪大事生二十八年成進士除授永康縣知縣富人

小
草堂集
卷五

七

有影占腹畝飛其稅于他戶貧無力者其黨比周爲
姦利訟之官不能決公以身往按籍履畝主名其甲
乙而賦歛之比者莫能遁皆之百縣賦肅清三年滿
考入爲南兵部主事遷刑部員外郎逆瑾方用事凡
外任入爲京朝官者例有贊公獨不贊而瑾使人詣
公簞饋方口虬顙裝無資竟亦不問例亡何僉憲廣
東持法不撓巡按御史某瑾黨也踞見公公奉憲綱
從事每所需非例輒持之御史不能相加嘗被基命
勦廣西蠻寇懷戢海南黎人威名頓起陞江西兵備

副使生擒張士錦降者免死量材奏授官職僞黨悉
平遷本省按察司按察使會桃源盜起副使周憲與
賊鬪陷陣死之公被甲躍馬冒矢石立斬害憲者搗
其巢且誡軍衆毋自屠戮全活甚多方公之按察江
右也寧康人折節爲恭結納藩臬尤器重按察至欲
請其子與婚公遜謝之而私于人曰寧邸志滿氣揚
好武事陰養任俠姦人不出十年江右必騷動尋擢
雲南布政司布政使予告侍養師某卒往哭之遂殯
論曰閩西李獻吉嘗爲方伯像贊攷其集不載方伯

小
草堂集
卷五

七

與獻吉同官江右雅相重也獻吉繫廣信獄燕御史
忠將甘心獻吉方伯在按察故不知操何術以處此
爲人臣子處明夷之季外逼強藩內逢閹貴非大雅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惡能不磷無災害焉予告暴亡
毋亦其神血耗散不可支乎寧藩之亂我吳陸太宰
以根株抵罪嘗請婚方伯而方伯無禍災人之智量
相越如九牛毛焉可誣耶

戚軒 孫學 附張翼

戚軒字宗軾杜門養晦教小學數十人以資饒粥已

稍瞻則謝去其生徒築杏林書屋居之竹爐瓦燈簾
悼楚楚日哦詠其中撚鬚頽賦五七字古詩簡澹真
至晚歲格律漸細識者謂有陶韋之風士大夫愛其
高潔多造之公僞賓主而已閭張汝敬至把臂入林
飲奕竟日汝敬名翼少力學通春秋久之不售遂卜
築馬鞍東麓僻絕市器對巖岫讀書不輟每與宗軾
小步微吟衣冠朴雅里人慕尚之稱一時肥遯之士
號爲東巖二逸軒孫學

戚學字汝積意思蕭散讀書多于言外得想幼白其
梅花草堂集卷五

父請爲科舉之業父聽之弱冠受餼郡庠試輒高等
荏苒三十年不薦後以貢分教開封遷東原王府教
授初公與同邑李廩甫張抑甫相友善廩甫既貴以
御史大夫自江陵還臺而公始就開封明年御史卒
又五年公還里每語抑甫吾自視影年請業科舉迄
今竟何所得過大梁覽夷門平臺東苑之故蹟及前
古帝皇之陵寢近世京邑之麗藩省之富與黃河之
奔放差慰壯懷而廩甫奄忽舟過大梁吾東望黃河
潛然流涕人世竟何有哉而乃今得與子幅巾杖履

訪其水其丘話童子釣遊時事斯亦幸矣未幾抑甫
又卒公悲愴不勝又二十年考終于家

論曰昔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
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吾鄉二逸欲類
此語矣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今古殊邈皆有以
情然亦會其時可以安意肆志遯世不罹禍災也咄
咄若人不謂之不遭逢矣教授吏隱老失嚶鳴自難
馬策叩門之慟乎吾猶及教授之里社也夏東山周
鳳起李棠之徒綸巾烏履操豚蹄斗酒澆劉改之易

梅花草堂集卷五

蓮峰墓猶有昔人斯文真率之遺焉

顧式 子邦石

顧式字正夫未冠明易游黌校受餼應對辯爽通曉
當世之務成化間夏滂甚民饑無所得食撫臣檄所
司援急殷戶公詣臺抗言救荒之道本無奇策退糴
平價皆可釀亂又况驅就斃之民忍死趨利十百成
群聚不可散富者金湯庾廩詎肯欣然市義緩急之
間必致格鬪格鬪不已轉相讎殺爲害非細以臣而
慮但有通商一路可救目前因條上便宜數十款不

報未久臺臣被論勸令旋止公應舉三朝積餽四十載始貢禮部念父母春秋高不就選會有詔選人不願補官者授散秩公得杭州府經歷階迪功郎時父恂年八十餘偶問公長安燈市公告其婦許剪彩綵綵懸綴軒幔虹光達四壁公與弟宜之衣冠皓偉奉卮酒爲壽因話古今傳柑之宴用相娛樂至今爲里中美談云子培別有傳次子邦石字孔安初名直能讀父書傳又能更出一解爲當年易學之冠七上秋官試不第正德癸酉領鄉薦又五上春官除受南昌府通判南昌既劇郡又兵變南輯餘孽洵公至繕甲整戈補伍深塹固局鑰而富守之會鎮守交至黃頭旁午郡所部兵壯二十人咸受苛索公下令一切停罷萬學一者湖城也負險舍匿亡命出沒叵測公率兵壯計擒之一郡廩廩咸若于訓初公之倅南昌也年已逾艾諸子聞南昌難治勸勿行公奮曰爲人臣子不遷謫嶺海耶其意甚銳既蒞事見太守以下庭參鎮守中貴人俛仰僕僕心甚苦之遂自勅免就故所穿墻鹿城之原築臺榭蒔花木製樂府十數闕

梅花草堂集

卷五

七

令家樂雜歌之年七十考終方疾亟召故人陸愚敬手足壻周鳳鳴受遺言執手書字正論不亂論曰顧氏之興于舉業自迪功始然父子皆偃蹇一第坎壈終其身惜哉予訪迪功志于其裔孫道煥家見陳說救荒事明義理切事情鑒鑒可見之行也南昌老始一割劖發如新不耐伏謁中道罷去斯亦妙有風裁骨氣落落者矣南昌之裔有光世者能集錄諸家文字殆可充棟其墓叙先澤手跡宛然世人惜迪功之後寥寥無聞而掌故嘗在其家世家亦何負

梅花草堂集

卷五

七

先德哉顧于吾鄉爲賢族不獨科名聞天下也

張安甫

張安甫字汝勉性敏好學垂髫時爲文章穎彩葩流多不屬草二張每語人此吾家千里駒將逃名不可得公意冲然嘗自處不競之地弘治庚戌舉進士出知祁州平徭簡訟視時一切民所惠苦而休息之暮年初治每晨起坐廳事吏抱牘占署輒放衙灌花或捲簾書卧州人若不知有守者居久之持內服歸既關樓遲舊里規鑿方池有終焉之志親故諷之公慨

然曰吾父力耕以給諸父成進士而自笑長爲農夫
故有遺言今幸不辱命老母又以天年終吾事畢矣
家季鷹故有鱸魚蕪菜吾敢少之哉胡有爲人子親
已不逮捧檄自喜者乎遂馳疏引疾乞休朝論高之
詔加金緋致仕公既返初服尚羊山水間徒行不輟
遠近皆能識之呼爲天民嘗一再就其子寰官舍養
遂東遊闕里覽觀夫子之故宮登泰山望雲海日出
水天摩盪賦長短句數闕而返公質任自然逍遙物
外得歲八十有四或曰公受張蒼服食之法故壽然

梅花草堂集卷五

七

不可得而聞也

論曰張氏其先居崑之蕭墅後徙橫塘贈奉政用禮
生子四人惟伯與季不爲進士而伯之後自先生顯
子寰官銀臺季亦有子申甫任大理評事豈其有隱
德歟何拔起之異也先生處作述之際駸駸顯榮矣
竟于葆光自守夫所謂善息者耶先生之孫曰恒淳
者篤論人也嘗言先生草治命筆力深穩不類忙時
作出示予手跡宛然蓋先生得道之精能旦暮生死
况其外者飄雲過之矣

周在 子復俊 孫泉

周在字承德早孤力學不務口語相高而立意雄邁
常出人群念父元學有遺言但置義田八百畝便可
給族子之貧無養孤無教者往來胷中二十年不能
就會仲兄承平卒無嗣乃請諸兄就仲產而割所有
益之以成父志弘治壬子領鄉薦癸丑會試上其事
于朝乞所司察如約又建綏成祠祀始遷之祖而以
絕無嗣者附敦睦勵操傑然有大人之槩後謁選人
授廣西太平府養利州知州州故南越交趾之界俗

梅花草堂集卷五

六

陋土瘠仕宦者多拱手待遷無所事公慨然曰仕將
以有爲徒取大冠如箕綬若若揖讓貴人前仕何事
學何學哉遂致其政而歸子復俊字子籲嘉靖十一
年進士歷工部主事負外郎即中進四川提學副使
獨持風紀皎皎不受世俗滋垢一切請謁無所問蜀
人士心服其公而口燥之以刻覈見中歸丁內艱補
雲南副使歷官至其省左布政使回翔南詔間多所
建立陞南京太僕卿告歸鄉里公學問該達好著書
嘗游矯亭方先生之門精研理要在滇時獨與楊用

脩切刺往來其學益進所撰述抉奧流葩不爲理障
世服其無學者氣所著有太僕集玉峰詩纂東吳名
賢記長子泉字若蒙自幼好讀書伊吾聲與曉漏相
徹祖母吳特憐之公爲篝燈點誦不令母聞既長爲
諸生不大售讀書愈力太僕憐其悴也爲入貲太學
補襄府良醫正公謝弗往乃築室玉山之陽題曰雲
東草堂買金削產奉太僕懸車之歡輒洗其素意乃
大得太僕既歿公往來草堂中橋刺藤箱茂茂駢織
仰面看梅花古石欣然忘倦顧獨耻與貴游狎敝衣

梅花草堂集卷五

七

草履從一二奚奴冉冉行市中市中人皆識公相與
語曰夫非振振公子歟公聞亦自得也歲入不能了
伏臘事即有餘粒惟三黨數十老要婦是賚而餘以
葺草堂老眼渾渾伊吾萬卷中如少壯時提藥囊
過所親貧無醫者一劑起之歡笑竟日孤姥村龐賀
貿求砭于公公施彌勤或慰勞之公笑曰吾惡夫居
其名忘其實者語曰上醫醫國吾以俟吾後之人矣
初太僕之官于滇也有御史求名家後未列青衿者
公念曰吾父甚德我家長史雖報不足償此其會乎

乃以其嗣孫洪祚往時有治家子持千金爲公壽公
勿應也蓋公之養志類如此卒時年六十有六

論曰晏江之東蓋有三家市云周氏其最著已元學
先生以匹夫而修義莊之業卒成其志養利繼之仁
及三族至于太僕不忘長史之德貽謀襄府孝友之
爲爲政于周氏何負焉予每見其裔今黃巖公傷襄
府之不逮養其苦心莫能聞知蘇蘇實渚此其所淵
源矣養利父子以剛正顯襄府長者瞻瞻黃髮不失
赤子又何其隱顯之相映發也語云本深末茂尚論
梅花草堂集卷五

辛

若故不得不考其世矣

龔乾 孫邦衡 從魯孫時煥

龔乾字敬法強直個儻好讀莊周列禦寇司馬子長
李杜之書獨不喜習應制文字曰何有壯夫沾沾雕
蟲之技徒取跼蹐轄下爲世父朝美戒督之不敢抗
則取諸牘謬簽制家名字摘繫伊吾膏肓相代世父
信其聽受故不知所誦非所督也用是名不隸學官
之籍而雋聲彌噪友人朱恭靖希周顧侍御潛惜其
才美表爲駙馬賓客公笑曰麋鹿野性終在長林茂

草間大寇若箕何與乃公事耶遂去隱于江上終身不入城市公有孫邦衡字世美十三能文章有雋聲稍長占二經從游者率百餘人連榻傍舍常不暇几席未久多摩天去而公七試主司獨不售然氣不少挫談鋒犀利慕義無窮少年周其因事發憤相與謀共毆賊吏借昂于公事發諸少年皆萌免公坐註誤繫獄當事者欲奪其諸生公屹然不辨其明年耿御史視學政行縣乃辭公亦絕口不言註誤事也居恒授徒奉母推產贍弟幾四十餘年晚歲苦無寧宇嘗

梅花草堂集卷五

廿

僑居周尚書故第縣侯劉將儼地舍上官適來視之公角巾匡坐訝曰公乃在此勅驕從亟去不得以轉從相煩公韶歲名噪慕吳秀甫之為人介執友沈世叔將贊于秀甫秀甫謝曰此真中英之友願交不可得如公言無世人之患耶中丞李廩南亦雅慕公期晤談終不得偶過之促東報同列曰世美過我矣其見重如此從子時煥字德明砥操安貧讀書懷古嘗手錄先世遺集與一時名賢記頌贊序碑版之文幾萬餘軸而所居特隘不暇篋篋則駕薄板為覆壁而

藏之掌故家轉相咨問公抽帙以對腹笥便殊不可止真令人有汲冢柱下之懷嘗與從父世美約脫得志當不令先安節投戈事不表于朝言既輒愴然動色會有詔旌別革除效死諸臣公大喜時世美已老不堪事公售產不繼則粥細靡零雜于市為胥伍設飲食而身被衿佩與世美匍匐上官前三年底績公意稍愜又請白祖母周栢舟之操詔又許之而公始葺一椽小藝花竹摘蔬釀秫談說古今成敗會同訓彭某移令上林載公與俱致上林官舍

梅花草堂集卷五

廿一

論曰龔氏人物自宋殿中翁猗以來世以繩尺自檢敵法獨好任達不屑世務乃其賡和唐集游釣清溪覺張志和去人不遠又何必繩尺哉世美清修為時慕尚晚歲苦貧數徙僅餘書籍自衛必數十健夫舉之後漸減損自非德明纂集厥成乎自抄錄龔氏集豈獨供畜腹為酒家覆瓿而已耶人言德明求書雖詐必信令後世觀者具諸繩尺太史公世掌史記請以相與龔生嘗言其父建祠事空囊羞游族親寡助僅與世美形影相依一老塾時來注記而已慎終追

遠于吾鄉尚有典刑焉

毛澄

毛澄字憲清弘治癸丑進士廷試第一人授修撰預脩大明會典陞右諭德充東宮講讀官又預修通鑑纂要進右庶子兼侍讀賜金緋 康陵即位預修孝宗實錄逆瑾矯奪會典陞秩落庶子仍官侍讀尋以侍讀學士入講正德十二年陞禮部尚書公在部持正守典禮不與諸貴倖通存謝恭默靖慎諸貴倖亦不恨公逆濠嘗奏請令撫按諸臣朝服進見又偽梅花草堂集入卷五

世

爲孝行脅鎮臣請旌表公爲禮官屹不動逆濠與其黨怨之 康陵崩奉 昭聖皇太后旨偕大學士梁儲迎 世宗于興邸有議請如陛見禮者公曰將來勸進時又何加焉議遂定上既登極勅詹子一人世錦衣指揮同知力辭充副摠裁修 武宗實錄未幾有詔議興獻王大禮公意欲重大宗乃詣大學士楊廷和會議援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上疏言獻王孝宗弟也上考孝宗于獻王當稱王叔父妃當稱皇叔母凡祭告上箋具稱侄皇帝名而以倫序命益王

第二子暫假封爲獻王後侯異時皇嗣繁衍仍以皇

次子奉祀上意不悅復命博考典禮求至當公又與

襄毅議錄魏明帝重大宗詔以進因入見力言之上

曰朕奉大統非所願本欲尊崇父母爲至榮今若此

徐之而是時永嘉在南曹抗疏言公等議非是其畧

曰 武宗嗣 孝廟已十六年遺詔尊祖訓兄終弟

及之義迎 皇上入繼大統比之漢哀宋英當成帝

仁宗時豫立選嗣者不侔禮官不當妄引爲人後之

說且獻王所生性 陛下一人今稱以叔父質之鬼

梅花草堂集入卷五

筆

神不能無疑稱聖母以皇叔母不知將以君臣禮見手抑以母子禮見乎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禮竊謂宜別爲獻王立廟京師隆尊親之孝而迎聖母致養庶于禮稱 上覽奏大悅下閣部議公持前說益堅會 章聖太后至京公請由大明左門入不報上自啟太后請避位于是太后詔皇帝本生父宜稱帝母宜稱后朝臣連疏諍之事遂寢明年 上召閣臣及公至平臺溫諭公等不屈遂自罷去詔加太子太傅給驛傳遣官護送還鄉至興濟卒贈少保謚文

簡父并祖百歲翁翁皆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公為人方正端毅有濟務才與人語威儀抑々其于是非義利禍福屹如也少有奇志五六歲時受故人金錢婦柳棄之曰吾手何可捉錢所以爾者不欲違其意耳陳武選愷聞而笑之許妻以甥是為徐夫人封一品

論曰永嘉承蜩相位定大禮蓋嘗又敏翰實從吏之文敏秩宗貳也斯夕魚貫而行又嘗貽書詆公公屹不動豈所謂上殿如虎者耶而是時方御史風贊濮梅花草堂集卷五

議甚力其兄太常是永嘉議兄弟相糾忠蓋互見蓋德靖之間吾鄉廉上多大臣之畧矣語曰其愚不可及也人臣抱愚之用不遭時榮名福祿自老日月之下亦何知其不可及也

周震

周震字世亨別號半塘其先自吳興徙崑山有高年公壽諱年百十六歲高皇帝諱之便殿太守魏杞即次乞言為我朝獻老成事五傳至吳生公公生而簡直寡營切事理喜讀書明當世得失之務正德

庚午領鄉薦明年成進士授江西饒州府鄱陽縣知縣鄱陽控彭蠡川谷浩衍難制而時適有姚源之寇出沒驚濤斬斷間瀾延數千里文武大吏厲兵臨境奉簡書督責諸務甚急丞簿皆避去公協饒屬之能者力勦之設奇用間餉援無間境內外不數月寇平左截晏然而饒屬之接武姚源者其民得以流徙故免賦不及鄱公力評之久乃如例公曰鄱去姚源差遠而鄱民之手足不勝疲矣夫獨非朝廷赤子而祖左右焉且吾自料無負于鄱自可無負于免賦久之

梅花草堂集卷五

堂

聲藉々起而公又簡鄱之俊又子矜之良者提耳而誨之良士蒸々輩起鄱民大悅召拜山東道監察御史公上八事豫儲廣孝慈學勤治選將鍊士信賞必罰皆當年石畫而詞旨激揚規諷緩切號稱得體己邇清軍七閩兩駐節而有黠卒脫巾之變立擒其首惡者教人奏斬之閩海肅然黃頭某者鎮守閩閩浚塩焚錢萬々公劾奏之商民大悅庚辰還朝會武廟南狩公疏請回鑾甚力詔公視新造濠公冠大冠永息袖扶羊騎以行既宣詔而濠有微岸之色公

訖力士揮銅錘揭之濠乃首伏磔于市奏聞有銀牌
之賜幸已巡按河南未幾擢湖江僉事已百擢廣東
左參議識者謂公正色立朝與人多落上每談朝廷
利病所由無少避就當事者往往上蠶公未盡其用而
公意坦如也曰吾平生所見故如此及考傳記多先
我同然者庶幾不負七尺吾事辨矣既歸里第索裝
不蔭一壁為諸子折爨所授牙筋不滿束笑曰此閩
裝也然嘗恨不能無此公有半塘稿南巡錄奏章若
千卷藏于家

梅花草堂集

卷五

某

論曰吾鄉重清議後稍不能無譁矣至周先生必曰
清御史夫世之語清者所居不蔽風雨所立產不滿
百庸清耳御史職言事顧所樹立何如而公初平姚
源繼定閩卒繼斬逆濠梁上有持斧破柱之風而歸
橐蕭然筋不滿束又不恨其無知我者為之聲援宦
不配德一俸其于夢山嗜酒耽詩家徒壁立使一時
娉修之士共相慕說蓋予嘗讀弁州雜錄志覺兩腋
習上風舉也嗟乎百年而後卿之人必曰清御史馬
可誣哉予初作人物志不及公苦無徵焉乃今得願

文原公傳于其常冀州守鼎新至採邑志與其先後
世傳記謹如例書之而清議出然已後矣

梅花草堂集卷之五

梅花草堂集

卷五

某

吳郡 張大復 著

皇明崑山人物傳

朱希周

朱希周字懋忠幼岐嶷眉目如畫姆抱御史側置之座却弗敢立御史奇之既就外傳誦習如成人唯家人紛委其傍不誤視見者知其不凡十四廩學官又十年爲弘治丙辰賜進士及第第一授翰林院修撰預修會典成遷侍讀中人瑾嚙公遠凡奪公侍讀公梅花草堂集卷六

以狀元及第六品二十年意無所恨已遷侍讀學士禮部侍郎會大禮垂成議者相繼罷去公又擬擬持議帝與獻非是屢忤上旨乃出爲南京吏部尚書五年大計群吏公莊事惟公惟明輿論翕服而權貴欲引繩批根議論皆之者謂大計不當上旨勒公再察公謝耳察非故典臣老不稱職願解綬去不能違其心之所安是非非是顛倒已定之品局爲也遂再乞致其仕爲築室陽抱山中琴樽自老歷三十餘年市外薦牘以百計公竟不起公爲人恬素純一行

八十了不知人間有巧詐淫佚之事聞人談說輒曰世豈有是哉人貌人情等耳母告者過耶生平不畜烟膝每夜舉燭一長鬚行酒行已肅立戶外更召行之籌畫則止不復飲里中年少每相誡母爲不善爲家宰知其黠者曰叔之所居吳趨里紛華相屬公庭寂然得年九十有四遺命母乞恩于朝易名時請避父諱詔贈公太子太保予祭葬諡恭靖

論曰長洲文震孟作名賢紀稱恭靖惇淳長者平居抑抑耳乃其臨事又何屹然壁立哉凡大臣居鄉非獨清謹貴也有所係于鄉之重輕乃貴恭靖屏居一室能使陰爲不善者念公而慙彼其行事有以深信于人也世人稱恭靖陰行善或以問公頭面皆赤晚語所知吾直以行誼爲當年第一人故略信其所指矣恭靖宅吳趨予得至焉庭中古栢枝相虬根出石上人曰此當年老蒼頭行酒處也

顧潛 父宜之

顧潛字孔昭蚤慧舉止凝然不與他慧者等父自先生名宜之故長者每事多遜讓獨心奇公爲營

敬第令異日可通賓客年十四山陰司馬御史得公
牘奇之升入鄉校十九薦賢書弘治丙辰廷對主司
主進其卷寘三甲第三人尋被命改翰林院庶吉士在
館課多第一爲王丈恪公所重擢山西道監察御史
公爲御史嚴權倖請謁一無所問中貴人噉之將整
公偵伺無所得誣奏註誤朝儀下錦衣獄朝廷特寬
釋之庚申奉勅往山東河南印信爲匹公奏言馬政
耗弊多由折色子粒買俵等項互累軍民懇復洪武
永樂舊制庶民力可寬軍政清肅上勅所司罷行之

樓花草堂集卷六

三

壬戌以疾在告思裨政理乃輯唐虞三代至漢唐宋
事蹟附以論斷凡奉天法祖訓儲恤藩育才子惠納
諫節用飭邊防清利弊無不具載勒爲一書名稽古
治要疾愈上之上嘉諭留備觀覽仍復山東道御史
劾奏光祿少卿祝祥阿附外戚太常卿崔志端左道
惑人累遷禮部尚書乞賜斥逐朝綱肅然未幾奉勅
提督京畿學校所至簡拔俊乂模範整肅三輔文風
翕然不變先是順德永平諸郡士鮮知學公擇秀類
者令有司資送至京從師肄業多所造就正德丙寅

公再滿考時許襄毅爲冢宰考公上上推大理寺丞
者一按察副使者四皆不報蓋武廟嗣服逆瑾當
道而公屢疏遠佞息遊非其所樂故已耽耽側目于
公矣吏部劉宇者瑾私人也其子爲畿內令謁公公
絕之不與款曲遂爲所傾出守四川馬湖未之任以
瑾格例去其官公歸即舍南鑿池疊山奉封御史公
所謂展桂堂者也延賓觴奕娛養情性又十有二年
而封公卒公壽六十有四

論曰顧之先樹德務滋起家成進士則自侍御公始
樓花草堂集卷六

四

侍御之教潔庭宇肅僕膝爲務其男子操作奉令惟
謹婦人習女工機杼聲軋軋相聞也孝武之際公在
御史臺用其七而天下肅晚乃用之于家迄于今凜
凜稱有家法矣公性早起必手一編坐小軒下多謝
客童子曳踵而行不誤視晚歲時有觴詠稱真逆者
張思南高上杭周德興三人而已予每讀公所著崑
山志簡峻嶄截如見其人焉

周倫

周倫字伯明弘治丙辰進士己未廷試除保定府新

安縣知縣而縣苦旱飛蝗蔽天公率其屬徒步屢禱三日大雨如澍明年大水疏請停冰未發寄養馬匹又請粟巡撫賑貸會長隄適潰公以粟募民負土築隄不日隄成民亦得粟免死既滿考超拜山東道監察御史奉勅巡視居庸龍泉等關正德改元又勅勘太監李興擅砍禁林山木奏入上嘉其直而是時逆瑾用事責令百官違限一年者致仕公除父喪還京不及限致仕如瑾例瑾又發公薦雍泰疏罰米二百石輸大同論西庫布花積弊罰米百石輸京倉公屢

梅花草堂集

卷六

五

之怡然未幾瑾敗復江西道監察御史疏薦大學士謝遷尚書劉大夏編修許讚謝丕檢討許誥御史李熙等向以忤瑾見黜亟宜錄用又劾奏大學士焦芳摠兵張洪等官上納之癸酉巡按山西時虜騎入寇各鎮皆擁兵自保不相救援公疏畧曰臣看得宣大延綏雁門等邊勢相聯絡所謂常山之蛇首尾互應而各鎮官軍例分爾我虜至則聲言救援逗撓不進虜退則堅壁自守等如秦越我軍忤意虜志益驕積習如常深爲可慮乞調各鎮進騎官軍各駐劄所

近邊酌量賊勢務相應援庶幾諸鎮一心邊陲可障上又納之公在山西修築城關土堡及垛口月城凡一萬二千丈有奇挑濬濠塹三千餘丈久之陞南大理右寺丞尋陞少卿嘉靖改元拜都察院僉都御史勅提督操江院事會同吏部考察南京官尋陞兵工二部侍郎奉旨清理軍職貼黃戊子陞刑部尚書己丑改北赴京師命侍經筵未幾又改南刑部蓋公之入也朝廷方論去桂相詔逮其私人李夢鶴等付刑部獄張少傅以囑公公徐曰久有公論少傅噫之故

梅花草堂集

卷六

六

有是命公既抵南京奉旨會審罪囚矜恤明允又上疏推明律例七事下法司會議施行辛卯南郊進公資政大夫壬辰滿刑部考引年固乞休不允勅會同都察院考察本部屬官再上疏懇乞休致詔許之又十年而公卒贈太子少保謚康僖論曰康僖公其貌恂恂不疾言然終不可犯以非義是非所在屹然山立不可動搖蓋侃侃古大臣之風矣懸車引年敦恤親故觴咏之樂亦裨世風里長者嘗見公遊武林子大理丞鳳鳴侍而張通叅襄亦

其尊祁州翁聯艦合樽四韻齊下積篇成帙題曰西湖唱和錄雖復流連魚鳥不忘諷俗維風而惜乎其詳不可得見也公性嗜書善行草今陪京刑部壁有尚書墨妙識者謂山谷似公公又好讀軒岐之籍身習其事常曰先王六藝之教惟此道可以養生養生則能及物古之君子愛其身將以有爲意念深遠矣

梁鳴鸞

梁鳴鸞字九章兄弟皆有聲名而公性尤爲沉至無高華自喜之色居恒耽嗜史籍嘗做古論贊體作史

梅花草堂集

卷六

七

論四十卷摘鉛刺繫朱黃不去其手凡數十年而後就又重自矜秘弗以示人一時學者爭師尊之彬彬多該達之士或去爲大官而公怡然殊弗屑意所至必以史論自隨點竄尋繹無間寒暑風雨晦明晝夜嘉靖中以歲薦謁選長安授黃州府黃岡縣教諭課率諸生外讀史不輟墻墻間皆有筆墨紀錄嘗携論數卷泛舟赤壁之下傳言學使者將行縣浮江迎之遂百里而遙舟過青山磯風波駭作舟人大恐公攝衣危坐數問從者史論何在寂無長言蓋其耽嗜如

此公在黃州嘗有藩臬數輩過西陵見公鬢舍執弟子禮甚恭而退黃人歎異之公故未嘗言某某爲門下士也晚歲獨居故里紙窗竹屋翛然自遠不復與外事相關門人秦憲長鰲自閩還謁公公堅卧辭之秦排戶而入就床與公語榻穿敝無席秦歛坐聽之良久退而自得也公所著書歸太僕有光爲之序公嘗屬之曰子爲序吾書甚勿有所稱述第言其生平無他好惟好讀書甚老無倦而已

論曰昔蘇子瞻碇宿大海中念惟易傳論語解世無別

梅花草堂集

卷六

八

本此其故即子瞻亦莫能自喻古來著書之家窮見真性性往時有如孫之翰作唐史與青山磯何以異乎惜乎世無司馬文公及歐陽永叔蘇子瞻輩人遂令史論無述于後秦憲長心許先生將行之老病不果豈亦有奸妬者歟龔德明言顧文康在政府甚念先生家人度先生必不欲往乃相與謀惟直走長安然後相聞既就道先生讀史舟中顧見岸谷茅草問狀便指清淮自誓家人惶遽返先生吁嗟先生錄古獨行之士何以加焉

周廣 子士淹

周廣字充之少孤貧苦志力學登弘治乙丑進士歷
莆田吉水知縣廉毅自持不謁鎮守中貴諸中貴耽
耽睨之而公治行皆為天下第一徵入試浙江道監
察御史未閱月劾奏假子錢寧僭擬東朝諸不法事
詞旨激揚群小側目上故弗深罪也貶丞廣東懷遠
驛而側目者未已使刺客遮道必殺公公僞為頭陀
持波盪囉行乞四百里乃免而是時武定侯郭勛鎮
守嶺南承奸人意旨故以金試公公峻卻之乃邀公
梅花草堂集卷六

九

入謝鍵其戶箠公幾殆行省官惕息莫敢救御史有
言而解久之遷建昌令公以便道休沐故里羣口共
譟再貶竹寨驛丞驛無房屋築茅舍居之與子弟講
誦不輟寧伏誅詔復御史嘉靖元初遷江西按察司
僉事歷九江兵備副使江西提學副使福建按察使
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有不便公所為者裁革罷歸
起為南京刑部右侍郎加通議大夫公負正骨敢任
事再蹶再起不十年至卿貳天下方倚公有為公亦
殫衷相盡愈見精采不久物化朝野惜之子士淹字

孺享年十三從通議公竹寨驛居沅湘間慨然有志
于學三年還負笈星溪從莊渠先生講復性之學分
投針芥日端拱不妄發一語或謂通議公宜飭其子
勿為道學通議曰天下大任令兒自負荷君何得云
云公聞益自信卒稱入室弟子公以嘉靖丁酉領薦
垂三十年不第死徐沛間從通議壘尉遲村

論曰武皇帝罷休明之運率由舊章可稱至治而金
貂左右佞幸倡優之笑縱橫亂政上常御豹房輕驕
佚遊六宮愁怨未有繼嗣之慶而胡僧方挾左道以
梅花草堂集卷六

十

梵咒弭賊使河南河北嘯聚之禍蔓衍無窮淮南濟
北覬覦之謀乘間而發是時元老大臣特從容勸上
早朝而已亦未敢端言之也通議公正發憤奮不顧患
上疏言但法孝宗便是堯舜斯亦本朝否泰升降之
際矣哉銘藥石不見省采豈天之未欲平治天下歟
即空言故足不朽耳龔生適黔涉沅江問竹寨草舍
自詫吾鄉千載下死人凜凜有生氣云通議三子孝
廉最著然皆未易才也孝廉嘗與其弟士洵視毋夫
人病必手一編坐床下歛氣柔聲色若孺子有趙白

者嘗借書于洵洵必乙其處與之曰令後生務曉首尾此豈今世之義乎士淳奉通議歷貧苦雖貴顯日閱無儲外憂嚴父寄身蠻瘴內顧慈闈菽水之養斯其形影又何如哉周氏之家學所以久在人吻令人遇其子弟而興懷也

顧鼎臣

顧鼎臣字九和身長七尺虬髯虎視吐音宏暢應事而發能厭服衆志各適其所欲得襟度豁如也弘治十八年廷對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正

梅花草堂集

卷六

土

德戊辰與修孝廟實錄已已陞侍讀賜銀幣丙子陞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八月主順天鄉試已卯武宗南巡賜麒麟服辛巳世廟繼統開文華講讀充經筵日講官賜銀幣孔雀服纂修武宗實錄壬午郊祀禮成賜白鵬服再疏引疾得請家居寃心當世之務念東南利弊慨然欲起而振之丙戌赴闕丁亥更定學士制以公爲翰林院掌印學士仍充經筵日講官分撰誥勅公在講筵數陳啓沃皆稱上旨屢勅輔臣引公專對至免朝恭止與講席公益盡心獻

納裨益弘多屢賜金綺書籍戊子進講洪範終篇上賜手勅曰卿久居淹滯勞苦可憫乃超拜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蓋特恩云已丑校勘續修大明會典庚寅舉耕籍禮特命公與九推之列賜雲鶴服辛卯上御無逸殿講無逸篇賜宴陞禮部右侍郎仍充經筵日講官不妨部事十一月歷三品俸考滿歷孫一人壬辰奉特旨教庶吉士呂懷等二十一人故事教庶吉士用翰林二人獨受簡命自公始十二月陞吏部左侍郎祭已上幸大學御彛倫堂命祭酒司業

梅花草堂集

卷六

五

講書賜坐聽講公請錄用曾氏子孫詔如公言擇一人授博士如孔顏孟例甲午滿考進資治尹乙未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仍掌詹事府事教庶吉士趙貞吉等三十人公疏辭上諭之曰朕以卿講幄舊臣劬勞有年特茲加秩專委教讀爲國儲才宜從朕命公就職程率訓勵模範肅然丙申從上幸山陵賜麒麟服銀靴繡囊各一事四月賜飛魚服八月九廟成命撰給享太享諸樂章九月累朝寶訓實錄成特加太子太保賜宴謹身殿仍賜銀幣鞍馬丁酉公又

疏言東南財賦重地積弊甚多爲民蠹害懇乞差官
總理清查舊額催辦錢糧預備倉廩期于振舉廢墜
不得滋擾上深嘉納命戶部官速行之加嚴切焉戊
戌奉命主考會試公簡在帝心久擬擢用爲永嘉所
抑棲遲十年是歲八月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入內閣疏辭不允九月駕幸山陵公扈蹕十一月
朔駕幸園丘上皇天冊表復詣太學上冊寶賜銀幣
召對便殿論經史十二月大駕再幸山陵相度章聖
皇后陵隧賜貂帽已亥召至玄極寶殿觀燈賜宴尋
梅花草堂集卷六

加少保兼太子太傅進武英殿大學士二月朔冊立
皇太子景裕二王就封賜銀幣新鈔十六日南巡承
天夏學士扈蹕公留守京師賜牙刺留守關防一顆
蟒衣四襲金寶帶一圍公上七事懇專事任上手批
勅諭若曰朕茲巡幸承天恭視顯陵車駕往回動歷
數月昨已冊立東宮命之監國特留卿贊輔協同文
武重臣居守內自禁掖外而都城遠及邊陲一應大
小百司庶務悉以付卿宜遵承朕命應啓請者擬請
令旨施行應聞奏者馳奏行在定奪其有密切緊重

事情宜用欽賜印記來聞卿講幄舊臣久懷經濟朕
茲重寄宜欽承之公拜稽首夙夜視事惟恐惟勤四
月大駕還京師公以嚴見憚謬掛彈章公引罪辭避
溫諭慰留不得請頃之賜御批寶璽聖製詩歌二函
及天靈茶筍七月一品考滿復職遣官賫賜羊酒新
鈔八月南薰殿書太祖成祖睿宗三聖玉冊
寶賜銀幣九月賜白花玉帶一圍金織麒麟服三襲
十二月又賜白金蟒衣庚子上祈穀于玄極寶殿賜
貂暖耳五月有事于方澤公省牲郊壇感寒漸病嘔
梅花草堂集卷六

上遣醫視疾賜賚特厚公疏辭俸不允八月病甚懇
乞歸休又不允中使旁午于道溫諭如初公力疾阜
遺疏纒纒萬言如興水利復鹽法修邊備復河套皆
國家經久大計云訃聞天子憫悼勅禮部賜奠給
祭贈太保謚文康初公之生也封翁年已踰艾公既
長嘗爲封翁設醺又爲疏祈之曰某所應有年數以
其半益親而是夕封翁夢天門洞開風露澄澈身披
八卦衣仗七星劍兩黃頭捧玉冊示翁公試及第翁
登上壽而卒知者謂此其祥矣其後監國黃頭持玉

冊如夢而公年數適與卦合始知公精誠格天如此
論曰文康公遭時清明天子向學敷陳講幄十有二
年其所以啓沃君心者世莫能詳然使英主聞心箴
而感動遂曉暢洪範無逸中庸諸書格心之功孰大
于是南巡監國邊陲晏然此其功在社稷又何如哉
君臣相得時所未有而生平偉志未盡施設則年實
限之蓋自宅揆迄于遺疏甫及滿考而 肅皇英睿
性成長駕遠馭公宜何如凜凜爲國家養和平之福
也東南財賦之地修葺城堦經畧宜然城成而寇至

梅花草堂集卷六

五

吾鄉十萬戶盡保首領繫誰之德歟而公未嘗故以
私鄉之人也至其手出賜金爲當年士民倡曰昔疏
廣以天子之資惠養故舊吾欲用之築城則公之趣
操大都如是焉已邑人爲建崇功祠載祀典

魏校

魏校字子才敏而好學一目四行俱下弱冠會試高
第授南京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公初入仕爲理官謂
是民命所關心大懼胡端敏語之曰凡用刑不難于
招難于審情若欲得情必頌明理公感悟居刑曹八

載不撓一人民自輸服召爲兵部職方郎中會江彬
逆濠情巨邇移疾家居倡爲復性之學講道星溪從
游者嘗百人一日偶來溪上覺天文四垂爲宇混混
乎六合爲家也日星升沉雲霞卷舒乾端坤倪軒豁
呈露其學始大進自謂得之主靜云久之擢廣東提
學副使毀拆淫祠務崇正教有鄭生者從公渡海聞
斧琢聲動地心怦怦然意海藏龍宮故亦有之公毅
然不顧既發如履平焉生乃大服改命督學河南遷
太常寺少卿尋改國子祭酒充經筵講官故事經筵

梅花草堂集卷六

六

進講先呈講章于政府而公不然永嘉不悅且忌之
遽改太常寺少卿陞本寺卿詔議天地分祀公奏記
畧曰禮家謂冬至祭天于圓丘夏至祭地于方丘然
考之周禮不合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
祀社稷初未嘗以皇地祇與昊天上帝並稱宋儒胡
宏考定古禮謂先王祭天于郊祭后土于社而已人
與造化一體臣每論學必推之造化論造化必反諸
身驗之天地渾渾一氣正如吾人之身只有一箇主
宰獨運豈有兩節並持故知分祭天地之說非也乃

若天地合祭比諸夫婦共牢始于王莽其言不經後世因而未改耳且非獨于此後世訓詁爲學始于漢儒科舉取士始于隋煬帝資格用人始于魏之崔亮君臣不相接始于秦二世之聽趙高皆非先王之舊并賜照察疏入不報遂致其仕公所著書甚多五經大學皆有纂述盛行于世又嘗謂六典壞于秦後世不能行則惟以秦爲師作周禮沿革傳六書變於秦後世不能知亦惟以秦爲師作六書精蘊二書一輟大要謂古一字宙也今一字宙也自秦限之聖人至

梅花草堂集卷六

七

公秦以其私聖人大明秦以其苛識者肆其言云論曰予少讀莊渠遺書心難之謂其言皆足表見于世即不必見之行事可也然其論主靜之學微矣如曰冬氣閉藏極于嚴密故春生溫厚之氣充鬱薰蒸陰崖寒谷亦透學而弗主靜何以養吾仁又曰造化混沌而後開闢收斂而後發生是故歸藏于坤乃聖學第一義噫斯其爲天根乎又曰鷹立如睡虎行如病皆蓄其力而全剛生焉纔輕易發洩便覺浮泛無力又曰自欺最是國賊然其病只是一箇因循遂至

長惡容奸墮坑落壑故不可不決裂也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由公之道無變公之學傳曰主靜立人極其至矣乎公既歿詔贈禮部左侍郎謚恭簡賜葬高壩有司建祠興賢里載祀典

方鵬 弟鳳 孫元儒

太常卿方鵬字時舉第侍御鳳字時鳴祖盛王文恪所傳槐庭先生羽儀吾鄉者也父封翁麟更以長厚見推當世云太常生而岐嶷既長猶憶其前身所在處有聲黌校間而侍御早慧知向學則太常課之學

梅花草堂集卷六

六

出入新瀆里里中人嘖嘖稱二難也侍御以弘治戊午薦于鄉既三年而太常舉鄉試第二人正德戊辰皆成進士當是時逆瑾多僞爲令挫辱諸進士逼令求見而太常念父母春秋高欲令弟暫歸省獨身受麝粉無悔乃夜起旁皇却立午門外同年陸某者見而訶之太常歛容謝不敢不數日瑾敗授南京祠部主事歷貢外吏部郎中陞山西提學副使改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編修充經筵講官主考北京鄉試而侍御用行人起家擢南北臺侍御史巡按真定當

是時太常望重爲時彥所宗而御史之言事也力王
文成就間海表則薦文成可勝大任胡端敏伐謀中
讒則救端敏謂寧庶人必且行大事天下凜凜側目
方御史矣嘉靖元初天子欲追隆所生永嘉安仁二
曹卽緣廣其意以疏請太常聞而微是之御史再疏
辨非是奏劾其兄以謝天子然後自劾以謝太常相
持久之太常晉爲卿而侍御僉憲廣東旋自免去太
常忽忽不自得曰我預彼是不預彼貴也彼豈田千
秋我哉亦遂移病歸與侍御養重新瀆里當是之時

梅花草堂集

卷六

九

兄弟怡怡問童子時釣游訪先哲丘壠碑版載記幅
巾杖履往來田間而天下之清望都焉太常善病多
下帷薰掃端然危坐長吏問候惟謹則侍御主之而
侍御性逸宕多笑歌管絃之樂太常亦時往不令曠
日隔也太常得壽七十一侍御加六焉侍御孫元儒
字思魯嘉靖庚子以禮經魁南服學者爭寫傳之嘆
其超朗而公自謂未至務廣氣類之交于四方園園
亭田野中用相砥礪久之而公熟視彼所爲故不能
有加于我也旋罷去爲清虛之學每偕計吏行時時

截大江徘徊北岸輒返棹亡何病死年四十士林至
今惜之

論曰二方先生冠冕當代矢志勿欺勇退急流各成
吾是卽小夫婦人知爲并心一腸不貳不雜而當年
志狀獨于憲陵之際引而不發予故表出之不辭羣
測敢阿其所好哉槐庭翁故有兄年踰六十小得臯
于父輒杖之翁鬚髮皤如長跼以請父投杖而止當
年以爲美談兩先生信其苗裔矣予每過陳儀封輒
言孝廉口無世語身無世態豈有大惕深隱于中願
梅花草堂集

卷六

辛

柴奇 從孫大履

柴奇字德美敏資強記楊侯子器見而禮之令薄游
吳越間用資耳目公挾冊負笈累糧遂登會稽探禹
穴觀潮錢塘慨然而還正德辛未與弟泰同應禮部

試選高第觀政吏部時楊文襄爲太宰發策策諸進士公上書言東南水利其要害無過白茆塘瓦浦歲久湮塞轉傷禾稼請以逆瑾沒入貲給濟工費言甚懇至文襄上其議于朝特命工部尚書李充嗣往厥功告成繫公之策也是歲授吏科給事中奉詔監軍齊魯間討流賊舉劾功罪惟明克允明年賊陷曲阜關里禮籍樂器焚蕩無餘公奏移曲阜城就孔廟督將士擒賊部軍勇壯九月凱旋獻俘賜金織幣袍加俸二級初公之監軍也嘗止郵舍傍垣而寢見其

梅花草堂集

卷六

七

父呼曰起起公帶夢啟戶而垣敗訖然則逸馬觸之榻墜粉矣公自負蓋有天道云丙子服闕補原官丁卯陞南京光祿少卿會武廟南巡同大司馬喬宇京兆寇天叙協力修脩所須無不應會而辦民力不勞又查復厨役之占他所者二百餘人嘉靖己丑陞應天府丞壬辰陞府尹清查官占埋沒地還之民間復積科試羨餘以拓貢院會南太廟災引咎自陳致仕家居十餘年卒年七十三公居諫垣時敢言事輒焚其草今敝庵集所載獨諫南巡劾錢寧一二疏而

已孫充年字欽父萬曆丙戌進士試同安縣知縣終常州府學教授從魯孫大履字旋父刑部主事泰之曾孫也少孤貧不能就塾師學每聞誦聲公徬徨其側輒有開悟故人顧茂尹奇而館之令與諸子游入耳都盡課義可無十人就諸生試皆高等萬曆壬辰聯舉南宮甫踰冠乙未廷試丁酉授中書舍人辛丑陞職方司員外郎即中公性善酒無貴賤長幼皆與飲輒盡其歡而在長安克精治事然不廢折柬之召嘗酣飲達旦質明馬蹄特特所酬應無不先諸曹

梅花草堂集

卷六

七

即立辦黃頭伍伯皆稱公忠勤無留事嘗主試粵西得士爲盛張兵部其廉殘于京邸婦妬甚張不欲歸其妾所生子留妻邸中翰林馮有經寔撫之而公以鄉誼保持于外每過省必呼同曹即善兵部者與偕昕夕惟謹三年如一日曰張有寡妾在公自少挺挺不肯以喜怒隨人既貴益自堅立被服寒素或見其襯章惟毛褐表數年不易云丙午假歸暴卒公在職方以餉遺一無所受既解而南債帥有持千金爲壽者公醉之酒峻謝之甫別而沒既殮僅餘酒鎗數事

而已公性孝友念與母居貧起家兄大觀勉爲善不能自給既省母畢出所持裝進母曰以爲兄具兒食祿于朝母母用相念也或言公鄉薦時將校公據命家人市一潯布衣而易其既敝者至不得觸手語人曰服此六年而吾體漸溢不堪着然亦市之某肆中吾甚恐久而渝也聊服此識吾念焉

論曰吾鄉稱兄弟同籍者自二張始方與柴繼之官至京兆尊顯矣刑部既于年同安之政有聲於時就教而沒盛者故難其繼耶職方祿壽雖不配德而清

梅花草堂集

卷六

革

風穆如矣職方常召鐻者入几而不席僅取敝篋殿之其他服御皆齷敝而爲獨所奉卮酒盞底透見銀花耳職方嘗語人毋琢吾稟賦蓋庶幾焉職方死數日而里人傳說新柴復生倉皇出走塵昏一巷中匪其愛之疇欲生之也耶里人謂同安先貴故稱職方新柴以別之云

廬志

廬志字宗尹自少讀父守恒公遺書好講素難洞悉包絡淹通諸家之義然名不出其鄉有病瘵久不起

者一劑起之名乃大噪衆以爲神弘治丁巳應名醫詔提藥囊負笈走徐沛間一人衣短策衣止先生坐與論運氣主客正對之法其言非常先生諾諾承之意忽忽如夢醒間遂行就禮部試試高等隸籍太醫院供奉御藥房奉詔修本草成賜金綺蜀藩奏迎先生詔不許孝貞太皇后昭聖皇后疾診視立愈賜繡衣一襲名動京師正德癸酉治上痰疾授御醫乙亥治悸疾遂擢院判贈父如其官是時先生入奉禁御出陪乘輿眷過隆重賜金綺三品服長安貴游競

梅花草堂集

卷六

苗

相延致馬輶所指輿隸促沓塵昏一巷中爭先御爲快而先生仁心應物無貴賤老幼一體療治察色按脉洞視五臟鍼熨湯液不泥古法所投立效如大將挾輿駛騎縱橫皆宜內自禁掖乃至委巷一切痼癢恃先生無恐詳具別傳中庚辰上南狩不豫召先生先生趣告諸大臣冬得夏脉法在不治願定國儲安社稷官車宴駕側得罪先生超然免于廷論詔以院判致其仕時有院使王某者瘍醫也治背疽不効強先生視之其人喘嗽嘔噦以木榻穿底坐下不止先

生曰可活也王語先生兩尺俱絕恐無生理先生曰所以生者政以兩尺絕耳經云上部有脉下部無脉其人當吐不吐者死今幸嘔噦何患焉請以枳殼厚朴半夏枳櫛之屬治之王曰疽背端瀉危矣藥非所任先生曰此急則治其標也乃取藥煮其旁香氣達于鼻病者翫翫以手拍藥爐不飲盡劑酣睡比覺病去疽亦頓平凡先生所療類如此餘莫能詳既免官促舍人治裝諸遊長安者強持先生留邸中嘉靖壬辰子擬登進士補外先生歸崑山時已貴高門敬第

梅花草堂集

卷六

七

笙歌雜還家人受旨進士務遂所樂以娛先生而先生性固恬澹無一切姬媵耳目之好日與弟子數十人解說素難不輟沈友者號荅坡侍先生久嘗與談運氣曰人皆知運氣太過不及主客正對之化其間所云中執法貴人行令最不易察蓋歲運與司天同化爲天符執法若戊子丁卯歲火運見少陰木運見厥陰戊子運化炎火司天化熱加以火熱病心內外邪并主血溢暴出故中者速而危天符歲運之氣同化爲太乙貴人周甲之運臨歲者四若戊午感熱病

心已丑巳未感濕病脾乙酉感燥病肺皆內外邪并五臟主病不治故中者卒暴而死中行令者因乎歲會其氣和平故徐而相持是緩急輕重之分也又云歲半以前天氣主之勝之常也歲半以後地氣主之復之常也內經之旨至切而當王冰以勝甚復甚勝微復微爲解其理愈湮抑不知天運有太過不及氣化有盛感虛虛太過者化先天則已勝妄行不及者化後天則已衰受制盛感者風熱相火位乎歲半之前木火之氣動而爲勝也虛虛者土金寒水位乎歲

梅花草堂集

卷六

共

半之後金水之氣本衰因時旺而能復也蓋木火之氣有餘而金水不足有餘則勝常多不及則勝常少故耳然有當不足之氣而反爲勝此天令之變非由恒紀不可以憶故曰時有常變氣無必然也言既顧沈友書之而是時朱彞中以童子侍先生謹問傷寒脉要先生曰昔人謂病從外之內而感于內者先治其外後調其內有指爲傷寒者此大不然稽諸至真要論所指第言外感如諸瘧之類非傷寒也傷寒外感之疾既感于內則傳變入裡其勢至危此時尚欲

治外譬猶大盜已在堂室不急攻逐徒周章垣墉之間豈理也哉故仲景曰陽盛陰虛汗之則死下之則愈奚待辨耶又云東垣謂飲食失節停滯者皆傷于胃勞役憂喜悲怒者皆傷于脾其言固曉然易知然暴怒傷陰其病筋攣血溢暴喜傷陽其病厥逆崩漏驚悸引而不發之妙孰能知之苟不研精索隱因內經以盡變鮮有不敗者也又云原病式以五行過極反兼鬼賊之化故戰栗惡寒皆從火治予嘗不以爲然仲景論三陰寒症亦以戰栗惡寒概從火治爲非

梅花草堂集

卷六

七

則是戰栗之症固多因于熱而亦有因于寒者不可執一也是故別陰陽于疑似辨標本于隱微惟丹溪爲能言之又云知迎知隨氣可令調人之氣血外歷經絡內應臟腑寒則凝滯熱則淖溢貴適其中乃不爲病蓋手三陰從胸走手手三陽從手走頭足三陽從頭下足足三陰從足入腹寔者迎其至而奪之虛者隨其往而濟之治瀉寔補虛不能外是世俗多以經絡諸篇岐爲別門老心仲景始發之于傷寒諸論因經考症立方陰陽表裏不其病畢見如太陽曰頭痛脊強

陽明曰目痛鼻衄少陽曰耳聾脇痛太陰曰腹滿目利少陰曰舌軋厥陰曰囊縮凡經絡所行部分發爲病症較然可見學者必察乎此庶幾迎隨之法施不謬耳先生好看書喜談脉理年踰八十衣冠皓偉嘗以手捉其鬚話當年治疾快意事津津不置弟子嘆未曾有則又曰盧鬍子豈異人耶知其說而已矣蓋武廟時宮中皆稱盧鬍子云著有醫學百問辨脉家典要增定醫學綱目進士無子悉亡去

論曰予家先節婦先生女也得聞其行事爲詳而予猶憶吾王母晉晚歲病瘧每據牀呼曰悔不如盧太公言予跪問故則母年二十時有疾先生與之丸一升曰服此可無悔否則望五而發無及矣其發也果四十有五語云上醫醫國其次醫人先生以其餘醫人而其大者默定國本于武廟隱微之際倉皇宴駕宗社乂安非上醫之流乎與古之醫和論晉侯之疾扁鵲望見齊桓侯而却走何以異哉而惜乎其書不盡傳于世也先生之祖曰彥昭國初以賢良徵爲四

川參議參議生佐佐生輔輔生常字守恒三世業醫

守恆生先生徙崑山生進士概官兵部員外郎娶靈寶許氏封安人次楠太學生娶周氏楚府教授泰孫女皆絕墓在真義西三里自先生歿朱桑中以治傷寒顯子孫能世其業其又爲龔侍丹之疾厥沈懷中之中風沈慕汀之外感奚叟潮之癆瘵皆倉扁一時名聞境外技鍼劑草木必稱丹谷先生以爲此道中人龍也

秦雲

秦雲字起和識力强敏能任事由國子生倅霍州會

梅花草堂集

卷六

元

山西早饑公被檄賑河東芮陸猗夏蒲解三十州縣一武弁輦鏹數萬行而懷仁王府故隸霍宗祿久缺則使黃頭破鞘而掩之公曰王需祿米急故當而柰何捍天子命常饑三晉民即有詔讓王其何說之辭王震恐完鞘還弁公取鏹列卓上照戶分給即胥吏一不涉手晉人以甦勅下行省有羊酒文綺之賜霍故有荒田三千餘頃歲責逋賦里甲公發庾粟千石予里甲代耕歲大熟收麥數千監司詬之曰汝何官而擅命發廩耶公唯唯承之然鈎考籍記甚明不能

加罪而里甲遂免逋賦之患且因以爲利焉遷倅夷陵夷陵多火災火發有類若鳥者群飛衝火至他屋處處皆焚公夢白袍者翹一足心知是秦武安君白起爲設重樓肖像祀之火患遂息車駕南巡省檄公統領輦夫萬人上居飛龍樓每一念至即如陵上不以朝暮聞聲輒發無後期公與太守送抵樊城乃還而大鴻臚揭篋呼名會有旨事過界不問得免譴而監司猶責公避事公入白監司明府故後代不知此時事猶憶統輦夫時常懼不免死監司默然一日被檄至施州治獄施去江陵數千里南出夜即平時倅被檄但以文書羈縻官長無至者師帥取百鎰金苞茗中餽公却之夜宿僧寺蕭然賦詩有暗室如白晝之語都御史顧公璘聞而嘆賞之陞開建縣知縣不肯赴僦舟還吳日以著述爲事出無輿從一童子挾書自隨步履如飛自號弘玄先生所著有地理正脉荆南行稿史統節畧藏于家世父璘別有傳論曰歸太僕作弘玄先生贊詳哉其言之矣先生既謝事老而貧每言在夷陵建樓祀武安事樓上望西

梅花草堂集

卷六

辛

陵石鼻天柱諸山層巒疊嶂如翠屏李太白所謂巫山夾青天者可以憑檻得之而飛帆蕩槳出沒于蓮沱漩島之間極荆楚之勝矣先生賦詩談笑都不減古人而朝法非進士不成官其以國子生進者多自畫無能自奮于功名悲夫

梅花草堂集卷之七

皇明崑山人物傳

吳郡 張大復 著

周鳳鳴 弟鳳起

周鳳鳴字于岐長不踰中人饒膽畧究心當世之務動止巖然父康僖公心期之年二十五成進士是為正德九年甲戌授刑部陝西司主事初提獄即明習本部事宜多所注記部中每有奏牘尚書必諮決于公嘉靖癸未遷本部廣西司署員外郎尋署郎中事

奉勅勘宸濠逆黨按律定罪一無枉縱甲申寔授本司郎中時李尚書承勛為刑部知公特深意欲以煩劇相試念惟廣東司所轄錦衣旗校驕悍難制調公往視事旗校肅然戊子李尚書擢本兵亟薦公調職方職方主將領多請謁竟莫能溷公總戎叅將以下除目一出寂無後言上嘗命惠安伯提督團營豐城侯協同視事而豐城以伯不得先侯請下廷臣議公曰伯不得先侯者分也上所任使是公以下者莫敢抗矣議遂定庚寅擢大理寺右丞值星霍示變應制

上疏纒纒萬言其論兵食水利尤爲鑿鑿可見行事當是時公方慨然以天下爲已任而張少傅汪司馬整之屢欲中公會馮御史恩劾奏大臣不法事司馬將甘心御史而公所擬肆赦詔條適與忤遂落職公家居十有八年內外章奏薦公經世之學可大用凡六十餘疏公弗爲動嘗語人曰脫不幸吾亨于官者那得十年父子相保乎蓋歸而侍康僖者又十年云康僖既歿詔廕一子入太學公以讓其弟于霄于霄諱罵起爲光祿寺署正能謹誅所司典寺人爭出納

梅花草堂集

卷七

一

致廷杖滿考將遷以卿貳事波及謫山東鹽運判官終遼左行太僕寺寺丞敦樸愷悌號稱長者庶幾萬石君家之遺焉

論曰周先生早奮于功名以爲天下而餘常以爲其家謝政之後區處萬貨至于纖悉目量手算莫不犁然倘亦范蠡力耕海上之意乎其後屢散也顧方伯誌之詳矣曰明練似杜元凱勤懇似陶士行介特似楊伯起竟其才業可以無所不至嗟乎嗟乎天生斯人乃又奪之耶先生晚居尚書里自外歸有烏百

逐板輿而噪小吏曰彼烏有離壁者其攫之去豈其訴耶公心不然之召責壁者令納離其巢以觀焉而其人畏先生之將撻已也緣木如飛先生拊膺瞿然曰吾爲刑官久凡所據折獄者理耳亦何知理所必無故事所常有哉後弗振矣然聞先生治刑書濡毫忽起立或顧影而嘆人以爲求其生不得已

王應電 裔孫承慶

王應電字昭明格物強記讀書務深入又能自闢一境謂不可磨滅云少游星溪師事莊渠先生授周禮

梅花草堂集

卷七

三

遂遍覽宋胡宏明季本之書與近世吳幼清何喬新舒芬陳鳳梧諸家之疏珠未滿志喟然嘆曰夫子信古所以述而不作後人多援經以翼傳吾斯之未能信嘗指架上諸書此紛紛者何論乘訛襲舛即所載冬官散見五官之籍其文不關要是後人之周禮非周公之周禮也周公之禮根極心源昭爲天象五官離合皆有統會雖百世繼周而治必出于此故孔子曰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雖百世可知也于是標位列圖句解字析積有年歲殆可充棟胡莊肅松好

公書遂刻之江右公署先是公以兵燹無家西游吉安從羅中允洪先學初與羅語不甚見省後稍前席至相問難達晝夜三越月而後忘言羅嘆曰昭明此書如盤根膠枝附麗宛轉即令白虎諸儒肆其巧辯固莫能煽搖其中而凌駕其上矣然用以告世罕有識者楚人吳鳳瑞見之曰向歆之後罕見其比公雖流離轉徙手乃其行芳志潔一介不苟取與莊肅嘗避書院舍公公危坐終日指揮左右如其家晚歲自泰和歸崑山未久卒弟應宿鄉貢士裔孫承慶字孟

梅花草堂集

卷七

四

餘廣額通眉眼如漆談言疊疊父敏學奇窮遷徙無常公倚外氏居先輩范南江公孟嘉也說周易中庸論語往來淮揚間公蚤歲時聞領要遂能口傳其秘筆之爲文常驚一座父心獨喜念是兒可不負先世述作而公果用文章起家領乙酉鄉薦名噪都下公少失恃育于祖母某而父又早孤力貧奉母甚歡公逮養色如嬰兒父歿而大母存公遂不上計吏試依依膝前歿爲孺子泣也公年且艾乃謁選人授瑞安知縣縣苦旱病稅公調劑之恤商惠竈薄歛緩征所

以休息瑞人者備至梟徒楊敬竄籍于瑞根盤不可問公捕殺之而高某者窟穴水碓寺患苦其僧公直之如律則瑞人凜凜憚公矣瑞鮮文物士不登籍者幾百年公至作人爲務嘗得林增志李元韶卷大悅之而乙卯籍始有瑞士名姓蓋林云亡何歿于官公口爽不能藏人過然用意故長者性至孝痛父多徙乃行營高敬居青黃而文之甚麗誠家人舅父禮先居之人語公非祥公訝曰事死如生祥莫大焉故人陸某與公善而公用薦起陸貧不復至一日持酒脯

梅花草堂集

卷七

五

饌舡餉陸并餽之鏗陸倉皇不能省公笑曰君今日滿甲忘之耶公少從父讀不能買坊刻備觀覽從其友李某者得陳負外敬甫數十義公誦之以爲佳既貴臨文猶稱述不置云
論曰往與瑞安同舍李氏許瑞安嘗言其父在川翁率瑞安羅拜昭明先生深衣帷裳儼坐而受之如見古人翁問周禮圖記則云簡帙重道遠不可舉已付吉安官舍語疊疊多訓誨瑞安尚小不能盡憶也
望溪之學滿天下述作如昭明寥寥矣予每見瑞安

挺而立尊其瞻視亦猶行古之道歟乙酉之役與予偕卜之神瑞安得仙宗主盟之繇果爲凌公登瀛門下士神告之矣平居孝友爲政出則相鄉瑞安斯何負磊落丈夫淵源本趣哉在川恂恂儒生老能孝養諒亦家學所自夫

張羽

張羽字子儀三歲失怙奇貧稍長不能就外傳則母王夫人辟纊紡績將之夜歸就母讀瓦燈熒熒相對連旦以爲常母又令公乘月課誦縮其膏爲風雨晦

梅莊草堂集

卷七

六

朔需公讀稍急母面之鳴嗚泣公亦泣書聲彌震聞者懷感而是時公已落唾驚人同舍生眈眈目矚公矣居無何有外家隸尺籍勾補不可跡者詞連公公孱然孺子無兄弟聲勢之援伍伯梓而盪之子母蹙蹙囚繫行亂頭垢服線蹊新故屬也所司憐其孤童許白之正德十六年公成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視榷蕪湖客使肅榜疾馳甚嚴重必誠長年毋得逗撓捍張使君開法既還京遷刑部貲外署郎中事公與大禮議不合廷杖幾斃柄臣嘆之以原官改南

刑部而貴客猶以閔法見挫整公蜚語聞上竟免其官先是公未病目絕絡忽下垂王夫人之喪哭泣過毀遂障其視或語公不幾滅性耶公泣曰殆非然焉曩者吾就月讀書時風露薄之先夫人已知吾視竭又賊其外後殆不可支矣乃關地城南港思靜坐客至談說經史疊疊忘倦公性慷慨不能自匿其本懷即子弟有過必令人知既疾亟猶絃歌數闕賦誦如平生得年七十九

論曰予爲兒時從長老先生讀刑部制舉業音節鏗

梅莊草堂集

卷七

七

然已聞警者爲刑部起下垂而張之猶復摩挲萬卷中也刑部關城南居規鑿園池遂不至廳事與世隔詩翰哀然每言其少時就月課誦事血淚淫淫蔽面矣刑部既老雖不與世接而風流蘊藉至今猶想見其人子孫落落散處四方有冒他姓選爲弟子貢者邦人猶嘖嘖指刑部之後至垂涕云

張寰

張寰字允清長身玉立飄飄如仙與人若落落而英偉秀傑之氣時滿襟帶常見者大悅登嘉靖元年辛巳

榜進士第知濟寧州旋改濮州內服闋又補開州所
至多惠勞去後甚久州人尸祝之治開未幾尋陞刑
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尚書以公才令攝浙江司郎
中事獨循寬法人以無冤刑部滿考封父初州公奉
直大夫再疏乞終養詔許之初公之守濟也板輿迎
奉直州舍而州故孔道驛驛良苦公飭儲候望無寧
時奉直心弗善也然不欲言公察色知之將疏乞改
官而費文憲宏語吏部曰張允清才子令作候吏耶
遂遷濮公既封奉直具璽書金緋進而奉直寄語公
梅花草堂集卷七
八

衣冠儼雅浙人望之若儵然在世外者奉直既殁
吟長嘯益縱意名山水間渡浙江觀潮錢塘遂抵武
夷至匡廬還觀石鍾小孤采石九華黃山白巖足跡
遍東南而碑版題詠之作亦半天下

論曰銀臺公該達多端世莫名其學要之自親親始
矣公嘗社若溪蓋友坦上翁云坦上翁者前工部尚
書劉公麟與名士吳琬陸崑華爲湖社孫太初亦與
其中建安李尚書嘗稱見翁峴山了無宿具惟以乳
羊博市沽風雨蕭蕭欣然達夜而翁獨與公善不知

梅花草堂集卷七

九

公學視其友懷王之會公嘗一再往說者謂公學擬
王文成不必然公蓋東方朔阮籍之徒不名一行再
會懷王亦如陶隱居遊蓮公社也歸太僕有光見客
降仙公憑几自謂已得仙云

王同祖

王同祖字繩武少孤善病嘗自匿幃中看司馬通鑑
病起悉了其義誦可盡一卷脫句二三名噪黌序間
爲諸生冠正德己卯舉于鄉庚辰舉于禮部會武
宗南巡未及廷試以嘉靖辛巳賜進士出身選翰林

院兼吉士授編修公既績學有聞讀書中秘益事宏博六經子史外陰陽律曆山經地志下至稗官小說無不覽爲文章操紙筆立書融暢爾雅居然合作然公意直欲見之行事故在朝多所建白今詳載九龍山人集中識者謂有出入將帥之畧云永嘉驟相倡議尊崇獻皇典禮一時諸臣死徙斥逐殆以百數公爲翰林亦在遣中永嘉卒公始用薦起爲春坊校書編修如故尋進南京國子監司業司業古成均地位望清重公蹶復起乃稍事振植意欲有所發明以

梅花草堂集卷七

十

答主眷亡何諸生坐頒曆失儀宰臣震怒既免祭酒又欲盡奪其諸生公力救乃解已又上疏言他事忤旨落職公弱冠登籍垂三十年立朝者僅五閱歲僣蹇顛頓卒以譴死天下共惜之

論曰王先生眉目疎秀抵掌談天下事無所讓或謂之曰翰林故冠帶書生君宜少默公笑曰政不欲冠帶人作書生事予讀其集良然稍慙難爲言責矣九廟災議謂諸陵題主宜用春秋哭災漢儀變服例一倣日中反虞之儀不得以吉服從事又曰宗廟藏

主石室謂之宗祏公羊高曰主藏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漢儀藏主西墻塼中塼石室也今建廟宜于北壁鑿石爲塼納主其中以應古制引經據理可示末世駸駸與白虎諸臣爭烈矣

魏庠 子希直

魏庠字子秀世居真義里真義面委江東遠大浦多湖濱田肥美居民千餘家公襲其父壁遺田數百頃力守成無所恢擴而家日以大資補南京驍騎衛知事及光祿寺典簿致其仕公還里中見故里人苦重

梅花草堂集卷七

十

賦上戶多巧免移之下戶無能免者公獨自占其役俾休息焉真義里人用是特饒相誠勉其子孫必曰光祿之德幸無怨光祿縣令郭楠嘗造公見廳事側荒塚端然問故公曰其子孫欲售之久矣與之直彼不以治生而棄其骸骨于水火故寧存之令拊掌曰杜氏之墓在西墻之下古人之誼也不意今日復逢子君咨嗟良久而去邑城西有宅與隣舍參錯人曰君胡不券公曰其人養母甚孝能守其業不忍奪也凡公之爲德于鄉任自然類如此卒年六十八葬高

墟子希直字溫甫嘉靖乙卯北畿舉人急行義不必
人知如光祿性高華濶達多戲所歷市橋村舍買金
販之不可勝紀然多出之嬉笑怒罵間逆來順往人
莫能測以故多取痴絕之名而人受無名之德里有
粥藥者甚貧公思賑之無由而粥者買買然擔過公
許公尾而竊之粥者見而跪進其美者公戒勿泄取
什百價償之不納其進他粥者聞競爲不知以希公
竊公亦戲嘗之心知其僞不問也客某者久信于公
意甚合故多平反嘗連其從者詐引無賴祈公施而
梅花草堂集卷七
居間取金馬公弗知也嘗使乞者肩老婦哭于市詐
言將成其父母已行公甚憐而呼金與之篋中金
僅二錠客某者故叱之以爲不誠公故必與之其從
者又故言金且盡不足償則公盡二錠與之矣居恒
好買萬金奇方聞有賣奇者不遠千里傾囊購之嘗
湖淮涉河見羣衆折者瘡甚卧市左公取方藥募人
療之恩不法又手覆其瘡加護焉又手搥千許而和
之令速達析者泣問主名不應聞者笑其迂不以爲
德也公自爲舉人四十年不造令無干牘之謁而散

其家累萬金今之稱行義者必曰八相公其行也得
年六十有四

論曰魏之先李姓家吳葑門之莊渠恭簡所由自號
也李翁嘗依姨母因從其夫姓爲魏氏而居崑山之
真義至孝廉復姓李氏云李氏之在莊渠者尚以百
數恭簡歲廩米有差光祿踵而行之誠子孫世勿絕
太史公云千里之內賢人之富者光祿可以當之矣
魏故有二孝子無嗣光祿謀祠之不果嘗語孝廉而
孝廉年老散其貲殆盡又不果則又語其子尚賢曰
梅花草堂集卷七

我將營世祠斷自朴隱至于光祿祀于一堂于同堂
別爲一室祀恭簡公又別爲一室祀二孝子嗟乎垂
老不忘其父之義又廣而推之疇謂孝廉多戲徒爲
此嬉笑怒罵之德者哉尚賢卒成父志予特嘉之嘗
爲作世祀述尚賢萬曆壬午舉人

顧夢圭 子允默 懋宏

顧夢圭字武祥十歲能文章十七偕計吏對公車不
第輒下帷不肯見客嘉靖癸未成進士授刑部浙江
司主事改南京吏部稽勲司主事遷驗封郎中特公

年二十五輒從海內尊宿呂仲木鄭謙之遊相友善
嘗泛舟清溪看梅花色香孤絕仲木笑曰武祥如此
花矣其見雅重如此擢廣東布政司叅議分守雷廉
海北故有平江青鸞楊梅樂民四珠池詔書督採甚
急公上疏言海面珠池道里遼絕往歲開採用舟筏
兵夫萬計往來海中因以爲盜近年劇寇黃山秀蔓
延縱橫覆轍可鑒目珠蚌出海有漸生息甚難先朝
率十五六年或十年一採始得美珠通者三年再採
珠已耗竭自非積久欲求美碩繁顆此必不得之數

梅花草堂集

卷七

古

笑况蜚戶腰紉入海觸犯瘴霧駢首就死實可憫念
傳曰明王慎德不貴遠物伏望陛下亟賜罷採養寶
源以寬民力天下幸甚不報責貢珠如初都御史陶
諧議勸西山諸瑤空其地填以新民如韓襄毅公故
事公謂御史言瑤不宜盡殺填以新民勢必吞噬而
瑤地荒落雅非土兵所習居先年襄毅于廉州流賊
殘破之餘召新民填其空而廉地皆平原非今日比
御史卒從公言久之遷江西左叅議張毓秀者公故
人子爲幕官柳州時觀歸里而公見所觀舟挽卒伶

傳促驛騎偵得之輒假路符行其喪而舟隘便易已
舟載之灑淚而去尋陞山東按察副使改提學河南
訓士先行誼作高才生文汴人稱之會如廟堂恩進
階中憲大夫是年駕之安陸道河南省官出迎而公
居守攝三司篆三司事秩然有詔宗室惟親王朝行
在所公榜詔旨于省門宗王以下無敢佚游視省府
凜凜矣陞福建布政司左參政分守延邵汀建其地
連山峻嶺公觸冒炎霧行部千餘里寇掠連江自
浙入壽寧壽寧萬山起伏如波濤官兵至賊散藏人

梅花草堂集

卷七

事

家款然無跡兵去復出公至詢得所匿盡捕之其冬
復有浙賊自車嶺入松溪劫崇安建陽而建寧之民
窟穴松溪賊如壽寧公詢得又捕平之擢本省按察
使陞江西右布政使請致仕得俞旨公寬厚長者然
終不可犯以非義羈卅歌鹿鳴鄉人爭羨異之公抑
抑無喜色久歷外臺不內從嘗戲語所親北河有權
軀者曰腰彎折吾爾時不覺心動云子允默懋宏
顧允默字茂仁幼習家學爲文章多根柢理要宏瞻
該博而秀色靈氣勃勃言表爲一時學者所推重已

讀皇甫兄弟諸書悅其菁華乃發其先侍御家藏摘
芬擷秀漱潤咀英吞吐大藝考叶宮商識者謂酷似
其舅而公不自喜也去從婦先生游爲古文詞濃淡
相遭均節有式然公志在絕武藍衣幙頭浮沉諸生
間悒悒不自得中歲遊成均爲辟雍弟子與海內賢
俊角則又輒先諸賢俊而藍衣幙頭如初公乃慨然
曰李將軍不封侯豈其數耶稍稍考訂音律徵一二
少年用相娛樂而讀書不減壯盛時晚年病瘞其子
天峻憂之不欲對公車公促之行曰吾志也既病亟

梅花草堂集卷七

六

聞報又強遲之曰此行不第一會必有異已聞泥金
捷賜及第索筆賦一詩遂瞑公長身秀目鬚頰如畫
與人語恂恂若處子雖復酣放淋漓談言微中而時
有不勝之色耻談先世功闕遇游冶王孫鮮衣躍馬
揚揚于道輒障其面促步過之不與通而鄉人推世
家子必稱公公聞弗善也公好讀書不問生產作業
家計有負官租久不償者會海忠介清查糧額及公
而公方應試棘闈大梁王侯督其家幹如令不以聞
公曰毋以事分即君念蓋其見重如此

顧懋宏字靖甫白晳虬髯語遂巡如寒士而氣雄萬
夫時有封狼居胥之意馳驅諸生間久之多口過竟
以此袂毀註誤繫獄既白家壁立將訪其宗老蘄陽
間有雲間大夫王圻載與適楚閉署中夢遊武昌感
司馬子長來觀七澤之言作楚思賦久之竟以宗老
籍爲諸生蘄州時練水殷無美^都官吏陵見而懷之
曰此吾故人顧茂儉也假道過蘄勸令東還遂游太
學萬曆戊子以太學生被薦告還鄉里公在晦時故
交竄絕有謝生者能間關順適公意公重憐之既得

梅花草堂集卷七

七

雋謂一第可俯拾兩偕計不售公乃嘆曰嗟乎吾日
暮途遠寧自斷小之耳乃授新安諭新安士多就公
而公才濶無所大用于諸生間遷國子學錄自謂陪
京散吏守簿書而已其後出守莒州奉職循理無吏
議終非其好也尚羊浮丘諸山望劉總雕龍故處久
之自劾免既還築室烏夜村植梅花數十株召謝生
徵歌爲樂幅巾杖履頽雲色識者謂不減當年丰骨
云
論曰中憲公適閩過遂溪道渴不受墨吏衣必劾免

其官此其中涇渭何如而假以劉寬妻師德相比方也茂仁菁華之業不減其家劉牢之然非所願靖甫閉署中感憤作賦駸駸與子長爭烈矣予少及侍長公好獎士類聞人不善已有忤色與次公周旋久想其言論風旨庶幾今人所有無所不無者耶尚論顧氏之世多長者不虛耳

晉憲 父鷗 子驥

晉憲字其章父凌霄翁名鷗故宣平縣教諭性長者獨心奇先生八歲授古文尚書則先生通尚書授馬

梅花草堂集卷七

不

班左氏傳則通諸傳授瀛洛閩諸儒之說則盡通其說謂諸儒弗畔于道然莫出其宗當是時意可俯拾一第試爲諸生則落落諸生間十年無所合日抱影一畝之官環堵蕭然擇鏡而歎忽相者前揖先生先生訝然曰若休矣吾無所復觀天下事相者曰相期甚久念非足下之時弗以告今者從門間窺若面有光氣如日翳而忽明也橫秋必矣如不吾驗請就御史小勒兵而有不號子冠軍者乎却立良久曰故是嶽崎歷落人再誦其言而去是歲果就御史試第

梅花草堂集卷七

尤

以二子贛于先生受尚書則先生與說尚書不負贛而已矣尋奉命視權荆南荆南既孔道權司萬貨所集先生冰蘖自矢政府不無少望賴本郎趙司空廉知其賢奏爲諸部使者最會有疾在告三年補虞衡司主事適有慈寧宮之役謹物料絕竿牘如在屯田時政府滋不悅卒郊晉本司負外郎命甫下武部失火將延燒水署先生倉皇赴之得禦節慎庫所存鉅萬而論者詞連先生先生因服詣廷評評無害通判嘉興銓部擬改南負外郎命且下忽中格會台州有

嘯聚之禍殺其守遂遷台郡先生擇鏡語其舍人曰
吾面蓋有雀班如鬻云春秋之役班忽脫縮入皮膜
間今又君屬其章殆不振遂自免君子曰先生之解
也柔其禍免也信諸屬豈相者之說故然耶先生初
筮仕就故宅稍闢園亭則盜者敗之已稍繕則島夷
又敗之先生曰嘻吾故嶽崎歷落人豈有憾焉或有
言永嘉貳先生者輒謝曰永嘉即貴能隱現吾班痕
哉得年八十二考終子驥字子良孝事工部知工部
之不能諧世也修植桑果種橘千章與從父其大翁

梅花草堂集

卷七

予

發明軒岐之旨曰凡為人子應爾然不廢科舉之試
後應詔園訂孝武兩朝實錄久之不得官請試遠郡
歷漢遼中都幕慨然南歸橘敷榮且落其實作傷寒
辨論數十篇語所親曰吾藉工部之庇游成均觀明
堂辟雍遂盡覽兩朝掌故一時休明紛紜之變涉南
詔登金馬碧鷄之山摘其明秀渡遼問女直毛憐朵
顏泰寧寇所往來南浮大河瞻伊闕放舟而還樂心
朱實累累抱弱子剖一味之甘論五臟關會之原辨
草木甘苦之性所得既多夫又何憾而故園殘破不

可居將小築費舍旁後人其有觀乎先生清癯王玄
印堂黑子隆起時然後發言有義意書法顏平原醫
說宗王叔和其人類王彥方陳太丘學者稱櫟庵先
生

論曰晉氏其先受姓于國子孫多散處太原平涼間
楚漢之際鄒始以晉顯歷東西京迄典午之代經與
灼之外何寥寥也灼有文章述而不作工部豈其苗
裔歟參幕在隱現之間務滋宣平之德宜大其後而
後如絃者何也天將有待耶悲夫

梅花草堂集

卷七

止

秦鰲

秦鰲字子元孤貧力學未弱冠里黠者中之徭親戚
憂之公挺挺上書邑子請免役竟學邑子試之文立
就英姿颯爽為析其中者而延致公為其弟子師嘗
讀葉文莊公西垣奏章慨然想慕其為人既補諸生
有令譽中嘉靖乙酉鄉試明年登第授行人司行人
勅使藩府再奉詔河南皆稱職擢拜兵科給事中
受白簡喜曰西垣故如是耶言事諤諤然不專以擊
斷為用壬辰彗星見公上疏災由大臣御褒誠謹權

相惡之出爲東陽丞東陽民生女不肯育公禁止之
民家生有如常陞樂清令遷九江通判德安同知所
至有德于民陞湖廣按察司僉事會湖湘盜起擒殺
不可止公曰無庸盡清其原使民自不盜乎爲薄稅
緩役期年而盜良已轉本省布政司參議提督太和
山與中使王佐論香案例不合投劾歸服闕補福建
貧民李八仔者訟其叔爲富戶所殺有証驗而富者
行金抵八仔獄繫久不決公直之陞按察司副使入
覲還轉布政司參政道噶病脾免巡延汀報遷按察

梅花草堂集

卷七

三

卒

公曰人臣致位通顯議論朝廷自謂擲之無上一遭
挫蹶負氣虛憍豈復問民事哉秦大夫之外補慈仁
爲務弭盜必清其原即卓魯之政何以加諸然氣凌
中貴寬洗平民使黃金不得爲政西垣風調猶廩廩
矣是豈負平生景行之義乎余讀周太僕誌載大夫
墓文莊事特詳見士故有志凡居官任職烈烈于世
者非苟然而已者也

顧夢川 子允燁 允烈

顧夢川字禹祥性磊落讀書無間寒暑廣軸高函每
覽必盡首尾起伏皆手自注記無所遺失父侍御公
愛其該達推所藏書悉以相與每一積必數十人舉
之品叙甲乙畧倣唐宋內庫書目有乾允禹震等號
外鐫顧孔昭甫藏書字羅列于堂公設胡床擁之而
坐綺疏玲瓏案席芬潔嘗取大白架兩楹問客至則
沃之相與揚榷古今頗訂訛謬焚膏繼晷樽罍雲瀉
未嘗少倦或謂公人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
醉于公何如公曰夫夫醉者非飲也人但不可一日

梅花草堂集

卷七

三

不飲一日不飲如春之花秋之月冬之雪聖人之書
何客曰夫然則夏何取焉公遽曰盛夏不飲則耳後
之風其何從生客大笑公酒容溫克談論以時處父
兄金紫之間泊無所起觸事興懷亦時有遲暮之色
一往而深故未嘗縱擊唾壺自鳴伏櫪云晚歲貢入
太學益復棲心玄理寄興澹漠客語之曰子傲絳帳
耶公笑答曰吾擁先侍御萬卷何止南面百城饘粥
之餘尚足了麴蘖事乃復戀三升美醞乎公于飲量
人莫能窺其給事者度可一石即公亦不能自名其

際也王京兆少育于公見公嘗讀漢書達旦侍者更
酷飲之講論不輟既歿門人私謚曰淳靖先生龔世
美嘗有謚議不具載子允燁字允烈字孚承能
繼先志惟孝友于兄弟生平不異財食不異味服不
異彩子婦不異舅姑童僕欣欣不異主將行父喪必
高啟其門如父命割產償之不異議內外宗黨病瘦
死喪憂患朋友問遺不異禮讀書課義不異處以此
終其身

論曰長老言學問之于內典吾鄉自淳靖始也至兩
梅老草堂集卷七

先生不然瀛洛關閩之書口誦無遺矣豈時運然乎
侍御推擇子弟必首淳靖至不欲方伯冕而賀旦傷
其第不遭時之念所藏書悉以相與夫有所試之耶
世廟時吾鄉榜頭絡繹多顧姓兩先生必雁行其間
終不一遇以老然其孝友之性豈容沒沒哉巴湖之
東有墳翼然曰巢鶴林者淳靖父子實從侍御藏于
此百世之下過者必式有以也夫

張廷臣

張廷臣字元忠五歲從父食憲公寬金錢塘署災亟

取印潛抱而出食憲奇之每會僚屬必呼與俱酬對
機警動中竊會有詐稱臺檄者公從旁立辨其非是
驗之果然食憲喜曰兒任官矣時甫八歲十九補第
子負已入太學爲增城湛元明所知戊子內江張學
士潮亟賞其文擢上第然文高六上公車不售年四
十三卒公駕肩輿顙修眉長準準上黑子隆起體廔
弱善病藥餌不去其口然幹局有餘遇事強敏精悍
搃理操切無所縱貸居恒不廢吟咏而家政蘄然至
于纖悉莫不畢舉食憲致政歸飲酒賦詩而已既疾

梅老草堂集卷七

革

至有相人郁生者言公必不起公偵得之召郁生與
對坐啜粥談論竟日蓋其精強自持類如此

論曰張氏世有詩文自新城公始至元忠益著元忠
嘗作秋夜賦予得覽焉首叙云少作鴻踪涕靡零於
故舊壯懷鷄肋夢弗任于長安其感憤激烈之氣亦
勃勃毫楮間矣四十不第卒以病死夫誠詩之能窮
人與王弼州稱吾鄉絕特之士困公車者三人曰吳
秀甫歸廬甫張元忠然熙甫晚第卒阮于官而其子
季思亦以孝廉死悲乎悲乎即造物者不妒才吾不

信也

顧履方 子謙亨 曾孫天宿

顧履方字仲立靜慎持重木質而理雖甚年少居然有長者之風十四補諸生往侍文康京邸門館寂然惟槐陰書聲相答映戊子以太學生登順天府鄉試薦明年罷春官試抵家汛掃庭宇簡飭童僕親族兄弟外未嘗輕交一人會文康有疾無程馳赴風塵骨立比卒扶護南還毀瘡踰禮不復有仕進意朱夫人勸令偕計吏勉再往旋亦報罷不二年卒公性儉約

梅花草堂集八卷七

并

被服如寒素然見文康豁達喜施盡出恩資矧族人子弟及貧無力者心竊喜惟恐不極間先惠為文康周急贍孤寡輒不欲自名其德曰文康之意云爾公在邸嘗師事吳學士仁甫而華亭陸文裕以祭酒知公為文字交尺一之問問一往復官其鄉者僅一交刺亦多不交刺未識面者焉年五十有六子謙亨字嘉甫年十六用文康三品滿考磨入太學授尚寶司丞滿九載進本司卿階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公性開敏為文慕司馬子長一時大家樂與游處年六十二

卒曾孫天宿字元昭秀眉目骨見衣表二十為萬曆戊子鄉試服御如常無境外竿牘之問庚戌易名春授汀州府連城縣教諭連城崇山復嶺公攀蹬而至官味蕭然汀守沈公應奎一見器重之嘗語人吾子連城非獨他鄉之遇故有氣類焉亡何服艱歸病卒年五十一

論曰吾鄉俗凡孝廉多徒行飛蓋以布為之顧先生舉於鄉不蓋也偶飛蓋過市中而里父老聚觀之喜曰即亦蓋耶先生俛首趨過里誠家人藏勿御奉政

梅花草堂集八卷七

七

開敏有詞藻氣甚豪而不失為長者故足貴耳連城之真素眼無黑白與予交歷三十年無親疎想予猶憶連城報捷時其季父崙巖翁誠之曰人生七十亦恒耳以子之年得雋其為德而善不勝紀也其為不德而不善不勝紀也傳曰樹德務滋顧氏世有令德而家庭之勸誨如是雖百世可矣汀守萬行君子也連城無事可見聊載前語証之

孫雲

孫雲字從龍嘉靖己丑進士授刑部福建司主事與

議園丘禮成賜金綺進本司員外郎改浙江司而有馮御史論死事馮御史者故留臺四鐵御史名恩初以論南臺大計劾御史大夫汪鉉鉉必欲螫馮御史會星變求言御史又劾奏鉉爲腹心之慧又引范希文百官圖例條上賢不肖主名爲朝廷分別言之詞連永嘉安仁二相曰願陛下亟罷其召用者永棄其已罷者上怒趣緹騎逮御史廷訊不能決移秋官獄屬公公抗言曰御史得風聞言事上又以星孛故詔諸臣皆得言之御史也而言盡其又何罪焉

梅花草堂集卷七

宋

御史嶽薇毀譽過當法不得論死即論死與比附上言大臣德政律不合當是時同曹郎爲公握掌掌透爪公力諍不少挫會上怒詔奪尚書王時中職侍郎開淵歲俸而疑馮御史徽謫公爲廣東潮陽縣典史已調廣西之懷遠居無幾量移增城令改判東昌尋守巴州繼守邵武同知踰年遷南刑部郎中未行陞湖廣按察司僉事上躬視顯陵輦道綿屬所至藩臬多受譴責公綜理甚張累賜金綺遷福建布政司叅議部有礦賊囑聚千人焚劫爲亂公親率兵勦平之擢

江西按察司副使未幾引疾自免公偉幹虬髯聲如巨鍾每披襟爲人談事皆服其有體無敢相撓而仁心爲質要必以親親爲本始父桂蟾翁客死桂林公爲諸生甫弱冠聞訃嘔血犯炎瘴冒痢疫徒步萬里得父骨昭平堡函之以歸將渡江旋風颭起三老懼而盪之公挺入江中浮行里許出函骨宛然號慟欲絕曰天子天乎吾曩者始奔父喪挾重金墮水吾亦從水攫得之而今日水又驚吾父耶公既謝政念一及之輒語人吾魂魄猶在江頭也

梅花草堂集卷七

光

論曰惟孝與忠生人之性也雖甚偉人故有不能見之行事者獨孫大夫之事其當年掀髯振纓汨流灑血之狀猶令人髮指泣行下語云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豈虛也哉大夫臬江右時手闢孫許二公之祠醢牲載俎必其成仁之日夫亦其生平之慕尚歟許先生嘗爲大夫生志載吾鄉學田之義自大夫始吁嗟大夫其于在三之節何負焉

張情 弟意

張情字約之故封繕部禎次子出爲封駕部祥後而

繕部有季子意字誠之少與兄同學父授之書公讀不輟第頗好弄不事事然一覽竟無餘均及限弟登嘉靖己丑榜進士授工部營繕司主事朝廷方議建九廟公奉璽書徵材荆楚遷即中封父繕部如其官大工告成得進兩階為山東按察司副使與御史議獄不合免官歸而公方登戊戌榜進士選授慶州府推官處俗罷訟不可化公性長者理獄獨辦處多逋賦監司檄公往公召逋者提爰牘示之曰若處民也聚族居此甚適而逋租者成遠魂魄遊異鄉矣若

梅花堂集

卷七

卅

其圖之聞者感泣爭償賦如約監司咸異之而最後舒御史頗用深文相高每聞公訊莫善也會尚書特徵公且發而御史以金盤衛相告訐累歲不決事屬公公用輕刑奠之意愈不懌故稽公行公後授刑部福建司主事公念母老乞便養改南京兵部職方司遷車駕負外郎再遷武庫郎中除母服再補車駕贈父駕部如之車駕職上供船與管驛騎公庀材堅良三老無害給芻以時騎長不苦驛驛部民大悅馬鞭所指都人士咸能識之呼為張佛子云甲寅冬陞九

江府知府公流覽民俗慨然歎曰九江民不勝逞矣吾姑相保以拙于是簡訟而息之惟休養是務為之其年草沒訟庭無兩造者旦起吏胥押牘而退魚菽不給輿皂纖履自力絕不知叫囂何事公亦儵然自得也客過九江輒持斗酒兩筭器食相慰勞客愈服其真素時方徵三峒兵備倭所至郡縣多鍵關聞問意實遠之然剽擾特甚公郊迎勞苦又飲其酋帥悼恤死亡三峒兵亂流而渡寂無譁者即數數往來乎九江民不知也既滿考陞福建按察司副使尋以

梅花堂集

卷七

卅一

病免歸乃小築玉山之陽蔣花賦詩與山東公為白首兄弟之遊歡然無間初山東公之與御史相持也蓋有負券不能償而故詭艷妓為妻以詐子錢家者御史論詐者死山東公爭非是手批御史御史劾公公亦自謂吾臬臣稱外臺例得與御史相譏察亦劾御史當是時霍文敏在朝聞之曰副使故出吾門下我知之最者副使使荆楚時積羨金萬萬無所取乃私詐者金耶山東公性稍慧不類閭公然事已則忘之其為人急行義嘗貸粟於人人有告急者不弛擔

與之聞公耻人言居官廉而山東公廉不能自存其子勉具食與樂歡公公輒忘倦聞公有子三人長應文字茂實次應武茂仁次應忠茂良夙慧嗜學能文章里人稱爲三傑

論曰吾鄉故有蕭墅二張後爲安溪張氏稱閩東兩憲副云閩憲清淨自正卧理九江豈所謂政由專成民以親信者耶其後爲周叅政之興化顧司馬之饒州大都猶是而九江幾無爲矣東臬手批直指三十謝事人言速則易終固然至其安貧絕藥惟恐滓混

梅花草堂集卷七

世一

吳中英

吳中英字純甫生而奇穎好讀書父爲致書千卷恣所欲觀童髫入鄉校御史愛其文封所試卷檄示有司聲名大噪開化方豪來爲縣方年少自謂有文學會縣有重役召先生父先生以書謁方侯侯覽書大反引與游甚歡後官四方見所知識至吳中者必以

先生名告之而先生雅自負豪爽不茹小節父卒遺臂甚厚乃按籍視不能償者焚其券好大博擊毬聲音婦人擁妓女彈琵琶歌謳自隨散其家千金久之更折節自矜飭顧不屑爲齷齪小儒篤孝友急人之難大義落落人莫敢以利動少年學子稍知向方者心下之游揚不置人曰吳先生得無妄言耶某某者皆稚子何知焉然往往一二年即登第去以故四方學者日進每從嘉林修竹間紆衿方履笑詠相隨殆無虛日時有質辨剖析毫髮議論起群疑訟如

梅花草堂集卷七

世一

雲披雨霽天清日明其于天下之利害生民之得失常有隱憂于其間肅皇帝中興慨然有志三代之治詔書數下修明廢典纒纒不一事而皆先生平日之所嘗言世益服其識不可及云嘉靖辛卯始爲南都舉人時先生且老營城東地藝橘千株市粥財自給閉門不復往還令兒女環侍几旁誦詩而已戊戌試禮部不第至淮疾作抵家二日卒得年五十一論曰郭有道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豈吳先生之謂歟有道嘗著書

一卷論取士之本遭亂亡失以觀先生蓋誠有之端
太僕方八歲嬉戲山中得枯骨作文瘞之其父怒撻
太僕先生請觀之曰班馬之才也遂與定交李中丞
贊見先生嗟咨良久徐覽其牘曰故是八座上人沈
玄朗半標奕奕多奇節先生愛重之相其面可封侯
醉鄉是適何術哉嘗與人決賭以竹簪爲質贖之百
金而色辭縣長之贈莫敢發言第以事置對先生不
言也令閱其名察知之事立解抑何落落不可犯如
此嘉靖中吾鄉多人物讀書談義必稱太僕而先生
梅花草堂集卷七

始基之矣

沈世麟

沈世麟字明甫號玄朗初名金馬少有俊才爲文率
意口占而成勃勃有風雲之氣與同邑吳純甫周于
岐齊名玄朗後稍放于酒不屑當世之務家藏書千
卷小涉則束之不復省指語人吾神遊其間矣嘗鬚
髻袒跣行吟于市遇所與游頓足狂叫把臂而語語
輒不可了或忽然疾走馳去里人目之狂生家貧以
書抵縣令假擔粟令亦笑與之郡司理某悅其高義

樓之室玄朗日與飲酒不交一言暮年謝去餅糒堆
積庭間司李不怪也卒年四十二附葬朱源原之祖
塋

論曰沈先生清狂自喜不屑禮法而禮法之士多從
之游吳純甫對客指數生平之交獨稱玄朗有高行
多奇節此于隱微幽獨之際信其人真可以避世而
無悶有不能誦言于人者孔子之門小節必闕然不
廢虞仲夷逸彼其人必有以取之而世亦不可以無
斯人也沈氏墓故在馬鞍山西麓純甫偶過之語客
梅花草堂集卷七

梅花草堂集卷七

七

曰異時古相甚奇當辨籌著蒼以此代有文人今忽
枯萎玄朗其不起矣亡何竟死世稱純甫善相人或
在四體或在神情或在文藝乃不知其草木榮悴之
皆相也

梅花草堂集卷之七

梅花草堂集卷之八

皇明崑山人物傳

吳郡 張大復 著

周大禮

周大禮字子和爲文精爽有奇氣十七補弟子員又十年爲嘉靖壬辰中南宮選授刑部雲南司主事折獄不設詐善窮人情質成立辨論者知非一官之具將轉銓曹坐註誤壽寧侯事謫鄧州同知已遷汝寧府丞益當事者歷試之而公故不以蟻屈自沮益能

梅花草堂集

卷八

十

其官陞南京工部屯田郎中屯政畢舉辛丑出守興化會歲大饑公請基省敎廩賑貸略彷彿宋趙抃蘇軾救荒法自舁竹輿齎粟隨地贍之無問窮鄉下邑民賴全活者十餘萬當是時七閩不登米價騰踊所在有司議令平糴公曰此絕其來耳民何賴焉乃下令故高其價于是糴者輻至米價頓平是歲公入覲民無所得粟署者議借軍餉軍乃大譁幾釀亂公還立取庫錢易粟于軍軍趨令如驚衆以爲神公曰故知其質糴票于債家爲日久矣公又興木蘭障水之役

以備旱潦九繕陂二十餘里民得粟益多而又嚴督里書稽覈田賦以清下戶之產廢稅存者前後治莆七年惠政不可枚舉莆民歌頌之擢廣東按察副使提督兵備海南生熟稽覈戎兵懾服更而喪凡七年補山東巡察登萊海道海濡民捕魚爲業亦時開出貨物爲奸利吏取緡錢姑縱之公至悉弛捕禁而戒開出物者罪如律民莫敢犯癸丑甲寅間倭寇東甬道由成山沙門島入公飭兵嚴勦多斬賊有縛數倭來者公面之不類其人自稱朝鮮貢士爲颶風所漂泊

梅花草堂集

卷八

二

就船搜之鄉錄宛然公爲請於朝詔還其國御史何廷鈺議鑿膠河以便漕輓撫臣檄公往視公持不可上議曰謹按膠萊河堙塞日久故影僅如衣帶縱竭人力不能成流縱復成流勢不能遠達天津縱達天津必三四搬剝後致輦下其間交割何人折耗何出御史言非是議遂寢旋擢河南布政司左參政有詔糴麥河南所司會議將檄郡縣追比積逋以及朝令公慨然曰河南民甚貧逋且久非旦夕可辦而朝令糴麥又必不容緩合請藩司提編銀備糴而後征逋

以還同于計便當道從之丙辰大計坐拾遺免官
公所至鈔強爲務不問豪猾拾遺七揭乃出興化一
給事手朝論譁之故事拾遺揭不署名部院議名
自公始也子之與字燕生之豐字京生京生初與兄
齊名而該贍過之隨所著義無不曲折會文切理籍
籍翰林間爲一時眉目參政亦雅愛公謂功名且出
已上天性孝友哭父兄過毀病噎而逝

論曰吾師周次公先生于書無所不覩願好觀司馬
通鑑必置一編几上自言其家學云而參政亦時時
梅花草堂集卷八

過國中室輒言守興化事有徐御史者心知公乃得
公謗書幾一篋猝遣吏詣府取紙贖簿牘公立吏庭
下封簿畀之勾校無一漏失御史大服昌言公于朝
公因言人故不可廢事一日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
當參政守興化時又有郁生者善相人遇公于郡愕
曰此必本兵何途之從至此已聞公語又愕曰故是
臬長然必名臣諒爲本兵者不必如是嗟乎人故不
能勝相耶蒲州楊尚書嘗薦公堪邊陲督撫而新鄭
未嘗識公亦云爾此知相人者之不忘矣周氏環吳

橋而居直橋並小溪以東殆成聚落至嘉政父子稱
吳橋周氏頻年過之十不得一焉而名稱如故以爲
茲橋待參政父子而著也

王任用

王任用字汝欽爲文好淵深雋永之思修經術嘉靖
辛卯鄉薦累上春官不第學愈弘博積二十有三年
丁未舉禮部試第二人爲同榜士所推服初授太常
博士選禮部儀制司主事曹即服其長厚奉使還省
節母項安人里第會島夷內訌公與祝侯乾壽多設
梅花草堂集卷八

方畧日夜往來睥睨間同心捍禦間歸慰母母聞金
鉦聲色恐輒依依爲孺子戀內自計即城陷何以存
老母乃攀陟危磴得深穴於馬鞍山之西麓甚隱峻
而中夷公扶母往識之而納棗栗數斛其中爲母備
寇退乃已時有間侯于御史者公念侯以身捍大難
幸已濟而間之非天道入白御史環且怒意不自得
而歸其明日御史置酒召公未終席病發扶携逆旅
間遂卒家人敦匠事見有任用字宛然木理間知爲
數之已定也年五十有四子亮臣萬曆壬午舉人玄

孫永祚已未進士

論曰儀部在公車久僮僕痛頓所歷郵遞中場者灶者皆能識公公意不少挫丁未之役中夜起傍徨覆視所奏牘曰當無此理既雋趣馬歸第再取視之自詫雲霞五色矣蓋遲暮之相迫而眩亂生焉夫其隱衷自矢不忘祿養耶當年禦寇志在寧親山巖裏要之思無復之矣世稱儀部公正發憤卒殞其身乃不知其直死孝耳迨乎褒節旌門有孫定鼎能述其事而後儀部可長瞑也江陵每見宮詹稱汝欽之子低梅花草堂集卷八

五

迴久之故匪獨通家之誼焉已

王三接

王三接字汝康初與兄三錫齊名兄既成進士守先州未三十謝政而公始以江南合選第一人領鄉薦明年中禮部試選授長垣令長垣三輔巖邑公治之最得聲而隣有御史大夫某以譖不悅公將斥之太宰許文簡讚不聽調浙之景寧景寧山故多曠中貴縉紳奉上命履行其間必欲開礦公率父老持之不可既開無所得中使慚忿發怒于公公幾殆然名稱

益著而御史故在臺太宰稍遷公為南京禮部主事

歷負外郎中未幾出守柳州會張襄惠岳摠大兵平馬平寇行相地得千蔓村為要害議創堡壘調狼兵雜他種守之以控禦遠通公抗議曰巨懸頃已伏誅其脅從解散者良赤子也墳墓廬舍妻子皆在今奪以為戍卒則無所歸使雜居必不安且狼兵非能戍人也是不潰歸即四出行剽耳守嘗使人微諷諸種其父老携稚弱踵至叩顙願得長奉使君宇下歲歲供縣官賦役守請毋以狼兵雜他種戍戍以土著

梅花草堂集卷八

六

之種必不信德公曰善羅不復別置戍柳故環江而城阻水為固惟北則平野無山谿之險有寇警則豕突而前不及乘郵公請關北郭城之因工于餉因力于兵城堅若礪而民不知役柳人至今賴焉當是時臺薦屢上公自念不當得調而修葺者未已調公守澱江澱江土風清淑民饒樂無事君以治柳者治之效乃大著遷河東都轉運鹽使公為鹽官謹奉職不能事權要人遂免詔加太中大夫得年八十二公為人忠信詳整無輕諾既諾不宿與人恭而有禮老彌

敦居鄉三十餘年過里中必肅橫屨衣青錦緇衣雪色步履屹然觀者嘆有林下之風焉

論曰弇州先生言其家轉運于古文詞少好婦太僕熙甫長好俞徵君仲蔚晚而好予而轉運居恒亦嘗語其子弟往在南曹所與游者許仲昭薛仲常兩人而已古之君子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大率如此轉運懸車時太僕既歿所交游惟仲蔚晚得從子安陽而悅之門館寂然斯亦其生平之趨操也哉

梅花草堂集卷八

李憲卿

李憲卿字廉甫美姿容雅自修飭好交當世知名士諸名士傾心下之嘉靖甲午鄉薦戊戌第進士授南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郎中陞江西布政司左參議均派額田號稱簡易爲巡撫御史所重薦最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先是屬薄都城聲言將從井陘口入掠臨清臨清故綰漕道商賈輻輳人情叵懼公處之晏然或謂公計量移便公曰詎至于此勒民兵數十萬屯境上進可以戰虜竟不至久之陞湖廣布

十

梅花草堂集卷八

八

政司右參政督建景府遂修承天後思殿有功詔陞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尋擢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是時奉天殿災勅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湖廣川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上特旨陞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公至相度巴庸楚道轉荆岳至東南川往來督責鈞之荒裔中于是萬山之木稍出然帝室歡宮舊制瓌璋于永樂金柱圍長終不能合乃上疏曰臣督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參政游震得副使周鎬僉事于錦先後深入永順外峒梭梭江參政徐需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入施州金峒參政靳學淵入永寧迤東蘭州儒溪副使劉斯潔入黎州天全建昌董策入烏蒙參政繆文龍入播州貞州酉陽僉事吳仲禮入永寧迤西落洪班鳩井鎮雄程嗣功入龍州參政張定入銅仁省溪參議王重光入赤水猴峒僉事顧柄入思南潮底汪集入永寧順崖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歷荆岳辰常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黃光昇歷叙馬重

夔巡按御史郭民敬歷印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
高卿歷思石鎮黎巡按御史朱賢歷永寧赤水臣自
趙涪州六月上瀘叙至守督會處巨材所生必于深
林窮壑崇岡絕筍人跡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
合抱又鮮不空灌昔尚書宋禮及近時尚書樊繼祖
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採丈
圍以上楠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亦一百一十七視
前已超絕矣第所派長巨非常故圍圍難合臣奉命
初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而先年營
梅花草堂集卷八
九

湖南購木于九疑荆南購木于陝西階州武昌漢陽
黃州購木于施州永順貴州則于赤水猴峒思南潮
底永寧順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是歲冬徵還內
臺明年考察天下官既畢感疾乞歸馳至東平安山
驛而薨得歲五十有七子延節字廷之美秀而文喜
讀書時從一奚奴咨訪氣類講論不輟性好花木所
居廳事前時有點綴都無貴游之色中歲苦徭以廢
補南京後府都事累官太僕丞卒邸第篋中僅餘香
履京朝官嘆其清貴云曾孫與善今工部負外
梅花草堂集卷八
十一

建亦必有別處伏望皇上勅下該部計議量木取用
庶臣等得專心採辦而大工早集矣上允其奏命求
其次者其後山水益出自江淮抵京師簿棧相接而
建殿顧未有期西工驟興漕下之木取用畧盡公又
懇乞興工罷採以休荆蜀之民使者相望于道詞旨
甚哀天子從之于是節比漕數凡得木一萬一千二
百一十章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
天全之木鎮雄烏蒙之木龍州蘭州之木湖廣督容
美之木施州之木永順邵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

論曰予自幼侍太僕公公每述其家御史大夫言綜
覈古今有學有行吾敬雷尚書禮無資文武有敵有
爲吾敬楊本兵博宇宙在手待時而動吾敬張編脩
居正此三敬者足明大夫之祈嚮矣 肅皇帝朝開
採江陵建九廟而西苑神仙長年之殿珍臺閒館歲
有興造是時荆蜀材盡得木最難而將作大匠較量
永樂園長意如有待天子未興廟後復議西工此時
大夫之焦勞何如哉親督三省臣僚使萬山之木蔽
江而下罷採之疏不憚諄復如大夫可謂敬事之臣

納約自牖者歟斯何負曩者所敬之而彼也而世之
論者謂採辦非當務之急此從旁論砥柱耳東西南
北惟命之從又況事英主奉特旨然後從事者哉歸
先生作御史大夫李公狀予頗採其說傳之大夫官
江右時蓋有均田之法云嘉靖某年巡撫江西副都
御史某照得江西田土不甚相懸秋夏兩稅多寡殊
絕如南昌新建幅負百里多湖山稅額一十六萬廣信
縣六贛州縣十稅六萬南安縣四稅二萬三郡二十
縣之稅不及昌建二縣請照均支天子下其議于是
梅花草堂集卷八

十一

撫臣檄糧儲道折衷均派大夫之力多焉而惜乎其
詳不可得聞也吾蘇州郡田不及淮安之半而吳賦
十倍淮陰松江華上二縣糧與畿內八府百七十縣
皆百二十萬蓋國家以次削平僞僭田賦往往因其
舊額故不均如此歸先生曰吳郡異時嘗均田多止
于一郡又破壞兩稅陰有增羨民病之不若江右之
善而惜不及行也由是觀之李大夫之法可知也已

周文

周美字濟叔精研易理析義純細學者傳誦其文章

師事之中嘉靖丁酉鄉薦明年罷試仍受徒自給
如冬將上春官猶刻日立程盡臘乃止甲辰登進士
第授進賢縣知縣公冠進賢冠過里中子弟猶雜問
所課不少借既抵任清強有守治最江右入覲謁政
府公獨不贊然治行高無他吏議遷刑部主事進員
外郎講讀律例覈平反一切傳爰之書悉與法比陞
湖廣下江防兵備僉事駐劄蘄州蘄地寬衍當洞庭
彭蠡之交稍盜藪白晝艇而馳突剽剽民財捷于箭
激公至立團操之法作戰艘令材官道巡江上所獲
梅花草堂集卷八

三

盜獄成即殪之或折其脛盜相戒無捍周使君江洋
晏然自公之暇進諸子弟講周易大衍之義旁及連
山歸藏與作文擒刺張翥頓挫之法蘄人知學多譽
聖選陞四川參議副使公佩金緋受成事而南人有
爲蜚語達京師者誣公受賕枉法嚴文靖訥時掌銓
部聞之訝曰豈有是哉已持之至手顫曰勢重不可
返矣覆公致其仕公既信其清操堅忍十年徒滋護
口忽忽自顧其影頓纓狂視如怨如怒竟以疾終
論曰易經義之推崑山自周憲副始規步尺視一票

于法截如也歸太僕之學興而憲副稍拙其縱橫矣然純細一路恐不可沒憲副持身持官內外斬斬如其教將上春官刻日立程既貴顯不忘所課義也兢凜四知以賦誣敗雖欲不發憤豈人情乎憲副歿未數年其子淪落抵蘄不自活賴僉事戡汝止保持之爲婚于蘄家焉稱蘄諸生清白吏之于子孫計是耶非耶故難爲求贏者道矣

季龍伯

季龍伯字子升敏悟絕人有言公一目成誦者公曰

梅花草堂集卷八

圭

無之吾于書讀不過二遍庶幾不忘耳嘗與歸熙甫方思曾過王文恪公故宅周覽屋壁有都南濠當年壽章可二千許言約不過二遍還家錄之公訛二字方伯許太僕多訛脫輒以意竄入其文愈善公自訟曰吾政自苦其二遍不如熙甫忘學者傳說公言至今公喜豪飲而家居楊巷村少客有相造者多彌連竟日夜亦時乘醉讀書達旦不止每御史行縣屆期輒令二子讀偃卧聽之不五日又輒從同志酣飲爲樂或馳馬擊毬山中試又輒高等公多隱德人莫聞

知既死而人頌之至今楊巷村傳說公遺事甚詳不具載公死時年六十葬楊巷村家貧就宅爲墓

論曰當五山先生時吾鄉蓋有雅社云吳純甫主盟玄朗子賓太僕思曾吉甫皆在其中群賢畢至少長咸集蒼黃默識必推先生而先生與玄朗飲可一石稱社中劉阮竟落拓終其身悲夫季氏其先汴人國初徙崑山父德謐名一鳳營什一四方能揮金市義老壽考終

歸有光

梅花草堂集卷八

南

歸有光字熙甫七歲能屬文出見枯骨瘞而銘之父正以眎其友吳秀甫秀甫曰故是司馬子長班孟堅一流人遂與定交十四補諸生屹然有述作之志嘗謂聖人之文章無非性與天道故孔子曰文不在茲乎聖人之情見乎詞矣太史公作史記序述孔子世家諒非知道者不能至其是非雅亦不謬聖人又嘗謂洪範亂于洛書易亂于河圖亂于河圖者執關朗九宮卦氣之說亂于洛書者信漢儒緯候養生之書于是作洪範傳易圖論三篇明聖人以天道治人無

與乎數圖與書政不必相表裏學者信其言爭師導之會天子覃恩選公入太學當詣京師乃渡河涉汶達于洛汭觀大禹之跡攷禹貢循江之潁南入成均考明堂辟雍與諸生雜論禮樂作冠禮宗法二書嘉靖庚子張文隱薦公鄉試第二人上春官不第還得王氏故宅講學安溪弟子日進荒江寂寞時多泥墮遂攷三江故跡謂太湖三萬六千頃入海之道獨有一路所謂吳淞江者顧淞江細弱潮泥填淤漸就湮塞誠併力浚治使太湖之水東下餘水可不勞而治

梅花草堂集

卷八

七

作吳中水利書將以濟東南財賦之源永利無害乙丑始第春官補長興令亡何通判順德順德故邢地而司馬官隸太僕乃攷牧圉之法申明魯頌無邪之義作馬政議議曰國家苑馬之設依倣漢唐然又于兩京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乃又兼宋人保甲之法蓋不獨養于官而又養于民也今監牧之馬未見蕃息民間牧養又日以耗此何故歟蓋馬繫于官民必以爲非民之所有官委于民官又必以爲非官之所專馬惡得而不弊乎嘗攷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調犂牧

江南十一戶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戶共養馬一匹以丁多之家爲馬頭專養一馬餘令津貼以備倒失買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立群頭群長設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場又免其糧草之半每加優卹使有司能責實而行之常使民得養馬之利則馬亦何憂于不蕃也今顧不能修其舊徒以法之弊而亟變之則天下安得有良法哉夫令民養馬國家之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爲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也而又何

梅花草堂集

卷八

六

以馬爲于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銀爲急矣牧地本與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遂併之田稅而已而又何以責之馬戶于是民不以養馬爲急而以輸子粒爲急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于是民不以養馬爲急而以買俵爲急矣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應天太平等處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移之于河北今又變賣種馬而徵其草料原今變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既無事於養馬

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爲姦僞而爲利已之圖有
駒不報而工于欺隱不肯以駒備用而獨願以銀買
俵至或戕其孕字絕其游牝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
已衛文秉心塞淵致駉牝之三千魯僖以思無邪致
馬之斯徂夫官民一于爲利以相欺何望于馬之蕃
息乎今之議者又方日出新意以變賣馬之半爲未
盡因欲盡賣種馬而惟以折色徵解畧不思祖宗立
法之深意可爲太息也夫河北之人驍健良馬冀之
所產昔人所以謂比地王不得無以王霸朝不得無以

梅花草堂集

卷八

七

霸者也今舉冀之良產盡棄之一旦國家有事西邊
之馬可得以畿內用乎古語曰變而不如前易而多
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今欲請明馬政必盡復洪武
永樂之舊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
可也草場之舊額可清也子粒不可徵也官吏之侵
漁可黜可懲也而管馬官群長獸醫不可省也行馬
復之令使民得寬其力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
以爲已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關互市益得好馬別
賦之民以爲種馬而有司加督視之洪武永樂之舊

猶可復也蓋修系馬而渥注之產至矣弛羣地而坳
牧之息繁矣卹編戶恣芻牧而烏僕橋姚之富臻矣
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其所以壯神京防後患者
豈淺淺哉議成書傳長安執政者嗟賞久之陞公南
京太僕寺丞仍給筆札作馬政志尋詔纂脩世
宗皇帝實錄未就其明年于公爲獲麟之歲云公沉
酣六籍牢落公車前後不下四十餘年未嘗一日釋
卷帙每著一書吳秀甫沈玄朗張子賓之徒爭傳寶
之謂有金石氣公往來汶濟間甚久相度河源擬作漕

梅花草堂集

卷八

木

渠書未就而卒知公者至今惜之
論曰歸先生立言之士也其學無所不際而要本歸
于孔子之言當世廟時海內士大夫爭爲宏肆之
文以相高而先生原本六經崇儒術竟以此名天下
雖黃頭丹服呼爲才子然一行作吏偃蹇十年竟于
郎官以老母其爲道家忌耶將夫子之道大天下莫
能容也先生喜著書門人王執禮嘗諷就博士先生
曰嘻故有儒者不能爲吏哉既抵吳興久之乃喟然
曰今世以文學飾治爲不諳時務以經術斷獄爲不

奉國典將聖人之書致之無用矣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先生之謂夫

張憲臣

張憲臣字欽伯性寬大多為德于所不知非義相履此如也嘉靖癸卯鄉薦又十五年始登進士高第除江西南昌令南昌故巖邑壤接分宜人以公長者難之曰不乃拜跪稿耶公至積案如山勢不可問而點吏故取他繁牘雜進之以試公公乙其急者而擲繁者地曰此何用溷乃公吏聞吐舌公在縣親賢而容

梅花草堂集卷八

九

衆無境外尺一之問若不知為分宜地也段御史某行縣問庫羨幾何將有所遺公曰縣無他羨御史色怒之竟亦不能相撓分宜敗召拜工科給事中即上疏四事而于東南財賦尤加意云會有詔修備公謂即武庫甲仗將士司命奈何一切屬中官宜付外給事御史得覈之又謂兩畿試不宜諉司訓老生能失士咸報可乙丑自吏科右給事中遷刑科左持節封唐山充正使給事中之得正為使自公始丙寅晉戶部給事中三上疏論國漕大計下所司行之丁卯

出為浙江右參政分守金衢嚴三郡平礦寇能折義為人之驕橫咸樂為用庚午遷雲南按察司按察使甫入境黔國公責三司苛禮請用故事公笑曰夫豈昔日黔公耶黔望金馬門如天上而安得用故事輕天子從臣乎退語其僚禮如是足矣尋甸土酋沒而其妻安攝政移文請夫蜀酋某公曰殆非然焉母亦姦人詐為牒將搆難于安耶夫酋妻攝而私其土之人固恒不虞失土哉詐者果敗亡何都御史其修郤于公論免公方順胡顏偉瞻視雖都貴顯怕怕修虞

梅花草堂集卷八

廿一

子檢柙之行揚人善而曲護其所不及論者謂有指樹數焉之風焉得年六十二

論曰任生汝楫言其父某以門下士從公浙江官舍居恒無敲扑聲忽咎人十者三而公怒未已父舉問公公曰法負官租五十戌及嗣小縮則否吾甚欲其人稍縮之母為子孫累而恨其不解也公有女嫁朱氏者常問公亦有所不愜否公謝曰有之常夏月與醉者卧觸不可忍突帷而出忘閉焉則饑蚊飽之矣故予常自念所不愜者此也君子曰仁哉漢東陽侯

張相如稱長者豈有是焉。公王敦厚其官拱察同祿壽不配德又同則近之矣。

陳敬純

陳敬純字吉甫德清教諭斌孫體魁碩負膽氣敢言事好爲淹博藻瞻之詞名聞四方學者歛容請益公益喜自負援證今古千言俱下令人應接不給與同邑王京兆互魁里試嘗謁提學胡御史公問京兆君何所白京兆曰藍衣人何得白事公曰何有馮翔甫不泮游且長吾等效諸人謹關其口默默揖讓乎遂

梅花草堂集卷八

五

入爲御史抗言之御史不答而意許公明年馮首選吳縣袁宗伯未第時舍僧舍展公牘讀甚酣公入宗伯不知也公曰誠好之耶當爲君更作此其舊稿不煩爾宗伯拱謝輒以所課牘示公公覽之嘆曰成佛當在其前如其者固非時所急耳宗伯既謝政猶爲人言之而誦公牘下錯一字公浮沉黻校摧抑頓挫幾三十年氣不少屈穆廟元初貢爲太學生則又雄長其太學生表馬甚都見故遊爲大官遇諸道時有不平之氣白眼言事喇喇初抵長安江陵相拱日樓

適成客請公賦之署客名以進江陵訝曰故有五經庫其人耶客以公名對江陵詠選人欲以翰林孔目相虛而公謁選人衣紗衣偃蹇堂下遂授儀封縣主簿公怡然就簿儀封監司目送之曰此江南名士衣紗衣見選人者諸監司備賓主禮爭延致公而公嘗用詆語傲睨諸監司諸監司弗能堪將辱之會儀封令與公同里得免又退語令乃不知監司貴倨如此即君他日爲監司倨見長者非吾里人令大笑久之免歸先是公有屋一區在湏浦上負隍並浦蕭然有

梅花草堂集卷八

六

林野之趣鑿池種樹娛親其間所謂南陔草堂者也至是稍益亭榭雜樹花木與親賓觴咏其中無異壯盛時公既免歸而江陵始知公簿儀封不得志亟語客吾故不能陶鑄人論曰陳先生在儀封與先君子往還牘甚多大都自述其應對詠譴之語且曰凡吾爲此甚苦耳諸監司嘗相與各叙援先生狀誤言衆口鑠金先生笑曰此非喻當是聚蚊成雷也其所述多如此先生在湏浦故當市門南出走松江之遙顧藪雜故獨自愛吾廬

曰晏平仲之宅近市所須皆辦予以童子侍先生猶憶草堂後有幽徑西出則平曠曠然又折而西二百弓爲先生壽藏也先生歿既久嘗與徐伯衡載酒脯澆墓下桃花爛然有薜蘿者從爲作迴風舞醉先生歔歔掩涕而伯衡歿亦久矣

周後叔 始祖壽誼

周後叔字儗昌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工部都水主事視權荊州政務簡戢商人便之既還朝時從白雲司諸賢飲刻燭相娛樂俊聲蔚然遷屯田員外郎會

梅花草堂集卷八

廿一

楊忠愍公死詔徵公賦詩哭之怒分宜父子驕又爭世蕃道怒愈甚曰故不識此卽何爲者敢馳吾道又哭吾讐屬吏部傳會之謫武崗州同知武崗故有岷王頗驕橫下視守貳守莫能抗公至頗從吏御史繩之王不自憚而禮遇公遷金華府同知郡劇盜某以其黨負嵎而出沒爲患害吏莫可誰何公令市魁伴闖入之若與通而陰勾其虛實往來伏弩射殺之殆盡一境悉平而是時天子詔訪異人四方御史銜命且至公逆之境揖謝曰郡僻小孝第力田間有之實無

異人可塞上命御史慚爲辭去滿三載考進同知爲知府吏民歡呼相屬謂長有我君也而公以病羸意稍急又與御史爭試事遂劾去公歸營東林蕭寺左養病賦誦年五十二終

論曰周之先有壽誼者洪武六年癸丑得年一百一十有六距其生爲宋淳祐四年甲辰跨元及明凡三國十三帝而不肯仕改革之際兵燹數矣然竟無恙壽誼而後得年八九十者又復三四人皆無祿金華公起家二千石祿矣卒無年消息故有數歎公受易

梅花草堂集卷八

廿二

歸太僕先生太僕之學不與濟南相通而公從弇州諸賢飲甚歡同聲相應然公故不引諸賢自重也曰足吾才分之所當得則止耳以故其詩簡遠精至自名一家吳老人者名豫嘗以裝潢給事金華金華愛其竹類太常數進與飲令侍者度曲公擊爪和之其音若絲小不諧輒曰若不虞周卽顧耶然時已病止酒酌而玩之意亦欣然老人又言公細瘦不勝衣議論獨無所推讓卽甚病不釋卷嘗語老人國朝爰書足可不朽公家蓋當藏嘉靖間大猷招擬幾二十卷

云

孟紹曾

孟紹曾字少魯由諸生升入太學修文輯藻思自奮于功名久之不售選光祿寺署丞諸丞光祿者醉醺飽鮮被一京銜以去而公意實爲之惟慎惟勤雅爲堂卿所推重 世廟賓天荐襄永陵重事進署正隆慶初陪祀茂陵賜白金文綺亡何以疾免築怡老園賦詩飲酒其中聞義必徙見難必賙卒年五十有五論曰光祿公嘗行營高敞地藏父母而餘其旁可置

梅花草堂集卷八

其

數百塚以賙閭里之貧無莖者予視其塚旁壘壘如螺髻蓋迄于今里人賴之予舟自小虞口入江折而東曰張浦光祿公所居處也時旱舟格格不得行舟者曰孟公如在豈有是乎予問故乃指示浦口蓋有孟公浚河記云其言曰吳淞江承太湖之水蜿蜒東下三百里入海左右之浦如百足江自甬里折而北行至崑山全吳鄉東爲渚浦又爲帆歸浦斜折而南入于渚浦江復東而浦之南出者其東爲張浦又東爲顧仙浦又東爲諸天浦又東爲同丘浦又東爲新

塘皆南入于渚浦若爲塘爲淩爲涇爲決凡若干所嘉靖某年孟公出粟浚之凡浚河三十有四廣長凡二萬七千六百九十四丈爲工四萬九千六百用穀二十有三萬九千觔是歲大旱全吳半鄉獨豐熟其後疏通者幾百年公以賢爲儒林郎里長者莫易之恩周三族施于朋友必曰孟公予不載載其爲德于鄉者焉

張鴻 沈孝

張鴻字子賓方簡無文飾資性絕異即古經深奧不可了者應口講誦無疑而家特貧不能具修脯走四方與母兄居新洋江口讀書無晝夜瘦骨稜稜母勸之曰吾觀人家讀書如捕風影而子貧又若是盍休諸公泣曰亡父命之兒何敢忘于是與兄並耕隴上

梅花草堂集卷八

其

貫酒養其老母促語歡然嘗挑燈夜讀同舍生倦睡去公以燈檠投之油汙滿几哆口譏切如其師公即耕隴上手然豁達多長者游每歲動動荷笠肩擔與田者雜行城市間或過其友吳秀甫婦熙甫家輒馳擔入縱談天下事往復接擊無不酣暢遇非所堪目

直上視氣勃勃如怒仍擔而去既列衿佩久不能贊而廣文先生責贊甚急便欲捨去亡何病死其門人曰沈孝字敬甫好讀其師歸太僕子賓先生文剩稿單義無不纂錄嘗稱太僕之作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子賓如長虹亘天光芒不可逼視慎蘆藏之終化為龍飛去公貌瘦氣高無脩顏談論輒張莫能撓其辯嘗讀易乾坤之旨未解是義登埤擬望俯察仰觀渾渾不知身何處所忽自嘆聖人象形果有此事學者竟亦不敢請其說有言公于觀察且云太僕文多

梅花草堂集卷八

七

歲公家公怒言者罵曰吾恐世人不能好揚子雲謹其鍵必不出而世人誰不浮慕之者及我在也猶能衡之脫死而吾妻子無類矣汝何惡于我乃盡殺我妻子言者大笑心服其真好子雲也大梁王侯聞而造之見壁上一名姓累數百書而字形怒突不可解徐問公公曰佃戶也歲不輸租即一二輪而粒無圓潔者荼毒二十年侯立召田者責之輸且誠輸圓潔免汝析田者退曰吾固不知其荼若是吾徒見每歲輪租多着藍衣幘頭恨謝而入然公自是不復書佃

戶名壁上矣公為諸生不得志門人周詩顧懋宏顧允元之屬勸公應詔冠帶為進青袍革帶公曰嘻官人不緋耶笑而受之不復御公有赤脚婢小奚奴各一八與公雜語甚肖公既歿而人呼奚奴為蔡家虎黃云

論曰太僕集有張自新傳即鴻是已太僕言吳秀甫好獎後進心實好之不過一二人而自新為最太僕又言風雨之夜江濤有聲震動數里野老相傳以為自新不亡也吁嗟乎此可以知自新矣予故集錄其

梅花草堂集卷八

六

語系以所傳聞為張先生傳顧荅州靖父之傳沈先生尤為詳盡予多不載載予所見聞者太僕家安亭江去沈先生居數十里有疑必相質或乘夜徒步詣之太僕夜寢聞叩門聲特異語家人此必沈即亟延之公皇數語大慙彈指叩心再拜而出吁嗟乎世路浮汎行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豈易哉荅州嘗于傳端鑄先生像幘頭藍衣張顏欲語以為從先生好也

陳時子延經

陳時字子行十歲能屬文語多艷發十六補郡學第

子二十受廩餼嘉靖癸卯再就御史楊宜試拔異等
華學士察以山斗夙望典試南畿寔公憤應天府第
二人學士意猶未愜曰留對大廷放此人出一頭地
甲辰上春官罷禮部試學士怏怏公益下帷發憤摘
鉛次繫務爲沉博絕麗之文嘗因所親呈草學士學
士愕曰將毋病耶揚子雲作太玄何必令一世人不
好而是時傳夏器在邸中跡公久不至私語人曰陳
先生病免吾姑高枕作天下士矣未久公卒年三十
有九子延經號雲麓幼讀父書傳即悲咽不勝每從

梅花草堂集

卷八

九

塾歸就母寢晨光達于壁倉皇納履去既爲諸生下
筆滾滾不自休宏博婉麗有父風然不利有司試丙
子已冠同考房又不果選人或尤之公曰藝言命試
言文皆不達理道非持身之法屹不爲動生平不妄
交人已要必信樂爲知己用而惡無禮如遇箭激嘗
主葛運使綸而盡運使托孤以之終運使之喪公無
不盡也葛氏子函金以進則公嚔嚔謝之矣曰君以
其爲秉金來哉公主于葛遂久嘗植木奴千章于庭
圃後落其實而公沾沾喜語葛曰語有之爲者常成

行者常至學問之道如此橘矣公既滿甲善飯健步
履面可四十許人病無爲子室則課孫用勛讀屬續
前猶刻日而乙之若將遠行者坐而脫猶尸解也得
年六十五子其柱癸丑進士以慈谿令滿考封公如
其官

論曰先貢士嘗言癸卯之役楊御史測先生牘當第
一已難之曰故不如錫山尤瑛後彌瞻也其測瞿文
懿天下才非解省之物如燭照然青衿生和墨伸帨
吐所自得而衡者之甲乙由御史受者之榮悴由學
士是遵何術哉雲麓公用先生之道督繩削墨簡練
爲揣摩何不至焉會不得一當主文試豈今昔果不
相及耶語曰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如學士御史
豈易哉豈易哉

梅花草堂集

卷八

十

顧夢羽 子允元允諧 從子允杰

顧夢羽字舜祥自太學奔父喪隨兄躡蹠不問所遺
已又取所遺讓其兄熊而獨身贅婦家婦翁金夏字
子大時爲中兵馬副指揮使力能抗御史獨心重公
委家政焉公爲金翁力家政甚辦益饒公又無所取

千金翁父之授四川鹽課副提舉將渡江江流暴漲
三老大恐公嘯咏坦然人問之曰此心甚夷江何能
險我既至僦民居而舍公意不無怏怏蜀留守都司
黃公快士也心知公俾署司篆公署篆惟謹惟冰蘖
自砥礪于時全蜀之民翕然望丰采矣成都缺倅則
攝倅華陽崇寧缺令則又攝令而諸所部士民歌詠
公如留守都司軍民歌詠公也考皆上上遷貳蘄州
守在新五載攝篆半之至今蘄人德公祀公循吏之
宇而刻石紀功德歲時歌頌之不衰公性長者能勤

梅花草堂集

卷八

世

苦而寬其力以賙人從子烈貧死方暑而公年六十
餘會有疾身自含殮徹曉乃去親故難之其老友王
南隱曰凡公所爲皆如此其施于族黨者即此月二
三矣公有子皆貴杜門端坐亦時有剝啄聲或謂之
曰即公扶重而居間有司不可爲娛老計耶公笑曰
何能爲發白首而失節即某不自愛獨不愛兒子輩
乎得歲七十有八考終子允元字懋善敏視方頓居
心坦惠不欲以惡語加人隆慶丁卯中鄉試詞藻品
格爲一時譽髦之冠然偃蹇公車七上春官登萬曆

丙戌進士第授旌寧縣知縣閩俗生女都不肯育即
育輒賣之操作貴勢家至老不得嫁公至爲諭貴勢
人必令嫁老婢而嚴罰其不育女者期年而嫁育者
以萬萬計會有疫甚厲公誠獄卒洗滌械杖潔掃園
土而又多設方略療之兼擇醫之良者行藥于市四
境全活無算公爲政務循理初用杖不過十後漸益
之至爲十者三而民稍稍有耻且泣曰使君豈固以
杖楚我自速戾耳大中寺僧苦徭不能堪公念僧占
役而使狼倉吏督之何不至焉爲設方略免其半僧

梅花草堂集

卷八

垂

徭用蘇戍子分校秋試得士爲盛先是公才名籍江
左丙戌之役主司以謄寫模糊擬議大定時漢陽蕭
良有在事見公諱喜曰顧懋善今日第耶歸熙甫後
易有人矣議始定御史連三標上公治行當七閩第
一會上計遂持母服又一年暴卒次允諧字懋尹萬
曆壬午舉人終德安令從子允杰字懋俊父曰夢穀
早卒公槌挺自立名埒諸公間雅爲司理龍宗武縣
令程達所器重壬午薦鄉試已授興化縣教諭遷知
偃師偃師故有柳梢河夫二役民莫能支公爲徵其

憤而雇役應之民以不困又偃當秦蜀孔道疲卒旁午易爲盜有以尺縷半菽議斬者公心傷之夜治書輒不成寢多所縱舍盜聞亦稍稍自戢有簿案一牘罰粟十鐘公憮然曰盜以半菽論死而民以十鐘抵罪要與盜同死法耳其仁心爲質類如此公細瘦通眉恂恂若不勝衣而持論侃然不避權貴會分守不善公別駕又從史之遂免官囊篋蕭然僦屋自老論曰蘄州之爲長者何疑焉然能載其才而用之無從無急至既寧而民以爲慈母以爲神君所從來矣

梅花草堂集

卷八

世

德安之政不能詳既寧故有奴人老且腴笑外損家政既寧筮之五而竟夕傍徨一室間曰夫不有繒道歟夫老且腴笑質明使人傾之則呼偵者醉之酒既寧聞笑曰小人哉乃自忘其繒道而酒人然則既寧以其才後勁而行長者念也偃師自幼嘗見推擇於蘄州卒行其志福邸之役力抗黃頭偃免採辦斯豈負家範哉元子天叙元城令孫錫疇已未進士

王執禮

王執禮字子敬十歲喪父外祖馬湖公過之指所居

問曰母子苦貧亦賣否公聞而有愴然之色翁顧語其母即非屋下人十七補博士弟子即弗與諸弟子群據案伸紙和墨聲擦擦几席盡穿嘗奏牘歸太僕太僕輒曰吾十年理學當以相與會胡御史行縣得公卷語所司曰吾寧惟放一頭地欲三舍避此子矣自是理學名大噪而公退然不色喜已酉薦於鄉計偕上春官不第益下帷却掃并日而進嘗語所親千古浩浩他日一登仕籍寧有剋刻可自恣如今日哉且病母老矣如是者五始登乙丑榜進士第觀政兵

梅花草堂集

卷八

世

部大司馬楊公博濟世才也令部進士各就其鄉條上兵政所宜公上備倭議因以副本寄示太僕司馬得公牘喜曰東南有人而太僕亦寓東于公昔鍾將軍不識魏長史欲類此語矣是歲授逮寧推官捧檄見母遂抵逮寧未閱月而開府汪公徵賢否冊于司李公舉所知缺所不知者以進汪公甚喜公之有真心也而直指胡某縱橫問所知甚急公徐曰人才不甚相遠明府策勵而器使之皆可以爲才即明府指數某某盡耳而目之耶直指意初不然久乃稱公鎮密

臬司與鹽司較秤具輕重就府索之公公念此天下之平也何有盜司獨重哉是必有說亟問之藩司魯爲戶曹者藩曰有之盜具獨重故祖宗征商抑末之意也公馳白臬使兩司疑立解一時推公持重云公即持重乎乃直指意終不然公量轉南刑部主事尋遷北曹既三年贈封父母如其官即上疏乞終養萬曆壬午服闋轉儀曹尋陞尚寶司司丞丙戌轉光祿寺少卿戊子轉大理寺寺丞己丑以五品考績還家陞應天府府丞公在告十年官陪京三年未嘗一日

梅花草堂集卷八

卷八

釋卷每有警校按甲證乙筆墨紛然雖復亂抽卷帙觸手而是未嘗浪擲光陰苟安疑義而十年養母醫學尤精即編戶下走請之必得客至命奕或強子弟戲爲之勝亦欣然其于世味泊如也得歲七十葬小虞里東賓之原

論曰予嘗謁京兆于清夢軒中即隆冬盛夏必手一編乙其處而後進予與語否則聞落子聲續續耳京兆子好古亦長者于世多不可自言其小時從京兆觀奕目不能及索爲設兀立而籌之時先京兆京兆

輒喜好古氣稟甚京兆活之後亦知醫如京兆京兆更大喜也好古作京兆狀纒纒萬言不具載載前輩之流風非復後世所有者亦可以知其父子之遊矣

俞允文

俞允文字仲蔚隆慶間永嘉王叔果觀察吳中呼仲蔚徵君人稱俞徵君云徵君早慧而父評事璋之棄徵君也徵君甫十三毀瘠踰禮所遺產不當中上徵君奉大母陸母王侍兄撫弟一如成人十七補博士弟子著後器重之而徵君獨好爲古文辭多讀六朝

梅花草堂集卷八

卷八

以前書久之兩母繼歿上書學使者胡植謝去其諸生使者許之而意甚憐其才俊徵君於是終晝晝夜讀日不能三食則縮其一已又縮其二徵君怡然自喻通志也而所賦五言古進薄達安退亦不失陶謝矣歌行騷賦無不古人徵君或善楷而書之篆隸雜然直入褚河南米襄陽之室然不自矜秘來者勿拒云徵君豐顙巨準秀目眉劍脊飄鬚若神中歲病頭風初冬御毡褐披紅罽衣或加貂馬而讀書不輟甚于諸生時徐子與張肖甫之徒後先使江南無不願

下榻徵君而王元美常語人吾家世吳中乃以新安汪伯玉故識仲蔚幾非人哉徵君子伯安替廢後遂絕

論曰汪伯玉云仲蔚名傳者也非傳名者也其說信然元美爲俞仲蔚誌以文徵者月至焉以詩徵者日至焉以字徵者刻至焉而晚歲忘其年交張仲立薛君淑夏士琰輩多設枯魚麥飯相對竟日其風不可及也先哲吳秀甫嘗以徵君詩示都進士元敬其詞云黃鸝飛過江亭暮欲語不語顏色苦岸高青草叫梅花草堂集卷八

共一

亂蛙風急漁舡暗燈火進士曰崑山蓋有三絕古仲蔚詩熙甫文張子賓舉子業幾無所用吾手矣

梁辰魚

梁辰魚字伯龍長八尺有奇踈眉目虬髯曾祖統父介世以文行顯而公好任俠喜音樂多飛揚跋扈之氣不肯俛首就諸生試作歸隱賦以申其意御史弗聽勉游成均竟亦弗就乃行營華屋招來四方奇傑之彥嘉靖間七子都與之而王元美與戚大將軍繼光嘗造其廬樓舡舥樹公亦時披鶴氅嘯詠其間或

鵬冠楊表擁美女挾彈飛絲騎行山石曲折上下不知者以爲神仙去公性善酒飲可一石大梁王侯請與決賭左右列巨觥各數十引滿轟飲之侯幾八斗而醉公盡一石弗動時有梨園數輩更互奏襍調公濟而和之其音若絲無不盡態侯大笑樂謂伯龍之技如香象搏兔具見全力如此所製唐令宋餘元劇乃至國朝之聲多飛入內家藩邸戚畹貴遊間千里之外玉帛狗馬名香琛玩多集其庭而擊劍扛鼎鳴狗盜之徒乃至騷人墨客羽衣草衲世出世間之

梅花草堂集卷八

共一

士爭願以公爲歸公巨口亮節據床東嚮坐自蒸其製如鳴金石與巧喉倩輔相荅響不差毫髮或鷄鳴月墜烟粉消落其神愈王華亭莫士龍知公好戲爲具綵鳳風箏公令健奴數十輩就大野駕之風道日薰歌聲相屬有百鳥盤旋其旁公亦大笑樂甚謂聲音之道固與天通昔重瞳子奏箭韶而鳳凰儀虛乎哉嘗除夕遇大雪既寢不寐忽令侍者遍邀諸年少載酒放歌繞城一匝而後就睡曰天爲我輩雨玉可令俗下人蹴踏之耶時年已七十矣亡何中惡語

不甚了有老奴李周者頗省其說尚有注記得歲七十有三

論曰吾鄉自顧仲英以風流豪舉特聞勝國之季蓋嘗反覆玉山草堂集而傷之意情與境相值無如仲英者後百餘年而有伯龍氏豈其後身耶何天放之肖也丈夫不得志縱快獵奇擁姬酣卧秉燭行游皆足以消耗其日月然不得其所與俱吾將安倣如草堂之勝正賴河東張蒼會稽楊維禎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羽袖張伯雨于彥成琦元璞諸人相與抒發志氣而伯龍游上子仲蔚九範靖甫仲立后淑或千里神交或同堂笑語其高華覆為勝之矣吾鄉人物莫盛于肅皇帝之朝即賦歸隱如伯龍無不得直行其志令後人徵實而論其世也

朱景運

朱景運字際甫父曰希陽嘗官閩浙間有幹局為時所重公生而好學有文性醇謹進止不踰尺寸從父恭靖公深器之試有司輒高等顧獨難一第年已艾陞為國子生萬曆丙子卷在魁選中遺錄策對仍不

梅丘草堂集卷八

世八

梅丘草堂集卷八

世九

第乃謁選人得浙江廉訪幕時兵燹甫夷餘氛未澄諸郎多唯諾受成事公獨恭伍便宜條上之試輒效書與慮囚使者多平反使者心重公舍已從之有以美妻故陷為盜者獄久不決公詢白之民以為神亡何遷廣南幕府公慨然曰吾提鼻貲即間稍為所欲為乃貲即故不可為耶遂解綬先是閩浙公故有賓玉堂宅山之陽時松菊已蕪公稍葺之斯夕味道共間嘗經歲不窺戶後生輩無識公者獨故人謝汝康黃門張棟孝廉歸子慕時見款接相對語亦不交諸英俊從其子弟游都不得望顏色有鮑生者從門間窺公見公衣冠皓偉儼然危坐良久曰人可以前知耶生故莫測所指也楚黃樊孝介雅重公造請賓席出語人曰故不意今日見三代以上人後有別駕固賓公公一往道路擁觀竊疑非今人也得歲八十有三賦詩謝故交端然而逝無一語及身後事云

論曰憲慕公嘗以其子幼定執經于予予幸侍公者再然都不得數語其語無不可書諸紳也公伯子隆

棟又與子為顧氏僚婿每述公迎母武林官舍事則
關服勤道亡欲絕狀又傳其踰父喪闕浙公為孺子
慕也世人輕言孝友如公之敬兄厚族恒自處不競
之地故乃可重耳孝介之稱三代人物豈虛哉子究
體公之志勉構賓玉堂於故址即以其旁祠恭靖公
而棟特貧然事親惟力是竭喪葬無悔又能追景世
家訓熟讀其家祭酒之所不能詳嗟乎人故
仁富厚為善繼述也哉

道

梅花草堂集

卷八

兼之里嘗自號萬里云姓曹氏名治而

六先世孝弟力田環萬里而居姓無殊者以
治經生言不售以屈先生先生推明四聖之
易扶摘深隱自關徑路而御史某將偁高唐生言於
大江之南江南生以帙重難之先生奮曰優優大哉
不學禮無以立請以期月習之習之期月尋高唐生
上等諸習其說者曰曠先生遇諸塗足弗前而故所
雁行先生者方元儒鮮南省先生喟曰吾姑落其實
思曾猶其母夫將碩果吾耶時方年少意殊尚況而

原缺

梅花草堂集卷之九

皇明崑山人物傳

吳郡 張大復 著

章志

頌章志字行之為人簡要精爽饒幹局然多廉慎之
性嘗令不盡其有餘嘉靖丙午鄉薦癸丑成進士授
行人司行人奉使南粵還朝名香藥執政目異之
改司副尋轉司正公故不以清局自閒講讀律例
是民命所關他日當任巡遠不及精其說遷刑部

梅花草堂集

卷九

廣司郎中諫決平允每出爰書為西省郎所鈔
守饒州饒瀕湖多盜其民悍而好鬪公至之日訟
填委勢不可解黠吏窟穴其中稽違萬狀公平心鉤
校凡三閱月召吏立庭下清問所由吏莫敢仰視乃
析數十人重法三四人庭無滯獄其後待訊者不賣
糧以為常每語屬吏吾不欲令人溷若縣庭若怙母
怠我事即事有不便縣者吾能得之上官亦弗以相
溷以故諸吏奉職唯謹七縣宴然淳梁故有景德鎮
陶利被天下五方之亡命數集之其地又與安仁二

縣相錯小有睚眦即依沮而開忽一日肅聚千人勢
叵測而公適視供器來就輿占檄喻以禍福利害千
人立解散且相戒曰慎毋犯顧使君使君實生我在
饒四年每直指行部輒豎馬鞭趣過饒言饒政可無
尚尋擢湖廣按察副使舟過九江母恭人見江濤而
有顛色公即乞養歸凡六年補廣西尋進貴州參政
又晉廣西按察使明年丁丑子紹芳成進士選讀中
秘書懋疏乞休家居又七年歲癸未天子詔求遺老
公以原官補山東未久陞南京光祿寺卿晉應天府
梅花草堂集卷九

廣子惠而固根本也夫力分則行之遠利聚則趨之
衆臣請如馬軀例凡役于船者俱用募以充而稍益
其直又須縮軀額就之大約費可二萬五千金米三
萬石今衛戍之願輸者已得萬五千金又願除額給
米二萬石朝廷但捐金四萬兩米萬石以佐之而紓
其力則費小而所惠甚大爲豐鎬萬年之利便疏奏
上從之遂著爲令公又以事關禁近恐他日從中掣
之成功易毀也又疏重事權明勸嚴恭罰豫會計
四事以圖經久上又從之亡何疾作卒于位詔贈都
梅花草堂集卷九

談言微婉中事卒發無非國家大計殆所謂知幾之神者海忠介嘗撫江南務達民情不避強禦既掌南臺與公並輿而出民猶赴訴不已公徐曰若無溷海爺今非撫巡時矣忠介默然感公之諷已也丁丑星變江陵奪情事起或謂公國家無金革之事何得爾意臺省必有言之者公曰即有言必不出臺省何故臺省久受樊絃然事出非常民之秉彜必不泯滅其後臺省合疏請留而直言者五人皆非臺省卒如公言有以舜亦命禹爲試目者公愕曰漢冊董賢大

梅花草堂集卷九

四

司馬有允執厥中之語蕭咸知必有禍至絕婚姆今何爲者耶至甲申主司被論幾陷不測世人服公之先見如此然真能詳至其孝友天性宦成醫改無異寒素中歲悼亡怙恃洗馬抵足而卧爬搔而起又何恂恂醇備饒內行如此哉劉文叔有言吾治天下亦直柔耳司馬公蓋庶幾焉

徐子英

徐子英字韜仲質厚耻藻飾與人不設城府而內自檢押不易事居恒好讀諸史輒能憶誦其文畫卷無

脫誤嘉靖壬子薦于鄉公不自喜慨然欲得一當快生平自期之念而偃蹇公車至老不售每落第輒屏跡舊廬非公謁不入城市歲時伏臘與野老均席耻人稱貴人萬曆己卯子維瀛領薦迎公新第與親故周旋五日趣舟而歸曰吾崑山大城乃又另一世界耶吾既不能從諸君後僕僕造請即冠服奇衰務爲講張相艷耳吾不欲觀之矣時年已七十猶復讀書不輟癸未率伯子偕計上春官神情慷慨然無伏櫪之悲偶小恙不入棘猶課所試目示人曰吾力猶堪

梅花草堂集卷九

五

一戰乎否耶既歸未踰年而卒公事母周盡孝母疾革時欲有語不得公泣請曰將毋第未立耶兒幸自活毋憂第也趣推所受產界之相與共有無終身勿間

論曰徐先生斤斤長者長身古貌頁有癭如杯人或睨之輒曰木癭是病而世以此貴于君何如蓋先生善戲不虐能爲月旦語刺褒一切物無所遁其質任自然不與世俗仰天性也善乎顧官贊之志先生曰自世道交喪士一挂籍公車即鼓其氣力援納長吏

漁獵同里以自封殖衣食之欲恣所美好異日所以待國家之用者夫非斯人歟而以冀其砥節首公名實中竅毋亦樹表曲而責景直乎如先生拔足千風靡之外此其中疑有以過人者假令資適逢世即個儻非常之業未知何如其于坐鎮雅俗恢然有餘矣而又幸不及一第以老悲夫

秦霑

秦霑字光甫順哲凝重疎眉目好讀莊周司馬子長書喜談經濟推陸贄年十二避父讐自上海九團鎮

梅花草堂集卷九

六

徙崑山依族兄東城居十七補崑山諸生而族仇必陷公父具大獄御史有入于仇家公囚服白御史御史怒挾公十五叱之出召府吏取狀事叵測公覺急詣府梓吏而搜之得病狀公奉吏故使府君聞則府君者已廉其事矣公白府君曰父具獄非法也今又不死獄而死吏如天道何且御史不念其爲父請而必箝其口視吾父三大囊死耶言訖淚蔽面目眦盡裂府君入白御史得持獄明年慮囚使者至公又挺白使者卒從末減云公既白父獄再補諸生則寒暑

七夢家與書俱蕩矣而公春秋義最高登嘉靖壬子鄉薦屢厄公車華亭徐文貞在政府與公有連頗諷公就選相與了經世志公謝不敢每過華亭輒聯席竟日夜談多朝廷大計無一語自及鄉方伯顧公圭亦時寓書華亭托公言江南要事八世莫聞知時見施設華亭知公嚴冷亦不復言謁選事又十年辛未鄧文潔元卷出公愕曰將遂已耶始謁選令閩之德安民父中倭多流徙公至首覈戶冊均徭稅積穀訓士繕牌政爲八閩冠時訪李晉江廷機山中深相結

梅花草堂集卷九

七

納會持母服既闋補令寧陵有大盜剽攻發塚得富人屍以要其家弗遂則磔而暴之野更兩令不能得公立捕得之一縣凜凜縣故多屯田壤接睢陽衛睢陽老兵謀侵地而移賦于縣公嘆曰寧有是耶民倍賦稅之輸而軍享不役之利乎挺入兩御史臺請丈勘明豁縱不歸故于邑亦宜辦糧于衛兩御史臺是公議而屯田僉事某者婪吏也嘗議缺饋于寧陵公不聽以是故兩持之公悒悒不樂俄得疾治事如平時公歷兩縣所遇他務皆立割獨至獄重持之不已

曰鶴者父獄起吾仰視堂上人以為人耶而狼虎國家奈何以民命付狼虎為今吾坐堂上庸知堂下之不狼虎我也脫我萌忤而一家哭矣以故公所至負嚴明聲而不殘公病踰月卒不起得年六十子伯寅字汝敏仍原籍為上海諸生有文行病卒

論曰寧陵公為予先與業壻既白父獄從興業居丁涇口夜簡練納兩足甕中縛燈於几而書之已輒大慟蓋痛其父閒雲公云寧陵既歿數十年予族子小販寧陵見父老瞠瞠持香舁一兜輿入寧陵祠問之

梅花草堂集

卷九

八

答曰予寧陵父老也以使君屯田之義子孫相保朔望賽而哭之至于今勿絕王弇州銘寧陵墓其詞曰再為令而稱良能使其人尸而頌諸以為達則不足以為不達則有餘世稱確論焉

傅遜

傅遜字士凱其先嘉定人世居黃浦東東族忤懣而先生慷慨多大略不相服習徙家崑山仍為諸生嘉定晚用歲薦起家任嵯縣訓導遷遠昌縣教諭選傅河南王終老子家公長八履豐頤廣額眉目有異曉

兵明習當世之務尤好讀左氏春秋嘗做建安袁樞紀事本末體作春秋左傳屬事若干卷上自公穀暨張賈劉程杜預而下亡慮數千家無不纂集每書一事必具首尾其成敗始終盛衰離合抵掌可盡而雅無所左右袒于宋儒之論鉛槧家習而安之嘗語人自上視下者不竟未聞登泰山可見城市蓋忽之也讀書之法登高自卑則古人之味愈出否者驟飲秦漢後習宋唐鮮不木蠟棄之矣蓋公志在春秋深入其奧故云公居江東時家素封蒼頭可百餘人每有

梅花草堂集

卷九

九

差遣必小試勅兵以行其意晚歲擁臯北深居首宿簷下嘗悒悒不自得其友徐壽昌戲與人書云適見士凱纓帽戎裘據胡牀而坐儼然戎王也乃就廣文選亦太貶損矣公聞噴飯滿案公膚碩不良于步每出必數人擁之衮衣加貂見者輒避去意非今世人云孫冲之萬曆癸卯鄉薦

論曰傅先生敦古矯俗喜談事自三公弼亮之職下逮里閭徭役之微鑿鑿如指諸掌王文肅趙文定諸公多就之彌遠竟日少與徐尚書謨同卧起尚書官

秩宗過先生威氣不相下至語即鄭夢覺侃侃不肯然其說壯哉先生部勒家人必以兵法晚署嶧縣輒用懶罷孔子曰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夫先生豈其人耶

王逢年

王逢年字舜華五官秀發骨稜稜起顴頰間丰神愈出行如御風嘗著淡黃衫冠鵲冠捉麈談詠見者不知為世人也手不捉秦漢以下書好讀離騷漆園列禦寇汲冢天竺真誥諸篇而心慕司馬相如李太白

梅花草堂集

卷九

十一

之為人雅亦多如印之遇令給事捧硯而已去不復省肅皇帝尚玄脩表文榮祿書幣情作青詞上之公荅書君以時文得官以玄文得相何知古文詞而溷浮丘丈人為輒辭去時王司寇逮繫獄底公往哭之詞者曰夫夫不常哭三楊者耶趣緹騎將縛之公嘯詠都門題壁曰予無當世交攬結千載心騎見公貌而喜公去不顧晚歲結廬河渚初學爭就之輒與縱談盡一日許貴勢人間往弗屑也公家世青紫多著書都不關念獨從子衡璫裔孫在公造之呼為兩

汝交一生不善病忽命洗更衣抱所書般若經奄然而逝得年七十五公著書最多所藏有文統百卷為好事者傳寶之都不得全學書十九體必歸晉法故嘗自號小王右軍也

論曰王先生好眉目晚年彌秀觀其臨書作字吐詞飛舞何必減李供奉歟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哉予猶憶其臨化詩句自識前生紫蓋君當不誣也海虞錢翰林謙益得公書意欲傳之其人即未就其不沒沒無疑耳

梅花草堂集

卷九

十一

龔起鳳

河南杞縣令龔起鳳字瑞周崑山人以太倉籍中嘉靖戊午鄉試壬戌會試中乙榜授定州學正而州守故謫官甚貴倨欲以屬禮見公公怒曰博士不屬守即貴何屬為守莫能抗河南秋試檄聘公故事學官在聘者就監察考第之而是時顏御史鯨監察河南將第公公持不可曰禮聘來者師也師可試耶御史心然之而怪其躡抑為同考官既入簾與御史恭論甲乙所拔多雋士卒重公頃之以薦為大理司務

廷尉王其令司務徵免役錢甚急公穢之弗與徵廷尉怒答公隸公亦答堂吏相持甚久又不肯詣廷尉謝廷尉乃自劾并劾公無堂官禮家宰直公而答堂吏非法乃謫公嚴州教授未數月遷杞縣令公至杞遂上而巽下務直行其志杞囚三百人多寃者公訊得一夕遣之留者十二人即司府勾捕執弗與及他微有弗便者率罷之具牒覆報而已吏持不敢署輒張目曰乃公自爲之何與奴事歸德府李豪殺人賄其令脫死監司檄公往訊之將入界令謬爲恭謹

梅花草堂集

卷九

三

嘯囑公而使吏持鐵千以進公大怒以囊提吏額流血被面而去卒伏豪辜縣故有馬夫價五百金他令固有之矣公令貯庫供往來繹騷之費至今賴焉公在杞自月俸外即馬薪皆付公帑日出銀二分付小吏具飲食所從兩僕人不勝困皆遯歸官舍蕭然每夜自閤門撲被而寢當其御史之行縣也冬無爐炭御史自取錢易之以諷公公偃蹇弗爲動召太守語公曰按君嚴重可令坐折脚床耶公曰此瑣事令何從知之監司皆掩口笑御史用是整公欲微公陰事

不可得乃論公不及詔免其官公既免官歸壁立耳又易之償風通而自處荒園中引小學數人伊吾敝袍自給然多不繼鵲衣蒯履綫蹊新故屬也公故處之晏如每料理居杞事自謂無悔于心云

論曰龔先生清強有守凜凜修廢子檢押之行而不可令見不善如舍瓦石必盡吐之爲快也蓋自其少時與張太守振之共砥清操凜乎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而太守亦時時諷先生好怒易發言然其天性不可奪矣王文肅錫爵過杞問宰夫龔令何如宰夫

梅花草堂集

卷九

三

曰令誠賢其去者寃也因道先生治杞清白狀蘇蘇泣下嗚呼何有令人涕泣悲惋于數十年之後而其才不及者耶予嘗往來金潼里渡錦涇有墳鬣然而後漸夷也訊之數老故老曰此故閩清廉令龔公瑾字汝器之墓蓋撤屋爲之而今不可保矣悲夫及攷龔氏家乘汝器是爲杞令族諸父杞令歿時家貧不能殮里人爲之謠曰欲爲清視龔卿嗚呼夫其爲龔氏之世謠也哉令後人動色相戒廉吏安可爲也悲夫悲夫

朱熙洽

朱熙洽字鴻甫十八試諸生第一尋受廩餼銳然有鵬鶚橫秋之志已復連蹇不得志于有司公益敦尚名節務貫穿爲經世之學積三十餘年歲薦中萬曆癸酉鄉試明年甲戌成進士除湖廣潛山縣知縣潛故土城當漢水建瓴之勢善崩潰法宜改築潛四封與隣境犬牙錯故有藩封泊軍屯又別隸各河泊所爲漁課宜清疆界公到潛基司築城之令甫下計無所得鑑公意欲令出于田而田在境內者課多輸于

梅花草堂集

卷九

南

旁州縣漁之賦僅當民田十一豪右乘貧民求售而邀之往往以民田約而以漁田劑故多田去而賦存焚不可問公曰嘻吾知所以築城矣爲設方畧請之當道而清田之議興或有止公者曰制三歲而一令寧無有念者銳意剔抉竟于逡巡而止則大姓之捍令多而犬牙互也已乎公奮曰潛之田不清將戶益耗賦益虧是潛爲無民而朝廷無潛矣會有檄公加丁以繕城者公曰嘻潛民已病矣加之丁其何以堪吾清田所以築城也乃屬里宰照所上方略履畝而

溝封之其屬諸王庶者爲軍之也者按所籍記歸之又以漁課歸之鄰而民間之田盡出因令民得入贖自占積鋸至萬餘四閱月而築城之役竣尚以其歲代償通賦若干初潛之民亦有以清田不便擁馬首譁者至是帖然以服辛巳陞南昌府同知適五開衆囂調辰州丙戌陞刑部員外戊子副考廣西陞口北道僉事已丑調福建海道辛卯陞本省參議壬辰陞貴州副使公才識練達饒血氣嘗語人吾三日不視事則神不疑一日課數十事而手足矜奮腰臂有力

梅花草堂集

卷九

事

年八十三考終

論曰憲副入贊刺宥出備藩臬若按籍而爲無留事者其才練達而神強固則晚成之効也始基于潛破衆譁而持不撓適其湊理一割之後迎办解矣憲副以艾年服官年至致仕猶復優游十餘年晨起遶安萬卷中三日無事則倦齒強髮黝黑其神人耶嗟乎士負其志患不遭時爲世用既進用矣或以遲暮不暇有所爲者豈少哉

顧永慶

顧永慶字子高長負巨準飄飄雅步詳視軒軒殊出
人群雖復歌舞雜還擊襟危坐盡日無歇側之容幼
孤貧學于外氏沈從憲副周先生美說易扶植深隱
稱上座弟子而與朱廉訪熙洽爲切廟文字交即才
名相埒弗敢先也偶有摘次應聲從之學士執經來
者大畧與廉訪等或子弟驕惰即壯朴治之不少貸
時就遠方聘一歲不再省館海上王學憲圻十年不
討至白首猶稱顧先生云公會文切理有根據七應
京兆辟不第將歲薦子秉謙領鄉舉遂自謝去奉詔
梅花草堂集卷九

未

爲儒官會天子覃恩贈文林郎翰林院編脩公起家
經生修禮教待弟妹有恩勞服御飲食皆有常度年
七十六考終

論曰先生嘗主予萬卷樓予得侍先生再閱歲禮文
相先如一日也每旦起必攝衣冠拱揖週視諸生所
課義目微輒喜謂天下事須從難處超出始有力
見意思怠漫者莫善也常曰日出事生後悔何及遇
子弟所游處或不善嚙齒過之矣先生以子貴衣緋
衣腰帶其所稱說猶如是處貴不驕爲善日益其先

生之謂夫

潘蔚卿 從孫士元

潘蔚卿號玄山巨首秀目饒膂力能舞偃月大刀騎
射絕衆家貧怡聲奉母遠遊如郇人母小恙輒抱持
以行嘗偕友人讀玄墓山中鄰舍生爲巨蛇所噬
破吭死公聞欲除之時梅雨廉纖望見林薄間有物
盤據如大墩山僧搖首吐舌戒毋近公知爲蛇也提
刀赴之蛇昂首向公故旋舞數迴奮刀斬蛇斷其首
首落飛越上垣中犬犬立斃公又亂刀斬而作之玄
梅花草堂集卷九

主

墓山遂免蛇患甲寅之寇公提兵斬獲甚多嘗貫數
六首級上功幕府語狀幕府仰之公怒遁去乃陷大
澤中大澤中寇方燭竈治飲公奮刀盡殺之血濡牆
壁間有睨視叢篁間者公又殺之提刀而出不復斬
首歸太僕聞之呼爲潘將軍每北上多載與俱亦嘗
殺賊數人徐沛間晚歲種水黃渡輒令其子擔過友
人家短葛蒯履侍飲食公意恬然年七十餘考終從
孫士元字長之生有至性母嚴得末疾苦俛仰公起
卧抱持閱二年如一日無悴容母死毀瘠伏地喀喀

嘔血家又奇貧未嘗廢禮父質夫故長者好客喜奕
公盡所得問奇贊為設具不給則賣金償之母令知
乏絕如是者二十年御史甘公士价知公賢語縣大
夫調之立償人殆盡嘗酒忘償召姬與之姬知其
且盡也不肯納曰姑徐徐爾公笑曰姬以其為負金
即耶必與之而後手碎金語所親煩製一綿布禪時
歲且暮猶生禪也始知公善貧如此公喜說詩學者
日進名亦籍籍黌校間未嘗至公府得年四十六附
獎東一保祖塋之穆

梅花草堂集卷九

木一

論曰潘將軍好相人喜讀照膽靈寶達磨庵不諸書
皆為人言之津津不置人言將軍畏鬼有相怖者輒
據床疾呼其母色大恐而提刀陷陣何烈烈也將軍
蓋菜子之徒故為啼笑以歡其親者耶長之慕義亦
時有勇壯之色孝友天性都不減其宗老潘將軍宗
老亦絕稱之考潘氏其先汴人宋學士炎隨駕南渡
卜居崑山十三傳曰敬洪武初以賢特聞所謂節毅
淚潘家者也敬數傳為彥編彥編生澤南昌教諭澤
生麟麟生文燦字質夫將軍之子隱于種水長之三

子一為諸生亦善於無他謬舉

陳淮 陸懋

陳淮字禹治父周嘗仕為新昌令改教青州歿于官
公持父喪歸里遇盜青徐間挺鞭為的目攝公公抽
矢擬之滿引不發盜歛騎而去當時年少號武健者
傳說公事公心獨喜自負嘗操筆為文章滾滾而下
時仰天投筆狂叫曰嗟乎哉男子無殺非義所安會
頃搗截陰山取封侯印繫肘後先新昌據案朴人必
障其面殺之時義請以自屬矣會甲寅寇至喟起驚

梅花草堂集卷九

光

集殺人如麻公請授甲杆東城則東城賊梯木奮刃
內向公服講弦弩連發連斃四人賊為辟易轉關南
門則公又杆南門隨所向又斃其二人賊勢小沮城
中軍人人自奮武健諸少年號公陳先鋒且必後勁
而文墨吏謂書生怯矢石令守陴公恨不得一當意
常快快明年流賊五十七人皆酋長梟悍莫禦自上
江突留都轉走東下入蘇之西境靈巖山公聞奮曰
致命遂志此其日耶跨馬提偃月大刀率領家丁詣
督府曹邦輔請以書生自効督府壯其氣授藍號信

職督領嚴家兵爲奇兵衝突左右陣未集猝與賊遇
公揮刀馳之接戰甚力同事者不策後應遂遇害家
丁吳猶文瑞來祥死之越二日得公屍于亂骸間色
如生婦翁孫雲從弟王道歸櫬于邑東南之蔡巷後
三十餘年遺生子應期舉鄉進士上疏請恩賚其畧
曰臣應期昧死言臣聞之以死勤事合在祀典陣亡
首功當蒙廕例臣父世無剖券責非死綏方作養于
膠鬲未膺委乎城社而義勤君父仁惻鄉邦賊賊爲
期捐軀不惜叅之國典禮合優崇竊見先年苗祭孫
梅花草堂集卷九

廿一

鐘近日僉事莊用賓第生負莊用晦俱以征倭陣亡
特蒙贈官錫廕臣父比前二臣雖職守不同而以身
殉難義無優劣宜得照例蒙恩上可其奏兵部下所
司旌其門仍立祠祀焉

論曰初陳先生倡義時邑有陸懋者字邦美其姊嫁
蔣氏而父特愛更相命也賊譟西北城邦美適在城
上見蔣氏姊與其夫爲賊所執將加害邦美瞪目不
及縋突城而下跪泣請曰殺吾姊必死吾父幸見殺
爲姊代即父心傷不死也叩頭踣地不肯起賊意感

動釋其姊姊夫而今邦美擔邦美睨其姊之去稍遠
也提擔而朴之踉蹌走田間賊嚼齒逐邦美滾滑賊
顛仆怒益甚而邦美走叢棘中棘傷其足遂遇害身
與首異處矣邦美兄愚慟哭睥睨間亟識其處按所
衣襖襦得之而髑髏累累模糊不可辨兄慟哭曰是
吾弟邦美者死眼當開有髑髏眼閃閃動與頸領合
遂藁葬城西嗟乎人生不幸罹禍難忠孝乃見如邦
美兄弟姊妹之間可傳于世恨無有氣力者振之陳
先生烈烈而生烈烈而死旌門建祠人情謹嗟乎
梅花草堂集卷九

廿二

人生有子有美必彰蓋可以忽乎哉

何天衢

何天衢字道亨其先汴人祖貴三公徙崑山數傳至
其父鉞領賦敢任怨不調于諸賦長徙常熟生公十
二能文章以其業眎外家翁魏恭簡恭簡目爲清才已
從其婦翁周見梅訓長興爲徐子與所賞識旋補長
興弟子會清籍告歸崑山聲名愈噪督學趙御史薦
爲第一始授饒文高幾三十年超薦太學謁選授太平
司訓五載遷諭鹽城未任而歿得年六十有三公白

哲秀眉目胸次開豁劇談輒大笑聲出金石與人坦
易然有特操不能以言徇物訓姑孰時受知蔡尚史
夢悅將薦爲京朝官會有持之者竟不與判或爲公
言之公笑曰幸不以某名溷使君豈人力哉公少更
轉徙壯還故鄉多賓從戚友之歡談必願解其父子
之游若更爲命天性也晚居姑孰時見戚容識者憂
其形不逮矣孫夢得字原錫性明豁如其祖多勇壯
之色垂髫游郡庠郡庠士無先之者然試棘闈輒不
第中歲貢太學又首其太學生又不第年五十選訓
導花車堂集卷九 辛
新都會其父蒼梧公卒嘔血扶服骨見衣表未期殯
諡曰新都公居母喪予往弔之聞其爲孺子泣不成
聲謂何氏孝友之性固然比喪蒼梧公而面黧黑其
音內入幾于有人無情矣豈病自內生所謂死孝者
歟鹽城公爲姑孰而順歛憂其所與游與新都何以
異焉丈夫生不逢世退欲歡其父子而又不可得于
人世何如也悲乎悲乎初姑孰公擬選新都行或止
之新都公既得之矣又不果行范忠宣有言此亦豈
章惇所爲哉尚論者故可以爲一笑也

張士論

張士論字心父敏穎無人學古惟肖嘗爲上舍生與
海內賢豪士遊慨然有騏驎千里之志再瞰秋闈遂
息機用惟幽討自耽隨所覽涉務窮其奧必令了然
于心手然後滿志其于一切世味泊如也偶感家累
盡橐相與獨提先世千卷自衛曰此中何所不有而
必以資爲累者又避去其賦使公身之公自是家徒
壁立剝啄萬端日手一冊伊吾床第間即督隸盈庭
勿間也會島夷焚掠煩賦益不可支又中讒口乃擔
笈走建業僦屋居之不蔽風日男呻女吟四壁夜靜
公喟然曰天乎天乎古之人皆用之何獨張生至于
此乃賦七歌又賦樂玄樂玄公所自號也其詞曰鷹
隼病于罟羅兮騷擾困于鞶羈蕭艾實于重笥兮蕙
蔭棄于道涯琢燕石爲圭璋兮指下璞爲瑕疵西施
綽約而見妒兮羲鼎昭質而云虧即其所自傷悼若
不禁情而展毫舒彩有脩然自得者焉時有留曹長
稍振之始結廬青溪塢羅絲群籍研委銓義殆無虛
晷暇則偕一二詞客冥搜石城牛首棲霞烏衣諸勝

仰面看天掀顙長嘯素心俠骨于是孟堅而詩律更細矣中歲哭母旁皇兩地背膺交判忽忽不自勝渡江歸里修歲祀道遘危疾卒年四十三子二人棟文柱各有傳

論曰公之故交有張桂峰者不造客造必風雨中張蓋而行曰吾故不欲以面孔向俗人公雅重之相友善吁嗟乎斯可以知公矣公世家子有文而安貧亢節挺挺自持至帶索淪垢不少挫此豈無挾于中聊爲孤往獨詣者乎公著書甚多有張氏嘉靖集二十

梅花草堂集

卷九

五

卷皇明文纂五十卷尤所矜秘世不盡傳蓋聞之王世周先生云

丁允亨

丁允亨字孟嘉少貧能自拔于流俗十六補邑弟子二十五中壬子鄉試海內傳習其文往往顙脫爭稱私淑門下士而公偃蹇一第意氣自如嘗夜雪旅泊淮徐間據舡清嘯吐音謹亮同征之彥皆知是公祭未選授太湖縣教諭令王大謨楚上材也雅重公請著太湖縣志志無滯者陞知河南彰德府臨漳縣漳

水環合可灌可溉而歲久堤湮沮洳爲梗猝遇暴雨衝激城垣公周行相視慨然曰本欲去所害而就所利其在茲乎往白御史請築長堤以杆水激且爲永利焉御史是公議覆問所不便公覆議畧曰謹按漳源自山西長子樂平清濁二漳分流南達于涉自涉合流經安陽豐樂入于漳漳東北歷魏館陶入衛勢如建瓴束隘則決所以遷徙不常遇雨驟漲脫有礙阻可禦倡擬漳自六月以來霖潦如澍不三四日河水南決勢欲崩城阻堤而北流入成安大堤障之轉

梅花草堂集

卷九

五

入魏界脉散力分逶迤而去由是言之水勢縱悍不能衝堅築之堤與堤曲折可殺衝突之勢鳩工牢築允繫事宜然恐前事無因爲力未易謹率父老相度故渠西自漳丘東距羊羔絡繹聯亘宜設堤防而河壩故址隱約可見召詢河民知自弘治間知縣景芳所築捍禦百年始就湮沒揆其前議可幸相符但使注意高堅自免沙崩損壞通年培壘暫救目前旋築旋頽實由人事請按衛河事例堅橋橫枝用土拋實拒水橫流可保閘壑至于調度工食儲有虞分按漳額

歲辦河工解府收貯合請便宜庶可底績昔西門豹鑿十二渠引漳水灌田慮始甚難樂成則易敢附斯語不愧前賢議上御史嘉之覆如公言于是築漳堤凡四十五里高一丈二尺廣倍之濱河之民至今無衝嚙之患公率同事者落之弔華林之故墟覽觀銅雀頽然荒丘公曰嘻斯不有人事哉爰出餘羨頓還舊觀公又買張氏廢園稍營新署客至如歸焉亡何忽語其舍人曰往與吾友李溫南遊嘗兄事之昔昔見夢握手相語君長二年此何祥哉未幾病卒先是

梅花草堂集

卷九

朱

溫甫之歿得歲六十二公得六十四云

論曰丁先生喪出漳河御史周孔教損路符行之趙王爲掩涕漳民巷哭如考妣仁義之于感人甚矣哉先生性至孝慷慨多大畧雖嬉笑怒詈之用不昧本心所從來矣往聞先生在漳時每信使至必問親舊中夜偶憶呼燈識之及其返也香履必均令沾餘祿斯非古人之義歟先生無子予每惜其行事不可致有張廌者少依先生出所條疏宦業秩然予得探爲傳嘆先生之真實心不容沒沒也

王執法

王執法字子欽在母失怙既生而母病彌連不可止居常飲食牀褥間公亦善病骨稜稜如削母抱之必泣公亦吮吮戀母寢處與俱無寒燠相爲命也已就外傳蚤慧能文章母令公受業其兄京兆京兆不煩又能自出其意爲沉藻之詞驚喜京兆于是受緹墨于京兆而自足其才分之所至五色八音相宣叶唱一時慧業之人爭相引重而公亦自負庶幾得一當可歎病母嘉靖辛酉御史簡士于鄉故獨失公公意

梅花草堂集

卷九

七

弗少却曰即不能盡知大江南北之彥有如主文者拔一士于吾鄉當不在御史高第弟子既放榜吾鄉以諸生薦者獨公一人無御史高第母病立起當暴時京兆且倦游欲令公先一第而獨身家居奉母母弗聽然亦後先行皆報罷有爲溫語慰公者輒曰高堂無恙不愈于榜頭題名姓哉又三年京兆成進士公益杜門養母郡縣交際都無所問有閭客持千金祈公居間逮寧者公恨然謝却之曰吾曩者舉于鄉至親某某以腴田益我愧謝弗受至今恨其不相引

重乃欲倚遠寧為城社耶又久之始釋褐俸廣平廣
平地牧馬所居職惟俵解事故廣平馬折價出納
之耗一毫莫取嘗跨蹇驢扶服風塵中向圍人太僕
講說其事心最苦之會永年令缺兩檄公署事公為
建閣鑿井興永年百世之利既代蕭然兩蒼頭相鼓
篋而行清風穆如終以最貳守建寧公遽延不進或
語曰建寧故京兆並仕之地盍一往慰閩中父老望公
謝曰先京兆有特操故難為繼吾自顧此七尺骸骸
軀無贅折性吾意在茂林松栢矣拂衣南歸不造令

梅花草堂集

卷九

九

門館寂然曲周聶黃岡樊兩侯者獨雅重公候問惟
謹公為一下榻而已會上 兩宮號覃恩公應進階
朝列樊語公惟明府真不愧斯典促膝數杯深加嗟
賞而去公于世無所嗜顧獨嗜奕然不能廣與戲獨
陳僉事至則闔戶相對棋聲沸然而僉事手顫子都
不得下則把一箸指童子下之公晏然達夜無倦色
遇通家子弟必先就位而後命之不引坐其於出處
進退泊如也卒時年七十有五子庚於潛令
論曰當先生去廣平時二司馬世揚語張黃門世人

多言廉吏夫吏安得廉以吾所見廉不雜者嚴尚書
清廣平倅王其吾廣平人知倅特詳真一介不取諸
人矣黃門諫然曰微君言吾亦何知其如是語有之
雖有藻飾不能驚獨坐其司馬之謂夫於潛才美不
售落落泥途亦時有不豫之色先生輒止之曰人生
逆境何所不極而以今日為逆境耶脫過此以上者
將使誰衡之於潛既試為令先生熟視良久曰為作
冰霜傲吏歸耳先生善相人然必要之于道聞世路
不平事恨然發聲其音一挫而多味人謂充先生之
操直可以為伯夷然微拘謂一切皆可已嗟乎其拘
不可及也

梅花草堂集

卷九

九

沈楠

沈楠星溪里人七歲喪父母姜氏備諸恩勞迄有成
立與衆謀耕墾上竭力奉母定省問侍未嘗學問而
與禮合嘉靖癸丑母感疾疾喘欲盡楠迎醫療治
萬端莫可誰何乃齋戒盟于佛許到乳癰者請恭武
林戒壇僧願于是右手持刀盡左乳剗之火煨為末
點沸湯以進而母已關其口不可下則取匙灌之凡

數進而母息稍屬已微咳盡乳而甦補浣衣納履償
願武林僧玄定者補族也見衣衽多血漬而貌臞瘠
伺其寢察知之表于佛願證明孝子一時緇白洵洵
傳說其事乃達于令令劉某旌之以文楠皇恐再拜
密携以歸隣童黃福者排闥得之往告里長者李希
直等贈以粟俾養老母長箋短什漸盈几席而楠私
自訟曰某湏乳以生母病無如何也到以還母此豈
異人事哉而李長者饋以粟又錫之文夫以一乳爲
名高耶將遂食其報乎自是僂行壠上雖甚暑必以

梅花草堂集卷九

廿

半臂蔽之勿令人見如是者三年而母病傷寒絕矣
則又到其右服如初母病立愈人莫能知也聞其家
母子懽笑聲異甚隣男女擁門入有血濡濡出楠衣
衽下而母霍然無異平時是歲母年七十有四御史
周如斗縣令陳子佐爲請於朝旌門如制

論曰予往過星溪見儒生沈廷用言孝子事沈又言
李長者希直欲窺孝子乳不可得設籠而觀之恨莫
能詳龔生蓋得之賸儀集云賸儀集者先輩龔邦衡
所纂故嘗表孝子狀請于御史縣大夫又存其概于

集此仁者之心也希直家故有二孝子附祀其先橘
泉祠然其事不可攷賸儀集焉可証哉吾鄉故有庠
生顧允烈到股療母人莫跡其所在近世太學生許
獻吉亦到以療父至執喪不能起人始知之傳曰爲
善欲陰性之者也非其欲之者也予因論李孝子事
并及之

陳允升 子如京

陳允升字晉卿家貧幼失恃父封公抱持之如母稍
長不能贅經人師則封公授之經十六補縣學弟子

梅花草堂集卷九

廿

尚御史行縣亟賞公後無弗賞公者丁卯受知蔡太
守國熙耿御史定向薦令鄉試既畢卷則不知者擲
之矣孫學士銑拾諸地而按之署其牘曰奇人也抱
負甚大或淹滯者出言皆凌厲高邁殊出人羣薦高
第戊辰會試亦高第名稍却鄉書二學士飲公巨卮
曰吾所定也何却爲其見賞如此出守開州開古瀆
淵地沙鹵窪下當上衝而有淳富名其民實巧候伺
公至閉閤踰月獨取編戶按甲乙列爲九等而又盡
廉得其弊實所在析爲兩冊曰此可以治開矣開馬

頭苦役也州故有種馬一千六百有奇分派孳生輪
戶輸之京師有銀差力差銀差解銀猶易力差解馬
最難而貴勢人多方居間占其易者令小民獨任其
難破產亡身多由于是公按冊一體均撥即甚貴勢
人不得獨占銀差隨撥張掛不得居間又念儂解
生州實未嘗有馬勢必招販買補買補愈甚則馬價
愈貴力差何得不困乎公故緩其征發坐索馬販之
氣而徐買之不一月而馬集價不騰踊開重役無如
均徭則公又先徭算其便凡里甲有訴于公者視其
梅花草堂集卷九

七

知之密按所呈簿牘而果有混驗者摘識之伴以付
吏使叅伍焉則其吏者果混公矣公取所摘質吏析
之百群吏凜凜無敢混公丙子將放秋榜公書所拔
士二十一人懸鼓而揭之塗與吏約令一人雋者三
鼓之旦起坐堂上鼓聲不絕則雋者十九人矣先是
有儒生十人謀求衝試公將弗聽而謀不止乃乘夜
試之得二人又皆雋公笑曰吾今日故當得士二十
一人乃兩謀者償之耶楚人至今傳說其事以為神
也公為人開敏有才勇于赴義未第時同舍生忤州
守死非命公與同志兩生白其冤守坐戍公既第學
使者故昵守無以難公則黜兩生舒其怒公必直之
兩生幸無恙歲大稔以書抵江陵蘄賑赦詞旨激切
語侵撫臣撫臣不能堪以他事齟齬公公無懟容請
益力吳民賴焉得年七十有二卒子如京字鄂州美
秀有文語便便似僉憲僉憲絕憐之萬曆甲午領鄉
薦推官台州有衛士索餉于府而謀者勢洶洶巨測
公適至平氣以待之衛士伏謁如禮而公已廉其黠
者卒寘之法每慮因多平反故事開大辟則舉砲而

七

公所讞獄多砲聲為引滿一厄人謂台州公名家子
不必習吏事公為之裕如嘗視篆太平不半歲就利
而去害削掛馬包納等弊省民脂數千比行民遮道
乞留無所置馬是亡何竟以委查勞頓病卒于官年
五十五

論曰公憲母死甫三歲既疾亟而里有捧黃紙榮其
隨者令姬抱公憲往觀之還問公憲兒異時能否公
憲應聲曰能母遂瞑其後以負外考贈母焚黃于隧
而公憲嗚咽不勝也封公曰兒可以報母矣念吾陳

梅花草堂集卷九

第

氏自先教諭以鄉薦起家有模範于太平之士寂寂
至今兒盡顯諸公憲唯志未逮也台州公以攝篆
往而教諭儼然祀學宮稱名宦矣更掃石而文之母
懸乃祖之志教諭公名彞字用常弘治五年應天府
鄉進士先是台州之母亡冠帔弗具心傷之既滿考
而疾亟恩綸適至趣命畫翟第然後瞑君子曰陳氏
之孝無言不酬其天之報施也夫

周詩

周詩字與言河目踈顏膚玉映衣冠儼偉談笑豁如

也十九中嘉靖乙卯鄉試高等受特知于海虞嚴文
靖訥時論翕然歸之顧獨偃蹇一第六上春官不售
公自負不肯就選人每罷試與故交及諸俊異者社
亦時就鄉老賦詩飲酒談言譔亮無不自得嘗謁邵
陽劉侯白事具首尾喇喇謙之侯以為閭也已久論
公非閭嘗語人但得開敏如周先生者數白事吾治
辦矣萬曆丙戌始以乙榜選六合縣教諭縣少文蒲
甲無第者公設方畧作人事自奮與于文學公所拔
士屬昌謨聯第南宮文教大振陞應天府江寧縣知

梅花草堂集卷九

第

縣無攝上元應天庠額倍他郡餽特廉公白京兆請
如他郡例條上學課盈縮行之畿輔士感奮江菴籍
天界寺奸人窟穴其間半屬影占公曰此萬壽祝釐
之賦徒資奸利不虞餒寺僧耶為清其額歸之寺擢
工部虞衡司署員外郎即中泗水衝嚙陵堤詔公相
視二載底績賜帑金嘉勞奉勅視權蕪湖時大工方
起巨筏橫江而下公時啟閉商民賴焉陞思州府知
府公嘆曰馬齒長矣朝格非進士不成宦即橫金于
腰仍僕僕作牛馬走耳上疏致其仕會 東官覃恩

晉三品階大中大夫公即以年致其仕乎飲興如少壯時徵歌比竹流連達旦許先生公旦戲為歌曰與言玩世無否臧杯中有物即雁行孰為老兵孰侯王醉扶孺子走踉蹌公笑領之先是公與王太僕字烟燐連丁漳南允亨太僕歿兄弟在原漳南左袒其倩語優公公訝然曰孟嘉誤耶等太僕即也而吾與若分曹左右袒乎夫媾者為其子計而吾與若析之矣是益其闕也漳南首服稱與言條暢公死得歲七

十一

續世華堂集

卷九

宋

論曰周大夫蓋有五兄弟云大夫早雋四人者後先稱諸生產皆中上大夫之為也而大夫開口談笑絕不聞有問產居間事以此理天下猶擬之矣吾鄉才高不登進士薦者如吳秀甫方思魯陳子行之徒學士惋惜其文而有文有局不終沒沒卒見其梗概則大夫一人而已矣

顧履吉

顧履吉字太保文康公少子法當以廕得官而公好治經生言不就補公治經生言而善選為學官

第子則率其家為第子者揖讓御史博士前魚貫出入連蹙不得志則又謝去其學第子領家世掌故諸宗老執冊問伏臘所宜公按家政以告而謹儀將之無急事或謂公黑頭祭酒公笑曰昔周公制禮作樂去成童政不遠耳公即為家祭酒乎而性好文史讀其父書傳至老不輟市廛湖畝章素無異或又謂公何不自喜稍稍薄遊當得官公又笑却之曰子不云乎惟孝友為為政當與親知結社終夜不寢所賦詩累簾盈篋多不傳于世得歲七十有二子謙光字

續世華堂集

卷九

宋

儒步細視怯怯若不勝衣明習典禮周覽古今之槩能束其才識以就當世之格弱冠補郡第子郡第子無能先公而公與第聞服頡頏當世每使者按吳中甲乙人物公輒為冠二第各霸其曹而公獨有退然之色屢罷秋試不色愠發書課讀知為其事而已矣平生自信不欺嘗與客言事客頷足曰寧有是公報竟一日自訟不能使人無疑我也年四十有論曰吳族無宗法紛紛家異政矣顧氏自贈武英而後八葉於茲家世顯其人寧無代謝而伏臘相聞病

瘦死喪相保德業相觀後娶相收恤則惟祭酒焉是
賴而奉行如先生者得其人也即先生亦自說孝友
為政豈虛乎哉先生既沒太史峻常有所瞻其族之
人請■宰之惟均君子謂顧氏雖不至學古宗法
尚有典刑焉矣

支可大

支可大字有功嶽顥方頤雙眼如漆語及之便便不
可止具諸首尾其儀抑抑也隆慶丁卯鄉試高等甲
戌成進士既廷試皆第一不果選以臚傳授禮部儀

梅花草堂集卷九

宋

制司主事儀雖清秩曹務填委公為之井井整賦貴
璫祈上恩澤多暮夜校公公介介自持屹不可動江
陵相心異之將引為銓曹持不可歷本部員外郎即
中出為廣東提學副使號稱得士苦瘁移疾歸田里
幾十年起為浙江學憲參政江西時鄧文潔憂居山
中公單騎唁之一見欽重為設枯魚麥飯相對移日
公退欣然自得也丁酉入為應天府府丞戊戌巡撫
湖廣當是時稅務旁午宦者陳奉銜天憲欲行其私
至有所參擊公揭其詐稱陞辭密語及沙市鼓譟顥

末為上分別言之上心動歔旋解先是有播之役公
聞報移鎮沅州遂降九服白泥諸寨又連破黃峯
巖乾溪寶兒園關為京觀遂長驅入播七戰塘保破
板角關又三戰煉坪克苦菜關而經畧始至受成事
遂以播功延世賞公任一子而已論者為公扼腕公
怡然曰吾束髮受書自場屋迄陞對幾成輒有物敗
之進寸退尺吾處之素矣吾平播不無斬擊上又錄
吾功俾黃口兒得與世胄之列吾豈敢少之哉角巾
故里小築城西隅與親賓觴詠十一年卒得歲七十

梅花草堂集卷九

宋

有四公為人持重識大體居官治政不務矯矯之名
然終不可犯以非義嘗語人國家資俸所以均臣勞
及死而代何悔于心乃自取躁手以故公所歷皆滿
俸無異數而公心安之宦奉之變持議者用相口語
將以整公公置不辯迨撫楚諸疏出而世始知公重
臣不得猥以摧擊為務潛移密轉其苦心不可磨滅
如此公既去楚變愈潰決當事者至不保首領公訝
然曰獷悍乃至是耶然終默不洩公家居藝植卉物
輒鮮異亦時琢小石作漢章自娛云

論曰中丞公居黃瀆里與星溪相望昔在渠先生嘗往來里中在渠既歿有候氣者云地氣今在黃瀆里中丞髮未燥也萬曆壬午公以曹郎督學海南而在渠董海南學政亦以前甲之壬午豈偶然哉予觀中丞造物者殆以其不盡相遺而公亦務留其不盡者耶乃贈翁良知者始基之矣翁風義灑落喜自負中丞既解省每自山中歸猶計日按牘及程始命酌晚貴必下里門與諸生等人言星溪之學信道無餘而中丞父子用長厚顯不務高亢斬截其信然乎

梅花堂集卷九

王炳衡 第炳璿

王炳衡字伯欽意思蕭散喜讀書工舉子業不與外事相關少時難諸生既得遂領鄉薦為隆慶辛未第進士授歷城縣知縣愛民造士有古循吏之風然不能俛仰上官取聲譽調知臨安佳山水古名勝地公至甚歡琴堂清畫惟聞鶴唳書聲臨安人歌頌之會上計公僦屋杜門不造客竟以是免第炳璿字幼文初與兄相師友韻相高名相埒也臨安既貴公亦尋登萬曆甲戌進士第知上饒公勤廉敏多異政召

入朝將選拜御史臺有要人持之陞刑部主事公笑曰部不可為理耶試部能其官尋遷本司負外署即中事折獄平允考上上出知德安府德安之政均于上饒公嘗校德安士無當者惟拔童子科七人皆稚小公語之曰德安待汝等而第汝必勉之後七人皆第果無先七人第者楚人以爲神久之觀歸里第而公病嘔不起矣先是德安名噪膠庠且久而臨安始為諸生臨安薦于鄉十年德安歌鹿鳴歸臨安曰咄哉逼人遂掩關三月而第德安亦曰恒恐先呵大着

梅花堂集卷九

三

輟今斯可笑旋亦登第里人笑稱之以爲二王之軋乃其韻也初臨安公之第進士也報書其友張宗翰曰進賢冠甚佳狀如箕然不可以漉酒又曰池上芙蓉爛開相知一二人舉酒相屬呼呼嗚嗚亦復念王大拘迫卷攣之苦乎蓋其韻致如此

論曰二王先生隔垣居鹿城坐卧一小樓不盈十尺而留暉門故有譙樓甚敞臨安每邀客嘯咏其上自號留暉主人德安上計歸猶撲被卧小樓中起則撤之皆任自然非有所取于時也而斯人不可復見矣

出留暉門西百十步曰西園有梅數十株堤邊楊柳
蘇蘇可人兩先生時徙倚于此曰吾甚思張緒風流
不敢望陶彭澤門前五柳樹也嗟乎嗟乎而今不可
見矣

許承周

許承周字公旦好學能文多靈氣隆慶元初有詔科
場限字士苦限類以束澁相高公獨馳騁新思不遏
其則寬然有餘耿御史定向亟賞之趣領批待試既
出閱意甚自得不昧人有與同名下者陳允升索公

梅花草堂集卷九

三

牘不可得故爲好語促之曰吾所畏惟君君何拒焉
公笑曰君又以予誰畏哉是歲皆中式明年皆成進
士公授蕭山縣知縣蕭山西瀕江北薄海蕩析民田
公相地築西江塘已築北海塘不費民間一粟而竭
鹵稻梁今所稱許公塘是也吏陳夢鯉蔡經綸等侵
牟公帑公收而捷之隨桁配遣豪吏震恐任某者黜
胥也告其子佐不孝笞之百而召其父數之曰夫非
若子歟而柰何欺近死之父得微若舞文報哉佐叩
頭泣行下俗以嫁女費不勝生則溺之爲定婚禮而

溺者法連坐遂變國俗長山諸里白骨彌望爲義塚
收瘞貧者予棺未期年而蕭大治御史臺掣鹽恒昇
郡理改畀公公辭御史曰知非蕭令不可勉視事麾
去大賈千金而罪偵伺者事竣報御史御史喜曰故
知非蕭令不可耳亡何鄰邑僉憲陳其黠而貪過蕭
用舁夫百許榜掠吏死上其貪橫狀于諸臺陳造蜚
語焚惑人其黨與聞之執政遂罷公當事者廉公寬
以復故官請卒不得初公對簿客武林蕭人涉江而
西涕泣懇無失我父母既三十年修志列名宦傳已

梅花草堂集卷九

單

五十年祀之名宦祠所著有西園公集子旋吉字元
倩經明行修終其身不改父道嘗與弟獻吉觀吉私
試肯穫堂風燭淋漓蕭山公設短屏自衛哦咏以需
之既畢試輒浮白相屬笑曰有如此下酒物政可無
寐里人傳爲美談觀吉萬曆丙辰進士

論曰李雲杜志許先生墓無溢詞予故採其說而傳
之至其家居奉母友于兄弟訓飭子孫以雍睦退讓
庶幾萬石家風則閭巷之口可攷信也士大夫登高
能賦吐納風流故所時有然一時未有如先生者乃

耻聞人過不欲以不善意人又何怵怵篤行君子哉
予每望西園樹色思王右軍修植桑果今盛敷榮傷
先生之不待而仁者故有後矣

顧咸和 子震宇 孫晉瑛

顧咸和字公節少失怙恃孝事繼母查太宜人公告
母將游北雍伯父謙亨疏言 世廟覃恩先文康某
奉有蔭子成命請以臣弟謙益子咸和嗣入太學詔
許之時公未弱冠廣顯豐頤動止有則雅為從父方
伯公圭通叅張先生象所器賞遂陪飲社稱佳子弟
梅花草堂集 卷九

云公以胄子謁選授左軍都事遷後軍都督經歷掌
參軍事府故居庸山海兩關要害地參軍掌驗驗出
入故事罪人出關携童稚未登籍者沒為奴公曰從
從而離之如疾道何為備登其數使父子不至離散
焉丁卯陞順天府治中署尹丞事凡朝廷盛舉有關
京兆者公游办為之無所墜失會省臣料理稅傳有
所陳乞公謝却之為飛語中公遂致其仕人曰姑遲
之可佩二千石印綬乃歸愈于已乎公投劾不顧居
二年消渴卒年三十六子震宇字清萬曆乙酉鄉

薦選授滄州學正三載教成陞仙居縣知縣仙居古
括蒼地川波巖壑深秀甲天下而公性坦遂喜栽植
雅與蒼嶺諸山相能琴堂清晏鶴唳書聲相屬也嘗
關東衙雜植芙蓉木蘭來禽含桃箭竹細柳之屬競
艷爭葩公撫欄檻問民事而舊俗溺女易妻班銀包
攬之習一變而即于新仙居故無志諸名家濟濟少
記載為聘諸生領其事而公考成焉志成公又令家
督刻成之箴之縣亡何聽調京師補順德府經歷居
三年陞五臺縣知縣歿于邸中年五十九從子晉瑛
梅花草堂集 卷九

字翰父敏慧兼人有奇志父震家被酒露寢君方八
歲脫所服生衣覆父而拱立候之子夜不去為諸生
有令聞與兄琦齊名試後先屬也壬子薦于鄉不二
月卒年二十 檢其篋得遺文千首刺輒刊敝書幾
萬卷

論曰予登馬鞍訪劉改之墓問仙居園亭并物無恙
因想京兆當年風流惆悵上下五十年間隱約可見
而其人皆化為冷風矣傷哉天與善人俾昌俾熾如
京兆祖子孫三世亦希邁矣然不免修短屹屹之感

人間福澤蓋可以厚望乎哉獨其人不負先哲可傳于世則予有取焉耳仙居子曰璠者能令風雨渡江之先民重開生面東巖片石殊有生氣傳曰善繼人之志于今不能不推斯人矣

支如璋

支如璋字德彝其先崑山人永樂初始祖德奉使西洋有功賜籍行在太醫院祖貫父三顧高苑教諭公幼失恃事母白宜人惟謹所游塾去舍特遠毋計日具糗餼餉公公受餉讀書不輟或食冷無所忌塾師

梅花草堂集卷九

吳

心異之萬曆丙子薦順天鄉試省墳墓故鄉仍居崑山崑山學士先生挹其爽氣多心下公者已薄游徐淮間多豪舉皆有鋒錚之氣積十二年不第選諭吳橋吳橋士鮮科甲公曰豈其地氣耶夫不有人事乎乃損所受俸改葺學宇而身輯藻式之五年間舉於鄉者八人登第二人自高皇帝定吳橋斯最盛矣久之遷國子監學正陞貳南康防湖適鄱流汎濫彌望滔天公署篆爲相地高下多設方略不可救則又損俸以活草者自星子都昌而下可三萬五千餘人

饑民大悅然所隸倉廩毀塌無餘而城中米價如玉矣公曰嘻粟爛則無積移之不免生民心請以兵餉之在官者權爲代俟其熟而輸之餉未碍也而亟以全力繕廩可乎踰月役竣公又計所以久安康民者凡酌幫量解通塩開堰拯溺捕盜何不至焉康郡故界南昌奉新靖安之民嘗與安義民爭堰而閔公拱界相視曰吾知所以息爭矣夫安義與奉新共堰而灌者非上下藍塘堰廬堰耶奉新灌田千安義田萬義不得稍懈修築而安義民有便心于藍塘自爲新堰則千畝者勢不得無爭然不知就近取便于安義民未爲踰界也安義築新堰勢必斜插而上不斜插水有順下走耳靖安故有茂埠一路地界藍塘可灌可溉即斜上何與靖安民事糾奉新而助之攻也請以新堰聽安義茂埠聽靖安而廬堰聽奉新仍其故斯不亦兩利永久之策乎符至奉新靖安民卒不能有加于安義當是時公以二守攝篆既四年康民懷之然不廢勸學典禮主洞踰年楚士來學者百餘人躬爲授餼不以煩洞賦也壬子遷福建都轉運使分

梅花草堂集卷九

吳

司因關轉運古鹽官于公上考非當公曰此非漢文
學大夫相與議利弊之司耶而世每以鹽官不足爲
輒借漢法重辱商賈爲之昨吾意吾吏閭計莫如通
閩鹽矣朝廷以鹽利民而以其稅利國奸民蠹之至
鹽官便其私圖吾在事其必不然爲榜于衆曰照得
泉州私鹽由永春透入永安沙縣出沙溪口則建昌
邵武之官鹽格興化私鹽由仙遊透入尤溪出尤溪
洋口則松溪政和之鹽格漳州私鹽由寧洋透入大
田徑至永安沙縣出上洋口則順昌富屯泰寧之鹽
格私戶積而有餘高幫日且不足國課日虧奸民益
橫請與子大夫籌之符至而順昌延平濱河浮橋之
民無敢窟穴其間者公又爲嚴捕哨禁私牙通水客
緝梟紅詳載運誌不具論當事者無不德公而奉行
之吏賜奸民中之卒罷免既數月蔣方伯某以誌未
公笑曰誠如是誰謂鹽官不可爲哉公既歸里開第
奉母率其子萬春永春省侍宜人惟謹如少壯時撫
親故有患勞亡何病死先是公就塾多食冷腹有物
如瘕既貴不復見即公亦忘之矣後以悼亡續勞苦

梅花草堂集卷九

四

復發治者莫能喻也君子傷之
論曰轉運公清癯玉立吐辭侃侃其能勝天下之任
豈顧問哉貳守南康協理鹽策皆足有述于世即第
何以加焉支氏代有令德至留守公青袍覆母以孝
特聞而轉運具金緋奉母白宜人孝友爲政終其身
無異母之色又不知留守若在宜何如也予每見萬
春述其父病瘕而殞涕色意愴然欲以此論支氏之
世矣

梅花草堂集卷九

四

梅花草堂集卷之九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

吳郡 張大復 著

皇明崑山人物傳

李同芳

李同芳字濟美父棠勤修孝友之行明經術里中稱長者號懷石先生先生夢大士以香嚴童子相與生公公生而嚴正有廢讀書一覽都盡無所遺失弱冠馳聲黌校間雅自負然莫能窺其際戊辰用天子覃恩貢入太學名高兩都爭幣聘經人師即脩脯必劑

梅花草堂集卷十

一

量日月不苟受癸酉鄉薦讀書若鄧閭山中人聞履聲輒能識公庚辰舉禮部試第二人授刑部主事嚴尚書清器重之問所平反嘆非筮仕所及甲申遷禮部祠祭司時江陵在政府王司寇篆諷公以文贄公謝無有司寇拂衣去乙酉陞員外主湖廣鄉試丁亥陞郎中故事儀部缺必以祠部調公力讓俸深者主客即其歸德不可公徐曰即吳人也歸德悟聽公讓祠部領大典禮公廩廩奉職雖聖母介弟叔房特寵請乞一無所問戊子上履閣壽宮有旨照丁酉例例

載幸西山儀注費鉅萬公曰禮官不止游幸更導之

耶為削去煩例上之已丑陞浙江提學副使浙人文

甲天下多貴游公惟文是視不問主名四明嘗與公

牘有云此仲父所以服伯氏孔明所以泣廖立也壬

辰陞湖廣荊南道叅政清澧州浮糧三千石卻標兵

操賞餘銀三百六十兩止征播調發萬人雪冤辟張

福祖等七命其詳載澧志公亦自謂無悔于心乙未

陞貴州按察司按察使黔首安其白公請與太守班

見公叱之出班戶侯酋又請還新貴縣授甲契伍土

梅花草堂集卷十

二

官公片言折之不敢仰視亡何其庶孽安國貞以困辱來歸公又請當事者却之曰蠶叢魚鳬粹難顧化其後國貞跳入西川父子雖殺屠及多命當事者服公遠識焉丙申改調補廣東左叅政壬寅陞本省按察使會鑛稅兩瑞在事飛而食人制府手瑞揭令公酌處公曰道受院檄不受瑞揭制府色變目公良久曰居官獄獄不當如是耶自是稅額小減語具粵志中而是時新會令以附會激變從化弁以募夫撓商公皆調御之母使滋蔓甲辰陞山東右布政使丁未

陞左公按籍嘆曰杆軸其空如二東何首鉤枝登萊
屯以抵兵餉歲減編可數萬次立常平法捐俸薪贖
緩下歷城令買穀可數十萬石乙卯大饑民賴以濟
壬子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會福藩請賜
土田公奉嚴旨按視曰民以食爲天又荒落之後而
奈何奪民田以共邸業義不可即割湖墾荒田賜之
而荒田賠稅民必不堪昭陽湖係國家運道墾可割
耶力持不報予告免或語公例故舉薦公笑曰身
隱矣馬用文之爲吾門植桃李盛候問哉飄然解組

梅花草堂集卷十

三

而歸杜門却掃寂寂如寒素時小有登覽必問故所
與游通情款嘗過鄧尉山上行春橋望青芝樹色追
想當年同社諸人皆穎脫爲大官然無在者慨然久
之公無聲伎之好然遇歌舞曲不得誤每上食子胤
昌必拜或諷公家居省禮公笑曰父黨無容不聞無
禮年餘八十神明湛然每閱一書必焚膏繼晷盡帙
乃罷子胤昌萬曆庚子解元辛丑進士

論曰中丞公性至孝痛母夫人不逮養即贈公逮矣
不渝年卒中心傷之故嘗捧黃爲孺子泣教製金緋

翠翟焚之路人悲愴今與昔未有也其敦手足之愛
施及三世訪故如不及施于有政豈顧問哉贈公虔
事呂祖得仙術中丞知之至今答嚮如平生交君子
曰是惟無神仙則孝友者是耳中丞與先貢士約兄
弟先貢士歿十年不入予里入必紆騎行後呼予言
豐豐竟日曰吾曩者服官如三日新婦開車中不得
動轉今吾與子談理不談事不妨盡臆言之矣

馬玉麟

馬玉麟字德微蚤慧勤學甫六歲從贈公龍光宦滇

梅花草堂集卷十

四

南見永昌守弋中和長揖不拜試之對應聲而就守
目矚良久曰玉光劍氣看眼自知二守唐時卿請與
其子學日見器重十八補縣諸生耿御史定向目異
之已已御史周弘祖視學江南擢第一庚午卿薦丁
丑登進士第聞贈公計奔還先是公大父修亭嘗不
善于族梟凍凍居甫里號軍四故嘗欲贅贈公贈公
偶過甫里卒爲所警病死公歸里第哭幾絕衰麻扶
杖徃白都御史胡執禮觀察王叔果許後之甫里故
隸長洲而是時長洲令李先民于公稱私淑士爲公

盡不日而復兩世之讎公慟哭曰痛乎吾父忍死待
捷未四月得罪首即見吾父地下不恨矣服闋授工
部主事視閩南旺巡視泉脉啟閉惟時又以其間登
泰山觀難鳴日出偕汶濟諸生于若瀛戴堯天李燦
之徒懷古賦詩稱吏隱辛巳大旱河水漸流張秋告
竭公念漕計南旺正與張秋等姑與之券三日而漕
使者不憚有蜚語上聞卒無能相中公又以其餘力
築高家堰坎河口至今德之壬午持母服歸甲申復
補工部視榷南關滿一歲陞營繕司員外郎奉詔修

梅花草堂集卷十

五

卿雲宮中貴張進者與公俱廉公清慎狀故大其事
意欲有所上下公溫言諭之六越月事竣費不過三
萬四千前此未有也壬辰陞雲南叅政三月罷免關
鶚適園城西飲酒賦詩圍棋盡日達夜無倦色非公
事不入公府或曰公自爲童子時其詩已成帙云
論曰叅政公服御不淪諸生不取敵圍棋不問晝夜
不取達飲酒談笑不可止不取醉仕宦不至卿相不
取矯俗言衛于口吐之多遜人不取直斯亦質任自
然矯矯於巧拙毀譽之外者矣叅政時武林海上獲

島夷千人將磔之然無寸鉄叅政語方伯史繼辰曰
風厲不得泊耳方伯卒釋之蓋其仁心爲質又類此

張棟

張棟字伯任長身秀目光爛爛射人正容談事能以
簡推縱切事理聞者竦服然不喜摘人隱過遇事乃
敏無所避就嘗翫骸諸生間却立注視同舍生多戢
影避去萬曆丙子鄉薦丁丑擢上第選授新建縣知
縣新建故嚴邑臺同旁午供億不支公戴星視事無
註誤而民不苦騷理冤釋滯又廉其二二軋黠者榜

梅花草堂集卷十

六

諸市而笞之重者至死邑人震懼會清田議起率父
老躬行相視按則壤列上中下三等可久無弊事載
南昌志中癸未徵入爲工科給事中耦詣政府論事
嶽嶽政府改容良久意不深然之乙酉受勅典試西
粵西粵稱得人于斯爲盛既報命巡視庫庫立科部
互稽之法會慈聖宮成賜白金文綺丙戌陞右丁亥
進刑科左給事中條議荒田改折白糧徭役改折之
議即賜施行爲東南永久之利而白糧帶解未蒙覆
允蓋政府實持之公嘆曰吾吳民也吳民運白糧破

產相繼毋寧軍受脚價之利而民免領運之勞于計甚便然如政府何遂移疏引疾歸養其老母甚歡庚寅以母命再詣京師補兵科左給事尋進本科都給事中會肅軍政公奏劾恭順侯吳繼爵宣城伯衛國本錦衣掌印栢子祥宣鎮總兵李迎恩而又奏言軍政考察宜如文臣例一體糾劾內不得遺南北二司外不得遺副叅遊守疏入執政訝然久之且恨公不入謁公曰拾遺入謁不過欲受意政府商所便吾不能廢法不免失政府意寧無謁耳蓋公自爲諸生時

梅花草堂集卷十

已有經略九邊之志至入兵垣慨然引爲已任直陳安攘畫戰守機宜披牘執奏無顧避久之洮河虜變天子引執政內殿策戰守大司馬鄭洛以甘肅水泉功次叙公公列章糾正之司馬不悅公意屹然亡何議遣內臣分閱邊鎮公掌篆例不命遣而政府必遣之公得固原固原巨鎮與寧夏稱唇齒自弘治間火歸入掠後號爲虜衝公單騎馳閱精查勅諭八事無漏無縱固靖甘蘭諸地騎所不能至者公徒步至之或寄宿僧舍立石土門乃還河湟之民相詫爲希有

曰徃見閱使出塞旌旗數里而張黃門以一旅見臨動省供億萬萬即土門軍見閱使亦自今日始耳既還朝出所閱固鎮利弊動與經略本兵司馬諸大臣相忤公仰屋竊嘆知無能爲也不閱月李獻可以論儲降罰上怒巨測公申救甚力而同官鍾羽正孟養浩陳尚象鄒德泳又相繼執奏不止當是時嚴旨疊出促召緹騎朝論洵洵公張燭危坐候命有餽蟒蛇膽者公笑受之曰老母在不得不服此俄傳諭落職爲民公大喜滿引數觥曰本謂鐵心石腸頃聞緹騎

梅花草堂集卷十

而色動凡以爲吾母也今幸歸事老母又以間料理六世遺集賜執大馬乃角巾草屨徒步出都門意甚自得既歸里第杜門却掃不復言天下事而臺使大臣及郡縣長吏嚴事公如在朝廷時凡利病興革必徃咨公諸長吏見公多以色受神相喻無忤公者里後生有不善惟恐張先生知公事母柴夫人甚孝既婦養數年夫人以老壽終公爲孺子慕毀瘠骨立竟殞其身君子傷之

論曰黃門公家山塘廳事不容旋馬規扁于戶通出

入而已而立朝見憚與其在鄉無以異也豈有道歟
黃門寡交少許可自其少獨與弟清淵君閨戶縱談
天下事必多設不然務窮其變之所止往復輒數十
交頤面盡赤必各得其說乃已語去閉門造車出門
合轍此所從來矣晚歲家居鄉人有以事謁者輒廢
然而返乃不知其一言之出能令官長神色相喻大
人之舉動有德于其鄉如此黃門既歿人乃敢行其
意士大夫相與語張先生若在必無此事其定論夫
其定論夫

梅花草堂集卷十

九

顧紹芳

顧紹芳字實甫九歲喪母王躡踊如成人父司馬公
携之官舍同卧起謹身勤務即如司馬公弱冠補諸
生試輒先諸生輒焚其稿居恒好讀先秦兩司馬書
把汗刺慙濯筋漱髓至于大家萬曆丙子中鄉試明
年登進士第選爲庶常吉士公在庶常則又以秀密
溫富之詞爲諸吉士冠授翰林院檢討而是時司馬
公以外藩家居公移疾請侍司馬公汎覽古今商榷
當世之務往復談笑若師友然三年滿考補檢討預

梅花草堂集卷十

十

修大明會典丙戌南宮校士稱得士時清望甚都客
從容請曰即公入相當作何等公曰宰相安可爲也
嘗見先輩某其在官坊時真有壁立萬仞氣象一筦
機務幾不自持夫宰相安可爲也聞者竦服亡何司
馬公薨于位公深墨出都門觸石尤渡江寢苦畢葬
便有終焉之志孫母促公行久之乃行進經筵日講
官遷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編脩管理制誥當是
時公益謹凜自持含香視草秉燭歸院城外竿牘一
無所問而周覽時事意忽忽常不怡辛卯將秋試議
者欲以順天處公丹陽姜士昌從容爲公言之公曰
如其某者才皆上駟一入榜議論蜂起獨奈何姜曰
棄之公曰棄之吾惜其才收之不免爲射的不如避
之便遂具牒當事者當事者持不可議予之假乃請
假歸蓋公以家學用世職禁林意簪筆橐簡有所關
說而上方決事齋居堂陛萬里又北虜跳梁人情首
鼠天下事度無可爲者乃小築于崑山之陽題遺清
見志孤吟長嘯不二年竟死公細視白晢弱不勝體
而神采奕然使人無所致其親疎之意嘗語人窮通

有命政復倚藉他人不得何也榮枯得失吾所必有
豈能無介于懷而我所倚藉之人亦不免有榮枯但
失使我擔憂此小人所以長戚戚也吾已身擔子尚
欲放下何暇爲人是故持官持身要自不妄交始王
文肅公在政府嘗語公自吾居此士大夫有向也密
而今疎者有向也哢哢而今靜默者何故公曰此不
足訝即如某者與公分故不薄然不能以無味之身
數向政府數向政府不知者疑有交涉其知者以爲
趨炎附勢而已矣文肅默然

梅花草堂集卷十

十一

論曰官贊世顯自其先給諫公立朝謬謬厥有令聞
司馬繼之功滿中外論者以爲未究其用而官贊職
親地禁鼎鉉可期竟于修文地下傷哉然其言論風
旨表見于世者駸駸古大臣之識力矣官贊生平不
妄交稱管鮑者獨張黃門一人每相見必屏居一室
務摘發其事而交數之斯其意豈淺也哉人言官贊
恬靜似其家司馬激揚似黃門即未盡欲類此語矣
官贊在翰林目異馮青州摘其詩文無所不盡官
贊既死又十五年而東海集出人以爲似官贊也

王伯稠

王伯稠字世周自其爲兒時寄興脩遠都不與外事
相關父黃溪公絕憐之携入京師令觀天子城闕臺
榭戚里之盛輒有歌詠多非意表所及時號神童同
里王弇州先生在比部請與相見曰故是我輩人嗟
賞而去會邸試升入順天府學稱諸生要非其好頃
渡河顧見溺者心怛怛若悸形神大削遂謝去其諸
生而東閉居僧舍常經月不窺戶人莫測其意所往
來啟關發牘文采葩流如李太白醉卧月下花影凌

梅花草堂集卷十

十一

亂幾滿襟袖以故詩名大譟好事者爭傳寫去偽置
中盛間真可識辨公曰嘻豈唐人能封我耶吾每嘔
心而思自謂吐其所欲言而質之往哲故有合者我
則愧矣則又務爲擺落抒所自得爲快刻畫魚鳥嘲
弄風月即徜徉市橋田舍間多大山長谷之想口鼻
眉眼盡載烟霞氣色嘗遇楚僧洞十曰公仙人耶何
爲在此公亦竊竊誦其母夫人就館時蓋嘗夢大茅
真君隱約見紅羅鶴馭云自是歛氣守柔惟清虛自
課居恒說詩都不及長慶晚間一省輒語人香山有

言路人回顧應相怪十一年來見此翁吾深愧斯語
然非爲詩語也亡何病瘦雖盛暑終不廢訪舊嘗過
其友張生曰人言宮詞婉艷如王建十五殿頭聞索
繪隔花先喚打漁舡故是作者張生語人即此老近
自然故不乏菁華本色耳然聞其詞氣喘喘矣既疾
亟忘年友周球過之舉手曰遂病甚竟瞑得年七十
有三

論曰王先生土木形骸語不及世事獎成後進津津
欲吐惟恐其不入吾社也性好游覽然無濟勝具或

梅花草堂集卷十

主

遇蹴鞠擲蒲蒲間雞走馬飛丸站履之戲無弗諦視令
有述于世蘇子瞻眼中未嘗見不好人其意政爾然
于是非短長之際偵之了如矣先生慕孫太初之爲
人詩寔過之而黃谿公與雅宜山人游蘊藉風流冠
冕當代人謂荻扁王氏不減杜陵父子其信然歟先
生有白虹集二十卷今行于世

沈曾唯 弟曾魯 子一源

沈曾唯字達之與弟曾魯同居縣西南十五里之黃
溪魯字得之黃溪故與星溪相望弦誦之聲相聞鬢

士相矜奮然無先沈氏兄弟其所歷類選歲季月試
大畧兄弟相先後而名第正等積廩各三十年達之
以歲例貢入太學得之用天子覃恩一歲同薦于朝
里人異之得之意怏怏恨不得一當舒發其志氣晚
用貢起不逾年卒得歲五十有九達之俛首就選人
授永康縣訓導然廩廩奉職不以寒擅自貶其操選
武進縣教諭歿于官時年六十有三達之長者都不
知人世嬉遊徵逐之事布袍草履屢空晏如而得之
抵掌談笑目無前人義之所不出斬如也嘗舍任觀

梅花草堂集卷十

南

察憲許觀察愛其清豁令少就居間得之瞪目視推
案而起曰小子非人耶乃令使者挫其廉以相試觀
察報謝退語人吾每以沈先生自礪也達之既廷試
請詣南雍有故人強之選當爲子力而達之憤然曰
吾與若同起家黃溪上下日不月而遂能陶鑄人耶
人稱溪上沈氏非獨其才名相埒其正性兄弟也得
之子一源字元澄戰顙被面勃勃有光氣耳垂珠通
知二父志自奮於文章知名當世多小直而大却婦
翁李某且死以其子之用屬元澄又授之鑑元澄掩

面走曰何有以孤托而以銀盟者乎婦翁聞之曰故
知其人必爾可瞑矣後卒如婦翁言元澄好酒飲喜
歌詩博奕投壺談說慷慨必歸舉業既疾亟醫者視
之惻憐然猶自言已解省當去得年四十有六

論曰余猶及侍黃溪兩先生永康溫文竟日無忤色
貢士談言謹亮亂呼茶酒元澄諾諾奉行之老屋瓦
盆有禮有義何必減荀陳風哉兩先生之父缺古貌
窄袖無爲其所不爲洎乎元澄彬彬文物矣然元澄
爲父穿壙中夜仗劍擔牛酒水雪擦擦亂鬚間役人
梅花草堂集卷十

感動大都文章之彥從孝友發脉者故是賈別不復
可期于今之世矣

諸壽賢

諸壽賢字延之六歲入小學即龕孔子像危坐對之
父師誨責弗動十三能文章記濫強記放筆千言都
下同社生推爲盟主而心特下王於潛庚切劘無間
王亦雅信公生天當在靈運前也萬曆己卯領鄉薦
丙戌中春官第公既鯁直自負遭時彌勵與同籍顧
允成彭好古意氣相頡頏數言事廷詒回籍待選讀

書里第三年戊子改河南南陽府教授公慨然以師
道自任勸學興禮務躬行爲諸士先諸士相應爲有
用之文霞蒸豹變甲諸郡省庚寅遷國子監助教六
館矜式動遵矩矱壬辰陞禮部儀制主事教習駙馬
都尉許號忠勤有體而是時蘭溪在政府與大司馬
石星取唯諾情竅爲務公劾奏之直聲凜凜震動朝
廷戚畹黃頭有所祈謁都不得一眄曰若曹詎可與
作緣而公亦默覽世情無可與直道行者會病瘍告
歸田里便欲以所學用之于鄉鄉子弟之秀異者朱

梅花草堂集卷十

五

大典俞琬綸王騰程之徒授室國中以來四方奇杰
之士四方士雲集其庭一經指授無不改觀公亦擁
臯比伊吾揮毫落紙轉相傳誦自甲乙試至童子科
無不人人滿志也公即杜門養晦乎然不能忘當世
得失之務與民間一切水旱疾疫坎壈盆覆之苦遇
有請必直之即倒屣設方畧無所靳郡縣大夫亦時
就公咨所便公盡臆縱口絕無揣摩迎望之意久之
築室寶華山中專意復性之學纂述周易身體而力
行之暇暇自謂有得亡何病死得年七十有一公秀

目豐順長七尺日啜粥不下數十器而性簡澹都不食鹽醢被服寒素惟孝友于兄弟施及三族乃至賓從戚友病瘦距喪憂患與所不知何人疾痛痾痒不啻其身痒也遇時政闕失或親故帖危顛墜者輒大慟欲絕誠心愆行亦時使人流涕晚慕易山中間還里一時冤滯者填委門巷人人自詫有所賴藉云

論曰儀部之喪宗老哭失聲弔者數千人無弗掩涕至有馨爐於頂相扶携擁門哭盡哀人無識者亦不下千人其死也哀其生也榮矣儀部慕易絕筆于襄

梅花草堂集卷十

七

喟然嘆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古者鄉先生歿可祭于社吾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哉朱氏其先河南人後徙常熟又徙沙溪洪武初避國姓改諸居瀾漕儀部之祖翰林憲嗣祖曰寧津正皆清正自許有述于後要自漢州寬始顯漢州詩曰萬里歸程孤宦瘦半篙春水一舟輕儀部嘗為予娓娓誦之唯恐其先烈不述於世也儀部又言漢州父福母盧氏喜種德庾廩甲漕上多不自予蓋諸氏始基之矣

徐應聘

徐應聘字伯衡十二應童子科大梁王侯撫其頂曰玉堂金馬之器將不即名而名即之焉用早計為祭酉楠諸生壬午鄉薦為歸德門下士癸未第選翰林院庶吉士明年授檢討三載秩滿階徵仕郎封父汝龍如其官時歸德在禮部政府忽召公語多侵歸德公出為歸德誦之且曰古人一辭而退寧能受物之汶汶哉歸德笑領之顧謂公且為具疏公手具疏如歸德旨竟引去君子曰勇哉歸德然青尚于藍矣已丑充詩經同考試得人為感庚寅察免所引皆非

梅花草堂集卷十

六

其事論者究之而公意怡然曰與吾策款段僕僕泥土中稱冠帶書生毋寧從鄉邦耆老作弔古社自煖快耶或勸公稍通長安問輒醉之酒丁未起公行人司行人進尚寶司司丞公勉就道亟假歸庚戌陞光祿寺少卿奉詔冊樊府事竣休沐里第客勸公進公遲延不行語人曰吾曩者居長安見同籍生怒馬而馳髮黝目遠視而此瞞瞞者盡改其常半烏有矣吾少能以青衫對諸年少不令御者揶揄我乎客曰政以君青衫故勸了此局公笑曰官頃自了侯河之清

人生幾何矣乙卯陞太僕寺少卿丙辰公御金緋駕秋濤而上親戚送之猶復遲延不進既抵任因政旁午出納紛拏公戴星視事未四月疾作對客談款而逝公性真率事父母盡孝人有頌公德而溢者輒訛其顛不發言久亦漸薄其人良辰清夜感絃竹更曹而進然不敢忘寒儉之素得歲六十有三

論曰故友王泰亨稱檢討真人對客輒誦之有一人知己之感以予所見檢討其于宦味泊如也公嘗誦蘇子瞻此處有甚歇不得謂是當官快論卒違其志

梅花草堂集卷十

七

似有物使不然公能決歸德之勇退已身悖之耶世人多言恬澹不必然昔者吾友謂可庶幾而未之逮也談何易哉公年五十請予作傳朝廷方議起公田間予唯唯將有待而公數數爲予言檢討故如此矣嗟乎其澹不可誣也

張文柱

張文柱字仲立父奉直公好客喜吟必携仲與俱時有雋句年十二嘗賦關山月云閨裏紅顏愁少婦塵邊白骨怨征夫一座嗟賞從父遷居留都耳目開滌

學問彌遠歸崑山補弟子員升上等嘗以文贄周太僕復後嘆曰司馬相如之作今無此人直指即陞按吳中行縣得公卷亟懸國門期爲大廷之冠聘公修纂群書龍司理宗武與定爾汝交公色瞿然每徵文使者相屬于門意甚苦之恐爲附會者所踪檢押益至又十五年戊子始薦順天秋試高第既試禮部不雋除守臨清清故冠帶之衝萬貨所集他守者疲于奔謁念不得及民公按部見五民雜處狡獪譁張之徒窟穴根株爲奸利如絲棼不可解與之休息則勝

梅花草堂集卷十

十

偏起而更張之則滋其憂計者事莫如勵精嘆曰吾知所以治清矣乃下令刻日聽諸告訐者訐千牘公首批其不直者九百餘帑皆深誅其隱衷纒纒數千言而存其直者聽候伺老吏吐舌清民不苦奸利監司某駐節清州令邏卒得訶民間爭鬭卒遂爲政境內騷屑公白監司罷訶卒風弊頓革公在清四年凡錢穀詞訟下至閭閻車細皆獨身親之黠吏束手如偶人客至款接如儀時爲歌詩相贈答格力整暇無一切忙卒酬應之習清淵一路倚爲福星而公以積

勞於暴卒清人如喪考妣云公性至孝母柴夫人特嚴峻與兄黃門公不敢修菜子之色以相歡稍拂意夫人輒面壁竟日公亦侍立竟日回視公在色輒解故嘗與黃門約他日即貴顯當更互出入無使慈闈有陟屺之嘆後黃門以言事罷爲民而公始出守清淵其素所自盟也公與黃門閉閣論事必具首尾母使踈脫而黃門嘗語公仲立一思即得吾十思亦不至失蓋其兄弟心相許可任天下事如此公爲諸生時已都清望郡縣長吏多咨之公聞其口無所陳乞

梅花草堂集

卷十

辛

必公正然後發憤亦在齒輔間一嚔拂而已

論曰世稱清淵公脫顧莒州之難其誼甚偉至莒州送清淵之奠滴血于墓然後人知之而王兵部志堅亦言其先中憲與世父太學君頌義如莒州夫清淵居恒恂恂明是非覈事情充類至盡乃其行長者如是耶公自言人生產千金即有餘藏登一第縮尺符生平足展進此徒自苦耳不乃粘壁枯乎而世之論者徒以不得一第爲清淵公遺恨嗟嗟夫既已行其志矣

王

王安鼎字孺和少孤奉母家赤貧然無寒儉之性母又素斯遠大責以先世儀節伏臘婚葬必如則乃止小不愜輒加詬詈至累日無所容當是時公必謝免一切獨居屏息以俟幸恚解即又欣然婉戀母傍如籠鳥于飛頓忘往境嘗秋夜被譴風雨迷離公跪中遂達于旦乃發大腫忍而見母母問對以風遺痺濕而母以爲詐也詈不已友人聞之戲問公胡爲泥塗公曰非泥塗母怒何從至母聞亦大笑甫冠補諸

梅花草堂集

卷十

辛

生籍名已噪而母望彌殷責彌甚然用是學彌深穩擷英漱潤斐豐逼人識者謂公詩膚骨皆清饒格力不減其家弁山翁書類率更令公聞而有退然之色人愈重之公兼資敏視色清澈能苦吟疾書人或請之不甚矜秘每遇佳山水或絲肉彌連即飲不能盡一蕉葉達晝夜不辭去母或召之輒面使者無喜色汗如漿矣公益有異母兄三人云三人者將盡洗公之產母不欲聽公勸母洗之而後遂不能支公嘗語其友吾安所逃母責吾母慈母也脫能自立如母志

猶將兼愛三兄君子曰孝哉王子勸母修讓而自引咎焉公既坎壈焦勞病肺渴乃達于喉幾瘖母憫爲持佛號公聞之支床悲咽淚盡而逝得年四十有七子徽嘉風慧有文通知父志年十六殤

論曰予所見孺和實如此楚孝介先生稱孺和純孝書旌其門不虛耳而孺和不敢居也善類而藏之以示人而當時耳食者謂孺和實怒其母猶不免置于唇舌悲哉悲哉孺和既死南昌王侯嘗白御史上其事矣然非孺和意也孺和故王右丞米南宮之流

梅花草堂集

卷十

革

家不如而其孝直可爲曾參今亡矣夫子嘗見惡于鄉之人而孺和鄉人皆好之予以孺和爲未至神骨漸老當時已有惡孺和者孺和竊自喜而予始無所逃見惡之實矣悲哉若人今亡矣夫

王臨亨

王臨亨字止之性沉敏多深湛之思遇事寬大喜通脫不屑爭咫尺之贏自快落落黌校間會有觸以貲入太學萬曆戊子領薦聯舉進士令浙之西安西安俗多盜盜不畏人民莫敢捕公廉得之毋詢盜得其

踪跡真偽輒止有稱某某同盜者置勿問嘗曰盜賊何親惟同黨是賴凡繫獄發遣之費取給焉寧肯自剪其羽翼輸情於官其連者必怨家或他盜之怨家耳平民一稱作賊伍伯到門鷄犬立盡縱以實得免而中人之產蕩然矣公爲西安數月民始敢捕盜而是時島夷匪茹督撫念海鹽巘邑疏請公往公至發奸爲務立縱証服者若而人譴舞文者若而人論死窩姦殺人者若而人一縣凜凜探九椎埋之夫屏息于道十龍者海大猾也或殺人圖財復移其屍詐人

梅花草堂集

卷十

革

或乘醉誘人他出而淫其妻或沸湯殺人以其骸飼犬狗翻覆攫搶呼吸毒瘴海鹽人莫敢忤視公悉繫之召縣諸父老集蕭寺覆問十龍殺人狀父老叩頭泣請如法公重刑笞之相繼死民大悅而豪強暴客亦遂無敢負緣爲奸者乙未被徵海豪貴故怨公以蜚語眩主爵大夫量遷比部已亥奉命慮因江北明年奉命密錄嶺南故事密錄嶺南者例減大辟百人公取故牘屏胥吏繙閱見冤濫者累累欲浮其額吏持不可曰浮額非例也不便使君且多駁焉多駁之

累累君多減之活活囚于使君何如公奮曰吾珍重一官冷眼覆盆下人耶卒減死至二百餘人當事者服公爰弗駁也是歲還負外郎再遷雲南司郎中明年復命守雲南司掌都下獄事故事縱騎多羅織人為盜既請嚴旨部臣莫敢平反公得情必反之京師為之語曰遇蘇州人則生蘇州人蓋指公與同舍郎嚴敬云明年擢知杭州便道歸以疾卒于家年四十八初公之在嶺南也將讞獄高涼臺使語公高涼有冤獄六十人公往釋之公曰君知冤矣何不遂釋之

梅花草堂集卷十

七

而以語不佞臺使曰此採使上請獄也吾曩者請之採使不從心悔之不如其自釋之也公幸無語採使遂釋之便公曰諾而風聞此六十人者具獄所由則稅使督民造舟網珠於雷獻天子奪採使權而網無所得其民遂相引為盜將償所費於廉廉兵捕得之事聞採使惡稅使之傾已也悉奏死湛江等六十八人無一人免者公曰臺使言竟釋之固當脫怒中使以白簡從事即一官不足戀如諸囚仍弗活何往見採使問曰君好積德樂施予每見丐者塞途輒活

之有之乎採使曰有之又曰聞有丐姬貌類太夫人歲給廩餼贍之有諸答曰此鄙念何稱焉公曰今天下苦鹽稅極矣自君蒞粵而民若安瀾其為德甚厚雖然尤願君之廣之也日者採珠之盜外論以為未實必不然其為真盜無疑然盜無賊証請以採珠罪罪之于君何如君振溝壑之瘠不忍一夫而忍六十人耶採使唯唯謝惟公言六十人者皆不死

梅花草堂集卷十

共

論曰予嘗讀比部公粵讞書論次其浙西治狀以生道殺民殺之而適生之也張釋之于定國之後代有人焉既又覽其自志了然生死之際無怖無難豈其進乎道哉公性喜飲酒嘗與所知箕踞浮白話小時風箏粘竿面具之戲率群兒勒戰陣為樂往往卜夜或張燕而招之疾首不赴令東方生王無功之徒津津地下矣

陳嘉猷

陳嘉猷字盟之五歲喪父從母周僑居郡城之兄舍族人終訖之公詣府候訊面吏而不荅吏問孺子何不言曰公泣曰覆巢之卵不言且歷吏憐其孤童終

白之公婦發父書傳晝夜讀膝抵櫃盡穿十八補郡
弟子爲巡撫都御史陳道基所器重而是時江右龍
宗武司理蘇州攝府正課諸生戒勿舉燭諸生執題
問難于公日晡都不得下公就月書月蔽僅一目而
歲司理覽之曰此人即片言自冠况一目歲哉時論
快之已就試無不冠也卒難一第公益發憤爲該達
之學晝時政旁及陰陽感應之書無不纂錄萬曆
丙午舉順天府鄉試第二人庚戌子世埈登第乃謁
選授桐城教諭賜歸學宮獎率多士壬子冬將上春
梅花草堂集卷十

辛

官告歸里歿松陵道上初公之爲童子試也同舍生
請祈于神公書牘曰藐焉孤童願不失舊物公父儒
蓋已丑進士司理興化挺勁有氣骨其後終刑部主
事云
論曰博士有友四人焉今所稱四子金蘭社者也陸
觀察徐檢討以進士顯仲立守清州博士論桐城雖
厄一第亦少概見矣後皆客死官舍無還者博士生
還矣又歿于松陵豈四人者數之所定人莫能抗歟
博士葺文廟取材于江而筏解桴人駭散有義冠朱

衣者捍之得不敗卒以成功故博士好談太上感應
事今其書抵掌可述而死生之數要非感應所得囿
也悲夫余每愛顧仙居有子璠能述父事潤色東巖
而博士之子學表章蘭社有祠翼然吾鄉多才子弟
願得如璠與學者數人民德歸厚矣

王在公

王在公字孟風耿介而慈有遠志少從父德安太守
宦京師感疾疾狂走長安街怒罵恭順侯忽忽不知
所爲嘗見鬼物飛蓋揚揚而至群視孟風且拂拭之

梅花草堂集卷十

庚

一日躁甚取所御犀導自刺其喉幾二寸許德安公
賦絕拔之無害疾亦漸瘥顧怒生如戟德安公歿孟
風益折節讀書修經生家言而善祭酒馮夢禎亟稱
之進爲忘年友萬曆甲午舉鄉薦四方誦習其文可
宛都下竟不第選爲青州府高苑縣知縣高苑民就
之如父母歲大旱孟風登臺而祈甚虔不雨已詣府
行可二十里許入臨淄界顧見片雲點青天而黑雨
脚垂垂念莫是高苑雨耶旋宿民舍質明有隣縣官
某亦詣府後至者賀孟風曰公真神人乃能使滂沱

雨不出境孟風遣問臨淄人昨雨幾何則隨所止民
舍止矣環問高苑四境外皆不雨是歲青州一郡獨
高苑大稔民歌頌之陞濟南府同知會新守沈聖岐
不至攝府篆幾一歲獲上治民廉能聲籍籍孟風故
獨身舍官舍每放衙蒼頭五六輩侍孟風曰嗟爾米
前吾欲謝去其同知亡何一童子跪曰即言是也即
無中人之奉而家幸各天一方之安吾視此僕僕辰
酉政爲五六輩供具耳即何戀焉孟風驟然曰喜趣
燈書牘明旦拂衣去守道某頗諷孟風將及瓜內轉
梅花草堂集卷十

自言閱大藏于宗門忽有省然亦不廢淨土曰他日
見佛庶不生慚愧也

歸子慕 弟子簫

歸子慕字季思髫齡穎脫篇章甫就里人士爭傳寫
之雖厚自秘惜而其名愈噪性簡遠多特絕之行常
掛壺自隨醉卧花露下影宿襟袖得句驚人亦欣然
舍去初無意足成之人以是愛其高遠不愧歸太僕
兒萬曆辛卯領薦對春宮不第慨然南還神情孤往
動止凝寂知交竊竊諷之弗應忽載糗携一奴奔入
梅林山中埋名閉閣僧寮視之意甚畧而武林黃汝
亨心知是季思排闥呼之塞其裾而出季與黃語大
悅久之復還崑山築陶菴三江口植梅柳各數株殊
有野趣諸弟子從之干茅索綯各就亂棘爲籬落期
年成聚錫山高攀龍嘉善吳志遠時詣陶庵相砥爲
復性之學其志甚苦世莫得聞公又作陶庵儀置座
右大都自序其遠嗜絕器任真自得之致亡何病嘔
血喀喀不可止讀書或不能盡一葉遂去之而學彌
深造邑宰王時熙與博士沈應奎就與語嘆其絕俗

楚黃樊王衡間關數千里來視覺圭華都溫令人知
身安之富焉季沒海虞令耿橘題其墓曰清遠先生
得歲四十有四弟子蕭心形古渾綺思逼人先兄卒
論曰清遠故季思所自許蓋嘗自名其菴亦云世之
知季思者殊不盡要之不知其自知也人生如春夏
花實以時學猶澆也不學將落澆則必斂爲實未有
終歲長花者中下之性澆亦不花夫焉取實此天下
之大凡也季思敏而好學其天性然然而張黃門實
始基之矣予過南江望陶菴如壺子梅花垂垂欲笑
梅花草堂集卷十

各前

春風拂枝以爲季思往來其間也

張振德

張振德字季脩清憲副情之孫父曰應忠慧識通朗
有大志晚味禪悅公頗不好其事父嘗以言箴公意
甚堅父曰學道先生耶公荅曰兒聞明經不聞講道
父聽之輒語人昌吾世者必此兒公愈益折節讀書
破萬卷欲以馳騁當世十三能文章與同邑婦子慕
王在公顧天叙朱大典埒弱冠補弟子員會 神宗
東朝恩選入辟雍時輩下才名推二張蓋公與華亭

張以誠云大司馬王象乾重公有品以其子北面公
稱知乙丙辰選授叙州府興文縣知縣非公志也興
文漢夷雜處地踈衍易生物而民習惰窳呼米穀為
活路不治他種公教令取麥菽稷黍蕒及其他菜茹
等雜植之曰為若等廣活路不可乎期年有成民大
悅山壤宜楠杉拱把之材駢羅野外如灌莽公亦課
民條達之所在成林采薪不論錢民好拳勇俗以正
旦相撲誤死勿較公嚴其罰瞿然顧化又招撫流移
羅明德等一百七十餘人各完生聚無為宣撫所苦

梅花草堂集卷十

又三十

民又大悅道府臺使奇公治行壞僻不展其用乃檄
署宜賓長寧宜賓長寧民德公如興文三年滿考贈
父應忠如其官母周氏贈孺人邑故有巨盜張拱極
既論死脫逃又殺人公猝擒之又白正倫常忠等殺
越人于貨變姓名匿他界公又猝擒之四境凜凜縣
東門慈化寺盜常窺穴其間公為文告城隍神蕩之
曰吾生平不能倭佛何益徒藪盜耳公在縣條白利
害身諭禍福下筆滾滾皆成文章而才用優然常恭
謁道府必率其子紀綱舍輿徒步萬山間覽萬松海

棠紅蕉刺竹荔枝若薜欣然樂之殊不作金碧夜即之想性好文史雖復簿書堆案不徹卷軸與膠庠生不滿四十人科試二人公請廣其額至十有二人歲升于學者亦復四十餘人天啟辛酉九月公竣事棘闈聞耆酋已下重慶乘夜疾馳與文至則人情洶洶莫可誰何公厲白面與賊接戰不勝討論以下見公而有款歔之色公笑曰吾每讀史遇千古難平之事及絕代有心人未嘗不淹涕此豈我淹涕時耶亟入告錢孺人可行矣乃纓其冠手提與文長寧二叩坐

梅花草堂集

卷十

又三十一

堂皇賊黨有覓公者公瞋目詬之賊踉蹌走遂縱火公佩印入則錢孺人與二女淑安淑慶自刎死矣公提劍端坐其旁神色不變頃更火烈公竟死居民哭視之獨袍袖焦灼款款如隱几狀賊既退相與薜蘿興文之天壇山御史薛敷改聞其事于朝董御史翼御史周宗建董羽宸陸顯明錢士貴張提候補給事中陸文獻南京試御史陳必謙後先昌言其事詔贈光祿寺卿謚烈愍廕一子錦永千戶公秀目銳視而眉稜稜起轉項顧盼面多不可之色嘗讀唐史張

中丞傳恨然曰死生何與人事故有男子就縛項耶識者知公臨大節不可奪云公治興文崇獎忠孝節義爲務搜剔懿行祀名宦者五人曰前知縣李旺魏珊趙汝礪教諭丘廣訓導張芥卿賢四人曰國子監學錄許文美桂陽州訓王源建昌府知事石琅順天府治中潘璐孝子三人曰許金堂石勝禧王官義夫一人曰王文翰節婦三人曰李鼎妻趙氏白倫妻何氏苟愷妻李氏

論曰自有宇宙而有崑山忠孝頗有如興文之烈烈

梅花草堂集

卷十

又三十一

未一二教矣唐盧龍節度使張鎰輦資從幸奉天適遇朱泚黨李楚琳竟飽其毒宋孫察用朝散即使金金人攝降罵賊不屈累油絮焚死二人者皆崑山人可庶幾焉然而閩門之義故難爲興文矣錢孺人以幃房之秀驅率愛女赴敵如歸卒成公志或云孺人父家瀕海故嘗高其棲望倉卒訛傳寇至將去之孺人時年十三告母婦人避亂當安之母異其言慰與俱促凭繡以覘其意目不忤視竟繡如他日程斯與興文之恨張中丞俠烈豈異哉夫所謂天作之合者

乎興文之政予頗得其手錄為詳獨就裁時事慮無親見之者乃今得之遺事所載何有作吏五年至于守先徒取一金付次子組自明其無愧且留此以勗後人乎組一童子奉治命聞萬有一存之中稍賴諸生羅似龍賑之竟於不辱亦烈矣予每見紀兄弟緼道其父取羅憤覆緼額未嘗不嗚嗚欲絕也緼又言上虞有徐大禮者傳長寧亦罵賊先其妻弟謝文奎亦死之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歲寒然後知松栢之不凋也忠義之表于世亂可無悼其不幸于九

梅花草堂集

卷十

李胤昌

原哉

李胤昌

李胤昌字文長父中丞舉公差晚而中丞故以力學起家振巍科意在睥睨所以勗公者甚勤而公負可熱千人之資漱澗咀英落筆五色雅為楚黃樊孝介先生所器重庚子秋試卷為西浙徐公可求所得道解南服徐頗自詫廬陵眉山無能遠過比國門懸書引入下士盡推公固是出藍之青也時中丞方督沐在京師公上春官試過中丞逆旅商榷元牘執手珍

重而去明年辛丑中禮部試選改庶常於卯授編脩當是時寧波歸德山陰同在政府稍立異同有所屬草皆以誥編修編修放筆滾滾無弗當政府者然亦時有補抹政府各退語其客李編修非獨詞臣之冠他日國體端有賴焉丁未分校禮闈得左光斗林欲揖二十許人無不特絕壬子主試三楚公私念曰此家大人已酉役也有如不稱何以塞任使謝大人哉已復曰楚材誠天下雄然其大者屠龍其小者刻楮豈不爛然燭耀究無所用之乃分別主賓華實之

梅花草堂集

卷十

李胤昌

用而取裁焉三楚廉囊之彥無不脫穎出矣既竣事紆道黃岡拜孝介先生祠問所著書盡付梨棗未幾解還侍中丞山東旋歸里已中丞解組歸田趣公治裝公遷延弗欲行趣其壁曰側身天地尚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機客莫喻也丁巳有借公以祈自免者中丞聞知投筯而嘆寧有是耶公跪進曰使天長與兒為大人所夕歎不愈于冠大冠乘欵段僕僕泥王間乎于是乃稍稍洗腆微歌集諸親舊用相娛晚或廣筵喧劇枕床耳語中丞頗解意乃大得嘗秋桂盛開

中丞不可以風問侍者花無恙否則公亟乘夜製揮
勝亭質明而就中丞大喜徘徊金粟下滿引自勅曰
花亦連夜發耶戊午侍行鄧惠上虎山橋望青芝樹
色已未侍游七十二峯宿包山精舍庚申中丞開八
表公從容進曰兒今日所得孰多中丞亦喟然而笑
謂說者之無與也亡何中丞疾薨公悲愴久之會西
浙徐公陷虜公大慟怛怛不自得嘗獨居念父倚石
浪軒親茹菑而實涕或坐滌閣前山如黛忽忽與客
語若自謂歲行且盡者竟以壬戌冬卒

梅花草堂集

卷十

堂

論曰編脩初第時過日者京師布子而箕顧語編脩
甚類顧贊善也贊善得歲四十有八編脩中說歲與
贊善等編脩曰此身在則我有餘矣由是觀之人言
編脩大憾護者不必然昔申文定王文肅皆有連干
編脩而編脩居京師又嘗為三相草箋記針芒之介
蓋亦難為用矣而編脩超然自處清淨地非識體烏
至是哉編脩明經術所著書甚多稿留邸第者殆可
十人舉之惜不盡傳于世然而專欵一書殷殷與蘇
氏易傳爭烈矣吾鄉父子之遊周康僖以廷尉張祁

州以通參顧司馬以宮贊其後為中丞編脩豈易哉
夫所謂長與所夕不顧僕僕長安聞者耶乃其魏科
暉映斯又度越諸家矣

顧天峻

顧天峻字升伯敏秀通理讀書都于無味霞得想直
徹針芒無所註漏年二十鄉薦既落第為有非意之
干便畏恐懼邵陽劉公立白之而公意激昂發提
書囊從吳奴胡某直走萬山中不扇不爐無問晝夜
數常過金沙與同籍生王肯堂相砥為沉博絕麗之

梅花草堂集

卷十

堂

文力務獨詣王第己丑進士而公以壬辰登上第膺
傳弟三人授編脩詞林諸先輩皆心下公黃頭宮滕
俱稱公才子公委蛇受事惟謹提書堂掌注記管理
制勅無不敏辨已亥充冊使周邸贈父兄默文林郎
毋張氏贈孺人庚子超陞修撰主試順天丁未分校
禮部試李光元公爾劉錫玄之輩皆出公門下時以
為知人先是平據之役朝鮮受困帝命選戚重清
華之使勞撫外夷是推公遂受冊往公念諸弁請行
者不下二百輩毋猶以彼為市耶殘掠之後朝鮮不

勝遲矣將入境則檢校諸弁者囊篋封識旅館而又使使告其明王請得見故府所藏儀制王謝無有公憫然曰殘毀至是歟乃出所持大庠之憲與王約自儀以外者但擇所利行之朝鮮王大悅而公又庶得其戶部某者故嘗與聞白有通平壤之役戶部遣執國柄多所更易公至則使譯者請華語公不許又請諸執事僉者得左右班立公又不許笑曰外國禮左班世子豈可以世子不與僉而站其班耶諸夷悚服戶部屏息不敢仰視既出郊有冠大冠衣青繡衣持

梅花草堂集

卷十

廿

簡進者公視之則彼國新狀元許筠也所賦詩楚楚如律公心獨喜已而歎曰其細已甚國無振矣公既已都夷夏之望而東察勅諭又有外夷知諫內望攸歸之褒不悅公者贊之奏聞上公方與客語持牘笑曰吾意也角巾出都門遂以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謝其政公讀書多超乘之悟然必使措者手錄之乃肯寓目朱黃爛熳標位精入積卷軸至萬餘意不少怠諸措者請直都買金償之既還里門館清寂聞若無人非遇水旱盜賊風俗大故未嘗造令即

一人大寮有事東南者一切利敝所由必以諮公公傾囊而出旁引曲喻動中膝理雖僉任小史必傾耳竊聽相與言宮諭居恒恂恂寡言笑乃不知其底裏如此居無幾或次第罷行之而公未嘗受盡言之德或語及朝政公默不答四方文學之士聞以就請多見獎掖亦時就牘刪抹乃至無餘一經點竄爛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公嘗語人吾于世間好文字即觀之無所得遇不愜者甫旋目而機躍至既脫草故自斐然吾每笑昔人學書日臨蘭亭一本那得佳亡何

梅花草堂集

卷十

廿

疾覺得歲六十有七甫屬續簡書適至仍以公為左春坊左諭德或曰朝廷將大用公而公不逮矣問巷人擁門哭之如喪考妣云論曰宮諭公腸熱面冷與人語嘔出肝肺人或不勝任而始和之終去之于宮諭何與焉而見為道廣意忌也其然豈其然哉宮諭要是有天下威名言論風旨不忌人而人忌之蓋嘗自述其使朝鮮也曰吾出盤山渡鴨綠登摩天嶺始知天體之不盡覺兩司馬壯遊如所稱上會稽探禹穴來觀七澤不足使入吐

氣也夜望燈火蛇行委蛇長數十里荒沙寥沈之鄉
旌旗隱現多出雲際爾時自託人間之奉無復之矣
世人眼孔如豆嗟感黃閻正不必然丘長孺爲子言
宮諭度嶺時甲士列營而寢有聞范伏帳下不動此
豈人力哉嗟乎官諭歸田十年豈少帳下覓而令其
讀書味道老壽考終也夫所謂天未欲平治天下者
乎

顧天寵

顧天寵字元錫讀書敏疾多蕪人之悟折爾抽絲便

梅花草堂集卷十

世

了然于手而性特長厚不務高亢斬截弱冠遊黌校
累升上第弟子淪十年薦丙午鄉試又十年第進士
選知河南府廬氏縣廬氏古魏地民貧瘠不自重其
生人死輒詐言仇殺因圖奸利公廉知其狀繫百牘
弗及抵民始詳公公不爲動既一歲詞無誣殺者諸
訟亦哀止號山伊水間多礦盜故有毛兵守之每使
者督捕急盜愈熾公曰嘻夫非有他盜患吾民即
其守者自爲聲援督之則熾休之則自息耳乃下令
令所在要害嚴爲防守不責其斬獲幾何盜果自息

民歌誦之亡何持內報歸里第公嘗自謀其治廬狀
無悔于心者獨廬民不徒輸賦賦不登逋相積也吾
近者即請之力幸免諸逋而吾去後不可爲常將柰
何既免喪補令遵化會憲廟改元出帑金十萬犒造
士詔公代關使者申廷撰行邊故事帑猶至必貯庫
照驗乃行公即馳之不更驗將士雖呼聲相屬而吏
有竊竊之色相與言脫明府驗者吾曹逸樂終其身
餘以爲子孫計矣使者聞知甚重公公亦有知己之
感云亡何遼陽失守虜逼廣寧而陣臺使李瑾移鎮

梅花草堂集卷十

世

永平永平密通關口議者謂當此倥傯時鎮臣不得
輕動爲虜所窺公獨心知其以身翼遵化也乃愈益
自力當是時角聲滿天烽火燭地又境內所集五方
之民販繒挾寶貝與債帥黠虜相錯情形巨則公細
心鎮之寂無譁者一日馳見臺使使者從容語公睹
此茫茫毋內顧耶公徐曰令固守土之臣不得輕遣
妻子爲民望使者矚公良久曰真賢令也吾無憂遵
化矣當是時四方點行之卒屯寨相錯數與監司門
乃至脫巾圍柵諸司震恐公條諭利害令自解散遙

假晏然監司無掛吏議者繁公之力也公在遵化所積考上上刻凡一十有六未及選試僅受兵部武選司主事銜以歸封父母暨所生母如其官或為公少之公曰吾曩者淹留諸生間第知孝友為為政吾事既濟矣幸邀天子寵命以報父母敢復求多乎哉蓋其恬淡自守有至性類如此

論曰顧氏多長者如武選之父成寧恂恂若處子七十餘年其為長者于諸長者之間尤較著矣惜乎未見行事武選少嬰寒疾嘔嘔如不勝既令盧氏崎嶇

梅花草堂集

卷十

苑

萬山中不色積再理遵化嶽然節操可比長城而後長者之用始顯晚歸私第聊就其先霖雨堂小營苑乘逐洗宦橐公夷然弗屑談笑如平生嗟乎漢東陽侯張相如固稱長者其于經世之業則無餘矣許生為予言虜逼遵化甚急武選衣緋衣入言曰姑看此為報黃金臺上意其夫人周憐慨語曰脫不幸爾爾固足千秋何患乎里中人至今傳說其事謂武選提挾負荷益有內助焉

許士耕

許士耕字文舉十三能文章日可數目父奉政公深秘之而心奇其絕特憐愛彌至未久為諸生海內修文之彥爭願結納公遽謝厚自秘獨與同邑顧文學維徐進士開禧妹婿葛錫現為爾汝之款讀書談說講求當世得失之務了然心口可見行事絕不令國門預懸其書為奔名嚆矢曰男子具七尺要必以文學進身不自令沒沒名未登籍而先之自取漏洩耳歲辛酉舉于鄉主文者署其牘曰以二十八膽力寫千萬頃波濤讀者建其言稱知人能得士而是時奉

梅花草堂集

卷十

甲

政公歷官中外命公秉家政公稍稍通賓客然必告奉政公乃投分一切厚倫睦俗郵故賻貧周急活人之事即出已橐必以為奉政之德情鍾無已乃稱私覲獨檢錫藏獲小小抵忤于物必重其法而後聞曰吾先祖大夫家大夫之義也與人交洞見底裏賓客樂從其遊然終不及臺登公堂者真然有大人長者之氣云公好談古方畧自六經二十一史乃至國家經世之籍無不纂述時有擬議尤好觀趙文肅華亭江陵陸尚書諸刻曰此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每罷

公車對輦呼弟朝哉影延綠園塋金樞石無間寒暑
或策蹇省視奉政公操荒塋而奏之父子之遊喜微
肝肺亡何翺病致仲父太學公亦相繼遷逝公哀叫
摧裂五內為損已又忍其至痛款曲慰奉政公公母
孫安人不遠公登籍公心痛之會捧奉政公恩冊告
廟喜見眉宇已而雨淚蘇蘇交于頤頤自見其影而
增傷痛弟朝之又莫逮也君子謂公之感疾自丁卯
年始公為人厚自檢刻令此身常處不競之地其學
以一物不知為耻不喜徑約嘗曰學從博入久自脫

梅花草堂集

卷十

聖

落斯則真約耳然不感發不足以豁其志氣故嘗東
瞻天目之奇峻北顧黃河之奔流南涉夷門之蕭颯
徘徊許下慨然噴涕曰天文四垂為宇河山渺邈誰
得在者即約亦安歸乎君子謂文舉之學已見大意

如此

論曰予終始文舉三十七年之間積行累義整肅庭
宇維嚴青華之冑通籍十年不造令即千秋何以加
焉而猶惜其年不待祿行不酬志乎文舉歿而悲吟
太息之聲徹于閭里無問老穉朋知相視拭淚如喪

手足其定論可得而考已吾鄉孝廉之傳不及一第
而歿者如黃希聲吳純甫多思曾陳子行之輩至今
追慕之然無從考其生死之際獨吾友歸李思折肱
清肅儼然長單可謂知死然不免去床喘喘瘳之
甚而文舉易簀時距未十畧顧見客至于解船惻然
後長揖學問之力于是乎不可及矣

梅花草堂集

卷十

聖

梅花草堂集

皇明崑山名宦傳

吳郡 張大復 著

按志崑山古婁縣其以婁長名世者自三國
顧雍始五代之季南宋杜冲之梁陸慶陳朕
不依唐王綱萬齊融劉絳莊宋邊傲趙執梁
適張方平韓正彥沈遵梁澤民姚晦明程沂
潘柔征張漢之潘友文項公澤徐開詩元王
安貞八資刺劫羅鐵木兒史文彬俱係前朝
梅花草堂集 名宦傳 乙

復初皆一時父公千載循良與天壤俱無
疑者也明興妙簡銅墨得人為盛據所見所
聞所傳聞斷自為侯而下九十人教諭二人
勅農丞三人作名宦大傳

監察御史前知崑山縣事鄧城為侯

為耕字子翔初姓魏河南開封府鄆城縣人洪武二
十七年張信榜進士除四川重慶府墊江知縣持母
服歸衙鎮江之金壇三十一年遷知崑山縣事時宇
宙初開庶政草昧庫耗胥奸根盤穴窟不可究問侯

甫下車即嚴葺庫子祇候等與堂皇肅然而催糧勾
軍官旗方旁午于縣檀櫺丁九沈三姓沒入廩房囚
禁里甲動經年歲駢首狼籍未易枚舉而官旗又娶
婦生子影戶匿丁恣橫彌甚公清查解遣無漏無滯
又首訴匿名丁壯二百餘人上之廷 詔御史李徽
械送京師民籍犁然而諧舞文軍校多流言譁輦下
矣永樂元年 詔發侯遵化妙鐵侯被命單騎日夜
行而耆老王榮等百餘人詣闕擊登聞鼓訟侯冤狀
且言凋敝後勢不能曾離慈母 詔就遵化馳驅送
梅花草堂集 名宦傳 二

崑公至奏免包荒積欠銀糧一十八萬三年大水奏
開吳淞江淤墊者二十餘里時尚書夏原吉太常素
復為政侯條上埋塞故道與水勢衝擊所由緩上分
別言之尚書用侯言江南水利永賴至今五年持繼
毋喪歸鄆城甫除服按察馬祥昌言于朝謂當今才
堪煩劇可福一路者無如崑山故令芮某而部臣亦
雅知崑山令將非侯不可 詔知崑山縣事如故而
為軍百戶修陳于侯誣侯阻撓後 詔逮京訊問事
白復馳驛知崑山十三年以父喪去其任侯前後治

歲九十有八年而精采彌著百姓樂生說者謂盛祿
與咻之功百世不可磨滅云侯性濶大敢任事然不
斯赫之名與利補敝一切與民更始至其物色譽
髦尤稱具服初到崑拔陳俾子庭吏振吳甞于孤童
實夏累于數歲蓋微也郭有道司馬德操之鑒焉後
徵廣東道監察御史未久改知泰州泰安縣再徙大
名清豐宣德六年以疾卒于位繼侯者山陰馬文炯
宛平羅永年舊志各有傳

加六品服色知崑山縣事襄陽鄭侯達

粹花草堂集

二

鄭述字叔通湖廣黃州府人父庸占籍襄陽而襄陽
令方以士不登籍為憂聞侯名召補博士弟子有聲
宣德乙卯登省錄第六人入太學選授盡屋縣知縣
撫字勤敏封父如其官與赴部增秩景泰五年吳中
飢疫非常民食草木殆盡巡撫李尚書憂之請以六
品秩借俸知崑山候至勾校濟農預備二倉盡耗鼠
雀沈所有餘不能給貧民之半就給貧民沙塊菜結
又不當賑數之半侯詣府請太守發貯庫折色銀兩
數萬分給諸縣推濟饑貧則太守已遣糧潮襄侯曰

嗚呼故知崑山民無蓋藏而就其中稍贏者可勸也
則徒步臨諭中上戶得穀數千斛撤公府廢材神壇
祠木得薪億萬餘束煮粥糜日餉其貧者奉行勾
校皆有成績侯又體良醫葛仲明俾並貧民疾疫免
死者無筭是秋股回稍給侯又念即民能復業如露
廈何則又市竹架屋以居之又給種馬民相謂曰吾
曩者磔犬狗而食之賣其皮已甘麥查已甘草木之
根皮婦子牽挽乞于市且累也如因募隸鬼籍矣使
君寔生我使我父子兄弟相保也蓋崑自兵燹休息
梅菴堂集

名官傳

四

之後及此又一再造云侯博涉經史禮下賢士嘗進
老儒龔大章沈誠學咨訪民間利弊又推轂教諭陳
登儒士周號俾有述于世始至之月有千夫長捕盜
殺人撫幕官倚勢作威皆請寘之于法不少貸既滿
考便趣裝上道請歸養當事者不允仍知崑山天順
二年閏二月二十八日患瘧七日卒進士鄭文康泣
而識之繼侯者京山唐素儀封楊謚臨海余機各有
傳不具載

河南布政使前知崑山縣事慈谿楊侯子器

楊子器字名父浙江慈縣人以成化戊辰進士選
知崑山事甫至縣即劇大猾數人皆掠無餘一縣凜
凜莫敢犯父老相與語使君故威嚴為務比白事必
問所便安日見和易問過民舍遇耕釣織紉種藝之
事及里塾子弟課誦之聲輒甚喜為言務本節用孝
弟力田之樂可永無弊見小學對課句讀必字解而
莊訓之或設方畧散搭墨以勸勤惰即窮鄉僻壤寒
暑無間邑諸生以藝請尤加獎賞嘗宴紫京兆奇勅
令薄游以自廣京兆淹遊越西諸山歸呈其稿侯笑
梅花草堂集卷之五

曰太史公周覽名山大川作史記豈虛語哉其弘獎
士類多如此嘗捐休葺夫子堂廟而餘以表彰先哲
文墓賦詩弔古欽然無間獨不喜土木神像見則踈
之撤其材為公署之用嘗語父老曰凡所為崇巫而
事鬼者為其賞善而罰不肖也有吾在若等勉為善
而已矣未滿考竟以憂去後補山西之高平調常燕
舟過問閭閻吏民擁馬首大譁願赴闕借任侯既治
海虞又三年召補吏部考功司主事轉驗封司員外
郎七年遷官湖廣右叅議福建按察長學副使河南

右叅議布政司左右布政使卒錫山邵尚書嘗為
侯外侯性介直濟以寬和與人交能以量容以情
恕下能以辭色假故與交者無喜怒而有感愧云崑
民并祠侯馬鞍山陽祖豆勿絕

監察御史前知崑山縣事開化方侯蒙

少字思通浙江開化縣人正德戊辰進士選授崑
山縣知縣時吳中大水外隍與民舍相連望如海
以朝庭徵發之令教諫有司侯詣府請緊曰非獨爾
以身代計吾民不能舍令或者其有償乎被繫四十
梅花草堂集卷之六

三日崑民數千人環圍之而泣莫可誰何侯乃就獄
尋奏其畧曰天災流行世所時有然未有如此歲三
異之甚者臣濠代罪一方豈不知朝廷財賦仰給東
內誠倚東南莫如休養今日伏願渙發德音亟下漢
之減租之詔令魚蝦雜處之衆少延喘息倘來歲成
熟減可如常否者半飽魚腹半斃催逋是江南無民
而朝廷無江南矣奏入詔免蘇松甯鎮嘉湖杭七郡
漕糧繫民之力也其明年春雨愆綿水妨耕稼會撫
臣行縣傳聞近步力請勸規使者志甚畧侯乃大譁

於左陷入坎窞中老聶挽奔救哭聲沸地使者
惻然改容為請于朝又得減半焉凡侯之勇于為民
溺如此侯才思奇逸喜自負十二解律律二十九為
崑山令旋以母喪去其任其後徵入御史臺未久卒
平生不輕與人所師事者吾景瑞友事者黃河清其
在崑山獨折節吳中英秀甫所至皆有題詠魚鱉鰲
素盡意揮洒為一時倜儻風流之冠然當時宦江南
稱動事者又必以侯為首蓋已已庚午之荒世民有
口沒世不能忘云繼侯者餘杭施德禎志有傳

梅花草堂集卷之六

七

崑山縣知縣應城祝侯乾壽

祝乾壽湖廣德安府應城縣人嘉靖癸丑進士選知
崑山時年二十七開敏流利通曉土俗所宜而緩急
布之民安其教樂其惠先是島夷內訌由嘉興府憲
穴松江之柘林川沙窪勢熾甚橫已潛入嘉定縣界
未幾而有採陶港之敗陷軍殺將至三千餘人江南
大恐是時候已戒嚴繕城撥守稽察非常開納父老
子弟之願入城堵共保疆隅者亡何賊猝至竹節戶
涉三江口薄東關鼠跳蜩集遂遠滿山城下侯微服

乘城鼓衆作氣或望見村塢籬落有被虜蹂踐者輒
籲天號哭躬率丁壯守堦老弱逆瓦石揚灰沙晝夜
力守不怠而是時卿紳王任用朱隆禧孝廉歸有光
丁允亨秦霑多畫便宜助侯攻守庠生李龍伯徐倬
深夜追出城上書赴援都司梁鳳持諍甚力又有諸
生滿蔚卿晉日亨陳淮等擐甲跨馬與賊接戰時有
新獲侯稍亡自堅亡何四月十三日賊薄西關潛避
板廠逼閣下濡絮被囊之箭鎗不能入鉤斷聲動地
城不下者一薄板角聲滿天與婦女號慟聲相聞侯

梅花草堂集卷之六

八

衣短後手執金鉦鼓之莫可誰何顧見一老父指侯
曰但涕泗油襟爾穢熱下之虜可擒也侯如教試沸
油果得其渠魁號二大王者縛旌竿上射殺之令丁
壯雜嗽其肉頃刻殆盡賊望見悲愴氣焰稍止哀止
公備城小懸土神祠睨其像則所見西關老父者也
遂上其事列春秋祀是為有唐將軍卜文超勝去祠
不十步蓋有將軍墓云按甲寅寇亂征兵幾半天下
諸將坐索金錢掩殺兒者為首功世廟嘗怒遂遣工
部右侍郎趙文華經畧東南其禍愈甚至逮都御史

張經參將湯克寬庚死詔徵至今言者雖互有得失
要之客兵之禍亦少概見矣募兵於將李途時許國
提山東民鎗手言揚兵詐坑斃者偽報俘斬倭八
十餘人株陶港之敗民鎗手自相蹂踐三千人無脫
者世廟即軫念東南差訪甚急亦烏知其至是哉
田州土官婦瓦氏提東蘭南丹歸順等狼兵秣馬請
戰張經徒以其好利輕進抑之經遠而始有平望王
岡涇之捷亦文章與經意相傾奪微倖一決以刑其
短耳都司梁鳳公提一旅選挑不進請餉請犒竟于

梅花草堂集

九

不滿志而去府宰守土之吏如二府任環嘉定揚且
崑山祝乾壽詎非鐵中之錚錚者耶侯既去崑山民
祀之土神祠右春秋勿絕既五十年黃岡樊侯題其
祠曰勝生且為之記其畧曰神教一日之靈令竭三
旬之瘁民數世而戴之誰謂民不易德者而要之盡
瘁如疾斯亦千載一遺矣其後又十餘年侯與樊並
祀南山蓋新安商人某等謀祠樊侯奉侯像而義起
焉以知民之不能忘也

禮部主客司員外郎前知崑山縣事祥符王侯

用章

王用章字汝平河南開封府祥符縣人以嘉靖乙丑
進士選知崑山既抵縣趣吏抱故牘按所部田賦及
諸奉行催督之籍周覽竟日嘆曰崑民不勝逞矣賦
繁而役重焉如此哉即如上戶產易盡耳即民富豈
能知錢穀出入之數而輪繡繇總否者編軍儲總部
十年之間其不蕩析棟尺伍者幾人耶于是詢謀父
老曲筭其便定在役之法清改兌之弊免儲總之役
期年崑民大悅會撫臣齒頭糧長之議下侯喜曰賦

梅花草堂集

十

長其有賴乎凡吾所苦民之領賦者飛詭為甚蓋苗
甲有限而詭寄無窮故有一苗之內了無現田一甲
之中寂無丁戶巧者寄廢于紳拙者免替于公府
賦稅何得不誑小民何得不病耶然欲清飛詭必先
清苗甲之路乃下令嚴限推收攢造徵冊令主膏者
不苦原戶催徵主受者不至客戶影射于是七十二
區之田盡出而苗甲中各有人矣侯乃按苗照田戶
以編役按區照苗甲以撥運役切賦省民欣且有樂
業之慶云三年入計考上上時新鄭在政府頗以美

秩俟意欲他調俟謝不可曰吾不忍垂成于崑而卒去之夫豈不知東南西北應惟命哉政府卒從侯志而崑民大譁于當道者惟恐失侯既滿秩當遷則又謀詣闕疏借于是執政者增秩或守常州治崑如故間一往常州民又惟恐侯不早還崑也既七年召入為主客郎侯乃喟然曰嗟我故不能提鼻忍息父藝折貴壽人前而我清夜料理治崑狀麻幾不負此一方民至望廬而返賦詩飲酒不復談天下事有御史大夫以年誼求見者侯提鼻謝之終不肯與世

樓花草堂集卷六名宦傳

十一

接侯性謹敏揭管千言都下如河漢無極即勞心操字時不廢投壺雅歌都與官唐王定尚山人梁辰魚為嘯歌管絃之歡常憇沈氏文筆山園徘徊輒竟日曰吾崑山一片石乃為孝廉影占耶輒索酒飲之盡醉乃罷侯所製板皆一時知名士初不識今中丞李同考一見嘆異令就穆廟覃恩還果得雋侯大喜又上舍賴允默名下士也方應秋闈試而臺責通賦甚急將加罪侯召其家督數之曰政若等輩乃公事有我在無令即知挫其氣至如約免耳蓋其天性憚才

以此侯晚歲舉三子廷樞廷棟偶至崑有老民言顧中侯者邑人士擁觀之無弗掩涕又有結髮者持百錢泣曰母亡留此錢囑某為致辭香報侯不意今日得見公子也敢以請公子揮淚謝却之其人嗚咽不勝而去時侯去崑已五十年次子廷棟天啓甲子河南鄉薦侯祠在玉柱塔左邑紳朱熙洽李同考支可人徐應聘等建

南京太常寺卿前知崑山縣事邵陽劉侯應龍

劉應龍字在田湖廣寶慶府邵陽縣人萬曆庚辰舉

進士第明年辛巳蒞任崑山時吳中大水庶民艱食

主

都相煽為盜公甫至便單車巡行勘視勞來不倦是歲有秋民輸租狼戾黠弁蠹緣為奸利淆亂斗斛務以魚肉吾民旗軍恣胸臆白晝蠶起猝人于市倉猝至公前公呵斥之不聽噴有煩言公怒縛旗軍召弁平量而去佞僧震肅御史有入于弁劾奏公左袒賦長幾開軍隙廷論直公無害時江陵當國清丈田畝公白御史崑山自周文襄公清丈以來二百年間生齒日繁民居稠密勢不可丈而田額固未嘗減于往

昔國賦如初不如勿丈便御史又劾之公又無害久之召入御史臺四川道監察御史巡視淮揚終南京太常寺卿公為人辯爽有識力粹過非常都以色意消之其為政務遂下而直上苟不便民必以身任其責雖撓挫無悔在仕五年絕無微上自見之政有諷之興茶利者輒笑曰吾居此遂久日惟除害不急何利之能興與人語都恂上長者而告者之意色雖在五臟之內萬里之遠皆知之一鄉紳謀營其所不快者為公指數其事茂上萬狀皆出之嘻笑問從吏甚

梅花草堂集

十三

力公曰夫如是將自及紳懸沮而退蓋其敏而有度類如此丁亥公在北臺吳中獲大水甚于辛巳公疏請甚力詔免崑山秋糧數萬人有見公京師者談欽委至無異家人父子或指其所御供具曰故崑山物也公既去諸生陳嘉猷張大復王安陽俞良策陳朗楨等先詣父老祠公馬鞍山下春秋祀勿絕

禮部主客司主事前崑山縣知縣曲周聶侯雲

翰

聶雲翰字搏判直隸廣平府曲周縣人萬曆壬辰進

士除授崑山知縣侯長七尺容止軒上士民擁馬首觀之已心懾侯又聽其議論敏辨酬答如流私相語曰嚴父也然吾等可高枕卧矣既蒞事據案揮酒六曹吏抱牘候押一無所關訖期年將編賦役侯按上中下差列為三等覆閱戶籍坵畝則飛洒不可辨侯曰凡所據役于官者為有田也戶清則田出田出則役均乃為穩其戶優畝而校之自畝零以上至百千萬計名虎頭鼠尾冊照冊編役自紳紳學士優免外一體輪當寂無譁者當編戶時見有僧田若干與民

梅花草堂集

十四

田錯侯曰賦長催租于僧不虎狼耶則取僧田自為里甲相徵輸而又以其賦排恤於曰毋令此輩免賦長催更為允軍魚肉也故事里甲在鄉謂之排年在城謂之坊長役等耳而坊長職應上官一切帳具奔命煩費十倍排年侯曰嘻此令民弱者怨其故習而強者憑射為奸利矣則取庫銀自為帳具諫會計冊中以時修輯而責掌應于坊長遂置為令侯蒞事精敏至于纖悉莫不畢舉修繕城坪所度丈尺幾何磚灰木椿幾何役夫若干人工費若干繕損補邪移若

千件皆屈指籌之不握筭民以為神嘗有役捕盜者
戶田二頃餘侯問役若肆也而田二頃耶役以祖業
對侯笑曰即崑山之盜為若祖耳蓋其洞悉民隱巧
論事如此治崑四年野無吹葭之警戶無夜吠之虞
吏民相與語曰初以侯為風為雷者也而竟于為日
為雨若此哉前後所校士如燭照然嘗鑄上首弟子
課義十二人稱為必得之技侯甫離任而絡繹榜頭
者十得八九矣乙未召入兵部職方司主事有醒者
賁引金數百兩淮涉河以例請侯笑曰故非辭例以

梅花草堂集本名官傳

三十一

賁廉由憶在崑時曾犯盜禁令若等不得志焉盡以
償若侯才大而見析繁清不自喜亦嘗自許吾于崑
即未能有利必與故欲無弊不革矣既官職方諸將
吏陳亡救過不暇嘗病背疽與同侯官吳中者公安
素宏道往訊之談說竟日盡亡不倦偶及三吳水利
侯具言吳淞白茅諸要害處如指諸掌公安自謂弗
如云未幾告歸曲周卒

予告侍養崑山縣知縣黃岡樊侯王衡

樊王衡字玄之湖廣黃州府黃岡縣人細瘦骨立自

少有正己物正之志初以萬曆乙未進士知縣商城
首革保歇馬決之弊商民翕然頑化會鎮使憑陵侯
偃塞不肯下直指憐侯才請移崑山或謂侯崑繁商
簡崑不可以商治治也侯笑曰自惟繁將治之以簡
既抵縣按故侯曲周肅喜曰賴先官之義聘為曹參
諸所為平賦均徭通商惠工禮賓客肅嘗吏者一視
曲周所劑量而緩急布之或自以其識力足成之崑
賦四十萬隱憂萬端侯勾校數日悉得其弊孔而在
不差毫髮或謂侯豈神人耶即開敏如曲周猶累月

梅花草堂集本名官傳

十六

得之侯笑曰吾豈異人哉吾第于平居訟牒中默識
其飛若干說若干某田浮役某役浮田若干得二
三焉又証以徵遺之籍十得五六焉又詢之紳紳又
証之胥吏十得七八焉君子曰仁哉樊侯細其念以
寧民侯坐堂皇治爰書折簡摧絲必肖其物有告許
者論以禍福利害勸之息民不可則姑聽之又初不
可則兩造而剖之無論勝者生色即受械無怨曰侯
寔生我而我致死之也期年縣不知有事六曹吏相
約為字學多頽罷者又一年且不知有令間析一二

不逞之徒堂下呼喝而堂上朗誦華嚴經證心不負矣庾子上計吏不持一錢往卒錄異等議召入兵部武選司主事不果則又單車詣縣而縣治責聚屠狗之家充斥旁午侯笑曰若以樊侯不復耶諸屠沽掩帝罷市街彈寂也如初先是縣官責逋賦甚亟奪長吏俸及崑崙逋可二十萬侯惻然曰民通賦時吾甫數齡耳今其人少者壯壯者老老者何愛數月俸遂忘此不可究詰之民哉止不役民亦輸貢恐後居頃之部又責舊編數千金侯又二

梅花草堂集本名宦傳

七

之隨計該縣節有銀兩照數補價民不知也有寄戶長洲縣者叱其奴崑何得無此故知之侯病咯血嘗請解既數日出事則又周思故侯之釐革未盡者已革復寬入者陽革而陰未然者如皂快之為燈夫門役之為與夫皆可為百世不易之法君子曰曲周之妙賴侯守蓋愈守而愈通其變為不可易焉侯嗽食日不過二器不齋素則食二鷄子在崑六年未嘗製一鮮衣接士大夫以禮撫百姓以誠信待諸文學子弟有禮而不廢其情嘗被學使者撤令敲門禁傳

稱諸生妄言事者侯笑曰故欲求士聞今過何以禁為第署云中滄臺生以訪當侯之世士頗知自重云無何父吏隱公煒有疾時部議處侯吏戶禮工諸曹即矣侯亟上書臺司曰職年十六已遭虛損嘔血之症杜門謝事者五年幸而愈又杜門如故者五年幸而叨甲乙之科選除河南商城縣知縣調停鎮後前病復發二十六年調赴今任事冗民醫病益烈屈指今日誠不自意妄以危困之軀遷延此地並五

梅花草堂集本名宦傳

十八

年此五年間自知罪孽如山徒以咫尺之守士信民懷迨巡歲月然而兩年之內職病益深無旬不發時對客嘔血時伏案咯血此萬耳萬目所共知見非權說也職早夜自思危如朝露而垂白在堂後嗣未啓不覺骨悚毛豎顧戀積年之勞希尺寸之效牽纏不能自決職則非人前月二十八日忽家僮樊守持書來報職父陡患中風昏迷冷絕合家環哭未知所為越一日復甦手足不復能舉語言模糊時聞目呼職名職聞痛烈血湧如泉又家僮樊伴踵至稱父苦狀多端病勢益猛晝夜號呼時問兒子到否偶窺片

時或履聲動搖即驚起曰二即來矣尋知非是長嘆
悲哀蓋因職為諸生時杜門十年與老親周旋日久
故今告上相憶職言至此肝腸寸絕血益騰湧此亦
左右僚屬所共憫惻更非飾說也就使此身堪殉職
助忍心不念病父職之良心未盡泯滅其何顏面立
于天塚之間又況抱病有素心事如麻頃刻不能強
忍於繁劇者哉伏望鈞臺憐其萬不容已之情察其
必不可留之勢俯賜題請照例休致不勝感激候命
之至臺司覽書愕然曰及瓜代矣何斬絕乃爾耶亟

梅花草堂集

元

卓慰留語纔上各教百言而侯又上書曰頃者以職
身病苦難堪之狀及職父委頓幾危之情輸痛具申
懇請休致原非親言欺上謂必情真見允不意鈞批
下縣亦蒙信許本月十六日又得第三家報職父病
狀漸篤旦夕間安危已不可料職本父病之人自家
報特聞肝腸屠項至今病臥床間固已游魂幾絕非
復全生縣務如麻寔難供職切職父今年七十三歲
所傳中風之病手足偏枯寢食久廢起臥由人大肉
盡脫即幸而得延不過數月之間况造物操柄莫覺

莫知臬曹昔人所稱報創之日短耶今望子來訣忍
死相呼職雖石人能不悲咽夫同類有難猶且饑不
及食朋友見招尚欲奔走相赴况乎人子能堪斯忍
職遭此酷烈身不自保安得保此一官職豈不知量
移在通番成可惜無奈父之呼子聲上是血子之憶
親日如年情當至慘念不及此耳倘上人過為矜
念謂職四旬之強仕未登七年之微勞可念則碩廢
職以乞恩改教之例姑留一線于異時以候進退之
自決特准批還于即日以全父子之至情不勝大頌

梅花草堂集

子

是日侯拜書即行吏民遮道留塵城巷中馬不得
前乃乘夜過發蕭然而真奴舁一竹簾而去許觀言
顧巖閣等掃石麗澤門錫山高攀龍為之記又二年
侯訃至崑小民巷哭如考妣捧土揭木建特祠南山
又建祠玉山絕頂水旱必禱于侯春秋之祀至今勿
絕侯志在聖賢學求聞道嘗師事張龜山先生嗜食
蔬蕪七越月慕尚海忠介自謂不可學絕竄離群獨
與洪陽李若愚為氣類交而友祀介弟玉衡其在崑
山也王文肅公錫爵知侯特深嘗撫侯背笑曰崑民

肥矣如公瘦何既歸養則又題書於侯曰吾臺脫屣一官寸綵不掛此不肖平生飲水知甘者第六年宦崇不孰有祿養資清苦如此能不為太公作嘆貧想乃真學問矣蓋侯宰割一方江南士大夫爭先快觀如景星鳳凰故其沒也海虞瞿汝稷以辰州守為侯定嗣歸安茅瑞徵以知縣編志華亭董其昌以提學建祠謚侯曰孝介先生兩地政績詳具侍郎郭正域編修王衡志傳中

太常卿前知崑山縣事南昌王侯時熙

梅花草堂集

太名宦傳

十二

王時熙字緝甫別號止敬萬曆辛丑進士初選知河南府靈寶縣靈寶古函谷地醇簡僻小不足展公才用遂以三十二年甲辰移知崑山崑山當犇樊相繼清風大略憂絕千古邑人士目矚公甚厚見公器度岸偉磊落肝胆在外已心下之然一時無所試其才平獄登賦奉兩侯約束惟謹民以寧一臺使檄下所司得以便宜白事公條上官戶傾銷蟬口籍、噪公公屹不動曰吾固不欲傳舍其官稍計長久乃諸大夫不肯自為計耶已又檄下議領度支公持不可曰

梅花草堂集

太名宦傳

十三

虹霓鼻息無故且啖食吾民乃又傳之以翼領度支乎嚮吻頓息御史楊廷筠勅按蘇松先期送母還越道經吳門有境外鄉紳抗御史郵卒者為所窘詐稱崑山令御史以是恨公檄公典武試色意甚惡公坦衷亮語無半吞復吐之節既白日而御史色解出語臺使周某曰崑山令大良何必減漢循吏其如負性不能忍重驚老母公聞終不置一言辨也竟以御史薦選山西道監察御史公孝弟天性為政好古教化而絕不能容其間、者初在靈寶有兄弟爭產不肯

通兩侯矣至其兄事沈應奎于博士尊禮張大復于病醫表彰孝子王安鼎順婦秦氏于獨斷皆有古循良之風焉

崑山縣勸農丞蕭山金公華

金華紹興府蕭山縣人性慈和有質不與物儔仰正統初選受崑山勸農丞先是崑山比歲不登華到任時洪水為虐朝廷責所司窮勘秋成甚亟公奉檄檄當往見民舍飄搖洪水間瞰麥查穰蕪蕪煮食之公終日流涕身行汚邪中自辰至酉都不肯啗食寅長

梅花草堂集

名宦傳

提報清熱公法然曰民饑如此據所勘游青薄蕪二頃僅以償賦猶不能當十之二三倘一旦司農田畝會計民能枵腹受鞭扑乎即長吏亦坐秋糧正折遣矣不如報全災使條長拘足曰公受檄則奈何公曰吾寧以身當之猶愈于目擊吾民食麥查不給而標之蕭蕪也是歲竟得豁免秋糧如公所勘先是飢民爭起為盜聞并蕭條室家都不得相保及是稍上安其養生送死樂業如初未久卒于官邑民為位巷哭如喪考妣云

崑山縣勸農丞南樂石公肯構

石肯構直隸大名府南樂縣人以歲薦選丞崑山骨相道雅美鬚髯士大夫一見公輒相賀曰吾卿水廳多廉吏當又見石公耳公亦雅自重不徇自斷小之居月餘廉得露積根連株結窟穴不可究者五六輩獲其狀扑殺之胥史震懼長吏不責其擅林蕪無害云公嘗讀邑乘見宋丘與權簿水利崑山其畧云西治小虞浦自嚴村至鰲鰲隄東治新洋江自朱隄至清水港北治山塘自南山至于東浚諸港六十四浦

梅花草堂集

名宦傳

四十四塘若干自是陽城巴城諸湖漲日通田無汚淤民不病涉公許然曰吾北人不知其利若是乃請長吏得以時勘視遇諸港淺濇及岸塌不治者輒勸佃戶自為之曰夫非若子孫利耶佃戶所不能給然後聞長吏請官錢補助之而是時民方勤業歲卒有秋故公得以其間潛修水利而民不知相視之日野航掀舞港濱間所供惟杞韭水荳風雨蕭蕭欣然自得性不做酒一青布袍五年不易士大夫以禮際者即萊茹無所受亡何病克官舍僚長檢其案不十金

還槐時送者數千人鄉民不時哭臨遂捐木主祀楊柳塘先生野鶴軒中

崑山縣勅農丞郎陽李公三省

李三省號思東湖廣鄖陽人萬曆初以歲貢授吳江主簿考最陞崑山縣丞丞職水利而崑山頻年霖潦歲比不登公乘小艇自移米粟益賑循行阡陌間十九居外未嘗受民一賄一菜遇上察市猾必叱辱之毋令得志胥吏窟穴能一一分別其利孔所在而平恕出之不以得情故沾沾自喜視章華帶常質子梅花草堂集

名宦傳

主

錢家時大為宰嚴清當計吏語人曰居官如李丞天下豈復有墨吏哉亡何病死縣令劉應龍躬視含殮顧見牀第無悼流涕竟日太常卿王世懋臨其喪嘆曰天固不可問耶若人何為至此公在吳江常置一竹兜出則舁之槐還之日惟一侄持喪行竹兜外無長物劉公從衆議奉木主拊祀楊柳塘祠

崑山縣教諭嘉興朱公冕

朱冕字士章嘉興人劉方沉教務以坪熾自律其身造次顛沛未嘗簡率正統初掌教崑山公首定科條

一遵卧碑勅諭懲範後來不少假借朔望陞座令諸生拱站班次拜跪排散講課之節諸生凜凜如在朝廷稍不如儀必更序覆為之常至日晏不肯撤而諸生畏公平大亦彬彬相應以聲律身度之學無敢譁者月有課李有試雖晦明風雨寒暑非常不許後時或夜闌燈盡必潛行號舍間嚴察勤惰或秉燭叩門與諸生語折簡擢毛標位精與乃至烏啼月落意乃大得數年之間學行進崇高科輩起如張憲副和郎中穆崇文莊盛鄒進士文康沈憲副訥孫秋官瓊夏梅花草堂集

名宦傳

主

御史璉璉即中泰安梁平定呈周東安泰布到中外茂著勛勳無弗出公之門者崑山自開科置學士有矩度始基于陳公潛夫再振于林公鐘然皆風雅相先文行相砥礪猶不免浮能釣詭之習公至力攝之士習又一丕變矣公嘗語諸生士先器識豈有身不中度能為朝廷厚豎標幟有述于世者乎公既歿百餘年學者猶稱尚卷先生談說其事凜凜也葉文莊公嘗表其墓

南京光祿寺卿前掌崑山縣教諭事武進沈公

應奎

沈應奎字伯和直隸武進縣人萬曆辛丑以乙酉舉人選授崑山縣教諭人曰沈先生異人也足其才分固將經文緯武為海內雄如春風綠帳何先生至則督絕削墨進諸弟子提耳誨之原本德行講明經術然不肯小技制科義曰士人先資之信獨在于是諸弟子彬々相應以溫密深至之文展采流葩題情煥發先生喜為設醴醴春韭相與談說當世得失之務鑒上可見行事諸弟子退而各自得也癸卯之譁一

梅范草堂集

三七

郡捨據先生挺身慰諭群口損瘡立脫無辜生若干人說者謂大厦將傾了不知震風鼓盪蓋先生明義理切事情其于利害是非之界瞭如黑白人莫能干之以私即懷其私說意欲微倖于一試至先生之所沸然返笑故曰搜覷量粹觀守惟先生近之有冒濫生與其主閑而露刃敗者先有入于御史先生爭之不能得急起解綬謝御史御史愕然疑為解人曰沈先生脊如鐵此始見其一班云而先生不自喜也退而廉諸弟子之生無養者貧無葬者長無娶者會館

無定者遷徙不能自致者孤重無怙恃不能自奮于文學多設方畧數捐貲以周之而是時南昌王侯雅重先生相與修輯文廟祭器表彰先哲墳墓子孫亦昭昭盡先生曰嘻我故首宿簪簪下人聊為其事而已矣乙巳遷南京國子監助教先生曰我嘗慕楚黃樊孝介之治崑山後先不相值也孝介死而崑山民禱祠之我欲為之孫代孝介因以通焉我朝夕對衛洗馬庄故石天下奇石也挾之為友五年于茲故以此自礪矣且別獨奈何為賦奇石歌一章樊公孫百章

梅范草堂集

四傳

天

而去諸弟子連袂連延惘々若有失縣為罷市後以國子助教出守裕州招活流亡二十萬人遷入白雲司欽恤山東及遼而返活數百人後守汀州諭散左道數千人所省巨萬上先生神明湛寂事至立辦助裁時已為福清所欽聯引諸大事而孫侍即鎮鄒大理元標劉翰林曰寧各相師友云論曰予嘗作名宦大傳傳者七人要舉所見聞之詳最者言也石南樂李鄖陽清風勁節不肯以丞貳少志就所耳目斯何愧一第武附之傳後

焉而令口碑漸出人間詳矣劉邵陽王南昌先後淪
沒其傳不可闕也為侯而後朱嘉興以諭顯金蕭山
以丞著凜、皆有開創之力矣予得採為傳合十五
人 高皇帝置郡縣設官屬縣有令有丞有簿有尉
學有諭有訓此數官者百姓之所以生成也崑山二
百年來其以令著名宦者十人外故有山陰馬文炯
宛平羅永年京山唐素儀封梅謚臨海余戲餘杭施
德楨主簿南海王貺通典史岐山韶護皆不可沒而
寥、數語外無他考焉不敢妄溢為傳其布在人口

梅花草堂集卷八名宦傳

二十九

未立傳者則有正德鄧文璧嘉靖朱伯辰王應璧彭
富天啟蕭寅賓縣丞方鉉見周志蕭引之見明春秋周謨俊敏有鑒王養民漢陰人
事教諭陳則崑山人蕭引之見明春秋周謨俊敏有鑒王養民漢陰人
史見吳宗周古雅君子宋茂時有碑吳敦本諫恭朴實
林輿以文學稱計坤亨章廷堅林士挺訓導陳潛夫
林鐘寓流季虎山志見方志蔣貴達實直敢言張倬
通詩經見方志王儒確實溫雅陳謹篤實無
工古作見方志王儒確實溫雅陳謹篤實無
以珍見經之傳見周志張汝才碑劉文正
直以累楊汝諷蔣之芳堵應畿尚亦有待焉已嗟乎

士人砥行立名足可傳於世豈易哉而今沒沒無聞
乎又安在彰往而勸來矣

梅花草堂集卷八名宦傳

三十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一終

題補訂梅花洲堂人物傳

崑山人物傳十一卷故明張元長先生梅花草堂集之一也聞之前輩謂先生文不苟作必淋漓盡致激情欲絕極其意之所之務俾曲肖夫人而止要其立言必準諸忠孝以為指歸茲刻付梓行世已久字畫漫漶

梅花草堂集

失幾半歲癸巳先生之族曾孫皋於檢所存板授余曰殘缺雖多文獻攸繫子其為我藏弄之余自問謏陋方懼不足以辱良友之命乃不數年而鼻戴又賁志以殒悲夫余惟物之成毀雖各有數其一段不可磨滅之晶英質金石而泣鬼神則固有歷久而

原缺

崑山人物傳十卷名宦傳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張大復撰大復字元長崑山人與歸有光同時是書舊本名曰梅花草堂集而以崑山人物傳崑山名宦傳為子目蓋皆編入集中故總以集名實則各一書也先是方鵬有崑山人物志六卷此則斷自明代起洪武至萬曆得三百餘人其間父子祖孫以類附傳畧如史體又於官是土者取十五人為名宦傳附之敘述尚為雅潔而詞多揚誦亦不免標榜之習其名宦傳別有鈔本題曰玉峯名宦傳析為二卷佚其中王南昌傳一篇僅有十四人又佚其論尾數行蓋傳鈔脫漏不及集本之完整也